

第一国际和 巴黎公社

文件资料

（苏）伊·阿·巴赫主编

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

文件资料

(上册)

〔苏〕伊·阿·巴赫主编

杭州大学外语系俄语翻译组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021453

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

文件资料

(下 册)

〔苏〕伊·阿·巴赫主编

杭州大学外语系俄语翻译组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ПЕРВЫ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И ПАРИЖСКАЯ КОММУНА**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Под общей редакцией

И. А. Ба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72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72 年版译出

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

文件资料

[苏]伊·阿·巴赫主编

杭州大学外语系俄语翻译组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7.5 印张 663,000 字

1978 年 3 月第 1 版 197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1002·488 定价(上下) 2.60 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本书收入的资料有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文件、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文、声明、札记和通讯等，时间从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到1876年7月第一国际结束为止，其中除少数散见于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巴黎公社会议记录》以外，绝大部分都是第一次译为中文。这些资料对于研究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的联系、研究公社的历史经验，均有参考价值。本书编者所写的序言也一并译出，供内部研究参考。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

目 录

序言	1
----------	---

第一部分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文件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1年3月14日)	17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1年3月21日)	17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1年3月28日)	22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1年4月4日)	23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1年4月11日)	24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1年4月18日)	28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1年4月25日)	30
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托伦的决议	32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1年5月2日)	33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1年5月9日)	35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1年5月23日)	36
总委员会会议(1871年5月30日)	39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1年6月6日)	40
总委员会小委员会会议(1871年6月11日)	43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1年6月13日)	43
总委员会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声明	47
总委员会给《旗帜报》编辑部的信	48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1年6月20日)	49

总委员会会议报道(摘录)(1871年6月20日)	54
总委员会给《旁观者》和《观察家》编辑部的信	55
总委员会会议(1871年6月27日)	55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1年7月4日)	60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1年7月11日)	63
总委员会会议报道(摘录)(1871年7月11日)	66
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	66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1年7月18日)	71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1年8月1日)	74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的报道(摘录)	76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1年8月8日)	77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1年8月15日)	78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1年8月22日)	78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1年8月29日)	81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1年9月5日)	84
弗·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恩格斯本人做 的1871年9月21日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记录	84
卡·马克思关于德国和英国国际工人协会状况的发言 记录(摘录)。摘自1871年9月22日国际工人协会伦敦 代表会议的会议记录	85
卡·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的讲话(摘录)	86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1年9月26日)	87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1年10月10日)	87
总委员会特别会议记录(摘录)(1871年10月16日)	8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1871年9月17日至23日 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摘录)	89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1年11月21日)	91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1年12月12日)	92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1年12月19日)	92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2年1月2日)	96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2年2月6日)	96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2年2月20日)	98
《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摘录)	99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2年3月5日)	101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2年3月12日)	101
巴黎公社一周年紀念大会决议	102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2年3月19日)	103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2年4月9日)	105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柯克伦在下院的演说的声 明(摘录)	105
海牙代表大会给为劳动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全体战士的 致敬信(1872年9月5日)	107
国际工人协会纽约总委员会致弗·恩格斯(摘录)(1873年 8月11日)	108

第二部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 文章、声明与札记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泰晤士报》编辑	109
卡·马克思。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	110
卡·马克思。致《工人报》编辑部	112
卡·马克思。致《泰晤士报》编辑	113
卡·马克思。给《派尔-麦尔新闻》编辑的信	114

卡·马克思。致《派尔-麦尔新闻》编辑格林伍德	115
弗·恩格斯。宣言《法兰西内战》和英国报纸	116
弗·恩格斯。《每日电讯》前记者罗伯特·里德	118
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摘录)	120
卡·马克思。致《晨报》编辑	122
卡·马克思。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附函(1871年8月 7日)	123
弗·恩格斯。致《泰晤士报》编辑	123
卡·马克思。给《太阳报》编辑德纳的信(1871年8月 25日)	125
卡·马克思。致《真理报》编辑	128
弗·恩格斯。关于为公社流亡者谋职的札记	129
卡·马克思。关于公社流亡者境遇的札记	130
卡·马克思。致《自由报》编辑(1872年3月12日)	130
弗·恩格斯。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给法国工人的贺信	131

第三部分

国际巴黎各支部与公社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关于欧·瓦尔兰的委任令 (1871年3月18日)	133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给第十七区各营队的命令 (1871年3月18日)	133
欧·瓦尔兰致若·阿尔诺德(1871年3月18日)	134
《公报》社论(摘录)(1871年3月20日)	135
瓦尔兰关于废除常备军的提案	137
国际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71年3月22日)	138
欧·瓦尔兰和弗·茹尔德致法兰西银行经理处	139

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71 年 3 月 23 日)	140
国际巴黎各支部文告 (1871 年 3 月 23 日)	143
奥布里在国际巴黎各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夜间会议上的 发言 (1871 年 3 月 23—24 日)	146
马隆拥护公社选举的声明	146
欧·瓦尔兰致讷伊国民自卫军第三十五营营长 (1871 年 3 月 28 日)	147
公社选举委员会的报告(摘录)	148
公社会议记录(摘录)(1871 年 3 月 29 日)	149
公社第一篇宣言(摘录)(1871 年 3 月 29 日)	149
关于房租的法令(摘录)(1871 年 3 月 29 日)	150
勒弗朗塞提出的宣言草案(摘录)	151
国际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1 年 3 月 29 日)	151
关于公社第一次会议的报道(摘录)	154
公社会议记录(摘录)(1871 年 3 月 30 日)	154
公社对工人团体和工商会的建议书	155
劳动和交换委员会关于劳动供求登记的公告 (1871 年 3 月 31 日)	155
《社会报》社论(摘录)(1871 年 3 月 31 日)	156
劳动和交换委员会总书记贝坦的报告草案(摘录)	157
一位国际会员对劳动和交换委员会的建议(摘录)	158
公社会议记录(摘录)(1871 年 4 月 5 日)	158
宣言《致巴黎妇女们》	159
公社会议记录(摘录)(1871 年 4 月 9 日)	161
《巴黎公社告农村劳动者》号召书(摘录)	162
召开妇女大会的通知 (1871 年 4 月 11 日)	164
国际联合会委员会决议 (1871 年 4 月 12 日)	165

妇女同盟委员会通告(1871年4月12日)	165
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致公社执行委员会呼吁书	166
保卫巴黎和救护伤员妇女同盟章程(摘录)	167
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关于第二次公开集会的通知 (1871年4月12日)	169
公社关于帝国和九月四日政府的走狗及凡尔赛政府和 议会的成员的财产由国家管制以及关于惩办逃亡者 和临阵脱逃者的措施的法令(1871年4月15日)	169
关于将停工工场交由工人管理的法令(1871年4月16日)	170
公社会议记录(摘录)(1871年4月17日)	171
公社会议记录(摘录)(1871年4月18日)	172
执行委员会关于取消面包房夜间劳动的决议 (1871年4月20日)	172
面包工人工团通知	173
公社会议记录(摘录)(1871年4月21日)	173
贝·马隆提出的征用住房法令草案(1871年4月25日)	174
关于公社收到的各种信件与提议	175
致劳动和交换委员会的申请书(1871年4月26日)	175
妇女同盟第二区委员会委员的报告(1871年4月26日)	176
执行委员会关于禁止任意罚款与非法克扣职工工资的 决定(1871年4月27日)	177
公社会议记录(摘录)(1871年4月27日)	178
伊弗里和贝尔西联合支部会议记录(摘录) (1871年4月28日)	178
列·弗兰克尔在讨论面包工人夜间劳动法令时的发言	179
工人工团致各工人团体的呼吁书(1871年4月29日)	180
机械工人工团通知(1871年4月30日)	181

劳动和交换委员会关于废除当铺的报告(摘录)	181
对执行已颁布的关于面包房夜间劳动法令的决定 (1871年5月3日)	186
国际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871年5月3日)	186
关于劳动和交换委员会监督各军需部门的决议草案 (1871年5月4日)	187
欧·瓦尔兰的申请书(1871年5月5日)	188
列·弗兰克尔就当铺问题的发言(摘录)(1871年5月6日)	188
阿夫里阿耳报请巴黎公社批准的卢浮兵工厂 章程(摘录)	189
公社关于无偿发还典当物品的法令(1871年5月6日)	191
铸铁工人合作社申请书(1871年5月6日)	191
保卫巴黎和救护伤员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宣言 (1871年5月6日)	192
关于发还当铺的典当物品的手续的决定 (1871年5月9日)	194
要求撤销或改组社会拯救委员会(1871年5月9日)	195
蒙马特尔露天采石场支部决议(1871年5月9日)	196
国际联合会委员会决议(摘录)(1871年5月10日)	197
蒙鲁日支部声明(1871年5月11日)	197
关于召开面包工人会议和举行支援公社示威游行的通知 (1871年5月12日)	198
埃·奥布里的文章《社会革命与公社》(1871年5月12日)	199
列·弗兰克尔关于包工合同的报告(摘录)	202
列·弗兰克尔关于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提案 (1871年5月12日)	205
赛拉叶就工资问题的几次发言(1871年5月12日)	205

关于包工合同的法令 (1871 年 5 月 13 日)	206
巴黎各行业工人团体全体代表会议抗议书	
(1871 年 5 月 14 日)	206
公社《少数派宣言》(1871 年 5 月 15 日)	207
列·弗兰克尔的声明 (1871 年 5 月 15 日)	209
贝·马隆的声明 (1871 年 5 月 15 日)	210
关于面包工人游行示威的简讯 (1871 年 5 月 15 日)	210
赛拉叶在公社会议上的发言 (1871 年 5 月 17 日)	211
教育代表就开设普通教育职业学校致各区政府书	
(1871 年 5 月 17 日)	211
国际联合会委员会决议 (1871 年 5 月 17 日)	212
国际工人协会致伊弗里和贝尔西火车站工人书	213
妇女同盟告女工书 (1871 年 5 月 17 日)	214
国际工人协会巴黎各支部联合会委员会驻公社代表团	
(1871 年 5 月 18 日)	215
调查和组织劳动委员会通知 (1871 年 5 月 18 日)	215
第十八区区政府关于征用空房的布告 (1871 年 5 月 19 日)	216
国际巴黎各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关于《少数派宣言》的决议	
(1871 年 5 月 20 日)	217
在歌剧院举行的第四区选民大会记录 (1871 年 5 月 20 日)	218
列·弗兰克尔对《公报》的声明 (1871 年 5 月 20 日)	222
第六区区政府公告 (1871 年 5 月 21 日)	223
瓦尔兰关于构筑街垒的命令 (1871 年 5 月 22 日)	224
欧·瓦尔兰致泰·费雷 (1871 年 5 月 25 日之后)	224
递交在伦敦的国际会员们的短筒 (1871 年 6 月至 7 月)	225
奥·赛拉叶在国际总委员会上所递消息(摘录)	
(1872 年 1 月 9 日)	226

巴黎费雷支部致在伦敦召开的纪念巴黎公社一周年群众大会的呼吁书 (1872年3月17日)	227
加入费雷支部的国际工人协会巴黎会员致出席海牙代表大会代表的呼吁书 (摘录)(1872年8月23日)	230
巴黎各支部致参加海牙代表大会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的宣言 (摘录)(1872年8月)	231
沙·龙格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872年9月6日)	233

第四部分

声援巴黎公社的国际运动

英 国

关于土地和劳动同盟会议的报道 (摘录)(1871年3月20日)	235
比斯利教授谈巴黎革命 (1871年3月23日)	235
伦敦克勒肯威尔-格林工人群众大会的决议 (1871年3月26日)	239
关于土地和劳动同盟“罗伯特·皮尔”支部会议的报道(摘录) (1871年3月26日)	240
关于“洛宾·胡德”研讨会的一次会议的报道(摘录) (1871年3月26日)	240
关于土地和劳动同盟会议的报道 (摘录)(1871年3月27日)	241
关于土地和劳动同盟在特拉法加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 的报道(摘录) (1871年4月7日)	241
共和派在克勒肯威尔-格林召开的群众大会 (1871年4月9日)	242
《泰晤士报》关于在克勒肯威尔-格林举行的群众大会 的报道 (1871年4月9日)	244

《蜂房》关于海德公园群众大会的报道(1871年4月16日)	245
巴黎《公报》关于伦敦群众大会的报道	
(1871年4月16日)	247
比斯利教授论国际共和主义(摘录)(1871年4月22日)	248
比斯利教授论巴黎的陷落(摘录)(1871年5月27日)	250
土地和劳动同盟“罗伯特·皮尔”支部的决议	
(1871年5月28日)	251
共和大同盟会议决议(1871年5月30日)	251
关于国际总委员会英国委员召开的会议的报道	
(1871年5月31日)	252
关于伦敦群众大会的报道(摘录)(1871年6月4日)	255
伦敦爱国者协会于“墙窟”举行的会议的报道(摘录)	255
共和大同盟会议决议(1871年6月4日)	256
土地和劳动同盟东头支部委员会决议(1871年6月5日)	257
关于国际总委员会英国委员召开的会议的报道	
(1871年6月7日)	257
关于土地和劳动同盟迈尔-恩得支部会议的报道(摘录)	
(1871年6月11日)	259
关于伦敦爱国者协会会议的报道(摘录)(1871年6月11日)	259
《蜂房》周报简讯(1871年6月17日)	261
总委员会委员哈里斯给《国民改革者》报编辑的信	
(1871年7月10日)	263
关于激进协会在塔威尔-哈姆勒兹举行会议的报道	
(1871年9月6日)	266
伦敦法语支部给《平等报》编辑部(日内瓦)的信	
(1871年11月29日)	269
募集流亡者救济基金呼吁书(1871年12月)	271

伦敦社会问题研究小组给泰奥菲尔·费雷的父亲的信 (1872年3月2日)	273
关于伦敦纪念巴黎公社一周年群众大会的报道 (1872年3月18日)	274
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召开的巴黎公社两周年纪念 大会的决议(1873年3月24日)	276
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关于1871年巴黎 公社的正式宣言(1873年3月24日)	277
英国工人关于1871年巴黎公社的公开宣言 (1875年3月17日)	291

德 国

《人民国家报》论1871年三月十八日的革命 (1871年3月22日)	295
茨维考区首席宪兵官给宪兵总监的报告 (1871年3月24日)	295
柏林人民大会(1871年3月26日)	296
爱北斐特人民大会的呼吁书(1871年3月28日)	296
《人民国家报》政治评论(摘录)(1871年4月1日)	298
阿尔滕人民大会(1871年4月1日和8日)	298
汉诺威人民大会致法国工人书(1871年4月2日)	299
《人民国家报》政治评论(摘录)(1871年4月5日)	303
《人民国家报》政治评论(摘录)(1871年4月8日)	304
莱比锡和德勒斯顿人民大会(1871年4月11日)	305
威·李卜克内西的文章(摘录)(1871年4月12日)	305
汉堡人民大会(1871年4月13日)	306
《人民国家报》政治评论(摘录)(1871年4月15日)	307

《人民国家报》论德国军队对凡尔赛分子的协助 (1871年4月15日)	308
勃兰登堡人民大会(1871年4月17日)	309
《人民国家报》政治评论(摘录)(1871年4月19日)	309
不来梅人民大会(1871年4月19日)	310
《人民国家报》政治评论(摘录)(1871年4月22日)	311
奥·倍倍尔在国会的发言(摘录)(1871年4月24日)	312
《人民国家报》政治评论(摘录)(1871年4月26日)	312
美因兹工人大会(1871年4月29日)	314
弗兰肯堡社会民主党会议	315
《人民国家报》新闻栏(摘录)(1871年4月29日)	316
《开姆尼斯自由新闻》论巴黎公社	317
《人民国家报》政治评论(摘录)(1871年5月3日)	318
奥·倍倍尔在国会的发言(摘录)(1871年5月25日)	319
《人民国家报》政治评论(摘录)(1871年5月31日)	320
巴门人民大会(1871年6月2日)	322
《人民国家报》文章(摘录)(1871年6月3日)	322
《人民国家报》政治评论(摘录)(1871年6月3日)	323
科伦社会民主党会议(1871年6月4日)	324
慕尼黑社会民主党会议(1871年6月5日)	324
布勒斯劳社会民主党会议(1871年6月5日)	325
《人民国家报》论奥·倍倍尔1871年5月25日在国会 的发言	325
《人民国家报》的广告(1871年6月7日)	326
《人民国家报》论支持巴黎公社(1871年6月7日)	327
科伦社会民主党会议(1871年6月11日)	327
菲尔特工人联合会会议(1871年6月12日)	329

《人民国家报》政治评论(摘录)(1871年6月17日)	329
《人民国家报》报道奥匈的逮捕情况(1871年6月21日)	330
汉堡社会民主党会议(1871年6月24日)	330
纽伦堡工人大会(1871年6月)	331
美因兹工人大会(1871年7月2日)	332
莱比锡人民大会(1871年7月27日)	333
《人民国家报》广告(1871年8月2日)	335
《人民国家报》评德国军队在镇压巴黎公社中所起的作用 (1871年8月9日)	335
德勒斯顿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摘录) (1871年8月13日)	336
关于艾斯林根会议的报道(1871年9月2日)	338
《人民国家报》政治评论(摘录)(1871年9月9日)	339
《人民国家报》论巴黎公社的性质(1871年9月30日)	339
关于在塔尔海姆举行的联欢节的报道(1871年10月1日)	339
威·李卜克内西在克里米乔人民联盟一周年庆祝会上 的讲话(摘录)(1871年10月22日)	341
奥·倍倍尔在国会的发言(摘录)(1871年11月13日)	341
《人民国家报》报道凡尔赛分子的兽行(1872年5月29日)	342
《开姆尼斯自由新闻》上的文章(摘录)(1872年5月29日)	343
赫普纳在海牙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872年9月6日)	343
《人民国家报》上的通告(1873年3月15日)	345
关于在不伦瑞克举行革命纪念日的通知(1873年3月18日)	345
《人民国家报》的文章《无产阶级纪念日》(摘录) (1873年3月19日)	346
威·李卜克内西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文章 (1873年5月31日)	347

威·白拉克论巴黎公社(1873年8月)·····	350
奥·倍倍尔在国会的发言(摘录)(1876年2月9日)·····	350
奥·倍倍尔在莱比锡辩论会上的讲话(摘录) (1876年3月10日)·····	351

奥 匈 帝 国

关于约翰·莫斯特在菲拉赫人民大会上发言的报道(摘录) (1871年3月21日)·····	354
布拉格警察局谍报员的密告(摘录)(1871年3月27日)·····	355
弗兰克尔谈巴黎公社的成立(1871年3月29日)·····	356
约·鲍·佩茨卡谈在布拉格举行的声援巴黎公社大会 (1871年3月)·····	359
关于马赛和圣太田事件的报道(1871年4月1日)·····	360
《人民意志报》关于爱·瓦扬的报道(1871年4月1日)·····	360
《工人》报的文章(1871年4月1日)·····	361
《人民意志报》被没收(1871年4月7日)·····	363
利贝雷茨区区长的密报(摘录)(1871年4月10日)·····	365
《人民意志报》通讯(1871年4月20日)·····	365
《人民意志报》谈德国军队对凡尔赛分子的帮凶行为 (1871年4月22日)·····	366
《人民意志报》论1871年4月24日奥·倍倍尔在国会 的发言·····	367
约·贝克尔致卡·法尔卡什的信(1871年5月20日)·····	367
被没收的一号《人民意志报》上的文章《巴黎的决定性 战斗》(1871年5月27日)·····	368
被没收的一号《人民意志报》上的文章《巴黎社会主义者 的失败》(摘录)(1871年6月3日)·····	370

被沒收的一号《人民意志报》上的文章《法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摘录)	372
《人民意志报》论奥地利报刊的立场(1871年6月3日)	373
关于两号《人民意志报》的沒收(1871年6月10日)	374
佩斯警察局长就声援巴黎公社的示威游行给匈牙利王国警察总局的密告(摘录)(1871年6月11日)	376
盖·舒尔霍夫谈佩斯的示威游行(1871年6月11日)	377
《人民意志报》的《党的工作》专栏(摘录)(1871年7月8日)	379
《人民意志报》报道对安·肖伊的判决(1871年7月15日)	381
作家弗·罗伊舍在维也纳陪审法庭受审(1871年7月17日)	382
关于将《自由》报编辑弗·罗伊舍驱逐出奥匈帝国的命令(1871年8月)	384
《人民意志报》论德国军队在镇压巴黎公社中所起的作用	384
《人民意志报》论巴黎公社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所起的影响(1871年9月16日)	385
对安·肖伊的审判(1871年9月20日)	385
《人民意志报》关于纪念巴黎公社一周年的报道(1872年3月23日)	389
列·弗兰克尔致卡·法尔卡什的信(摘录)(1872年8月)	390
《巴黎公社》一文(摘录)(1874年4月5日)	390

瑞 士

《哨兵报》每周述评(摘录)(1871年3月25日)	393
《先驱》杂志论目前形势(1871年3月)	395
《哨兵报》每周述评(摘录)(1871年4月8日)	396
日内瓦工人大会(1871年4月8日)	397

日内瓦德国工人和瑞士籍德国工人给我们的同志——	
巴黎公社战士们的致敬信 (1871年4月8日)	398
日内瓦工人大会致巴黎工人的宣言 (1871年4月15日)	400
《哨兵报》每周述评(摘录) (1871年4月15日)	402
《哨兵报》关于德国工人声援巴黎公社的报道	
(1871年4月22日)	402
《哨兵报》关于巴黎公社的阶级成分	403
《哨兵报》关于伦敦的群众大会的报道 (1871年4月29日)	403
《先驱》杂志论巴黎被遗弃工厂的国有化 (1871年4月)	403
《先驱》杂志《论目前形势》专栏(摘录)(1871年4月)	404
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告巴黎公社书	
(1871年5月17日)	405
《国际工人联合会大会通知 (1871年5月21日)	408
《哨兵报》的文章《反动派的胜利》 (1871年5月27日)	408
《先驱》杂志论公社的覆灭 (1871年5月)	409
日内瓦工人大会致瑞士联邦委员会的呼吁书	
(1871年5月29日)	410
《哨兵报》论巴黎公社的覆灭 (1871年6月3日)	413
苏黎世国际工人联合会召开大会的公告	
(1871年6月11日)	415
苏黎世国际工人联合会声明 (1871年6月11日)	415
三十个日内瓦支部全体大会关于巴黎保卫者的寡妻	
孤儿的决议 (1871年6月16日)	419
日内瓦工人大会 (1871年6月17日)	420
《哨兵报》上的文章(摘录)(1871年6月17日)	420
《先驱》杂志论公社的覆灭 (1871年6月)	421
洛桑工人大会 (1871年7月15日)	422

关于避难权和 1869 年条约的备忘录——日内瓦全国工 人政治协会的请愿书附件 (1871 年 7 月 23 日)	424
政治协会致共和国和日内瓦州政务会议的请愿书 (1871 年 7 月 27 日)	427
关于苏黎世工人联合会全体大会的报道(摘录) (1871 年 7 月 29 日)	428
《先驱》杂志的公告 (1871 年 7 月)	428
《哨兵报》关于纽约的国际各支部大会的报道 (1871 年 8 月 19 日)	429
《哨兵报》关于对《人民意志报》编辑安·肖伊的审判的 报道	429
苏黎世国际工人联合会的决议 (1871 年 9 月 3 日)	430
《哨兵报》关于对安·肖伊的审判的报道 (1871 年 9 月 30 日)	430
罗曼语区联合会和德语区支部联合会致意大利同志的 呼吁书 (1871 年 10 月 30 日)	430
《先驱》上的文章 (摘录) (1871 年 11 月)	433
《哨兵报》上的文章 (摘录) (1871 年 12 月 23 日)	433
《哨兵报》上的文章 (摘录) (1871 年 12 月 30 日)	434

比 利 时

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决议 (1871 年 4 月 8 日)	436
热马普召开群众大会的通告 (1871 年 4 月 9 日)	436
比利时各合作社代表大会呼吁书 (摘录) (1871 年 4 月 10 日)	437
《自由报》论公社在组织劳动中的作用 (1871 年 4 月 24 日)	437
关于布鲁塞尔群众大会的报道(摘录) (1871 年 5 月 8 日)	439
关于根特群众大会的报道 (摘录) (1871 年 5 月 10 日)	443

关于布鲁塞尔国际组织的群众大会的报道(摘录)	
(1871年5月15日)	443
国际列日支部召开大会的通告(1871年5月21日)	450
国际工人协会列日支部告巴黎公社战士公民书	
(1871年5月21日)	451
国际比利时各支部代表大会声明(1871年5月29日)	452
《工人报》上的文章(摘录)(1871年6月11日)	454
《米拉波报》上的文章(1871年6月18日)	454
《自由报》上的文章(摘录)(1871年6月24日)	456
呈巴黎警察局长的告密信(1871年6月28日)	458
《国际报》上的《回顾》(1871年7月9日)	459
《劳动手册》报上的通讯(摘录)(1871年9月)	462
《国际报》社论(摘录)(1871年9月24日)	463

荷 兰

亨德里克·格尔哈特的讲话(摘录)(1871年8月6日)	465
-----------------------------	-----

西 班 牙

《解放报》的公告(1871年7月3日)	471
《解放报》上的文章(1871年11月6日)	471
《解放报》关于为公社战士的妻子儿女募捐的报道	
(1871年11月13日)	472
《解放报》关于纪念公社一周年的呼吁书	
(1872年3月3日)	473
《解放报》的通讯报道(1872年3月23日)	474
《解放报》上关于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活动的报道	
(1872年3月30日)	475

国际西班牙联合会萨拉哥沙代表大会给巴黎公社保卫者的 致敬电(1872年4月10日)	478
《解放报》关于为公社战士的寡妻孤儿募捐的通告 (1872年5月11日)	478

意大利

佛罗伦萨国际民主协会致巴黎公社公民们 (1871年4月12日)	480
国际吉尔真提支部致巴黎公社战败者的信 (1871年6月11日)	481
佛罗伦萨国际民主协会致幸免于难的巴黎公社战士 兄弟们(1871年6月)	482
米兰工人群众大会的决议(1871年6月18日)	485

俄国

彼·拉·拉甫罗夫的文章(摘录)(1871年3月21日)	486
彼·拉·拉甫罗夫的文章(摘录)(1871年3月28日)	489
彼·拉·拉甫罗夫给巴黎公社公民们的信(摘录) (1871年4月初)	491
彼·拉·拉甫罗夫的《英国通讯》(摘录) (1871年7月17日)	493
尼·伊·吴亭在庆祝日内瓦的国际组织成立周年纪念 大会上的发言(摘录)(1871年10月22日)	495
叶·伊·吴亭的特写(摘录)(1871年12月)	496
弗·伊·塔涅耶夫的特写(摘录)(1871年)	498
呈皇帝陛下御前办公厅第三厅长官的报告 (1872年4月5日)	503

关于 1873 年和 1874 年传播《法兰西内战》的第 193 号 审判案判决书(摘录)	504
彼得堡宪兵署长官的报告(摘录)(1874 年 3 月 21 日)	504
彼·拉·拉甫罗夫的文章《1871 年的巴黎公社》 (1875 年 3 月 13 日)	505
俄国工人致法国工人书(1878 年 3 月 18 日)	511
俄国北方工人协会纲领(摘录)(1879 年 1 月 12 日)	512

塞 尔 维 亚

斯·马尔科维奇的文章《巴黎公社的覆没》 (1871 年 6 月 1 日)	513
斯·马尔科维奇的文章《巴黎公社和国际》(摘录) (1871 年 6 月 5—7 日)	516
斯·马尔科维奇的文章《白色恐怖》(摘录)(1871 年 6 月)	518

美 利 坚 合 众 国

美国的德国工人联合会会议记录(摘录) (1871 年 3 月至 10 月)	520
《人民国家报》的通讯报道(摘录)(1871 年 7 月 16 日)	522
国际北美中央委员会告合众国工人书(1871 年 8 月 1 日)	523
《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的文章(1871 年 9 月 2 日)	524
北美中央委员会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信 (1871 年 9 月 22 日)	526
《社会主义者报》上的文章(摘录)(1871 年 11 月 18 日)	527
《社会主义者报》关于举行追悼游行抗议对公社战士的 暴行的公告(1871 年 12 月 9 日)	528

《社会主义者报》关于筹备追悼游行的报道 (1871年12月9日)	529
给伦敦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报告(摘录) (1871年12月29日)	530
《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关于公社成立一周年纪念 (1872年3月18日)	532
《社会主义者报》上的文章(摘录)(1872年3月23日)	533
《社会主义者报》关于纪念巴黎公社两周年的公告 (1873年3月18日)	534
《社会主义者报》关于芝加哥纪念三月十八日周年的报道 (1873年4月6日)	535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信(摘录) (1873年4月11日)	537
《工人报》关于纪念巴黎公社两周年的报道 (1873年4月19日)	538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纽约公社流亡者协会的信(摘录) (1873年6月20日)	539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公社流亡者协会 (1874年3月15日)	540
《工人报》关于纪念巴黎公社周年的报道 (1874年3月18日)	540
出售《法兰西内战》的广告(1874年3月21日)	542

第五部分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及第一国际、 国际工人和民主运动活动家书信选辑

歌·杜邦致弗·恩格斯(摘录)(1871年3月21日)	543
----------------------------------	-----

彼·拉·拉甫罗夫致爱·安·施塔肯施奈德(摘录)	
(1871年3月21日(俄历9日)	543
卡·马克思致保·拉法格(摘录)(1871年3月23日)	545
德·拉比致妹妹(1871年3月26日)	547
亨·肖伊致卡·马克思(1871年3月27日)	549
海·荣克致卡·马克思(1871年3月29日)	550
奥·赛拉叶致欧·赛拉叶(1871年3月29日)	551
列·弗兰克尔致卡·马克思(1871年3月30日)	552
奥·赛拉叶致欧·赛拉叶(1871年3月30日)	554
彼·拉·拉甫罗夫致爱·安·施塔肯施奈德(摘录)	
(1871年3月30日(俄历18日)	555
欧·杜邦致卡·马克思(1871年3月底)	556
威·李卜克内西致卡·马克思(1871年4月1日)	557
海·荣克致卡·马克思(1871年4月2日)	559
约·格·埃卡留斯致列·弗兰克尔(1871年4月4日)	560
路·库格曼致卡·马克思(摘录)(1871年4月5日)	561
米·亚·巴枯宁致尼·普·奥格辽夫(摘录)	
(1871年4月5日)	562
卡·马克思致威·李卜克内西(摘录)(1871年4月6日)	563
艾劳致卡·马克思(1871年4月7日)	565
保·拉法格致卡·马克思(1871年4月8日)	566
燕·马克思致威·李卜克内西(摘录)	
(1871年4月10日左右)	566
燕·马克思致威·李卜克内西(1871年4月10日)	568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摘录)(1871年4月12日)	569
奥·赛拉叶致欧·赛拉叶(1871年4月12日)	570
奥·赛拉叶致欧·赛拉叶(1871年4月15日)	572

路·库格曼致卡·马克思(摘录)(1871年4月15日).....	576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7日).....	577
尼·伊·吴亭致卡·马克思(1871年4月17日).....	578
燕·马克思(女儿)致路·和盖·库格曼 (1871年4月18日).....	580
保·拉法格致燕·马克思(女儿)(1871年4月23日).....	582
昂·培列致海·荣克(摘录)(1871年4月23日).....	583
昂·培列致海·荣克(摘录)(1871年4月23日).....	584
伊·鲁·托马诺夫斯卡娅致海·荣克(1871年4月24日).....	585
塞·德·巴普致卡·马克思(1871年4月25日).....	587
威·李卜克内西致卡·马克思(摘录)(1871年4月25日).....	589
列·弗兰克尔致卡·马克思(1871年4月25日).....	591
卡·马克思致列·弗兰克尔(1871年4月26日左右).....	593
欧·杜邦致卡·马克思(1871年4月26日以后).....	594
路·库格曼致卡·马克思(摘录)(1871年4月27日).....	595
理·莱茵哈特致弗·恩格斯(1871年4月27日).....	598
维·席利致卡·马克思(1871年4月29日).....	598
理·莱茵哈特致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1871年4月29日).....	599
海·荣克致卡·马克思(1871年5月1日).....	600
理·莱茵哈特致卡·马克思(1871年5月1日).....	601
凯伦致弗·恩格斯(1871年5月1日).....	603
欧·奥斯渥特致弗·恩格斯(1871年5月1—2日).....	603
卡·马克思致威·李卜克内西(摘录)(1871年5月4日).....	604
彼·拉·拉甫罗夫致爱·安·施塔肯施奈德(摘录) (1871年5月5日).....	605
弗·恩格斯致海·荣克(摘录)(1871年5月10日).....	606
燕·马克思致路·库格曼(摘录)(1871年5月12日).....	607

齐·迈耶尔致卡·马克思(摘录)(1871年5月12日)	608
保·拉法格致卡·马克思(1871年5月12日)	609
卡·马克思致列·弗兰克尔和路·欧·瓦尔兰 (1871年5月13日)	611
埃·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致海·荣克(摘录) (1871年5月16日)	612
卡·卡普拉致约·菲·贝克尔(摘录)(1871年5月16日)	614
欧·杜邦致弗·恩格斯(1871年5月18日左右)	615
弗·阿·左尔格致卡·马克思(1871年5月25日)	615
欧·奥斯渥特致卡·马克思(1871年5月28日)	616
欧·杜邦致弗·恩格斯(1871年5月29日)	619
恩·德朗克致卡·马克思(1871年5月30日)	620
弗·阿·左尔格致约·德沃伊(1871年5月31日)	621
弗·莫拉致弗·恩格斯(摘录)(1871年5月底)	622
欧·杜邦致卡·马克思(1871年6月初)	623
海·荣克致卡·马克思(1871年6月2日)	623
燕·马克思(女儿)致卡·马克思(1871年6月3日以前)	624
劳·拉法格致卡·马克思(1871年6月3日)	626
昂·培列致海·荣克(1871年6月4日)	627
西·波克罕致卡·马克思(摘录)(1871年6月8日)	629
弗·阿·左尔格致卡·马克思(1871年6月8日)	629
爱·比斯利致卡·马克思(摘录)(1871年6月12日)	630
卡·马克思致爱·比斯利(摘录)(1871年6月12日)	631
列·弗兰克尔致约·菲·贝克尔(摘录)(1871年6月12日)	633
卡·马克思致女儿燕妮、劳拉和爱琳娜(摘录) (1871年6月13日)	638
弗·波尔特致约·菲·贝克尔(1871年6月14日)	639

爱·特鲁拉夫致卡·马克思(1871年6月15日)·····	640
戴利致卡·马克思(1871年6月16日)·····	641
欧·杜邦致弗·恩格斯(摘录)(1871年6月17日)·····	645
爱·比斯利致卡·马克思(1871年6月17日)·····	645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6月18日)·····	647
西·波克罕致卡·马克思(摘录)(1871年6月18日)·····	648
昂·巴赫鲁赫致卡·马克思(1871年6月19日)·····	649
昂·巴赫鲁赫致列·弗兰克尔(1871年6月19日)·····	650
弗·阿·左尔格致国际总委员会(摘录)(1871年6月20日)·····	651
费致约·菲·贝克尔(1871年6月20日)·····	651
欧·杜邦致弗·恩格斯(摘录)(1871年6月21日)·····	653
爱·特鲁拉夫致卡·马克思(1871年6月21日)·····	654
弗·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摘录)(1871年6月22日)·····	654
约翰·黑尔斯致弗·恩格斯(摘录)(1871年6月22日)·····	656
海·荣克致卡·马克思(1871年6月22日)·····	657
比恩科夫斯基致约·黑尔斯(?) (1871年6月23日)·····	658
托·奥尔索普致卡·马克思(1871年6月28日)·····	658
爱·特鲁拉夫致卡·马克思(1871年6月28日)·····	659
卡·卡菲埃罗致弗·恩格斯(摘录)(1871年6月28日)·····	660
罗·里德致卡·马克思(1871年6月30日)·····	661
爱·特鲁拉夫致卡·马克思(1871年6月30日)·····	661
弗·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摘录)(1871年7月1[-3]日)·····	662
威·李卜克内西致弗·恩格斯(摘录)(1871年7月2日)·····	663
尤·布莱梅致约·菲·贝克尔(摘录)(1871年7月2日)·····	663
托·奥尔索普致卡·马克思(摘录)(1871年7月4日)·····	664
托·斯密斯致卡·马克思(1871年7月4日)·····	665
威·李卜克内西致弗·恩格斯(1871年7月6日)·····	666

约·罗兹瓦多夫斯基致卡·马克思(1871年7月7日)	667
欧·杜邦致弗·恩格斯(1871年7月7日左右)	667
欧·杜邦致卡·马克思(1871年7月7日)	668
弗·阿·左尔格致卡·马克思(1871年7月8日)	669
弗·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摘录)(1871年7月10日)	670
卡·马克思致莱·比果(1871年7月11日)	671
弗·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摘录)(1871年7月16日)	672
孔·马丁致卡·马克思(1871年7月20日)	674
卡·马克思致欧·奥斯渥特(1871年7月21日)	674
约·菲·贝克尔致弗·阿·左尔格(1871年7月21日)	675
约·菲·贝克尔致弗·列斯纳(摘录)(1871年7月23日)	677
昂·培列致海·荣克(1871年7月23日)	678
卡·马克思致欧·奥斯渥特(1871年7月24日)	681
威·艾希霍夫致卡·马克思(摘录)(1871年7月24日)	681
欧·杜邦致弗·恩格斯(摘录)(1871年7月26日)	682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7月27日)	683
卡·马克思致尼·伊·吴亭(摘录)(1871年7月27日)	685
罗·里德致卡·马克思(1871年7月27日)	686
路·库格曼致卡·马克思(摘录)(1871年7月30日)	687
保·拉法格致卡·马克思(1871年8月1日)	688
威·李卜克内西致弗·恩格斯(摘录)(1871年8月5日)	690
弗·阿·左尔格致国际总委员会(摘录)(1871年8月6日)	691
欧·杜邦致卡·马克思(摘录)(1871年8月6日)	692
弗·波尔特致卡·马克思(1871年8月7日)	693
弗·阿·左尔格致卡·马克思(摘录)(1871年8月8日)	694
弗·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摘录)(1871年8月9日)	695
弗·莫拉致弗·恩格斯(摘录)(1871年8月12日)	696

托·斯密斯致卡·马克思(1871年8月13日)	697
埃·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致卡·马克思(摘录)	
(1871年8月13日)	698
卡·马克思致海·荣克(1871年8月14日)	699
弗·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1871年8月中)	700
安·达威多夫致弗·恩格斯(1871年8月中)	701
保·拉法格致卡·马克思(1871年8月16日)	702
昂·巴赫鲁赫致卡·马克思(1871年8月16日)	704
海·荣克致卡·马克思(1871年8月16日)	705
埃·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致卡·马克思	
(1871年8月17日)	706
弗·恩格斯致卡·马克思(1871年8月18日)	707
约·罗兹瓦多夫斯基致弗·恩格斯(1871年8月20日)	708
彼·拉·拉甫罗夫致海·荣克(1871年8月20日)	709
卡·马克思致弗·恩格斯(摘录)(1871年8月21日)	710
安·达威多夫致弗·恩格斯(1871年8月21日)	711
弗·恩格斯致卡·马克思(摘录)(1871年8月23日)	711
卡·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8月25日)	713
卡·马克思致燕·马克思(摘录)(1871年8月25日)	714
爱·瓦扬致约·菲·贝克尔(摘录)(1871年8月25日)	715
欧·杜邦致弗·恩格斯(摘录)(1871年8月27日)	717
安·达威多夫致弗·恩格斯(1871年8月29日)	718
卡·马克思致蒙·丹·康韦(1871年8月29日)	719
齐·迈耶尔致卡·马克思(摘录)(1871年8月30日)	720
蒙·丹·康韦致卡·马克思(1871年8月30日)	721
约·菲·贝克尔致弗·阿·左尔格(1871年8月31日)	721
罗·里德致卡·马克思(1871年9月5日)	723

卡·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1871年9月5日)	723
托·奥耳索普致卡·马克思(1871年9月7日)	724
列·弗兰克尔致卡·马克思(1871年9月7日)	725
卡·马克思致弗·恩格斯(摘录)(1871年9月8日)	726
威·李卜克内西致弗·恩格斯(摘录)(1871年9月8日)	726
托·奥耳索普致卡·马克思(1871年9月8日)	727
爱·龚佩尔特致卡·马克思(1871年9月10日)	729
威·李卜克内西致弗·恩格斯(摘录)(1871年9月12日)	730
卡·马克思致海·荣克(1871年9月13日)	731
卡·马克思致阿·于贝尔(1871年9月15日)	732
考·斯特普尼致卡·马克思(1871年9月20日)	732
卡·马克思致燕·马克思(摘录)(1871年9月23日)	733
燕·马克思(女儿)致路·库格曼(摘录)(1871年10月3日)	734
弗·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摘录)(1871年10月5日)	736
卡·马克思致海·荣克(1871年10月11日)	737
沙·凯累尔致列·弗兰克尔(1871年10月12日)	738
托·斯密斯致卡·马克思(1871年10月12日)	740
恩·德朗克致卡·马克思(1871年10月13日)	741
欧·杜邦致弗·恩格斯(摘录)(1871年10月16日)	742
卡·马克思致海·荣克(1871年10月19日)	742
卡·马克思致海·荣克(1871年10月20日)	743
弗·恩格斯致爱·恩格斯(摘录)(1871年10月21日)	744
彼·拉·拉甫罗夫致爱·安·施塔肯施奈德(摘录) (1871年10月22日)	745
海·荣克致卡·马克思(1871年10月30日)	747
约·黑尔斯致弗·恩格斯(摘录)(1871年11月3日)	748
弗·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摘录)(1871年11月4日)	749

卡·马克思致海·荣克(1871年11月4日)	749
爱·特鲁拉夫致卡·马克思(1871年11月6日)	750
卡·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摘录)(1871年11月9日)	751
约策维茨致卡·马克思(1871年11月9日)	752
弗·恩格斯致卡·帕拉迪诺(摘录)(1871年11月23日)	753
霍·梅萨致保·拉法格(摘录)(1871年11月23日)	753
卡·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摘录)(1871年11月29日)	754
尼·梯布林致卡·马克思(摘录)(1871年12月16日)	755
燕·马克思(女儿)致路·库格曼(摘录)	
(1871年12月21—22日)	756
爱·马克思致威·李卜克内西(摘录)(1871年12月29日)	757
欧·沙特兰致海·荣克(1871年)	759
弗·阿·左尔格致伦敦国际总委员会1871年12月份的报	
告(摘录)(1872年1月7日)	761
弗·恩格斯致卡·特尔察吉(摘录)(1872年1月14日)	762
燕·马克思(女儿)致路·库格曼(摘录)(1872年1月22日)	763
海·荣克致卡·马克思(1872年1月26日)	764
普·奥·利沙加勒致卡·马克思(1872年1月28日)	765
阿·于贝尔致卡·马克思(1872年2月4日)	766
莫罗-蒙泰泰翁致卡·马克思(1872年2月5日)	767
阿·迪约尔吉致卡·马克思(1872年2月23日)	768
卡·马克思致海·荣克(1872年2月26日)	769
雷·维耳马尔致卡·马克思(1872年3月8日)	770
弗·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摘录)(1872年3月17日)	771
弗·恩格斯致詹·博维奥(摘录)(1872年4月16日)	772
埃·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致卡·马克思(摘录)	
(1872年4月26日)	773

托·斯密斯致卡·马克思(1872年4月27日)	774
沙·龙格致弗·恩格斯(1872年4月28日)	775
社会问题研究小组致卡·马克思(1872年5月17日)	776
埃·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致卡·马克思(摘录)	
(1872年6月16日)	777
燕·马克思(女儿)致路·库格曼(摘录)(1872年6月27日)	778
蒙然致卡·马克思(1872年8月28日)	778
莫·拉沙特尔致沙·龙格(摘录)(1872年11月5日)	779
里斯托致卡·马克思(1872年12月9日)	780
马·巴里致卡·马克思(1873年3月17日)	780
波波夫致拉·鲍·哥登别尔格(摘录)(1873年3月19日)	781
赛·维克里致卡·马克思(1873年3月23日)	782
赛·维克里致弗·恩格斯(1873年3月23日)	782
弗·恩格斯致奥·倍倍尔(摘录)(1873年6月20日)	783
弗·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摘录)(1873年7月26日)	785
卡·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摘录)(1873年9月27日)	785
弗·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摘录)	
(1874年9月12[-17]日)	786
列·弗兰克尔致卡·马克思(1876年3月28日)	788
勒费夫尔-龙西埃致弗·恩格斯(1876年3月31日)	790
埃·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致卡·马克思(摘录)	
(1876年9月8日)	791
威·李卜克内西致弗·恩格斯(1876年9月27日)	792
威·布洛斯致弗·恩格斯(摘录)(1876年11月16日)	792
注释	794
人名索引	825

序 言

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历史经验。它标志着人类历史和国际工人解放运动史上的伟大阶段。正如弗·伊·列宁所指出，公社教导无产阶级具体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并且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传播。

国际工人协会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它联合了各国工人对资本主义进行共同斗争，并锤炼了这一斗争的统一策略；公社和国际工人协会一起，是新社会的光辉先驱，是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彻底解放的先声，是二十世纪革命风暴的预兆。

这本汇编所收的文件和资料纵贯1871年3月18日至1876年7月第一国际正式解散、结束活动这一个时期。1941年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曾经出版了一本《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本汇编与该书不同之处，在于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总委员会的文件、以及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中收藏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的信件之外，还新编入了许多资料。首先是国际工人协会巴黎各支部和巴黎公社的文件，这些文件清楚地表明了国际及其会员在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本书还新编入了一些工人报刊和民主报刊所发表过的文章、报道等。这些文章、报道等资料反映了无产阶级声援公社的运动，其中大部分资料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

这本汇编的任务是要表明第一国际的活动和巴黎公社之间的有机联系。1871年巴黎无产阶级革命产生的深刻原因早在七年

前第一个国际工人群众性组织出现时就具备了。国际和公社都反映了国际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的确立过程。自发产生的公社是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整个发展的结果，而第一国际对于工人运动有极大的影响。恩格斯写道：“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尽管国际没有动一个手指去促使它诞生。”（见本书第 623 页^①）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群众性组织的领导人，曾不止一次地发表文章，驳斥和嘲笑那些反动报刊企图把巴黎的革命说成是国际组织的阴谋（第 86—87、92—93 页）。马克思写道：“事实并不是象一些蠢才所想象的那样，仿佛巴黎或任何其他国际支部从一个中心接受 mot d'ordre〔命令〕。事实是，既然所有文明国家的工人阶级的精华都属于国际，而且都浸透了国际的思想，他们在各地的工人阶级运动中就定然会走在最前面。”^②这些话在本书的许多地方都得到充分的证实。

汇编的第一部分是第一国际领导机关的文件：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宣言、文告、伦敦会议和 1872 年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些资料和本书第五部分的书信都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巴黎公社的活动。从文件里可以看到自公社存在的最初日子起，马克思、恩格斯就一直密切地注视着它的活动，并经常使总委员会的同志以及各国的国际会员了解事件的进程。马克思曾告诉在巴黎的公社委员说：“为了维护你们的事业，我已经写了几百封信，寄给世界各地凡有我们支部的地方。”（第 497 页）

工人阶级的领袖们着重指出三月十八日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在 1871 年 3 月 21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恩格斯就指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中没有一个是政界的知名人物，但是“他们在工人阶级中间却是很出名的”（第 6 页）。巴黎的革命政权一建

^① 在下文中，括号内所注的页次均为本书的边码。——译者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656 页。

立，马克思就看清了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执掌政权”^①的国家形式，看到了新型国家的特征。马克思是在1871年4月12日给库格曼的一封信里作出这样的结论的，他认为巴黎工人的革命是第一次尝试“不是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是“把它打碎……”（第464页）。

马克思以极大的注意观察公社的社会措施。在1871年4月25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中，他称赞公社关于延期交付房租和延期偿付期票的法令“真是绝妙的措施”，正是这些法令保证了小资产阶级对公社的支持，使“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和工人阶级在一起”（第15页）。可惜，与马克思保持联系的巴黎的活动家们没有实现他对公社的忠告，即通过类似的法令，规定农民在抵押借款上的债务延期偿付（第468页）。这个问题还在3月29日房租法令的附注中就许诺要作彻底的解决（第118页），如果付诸实现，立刻就会保证公社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

马克思、恩格斯尽一切可能帮助战斗着的巴黎工人；在他们的文章和信件中对公社的军事状况的分析和战术性质的忠告占有很大的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给自己的战友阐明“伟大的巴黎革命的真正性质”的同时，号召他们去领导国际工人阶级破天荒第一次为反对联合的欧洲反动势力、保卫无产阶级国家而开展的声援运动。在马克思领导下，国际总委员会竭尽全力引导在英国和其他各国所开展的声援公社运动的正确发展。

1871年6月发表的宣言《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受总委员会委托所写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政治文献。它的问世对于国际无产阶级声援巴黎工人的运动具有巨大的意义。马克思在这篇著作里以极其确切和深刻的分析揭示了公社作为无产阶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641页。

级专政的特点和实质。《法兰西内战》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重要阶段。在本书里这个文献第一次以缩写本的形式发表，这个缩写本由马克思亲自撰写并于1873年3月24日巴黎公社两周年在伦敦工人群众大会上作为宣言通过（第223—235页）。

从本汇编编辑的许多资料里可以看到欧洲及美国的国际工人协会组织作了极大的努力在进步工人中传播宣言。马克思的这篇杰出著作在工人报纸和社会主义的报纸上反复刊登，不断得到传播。

马克思、恩格斯还在四十年代中期就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重要原理——建设共产主义必须要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公社的经验使欧美各国最有觉悟的那部分工人易于理解这个论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国际工人协会纲领性文件里把公社的这个基本经验教训巩固下来是总委员会和全体国际会员的首要任务。伦敦会议和海牙代表大会自始至终贯穿着为实现这项任务的斗争的红线。赫普纳、龙格等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第278—279页及第184页），令人信服地证明，国际最先进的部分会员从巴黎公社的经验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第二部分的资料介绍了世界无产阶级领袖亲自参加声援公社运动的情况。

编入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工人报纸和资产阶级报纸编辑部的声明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为了反击国际反动势力对公社和国际的诽谤中伤，为了揭露他们企图歪曲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和目的的阴谋，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这些声明还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亲自参加组织援助公社流亡者以及抗议凡尔赛人恐怖手段的活动。

本书第三部分的材料介绍了国际会员直接参加三月十八日事

件和巴黎公社活动的情况。这部分文件有力地证明了巴黎各支部在三月十八日革命中虽然没有能够领导无产阶级，但它们的某些成员却被选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尔后又被选入公社，从而在革命中发挥了卓越的作用。一系列不大为人知晓的文件还介绍了法国无产阶级杰出的儿子欧·瓦尔兰的革命活动。不管工人阶级派他到哪里，他都表现出非凡的组织者的才干(第105—106、108、110、116页)。在巴黎各支部的成员中奥·赛拉叶是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竭尽全力为实现马克思的建议而努力工作。自1867年起就为国际会员的铸工艾·杜瓦尔是公社的将军，为了全世界工人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他惨烈牺牲后，巴黎的一个广场以他的名字命名来纪念他(第135页)。公社的大部分措施虽然不全是由国际会员建议和实现的，但都充满着国际的革命精神。

国际思想的影响在公社的社会措施方面尤其看得清楚。这里特别有意义的不仅是这些措施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且是对当时来说完全是崭新的实现这些措施的办法，即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合一和广泛地依靠工人组织。公社号召工人组织发扬首创精神(第134—135页)并直接委托它们实现许多决议。本书还反映了公社与工会联合会(工团)之间的紧密联系和合作。反映实施1871年4月16日关于把被业主遗弃的企业收归国有的法令(第134—135页)和关于取消面包工人夜间劳动的法令(第136页)的材料都说明这一点。公社用各种方法鼓励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在国际会员铸工阿夫里阿耳参加下制定的《卢浮兵工厂章程》是在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的第一次尝试(第148—150页)。与此同时，象对典当法令的讨论等事实(第143—146、148、153—154页)，则说明在国际会员中还存在着未被肃清的蒲鲁东主义的幻想。

第三部分中用很大的篇幅介绍了巴黎妇女的英雄活动，特别是伊·鲁·德米特利耶娃(托马诺夫斯卡娅)在其中发挥了重要领

导作用的“保卫巴黎和救护伤员妇女同盟”的活动(第 125—127、130—131 页)。这个同盟实际上是国际的一个支部,它的严密组织不仅在它的章程中,而且在报道它的工作的文件中都可以看到。这使我们有可能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在这方面的明显影响,因为伊·德米特利耶娃一直与马克思保持联系(第 472、477—479、489 页)。

本书发表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文件,即处于地下的巴黎国际会员们写给总委员会的便函,指示被追捕的公社战士如何非法越过国境(第 177—178 页)。便函反映了在巴黎国际会员中由于某些侨居国外搞无政府主义的人的不谨慎行动所引起的焦虑不安。

本书第四部分的材料反映了各国无产阶级为捍卫巴黎的阶级兄弟所进行的斗争。对巴黎公社的声援运动是由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第一国际所组织的欧洲工人的历次联合行动发展而来的。1871 年的运动比这些运动具有更高程度的自觉性和组织性,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有更深刻的了解。在许多国家里,斗争促使工人运动显现出革命的趋向和改良主义分子的孤立。在那些经济不甚发达的国家里,工人阶级还刚开始行动,对巴黎公社战士的支持和保卫他们的胜利成果,为独立的工人运动奠下了始基,并把它纳入国际的影响范围。1871 年运动的一个出色特征在于:当巴黎工人胜利的消息一传到工人阶层,运动就好象自发地兴起了。这是欧洲工人阶级觉悟增长的客观标志。

在 1871 年 3 月 18 日至 6 月这个时期中,声援的基本形式(在条件容许的地方)是在专门召开的会议上、在致巴黎无产阶级的呼吁书和贺词里,公开声明支持巴黎公社的原则和活动。工人报刊和民主报刊用很大的篇幅来揭露资产阶级报刊对法国事件进行的捏造。

公社失败后,为那些曾经参加三月十八日革命的幸免于难的

同志争取避难权,就成了斗争的首要任务,因为凡尔赛政府外交部长茹·法夫尔给欧洲各国政府发了专门的通告要把他们与刑事犯同等看待。文献表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组织这一斗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第 67—68 页)。对公社流亡者进行直接的实际的帮助亦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马克思的家属也参加了这一工作。他的女儿燕妮作为一个救济公社战士委员会的秘书撰写了《募集流亡者救济基金号召书》(第 217—219 页)。

在英国工人中,声援巴黎公社的运动自然是由当时驻在伦敦的总委员会的成员领导的。他们在资产阶级共和派、土地和劳动同盟各分部、各俱乐部和工人团体所召集的大会上发表演说,表示赞同公社战士的行动,并指出巴黎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第 192 页)。1871 年 3 月至 4 月在伦敦工人区克勒肯威尔所举行的大会上,出席者对英国资产阶级报刊诬蔑公社提出强烈抗议,并声称同情公社的各项措施(第 193—194 页)。

许多民主运动的活动家也参加了国际所组织的声援巴黎公社的斗争。本书所刊载的比斯利教授关于公社的文章(第 187—190、198—200 页)表明了他在抗击反动势力的正义斗争中随时准备一如既往地帮助马克思的决心。虽然比斯利自己一直站在与马克思主义迥然不同的实证主义立场上,但从他的信里可以看到,他对马克思始终怀着深深的尊敬和信任(第 510、522—523 页)。

总委员会中的英国委员们领导了该国的进步舆论首先是工人为维护政治避难权所进行的斗争。英国无产阶级和其他民主力量的坚决行动(第 201—204、206—207 页)迫使格莱斯顿政府在实际对凡尔赛分子的要求不予答复。

汇编中的文献还反映了英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和改良派代表之间的分化过程(第 31—33 页)。

不列颠工人是怎样纪念巴黎公社的,这一点在关于 1872 年 3

月 18 日所召开的隆重大会的报道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法国的革命流亡者代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大会实际上是全体国际会员和各国进步工人每年纪念公社的开端。除了上面所提到的 1873 年伦敦群众大会的宣言之外，1875 年所通过的宣言和 1875 年关于召开公社周年纪念大会的公告都证实这一点（第 223—235、236—238 页）。

德国工人积极地起来保卫公社。马克思在伦敦会议的发言中说：“在使阶级斗争激化的前次战争期间，德国工人的表现是十分出色的”；^①德国先进工人的自觉性、他们对国际各项任务的理解以及他们的战斗精神是德国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团结的结果，是德国先进工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团结在 1869 年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建立的社会民主工党内的结果。

属于拉萨尔派组织的工人参加声援巴黎公社的运动，是他们摆脱宗派主义教条的重要阶段。在由拉萨尔派召集的爱北斐特和汉诺威人民大会上通过的致巴黎无产阶级的祝贺信（第 240—241、242—245 页）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赞许。恩格斯在 1871 年 4 月 5 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写道：“交总委员会转发的爱北斐特呼吁书，昨天收到了”。^②

在组织声援公社运动方面，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有很大贡献。它详尽地报道公社战士的活动和他们对凡尔赛反革命斗争的情况，还转载了公社的最重要法令（第 239、246、249、252 页）。《人民国家报》号召德国工人在“最近期间将要举行的一切会议上”表达“自己对巴黎公社的同情”（第 256 页）。《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特别注意揭露德意志-普鲁士反动派和法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勾结（第 258、260 页）。该报坚持强调公社的国际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70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3 卷第 202 页。

性质，强调各国工人利益的一致性(第 247、251 页)。报纸力求把德国工人为巴黎无产阶级起义所激起的热情引向反对容克地主资产阶级国家(第 263—264 页)。**《人民国家报》**以德国工人的名义愤怒谴责凡尔赛“秩序强盗”对战败的公社战士所进行的残酷迫害。编辑部坚决一贯的表现获得了 1871 年 8 月德勒斯顿代表大会代表的高度赞扬。由于警察局不准许他们公开表示对公社的态度，他们就在一项专门的决议中声明“完全支持党中央机关报的立场……”(第 273 页)。汇编中发表的一些文件反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威·李卜克内西和奥·倍倍尔捍卫公社的斗争。从这个观点看李卜克内西文章的某些片断是十分有意义的。这部分材料在审判他和他的几位同志的案件中曾经被列入起诉书的内容(第 247—248 页)。倍倍尔在德国国会的发言气势磅礴，在本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在发言中公开宣布国际的原则(第 259 页)。德国工人在以后几年里仍继续纪念公社(第 279—281 页)。

尽管警察进行极端残酷的迫害，在奥匈帝国多民族的国土上声援公社的运动依然蓬勃地开展起来。很多信件和文献都表明“百衲帝国”的社会民主界代表人物和瑞士、德国的工人运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从这些国家的国际机关刊物里获得关于公社的真实报道(第 297—298 页)。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的工人秘密集会讨论巴黎发生的事件，有可能时就举行公开的会议。警察的告密情报中惊慌地报告这方面的情况。(第 287—288 页)。在许多地方，例如在佩斯，组织了声援法国无产阶级的规模盛大的示威游行(第 305—306 页)。

德文的、匈牙利文的和捷克文的工人报刊都发表文章支持公社。这些报纸用特别多的篇幅来介绍奥匈所熟知的公社活动家们。**《人民意志报》**刊登了列奥·弗兰克尔的信件。弗兰克尔作为劳动委员会中的公社代表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在本书第三部分中

有广泛的介绍(第 141—142、148、161 页)。尽管《人民意志报》遭到无数次的没收和罚款,它仍然继续战斗。该报的责任编辑安·肖伊由于几篇为公社战士辩护的文章而受法庭审判,但他在被告席上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第 307—308 页)。《人民意志报》刊载了关于审判案的报道,实际上把报道变成了对巴黎公社原则的公开辩护(第 312—315 页)。

本书的许多材料反映了瑞士声援巴黎公社运动的规模。瑞士所处的位置象是欧洲的十字街口,从这里有种种线索通向大陆许多国家和美国,瑞士有大量的革命流亡者,没有象德国、奥匈帝国所特有的那种警察密探系统,这一切使瑞士工人有较广泛的可能对法国阶级兄弟的斗争表示自己的情谊。在国际罗曼语区支部联合会和德语区支部联合会所召集的各次会议上(第 321—325 页)通过了致敬电,其中着重指出巴黎无产阶级在争取各国工人利益的斗争中的先锋作用。一系列文件介绍了瑞士的国际创始人之一约·菲·贝克尔援助公社的活动,他与各国的国际成员进行了广泛的通讯联系,使我们看到了他和他的同志们怎样试图发动法国南部去支援公社战士(第 542—544 页)。其中的一封信后来引起了弗·伊·列宁的注意^①。

瑞士国际机关报刊——贝克尔所领导的《先驱》杂志、《哨兵报》和《平等报》——向读者详尽地报道了法国事件的经过,以及瑞士和其它各国声援公社运动的情况。有些材料表明瑞士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是怎样领会巴黎无产阶级的经验的(第 349—350 页)。

瑞士联邦政府企图侵犯传统的政治避难权,遭到瑞士工人的坚决回击(第 332—334 页)。这在瑞士进步舆论营救被警察非法逮捕的公社流亡战士腊祖阿的斗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第 346—347 页)。许多文件记载了在该国为那些逃避凡尔赛政府恐怖统治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362 页。

而到瑞士的公社战士和他们的家属募集捐款的情况（第 340—348 页）。

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各支部也声援巴黎无产阶级。国际在布鲁塞尔的机关刊物《国际报》受联合会委员会的委托发起为公社战士募集捐款。比利时工人利用声援公社运动反对本国政府（第 360—361 页）。在群众大会和各种会议上他们对公社各种措施的民主性质表示赞许，着重指出法国工人和比利时工人利益的共同性（第 354—355 页）。

该国的劳动者强烈抗议比利时资产阶级在他们的报纸上和议会中所散布的对公社的诽谤（第 367—368 页）。《国际报》号召比利时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转向实践并用事实表明，团结一致能干什么……”（第 377 页）。

由阿姆斯特丹联合会委员会领导的荷兰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起来保卫公社。1871 年 4 月初在根特举行的国际佛来米和荷兰各支部的代表大会代表们也发表了支持三月十八日革命的声明。

荷兰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亨德里克·格尔哈特在阿姆斯特丹支部会议上的发言中公开宣布承认公社的原则，并表示坚信工人阶级的事业最终必将胜利（第 378—383 页）。

巴黎公社在西班牙无产阶级中得到响应，并且促进了西班牙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增长和国际组织的巩固。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机关刊物《解放报》捍卫公社的思想，并且发起为公社流亡战士和他们的家属募集救济金（第 384—385 页）。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各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宣布 3 月 18 日为国际纪念日。在公社一周年时，无视当局的阻挠，在许多城市里举行了集会和游行来纪念法国无产阶级的英勇起义（第 386—389 页）。

意大利工人和进步民主人士怀着热烈的同情迎接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从西西里到米兰，全国各地举行了集会。会上工人们

宣布公社战士的事业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业，并宣誓要把这个事业继续进行下去(第 391、395 页)。

俄国先进的革命的社会思想的代表，自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拥护者“年青流亡者”开始，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表现了极大的兴趣。1870 年春天在日内瓦出现了国际的俄国支部，它的成员怀着热烈的同情迎接巴黎公社。本书反映了俄国支部成员伊·鲁·德米特利耶娃参加巴黎工人反对凡尔赛反动势力的斗争情况(第 125—127、130—131 页)。俄国支部的领导人尼·伊·吴亭发表演说捍卫公社(第 404 页)。他的兄弟叶·伊·吴亭在 1871 年发表于《欧洲通报》的特写中为我们刻画了欧·瓦尔兰的形象(第 404—406 页)。

一系列文献反映了革命民粹派思想家之一、国际会员彼·拉·拉甫罗夫对公社的态度。他由巴黎寄出的关于革命最初几天的通讯报道极为重要。他对公社的诚挚同情和帮助公社的心愿使他在给公社的信中提出了关于改造国民教育的方案(第 400—402 页)。保存下来的英国通讯手稿表明拉甫罗夫参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组织的传播宣言《法兰西内战》的运动(第 402—404 页)。拉甫罗夫发表于 1875 年《前进》上的一篇文章(第 412—417 页)，就是在这个宣言的强烈影响下写成的。

据马克思提供的材料，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社会主义者弗·伊·塔涅耶夫写了《国际工人协会》这篇特写。在文中他着重指出公社的国际主义性质、公社社会活动的意义、公社兼具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特点。在阐述这些问题时，他常常引证《法兰西内战》(第 406—410 页)。这个文献曾经传入俄罗斯帝国境内，这一点可以从警察局的文件中得到证实(第 411—412 页)。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刚刚形成的俄国工人阶级，还不能作出群众性的举动来响应历史上的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但本书的

有些文件却反映了俄罗斯先进无产者对巴黎公社和国际的热烈同情(第 417—418 页)。

本书还选入了杰出的塞尔维亚民主主义革命家斯维托扎尔·马尔科维奇写的三篇关于公社的文章的片断。他是马克思主义在塞尔维亚的宣传者。他的这些文章写于 1871 年夏季,在公社失败以后,在巴尔干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机关刊物《工人报》上发表。

马尔科维奇英勇地捍卫巴黎工人的事业,把公社看做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斗争的新阶段,并且揭露了凡尔赛分子的暴行(第 419 页)。文章内容表明,他已看到了公社和国际的联系(第 423 页)。

美国工人和他们的欧洲兄弟相比,要更难于得到关于公社的正确概念。有关巴黎事件的消息直到很多天以后才传到美国大陆;此外,资产阶级的报刊又千方百计地歪曲三月十八日革命的真相。美国的各国际支部在这方面的功绩是很大的,他们尽自己的力量和可能,力求把巴黎无产阶级起义的真实消息传达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选入本书的美国各支部成员和参加同一运动的欧洲同志的往来信件,其内容包含美国声援巴黎公社运动的资料(第 518、526、556、557、558、576、577 页)。许多文献还介绍了为公社流亡战士募集救济基金运动的情况(第 426、429—430 页)。所募集的钱寄往欧洲,一直到 1873 年(第 439 页)。

在美国的国际各支部所组织的会议上,不同民族的工人表达了自己对公社的同情,他们常常宣读和评论《法兰西内战》的某些片断(第 427 页)。北美中央委员会的宣言(第 427—428 页)着重指出公社的无产阶级性质,并宣传国际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和传单《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

美国的工人报刊和民主报刊谴责凡尔赛的恐怖手段,组织专门的群众大会和追悼游行(第 432—434 页)。本书的一些材料还

表明美国无产阶级年年纪念公社的战士(第434—437等页)。

汇编第五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的内容,为卡·马克思、弗·恩格斯与第一国际和国际工人运动及国际民主运动的活动家的来往信件。这一部分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五十七封信和寄给他们的一百六十五封信,还有工人运动活动家们相互之间的来往信件。其中五十六封是初次发表的,有一部分信件在《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一书中仅选载了它们的片断,这次以较完整的形式发表。

公社的参加者列·弗兰克尔、奥·赛拉叶、伊·德米特利耶娃,以及保·拉法格和彼·拉·拉甫罗夫的信充满了对工人阶级事业最终胜利的炽热信心。这些信件使我们了解到当时公社的紧张斗争以及所遇到的种种困难。

从各国国际会员的信里可以看到他们对公社战士怀有真挚的同情,并为有些公社参加者的命运而担忧。

公社的经验在国际各支部里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公社的参加者们搜集资料,根据活生生的事实撰写公社历史,并定时纪念公社的周年。这部分最后报道了第一部公社史出版的消息,这部历史是利沙加勒所编写的并译成了各种文字(第627页)。

* * *

这本汇编收集的所有文献和资料用俄译文刊印,译文经与原稿核对过。

载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或《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五卷本中的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言论著作和第一国际的文件都根据这些版本刊印,文末指明其出处。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的摘录按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根据法文原文影印本译出的俄译本刊印。

在巴黎公社的报刊或国际机关报刊上发表过的资料,在文末按原稿发表的语种注明其出处。这些资料中有些是众所周知的,

它们无论在科学著作、通俗读物或是专题性的文集和教科书中都不止一次地引用过，因此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时间和场合已无从考查了。

参加本书编辑的有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研究人员：Ф.Г. 里亚鲍维(第一、二部分，第四部分中的一部分)，И. А. 巴赫(第三部分)，Н. Ю. 科尔平斯基、Н. С. 鲁勉采娃、Н. Б. 捷尔阿科皮扬、Н. Г. 费奥多罗夫斯基(第四部分)，О. К. 谢涅基娜、И. М. 西涅尔尼科娃(第五部分)，主编是伊·阿·巴赫，助理编辑是Е. М. 奥夫相尼科娃和 М. А. 瓦宁斯卡娅。参加本书装帧工作的有 Р. Г. 列别杰娃。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第一部分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文件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3

1871年3月14日

……公民马克思报告,一家巴黎报纸发表了一则消息,似乎联合会委员会已通过如下决议:它既然叫做国际,今后仍将保持这个名称,但除了马克思、李卜克内西、雅科比之外,所有的德国人都应开除出去。马克思指出,雅科比不是协会会员。他提议委托赛拉叶立即向罗沙索取业已印好的会议记录。

提议被通过。

公民赛拉叶说,他已就此事写了信,正等待记录寄来。他建议,如查明确实通过这样的决议,就该暂时开除巴黎支部,授权小委员会¹在收到记录之后进行这项工作,并重新委派一些人在巴黎另行组织支部……

会议报道载于1871年
3月18日《东邮报》
第129号

俄文按《1870—1871年第一国际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年莫斯科
版刊印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1871年3月21日

……公民赛拉叶收到了巴黎的复信。关于从协会中开除德国

17

人的消息，纯属捏造。无论是联合会委员会，也无论是各个支部，都不曾有这类事情。

公民马克思提议向各报发送下列声明²：

⁴ “英国报刊纷纷报道，似乎国际工人协会的巴黎会员秉承反德同盟的意旨，竟然开除了国际中的全体德国人。

这个报道完全违背事实。无论是我们协会的巴黎联合会委员会，也无论是它所代表的任何巴黎支部，都从未想到做出这样的决定。所谓的反德同盟纯粹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玩弄的把戏。它是由赛马俱乐部倡议成立的，由于科学院、交易所、某些银行家和工厂主等的支持才得以继续存在。工人阶级从来就与它毫无关系。

这种诽谤的目的十分明显。在这次战争爆发前不久就有人企图把国际当做替罪羊，要它承担一切不愉快事件的责任。现在又是在耍这种手法。例如，瑞士和普鲁士的报纸指责国际是制造不久前在苏黎世发生的侮辱德国人事件³的罪人，而象《里昂信使报》、《吉伦特信使报》、《自由》等法国报纸则报道说，日内瓦和伯尔尼的国际会员在普鲁士大使主持下举行了什么秘密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仿佛拟定了计划，要夺取里昂，让联合一致的普鲁士人和国际会员来共同洗劫该城。”

马克思的提议得到支持，并被一致通过。

公民赛拉叶报告，几天前《巴黎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什么住在柏林的国际的最高首脑，给赛拉叶写了一封信寄到巴黎。信中责怪巴黎的国际会员不去组织劳动，却过分地注重政治，而组织劳动才是协会的真正目标。过了一两天，又发表了一封似乎是马克思由伦敦寄往巴黎写给赛拉叶的信。信上注明的日期是2月24日。其实，赛拉叶是2月19日到伦敦的，并在当天会见了马克思。报上还援引了赛拉叶给马克思的复信⁴，内容仿佛是说时机还没有到。

赛拉叶还收到了另外一些信。从信中可以看出，蒙马特尔事件⁵并不象报纸所断言那样，是由于两万群众愤怒的突然爆发所致。巴黎现在有国民自卫军二百一十五个营，每营一千五百人。他们组织了中央委员会。正规军士兵已同国民自卫军携起手来。在巴黎的大多数区里，国民自卫军都有组织得很好的地方委员会。有一个法国战俘写信到巴黎说，他访问过国际莱比锡支部，曾得到极其亲切的接待。

公民**马克思**声明，不仅关于开除德国人的那个决议，而且在《巴黎报》上发表的那个信件，都是捏造的。他已就此事写信给《泰晤士报》^①……

……然后，公民**恩格斯**叙述了巴黎的情况。他说道，赛拉叶已经提到的在这个星期内收到的巴黎信件说明了以前认为不可理解的情况。以前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仿佛少数人突然夺取了很多大炮并且不肯交出来。所有的报刊和所有的记者都写道，应该惩治这些人，但是法国政府为了等待适当的时机，迟迟未动。从我们巴黎委员会得到的消息说，这些大炮是国民自卫军士兵筹款置备的，并且希望把它们保存在自己那里。在选举以后，他们明白了，在所选出的那种议会下面，共和国决不是处于安全状态的。普鲁士人进入巴黎的时候，大炮被搬到了市区的另一部分，以使它们不受普鲁士人的侵犯。这时政府提出这些大炮是属于它的，并企图把它们从国民自卫军手中夺走。奥雷耳·德·帕拉丹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和警察局长^②。在拿破仑时代，他曾当过宪兵队长并且是教徒。当他的军队在同德国人的会战中吃败仗的时候，他曾遵照奥尔良主教杜邦鲁的命令在教堂里举行五小时的赎罪礼。这

① 见本书第83页。——编者注（均系本书原文编者注，页次均为本书的页码，下同。——译者）

② 记录不确切，见本书第7页。——编者注

项任命使人们对政府的意图一目了然。

当时国民自卫军开始准备抵抗。二百六十个营中的二百一十五个营，士兵和军官一起，共同选举了中央委员会。每连选出一名代表组成区委员会或街区委员会，再由这些委员会选出中央委员会。

二十个区中只有五个区没有选出代表。当议会迁到凡尔赛的时候，政府就企图肃清巴黎的革命者并夺走他们的大炮。为此目的打算利用刚刚开进巴黎的军队，这些军队由维努亚统率，此人曾经在 1851 年的政变期间，指挥士兵枪杀过街道上的群众。清晨，军队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是当国民自卫军发现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就去夺回大炮，士兵们也倒向人民方面了。现在城市掌握在人民的手里；没有转到人民方面来的军队被调往凡尔赛去了，议会不知道怎么办。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没有一个名人——其中没有费里克斯·皮阿和类似他那样的人，——但是他们在工人阶级中间却是很出名的。委员会里有四个国际会员。

公社定于第二天进行选举。中央委员会宣布，将保证出版自由，但这不是对腐朽透顶的波拿巴派报刊而言。在所通过的决议中的最重要一项决议说，必须遵守和约的初步条件。普鲁士人仍在附近，如果能做到使他们站在斗争之外，成功的机会就增多了。

公民赛拉叶报告，海军陆战队第四团于星期一早晨由土伦调到了巴黎。水兵并没有执行枪杀人民的命令，反而开到市政厅投到革命方面来。这是政府唯一可调用的一批老兵。勒康特是被他自己的士兵枪毙的；他就是一月里在市政厅前下令枪杀妇女和儿童的那位将军。

克列芒·托马是 1848 年 6 月对人民实行血腥镇压的那些将军之一。“赶走这伙混蛋！”——这就是他的命令。在被围期间，他指挥过伯利维尔的国民自卫军，并在巴黎散布流言蜚语，似乎伯利

维尔国民自卫军士兵挥霍酗酒，不愿作战。而对伯利维尔自卫军却说别的军队不愿作战。他就是这样在国民自卫军和军队之间制造纠纷。于是他们相互骂对方是投降派，并且第一次相遇就互相射击。克列芒·托马出卖了伯利维尔人，而蒙马特尔国民自卫军士兵已为伯利维尔人报仇雪恨。

然后公民黑尔斯说，他打算在伦敦东区建立国际支部。他认为有必要采取某种行动来声援巴黎。

埃卡留斯就星期三晚上在威灵顿音乐厅举行的共和派群众大会上可能采取的某些措施，发表了意见。

公民马克思提议，派遣由公民韦斯顿、黑尔斯、荣克和赛拉叶组成的代表团去参加这个群众大会，目的是号召与会者声援巴黎人的运动。

公民哈里斯附议，并报告说，星期五在旧街的科学厅将举行另一次集会。

公民韦斯顿和米尔纳发言赞成所提出的建议。

提议被一致通过……

……公民韦斯顿认为，如果巴黎的事情进展顺利，可以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五举行声援示威游行。

通过决议，把这个问题推延到下次会议作出决定。

会议于十一时结束。

执行主席 约翰·韦斯顿

书记 约·乔治·埃卡留斯

会议报道载于 1871 年
3 月 25 日《东邮报》
第 130 号

俄文按《1870—1871 年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 年莫斯科版
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17 卷第 667—668 页）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1871年3月28日

出席会议的总委员会委员有：

布恩	柯恩	埃卡留斯
恩格斯	哈里斯	荣克
列斯纳	鲁克拉夫特	科尔布
马克思	米尔纳	莫特斯赫德
罗班	普芬德	斯特普尼
唐森	韦斯顿	

公民韦斯顿主持会议。

宣读上次会议记录。

公民恩格斯指出，记录有一个错误：把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和瓦伦顿将军混为一个人了。被任命为警察局长的是后者。恩格斯还对《东邮报》刊登总委员会会议报道中的疏忽大意表示不满。标点符号错误百出，以致把整个意思弄乱了。

公民布恩、荣克、哈里斯和莫特斯赫德发表了一些意见之后，批准了记录。

公民马克思说，因为接到巴黎委员会的来信，公民赛拉叶已被派赴巴黎⁶。马克思给了他五英镑，他把这笔钱看作总委员会给的借款。

接着，马克思说，他针对许多报纸登载的一封伪造信件而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那封信^①，为波拿巴派《自由》报撰稿人丰维埃耳所歪曲。丰维埃耳最近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封信，信中攻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他硬说什么马克思曾毫不掩饰地讲

^① 见本书第83页。——编者注

过，中央委员会里没有一个是国际会员，说他们都是骗子手。事实是，马克思只声明过，在《巴黎报》上发表并由《泰晤士报》转载的那封伪造信是一个骗局。众所周知，中央委员会里有国际会员。

公民列斯纳在公民荣克的附议下，提议支给公民赛拉叶五英镑的路费。

一致通过……

公民荣克报告总委员会代表团出席威灵顿音乐厅群众大会⁷的情况……黑尔斯以代表团的名义发表了演说。赛拉叶也受到热烈的欢迎。大会一致通过决议，表示声援正在进行斗争的巴黎工人……

……黑尔斯出席了科学厅的群众大会⁸……

……接着公民马克思提议发表一篇致巴黎人民的宣言。

公民哈里斯附议。

一致通过。

公民柯恩提议由公民马克思起草这项宣言。

公民哈里斯附议。

一致通过……

会议报道载于 1871 年
4 月 1 日《东邮报》
第 131 号

俄文按《1870—1871 年第一国际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 年莫斯科
版刊印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9

1871 年 4 月 4 日

……公民恩格斯说，根据目前巴黎事件的情况，公民马克思认为发表宣言是不适时的。

这个意见得到一致赞同。

总委员会会议于十一时结束。

4月11日执行主席 托马斯·莫特斯赫德

书记 约·乔治·埃卡留斯

会议报道载于1871年
4月8日《东邮报》
第132号

俄文按《1870—1871年第一国际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年莫斯科
版刊印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1871年4月11日

……公民恩格斯说道，他还应该报告一事实。最近一个时期，报刊上充满了有关协会的荒唐流言。不久前，巴黎几家报纸⁹说什么马克思在1857年当过俾斯麦的私人秘书。

接着恩格斯说道，不能不谈谈巴黎的形势。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领导的时候，事情进行得很好，而在选举以后却是只讲不做了。向凡尔赛进军，应当是在凡尔赛力量还薄弱的时候，可是这个有利的时机被错过了，看来现在凡尔赛占了优势并在逼迫巴黎人。人民是不会长久容忍别人把他们引向失败的。巴黎人正在失去土地，几乎无益地消耗弹药，吃光自己的储备粮。只要巴黎的一面还留有通路，想要用围困来迫使他们投降是不可能的。法夫尔已经拒绝普鲁士人的帮助¹⁰。1848年6月战斗只持续了四天，但因为当时工人还没有大炮。现在事情不会这么快就结束。路易-拿破仑铺设了宽阔的街道，原是为了能在街道上用大炮射击工人，然而现在这却方便了工人：他们能在街道上用大炮射击敌人。工人有二十万人，他们比历来任何一次起义都组织得好得多。情况是困

难的,时机已经不象两星期以前那样好了。

公民莫特斯赫德认为,战斗不会在几星期内结束。在今后五六年內,法国将经常处于革命状态之中。巴黎应当把全国争取过来。¹⁰

公民米尔纳认为,总委员会必须发表自己的意见。共和同盟^①已经发表一项宣言,正确地论述了形势,现正期待其他组织表态。

公民柯恩提议暂缓讨论,先听取出席会议的代表团的报告。

提议被通过。

然后公民奥利弗代表国际民主协会¹²派来的代表团发言。他宣布,国际民主协会为声援巴黎工人,将在最近这个星期日^②在海德公园召开群众大会,并邀请总委员会协助,使大会能够顺利进行。大会组织者打算发表两项宣言:其一致巴黎公社,其二致英国人民。它也希望了解一下,总委员会能否在经济上给予帮助。

代表团团员公民默里宣读致英国人民的宣言草案。

执行主席^③宣布,在同意参加前,应该先了解将要提出一些什么样的决议案。他总的说来赞成宣言的内容,因为它十分之九包含的是事实,但认为,宣言应该简练些,问题应提得更尖锐些。我们的特色不仅要高瞻远瞩,而且要观点鲜明。

代表团团员公民泰勒说道,决议将在星期五代表们开会时草拟好。

执行主席认为,问题归结为三点:一、协助组织群众大会。二、分担费用。三、草拟宣言。

公民米尔纳提议选派几个代表协助大会组织工作。

公民荣克认为,群众大会召开之前不再举行总委员会会议,因

① 共和大同盟。——编者注

② 1871年4月16日。——编者注

③ 莫特斯赫德。——编者注

而时间已很紧迫。宣言中不应该有资产阶级的气味。

公民拉萨西认为，宣言中必须写上巴黎人民有起义的权利，有市政自治的权利，有废除国家宗教和废除常备军的权利。

11 公民埃卡留斯说，当一切问题都已经决定，临到最后才提出合作，对这种合作的建议他是不相信的。为了认真地筹备好这样的大会，在决定开会日期以前，就应当先同各个组织商量。他提议大家努力促使大会开好，但是反对由总委员会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也反对替大会可能通过的文件承担责任。

公民恩格斯同意埃卡留斯的观点，并希望知道，国际民主协会过去为什么不参加国际。最近国际受到各种各样的诬蔑，它负有很大的责任。

公民奥利弗声明，几年前他们参加过改革同盟¹³，后来才发现它原来是纯粹骗人的东西。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有关国际活动的情报来看，他们认为国际还不够激进。他认为鲁克拉夫特在历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都太温和了。

公民韦斯顿说道，到上星期五他才知道筹备群众大会的事情。总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大概都知道各报纷纷报道民主派内部分裂的消息；正是这个消息促使他积极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总委员会应该运用自己的影响来保证大会开好；他认为，不这样做，就是胆怯的表现。韦斯顿建议，由总委员会同民主协会合作并一起草拟决议和宣言。

公民哈里斯对民主协会有承认革命的意图表示满意，并支持提出的建议。

公民柯恩认为，合作只应限于派遣三四个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海德公园的群众大会。

公民米尔纳提议派几个代表参加定于星期五召开的代表会议。

公民唐森附议。

执行主席对指责总委员会胆怯的言论加以驳斥，并声明，他，莫特斯赫德，尽管同鲁克拉夫特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但是鲁克拉夫特早已在为民主而斗争了，而当时我们有许多人甚至还未想到这一点。他是一个无可指摘的正直的人。

公民布列德尼克说道，要参加筹备示威游行，时间已不许可。¹²他提出如下修正案：总委员会的委员们都应该利用自己的影响来促使游行顺利进行，但是没有必要派代表去参加。

公民埃卡留斯附议修正案。

会上有人提出：通过这项修正案就等于否决米尔纳的提案。

执行主席^①认为，修正案是按程序提出的，绝不是对提案的简单否决。

修正案以六票对五票获得通过。

然后执行主席把原先的提案提付表决，它为多数票所否决。

执行主席 海·荣克

书记 约·乔治·埃卡留斯

会议报道载于 1871 年
4 月 15 日《东邮报》
第 133 号

俄文按《1870—1871 年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 年莫斯科版
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17 卷第 671 页）

^① 莫特斯赫德。——编者注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¹⁴(摘录)

1871年4月18日

……接着，恩格斯报告，目前德国各地纷纷举行集会声援公社。

公民马克思谈到，普鲁士警察正等着他到德国去，并准备逮捕他。

在巴黎，赛拉叶和另外几个国际会员被选入公社补缺。

公民荣克说，受他委托把信件转交给赛拉叶和罗沙的那位妇女，从利尔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他们两个人已经三个晚上没有从市政厅回家了，因此她没有见到他们。但是，如果她再有时间，她还要到巴黎去一趟，那时再到市政厅去寻找他们。

公民韦斯顿说，伦敦各报都登出这样一则电讯：

“国际工人协会发表声明如下：

13 “鉴于托伦先生被选入国民议会，目的是要他在议会里代表工人阶级的，而他却以最卑鄙的方式背叛了工人阶级的事业，因此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决议把他开除出去，并提请伦敦总委员会批准这个决议。”

在海德公园群众大会上^①，公民韦斯顿认识了一位名叫理查兹的。他有许多法国和德国的报纸，并对革命充满热情。他自称是协会会员。但是，因为这个人星期一要到诺定昂去，韦斯顿未能邀请他参加星期二的总委员会会议。他在展览馆工作……

……公民荣克在谈到关于托伦的消息时，觉得难以断定，总委员会是否应该仅仅根据报纸的报道来处理问题。

① 大会开于1871年4月16日。——编者注

公民**罗班**发表意见,认为这事与总委员会完全无关,因为巴黎支部本身有权开除自己的会员。如果托伦试图成为其他某个地方的协会会员时,才必须采取行动。

埃卡留斯认为,只有托伦向总委员会申诉时,才必须处理这件事。

公民**韦斯顿**认为,因为托伦是个有名的人物,他的问题就多少不同于其他类似的情况;但他认为光根据报纸的一次报道就采取行动也是不对的。

公民**恩格斯**说道,如果所发表的消息是正式的,则应该予以重视。

公民**马克思**说,如果消息发表在一家法国报纸上,巴黎委员会又请求批准这项决议,则应该批准。托伦是应该受到谴责的。现在许多人都把他当作国际的代表。

接着通过如下决议:

如果英国电讯属实,则总委员会应该批准把托伦开除出国际,并公布决议。

……公民**米尔纳**问道,总委员会要不要就巴黎局势发表一项声明。

公民**荣克**认为有此必要,但由于同巴黎没有直接的联系,总委员会知道的,只是报纸上的骗人的报道。

公民**马克思**说道,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向整个国际发表一项关于斗争的总趋向的宣言。

公民**韦斯顿**希望总委员会要有所表示。可以考虑草拟一项概括性的决议。

公民**马克思**认为这样做是可以的,迟些时候再发表宣言。

公民**米尔纳**希望总委员会就目前斗争发表意见。如果不表示态度,就会有损于总委员会的威信。

公民哈里斯说道,伦敦报刊能够从巴黎得到材料,而总委员会则不能。报纸社论的腔调比通讯还要坏。

公民米尔纳提出一项决议案,公民萨德勒附议,但因为时间已是半夜十一时半,所以把问题留到下次会议先予讨论。

会议于十一时三十五分结束。

执行主席 海·荣克

书记 约·乔治·埃卡留斯

会议报道载于 1871 年
4 月 22 日《东邮报》
第 134 号

俄文按《1870—1871 年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 年莫斯科版
刊印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1871 年 4 月 25 日

[马克思]……^①或者报纸。这在将来是会安排好的,因为公社与伦敦之间的贸易往来将由一个跑外的经纪人办理,他将同时负责送交我们的信件。

赛拉叶和杜邦已在第十七区补缺选举中当选¹⁵。赛拉叶曾来信说,杜邦定会当选,可是从选举以来,他就沒有再来信;不过很可能他把信寄到曼彻斯特去了。可见,远不是所有发出的信件都按照地点投递到的。

费里克斯·皮阿和韦济尼埃在巴黎诽谤赛拉叶和杜邦,而当赛拉叶声言要控告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抵赖了。必须马上写信到巴黎去,讲清楚皮阿为什么要诽谤赛拉叶和杜邦¹⁶。

^① 马克思发言的开头部分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根据公民**莫特斯赫德**的建议，总委员会委托公民**马克思**起草这封信。

[**马克思**:] 拉法格由巴黎防御工事线之外的邮局寄出了一些信件，因此这些信件在铁路沿线滞留了：信件既受到法国政府方面又受到普鲁士政府方面的检查。信里的大部分消息已陈旧，但也有报纸上没有谈到的一些事实。信中所说的情况表明，就同巴黎被围时期一样，外省现在很少知道巴黎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在巴黎，如果不算那些正在进行战斗的地方，却从来没有这样安静。中等阶级的很大一部分人加入了伯利维尔国民自卫军。大资本家都逃走了，而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则和工人阶级在一起。不能想象人民和国民自卫军的热情是多么高；凡尔赛人要想进巴黎，那真是愚蠢。巴黎不相信外省的起义，并且知道优势兵力正在集结起来反对它，但是它并不害怕，所担心的倒是普鲁士的干涉和粮食不足。关于房租和商业期票的法令，真是绝妙的措施；如果不颁布这些法令，四分之三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就要破产。杜瓦尔和弗路朗斯的被害，使人们都想为他们报仇。弗路朗斯的家属和公社派了专人详细调查他们的死因，但是他一无所获。弗路朗斯是在一所房子里被杀害的。

还得到了某些有关伪造电讯的消息。普罗托^①在检查国防政府的账目的时候，发现国防政府曾拨款制造改良的可搬动的断头机。断头机被找出来并且按照公社的命令当众烧掉了。煤气公司欠了市政府一百多万法郎，但是它根本不想还债；只是在查封了它的财产以后，它才交出了相应数额的法兰西银行票据。许多记者的电讯和报道把这一切完全说成另外的样子。最引起他们恼怒的，是公社的管理费用很低。高级负责人员每年只得到六千法郎，其

^① 大概是“布鲁托”之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627页。——译者

18 他公务人员只得到工人的工资。

宣言^①将在下次会议以前拟好……

会议报道载于 1871 年
4 月 29 日《东邮报》
第 135 号

俄文按《1870—1871 年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 年莫斯科版
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17 卷第 673—675 页)

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托伦的决议¹⁷

1871 年 4 月 25 日

鉴于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送请总委员会批准该联合会委员会关于公民托伦作为工人阶级代表被选入国民议会，却用最卑鄙的方式背叛了工人阶级的事业，因此将他开除出协会的决议；

鉴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个法国会员无疑地应该站在巴黎公社的队伍中，而不应该留在篡夺权力和反革命的凡尔赛议会中，——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批准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并宣布将公民托伦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

总委员会没有可能较早地就这一问题采取措施，因为直到 4 月 25 日才收到上述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决议的原文。

载于 1871 年 4 月 29 日
《东邮报》第 135 号、
1871 年 5 月 14 日《国际
报》第 122 号、1871 年 5
月 24 日《人民国家报》
第 42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 年
莫斯科第二版第 17 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17 卷第 321 页)

① 《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1871年5月2日

……**书记**^①宣读纽约《世界报》上一篇由该报驻巴黎记者奥哈洛伦所写的简讯,这篇文章跟着《巴黎报》学舌,说什么巴黎革命的计划当时是由马克思和另外某些人共同制定的。而且还补充说,似乎这是在霍尔博恩街的一间昏暗的陋室里搞的。 17

公民**哈里斯**说,关于协会的内情,有些局外人倒反而比协会会员知道得多。他曾遇到过一个人,那人吹牛说,似乎他曾和国际的主席在一块吃过饭,而这位主席对巴黎事件的底细全都知道。据那人说,这位主席住在北安普顿广场附近。

公民**荣克**说,这可能指的是他,因为他就住在那一带地方。

公民**哈里斯**说明,他讲的那个人是邮差,名叫纽曼。

公民**荣克**对此回答说,这人是他的一个顾客,是个极蠢的家伙。荣克根本瞧不起他,而且也从来没有和他谈过什么政治问题。现在这个人已经不做邮差了。如果哈里斯下次再遇见他,可以把这番话告诉他……

……公民**恩格斯**告诉大家,马克思由于健康状况不佳,医生让他住到城外去。宣言还没有完全草拟好。恩格斯建议,如果宣言能在下一次总委员会开会前草拟好,那就和过去一样,委托小委员会立即予以发表。

公民**荣克**说,宣言延缓几天倒也好,因为前一天赛拉叶夫人收到巴黎的几封来信,信中可能有重要消息。赛拉叶从圣丹尼发了

① 埃卡留斯。——编者注

七封信，但这里一封也没有收到。那位俄国女士^①来信说，她正在妇女中积极进行宣传工作，每天晚上都举行人数很多的群众大会，并说正在建立一支妇女队伍。报名参加的人数已近五千名。不过现在她的健康状况很糟，以致使她感到似乎活不到这次斗争结束了。

然后将公民恩格斯的建议提付表决，一致通过。

接着公民荣克问道，是否应把那些早已不来参加会议的总委员会委员(如阿普耳加思和奥哲尔)的名字也列到宣言上去。阿普耳加思曾对荣克说过，他被迫辞去联合会书记的职务，而且因为他既然由于自己身体不好而不能再去做工，那末，他在宣言上签名将会不利于他的前途。

18 埃卡留斯建议，这次宣言不必遵照凡是总委员会的正式文件都应有全体委员署名的那项通例。

公民恩格斯反对这个建议。

公民米尔纳也主张按通例办事。

公民哈里斯表示不理解，怎么有人会想到反对在宣言上署名。既然阿普耳加思不愿意，那就不必把他的名字列上去。

公民莫特斯赫德认为，埃卡留斯的建议等于要取消在总委员会的正式文件上应有全体委员署名的那项决议。

埃卡留斯说，他的建议并非要取消这项决议，而只是提议这一次暂不实行。

公民荣克声明说，阿普耳加思曾委托他在总委员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但是他回答阿普耳加思说，阿普耳加思照这样下去很可能要和资产阶级讲交情了。

随后，总委员会委托荣克就这一问题去找阿普耳加思谈谈，委

^① 伊·托马诺夫斯卡娅(德米特里耶娃)。——编者注

托埃卡留斯去找奥哲尔谈谈……

会议报道载于 1871 年
5 月 6 日《东邮报》第
136 号

俄文按《1870—1871 年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 年莫斯科版
刊印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1871 年 5 月 9 日

……然后公民恩格斯宣布说，宣言^①还没有草拟好。公民马克思病得很重，宣言的起草工作使他的病势更加恶化了。但是宣言在星期六可以草拟出来，小委员会可以在下午五时以后的任何时间在马克思那里集会。

公社的一位使者到了伦敦，他带来了一些好消息。公社不得不采取了一些严厉措施来防止没有通行证的人钻到城里来。已经发现凡尔赛的奸细在城里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主攻被击退了。¹⁹凡尔赛的军队打算从国民自卫军的阵地和要塞围墙之间冲进来，但是它现在只能在一个地方，即在它先前已经遭受挫折的那个地方进犯。防御正在加强。公社失去了一块不大的土地，又重新占领了克拉马尔。即使凡尔赛军队占领了要塞的围墙，在围墙后面还有街垒，在这些街垒中将出现前所未见的战斗。这些街垒将第一次用枪炮和组织正规的军队来防卫。交战双方的军队现在接近势均力敌。凡尔赛招不到外省的军队，凡尔赛人不得不把自己的一部分兵力派到外省去维持各城市的秩序。梯也尔甚至不能准许

^① 《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市镇参议会的代表们在波尔多集会讨论政治问题；他不得不援用拿破仑的法律来阻止它¹⁸……

会议报道载于 1871 年
5 月 13 日《东邮报》第
137 号

俄文按《1870—1871 年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 年莫斯科版
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17 卷第 675—676 页）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1871 年 5 月 23 日

……公民**马克思**说明，他由于生病而没有能完成他答应起草的宣言，但他希望，宣言可以在下星期二草拟出来。谈到关于巴黎的斗争问题时，马克思说，他担心结局快要到来了；但是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扮演着梯也尔的宪兵角色的普鲁士人正在帮助镇压巴黎公社。俾斯麦、梯也尔和法夫尔勾结起来密谋消灭巴黎公社；俾斯麦曾在法兰克福肯定地说，梯也尔和法夫尔曾请求他参与此事。结果表明，他本来就打算尽一切可能来帮助他们，只是不用德国士兵的生命来冒险，——这并不是因为当问题涉及到利害关系时他会珍惜人命，而是因为他希望法国更加卑躬屈膝，以便向它提出更多的要求。他允许梯也尔拥有的士兵数目超过协定的规定，但是他只答应向巴黎
20 输送数量有限的粮食。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过去历史的重演。上等阶级过去总是联合起来镇压工人阶级。在十一世纪，法兰西的

骑士和诺曼底的骑士之间发生了战争，当时农民举行了起义。骑士们马上就忘掉了自己的纠纷并且联合起来压制农民运动。为了说明普鲁士人如何执行警察的职务，可以举出一件事实：在普鲁士人所占领的卢昂，有五百人遭到了逮捕，逮捕的借口他们是国际的会员。国际正在引起恐惧。若贝尔伯爵——老古董，1834年的部长，一个以支持采取措施反对报刊而闻名的人物——在法国国民议会上发表了演说，他在这次演说中说道，在恢复秩序之后，政府的首要任务应该是追查国际的活动和打垮国际。

公民罗班报告说，伦敦有一家报纸名为《国际报》（据说是法国警察机关的报纸），该报上出现了一篇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文章。文章中说：

“应当相信，一定有办法把这个协会的会员从欧洲清除掉。顶好把他们迁徙到与人类隔绝的天涯海角去。让他们到那里去实践自己提出的种种理论罢。”

公民布恩指出，我们有些朋友是能够脱险的，但他们无法进入比利时。他认为总委员会应当采取某些措施。

公民恩格斯说，他难以想象，既然国际本身被认为与此事有关连，那在这里还能做些什么呢？

公民马克思说，不妨派人到普兰塔德女士那里去同她商议一下。

公民哈里斯认为，他们必须采取1851年那样的行动¹⁹，每一个协会会员都应尽力而为。

公民荣克认为，可以委托公民特鲁拉夫派人到普兰塔德那里去。

公民布恩问到，有没有从赛拉叶那里得到什么消息。如果发生什么野蛮迫害的情况，总委员会即应提出抗议，反对任何残暴行为。

公民马克思说，我们可以揭露凡尔赛政府的暴行，但不能向它提出抗议，因为这样将意味着去同一个我们称之为强盗政府的政府打交道。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们倒可以做些事情：如召开群众大会或者就这一问题派代表团去找英国政府。

公民韦斯顿同意要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们采取某些行动，要求英国政府出面干预，那可能有所裨益。

公民恩格斯认为，梯也尔有过一个声明可用来作为宣传的依据。当时梯也尔觉得要镇压公社是困难的，他曾许诺宽大为怀，但一当他的军队取得胜利时，就威胁要严加惩处。

公民鲁克拉夫特认为，假如能够唤起真正的工人同情公社，那还将发挥很大的作用。然而有些冒牌首领对什么事都要插手过问，由他们来领导运动，则是完全有害的。他由于生病而未能出席总委员会的会议，但在这段时间内他对总委员会和公社始终是抱同情的。如果工联连这件事也不肯做，那以后任何事情都不能指望他们了。

公民布恩认为，在任何政治运动中想期待工联发挥主动精神是徒劳无益的。

公民黑尔斯担心，在英国报刊对这些事件作了如此严重的歪曲之后，再去号召工联做什么事恐怕就不明智了。工人们对于巴黎事件还没有形成应有的肯定看法。倒不如向民主派呼吁，也许要好一些。

公民布恩提出了得到公民鲁克拉夫特附议的如下建议：

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应当成立一个委员会，设法采取措施去阻止凡尔赛政府的野蛮行动。²⁰

一致通过。

会议于十时四十五分结束。

执行主席 海·荣克

书记 约翰·黑尔斯

会议报道载于 1871 年
5 月 27 日《东邮报》第
139 号

俄文按《1870—1871 年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 年莫斯科版
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17 卷第 677—678 页)

总委员会会议

22

1871 年 5 月 30 日

公民荣克主持会议。

出席会议的总委员会委员有：布列德尼克、布恩、埃卡留斯、恩格斯、黑尔斯、哈里斯、荣克、科尔布、列斯纳、马克思、罗班、斯特普尼、唐森、韦斯顿。经总委员会同意而与会的还有拉萨西，耐格里，梅欧和罗赫纳等公民。

宣读并批准上次会议的记录。

公民荣克报告说，在瑞士举行的代表大会通过了向公社致敬的几项决议^①。

接着公民马克思提交他受总委员会委托写的关于巴黎公社的宣言^②，并宣读全文。

宣读完毕后，公民韦斯顿提议通过宣言。

公民罗班附议。

未有争议，一致通过。

公民布恩建议，用刊印关于战争的两篇宣言的同一号铅字来刊印这篇宣言。

① 见本书第 327—330 页。——编者注

② 《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公民哈里斯附议。

一致通过。

然后公民恩格斯提议将宣言印一千册。

公民列斯纳附议。

一致通过。

会议接纳了公民德龙克尔和冈宁为协会会员。

会议于十一时半结束。

执行主席 海·荣克

书记 约翰·黑尔斯

第一次发表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1941年莫斯科版

俄文按《1870—1871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年莫斯科版刊印

23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1871年6月6日

……执行主席^①报告说，不久前瑞士的法国人支部曾召开代表大会，发表声明声援巴黎公社，全体与会者在声明上签了名。他还收到了舍马莱的来信，舍马莱在公社存在的整个时期因病卧床，在土尔，但他并不赞成托伦的行为，而且和他完全断绝了关系。执行主席接着说，他收到了一封维耳布罗尔^②的来信，据后者看来，那些正在设法摆脱迫害的公社战士们，未必能通过比利时。比利时警察机关业已准备为法国政府效劳。有一天晚上，一批军队和警察在街上列队行进，蓄意向工人挑衅制造冲突，企图以此证明政府镇压同情巴黎兄弟的劳动群众的运动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公社战

① 荣克。——编者注

② 指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编者注

士中有人要留在比利时，则肯定会被捕。对那些即将到布鲁塞尔来的公社战士，应尽快让他们转赴荷兰。公民荣克还说，公社的全权代表之一公民卡迪奥已来到伦敦。

公民莫特斯赫德希望一部分巴黎人能够顺利来到英国。任何内阁都不敢引渡一个依据英国法律而要求避难的流亡者；他希望流亡者将不致落入杀害弗路朗斯的刽子手的手中；他们甚至会在海德公园的坐凳上把人刺死。而他会不指名地提到的那些人，若不是密探，便是一些可能把我们卷入危险事态中去的笨蛋，而这同样是非常糟糕的。

公民哈里斯说，如果莫特斯赫德指的是公民约·约翰逊，那他用脑袋替约翰逊担保。

公民莫特斯赫德说，他所指的那些人，不知分寸，也许还更坏。有的时候的确需要谨慎小心，正象有时候需要勇敢一样。巴黎公社就是由于皮阿及其追随者的冒险主义而失败了。

公民马克思说，总委员会应当与所谓的国际民主协会划清一切界线。这个协会的成立，就是为了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国际工人协会不得不对那些有时简直是很荒唐的做法负责。马克思希望总委员会还要注意到另一种情况，即英国报刊正在散布关于巴黎公社的无耻谰言，这些弥天大谎是法国和普鲁士的警察蓄意制造的，因为他们害怕真相大白于天下。有人硬说米里哀尔是公社最疯狂的委员之一。其实他从来就不是公社委员，但是因为他是巴黎的议员，没有充分的理由，就不能枪毙他。英国报刊为梯也尔帮腔，扮演了警察和警犬的角色。为了替梯也尔的血腥政策辩护，而对公社和国际进行诽谤。报界对于国际的宗旨和原则是很清楚的。报刊上登载过国际在帝国时期在巴黎遭受迫害的消息。报界代表曾出席过国际工人协会的各种代表大会，报纸上也报道过这些代表大会的工作。虽然如此，各报仍然刊登了这样的报道，说加入

国际工人协会的有芬尼亚兄弟会、烧炭党人（已于1830年停止活动）、玛丽安娜社（已于1854年宣布解散）以及其他一些秘密团体。报上仍然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上校汉德逊是否知道据说设在伦敦的总委员会的地址。所以要捏造这一切，只是为了证明对国际采取任何措施都是理所当然的。上等阶级在国际的原则面前感到恐惧。

马克思还想请大家注意马志尼在《现代评论》上写了一篇文章指摘巴黎公社。马志尼一向反对工人运动，这件事并不是象应该的那样为许多人所知道。马志尼曾谴责1848年6月的起义者。路易·勃朗就这一点做了回答，他在当时要比现在勇敢一些。

当负有家室重累的比埃尔·勒鲁在伦敦谋得工作的时候，正是马志尼给他告了密。事实说明，马志尼带着他那套老式的共和主义思想，什么也没有懂得，什么也没有做成。他用他那套民族主义的口号使意大利走上了军事专制。作为抽象概念的国家，对他说来就是一切，而现实存在的社会对他说来毫无意义。人民越快

25 ……由于时间已经不早，公民布列德尼克提议捐款资助公民卡迪奥。

公民莫特斯赫德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或这一类问题还是从协会基金中拨出一笔钱款为好。他提议拨给公民荣克五英镑，用以资助需要帮助的那些流亡者。他完全信赖荣克的审慎。

公民埃卡留斯附议，提议被一致通过……

会议报道载于1871年
6月10日《东邮报》第
141号

俄文按《1870—1871年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年莫斯科版
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17卷第679—680页）

总委员会小委员会会议

1871年6月11日,瑞琴特公园路122号^①

召开小委员会就茹尔·法夫尔6月6日关于国际的通告进行公开答复是否恰当的问题进行讨论。

出席会议的有公民埃卡留斯、恩格斯、马克思、黑尔斯和韦斯顿。

推选公民韦斯顿主持会议,公民恩格斯为书记。

公民恩格斯宣读草拟好的答复^②,一致赞同。

还一致通过决议将该文发送伦敦各家日报。

宣读会议记录并得到一致批准。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约翰·韦斯顿

弗·恩格斯写

第一次发表于《1870—1871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按《1870—1871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刊印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26

1871年6月13日

……然后公民恩格斯报告关于6月11日在瑞琴特公园路122号举行的小委员会开会的情况。会议目的是研究茹尔·法夫尔发

① 弗·恩格斯的住址。——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26—27页。——编者注

出的关于国际的那项通告。出席会议的有公民马克思、恩格斯、黑尔斯、埃卡留斯和韦斯顿。会上通过了下述信件,并决定将它寄发各家日报²¹。信件已经发出,但只有《泰晤士报》把它刊登了;《派尔-麦尔新闻》只摘登了信件的部分内容。恩格斯宣读信件全文如下^①。

致《泰晤士报》编辑

阁下:

1871年6月6日,茹尔·法夫尔向欧洲各国发出了一个通告,号召他们对国际工人协会进行斗争,直到把国际消灭。为了评价这个文件,只要举出几件事实就够了。

在我们章程的前言中已经指出,国际是“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茹尔·法夫尔由于他自己最清楚的原因,把国际成立日期推到1862年以前。

为了解释我们的原则,他就引证“它〈国际〉在1869年3月25日发的传单”。但是他实际上引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并非国际的团体的传单。当他还是一个颇为年轻的律师的时候,为了替被卡贝控以诽谤罪的巴黎《国民报》辩护,他就施展过这种伎俩。当时他硬说他宣读的是卡贝著的小册子中的一些摘录,实际上他宣读的是他自己加进去的一些话。这一欺骗行为在法庭审判时被揭发出来了,要不是卡贝的宽容,茹尔·法夫尔就要受到开除出巴黎律师公会的惩罚。茹尔·法夫尔用来作为国际文件引证的一切文件,没有一件是国际的文件。例如,他说:

27 “如1869年7月在伦敦建立的总委员会所说,同盟宣布自己是无神论的

^① 记录簿上往下是1871年6月13日《泰晤士报》上的剪报。——编者注

团体。”

总委员会从未发表过这一类文件。相反地，它发表了一个正是将同盟即日内瓦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章程——茹尔·法夫尔引证的就是这个章程——宣布为无效的文件。

茹尔·法夫尔在他这个仿佛有一部分也是反对帝国的通告中，从头到尾都只是重复波拿巴检察官所捏造的警察言论来反对国际，这些言论甚至在帝国自己的法庭上就已被驳倒了。

大家知道，国际总委员会在关于前次战争的两篇宣言中（去年7月和9月发表的），揭露了普鲁士对法国的侵略计划。后来，茹尔·法夫尔的私人秘书雷特兰热尔先生曾向总委员会的若干委员请求——自然是徒劳无益——由总委员会发动游行示威来反对俾斯麦，以支持国防政府；同时特别请求他们不要提到共和国。由于预期茹尔·法夫尔将到伦敦来，游行示威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无疑是本着最善良的愿望），然而这是违背总委员会的意愿的，因为总委员会在9月9日的宣言中曾明确地警告过巴黎工人要防范茹尔·法夫尔和他的同僚。

如果国际也向欧洲各国内阁发出一个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请它们特别注意已故的米里哀尔先生在巴黎公布的文件²²，那末这位茹尔·法夫尔将说些什么呢？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

约翰·黑尔新

1871年6月12日于伦敦

海-霍尔博恩街256号^①

小委员会的报告被一致通过。

公民马克思向总委员会建议，如上述信件已指出的那样，就茹 28

^① 剪报到此终止。——编者注

尔·法夫尔问题,发表一项告欧洲各国政府书。诚然,法夫尔曾打算摆脱其外交部长的职务,并传闻他将被任命为上诉法院院长;马克思认为,正是致《泰晤士报》的这封信阻碍了这件事。彻底打倒这个人是我们对巴黎人民应尽的义务。

公民哈里斯在公民韦斯顿的附议下,提出如下建议:向欧洲各国政府发一项通告,提请它们特别注意已故的米里哀尔先生曾在巴黎公布过的有关茹尔·法夫尔的各种文件。

一致通过。

接着宣读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并一致通过决议将宣言付印。

公民马克思说,他同公民恩格斯自出费用为宣言刊登了一则广告;这本小册子的售价是六便士。

公民哈里斯建议给全体议员各寄一份宣言。

公民恩格斯表示反对,认为这种做法是白费钱的事。他认为,有五百名议员是从来 unread 任何东西的,当然他们也不看白给他们的那些蓝皮书,而是往往把它们用作练习手枪射击的靶子。

接着通过一项决议,把宣言寄给下院两党的领袖。

公民荣克在公民列斯纳的附议下,提出如下建议:

给所有的工人组织各寄两份宣言,给工联北明翰理事会和曼彻斯特理事会各寄二十份。

随后又提出一项建议,各工人组织成员能通过总委员会以每本三便士的价格买到宣言,此项建议与上述建议合并。

通过。

公民荣克在公民唐森的附议下,提议发给总委员会每个委员六份宣言,以供散发之用。

公民莫特斯赫德提议也给最进步的自由派各报寄去宣言。

公民恩格斯在公民列斯纳的附议下,建议全权委托小委员会

在必要时将宣言再印一千份。

通过。

……然后总委员会研究解决公民卡迪奥和公民博德里两位巴黎流亡者的问题。卡迪奥在伦敦已住了大约一星期并已领过两英镑十五先令的救济金，他来信要求每周给他一笔钱，其数额足以使他能够过体面的生活；同时还要求给些钱去赎回那些他不得已而典当出去的贵重物品。他认为总委员会应当保证他的经济状况能同他在参加运动之前一样。

公民博德里仅仅要求总委员会在他找到工作之前稍许给予帮助。他曾为公社而战斗，自从巴黎脱险后，走了几夜到达海边，搭上了第一艘开航的船，到加的夫(威尔士)上岸；从那里又步行到伦敦，如今他处境十分困难。总委员会决议给他们两人每人一英镑，并多给博德里十五先令以购买生活必需品……

会议报道载于 1871 年
6 月 17 日《东邮报》第
142 号

俄文按《1870—1871 年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 年莫斯科版
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17 卷第 392—394 页)

总委员会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声明²³

1871 年 6 月 20 日

本协会总委员会为答复贵报 1871 年 6 月 19 日所载关于国际的社论，特委托我通知贵报如下：

贵报将《巴黎报》以及诸如此类报纸所公布的纯系凡尔赛警察捏造的假巴黎宣言同我们的宣言《法兰西内战》混为一谈。

贵报断言：

“在总委员会的宣言中也完全赞同地引证了我报最近引用的比斯利教授的《政治短评》，因而我们现在可以理解，授与前皇帝以社会教主的称号是多么公正。”

但是总委员会在它的宣言中根本没有引证《政治短评》中的任何东西，只是提到了一位作者（他是一位著名的和受人敬重的法国学者）关于参加这次巴黎革命的国际会员的个人品质所作的证明。这同“前皇帝”，同被他拯救的社会有什么关系呢？协会的“纲领”根本不是象贵报所说的那样，即在“七年前”由托伦和奥哲尔两位先生“准备的”。它是由1864年9月28日在朗-爱克街圣马丁堂的公开大会上选出的临时委员会通过的。托伦先生从来不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在草拟这个纲领时他根本不在伦敦。

贵报断言，“米里哀尔”是“最残酷的公社委员之一”。但是米里哀尔从来不是公社委员。

贵报接着说：“我们还应当指出不久以前担任协会主席的阿西，”等等。

阿西从来不是国际的会员，至于“协会主席”一职，早在1867年就被撤销了。

卡·马克思写于1871年
6月20日左右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40年第1版第13卷
第2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年
莫斯科第2版第17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17卷第395—396页）

总委员会给《旗帜报》编辑部的信²⁴

1871年6月20日

您在关于国际的社论（6月19日）中写道：

“在不久前为保卫公社而发表的两个宣言（伦敦的和巴黎的）中，巴黎组

织的宣言具有更真实更坦率的优点”。

对您不幸的是，“巴黎”宣言不是我们在巴黎的组织发表的，而是“凡尔赛的警察”发表的。

您断言：

“伦敦的国际分子同他们的巴黎弟兄同样热烈地主张‘旧社会应当被摧毁，也将被摧毁’。他们把焚毁公共建筑物和枪毙人质说成是‘消灭社会的巨大努力’，这次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将再接再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协会总委员会请您确切地指出，我们宣言的哪一页、哪一行有 31
您强加给我们的那些话：

卡·马克思写于 1871 年
6 月 20 日左右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40 年第 1 版第 13 卷
第 2 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 年
莫斯科第 2 版第 17 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17 卷第 397 页)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²⁵(摘录)

1871 年 6 月 20 日

……公民恩格斯提议暂缓宣读各地来信，以便总委员会能立即着手研究几件紧急的事。

执行主席^①认为应当接受这一提议。

于是公民恩格斯请总委员会注意一封刊登在《每日新闻》上由乔治·杰科布·侯里欧克署名的信²⁶，并宣读已草拟好的复信。他认为有必要公开说明宣言的作者是谁。

① 荣克。——编者注

公民哈里斯同意这项提议。他认为侯里欧克先生对宣言这样批评真是岂有此理。侯里欧克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卑劣之极的下流作家。

公民莫特斯赫德对这封复信表示赞同；但他认为必须对侯里欧克教训一番，提醒提醒他自己说过的那些革命的漂亮话。

公民布恩也赞同这封复信，他同意莫特斯赫德的意见，并且也认为侯里欧克的这封信确是无理之极。

公民奥哲尔予以解释。他对侯里欧克向他提出的关于宣言的问题曾回答说，他没有看过宣言。这的确是事实。他认为象这样的宣言既然事先未经所有应当在宣言上署名的人看过，是不该发表的。

公民荣克说道，这样做是不可能的。究竟应该把宣言在总委员会研究之前就送给大家看呢，还是在研究之后再送给大家看呢？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宣言可能还会有变动，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同样可能有人提出修改意见。

32 公民马克思声明说，总委员会曾特地征询过公民奥哲尔，要不要把他的名字列到宣言上去，当时奥哲尔的回答是要列上去。而当时要把宣言的样稿送给大家看是不可能的。决不能为一个人而改变已定的制度，而这种制度奥哲尔是知道的。假如当时他来参加总委员会会议的话，那他就会听到宣言的全文。现在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的是，宣言上已列上了奥哲尔的名字。

公民布恩认为，这是奥哲尔自己的过错。他本该象总委员会其他委员一样尽到自己的职责。

公民奥哲尔说，他不愿意受别人的指使行事。如果马克思博士的走卒们喜欢这样做的话，谁也不会去妨碍他们，但他可不同意这样做。

公民巴特里对这样的说法提出抗议，他既不是公民奥哲尔的

走卒，更不是马克思博士的走卒，他根本就没有打算成为哪一个人的走卒。

公民布恩和布列德尼克对公民奥哲尔的那种说法也表示抗议。

公民鲁克拉夫特问道，在宣言上漏列了几个委员的名字，这是谁的责任？

书记^①对大家说，据他所知，一个名字也没有漏掉，只是阿普耳加思的名字除外，因为他已表示要与总委员会断绝关系。

公民鲁克拉夫特说，总委员会原应通知各个委员在什么时候讨论宣言。现在宣言中有许多论点是他所反对的。国际竟为那些干了罪恶行径的匪徒们辩护，为那些并非属于国际的匪徒们辩护。他不认为杀人放火是合法的行为。他想要书记说明，书记有什么权利把那些甚至连宣言见都没有见过的委员的名字当作似乎是他们自己的签字而列到宣言上去。要么书记已当了某些人手中的工具，要么就应受到指摘。

书记指出，从公民鲁克拉夫特的批评看来，他根本没有看过宣言，就在指摘宣言了；书记当即递给他一份宣言，同时指出，在宣言上印了这些委员的名字并不等于他们在宣言上签了名。使他感到奇怪的是公民鲁克拉夫特的见解竟如此前后不一，鲁克拉夫特曾经比谁都坚决主张总委员会应在其各种文件上列上全体委员的名字，并建议其他组织在各种情况下都要照此办理，然而如今却对此抱怨起来了。 33

公民鲁克拉夫特对书记表示道歉并承认自己有错，他确实没有看过宣言，他对宣言的印象不过是从报纸上来的。然而，既然他不同意这项宣言，他要求将他的名字从总委员会的委员名单中

^① 黑尔斯。——编者注

去掉。

公民奥哲尔说,他原不打算退出总委员会,但由于总委员会已听不进任何意见,因此他也要求将他的名字去掉。

公民莫特斯赫德对事情竟弄到这般地步表示遗憾。对于奥哲尔,他认为是伦敦工人的领袖,因而希望他还能留在总委员会中。至于对鲁克拉夫特,他只能表示惊奇;他万万没有想到,鲁克拉夫特竟会批评宣言的措辞过激;要知道他曾经使用过的一些辞句比现在宣言上所写的要激烈得多。他认为,这样的转变是由于鲁克拉夫特在市政厅举行的会议上同一些贵族们接触以后才引起的²⁷。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他只有希望鲁克拉夫特进到议会中去,从而使工人们彻底地摆脱他的影响。

接着公民鲁克拉夫特和奥哲尔离开会场。

然后将提议交付表决并一致批准复信全文如下^①:

侯里欧克先生和国际工人协会 致《每日新闻》编辑

阁下: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托我就《每日新闻》星期二所载乔治·杰科布·侯里欧克先生的信,作如下声明:

1. 关于说总委员会发表的宣言“会在凡尔赛造成有人被处死或放逐的后果”的謬言,总委员会认为它的巴黎朋友们对于这一点会比侯里欧克先生判断得更正确。

2. 总委员会所发表的一切正式文件都由全体委员(不论出席的或缺席的)署名,是总委员会的通例。

^① 记录簿上下接 1871 年 6 月 23 日《每日新闻》的一份剪报。——编者注

3. 至于说什么这篇宣言

“虽然显系经过某个萨克森人或克尔特人的润色，但决非出自英国人的手笔”。

总委员会提请注意，国际性组织的文献自然不能带有哪一个民族的特色。况且总委员会在这一点上也并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宣言以及以前总委员会所发表的许多文件，都是由德国通讯书记卡尔·马克思博士起草的。宣言是一致通过的，也没有经过任何人润色。

4. 去年，乔治·杰科布·侯里欧克曾自荐为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但遭到了否决。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

约翰·黑尔斯

6月21日于伦敦海-霍尔
博恩街256号^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17卷第398页)

然后公民马克思提议将另一封信寄给《观察家》和《旁观者》²⁸，揭露冒充国际巴黎支部所发表的几篇宣言。所有这些宣言全系凡尔赛警察所伪造。

公民布恩附议。一致通过。

公民莫特斯赫德说，他要去会见一家内容丰富并受人重视的周报的编辑。这位编辑希望给他提供材料，使他能根据这些材料写一篇文章替国际辩护。

^① 剪报到此终止。——编者注

公民马克思在公民柯恩的支持下提出一项建议：委托莫特斯赫德和恩格斯两人去会见上述那位编辑。

一致通过。

然后总委员会转而讨论救济流亡者的问题。

公民马克思在讨论前交出六英镑，这笔钱是原定救济流亡者用的。

公民卡迪奥对他自己每星期都不得不到总委员会来这一点表示不满。他认为，总委员会应该对他多帮些忙。

公民博德里说，他是来感谢总委员会对他的慷慨资助的，并说他打算离开伦敦去找工作。然后他给大家介绍两位曾为公社而战斗的意大利公民。

稍经讨论之后，通过决议给新到的流亡者（共四人）一英镑，而给卡迪奥和博德里每人十五先令……

会议报道载于 1871 年
6 月 24 日《东邮报》第
143 号

俄文按《1870—1871 年 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 年 莫斯科版
刊印

总委员会会议报道（摘录）

1871 年 6 月 20 日

公民马克思满意地指出，大陆上的工人们已公开发表对公社的看法。在日内瓦、布鲁塞尔、慕尼黑、维也纳以及柏林都召开了大会，谴责梯也尔和法夫尔的血腥暴行。马克思还提请总委员会注意在一些法国报纸上所登的强加于国际巴黎支部的一系列所谓宣言。这些宣言全系法国警察所伪造，目的是想使一些粗心大意的

人落入圈套；这表明，卑鄙的政府已经堕落到何等下流的地步。

载于 1871 年 6 月 24 日
《东邮报》第 143 号

俄文按《1870—1871 年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 年莫斯科版
刊印

总委员会给《旁观者》和《观察家》 编辑部的信

1871 年 6 月 20 日

阁下：

如果您公布这一事实，即目前充斥于英国报刊的巴黎的一切假宣言和“国际”的其他出版物（它们首先刊载于臭名远扬的《巴黎报》）无例外地都是凡尔赛的警察捏造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将十分感激。

我仍然是……

弗·恩格斯写于 1871 年
6 月 21 日左右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40 年第 1 版第 13 卷
第 2 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 年
莫斯科第 2 版第 17 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17 卷第 400 页）

总委员会会议²⁹

1871 年 6 月 27 日

36

出席会议的总委员会委员有：公民布恩、埃卡留斯、恩格斯、黑尔斯、哈里斯、荣克、列斯纳、马克思、莫特斯赫德、米尔纳、普芬德、

吕耳、泰勒、唐森和韦斯顿。

公民里沙尔和布莱纳被接收为协会会员。

公民恩格斯提议委托小委员会研究流亡者所提出的请求并且给予他们帮助。为此，小委员会可于每星期六晚上在总委员会办公地点集会。现在这项工作占去了太多的时间。

公民荣克附议。他认为，用不着总委员会来处理这类问题。参加总委员会会议的只能是既定的人员。

建议被一致通过。

然后公民马克思提议选举总委员会委员。在宣言再版时将不得不去掉一些人的名字，假如能选得出新委员来的话，最好把新委员的名字补上去。

公民恩格斯支持这项建议。一致通过。

公民泰勒和约翰·罗奇被选为总委员会委员，对公民麦克唐奈的选举延期进行。

然后公民恩格斯提请总委员会注意登载在《每日新闻》上由本·鲁克拉夫特和乔·杰·侯里欧克署名的两封信，并建议予以答复。他认为，鲁克拉夫特在承认了自己没有看过宣言之后，这次变得胆怯心虚了。

公民布恩同意这项建议，认为必须揭露这类人的两面派的伎俩。

公民莫特斯赫德说，侯里欧克正企图设法摆脱尴尬的处境。大家十分清楚，侯里欧克曾力图进入总委员会并参加代表大会，这在他本人该是记忆犹新的。侯里欧克之所以想进入总委员会，是为了弄块招牌。莫特斯赫德可以满意地说，由于他的作用侯里欧克没能成功。至于说鲁克拉夫特，此人的行为并未使他惊奇，因为鲁克拉夫特做事从不周密考虑，一向以轻率闻名。而奥哲尔可就使他感到惊异了。从《电讯》的报道看来，奥哲尔与鲁克拉夫特一

样，业已声明脱离总委员会。他提议，除了同意他们辞职之外，还³⁷应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公民哈里斯支持此项建议。奥哲尔遍跑各报，兜售乌七八糟的文章。现在该是工人们摆脱这些所谓首领的影响的时候了。

公民唐森希望能通过这一决议。他耳闻奥哲尔对国际进行攻击。

公民马克思说，奥哲尔行动怯懦。他十分狡猾，不会象鲁克拉夫特那样行事。他在背地里行动，想讨好资产阶级，而同时又不得罪工人阶级。

以上两项决议被一致通过。还批准了供报刊发表的一封信，全文如下^①。

致《每日新闻》编辑³⁰

阁下：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全权委托我来答复贵报星期一所载乔·杰·侯里欧克和本·鲁克拉夫特两位先生的信。从总委员会会议记录上可以看到，侯里欧克先生曾获准参加1869年11月16日总委员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表示希望成为总委员会委员，并希望参加应于1870年9月在巴黎举行的最近一次国际工人协会全协会代表大会。侯里欧克先生退席后，约翰·韦斯顿先生提出他作为总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但是这一提议所引起的反应，使韦斯顿先生没有坚持自己的建议，而将它撤回了。至于鲁克拉夫特先生声称，在批准宣言时，他未出席会议，对此我应当指出，鲁克拉夫特先生曾出席1871年5月23日举行的总委员会会议，当时

^① 往下是1871年6月29日《每日新闻》的剪报。——编者注

曾正式宣布，宣言《法兰西内战》的草案将于5月30日的应届总委员会会议上予以宣读和讨论。因此鲁克拉夫特先生完全有可能决定，他是否要出席有关这个问题的会议。他不仅知道，按照总委员会的通例，总委员会的正式文件都由全体委员署名，不论他们出席与否，而且他还是这个通例的最热烈的拥护者之一，他曾不止一次地发言反对破坏这一通例的企图；而且就在5月23日他还和别人一起反对了这样的企图。那时他出自本意地告诉总委员会说，“他完全同情巴黎公社”。在6月20日星期二晚上举行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鲁克拉夫特先生不得不承认，甚至到这时他还没有读过宣言，只是根据报刊上的评论来判断它。关于奥哲尔先生的反驳，我只能这样说：曾经专门去找过他并告诉过他总委员会最近要发表宣言；我们曾经问过他，他是否反对在宣言上有他的署名，他的回答是“不反对”。让社会舆论自己去作结论罢。我还能补充一点，总委员会已一致接受了鲁克拉夫特和奥哲尔两位先生的辞职。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

约翰·黑尔

于伦敦海-霍尔博恩街256号^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17卷第403—404页)

然后公民马克思提请注意一个情况，即他给《每日新闻》寄去了一封信，而此信在刊登时竟被歪曲了。这表明英国报刊已和大陆上的报刊一样卑鄙。他随即交给书记一封信供《东邮报》发表³¹。

^① 剪报到此终止。——编者注

信的全文如下：^①

阁下：

由三十人以上组成的总委员会，当然不可能自己直接草拟它的文件。它不得不将这一工作委托给委员会的这个或那个委员，而自己保留有否决文件或修改文件的权利。我写的《法兰西内战》这一宣言曾由国际总委员会一致通过，因而它是表达总委员会观点的正式文件。至于对茹尔·法夫尔之流的个人指责，则是另一回事。在这个问题上，总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只得信赖我的正直。所以我支持一位总委员会委员^②的建议，要约翰·黑尔斯先生在他给侯里欧克先生的回信中说明我是宣言的作者^③。对这些指责，只由我一个人承担责任，我在此建议茹尔·法夫尔之流向法院控³⁹诉我诬蔑他们。鲁埃林·戴维斯先生在他的信中写道：

“读到法国人彼此间这样随便地指责对方的人格卑鄙，真令人失望。”

这种教训人的话，不是带有曾经常受到威廉·科贝特嘲笑的英国人身上的那种假自负的味道吗？法国的 *petite presse* [下流报纸] 为警察服务，捏造最卑鄙的谣言诽谤公社战士——被枪杀的、被俘的或是隐藏起来的公社战士，英国报纸虽然表面上轻视 *petite presse*，但是迄今还在重复这种诽谤，请问鲁埃林·戴维斯先生，这两种报纸哪一种更坏？例如，正是在英国，而不是在法国，可以压制象戴维·乌尔卡尔特先生这样的人在整整四分之一世纪内对已故的帕麦斯顿勋爵所提出的如此严厉的指责，要知道，在这

① 记录簿上往下是 1871 年 7 月 1 日《东邮报》第 144 号上的一份剪报。——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编者注

③ 见本书第 34 页。——编者注

件事上,有失体面的不是法国人。^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17卷第401—402页)

公民**韦斯顿**在公民**布恩**的附议下,提议将公民**里沙尔**选为总委员会委员。

接着公民**马克思**告诉大家,宣言第一版业已售完,建议再版两千份,并将售价降为两便士。他还建议就再版宣言印一个广告单³²。现在必须使宣言在工人中尽可能地广为传播。他还想建议把发表在《泰晤士报》上针对**茹尔·法夫尔**那项通告而写的一封信作为宣言的注释一并刊印。

公民**恩格斯**附议,于是建议被一致通过。

尔后就总委员会的财务情况简短地交换了意见,并决定建立救济流亡者基金。

40 公民**马克思**又交出四英镑作为这种基金,公民**荣克**拿出二英镑(系公民**拉甫罗夫**寄来)。

总委员会会议于十一时结束。

会议报道载于1871年
7月1日《东报》第
144号

俄文按《1870—1871年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年莫斯科版
刊印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1871年7月4日

……公民**马克思**宣读协会美国中央委员会的来信。有一部分

^① 剪报到此终止。——编者注

宾夕法尼亚州的矿工还在罢工，上工的工人们则把自己的工资与罢工者分用。油漆工人和泥水工人则效法“圣克里斯平的子孙们”（制鞋工人的自称）组织起来了。印刷工人同盟在巴尔的摩刚刚开过代表大会。在华盛顿，有色种族工人举行了大罢工，但由于白种工人的上工，罢工遭到失败。民主派的首领们忙于从全国劳工同盟的纲领中搬来几条最重要的条文，但是根据一般的看法，组织一个具有工人纲领的工人党所必需的因素已经具备了。这几乎肯定将能办到。北美中央委员会目前代表十个支部，而且每周都在建立新的支部。有两个支部新近在旧金山和圣路易斯建立。现正打算召开一个住在纽约的协会会员的全体大会，来表明他们对1848年六月起义和1871年斗争的态度；并已向合众国所有工人团体和工联发出了一项呼吁书，号召他们加入国际。

公民马克思报告说，曾在巴黎住了十六年的原《电讯》驻巴黎记者罗伯特·里德先生现打算到英国各地去作关于巴黎公社的讲演。马克思在和他作过一次谈话后表示相信，里德的活动将对国际有益。因此他建议交给里德先生五百份宣言^①，请他代售，并给他百分之三十五的酬金。

公民恩格斯支持这项建议；他相信，里德将会很好地工作。里德曾经告诉过他们几桩很有意义的事实，这些事实证实了英国报刊对公社曾起过卑鄙的作用。《电讯》常常把他所寄去的信件和电报内容整段整段地删去，就是因为这里面报道了一些肯定公社的确切事实。

公民哈里斯支持这个建议。应当让人们知道事实真相。而象沃尔弗这类人，总是千方百计地污蔑公社。

公民韦斯顿完全赞同：必须使宣言为大家所知道。根据他的

^① 《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意见,最好的办法就是实施上述提议。

接着将此项提议付诸表决,一致通过。

公民马克思希望总委员会注意公民哈里斯所谈及的问题,即马志尼前秘书沃尔弗少校的行为。今年3月16日,沃尔弗在出席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时曾宣称,他和总委员会有联系,但又说,总委员会过于消极,而国际则革命性欠强。可恰恰就是这个人,曾经辱骂公社。顺便讲一句,公民提巴尔迪还要说一桩他晓得的事情。

接着公民提巴尔迪用法语讲了几句,并将一份声明交给总委员会。声明宣读之后,交给书记^①送《东邮报》发表。^②

公民提巴尔迪说,当9月4日发生革命的那一天,他在伦敦,但是当他收到了甘必大发来的电报之后就立即出发到巴黎去了。到达之后,国防政府委任他指挥一个营。10月28日他在该营副官比夫先生陪同下走访了财政部,当时副官让他看一本秘密警察的簿册(秘密基金簿)上所记载的一些东西,这本东西是寄给财政部审查的。在这些记载当中,沃尔弗先生的名字出现了好几次,并注明他是拉格朗日的通讯员、马志尼的秘书。就在这些账册中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鲁·沃尔弗先生每月领取一千法郎,而且每收一笔款都有具领人的签名。10月31日,当时的警察局长埃德蒙·亚当先生的主任秘书来找他(提巴尔迪),并给他看了几个完全足以证实沃尔弗进行特务活动的确凿文件;秘书补充说,他们正在寻找这个鲁·沃尔弗,因为他犯有重大嫌疑,怀疑他在比埃特里先生停发他的津贴费之后,开始充当普鲁士人的密探。而他隐匿起来了,从而避开了已经开始的追查。今年2月份,沃尔弗曾来找提巴

① 黑尔斯。——编者注

② 往下记录簿上是1871年7月8日《东邮报》第145号的一份剪报。——编者注

尔迪,但提巴尔迪甚至不许他跨进家门,并在话中点出了他那可耻的行当。沃尔弗没有想要辩解,只是脸色发白。对古斯达夫·弗路朗斯也曾同样告诫过,希望他不要同沃尔弗有任何来往,弗路朗斯也就这样做了^①。

公民赛拉叶证实,关于沃尔弗的特务活动,公民提巴尔迪所说的都是事实,当他任公社委员时,他见到过上面所提及的那本簿册以及内中的记载。这绝对不会错——沃尔弗的薪俸,正如公民提巴尔迪所说,是每月一千法郎,即四十个英镑。这是密探的最高薪额。

公民荣克转述了公民萨维奥说的话,他也对荣克说过,他曾看到过那本簿册以及上述的那些记载。

尔后公民马克思说,虽然他已给《派尔-麦尔新闻》写过信并自己承担了指责法夫尔的全部责任,但该报仍然把这些指责说成是诬蔑。因而他致函编辑,把编辑本人称为诬蔑者^②。经过这么一番周折,该报才不得不刊登这一指责的全文。

公民恩格斯宣称,鉴于已经查明的情况,他将同《派尔-麦尔新闻》断绝联系……

会议报道载于 1871 年
7 月 8 日《东邮报》第
145 号

俄文按《1870—1871 年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 年莫斯科版
刊印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1871 年 7 月 11 日

……然后马克思博士建议暂缓宣读各地来信,以便总委员会

^① 剪报到此终止。——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 88 页。——编者注

能先办一些急事。

此建议被采纳。

43 马克思博士说,在座的有一位拉姆利先生,他是将要为阿西辩护的那位律师^①的代理人。他曾写信向总委员会提出了几个问题,并希望得到答复。他在这封信中说,巴黎各报都刊登了一封信,说阿西是奸细,而此信似乎是马克思博士所写。鉴于警察局已利用这个文件来反对阿西,所以弄清这一文件的真伪至为重要。信中接着说,尽管阿西已被关进一间单人囚房,但他还是收到了一封来自沃信的密码信,信中写的尽是各种各样的荒唐事,例如说,要焚毁英法两国的主要城市。那位律师问道,国际在过去来往信札中究竟有否使用密码。公民马克思声称,以上两个信件均系法国警察所伪造,而且只不过是一整套诸如此类的伪造文件中的一部分而已。国际根本没有必要使用密码。马克思已和赛拉叶商讨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有必要向各报发送两项声明,一则以马克思的名义发表,另一则以赛拉叶的名义发表。这两项声明已经草拟好了。他随即宣读声明的草稿。经公民哈里斯提议并得到公民恩格斯的附议,声明为大家所一致批准。

公民马克思和赛拉叶在两项声明上签了字,盖了总委员会的正式印章,最后由书记签署……

……书记^②报告说,7月7日星期五晚上小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分析研究了在公社被凡尔赛军队围困期间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的行为。起草了一份告国际美国中央委员会书,内容包括两个声明,文本尚须提交总委员会审阅。

然后公民马克思宣读该项宣言^③,同时指出,两个声明不容改

① 比果。——编者注

② 黑尔斯。——编者注

③ 见本书第45—49页。——编者注

动,因为发表声明的两位公民^①对所写内容的正确性负责,并准备在必要时立誓证实自己说过的话。

公民**巴特里**在得到公民**列斯纳**的赞同下提议通过此项宣言和小委员会的报告。

一致通过。

公民**马克思**提请总委员会注意一事实,即《晨报》从《巴黎报》上转载了一封仿佛是他所写的信,同时为这封信发表了一篇文章,把这封假信说成是真的。根据**马克思**的意见,务必给予驳斥,以证明上述信件是伪造的^②。

马克思还说,内务大臣**普鲁斯**先生的私人秘书**拉特森**先生给他来信,要求寄给国际发表的所有文件。文件业已寄去……

……公民**马克思**提议,破例不按通常提出候选人的选举办法立即选举公民**罗沙**。公民**罗沙**目前是流亡者,曾经是巴黎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公民**列斯纳**附议,提议被一致通过。

然后公民**恩格斯**在公民**哈里斯**的赞同下提议将公民**罗沙**选为总委员会委员。

一致通过……

……公民**马克思**报告说,美因兹的工人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群众大会,并一致表示拥护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

执行主席 乔治·哈里斯

书记 约翰·黑尔斯

会议报道载于 1871 年
7 月 15 日《东邮报》第
146 号

俄文按《1870—1871 年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 年莫斯科版
刊印

① 里德和赛拉叶。——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 93—94 页。——编者注

总委员会会议报道(摘录)

1871年7月11日

……马克思博士无情地揭露这两个文件^① 纯系警察所伪造，并指出，它们仅仅是警察所编造的一整套假文件中的一部分而已。凡尔赛政府不敢攻击国际的原则而竟采取了伪造文件这样的卑劣手法，妄图制造反对协会的舆论，继而寻找借口迫害其成员。国际
45 不同于它的那些诽谤者，从不隐瞒自己的作为。它无须使用密码这类东西，而且也从未使用过。国际是十分明智的，决不会去破坏原应属于生产者所有的财产……

载于 1871 年 7 月 15 日
《东邮报》第 146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

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³³

致纽约国际工人协会

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

公民们：

协会总委员会认为有责任把有关美国大使华施贝恩先生在法国国内战争时期的行为的材料印发给你们。

下列声明是罗伯特·里德先生发表的，他是苏格兰人，在巴黎住了十七年，在国内战争时期曾任伦敦《每日电讯》和《纽约先驱

^① 指用来控告阿西的两个伪造文件。见本书第 43 页。——编者注

报》的记者。应该顺便指出,《每日电讯》为了凡尔赛政府的利益,竟把里德先生寄给该报的那些简短的电讯报道也歪曲了。

目前正在英国的里德先生准备以 affidavit^①的形式来证实他的声明。

“警报声混杂着大炮的轰隆声,整夜不息。无法安睡。我在想,欧美的代表们在哪里呢?他们岂能眼看着无辜鲜血汇流成河而不设法调解一下吗?想到这里,我再也不能平静下来,我知道华施贝恩先生住在城里,于是决定马上去见他。这大概是4月17日的事;不过,确切的日期可以从我给莱昂斯勋爵的信中查出来,因为我在当天就给他写了信。当我动身去华施贝恩先生官邸,穿过爱丽舍园街的时候,途中碰到许多救护马车,满载着伤兵和垂死的人。炮弹在凯旋门周围爆炸,梯也尔的一长串牺牲者名单上又加上了许多无辜者。 46

到了歇奥街95号,我就问看门人,去见美国大使怎么走法,于是我被领到二楼。在巴黎,楼梯或你的住宅所在的那层楼几乎可以一丝不差地说明你的财产状况和社会地位;这是一种社会气压表。在窗户面向大街的第一层楼的住宅里,可以找到侯爵,而在窗户面向院子的第五层楼上,可以看到贫寒的工匠;把他们隔开的楼梯说明了他们之间存在的社会鸿沟。我在上楼的时候,没有看见穿红色便服和长筒丝袜的健壮的仆人,我就想:‘是呀!美国人是不乱花钱的,而我们简直是铺张浪费。’

走进秘书的房间时,我问华施贝恩先生在不在。‘您想见到他本人吗?’——‘是的。’秘书通报了我的来访,于是我被领去见他。他懒洋洋地坐在安乐椅上读着报。我以为他会站起来,但他继续坐在那里,没有放下报纸。在一个人们通常是彬彬有礼的国家里,这种行为是极不礼貌的。

我对华施贝恩先生说,要是我们不设法进行调解,那从我们方面说来,是不人道的。无论如何,我们有义务试一试;而且这样做的时机似乎特别有利,因为当时普鲁士人坚决要求凡尔赛对问题作最终解决。美英共同施加影响将大大有利于和平。

华施贝恩先生回答说:‘巴黎人都是些暴徒,让他们放下武器吧;’我反驳说,国民自卫军有拿起武器的合法权利,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当人道精神被

^① 向法官提出的声明,等于宣过誓的证词。——编者注

侮辱的时候，文明世界有权利干预，所以我请求您在这件事上同莱昂斯勋爵合作。华施贝恩先生说：‘这些凡尔赛人什么也不愿意听。’我说：‘如果他们拒绝，那他们将负道义上的责任。’华施贝恩先生说：‘我并不这样认为。在这方面我什么也不能做。你最好还是亲自去见莱昂斯勋爵吧。’

我们的会见就这样结束了。我大失所望地离开了华施贝恩先生。我发现他是一位无礼而傲慢的人，完全没有民主共和国的代表所应有的兄弟感
47 情。当考莱勋爵任我国驻法国代表时，我曾有幸同他交谈过两次。他那坦白而亲切的态度，同这位美国大使冷冰冰的、傲慢的、摹仿贵族式的语调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我同时也劝莱昂斯勋爵，为了人道，英国有责任尽力促进和解，因为我相信，只要不列颠政府不愿受到一切人道者的咒骂，它就不能对象克拉马尔车站和木兰—萨克的大屠杀那样的兽行漠然视之，更不用说讷伊的惨状了。莱昂斯勋爵通过他的秘书爱德华·马利特先生口头回答我说，他已把我的信送交政府了，并且今后也愿意转交我对这个问题的任何其他有关报道。当时情况对于进行调解特别有利，只要我国政府那时施加自己的影响，就不致于发生巴黎的大屠杀。如果不列颠政府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无论如何这不是莱昂斯勋爵的过错。

我们还是回过来谈华施贝恩先生吧。5月24日，星期三早晨，我路过卡普勤林荫道，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回过头去，看见是霍萨特博士，他站在华施贝恩先生旁边，华施贝恩先生当时坐在敞篷马车上，周围围了一大群美国人。寒暄之后，我就同霍萨特博士谈起来了。话题很快就转到周围发生的可怕事件；华施贝恩先生带着相信自己正确的神情，对我说道：‘凡是公社战士和一切同情公社的人，都要枪毙。’唉，我知道，他们杀害老人和小孩，只因为这些人的全部罪状就在于同情公社，但我没有料想到会从华施贝恩先生嘴里半正式地听到这一点；然而，当他重复这一句残忍的话时，他还有时间去救大主教哩。”³⁴

二

“5月24日，华施贝恩先生的秘书出席了在第十一区区政府召开的公社

会议，他带来了普鲁士人关于在下列条件下调解凡尔赛人同公社战士之间的纷争的建议：

停止军事行动；

公社和国民议会双方都进行改选；

凡尔赛军队撤离巴黎，驻扎在防御工事及其周围；

国民自卫军继续守卫巴黎；

凡过去或现在在公社军队中服役的人，不应受到任何惩处。

公社在非常会议上接受了这些建议，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即必须给法国两个月的期限，以便准备制宪议会的普选。

同美国大使馆的秘书还举行了第二次会面。公社在5月25日早晨的会议上，决定派五名公民——其中包括韦莫雷耳、德勒克吕兹和阿尔诺德——作为全权代表，前往文森，根据华施贝恩先生的秘书的通知，普鲁士代表就在那里。但是，到了文森城门口，国民自卫军的哨兵不准这个代表团过去。由于同美国大使馆的那位秘书又举行了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会面，公民阿尔诺德才从他那里得到了通行证，于5月26日前往圣丹尼，但是他在那里……也没有受到普鲁士人的接待。

美国的这种干预的结果（这种干预使人相信普鲁士人会恢复中立态度，相信他们有意充当交战双方的调解人），是防线在最紧要的关头瘫痪了两天。虽然为了使这次谈判能严守秘密，曾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但是国民自卫军的士兵们很快就知道了这次谈判，他们完全相信普鲁士的中立态度，跑到了普鲁士阵线方面去，当了俘虏。大家都知道，普鲁士人如何卑鄙地利用了这种轻信行为；有一部分逃跑的被他们的哨兵枪杀了，而被俘的则引渡给凡尔赛政府。

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华施贝恩先生一直不断地通过他的秘书要公社相信，他是热烈同情公社的，似乎只是由于他的外交官身分才使他不便公开表示这种同情，并且要公社相信，他是坚决谴责凡尔赛政府的。”

第二个声明是巴黎公社的一位委员^①写的，他也象里德先生一样，准备在必要时以 affidavit 的形式来证实这个声明。

^① 奥·赛拉叶。——编者注

为了全面地评价华施贝恩先生的行为，必须把里德先生和巴黎公社委员的这两份指出同一计谋的两个方面的声明联系起来看。一方面华施贝恩先生对里德先生说，公社战士都是名副其实的“暴徒”；另一方面他又要公社相信他同情公社的事业，相信他看不起凡尔赛政府。就在5月24日这一天，他一方面当着霍萨特博士和许多美国人的面，对里德先生说，不仅公社战士，甚至连一般同情公社战士的人都将无条件地被处死；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他的秘书通知公社，不仅公社委员，而且连公社军队的全体战士都能保全生命。

亲爱的公民们，我们请你们把这些事实告诉美国的工人阶级，要他们来决定，华施贝恩先生是否是美利坚共和国的合适代表。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马·詹·布恩	弗·布列德尼克	G.H.巴特里
凯希耳	威廉·黑尔斯	科尔布
弗·列斯纳	乔治·米尔纳	托·莫特斯赫德
查·默里	帕·麦克唐奈	普芬德
约翰·罗奇	吕耳	萨德勒
考威尔·斯特普尼	阿尔弗勒德·泰勒	威·唐森

通讯书记

欧仁·杜邦——法国；卡尔·马克思——德国和荷兰；弗·恩格斯——比利时和西班牙；海·荣克——瑞士；P.卓瓦基尼——意大利；捷维·莫里斯——匈牙利；安东尼·扎比茨基——波兰；詹姆斯·柯恩——丹麦；约·格·埃卡留斯——美国

执行主席 海尔曼·荣克

财务委员 约翰·韦斯顿

财务书记 乔治·哈里斯

总书记 约翰·黑尔斯

1871年7月11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尔博恩街 256 号

卡·马克思写

1871年7月13日左右印成
传单，并载于1871年7—9
月国际的许多机关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年
莫斯科第2版第17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17卷第411—415页)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50

1871年7月18日

……接着公民荣克提议总委员会代行财务委员会的职能。

提议被通过。

荣克报告，救济流亡者基金几乎用尽，而对基金的需要仍在继续增加；许多人以前不申请救济，现在却在请求帮助，而新到的流亡者天天有。

公民恩格斯提议，由书记写信给已经捐助过的人，并且再呼吁捐助。

提议被通过。

公民布恩在公民布列德尼克附议下，提议从总委员会经费中垫付五英镑为救济流亡者基金。

一致通过。

公民莫特斯赫德提议派一个代表团，于最近这个星期五到议会侧厅访问下院某些议员；他认为，通过这条途径有可能弄到一笔钱。

公民恩格斯在公民布恩附议下，提议由布列德尼克、布恩、巴

71

特里、黑尔斯、哈里斯和荣克组成这个代表团。

一致通过。

公民布恩通知总委员会，他打算提出如下建议：总委员会应该商讨一下在切林-克罗斯剧院为流亡者举行专场义演是否合适的问题。他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筹集到一笔钱……

……公民恩格斯报告，宣言《法兰西内战》已用荷兰文、德文和法文翻译出版，而且它的法译文还在比利时和瑞士两地都发表了。翻译成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俄文的工作正在进行，很快就会完成³⁵。

公民赛拉叶提请注意，奥哲尔先生在英国各地讲演中自称为国际的创始人和国际第一篇宣言的撰写者。赛拉叶认为，这件事应该引起总委员会的注意。奥哲尔的行为与托伦的行为相类似，托伦从国际开小差之后，居然打算写国际的历史。

61 公民哈里斯希望总委员会处理这件事，一定要揭穿奥哲尔的所作所为，从而使他感到他绝不是理性的化身。

公民马克思说道，奥哲尔同起草《成立宣言》毫无关系。那篇宣言是他亲自写成的。奥哲尔只起草了致托伦及其朋友的呼吁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呼吁书写好后加了个奥哲尔的名字而已），但这也是在国际成立之前的事。《成立宣言》是国际的第一篇宣言，并且是在圣马丁堂群众大会上^{①36}。

公民莫特斯赫德对奥哲尔的背叛行为表示遗憾，并认为奥哲尔做事都是有意图的。奥哲尔为人十分小心，是不会冒失行事的，因此莫特斯赫德担心他是否抱有某种特殊的目的。如果仔细地看看奥哲尔的讲演，就会发现，凡是带有社会性质的问题，他都与之划清界限，并且表示赞成纯粹共和派的观点。看来奥哲尔之所以

① 记录中此处勾去“通过的”一词。——编者注

这样做，是为了讨好他的庇护者们，因为他当然是不会白干的；既然有人出过钱，出钱者必有所得。

某些议员发起的共和运动，现在正在进行准备工作，但是议员们所需要的只是改变政体，因为改为共和国后他们就有可能当部长了。至于莫特斯赫德，他说，如果只是为了简单地改变一下名称，他连手指都不愿动一下。他认为从单纯行政观点来看，英国人已经有一个最廉价的共和国。国际倒需要就此问题发表一项呼吁书，否则公众的兴趣可能会减弱。

公民黑尔斯赞同公民莫特斯赫德的意见，他说，如果总委员会发表一项告英国人民书，指出纯粹共和派的原则同国际的目标之间的区别，则是十分恰当的。

公民马克思希望向总委员会说明一件事，这件事照他的看法是不应该忽视的。大家知道，总委员会建立了救济流亡者基金，并且确实在帮助穷困的流亡者。但是，这类活动不能放任自流。勒·吕贝和拉塔齐在布莱德洛的支持下搞了一个委员会，还出了一个通篇都是撒谎和捏造的通告。通告中说什么东布罗夫斯卡娅女士处境极其困难，呼吁为她捐钱以济衣食急需。这是十足的不能容忍的谎话。东布罗夫斯卡娅女士对通告的炮制者素不相识，其处境也完全不是通告所写的那样。她对出于自私的目的而利用她的名字感到极其愤慨。她丈夫的兄弟泰·东布罗夫斯基先生给该委员会写了一封信，信中证实，东布罗夫斯卡娅女士虽然财产有限，但是她并不感到真正穷困，而假定她感到困难，那她也只会向朋友求援，而绝不会找那些不相干的人……

会议报道载于 1871 年 7 月
22 日《东邮报》第 147 号

俄文按《1870—1871 年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 年莫斯科版
刊印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1871年8月1日

……公民马克思说道,《每日电讯》上有一篇短评,否认该报同罗伯特·里德有任何联系。看了这则短评后,马克思立即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里德。里德马上写了一封信给《每日电讯》,并把该信的副本寄给马克思。里德在信中叙述了他被聘请去该报的情况,并且要求发表此信予以驳斥。但这封信没有刊登出来,所以马克思需要同律师商量此后的步骤……

……公民马克思报告,《巴黎报》还在继续登载强加给国际的伪造宣言。这些宣言实际上都是警察机关制造出来的。最近有一篇是致法国工人的,里面有这样的话:“火,有钱人就是怕火。因此,我们要用火作武器。让火使我们的敌人胆战心惊!”^①

公民罗沙提出用法文写的长篇决议案,执行主席进行翻译。决议案中说,鉴于巴黎公社时期的大量珍贵文据遭到销毁,建议总委员会任命一个委员会来收集这方面真实可靠的文件资料,委员会成员包括公民罗沙、德拉埃和赛拉叶,并有权自行加聘。

63 公民赛拉叶支持这项建议。

公民莫特斯赫德怀疑这项建议是否能够实现。

公民米尔纳则认为这项建议十分有益。

公民布恩支持建议。

公民巴特里认为,任命这个委员会是必要的,但认为委员会应该扩大。他提议,希望操法语的总委员会委员参加这个委员会。

书记^②提议委托小委员会增补委员会成员;他认为小委员会

① 见本书第54页。——编者注

② 黑尔斯。——编者注

比较公正。

公民**巴特里**支持这个修正案。

这时公民**罗沙**提出撤回自己的建议,赞成修正案,但是原建议被**赛拉叶**重新提出,并得到公民**马克思**的支持。

表决时,修正案被否决,而原建议得到大多数通过。

公民**马克思**说,他想再谈一个问题。原来,在土地和劳动同盟的会议上,有一位他不认识的希普顿先生批评了宣言《法兰西内战》,并且说**马克思**博士已经脱离总委员会。讲这种话,只是说明希普顿先生无知。他说什么“**马克思**承认是他提出了宣言中的那些指责,他就脱离了总委员会。”——但是要知道,这样做是经过总委员会批准的。为了让那些充当梯也尔和法夫尔诸公辩护士的奥哲尔先生之流再也不能说他们不知道宣言中的指责是否正确,已向“被指责者”提出了挑战,要他们出来控告作者犯了诬蔑罪,由法庭来审理这个案件^①。但是这样做不符合他们的意愿,因为他们知道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奥哲尔先生为什么不满意,这当然是不难理解的;他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极端无知,任何一个读报的人如果这样无知也是不可原谅的。他说“茹尔·法夫尔的声誉是无可疵议的”,其实人人都知道,法夫尔在他的一生中是法国工人阶级和一切工人运动的仇敌;他是1848年6月血案的罪魁;他是1849年远征罗马的主谋;正是他设法把路易·勃朗赶出了法国;把波拿巴迎回来也有他的份。尽管如此,奥哲尔先生还恬不知耻地出面宣称,“茹尔·法夫尔的声誉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自以为是国际主要活动家之一的奥哲尔先生,如果他多少履行过自己的义务,就应当知道,这样说是毫无根据的。不是他故意说这种谎话,就是这种话表明了难以原谅的无知。最近五年以来,奥哲尔先生对于国际

^① 见本书第39页。——编者注

一无所知，因为他从未履行自己的义务。主席的职位已被代表大会撤销，因为它被发现是徒有虚名的。奥哲尔先生是国际的第一任，也是唯一的一任主席；他从未履行自己的义务，总委员会没有他也完全可以工作；因此主席的职位就被撤销了。

总委员会会议于十一时三刻结束。

执行主席 海·荣克

会议报道载于 1871 年
8 月 5 日《东邮报》第
149 号

俄文按《1870—1871 年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 年莫斯科版
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17 卷第 691—692 页)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 发言^①的报道(摘录)

1871 年 8 月 1 日

当然，采用这种说法的目的是很清楚的。这就是要煽起对国际的恐怖，以便易于对国际进行迫害。在莫斯科发生了几起火灾，就认为火灾是几篇文章为巴黎公社辩护的结果。这难道不是极端恶毒的诽谤吗？

载于 1871 年 8 月 5 日
《东邮报》第 149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

① 见本书第 52 页。——编者注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1871年8月8日

……然后公民**马克思**提议不按通常选举程序，立即补选公民**龙格**、**瓦扬**和**泰斯**为总委员会委员。

公民**恩格斯**附议。提议被一致通过……

56

……公民**恩格斯**说道，现在已经很明显，不可能再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对流亡者的资助了，同时必须检验一下，工人阶级是用什么材料做的。他认为，英国工人阶级表现得很不光彩。当巴黎工人正流血牺牲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几乎无动于衷，既不声援巴黎工人，也不组织援助他们。在政治上英国工人态度消极；他提议以流亡者名义发表致英国工人的呼吁书。如果他们再不行动起来，那就让他们的表现昭然于世吧。

公民**布恩**支持这项提议，并完全同意公民**恩格斯**关于英国工人阶级态度消极的说法；他开始怀疑，从英国工人阶级那里是否能得到什么有益的东西。

公民**黑尔斯**不同意这种说法，不同意把英国工人阶级说得如此麻木不仁；他说，如果它没有象所希望的那样行动起来，那末这是总委员会的过失，因为总委员会没有倡议建立英国分部。国际应象它在大陆各国所做的那样，也对英国的政治运动实行领导。

公民**巴特里**也认为这样严厉地指责英国工人是不公正的：应当考验他们一下，不要先指责他们。总委员会还未曾对他们作过号召呢。

公民**恩格斯**说道，他们应该象德国工人已经做的那样，自愿地行动起来并公开地声援巴黎公社战士。他不理解，为什么总委员会要对他们的消极态度负责。总委员会建立了改革同盟，而结果总

委员会的英国委员们离开了总委员会。

公民马克思、布恩和黑尔斯发表意见以后，提议被提付表决，并一致通过。

书记受委托印制和散发捐款单。

总委员会会议于十一时半结束。

执行主席 海·荣克

书记 约翰·黑尔斯

会议报道载于 1871 年
8 月 12 日《东邮报》第
150 号

俄文按《1870—1871 年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 年莫斯科版
刊印

56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1871 年 8 月 15 日

……公民马克思报告，他收到了一封纽约的来信。信中说世界主义协会的成员全文翻印了宣言《法兰西内战》，而美国联合会委员会翻印了关于华施贝恩先生的宣言^①，并加了一篇自写的前言……

会议报道载于 1871 年
8 月 19 日《东邮报》第
151 号

俄文按《1870—1871 年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 年莫斯科版
刊印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1871 年 8 月 22 日

公民荣克主持会议。

^① 见本书第 45—49 页。——编者注

出席会议的总委员会委员有：公民布恩、巴特里、德拉埃、埃卡留斯、恩格斯、弗兰克尔、巴斯特利卡、沙兰、黑尔斯、哈里斯、埃尔曼、胡利曼、荣克、列斯纳、龙格、麦克唐奈、罗沙、泰勒、泰斯、唐森、瓦扬、韦斯顿。

列席会议的来宾有：公民杜朗、克列芒、孔斯坦、丹尼、福斯特、马罗汤、佩沙尔。

宣读并批准上次会议记录。

书记^①报告，今天白天他出席了在《蜂房》编辑部所在地召开的一次会议，会上讨论了把三万五千名公社战士——凡尔赛的俘虏迁徙到加拿大法语区的问题。建议是由爱·华金爵士提出的。已经征得加拿大政府的同意。据说被捕者本人也同意这一建议。³⁷

公民埃卡留斯反对这个计划，因为它是凡尔赛政府提出的。凡尔赛政府就这件事曾同美国政府进行过谈判，讨论过一项计划，要把公社战士迁徙到落基山脉去，并在那里建立移民区，以便同犹他州摩门教徒居民区相抗衡。还有，他对于来自博尔特大院^②的消息全不相信。

公民瓦扬感到高兴：这建议是一位英国人，而且是一位议员提⁵⁷出来的。如果这一建议为凡尔赛政府所接受的话，这就等于承认，他们把人们当俘虏扣压起来是非法的。

公民哈里斯说道，他不愿同这事有任何关系^③。

公民恩格斯声明，总委员会要是同这事有什么牵连，那简直是耻辱。

① 黑尔斯。——编者注

② 《蜂房》报编辑部设在博尔特大院。——编者注

③ 接下去记录上删去了下面一句话：“这伙资产阶级竟卷人与己无关的事情里，目的何在？”——编者注

公民列斯纳认为,总委员会不能同意这个方案。要知道,它刚刚还表过态维护公社哩。

公民韦斯顿认为,与其让他们把那些人流放到凯恩去,倒不如接受这个建议为好。

公民龙格说,对被捕者来说,流放到加拿大同流放到凯恩同样是很糟的。如果对被捕者进行审讯,则他们极可能很快得到赦免。

公民泰斯的发言,其精神相同;并说应该让这些人自己决定。

在几个人发表意见之后,公民龙格在公民瓦扬附议下,提出下列关于转入议事日程的决议:

鉴于总委员会以任何方式同意爱·华金爵士的方案,都将意味着在道义上谴责为欧洲工人阶级事业斗争的人们(总委员会曾经公开给他们以这样的评价);

其次,鉴于总委员会不应当出面充当战败的革命士兵与凡尔赛刽子手之间的调停者;

总委员会遂即转入日程上的议题。

公民黑尔斯也发言赞成这个决议,决议被一致通过……

……还收到一封纽约德国人第一支部的来信。信中建议总委员会以公社流亡者名义向美国工人发出呼吁³⁸。

通过决议,把这件事交由公民马克思斟酌办理……

……不拘泥于通常程序,一致选出公民巴斯特利卡、沙兰和弗兰克尔为总委员会委员……

会议报道载于 1871 年
8 月 26 日《东邮报》第
152 号

俄文按《1870—1871 年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 年莫斯科版
刊印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58

1871年8月29日

……然后执行主席^①报告,流亡者协会³⁹代表团已经来到,并宣读了关于代表团使命的信件。接着通过决议,听取代表团的报告。

从所作的报告中显然可以看出,流亡者协会委员会要求总委员会确切回答以下问题:一、对《雷诺新闻》8月20日和27日报道的各项收款作出解释;二、把今年5月凡尔赛军队攻入巴黎之日起为流亡者募得捐款的全部清单告知委员会;三、向委员会提出领到救济流亡者基金津贴的全部人员名单,并注明领到的津贴数。

书记^②解释说,《雷诺新闻》登载的款数都已收到,愿意来查的人都可以看到,它们都已如实登记在财务委员的帐册上,但并非都在进款的当周入帐。有些款项在六星期以前就已收到,而在该报上述两天发表出来,目的是为了鼓励其他人捐助。

公民**荣克**反对由总委员会来满足这类要求。他只能把清单交给总委员会或者任何一个委员,但不给任何其他人。

公民**黑尔斯**认为,流亡者无权提出这类要求。总委员会只对捐助者负责,但不对领取津贴的人负责。

公民**哈里斯**认为,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防止欺骗行为,因为可能有人两次领取津贴。

公民**莫特斯赫德**希望总委员会不要被人怀疑有不诚实的行为。为了维护总委员会的声誉,还是应当回答这些问题。

^① 马克思。——编者注

^② 黑尔斯。——编者注

公民瓦扬认为，流亡者协会委员会对总委员会的廉洁公正没有丝毫怀疑，它只希望采取某些措施来防止营私舞弊。

公民罗班认为，应当回答三个问题，即：总委员会收到多少钱；它在流亡者协会委员会成立前已经分配掉多少钱；交给这个委员会的代表多少钱。

59 公民米尔纳和韦斯顿认为，捐助者名单不能交出，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公布领取津贴者的名单。

公民赛拉叶说，如果总委员会把已经转交给委员会代表们的钱款支出报告书交与该委员会，那就已经够了。

公民荣克反对提供任何资料。

公民泰斯说道：许多人的确快要饿死。其中有些人还不得不在公园里过夜，不要忘记，他们是为保卫原则英勇斗争而牺牲了一切，才落到目前这种地步的。如果他们有时不那么通情达理，那也是完全可以原谅他们的。

公民龙格同意这种看法，即这些人无权提出这样的要求，不过最好还是不要置之不理。

公民黑尔斯希望从经办这件事的角度来对待这个问题。钱是总委员会募集的，它就有权支配这些钱，用在它认为需要的地方，而且只须对捐助者负责。他反对总委员会提供任何情报，或者对今后的钱款分配承担什么义务。

公民恩格斯不承认这类要求是公正的，尤其是因为考虑到，自流亡者协会委员会成立之日起作为基金所收到的钱款都已转交给该委员会，只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除外，那就是已拿出一些钱作为津贴，帮助流亡者找工作。他提出一个决议案如下：

除了捐助者以外，总委员会认为任何人无权监督救济流亡者基金的分配情况；但是，在目前的特殊情况下，同意作如下声明：

一、总委员会在流亡者委员会成立以前已经发给某些

人……①

二、该委员会成立以后，总委员会没有直接向任何人支付过津贴，除了用于安置工作；

三、流亡者委员会成立以后，总委员会已向该委员会转交的钱数为……②

提议得到公民**列斯纳**附议，并在三票反对引言，五票反对第一条，四票反对第二条，四票反对第三条情况下获得通过。

接着，公民**荣克**提出辞呈，要求辞去救济流亡者基金财务委员⁶⁰之职。

公民**韦斯顿**报告说，他收到美国寄来的一笔钱款，要求我们转给在瑞士的流亡者。

公民**布恩**提议对救济流亡者基金的审查工作进行到八月底为止。

公民**莫特斯赫德**附议。提议被通过。

通过另一项提议：同时审查总委员会的一般帐目。

公民**莫特斯赫德**和**龙格**被指派同公民**布恩**和**巴特里**一起工作。

总委员会会议于十一时三刻结束。

执行主席 海·荣克

书记 约翰·黑尔斯

会议报道载于 1871 年
9 月 2 日《东邮报》第
153 号

俄文按《1870—1871 年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 年莫斯科版
刊印

① 记录中没有提到钱款数字。——编者注

② 同上。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1871年9月5日

……公民马克思、恩格斯、黑尔斯和荣克声明退出流亡者委员会，因为代表会议临近，他们已没有时间履行这个职务。

批准他们辞职，并选出公民莫特斯赫德、瓦扬、泰斯和弗兰克尔暂时替代他们……

会议报道载于1871年
9月9日《东邮报》第
154号

俄文按《1870—1871年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年莫斯科版
刊印

弗·恩格斯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

恩格斯本人做的 1871年9月

21日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

会议上的发言记录⁴⁰

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也在从
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并且对
于我们说来，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党作为政党已经在大多
数国家存在着。鼓吹放弃政治去破坏它的不应该是我们。现代
生活的实践，现存政府——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目的——对工人
施加的政治压迫，都迫使工人不得不从事政治。向工人鼓吹放弃
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特别是在巴黎公
社已经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以后，放弃政治是根
本不可能的。

我们要消灭阶级。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当这一点已经最明显不过的时候，竟有人要我们不干预政治！所有鼓吹放弃政治的人都自命为革命家，甚至是杰出的革命家。但是，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必须也承认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承认政治行动，没有政治行动，工人总是在战斗后的第二天就会受到法夫尔和皮阿之流的愚弄。应当从事的政治是工人的政治；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策。

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个武器，难道我们能够袖手旁观和放弃政治吗？有人说，进行任何政治行动都等于承认现存制度。但是，既然这个制度把反对它的手段交到我们手中，那末利用这些手段就不意味着承认现存制度。

第一次全文发表于
1934年《共产国际》
杂志第29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年
莫斯科第2版第17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17卷第449页）

卡·马克思

62

关于德国和英国国际工人协会 状况的发言记录(摘录)

摘自1871年9月22日国际工人协会
伦敦代表会议的会议记录

……在巴黎公社期间，德国工人在集会上和自己的报纸上不

断声明他们支持巴黎革命者。当公社失败时，他们在布勒斯劳召开了大会，普鲁士警察妄图阻挠而无效。在这个会上，如同在德国各个城市举行的其他会上一样，他们向巴黎公社致敬。最后，在威廉皇帝和他的军队凯旋归来、进入柏林时，人民高呼“公社万岁！”来迎接胜利者……^①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
《第一国际伦敦代表
会议》1936年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年
莫斯科第2版第17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17卷第702页）

卡·马克思

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的讲话⁴¹（摘录）

1871年9月25日

……在过去发生的一切运动当中，最近的和最伟大的运动是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关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任何异议。对巴黎公社有过很多不正确的理解。公社未能建立起阶级统治的新形式。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63**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国际的任务就是把工人阶

^① 在马丁的记录草稿中接着有这样一句话：“工人们表明了，他们是在德国代表社会主义意愿的唯一政党。”——编者注

级的力量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

载于 1871 年 10 月 15 日
《世界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 年
莫斯科第 2 版第 17 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17 卷第 468 页）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1871 年 9 月 26 日

公民赛拉叶报告，他收到里昂委员会前委员肖耳的来信，信中要求支付给一位公社战士三英镑路费。这个战士被判处死刑，但已经逃出并躲藏起来了。赛拉叶提议支付给二英镑，认为不足部分可以由别的朋友们筹划。

公民瓦扬表示同意。

公民勒穆修提议支付给三英镑。

公民罗班附议，提议被通过。

会议报道载于 1871 年
9 月 30 日《东邮报》第
157 号

俄文按《1870—1871 年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 年莫斯科版
刊印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1871 年 10 月 10 日

公民蒙克提议，不拘泥通常程序，立即选公民符卢勃列夫斯基为总委员会委员；然后他打算提他作为波兰通讯书记的候选人。波兰应该有代表。

公民**弗兰克尔**对选举公民**符卢勃列夫斯基**没有异议，但是他不赞成不按手续办事的建议，因为对有些候选人没有这样做，到现在还留有一些不快之感。

公民**埃卡留斯**赞成不按常规选举，理由同他提议不按常规选举公民**弗兰克尔**时相同。

64 公民**米尔纳**认为，总委员会应该着手处理实际事务。

公民**赛拉叶**说道，总委员会当前需要发行新版《章程》和几项宣言，因此必须把所有的空缺的职位都补上；现在没有波兰通讯书记，必须加以委任。

公民**龙格**支持这项建议；他说，**符卢勃列夫斯基**享有声誉，不仅因为他为巴黎公社出过力，而且因为他在前一个时期对原则忠心耿耿。

接着提议提付表决，并在一票反对下获得通过。

接着，公民**荣克**在公民**龙格**附议下，提议选举公民**符卢勃列夫斯基**为总委员会委员。

一致通过。

还是在这两位公民的提议和附议下，委任公民**符卢勃列夫斯基**为波兰通讯书记。

一致通过。

会议报道载于 1871 年
10 月 22 日《雷诺新闻
周报》

俄文按《1870—1871 年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 年莫斯科版
刊印

总委员会特别会议记录(摘录)

1871 年 10 月 16 日

……公民**黑尔斯**报告，他收到纽约联合会委员会为响应总委

员会呼吁而寄来的救济流亡者汇款四十二英镑⁴²。他当时没有报告这件事,认为总委员会应该单独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在收到这笔汇款的前一天晚上,总委员会曾专门投票决定支付一笔三英镑的路费给一个公社战士,该战士因参加公社运动在里昂被判处死刑,但已逃脱并隐匿起来^①。

公民马克思说道,既然要求把钱交给总委员会管理,就该由总委员会分配。

公民恩格斯提议把四十二英镑交给由马克思、荣克、瓦扬组成⁶⁵的三人委员会。

一致通过。

本提议得到公民唐森附议……

会议报道载于 1871 年
10 月 21 日《东邮报》
第 160 号

俄文按《1870—1871 年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 年莫斯科版
刊印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1871 年 9 月 17 日至 23 日在伦敦举行的 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摘录)

九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⁴³(摘录)

……肆无忌惮的反动势力正在残酷地镇压工人的一切争取解放的尝试,并竭力用暴力来保存阶级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有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① 见本书第 63 页。——编者注

鉴于：

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本身力量的团结，同样应当成为它在反对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资本家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

代表会议提请国际会员们注意，

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它的经济运动是和政治行动密切联系着的。

十一

关于法国的决议⁴⁴

66

1. 代表会议坚信：一切迫害只能使国际的拥护者加倍振作，并且组织支部的工作即使不是用建立大中心的方法，至少在小工厂和通过自己的代表彼此建立联系的小工厂的联合会内，将继续进行。

2. 根据这一点，代表会议提议所有支部坚持在法国继续宣传我们的原则，并把国际的一切出版物和章程尽量运入自己国内。

十三

代表会议的特别决议⁴⁵(摘录)

1. 代表会议同意把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增补为总委员会委

员……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于1871年9—10月拟定、校订和准备付印

1871年11—12月分别用英文、德文和法文印成小册子，并在国际各机关报上发表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年莫斯科第2版第17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55—457页)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1871年11月21日

……公民**赛拉叶**提议改变议程，先选举公民**朗维耶**、**库尔奈**和**阿尔诺**为总委员会委员。他说，由于辞职和其他原因，许多法国委员已经脱离总委员会；再没有比选举这三个候选人来补缺能使侨居伦敦的所有法国人满意了。这三个公民受到所有支部的信任；都很希望他们的名字能出现在很快就用法文出版的新版《章程》上。

公民**恩格斯**支持这项提议，并强调指出，这次选举一定会在巴黎产生很好的影响。

公民**哈里斯**说道，因为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不了解这几个候选人，所以他希望听到更多的关于他们的介绍。

公民**龙格**说，这三个人都是最有名的巴黎公社委员。他们在巴黎工人阶级中很有声望。**朗维耶**是社会拯救委员会的委员。 67

公民**瓦扬**说道，他们在巴黎公社以前就已为大家所知了。**库尔奈**曾经是国民议会的议员，但他不久就拒绝不当了。**朗维耶**在被围期间是伯利维尔区区长，并且备受爱戴。**阿尔诺**也同样是颇负盛名的。

在座的法国人都发言赞成他们三个人。

公民莫特斯赫德说,他不需要了解他们的声望如何,他只想知道他们是否得到自己同志的信任;根据大家的发言来判断,他们是得到信任的。他愿投票赞成他们。

接着,建议被提付表决,并一致通过……

会议报道载于 1871 年
11 月 26 日《东邮报》
第 165 号

俄文按《1871—1872 年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 年莫斯科版
刊印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1871 年 12 月 12 日

……公民赛拉叶报告,流亡者拒绝接受布莱德洛的讲演⁴⁶收入款;因为他攻击过巴黎公社,流亡者认为接受这笔钱是一种耻辱……

会议报道载于 1871 年 12 月 16 日
《东邮报》第 168 号、1871 年
12 月 17 日《雷诺新闻》、1871 年
12 月 24 日《平等报》第 24 号以及
1872 年 1 月 13 日《哨兵报》第 2 号

俄文按《1871—1872 年第一国际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 年莫斯
科版刊印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1871 年 12 月 19 日

……公民马克思说道,他收到一封信,写信人同内务部有密切
68 联系。信中说,英国政府打算以民事犯罪名对某些流亡者进行追
究;信中暗示,这些步骤是应法国政府要求而采取的^①。

① 见本书第 601 页。——编者注

这个情报跟他从大陆得到的某些消息是吻合的，因此必须就这个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

由于法国政府已通知英国政府打算中断对英国的通商条约，因此，如果发现格莱斯顿先生曾建议以迫害流亡者作为恢复条约的补偿，则是不足为奇的。如果格莱斯顿有此企图，那末他是不可能实现的。英国人民绝不会允许任何一个大臣如此对待国家的自由。

……公民马克思谈到了查理·布莱德洛的行为。他说，布莱德洛先生不久前作了一个讲演，以他所特有的那种认真态度，力图把他(马克思博士)说成是一个波拿巴分子，为此他援引了(断章截句并加以歪曲)《法兰西内战》里的话。如果不必担心人们将被这种捏造引入歧途，则对此事可以不必介意。对布莱德洛这样的人，马克思本来不愿作答，因为马克思同他根本没有共同之处，也不希望做一个职业政治演说家，而且作为侨民没有那些足以使他干预英国政治的个人动机。马克思在初看讲演报道时，不相信这是有意歪曲。他曾经认为，布莱德洛先生实在太笨了，竟不懂得引文的含义；又认为，这实际上与其说是出于恶意，倒不如说是才智不足所致，——因为，尽管布莱德洛先生作为大会演说家有其独特的声誉，而马克思对他的科学知识的评价却非常不高。但当马克思对这件事认真考虑之后，他就得出结论，这种捏造是蓄意的、别有用心，须知布莱德洛的这一做法与他在《国民改革者》上批评《宣言》时完全一样：当时他有意伪造，但被公民哈里斯在一封信中极巧妙地揭穿了^①。有些地方可以算在习惯势力的帐上；大家知道，布莱德洛先生有一个时期在一个不大的律师事务所里当职员，伪造的习惯就是在那里养成的，而且竟成了他的第二禀性。但是，对这个人的恶毒用心也是不难发现的：他知道公民马克思代表着斗⁶⁹

^① 见本书第210—213页。——编者注

爭的工人阶级，因此辱罵他；他知道国际是为消灭阶级而斗争的，而他恰恰害怕消灭阶级。从一个人的交游，就可以大致想见其人。就是这么回事：不久前，布莱德洛到巴黎去了一趟，并在那里结交了戴特罗瓦和《自由》报的艾米尔·德·日拉丹，一个法国最卑鄙的人。有一次在日拉丹家里吃饭时，他大吹牛皮说自己的影响如何大，把科学厅描绘成一座巨大的建筑，能容纳伦敦一半人。马克思完全了解布莱德洛先生在巴黎的鬼域伎俩，可以保证现在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至于谈到布莱德洛给《东邮报》的一封信，马克思说，此信是这个人恶毒用心的又一个证据，因为大家知道，当时马克思既未出席讲演会，也未参加流亡者集会以及讨论这件事的那次总委员会会议，而且布莱德洛先生十分清楚，他根本不是流亡者的领导人。

公民哈里斯希望知道，在流亡者声明拒绝接受布莱德洛的讲演收入款之后，究竟再有沒有接受这笔钱；有人告诉他，说他们接受了，而罵他是“马克思博士的追随者”。他希望得到澄清，并沒有谁在指使他，他不是布莱德洛的追随者，更不是马克思博士的追随者，他要求有思想自由的权利。

公民埃卡留斯说，他曾遇到阿道夫·斯密斯。斯密斯对他说，流亡者起初拒绝接受这笔钱，但是斯密斯和勒·吕贝于星期五晚上向他们解释道，布莱德洛并沒有象报道中所说的那样在其讲演中侮辱他们，并说钱款是英国工人阶级募集起来的，并不是布莱德洛募集的，又说如果他们坚持不收，英国工人阶级就会感到受辱。在这之后才把这笔钱收下。

公民马丁说，事情并非完全如此；钱当时在勒·吕贝手里，而他竭力要使流亡者收下。阿道夫·斯密斯和韦济尼埃也力图这样办，但是流亡者协会委员会不愿意接受，把问题搁到星期日召开的会议上解决；他们提出了上述理由，于是这笔钱才被收下了，并通

过决议对捐助人表示感谢。对此他本人也投票赞成，并把这一决议看作是对布莱德洛的一种谴责。

公民雷吉斯说道，关于收下这笔钱的决议，是在一家小酒馆的柜台旁作出的，而且是在执行主席已经走掉之后，因此是不合法的。

公民瓦扬认为解释是足够充分的了；因为这笔钱是募集起来的，他们不愿意侮辱任何一个工人，于是把它当作工人阶级的赠款而收下了。⁷⁰

公民朗维耶说，某些流亡者曾企图散布恶意的感情。他曾偕同一位朋友出席了布莱德洛的讲演会，这位朋友把最主要的内容翻译给他听了，因此他大致可以断定，讲演中没有任何侮辱性的词句，尽管他对某些方面有不同的看法。

公民莫特斯赫德对流亡者这样的做法深感遗憾，因为他觉得这使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处于被人怀疑的窘境。他们起初拒绝，后来又收下，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如果他们马上收下钱款，再也不谈起此事，那也不过如此罢了。

公民黑尔斯不同意公民莫特斯赫德的看法。他认为，起初说是布莱德洛的钱，流亡者拒绝了；后来说是工人阶级的赠款，于是又收下了，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在发表报道的时候，钱还没有接受哩。

公民莫特斯赫德说，他自己最能判断自己的名誉是否受到损害，他深感自己已陷入被怀疑的窘境。

至此，这件事才告结束……

会议报道载于 1871 年 12 月
23 日《东邮报》第 169 号、
1872 年 1 月 10 日《平等报》
第 1 号、1872 年 1 月 20 日
《哨兵报》第 3 号

俄文按《1871—1872 年第一国际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 年莫斯
科版刊印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1872年1月2日

……公民埃卡留斯说，他要和公民莫特斯赫德到诺定昂出席工联代表大会，因此他问道，能不能给他们若干份《章程》和宣言《法兰西内战》，以便在代表中间散发。

稍经讨论后，决定拿出一百份《章程》和二百份《法兰西内战》供他们支配……

会议报道载于1872年
1月6日《东邮报》
第171号

俄文按《1871—1872年第一国际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年莫斯科
版刊印

21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1872年2月6日

……这时法国流亡者代表团走进房间，请求总委员会继续帮助法国流亡者。

公民纳泽谈了来访的目的。他说，法国政府每天把人运送到英国上岸，这些人几乎衣不蔽体，身无分文，在伦敦的流亡者已陷入绝境。他们没有一点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总委员会为他们募捐，直到上星期为止，每周给他们五到十个英镑。现在这种救济停止了。他恳请总委员会采取新的措施，尽力为他们想些办法。现在需要救济的有七十五名流亡者，加上妇女和小孩一共一百零二人。由于法国政府还在继续迫害，这个数字大概还要增加一倍。

瑞士联邦委员会抗议法国政府把许多人驱逐到瑞士去。我们这里或许也可以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公民荣克说道，最近总委员会并没有为流亡者采取任何措施。已经做到的一些事，都是斯特普尼和奥耳索普等一些人做的，他们向自己的朋友请求帮助。不过总委员会以前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为了使那些硬说总委员会在这方面没有尽过力的人能够看到事实上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他希望对流亡者基金进行一次财务审查。就他本人来说，也尽了最大的努力，特别是在为流亡者寻找工作方面，但他们自己有时却不那么尽力去找。按理说他们一有机会就该抓住不放，此外，当他们找到工作时，也应当通知他。他曾打发十一个人到密德尔斯布罗去，因为我们的书记在那里给他们找到了工作，而且他确实知道，在那里会很好地接待这些流亡者。然而，竟没有一个人写封信回来，因此关于流亡者就有许多流言蜚语。当他知道瑞士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之后，立即给迪耳克和哈里逊写了一封信，询问他们，梯也尔是否有权把人驱逐到英国去，挤满英国的监狱——要知道，如果这些人找不到工作，是不能坐等饿死的，会被迫干出偷窃的行为。

公民马克思说道，应当马上采取措施敦促政府表示态度。但是，照他的意见，这种措施应在总委员会之外采取。虽然总委员会业已尽了一切力量，但是得到的回答，除了诽谤以外，什么也没有。他的意见，帐目应当审查，到那时就会清楚地看出，总委员会做了哪些工作。他认为，总委员会已经尽到了自己的义务，而现在该由总委员会之外的人来办理，并需弄清楚，往后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当然，总委员会委员作为个人应当仍然做他们力所能及的事。

公民马丁说，照他的看法，总委员会不必要建立一个委员会，但是应当尽量宣传这件事，并力求募到更多的钱。

公民弗兰克尔同意公民马克思的意见。照他的看法，每一位书记可以向各自支部发出呼吁，而英国委员则可以召集一次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

公民沃尔弗斯认为,由于流亡者常常调换负责人,所以一切收入款都应由总委员会分配。

公民巴里说,既然总委员会已经赢得了一定的影响,试问,目前放弃这种影响究竟能有多大好处。

公民荣克认为,向各个支部呼吁未必适宜。可以再次向美国呼吁……

会议报道载于 1872 年 2 月 10 日《东邮报》第 176 号、1872 年 3 月 23 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 19 期

俄文按《1871—1872 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 年莫斯科版刊印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1872 年 2 月 20 日

……公民荣克提议采取措施以纪念三月十八日一周年。到目前为止,国际都是把 1848 年六月工人起义的日子当作工人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来纪念。但是,照他的看法,三月十八日起义是工人夺取政权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因此现在应当以纪念三月十八日起义来替代纪念 1848 年六月起义。

73 公民库尔奈附议。

公民布恩附议,并提议选出筹备委员会。

决议一致通过。公民荣克、布恩、泰勒、米尔纳和麦克唐奈当选组成纪念三月十八日的筹备委员会,并有权增补委员……

会议报道载于 1872 年 2 月 24 日《东邮报》第 178 号、3 月 2 日《国际先驱报》第 1 号和 1872 年 4 月 6 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 21 期

俄文按《1871—1872 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 年莫斯科版刊印

《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摘录)

1872年3月5日

到现在为止，总委员会都一直认为应当完全避免发表任何关于国际内部斗争的言论，而且也从来没有公开回答过两年多来国际某些会员对它进行的公开攻击。

但是，如果说，当问题还只局限于几个阴谋家玩弄诡计，有意力图在国际和某个从产生之日起就对国际抱敌视态度的团体^①之间制造混乱的时候，总委员会还可以继续保持沉默，那末现在，当欧洲反动派在这个团体所干的丑事中为自己找到了支柱，当国际经受着从它创立以来从未经受过的危机的时候，总委员会就不得不对所有这些阴谋作一个历史的概述。

—

总委员会在巴黎公社覆灭后所采取的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资产阶级、各种报刊和欧洲各国政府正以公社的活动为借口来对巴黎的战败者大肆进行最卑鄙龌龊的诽谤的时候，公布了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宣布自己拥护公社的一切活动。甚至工人阶级中有一部分人也不了解，遭到失败的是他们自己的事业。对于总委员会说来，这种情形的证明之一就是，它的两名委员，即公民奥哲⁷⁴尔和鲁克拉夫特退出了总委员会，宣布他们完全不同意这个宣言。可以说，宣言在世界所有文明国家的公布为统一工人阶级对巴黎事件的观点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国际在资产阶级报刊，特别是英国的大报刊中找到

^①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编者注

了非常强大的宣传手段。因为国际以这篇宣言迫使它们参加由于总委员会的不断反驳而继续进行下去的论战。

公社流亡者大量来到伦敦，使总委员会变成了一个救济委员会，使它在八个多月中一直履行这个完全不属于它的一般责任范围的职能。不言而喻，战败了的并遭到驱逐的公社战士不可能指望资产阶级的援助。至于工人阶级，关于援助的要求是在他们也很艰难的时刻提出来的。已经有大批流亡者来到瑞士和比利时，需要给他们以支援，或者帮助他们转移到伦敦去。在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募集的钱都送到瑞士去了。在英国，以新堡事件⁴⁷为决定关头的争取九小时工作日的紧张斗争既耗尽了工人个人缴纳的会费，也耗尽了工联的基金。这里顺便提一下，按照章程的规定，这些会费和基金也只能用于工会斗争的目的。然而，由于不倦的活动和通讯的结果，总委员会募集到了一笔为数不多的钱，每周加以分配。美国工人最广泛地响应了它的号召。在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的想象中，国际财务处拥有千百万巨款，要是总委员会能够把资产阶级的想象慷慨赠予国际财务处的这笔巨款变成现金，那就好了。

1871年5月以后，一批公社流亡者被吸收为总委员会委员，以代替由于战争而离职的法国代表。在加聘的委员中有的是国际的老会员，也有一些是以具有革命毅力而闻名的人，选举他们是表示对巴黎公社尊敬……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写于1872年1月中—3
月5日

1872年以小册子在日内瓦
出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1年
莫斯科第2版第18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18卷第7—8页）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75

1872年3月5日

……公民**泰勒**报告说，他同公民**沃尔弗斯**一起审查了流亡者基金的帐目，正确无误。钱款开支均极合理，财务报告表明，财务委员公民**荣克**所支付的救济金超出收入款总额，因此尚欠他一英镑十六先令八便士。

报告被一致批准。

公民**荣克**报告，三月十八日纪念大会筹备委员会已经开过会，议定在圣乔治大厅召开群众大会。可是筹委会没有经费。因而筹划了保证金，筹委会希望，总委员会对此将给予支持。一部分经费已有着落，因为总委员会的许多委员已签名作了认捐。

公民**哈里斯**……希望说一下，在“**罗伯特·皮尔爵士**”支部内已经为流亡者募集了十八先令，并已转交给指定的收款人……

会议报道载于 1872年3月9日《东邮报》第180号、1872年3月17日《自由报》第11号、1872年3月16日《国际先驱报》第2号以及1872年3月8日《现代通报》第66号

俄文按《1871—1872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年莫斯科版刊印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1872年3月12日

……公民**泰勒**报告说，三月十八日周年纪念的筹备工作正在顺利进行。圣乔治大厅已经租借好，供散发用的公告单也已印制

好。但是现有经费不敷支出，因此他问道，总委员会委员中是否还有人愿意填补不足之数。

当即有几个委员响应签名认捐……

会议报道载于 1872 年 3 月
17 日《东邮报》第 181 号

俄文按《1871—1872 年第一国际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 年莫斯科
版刊印

巴黎公社一周年紀念大会决议

76

1871 年三月十八日起义一周年紀念大会通过下列决议：

一

大会认为，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

二

大会声明，由于仇恨工人而在全欧洲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愚蠢和罪行，宣判了旧社会的死刑，不管旧社会的统治形式如何——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

三

大会声明，各国政府反对国际的十字军征讨，以及凡尔赛刽子手和他们的普鲁士胜利者的恐怖行为，表明他们的胜利是不牢靠的，证明在被梯也尔和威廉协力消灭的英勇先锋队后面，屹立着声

势浩大的世界无产阶级大军。

卡·马克思写于 1872 年 3 月
13 日和 18 日之间

载于 1872 年 3 月 24 日《自由
报》第 12 号和 1871 年 3 月
30 日《国际先驱报》第 3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1 年莫斯科第 2 版第 18 卷
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 18 卷第 61 页)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1872 年 3 月 19 日

公民黑尔斯报告筹备委员会为在圣乔治大厅召开社会革命纪念大会所采取的步骤。大厅业已租好,定金已付,收据也拿到,一切准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可是到星期五^①晚上收到了大厅老板威金逊先生寄来的一封短筒,内附退定金支票一张,短筒说:他不能容许租用人将大厅用于既定目的。于是我们立即召开筹委会会议,决定派代表团同威金逊先生交涉,试图劝他改变决定。代表团于星期六晚上找到他,问他出于何种动机。他借口说,他以为大会的目的是为了纪念帝国的倾覆。于是提醒他,三月十八日并不是九月四日的周年;筹备委员会自然觉得他对历史的了解至少落后了一年。他承认当时已曾告诉他,大厅是用于召开大会纪念 1871 年 3 月 18 日在巴黎发生的社会革命的。接着他说,这件事他还要同他的朋友商量一下,让筹委会等了一会;回来之后说,如果原先没有宣布流亡者要参加大会,大会是可以在这里开的;但既然已宣布过流亡者要参加大会,这个会就不能在大厅里举行了,

^① 1872 年 3 月 15 日。——编者注

“因为在英国是不准开共产主义者的大会的”。筹委会当即声明，禁止开这类会议的法律是没有的。他说他对此根本不了解，他只知道，如果让大会在那里开，他就不得不负责任，因此他只好拒绝。对此，筹委会把他的支票还给他，并声明要到法院去告他。经过这番交涉之后，决定一切准备工作仍继续进行，要在事实上看看，法律上究竟有什么规定，因为从大厅主人所说的话来看，显然背后有人干预。

大会没有在圣乔治大厅举行，但是筹备委员会在那里向前来的群众作了解释。有几个人显然是故意来捣乱的——有一个德国人，叫维贝尔，他提出用斧头劈开大门，但此事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于是那几个制造混乱的肇事者逃走了。然后筹委会和几个朋友到托登楠大院路弗朗西斯街 31 号社会问题研究小组⁴⁸去，在那里举行了集会，并通过了原打算在圣乔治大厅大会上通过的那些决议^①。

然后通过决议，对圣乔治大厅的老板或者承租人提出起诉，要求赔偿损失。

接着提出一项建议并得到附议：委托公民泰勒对大厅老板提出起诉。

提议被一致通过，并委托公民黑尔斯和米尔纳一起参加这项工作。

公民巴里说道，根据他所得到的情报，他完全相信，格莱斯顿先生跟昨晚关闭大厅一事毫无关系。

78 公民蒙克请公民巴里通过执行主席说明他的情报来自何处。

公民巴里说，情报的来源是秘密的，他不能说；他只是希望总委员会不要去指责首相，以免陷入窘境。

① 见本书第 76 页。——编者注

公民恩格斯通过执行主席问道，公民巴里是否同格莱斯顿有通信联系。

公民巴里避而不答。

公民黑尔说道，公民巴里不是讲得太多了，就是讲得太少了；要么他什么都不说，要么就该说出情报的来源，可不能把他看作象罗马教皇那样永无错处……

载于 1872 年 3 月 30 日
《国际先驱报》第 3 号

俄文按《1871—1872 年第一国际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 年莫斯科
版刊印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1872 年 4 月 9 日

……公民弗兰克尔说道，新的法律不仅吓不倒在法国的国际会员，反而使他们变得更加坚强。有些巴黎会员给他寄来了二英镑十先令的钱作为宣传费用。他认为最好把这笔钱用来出版关于内战的宣言的法文译本，并在法国散发。

这个意见被采纳。赛拉叶提出如下建议，公民弗兰克尔附议，会议一致通过：将《法兰西内战》译成法文出版⁴⁹……

会议报道载于 1872 年 4 月
14 日《东邮报》第 185 号

俄文按《1871—1872 年第一国际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965 年莫斯科
版刊印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柯克伦 在下院的演说的声明(摘录)

1872 年 4 月 16 日

……但是整个演说的实质包括在下面这段话中：

79 “他可以证明，公社和国际工人协会事实上是同一个东西，设在(?)伦敦的国际协会向公社发出了焚毁巴黎并杀害这个城市的大主教的命令。”

现在我们来看看证据。欧仁·杜邦在1868年9月举行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以主席的身分确实断言国际致力于社会革命。但是1868年欧仁·杜邦的论断和1871年公社的行动之间有什么神秘的联系呢？这个联系就是，

“欧仁·杜邦只是在上星期才在巴黎被捕，他是秘密从英国到那里去的。而这位欧仁·杜邦先生是公社委员，也是国际协会会员”。

对于这个令人极其信服的论据说来不幸的是，在巴黎被捕的公社委员昂·杜邦并不是国际会员，而国际会员欧·杜邦则不是公社委员……

……第五个证据：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柯克伦先生从这个宣言中援引了两点，即关于必须惩罚人质和使用火作为在适当情况下进行战争的必要方法。然而从柯克伦先生赞同凡尔赛分子进行的屠杀这一事实中，难道我们应当得出结论说，这是他下令进行屠杀的，尽管实际上他除了杀害飞禽走兽而外并没有犯任何屠杀罪？第六个证据：

“在纵火焚烧巴黎之前，国际和公社的领袖们举行了会议。”

这一点的可靠程度和不久前意大利报刊上盛传的一则消息差不多。这则消息说，国际总委员会，派遣自己忠实的和钟爱的儿子亚历山大·贝利·柯克伦到大陆上来进行视察，他提出了一个极其令人满意的关于组织的蓬勃发展情况的报告，并且说，参加组织的会员现已达一千七百万。最后一个是有决定意义的证据：

“在公社的包括捣毁旺多姆广场圆柱的命令在内的指令中说，国际赞同此举。”

虽然公社毫无疑问完全知道，全世界整个国际都会赞同这个决定，但是在公社的指令中却根本没有提到这回事。

据《泰晤士报》所载，柯克伦先生的不可辩驳的证据就是如此而已，而他却据此断言，似乎巴黎大主教的被杀，巴黎的被焚，都是根据驻在伦敦的国际总委员会的直接命令执行的。把这些牛头不对马嘴的胡说和萨卡兹先生在凡尔赛所作的关于反国际的法案的报告对照一下，就会了解到在那位法国地主议会议员和这位不列颠的道勃雷之间仍然存在着的差别……⁸⁰

卡·马克思写于 1872 年 4 月
13 日和 16 日之间

以传单的形式发表并载于
1872 年 4 月 20 日《东邮报》
第 186 号、1872 年 5 月 18
日《解放报》第 49 号和 1872
年 5 月《社会思想报》第 14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1 年
莫斯科第 2 版第 18 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18 卷第 72—74 页)

海牙代表大会给为劳动解放事业 而奋斗的全体战士的致敬信

1872 年 9 月 5 日

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代表全世界无产阶级，向为劳动解放事业而忠勇牺牲的英雄战士致敬，向在法国、德国、丹麦以及世界各地目前正遭到资产阶级反动派迫害的人们致以同情和兄弟般的敬意。

载于 1872 年 9 月 15 日《自由报》第 37 号和 1872 年 9 月 15 日—10 月 1 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 17—18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按《1872 年 9 月 2—7 日举行的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和文件》1970 年莫斯科版刊印

国际工人协会纽约总委员会

致弗·恩格斯(摘录)

1873年8月11日

根据您的提议,总委员会把为给公社战士的寡妻孤儿募集的钱寄给您,请转交给奥·赛拉叶,并把他的收据寄给总委员会。还请转告赛拉叶,只要可能,他就把这笔钱用于原定目的,如果不妥当,就请用于党的需要……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并代表总委员会

总书记 弗·阿·左尔格

载于《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文件。纽约:1872—1876年》1962年米兰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文件。纽约:1872—1876年》

第二部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 文章、声明与札记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泰晤士报》编辑

83

阁下：

3月16日贵报发表了贵报驻巴黎记者的报道：

“卡尔·马克思……曾写信给他的一位在巴黎的主要信徒，说他不满意这个城市的协会（指国际）会员所采取的立场”云云。

看来，贵报记者的这篇报道是取自3月14日的《巴黎报》。该报在那篇报道中还答应全文发表这封硬说是我写的信。3月19日的《巴黎报》果然刊载了一封信，信上注明：1871年2月28日于伦敦，好象还有我的签名，信的内容和贵报记者的报道相同。我必须声明，这封信彻头彻尾是无耻的捏造。

弗·恩格斯起草于1871年3月
21日

以复述卡·马克思来信的形式
载于1871年3月22日《泰晤
士报》第27017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年
莫斯科第2版第17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17卷第311页）

卡·马克思 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

办得最有成绩的一家巴黎警察报纸《巴黎报》，3月14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耸人听闻：《Le Grand Chef de L'Internationale》〔“国际的最高首脑”〕（《Grand Chef》，大概是施梯伯的《Haupt—Chef》的法文译法）。

84 那篇文章开头这样说道：“众所周知，他是德国人，更糟糕的是，还是普鲁士人。他叫卡尔·马克思，住在柏林”云云。“真想不到！这个卡尔·马克思不满意国际的法国会员的做法。单凭这一点就可看出他的特色。他认为他们过分注意政治，对社会问题关心不够。这就是他的看法，他刚才写信给他的战友，国际的一位巴黎祭司，公民赛拉叶，做了十分明确的阐述。卡尔·马克思要求国际的法国会员，特别是巴黎的会员不要忽视他们的协会只有一个唯一的目标：劳动的组织和工人协会的未来。但是他们不组织劳动，反而加以破坏，因此他认为必须使这些违法乱纪者尊重协会的章程。我们声明，只要卡尔·马克思先生的这封值得注意的信向国际会员一宣布，我们就有可能予以发表。”

3月19日的《巴黎报》果真刊载了一封说是由我署名的信。这封信立刻为巴黎所有的反动报刊，以后又为伦敦的报纸转载了。不过这时《巴黎报》探听到我住在伦敦，而不是住在柏林。因而这一次和第一次的报道不同，信上注明是伦敦。但是这个过迟的更正有这样一个毛病，即硬要我转弯抹角地经过巴黎和我住在伦敦的友人赛拉叶通信。正如我已经在《泰晤士报》上声明的^①，这封

^① 见本书第83页。——编者注

信彻头彻尾是无耻的捏造。

正是这家《巴黎报》和巴黎其他的“正派报纸”散播谣言，说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似乎通过了超出它权限范围的把德国人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伦敦的几家日报赶忙抓住这条使它们感到高兴的新闻，幸灾乐祸地在自己的社论里大谈其国际终于进行的自杀。使它们感到不快的是，今天《泰晤士报》刊载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如下声明^①：

“英国报刊纷纷报道，似乎国际工人协会的巴黎会员秉承反德⁸⁵同盟的意旨，竟然开除了国际中的全体德国人。这个报道完全违背事实。无论是我们协会的巴黎联合会委员会，也无无论是它所代表的任何巴黎支部，都从未想到做出这样的决定。所谓的反德同盟纯粹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玩弄的把戏。它是由赛马俱乐部倡议成立的，由于科学院、交易所、某些银行家和工厂主等的支持才得以继续存在。工人阶级从来就与它毫无关系。

这种诽谤的目的十分明显。在这次战争爆发前不久就有人企图把国际当做替罪羊，要它承担一切不愉快事件的责任。现在又是在耍这种手法。例如，瑞士和普鲁士的报纸指责国际是制造不久前在苏黎世发生的侮辱德国人事件的罪人，而象《里昂信使报》、《吉伦特信使报》、《自由》等法国报纸则报道说，日内瓦和伯尔尼的‘国际会员’在普鲁士大使主持下举行了什么秘密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仿佛拟定了计划，要夺取里昂，让联合一致的普鲁士人和国际会员来共同洗劫该城。”

这就是总委员会的声明。旧社会中身居高位的人物和统治阶级只有靠民族斗争和民族矛盾才能继续执掌政权和剥削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很自然，他们都把国际工人协会看做自己共同的

^① 见本书第4页。——编者注

敌人。只要能消灭它，一切办法都是好的。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德国书记 卡尔·马克思

1871年3月23日于伦敦

载于1871年3月29日《人民国家报》第26号、1871年3月31日《平等报》第6号（有删节）、1871年4月23日《先驱》杂志第4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年莫斯科第2版第17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14页）

86

卡·马克思 致《工人报》编辑部⁵⁰

1871年3月31日于伦敦

公民们：

正如我已经在3月22日的《泰晤士报》上声明的^①，所谓我给国际巴黎会员的信，只不过是在帝国污水沟里培植起来的一家低级报纸《巴黎报》捏造的谎言。不过，所有欧洲的“正派报纸”看来也都得到指示，把捏造作为反对国际的最有力的武器。在这些衷心维护宗教、秩序、家庭和财产的人看来，捏造不是什么应受指责的罪行。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马克思

载于1871年4月8日
《工人报》第23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年莫斯科第2版第17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17页）

^① 见本书第83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致《泰晤士报》编辑

阁下：

请允许我再次借用贵报篇幅驳斥一个广泛流传的谣言。

3月30日的巴黎电讯中引用了《高卢人报》的一段话；这段话在“据传巴黎革命系由伦敦发动”这个耸人听闻的标题下，点缀了上星期六的伦敦各报。《高卢人报》在最近这次战争中在编造使巴黎的 *petite presse* [下流报纸] 成为全世界话柄的闵豪森故事方面，完全可以和《费加罗报》及《巴黎报》媲美，看来这家报纸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酷爱新闻的公众会始终恪守《*Crebo, quia absurdum est*》[“我相信它，因为它荒唐”]^① 的原则。但是，甚至闵豪森男爵能否“在二月初”梯也尔先生尚未获得任何官职的时候就在伦敦发动由这位梯也尔先生企图解除巴黎国民自卫军武装而引起的“三月十八日起义”呢？《高卢人报》不仅无中生有地说阿西和布朗基这两位先生到了伦敦，在那里和我举行秘密会议共同策划阴谋，而且还虚构出两个人来参加这次会议，一个是“意大利的总代理人班提尼”，另一个是“英国的总代理人德莫特”。《高卢人报》也恩准了最初由《巴黎报》授予我的“国际最高首脑”的称号。恐怕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将不顾这两家可尊敬的报纸，一如既往，既不要什么“首脑”，也不要什么“总统”。

^① 据说这是二世纪末三世纪初基督教作家德尔图良的一句话。——编者注

阁下,我有幸做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4月3日子伦敦

载于1871年4月4日《泰晤士报》第27028号和1871年4月6日《每日新闻》第7780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年莫斯科第2版第17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18页)

卡·马克思
给《派尔-麦尔新闻》编辑的信

致弗·格林伍德先生

1871年6月8日

阁下:

能否请您将下面的短筒日内在贵报惠予刊载?

顺致敬意

卡·马克思

致《派尔-麦尔新闻》编辑

阁下:

从贵报昨日刊载的巴黎通讯中得悉,在我以为自己是住在伦敦的时候,我却由于俾斯麦-法夫尔的要求而在荷兰被捕了。您难道不觉得,这个消息只是近两个月来不断由法国和普鲁士警察

捏造、由凡尔赛报纸予以发表、并由欧洲其他报纸纷纷转载的无数耸人听闻的有关国际的谣言之一。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1871年6月8日于梅特兰
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载于1871年6月9日《派尔-
麦尔新闻》第197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年
莫斯科第2版第17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17卷第390页)

卡·马克思
致《派尔-麦尔新闻》
编辑格林伍德⁵¹

阁下：

我在《每日新闻》上曾经声明——您在《派尔-麦尔新闻》上转载了我的声明——“对茹尔·法夫尔之流的指责，只由我一个人承担责任”^①。

您在昨日的贵报上说，这些指责是“诬蔑”。我声明，诬蔑者正是您。您既如此无知又无礼，这不是我的过错。如果我们是在

① 见本书第39页。——编者注

大陆上,我将要以另一种方式向您追究责任。

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1871年6月30日于伦敦西北区哈佛斯托克小山

载于1871年7月8日
《东邮报》第14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年
莫斯科第2版第17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17卷第407页)

弗·恩格斯

宣言《法兰西内战》和英国报纸

伦敦6月30日。自伦敦有史以来,还没有一件公诸于世的文献,象国际总委员会的宣言那样,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大型报刊起初本来打算施展其保持完全沉默的惯技,但是,只过了几天它们就深深感到,这一次再这样做已经行不通了。《电讯报》、《旗帜报》、《旁观者》、《派尔-麦尔新闻》、《泰晤士报》都不得不纷纷就这一“值得注意的文件”发表社论。接着,报纸上就出现了专门就宣言中某几点发表议论的读者来信。然后又是社论,而到了周末,各家周刊又发表了评论。所有的报刊都不得不一致承认国际是欧洲的一支巨大的力量,对这支力量必须加以考虑,而且不能用故意不理睬它的存在的办法来消灭它。所有的报刊都不得不承认宣言的文笔高超;用《旁观者》的话来说,宣言的语言就象威廉·科贝特的语言那样坚强有力。资产阶级报刊对这个如此坚决地捍卫无产阶级观点和毅然决然地维护巴黎公社的文件,几乎是一致起来反对的,这本是意料中的事。由巴黎警察报纸编造出来的施梯伯式的文章和完全属于另外一个组织(巴枯宁派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

文件，——茹尔·法夫尔企图把这些文章和文件的责任都推卸给国际——尽管总委员会提出公开抗议，仍然被硬加到国际的头上。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到后来，这一切叫嚣连庸人都感到厌烦了。《每日新闻》敲了退堂鼓，而《观察家》——唯一的一家行为真正体面的报纸——在一篇详尽的文章中坚决地为国际做了辩护。就在报刊叫嚣的影响下，总委员会的两个英国委员声明自己退出总委员会，其中一个（奥哲尔）早已同资产阶级唱一个调子，另一个（鲁克拉夫特）自从被选入伦敦国民教育局的时候起，显然就更加听从“可敬的”人物的意见了；他们的辞职被一致同意了。他们已经被另外两个英国工人^①代替了，他们将很快体会到，在决定关头背叛无产阶级意味着什么。

一个英国教士鲁埃林·戴维斯在《每日新闻》上抱怨宣言对茹尔·法夫尔及其同伙进行了尖锐的攻击；他希望判明这些指控的真伪，即使是通过由法国政府对总委员会起诉的办法也行。第二天，卡尔·马克思在同一家报纸上发表声明说，作为宣言的作者，对这些指责由他本人承担责任^②；但是，看来法国大使馆并没有接到对马克思控以诽谤罪的指令。最后，《派尔-麦尔新闻》声明说，⁹⁰这样做是不必要的，国家活动家的人格本身永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他的公开活动才能受到攻击。不言而喻，如果那些说明英国国家活动家的人格的情况一旦公诸于世，那末，寡头政治和资产阶级世界的最后审判日就要到了。

维也纳报纸《漫游者》所发表的无耻之徒涅恰也夫颂扬涅恰也夫的文章，所有的德国报刊都照登了；文章中把他的功绩与谢列布廉尼科夫和艾尔皮金的功绩同时吹捧。如果再有这样的事发生，我们将要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三个可敬的人物。现在只说一点，即

^① 约·罗奇和阿·泰勒。——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39页。——编者注

艾尔皮金是有名的俄国间谍。

弗·恩格斯写于 1871
年 6 月 30 日
载于 1871 年 7 月 5 日
《人民国家报》第 5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 年
莫斯科第 2 版第 17 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17 卷第 408 页)

弗·恩格斯

《每日电讯》前记者罗伯特·里德⁵²

1871 年 7 月 1 日

《晨报》记者鲍威斯在彼得斯饭店与《泰晤士报》记者达拉斯及一名俄国使馆随员同时被捕，旋即获释。随后，鲍威斯返回咖啡馆寻找他的舞伴（一个英国女人），正碰到她在向另一位先生卖弄风情，于是鲍威斯就向他猛扑过去。鲍威斯因此被捕，受拘留监禁。

上述三人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造谣说：（1）咖啡馆里当时在场的尚有佩带着镶金色流苏的红色肩带的一些公社委员，还有形形色色的荡妇，她们均出示了身份证，（2）鲍威斯被拘捕是毫无理由的。（其实，当时在场的只有几个警官，他们倒是佩带红色肩带，不过未镶什么金色流苏。）

《电讯》常常将里德撰写的报道修改得面目全非才予以刊载。该报拒绝登载一封十分重要的信件……

《电讯》驻凡尔赛记者在 5 月 17 日或者是 18 日出版的报纸上曾断言，库尔贝在卢浮宫用锤子砸碎不少艺术品。20 日，里德把这一电讯送交库尔贝阅读。库尔贝向《电讯》编辑发出下述信件：

“阁下：

本人非但未砸碎过卢浮宫内的任何一件艺术品，而事实恰恰相反。被各种各样的大臣和部长分散到首都各高楼大厦内的所有

艺术品，经本人倡议，已全部集中，送往卢浮宫内的博物馆放归原处。对卢森堡宫^①，我也做了同样的工作。正是我，对从梯也尔先生私邸搬出的种种艺术品妥加保管并予以分类。我被指责拆毁了旺多姆圆柱。然而，拆毁旺多姆圆柱的法令是4月14日通过的，而我是在六天后，即4月20日才被选入委员会的。这是证据确凿的事实。我始终热烈主张对半浮雕艺术品应予妥善保存，并提议在残废军人院内开设一座半浮雕陈列馆。我虽深信，我这样做动机光明磊落，但同时也意识到尚有种种困难，这些困难是由帝国这样一种政体遗留下来的。

敬礼和博爱

吉·库尔贝

1871年5月20日于市政厅”

然而，此信经里德转寄给《电讯》后，该报并未刊载。参阅4月10日至12日各报。

关于托伦。《泰晤士报》记者希望了解总委员会关于此事的意见。而《泰晤士报》却拒绝刊登我们的决议^②。

曾建议里德给《电讯》发送报道，并且里德愿意立誓证实：这些通讯报道在付印时已窜改得完全不利于公社方面。

《每日新闻》记者阿道弗斯·斯密斯于1871年7月3日在切林-克罗斯剧院做了有关公社的讲演。

和平街举行示威游行⁵³时，他在场。国民自卫军的枪支一簇簇地架在旺多姆广场上。有一个英国人，他^③提到过名字（里瑟姆？）的，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猛地向枪支冲去，想抢到一枝枪。

茹尔德留在燃着熊熊烈火的财政部大楼里抢救帐簿与钱钞，

① 巴黎卢森堡宫内的博物馆。——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16页。——编者注

③ 里德。——编者注

一直坚持到最后。而茹尔德却被指控犯有纵火罪：寓居财政部对面的一个英国人，其姓名他^①是能叫得出的，目睹两颗炮弹击穿财政部楼顶，立即爆炸，很快就冒出了浓烟，紧接着冲出一片火焰，整个大楼就被烟火所吞没。

弗·恩格斯写于 1871 年
7 月 1 日

第一次发表于《共产党
人》杂志 1971 年第 2 期

原文是德文和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译的

92

卡·马克思同《世界报》

记者谈话的记录(摘录)

1872 年 7 月 3 日

……我直截了当地谈到了本题。我说，看来世界上的人们不大了解国际是什么；人们强烈地憎恨它，但是未必都能说出究竟憎恨什么。某些自认为能比别人更深刻地洞察国际的秘密的人断言，国际是个一面有着工人的诚实和善良的微笑，另一面有着恶棍阴谋家的狞笑的两副面孔的雅努斯。我请求马克思把这类见解所无法道破的秘密解释明白。学者笑了起来，我觉得好象他是由于我们这样怕他而感到好笑。

马克思用非常讲究的汉斯·布赖特曼语言⁵⁴谈起来：这里没有任何秘密，阁下，有的也许只是人们的愚蠢，他们偏偏忽视这样的事实：我们的协会是公开活动的，并且发表有关它的活动的极详细的报告，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读到它。您花一个便士就可以买到一份我们的章程，花一个先令便能得到一些小册子，从这些小册子里，您差不多能够象我们一样知道我们的一切。

① 里德。——编者注

我说：“差不多”，这是非常可能的；但是，会不会最重要的东西是我认识不清的呢？我对您完全开诚布公，并且作为一个旁观者向您提出问题：这种普遍对你们的组织不表同情的态度除了证明一般人的无知的敌意以外，是不是还证明了什么别的？虽然您已经说过了，但能否允许我再问您一次：国际是什么？

马克思博士说：您看一看组成国际的人——工人就明白了。

我说：对，不过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根据士兵来判断指挥他们的政府。我认识你们的一些会员，并且完全承认他们不是搞阴谋的人。何况千百万人都知道的秘密已不成其为秘密。但是，如果这些人只不过是某个勇敢的——请原谅我这样说下去——但不太选择手段的委员会的工具呢？

马克思博士说：没有什么能证明这一点。

我说：那末巴黎最近的起义呢？

马克思博士说：首先，我请您证明那里有过什么阴谋，证明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既成形势的必然结果。就假定说有阴谋，那末 93 又有什么可以证明国际协会参与其事呢？

我说：在公社各机关里有许多协会会员。

马克思博士说：这样说来，这也是共济会会员搞的阴谋了，因为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公社活动的决不在少数。真的，如果教皇宣布整个起义都是由共济会会员发动的，我也不会觉得奇怪。还是试着找一下别的解释吧。巴黎的起义完全是由巴黎工人发动的。最有才能的工人必然成为这一起义的领袖和组织者；但是最有才能的工人往往同时又是国际协会的会员。不过决不能要协会本身对他们的活动负责。

我说：外界对这一点却有不同的看法。人们在议论来自伦敦的秘密指示，甚至还在议论金钱的援助。是否可以说，您所指出的协会活动的公开性质，排除了任何秘密联系的可能性呢？

马克思博士说：什么时候出现过不利用公开的和非公开的联系手段来进行工作的组织呢？但是，象谈论来自某个教皇统治和

阴谋的中心的有关信仰和道德问题的法令一样来谈论来自伦敦的秘密指示,这就是完全不懂得国际的实质……

载于 1871 年 7 月 18 日
《世界报》和 1871 年 8
月 12 日《伍德赫尔和克
拉夫林周刊》第 13 期
(总第 65 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 年
莫斯科第 2 版第 17 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17 卷第 681 页)

卡·马克思 致《晨报》编辑

阁下:

您在今天的一篇社论里引用一系列类似“伦敦、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已起来反对可恨的资本”等等的话,而且承蒙您的好意,认为这些话是出自我的手笔。

请允许我声明,作为您这篇文章的根据的全部引文,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巴黎警察已习惯于几乎每天要用我的名义散布谎言,以便取得攻击凡尔赛被俘的国际会员的罪证;大概您是被他们散布的某些谎言引入了歧途。

阁下,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卡尔·马克思

1871 年 7 月 11 日于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 1 号

载于 1871 年 7 月 13 日
《晨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 年
莫斯科第 2 版第 17 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17 卷第 416 页)

卡·马克思
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附函⁵⁵

1871年8月7日于伦敦西北区哈佛
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4号

致《泰晤士报》编辑

阁下：

鉴于《公报》为驳斥《泰晤士报》关于凡尔赛审判延期的文章而写的短评已经在欧洲报刊上引起许多反应，附上的材料可能会引起贵报读者的兴趣。其中引用的一封信，是由一位答应为几个被捕者出庭辩护的律师写的。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40年第1版
第13卷第2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年
莫斯科第2版第17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17卷第421页）

弗·恩格斯
致《泰晤士报》编辑

阁下：

《泰晤士报》关于凡尔赛再度延期审判被俘公社战士的评论，无疑击中了目标，反映了法国公众的情绪。《公报》对这种评论的⁹⁵

愤怒答复再一次证实了这一点。由于《泰晤士报》这篇文章的发表，大量的抗议书投向了巴黎的报纸，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些抗议书当然是不会被登载的。我这里有一封法国人的来信，这个人由于职务关系有可能熟悉其中的情况，因此他关于审判莫名其妙地延期的原因所作的记述或许有一定的价值。下面是这封信的几段摘录：

“到目前为止，谁也不知道第三军事法庭何时开庭。看来，这是因为格里马尔上尉即 Commissaire de la République [国家公诉人] 被另一个更可靠的人所替换。在最后一分钟，看了他起草的准备在法庭宣读的起诉书之后，发现这位公诉人有点象是共和党人，他曾在费德尔布之流统率下在北方部队中服役，等等。于是突然有另一个军官来到他的办公室，将委任书交给他并且说：我是接替您的人。这件事是这样出乎可怜的上尉的意料，他差一点发了疯……”

梯也尔先生坚决想自己包办一切。他的这种狂热达到如此地步，以致他不仅不顾法庭保持公正态度的固有规则，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召集所有的 juges d'instructions [法院侦查员]开会，而且甚至竭力挑选认为可以出庭的听众。他通过圣伊雷尔先生亲自分发入场券……

同时在萨托里，被捕者象苍蝇般地死去，——铁石心肠的死神比这位渺小的国家要人的法庭判决干得更麻利些。在凡尔赛的单身牢房里关着一个不会说一句法语的身材魁梧的小伙子。据说他是爱尔兰人。究竟他是怎样落到这般境地的，现在还不得而知。在被捕者里面也有个名望很高的人，他叫……他在牢房里已经呆了两个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对他进行审讯。这多么卑鄙。”

您的顺从的仆人 正义

1871年8月7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0年第1版第13卷第2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年莫斯科第2版第17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22页)

卡·马克思

96

给《太阳报》编辑德纳的信⁵⁶

1871年8月25日于布莱顿

阁下：

首先我应当请您原谅我长期沉默。我早就要给您回信了，实在因为工作太忙，以致损害了健康，医师认为必须把我送到这儿来洗几个月海水澡，严格禁止我做任何工作。

回到伦敦以后，只要有好机会迅速写出点东西来刊印，我一定要实现您的愿望。

我已经给《纽约先驱报》寄去一份声明，表示我对该报记者硬加在我身上的那些胡言乱语和十足的谎言^①完全不负任何责任。我不知道《纽约先驱报》是否刊登了这篇声明。

流亡到伦敦来的公社战士的人数日益增多，而我们援助他们的资金日渐减少，因此，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处境十分凄惨。我们准备号召美国人给以援助。

为了使您对法兰西在 République Thiers [梯也尔共和国] 统治下的情况有所了解，我应当把我自己的几个女儿的遭遇告诉您。

我的二女儿劳拉嫁给了医师拉法格先生。在巴黎开始第一次被围的前几天，他们离开巴黎到拉法格的父亲所在的波尔多去。拉法格的父亲身患重病，很想同自己的儿子见一面。儿子照料着他，在他逝世以前，一直守在病榻旁边。以后，拉法格和我的女儿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28—429页。

就住在波尔多，拉法格有一所房子在那里。在公社时期，拉法格担任国际波尔多支部的书记，因此曾作为该支部的代表被派往巴黎。为了熟悉当地的情况，他在巴黎逗留了六天。在整个这段时期，波尔多的警察并没有打扰他。大约在5月中，我的两个尚未出嫁的女儿到波尔多去，从那里与拉法格一家人前往离西班牙边境不远的、比利牛斯山区的巴涅尔-德-吕雄。我的患过严重胸膜炎的大女儿在那里洗矿泉浴，进行治疗。拉法格夫妇照料病危的孩子，而我的小女儿则在家庭悲哀容许的限度内去欣赏吕雄近郊的美丽风景。吕雄是病人和 beau monde〔上流社会〕的疗养地，因此它不太可能成为进行政治阴谋的地方。何况我的女儿拉法格夫人又遭到了不幸——她失去了自己的孩子；这时，就在埋葬了孩子以后不久，是谁在8月的第二个星期出现在他们的家里呢？是大名鼎鼎的凯腊特里，人人都知道他在墨西哥战争时期所干的卑鄙事情，都知道他在普法战争时期充当的暧昧角色，此人起初是巴黎警察局长，后来是 soi-disant〔所谓的〕布列塔尼的总司令，现在又当上了上加龙省的省长；与他同时出现的还有土鲁斯的总检察官德尔佩克先生。陪同这一对可尊敬的先生前去的是一些宪兵。

有人在头一天晚上预先通知了拉法格，他立刻就越过了西班牙国境；他在波尔多的时候就已经为自己准备了一张西班牙的护照。

虽然他的父母都是法国人，但是他是在古巴诞生的，因此可算作西班牙人。我的女儿们的住宅遭到了搜查，她们本人曾被 République Thiers〔梯也尔共和国〕的这两位握有大权的代表严厉地反复盘詰。她们的罪名是带去了革命的通讯。这种通讯只不过是她们写给母亲的几封信，其内容对于法国政府说来当然是不愉快的；此外就是几份伦敦报纸；宪兵对她们的房子守卫了几乎一个星期。我的女儿们必须答应在作好动身的一切必要准备后立即离开

法国,因为她们住在法国就是一种危险;然而与此同时,她们发现自己处于受警察 haute surveillance〔崇高监视〕的地位。凯腊特里和德尔佩克满以为我的女儿们没有护照,但是幸而她们都带有完好的英国护照。否则也会无耻地对待她们,就象对待德勒克吕兹的妹妹以及法国的其他一些妇女一样,这些人同她们是一样无辜的。现在她们尚未回来,可能在等待拉法格的消息。

与此同时,巴黎的报纸却开始散布令人难以置信的谎言。例如《高卢人报》把我的三个女儿变成了我的三个兄弟,说他们都是 98 尽人皆知的、危险的国际密使,虽然我连一个兄弟也没有。梯也尔的巴黎机关报《法兰西报》对吕雄事件虚伪地大事渲染,说拉法格先生可以不遭受任何危险,平安无事地返回法国,而这时法国政府却在请求西班牙政府把拉法格当做巴黎公社的委员(1)逮捕起来,其实他从未参加过公社,而且作为波尔多的居民也不可能参加公社。果然拉法格被捕了,最初由宪兵押送到巴尔瓦斯特罗,在那里的市监狱里度过了一夜,然后又被押送到韦斯卡,韦斯卡的省督根据西班牙内务大臣的电报命令,应当把他送到马德里去。据8月23日的《每日新闻》报道,他最后被释放了。

在吕雄发生的一切以及那些报纸的做法①,只不过是梯也尔这帮先生们妄想对我即国际总委员会关于内战的宣言的作者进行报复的可怜企图而已。在他们的报复和我的女儿之间有一张英国护照,是啊,梯也尔先生在对待强大的外国时是多么胆小,而对他本国的手无寸铁的同胞却是那样不择手段。

至于克吕泽烈,我不以为他是一个叛徒,不过,当然,他承担了他没有足够毅力去完成的事情,因而给公社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如今他在哪儿,我不知道。

① 根据保留下来的这封信的手稿片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在吕雄和西班牙发生的这一切。”——编者注

现在 addio [再见吧]

您的老朋友 卡尔·马克思

载于 1871 年 9 月 9 日
《太阳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 年
莫斯科第 2 版第 17 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17 卷第 430 页)

99

卡·马克思 致《真理报》编辑

1871 年 8 月 30 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 256 号国际工人
协会

编辑先生: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总书记约翰·黑尔斯先生今天在《每日新闻》上得悉,勒诺先生将一篇号召法国农民放火烧毁世界上所有一切城堡以及诸如此类东西的宣言妄加于国际。黑尔斯先生当即给阿西的辩护人莱·比果先生发出如下电报:

“妄加于国际的纵火宣言,全是捏造。我们愿意在英国法官面前立誓证实这个声明。”

因此,我亟希望通过贵报告诉法国公众:在法国政府军进入巴黎以后,所有用国际名义在巴黎刊印发表的宣言,无一例外,全是捏造。

我不仅以个人名誉担保这一声明,而且愿意在英国法官面前立誓(«the affidavit»)做出相应的声明。

我有根据认为,这种卑鄙的捏造甚至不是直接出自警察机关,

而是出自某位 B 先生之手。此人同那些被《旗帜报》(托利党报纸)最近称作“名誉可疑的报刊”的巴黎报刊之一有联系。

阁下,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卡尔·马克思

载于 1871 年 9 月 3 日《夜晚报》第 862 号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报纸;并载于 1871 年 9 月 10 日《国际报》第 139 号和 1871 年 9 月 13 日《人民国家报》第 74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 年莫斯科第 2 版第 17 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34 页)

弗·恩格斯

关于为公社流亡者谋职的札记

罗伯特·哈普尔,尤尼奥尔寓克勒肯威尔街红狮子 16(?)号。能立即安置一位雕版师——他稍通法语。需询问尤尼奥尔。

科列——排字工,已三次记下名字,好象是稍通英语,不过,看来这方面并非必需,因为要用法文排字。

茹·柯普芝(法国人),在德勒纳德(?)那里工作,托登楠大院路 11 号。两个青铜匠——一人是作字模的金属雕刻师,另一人是画师、绘图员、铸模工,两人均技艺甚良。

此二人现已派往北明翰,收入不错。

写于 1871 年 10 月

第一次发表于《共产党人》杂志 1971 年第 2 期

原文是德文和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译的

卡·马克思 关于公社流亡者境遇的札记

公社遭到镇压期间，有四百六十名(外国人)被逮捕。监禁在平底船上达五个月之久。由于缺乏犯罪事实，诉讼案遂告终止。

他们在新港登岸，在船上未得到食物。被释放时，衣衫褴褛，身无分文。他们被告知，各人应设法向本国的领事求助，以摆脱困境。

有些人从新港徒步走到伦敦。

写于 1871 年 11 月初

第一次发表于《共产党人》
杂志 1971 年第 2 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卡·马克思 致《自由报》编辑

1872 年 3 月 12 日于伦敦

编辑先生：

仅仅几天以前我才读到了公民古·勒弗朗塞著的《公社运动研究》一书，在该书的第 92 页上我发现有下面一段话：

“国际德国支部的主要鼓舞者卡尔·马克思后来就 2 月 8 日的选举写给公民赛拉叶的信，稍带伤感地批评法国支部参加了这次选举；这封信充分证明，——不管这是否正确——国际那时是不大愿意干预政治的。”⁵⁷

101 在那封据说是我写给赛拉叶的信在报刊上出现以后，我立即在《泰晤士报》、《欧洲信使报》以及柏林《未来报》等报纸上声明，这

封信是《巴黎报》捏造的^①。赛拉叶也公开揭露了这封信的真正作者是个警方记者。既然国际的几乎所有的机关刊物，甚至巴黎的一些报纸都发表了我们的声明，那末使我真正感到惊异的是，公民勒弗朗塞竟然还相信昂利·德·佩恩在报上捏造的谎言。

阁下，谨向您致崇高的敬意

卡尔·马克思

载于 1872 年 3 月 17 日
《自由报》第 11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1 年
莫斯科第 2 版第 18 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18 卷第 60 页）

弗·恩格斯 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给 法国工人的贺信

1892 年 3 月 17 日于伦敦

男女公民们：

自从巴黎人民举起了红旗，同时向飘扬在凡尔赛的法国三色旗和飘扬在普鲁士人占领的炮台上的德国三色旗发出挑战以来，到今天已经过去二十一年了。

这面红旗象征着巴黎无产阶级已站得这样高，在它眼里，战胜者与战败者都同样消失了。

使公社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是它高度的国际性。这是它向一切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表现的勇敢挑战。各国无产阶级都正确地

^① 见本书第 83 页。——编者注

了解这一点。让资产者去庆祝他们的7月14日或9月22日⁵⁸吧。无产阶级的节日将到处永远都是3月18日。

正因为如此，卑鄙无耻的资产阶级才给公社的坟墓堆上大量无耻的诬蔑。正因为如此，只有国际工人协会才敢于从公社存在的第一天直到最后一天把自己看做是巴黎的武装起义者，然后又
102 把自己看做是战败了的无产者。的确，当公社失败时，国际也无法再继续存在下去。它在“捉拿公社战士！”的叫嚣下，在欧洲各地被摧毁了。

自从蒙马特尔高地上的大炮再度被夺回的那一天起，到今天已经过去二十一年了。1871年出生的孩子，现在已经达到成年，由于统治阶级的愚蠢，他们当了士兵，他们在学习使用武器的本领，学习组织起来和持枪自卫的艺术。被认为业已扼杀了的公社，被认为永远消灭了的国际，仍然存在于我们当中，仍然活着，而且比1871年要更加强大二十倍。几百人变成了几千人；响应我们号召的，现在已不是几千人，而是几百万人了。第一国际只能预见并为之做准备的国际无产阶级联盟，今天已成为现实。不仅如此，1871年在公社的巴黎近郊占领过炮台的那些普鲁士士兵的千百万子弟，目前正同巴黎公社战士的子弟肩并肩地站在最前列，为争取完全和彻底解放工人阶级而共同战斗。

公社万岁！

国际社会革命万岁！

弗·恩格斯

载于1892年3月26日
《社会主义者报》第79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2年
莫斯科第2版第22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22卷第331页）

第三部分

国际巴黎各支部与公社

105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 关于欧·瓦尔兰的委任令

1871年3月18日^①

本委任令持有者公民瓦尔兰在第十七区内享有充分行动自由，可见机行事，以与巴黎其余各街区协同行动。

中央委员会委员：茹·格罗拉尔、法布尔、
布朗舍、奈·卢梭

载于拉龙兹《公社史》
1928年巴黎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公社史》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 给第十七区各营队的命令

1871年3月18日^②

兹命令第十七区各营队立即开进巴黎，与第十八区各营队配

① 此令于上午十一时左右发出。——编者注

② 此令于下午二时三十分发出。——编者注

合行动，占领旺多姆广场。

茹·格罗拉尔、法布尔、奈·卢梭

载于拉龙兹《公社史》
1928年巴黎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公社史》

欧·瓦尔兰致若·阿尔诺德⁵⁹

1871年3月18日^①

阿尔诺德公民：

我刚刚来到中央委员会。整个运动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尚未到处都赢得胜利。法尔托与国民自卫军第十五营一道攻占了卢森堡宫。据说（不过很不确实），我们已占领了司法厅。市政厅和拿破仑营房均尚未攻占。这两座大楼内挤满了军队，而由宪兵与市警担任警卫。在头几次短兵相接时业已开过几排枪；我方有数人阵亡。然而此刻大批兵力在吕利埃指挥下被派往此据点。现在，当我执笔写信时，我们获悉已经攻占了市政厅，宪兵正撤离卢浮宫。但同时获悉在马尔斯校场和残废军人院附近正大规模调动军队。务必提高警惕。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应提防军队转入反攻。

欧·瓦尔兰

要塞：博斯凯——巴荣纳

委员会：马森纳——马赛^②

载于《议会对1871年3月
18日暴动的调查》1872年
凡尔赛版第3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议会对1871年3月18日
暴动的调查》

① 此信于晚上十一时写就。——编者注

② 国民自卫军部队用的口令与回令。——编者注

《公报》社论(摘录)

1871年3月20日

《三月十八日革命》

……反动报纸继续蒙骗社会舆论，居心叵测地歪曲近三日来以首都为舞台所发生的政治事件。这些报纸连篇累牍地登载了许多粗暴透顶的诋毁性文章和造谣污蔑的指责，以反对在紧要关头肩负起保全共和国这一重任的英勇无私的人们。

公正无私的历史无疑地必将对他们作出应有的评价，并将承认，三月十八日革命是进步道路上的一个崭新的重大阶段。

一批不出名的无产者，昨天还是默默无闻，今天，他们的名字将飞快传遍全世界。他们深爱公理和正义，无限忠于法兰西和共和制度，因而豪情满怀，正是在这些崇高的情感和历经考验的英勇精神感召下，决意一举同时拯救饱受奴役的祖国和岌岌可危的自由。这就是他们对当代人们和子孙后代的伟大功绩。

首都的无产者目睹执政阶级的欺骗与贩卖行为，已经了解 107
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

无产者在运用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时所表现出来的英明和节制，应该受到高度的赞扬。

虽然共和国的敌人猖狂挑衅，他们始终从容镇定，在敌人面前毫不掉以轻心。

他们表现了崇高的大公无私和无限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们刚刚掌握政权，就立即号召巴黎人民进行公社选举，以便把他们掌握的临时权力移交给它。

一个临时政府竟如此急切地将自己的全部权力移交给全民选出的当选者手中，这在全世界来说也是史无前例的……

……工人们创造了一切，但却一无所得；用汗水和双手生产和积累了财富，但却忍饥受寒，难道工人们要永远遭受凌辱吗？

工人们要获得争取自身解放的权利，难道就非引起对自己的一片叫骂不可吗？

资产阶级获得解放已长达七十五年以上，它是工人的大姐，是革命路上的前驱，难道它不理解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时代现在已经来临了吗？

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无能，道德上、精神上的衰颓，已使法国遭受全社会的痛苦和灾难。按理说，这一切应当已经向资产阶级表明，它的时代已成过去，1789年赋予它的使命业已完成，而它则即令不是让位给工人，那至少也应使工人有可能获得社会解放。

我们遭到了深重的灾难，那末为了拯救自己，难道不需要全体的共同合作吗？

为什么资产阶级闭目塞听，顽固不化地拒绝给予无产阶级应得的自由？

为什么资产阶级总是对无产阶级争取权利平等的愿望横加指责？为什么资产阶级运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反对工人的自由发展？

为什么资产阶级总要使法国大革命所创造出来的人类智慧的全部成果随时都有遭到毁灭的危险？

108 假如从去年9月4日起统治阶级就给予人民以实现意愿和需求的可能的话，假如他们心悦诚服地承认工人有权享受全体公民都能享受的权力的话，假如他们准许工人能够发挥个人的才能、享受应有的权利并满足他们的一切需要的话，假如统治阶级不是宁肯让祖国毁灭也要反对共和政体在欧洲真正得胜的话，——那末，我们就不会落到今日这样的地步，我们就得以避免这场灾祸的

发生。

无产阶级眼看着自身的权利经常受到威胁，自己的正当企望一概被否认，祖国山河破碎，自己的一切希望归于毁灭，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权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保证他们的胜利，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权利。

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要用革命来答复胡作非为的罪恶政府那疯狂的罪恶挑衅的缘故。正是这个政府在外敌入侵、国土沦丧的情况下肆无忌惮地不惜挑起了内战。

但是，尽管政府指望唆使军队来对付人民，军队却拒绝拿起武器反对人民；军队向人民伸出了兄弟之手并同自己的兄弟汇合在一起。

发动内战的罪魁、人民的敌人要对那几滴已经流洒的鲜血（对此我们深感惋惜）负责；他们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一切国内纷争和民族灾难的祸首。

前进的激流经过瞬间的中断，又重新开始它一往直前的行程，无产阶级将不怕任何困难，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解放。

政府驻《公报》代表

载于 1871 年 3 月 21 日
《公报》第 80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公报》

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会议上 瓦尔兰关于废除常备军的提案

1871 年 3 月 21 日

瓦尔兰认为，应当废除常备军；这是符合我们原则的。必须将

此事通告外省，并使士兵们有权参加国民自卫军。

载于《议会对……的调查》
1872年凡尔赛版第3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议会对……的调查》

109

国际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⁶⁰

1871年3月22日

执行主席 鲁韦罗耳
副主席 古累

派代表出席会议的有下列支部：

库隆支部、圣路易医院支部、布兰托支部、社会问题研究小组支部、葛布兰支部、大理石工人支部、首饰工人支部、贝尔西和伊弗里车站支部、红宫街和巴提诺尔支部。

宣读并批准最近两次会议记录。

皮奥认为，由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再按过去决议寄往布勒斯特五十法郎⁶¹，已无必要。

古累见到了公民皮阿，皮阿已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将出席我们的会议⁶²。

马隆对各区政府与中央委员会之间协议的结果以及公社选举能否成功表示怀疑和忧虑。他担心流血冲突将不可避免。

古累：〈中央〉委员会中只有瓦尔兰一人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所以协会不承担任何责任。

雅克曼：必须查明，〈中央〉委员会是否将使共和国遭受打击？

古累：我提议在各报刊登联合会委员会的通知，邀请各支部

与各工人团体派代表于明天(3月23日)晚八时出席会议。

提议被通过。

斯珀特勒: 顶好是在明天会议上向各支部和工人团体提出并根据这些团体的决议,呼吁<中央>委员会将其全部权力移交给各区政府。

鲁韦罗耳: 假定说<中央>委员会非得交出它的全部权力,那它也只能交给武装起来的人民,因为<中央>委员会是人民选出的;只有这样,<中央>委员会才能号召人民对立刻移交权力的问题予以关心。

上述问题列入明日会议日程。

会议于晚间十一时十五分结束。

会议秘书 杜毕伊

载于《国际在巴黎的组织举行的正式会议》1872年巴黎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国际在巴黎的组织举行的正式会议》

欧·瓦尔兰和弗·茹尔德

110

致法兰西银行经理处

1871年3月23日

经理先生:

迫使巴黎居民挨饿,这就是所谓的秩序党的一种武器。但是,饥饿不能解除任何人的武装,而只能引起凶杀和抢劫。我们曾想避免这些灾难,而银行是能帮助我们的。但是,它宁肯站在不惜任何代价都要制胜共和政体的人们那边。我们接受对我们发出的这一挑战,并且认为,那些为谋图个人私利而在民众中恣意兴风作浪

的人们,要对他们的罪恶行径负全部责任。

至于说到我们,我们已尽到自己的责任。而假若有人竟把我们不愿诉诸武力的行动视做胆怯,那我们将会证明,这是一种错误。看来银行已作出了极其有害的决定,望它放弃这种决定。

我们再也不到银行去。假若银行有意支付所提取的一百万的余额,即七万法郎,它应于中午前将此款送交财政部。逾期将采取一切必要的强硬措施。

共和国万岁!

签字: 茹尔德、欧·瓦尔兰

载于《议会对 1871 年 3 月 18 日暴动的调查 (一卷本)》1872 年巴黎版按原文刊印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议会对 1871 年 3 月 18 日暴动的调查 (一卷本)》按原文刊印

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71 年 3 月 23 日

执行主席: 泰斯

副主席: 鲁韦罗耳

出席会议的有下列支部的代表:

库隆支部、圣路易医院支部、木器镀金工人支部、葛布兰支部、大学社会支部、布兰托支部、社会问题研究小组支部、大理石工人支部、首饰工人支部、贝尔西和伊弗里车站支部、红宫街和巴提诺尔支部、埃斯特支部、马尔米特第二小组支部、青铜器工人支部、机械工人支部、陶器工人支部、坦普尔郊区支部、医学院支部、细木工和建筑工人支部、名人纪念堂支部、油漆工人支部、木器工人和裱

糊工人支部、钳工支部、红木工人支部、成衣工人支部(工团)、马尔米特第三小组支部、厨工支部、纺织工人支部、制鞋工人支部。

贝坦：我们应在今晚讨论市议会的选举问题。

弗兰克尔：市议会不是别的，而是任何一个团体都有的监督委员会。这两者竟如此相似，以致于目前这个问题不是政治性质的，而是社会性质的问题。我认为，应当发表一项文告，号召我们的人投公社的票。

比塞表示赞成国际积极参加选举。他认为发表文告不一定合适。

贝坦：我们必须要求同意给代表以限权委托书，并要求事先签署辞职的声明。

鲁韦罗耳：当前，对国际提出种种责难。如果要发表一项文告，那末，很有必要对这些责难进行驳斥。

阿梅：国际应当用什么方式来参加选举，这是唯一需要研究清楚的问题。

弗兰克尔：如果我们发表文告，我们就能运用自己道义上的威望来支持中央委员会。

度申：在帝国时期，国际曾多次响亮地宣布它的各项原则，而今在共和国时期，难道能默不作声吗？

米内：我们要慎重从事，此事不仅涉及我们个人，而且也关系到国际原则的本身，关系到国际的组织。国际已正式委派四名代表参加中央委员会，以协同行动。

泰斯希望，四名代表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不应由国际负责。授予四名代表的委托书，仅仅要求他们了解〈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情况。如果代表们超越他们的权限，——可能他们做的是对的，——然而我们不应对此承担责任。

鲁韦罗耳希望对任何一种不同的意见都不要发表过激的意见表示反对。对于所作的事情,我们大家的意见还是一致的,但是在责任问题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弗兰克尔重申,问题纯粹是社会性质的。难道在共和国时期国际就要放弃它既定的目标并否认它的过去吗?我投票赞成发表文告。

布代:我们将全力以赴地支持共和政体,既然它已成为社会共和国。

112 **厄韦特**:当前,国际的责任应见之于行动。

斯珀特勒:国际的活动,与其说具有现实主义性质,毋宁说更具有理想主义的特征。国际对一切都看得清楚,并在进行广泛宣传。我赞成发表一项文告,但是,对于那种无条件地将各种工人团体都引入这一运动的做法,我将表示反对。昨天曾提议要国际充当调停人;在今日发表的几项任命之后,我们仍旧再做理想家,那就是不可容忍的了。

阿梅:关于参加选举与责任问题,大家都已清楚,我们只是在发表文告是否适时问题上有分歧。各人的意见均已明确,该马上表决。我建议结束辩论。

比塞表示不同意结束辩论。我们还未讨论,在征求各支部意见之前,究竟在多大限度内我们能使国际介入行动。

辩论结束。将目前发表文告是否适时问题提付表决,结果在七票反对的情况下被通过。

贝坦:在这份宣言中,我们只限于谈公社问题。

米内:如果我们在宣言中涉及到中央委员会,那末我们就不得不对无中生有的责难做出答复,因为假若我们遭到失败,反动势力就会提出这种责难。

泰斯不赞成发表文告,因为他认为代表们只能转达他们所在

支部的意见,然而作为一个公民,他主张发表一项原则声明,在声明中讲明,我们所要组织的公社和凡尔赛所臆想的截然有别。今天晚间要写成文告是有困难的,没有时间。

弗兰克尔:我们用不着写上整整一大本书,只需寥寥数行,其目的是号召我们的人投票以保证选举的胜利。

阿梅:今晚就任命一个委员会起草文告,我们不以支部名义而只作为各支部的代表在文告上签字。未派代表出席会议的支部,可在文告上联名。

斯珀特勒希望把候选人总名单登在文告之后。提议遭到否决。

通过起草文告并于今晚提付表决的决议。指定弗兰克尔、泰斯、德梅为文告起草委员会成员。

于是该委员会离席……当委员会回到会场后,宣读文告草案。

……通过罗沙和弗兰克尔的提议:该文告将以广告形式予以公布,在二十个区内均予张贴;每个支部应缴纳十法郎以弥补支出。 113

提议被一致通过。

会议于凌晨二时结束。

秘书 阿梅

载于《国际在巴黎的组织举行的正式会议》1872年巴黎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国际在巴黎的组织举行的正式会议》

国际巴黎各支部文告

1871年3月23日

工人们:

接二连三的失败,使我国濒临覆亡危险的惨祸,——这就是对

法兰西发号施令的历届政府使它陷入的处境。难道我们连消仇雪耻所应有的品质都丧失殆尽了吗？难道我们竟堕落到俯首听命地容忍那批卖国贼伪善的暴政，难道我们竭尽全力只是为了打一场内战以加速自身的灭亡吗？

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巴黎人民是有力量的；我们相信，兄弟般的和睦一致不久即将显示出人民的智慧。

从今以后专横霸道的政权既不能恢复街市的秩序，也不能使工场作坊复工，因而，这种束手无策的局面就是对现政权的一种否定。

各种利益的不一致，导致全国的四分五裂，引起了一场社会战争；自由、平等和团结乃是崭新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秩序并能改组劳动——而它是这一秩序的首要条件。

工人们！

公社革命正在确立这些原则——它消除今后冲突的一切根源。你们要坚定不移地完全赞同公社革命！

214 公社的独立将成为社会契约的基础，这种契约的各项条款经过自由讨论之后，将使各阶级的对抗得以告终，并使社会平等得到保障。

我们在努力取得工人的解放，而公社代表机构是工人阶级解放的保证；因为它的使命是让每个公民均能拥有保卫自己权利的手段，有效监督受委托维护其利益的代表们的行动，以及拟定逐步实行社会改革的计划。

每个公社的自治，使它不能提出任何具有压迫性质的要求，因而奠定了最高形式的共和体制。

工人们！

我们进行了斗争，我们学会了为实现我们平均财产的原则而忍受苦难。现在，当我们能帮助奠定新的社会大厦的第一块基石时，我们决不后退。

什么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

组织信贷，交换、协作社，以保证工人享有他们劳动的全部价值。

实施免费的非宗教的整体教育。

有集会与结社的权利，充分的出版自由，充分的公民自由。

根据市政自治的原则建立警察机构、武装力量、卫生系统、统计机构等等。

过去骑在我们头上的统治者愚弄我们，我们曾听从他们的摆布，他们时而拉拢一些集团，时而迫害一些集团，这些集团的对抗，使统治者得以苟延残喘。

今天巴黎人民已豁然省悟，人民再不愿象儿童一样处在教师监护之下；作为发起市议会选举运动的倡导者的人民，在选举中将牢记，组织个别团体或是协会的指导原则，同样应当是对整个社会的指导原则；正如人民可以拒绝接受违背他们意愿的政权所硬派来的任何总管或者主席一样，人民也必将拒绝接受一个违背他们意愿的政府硬塞给他们的任何市长，任何省长。

在市议会选举中，人民必将重申他们是巴黎主人的至高权利，并将自行决定建立一个符合民意的市政代表机关。

我们深信，在3月26日星期日巴黎人民将把投公社赞成票看作光荣的天职。

出席1871年3月23日夜间会议的代表

国际工人协会巴黎各支部联合会委员会：

埃·奥布里（卢昂联合会委员会）、布代、肖德塞盖、库瓦费、弗·德梅、阿·度申、杜毕伊、列奥·弗兰克

尔、昂利·古累、洛罗、利穆津、马丁(莱昂)、诺斯塔格、沙·罗沙

工人团体联合会：

卡梅利纳、德康、厄韦特加朗、哈恩、阿梅、让斯、茹·拉勒芒、拉扎尔-勒维、潘迪、欧仁·鲍狄埃、鲁韦罗耳、阿·泰斯、维利。

载于 1871 年 3 月 27 日
《公报》第 86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公报》

奥布里⁶³在国际巴黎各支部 联合会委员会夜间会议上的发言

1871 年 3 月 23—24 日

卢昂各支部都感到困惑莫解。工人联合会与中央委员会之间竟缺乏密切联系，使他们不胜诧异。其实三月十八日革命就其实质而言是一次社会革命，而法国全国的报纸都纷纷报道说，国际夺取了政权。我们了解，事情并非如此。我认为，可以建议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加入国际，从而加强运动的组织性。

载于《国际在巴黎的组织
举行的正式会议》1872 年
巴黎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国际在巴黎的组织举行的
正式会议》

马隆拥护公社选举的声明

1871 年 3 月 23

面临着当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巴黎选出的市政当局曾经设

法并且还在设法达成和解。然而，茹尔·法夫尔先生在他那篇从无先例的讲话中声称：“必须坚决镇压这场乌合之众的叛乱，他们当中有这么多的无耻恶棍。”海军上将赛塞也叫嚷说：“对，我们要向外省呼吁，如果需要，我们要向巴黎进军，应该把它干掉”，这使一切努力的成果大大地遭到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姑且不谈中央委员会问题，它在挫败了政府进犯后所取得的胜利已使它进驻了市政厅)，只有一种办法能够恢复秩序，使得法国人同法国人不再流血斗争，使巴黎的市政革命能在必要的范围内得以完成，——这就是巴黎的公社委员会的选举。

基于上述理由，为了我们亲爱的共和国的和睦与完整，我认为，参加3月26日的选举乃是个人应尽的天职。

第十七区副区长

贝·马隆

为了说明事实真相，我认为有义务声明，我的名字是在本人缺席情况下被列入巴黎各区区长与副区长的第三号公告上的。

载于1871年3月25日
《人民呼声报》第25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人民呼声报》

欧·瓦尔兰致讷伊国民 自卫军第三十五营营长

1871年3月28日下午五时
于市政厅广场

营长公民：

刚才在临时组织的庆祝巴黎公社成立的爱国者大会上，我们收到您关于把第九十一营的部队派往讷伊的来函。对于此次调动

的理由,我们尚不明瞭,但是可以向您保证,我们在大小城市到处都努力捍卫市政自由;为此,我们深信,公社的市政自治一旦建立,则由此而产生的自由将保证秩序和相互信任,因而将保证和平与普遍幸福的新纪元。

敬礼和兄弟情谊

中央委员会委员

欧·瓦尔兰

载于《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59年莫斯科版第1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117

公社选举委员会的报告(摘录)

1871年3月29日

能让外国人参加公社吗?

考虑到公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

任何一个城市都有权授予为它服务的外国人以公民称号;

这种惯例在邻邦诸国早已存在;

与公民的称号相比,公社委员的称号是享有更大信任的标志,因而委员称号就必然包括着公民称号,

委员会的意见是,外国人可以加入公社,并建议你们允许公民弗兰克尔加入。

载于1871年3月31日
《公报》第90号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59年莫斯科版第1卷刊印

公社会议记录(摘录)

1871年3月29日

……公民古皮尔提议讨论宣言。

公民勒德鲁瓦对大家只是空谈而不行动表示遗憾。他建议讨论房租问题。

公民克列门斯提议,宣言应提到房租问题,支付期限问题,然后是普鲁士人问题。

公民普罗托要求组织一个委员会,并要求在宣言中不要提到凡尔赛。

公民特里东认为,应在宣言中声明,凡尔赛议会已使我们处于合法的自卫地位,我们应当向外省揭露凡尔赛议会的狠毒和狡诈的阴谋。

会议选举公民格鲁赛、瓦扬、特里东和普罗托为委员会委员……

委员会的委员们回到会场。

公民格鲁赛谈有关宣言问题。

宣言经过提出一些意见和稍加修改后通过;宣言上的署名将是:巴黎公社。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59年莫斯科版第1卷刊印

公社第一篇宣言(摘录)

1871年3月29日

118

……公民们:

149

你们刚刚为自己建立起一些机关。这些机关能保卫你们免遭一切侵害。

你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你们刚刚选出的、得到你们支持而有了力量的代表,要补救那崩溃了的政权所造成的灾难:紊乱的工业、停顿下来的工作和瘫痪了的公用事业都将获得强大的推动力。

首先是解决人们期待已久的关于房租的问题。

明天将解决期票延期问题。恢复并改善一切社会服务部门。

国民自卫军将立即予以整编,今后它将是城市中唯一的武装力量。

这就是我们将要采取的初步行动。

为了保证共和国的胜利,人民选出的代表只要求人民以信任的态度来支持他们。

至于代表本身,他们将克尽自己的职责。

载于 1871 年 3 月 20 日《公报》
第 1 号(总第 89 号)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59 年莫斯科版第 1 卷刊印

关于房租的法令(摘录)

1871 年 3 月 29 日

巴黎公社,

考虑到劳动、工业与商业至今承担了战争的一切重担,并考虑到为求得公正,私有房产也要做出相应的牺牲,兹决定:

第一条。凡属 1870 年 10 月至 12 月份, 1871 年 1 月至 3 月份, 4 月至 6 月份的应缴房租一律延期缴纳……

市政厅, 1871 年 3 月 29 日。

附注: 关于不动产作抵押借款的利息问题将由专门法令予以

处理。64

载于 1871 年 3 月 30 日《公报》
第 1 号(总第 89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公报》

勒弗朗塞提出的宣言草案(摘录)

119

1871 年 3 月 29 日

……我们要尽快地召集各工人联合会、商会、企业主公会的代表和法兰西银行经理以及运输企业领导人的专门会议，以寻求保障社会和平与自由所必需的劳动和交换的手段。

除此之外，此次会议的任务是奠定统计协会总会的基础，该会的宗旨是提供材料用于实际解决我们时代提出的社会问题，亦即使欧洲社会避免可怕的动乱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们还向工人代表和工商业者代表提出，要火速解决付款期限问题和房租问题，因为凡尔赛议会对此类问题不能也不愿予以公正解决。

最后我们将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来立即改组市政各部门，其途径是根据更符合我们公社组织精神的制度，即在未来将由你们批准的制度来彻底改组这些部门以前，先成立各种临时委员会。

载于勒弗朗塞《1871 年巴黎公社运动的研究》1871 年纽沙特尔版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59 年莫斯科版第 1 卷刊印

国际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1871 年 3 月 29 日

执行主席 塞万

151

副主席：鲁韦罗耳

宣读3月22日和23日会议记录。

雅克曼：记录上载有下面一段话，说是我讲的：“尚待查明，（中央）委员会是否将使共和国遭受打击”，而我只不过问了一下，在委员会中国际有多大的代表性。

斯珀特勒：我也得对22日的会议记录作些更正：我曾提议，只有当调停确属必要时才派遣代表团。在23日会议上，我并未提议
120 要单独列一份名单，而只是拥护在这所房子里开会的二十区委员会所拟定的名单。

经过更正的两次会议记录均得到批准……

……古累提议寄一份文告^①到伦敦去。

提议被通过。

贝坦：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重视，这就是关于社会制度的问题。我们的革命业已实现，我们可以放下枪枝，重新拿起劳动工具。

古累不完全赞同这种意见，他认为必须保持警惕。

阿梅：组织防御是不难的，难的是把工作组织得有条不紊。让我们拿起劳动工具；但只要鼓声一响，我们就能重新拿起枪来。

弗兰克尔：我支持这个意见。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论证工人的法制，而这种法制的建立只能通过道义上的压力和说服的途径。让那些暴君们用霰弹去迫使人们尊重法律吧，他们对此有他们自己的理解。我时间很紧，马上要去市政厅。我之所以来到这里，只是为了建议选举一个委员会，以便在公社和联合会委员会之间进行联系。

接着公民鲁韦罗耳和公民斯珀特勒提出几项意见，认为必须

^① 见本书第113—115页。——编者注

对工人团体联合会提出同样建议,同时公民古累(昂利)、阿梅和孔博提出了关于委员会的委员人数意见之后,会议通过了弗兰克尔的提议,并以多数票赞成,五票反对决定委员会由七人组成。当选为委员会委员的有:赛拉叶、孔博、贝坦、诺斯塔格、古累(昂利)、阿梅和勒热。

阿梅提议每周举行两次会议,其中一次安排在星期日。

提议被通过……

……**罗沙**:我现在重复一遍我在上次会议上提出的质问。为什么马隆声明拥护各区区长和议员而反对(中央)委员会?让他向我们对我们的行动做出解释。

提议被通过。要公民马隆前来参加星期日^①的会议。

鲁韦罗耳坚持说,在通知书上应写上:建议公民马隆出席等等。提议被通过。

诺斯塔格报告说,已经创办了一份报纸,名为《革命报》,报头 121 下注明《国际工人协会,贝尔西支部》。请联合会委员会就此事发表意见。

联合会委员会在听取了公民**雅克曼**的反对意见及公民**孔博**和**塞万**的回答后,对公民**诺斯塔格**的报告予以记录备查。

载于《国际在巴黎的组织举行的
正式会议》1872年巴黎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国际在巴黎的
组织举行的正式会议》

① 1871年4月2日。——编者注

关于公社第一次会议的报道(摘录)

1871年3月29日

劳动、工业和交换委员会^①

委员会的职务范围是公共工程部和商业部的一部分职务。委托委员会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它应设法寻求使工资与劳动相称的办法。它还应对本国工业和巴黎工业予以鼓励。委员会尚需探索发展国际贸易和交换的办法,同时把外国企业吸引到巴黎来,使巴黎成为巨大的生产中心。

载于1871年3月30日
《巴黎报》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59年莫斯科版第1卷刊印

公社会议记录(摘录)

1871年3月30日

……公民茹尔德提出一项提案,要求公社赋予财政代表公民瓦尔兰与茹尔德及公社所任命的〈财政〉委员会以最广泛的权力,以便实行他们在财政管理上认为必要的一切措施。

经公民贝累、比约雷、弗路朗斯、德勒克吕兹参加讨论后,对茹尔德的提案作了如下修正:

122 “公社考虑到保证一切社会服务部门发挥其职能事关重要,另一方面,应立即改组原属各部管辖的一切机关,特授予各委员会以最广泛的权力,以便实行它们为公社利益而采取的一切措施。”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59年莫斯科版第1卷刊印

① 1871年3月29日在公社会议上选出的该委员会成员是:马隆、弗兰克尔、泰斯、杜邦、阿夫里阿耳、卢瓦索-潘松、欧·热拉尔丹、浦热。——编者注

公社对工人团体和 工商会的建议书

1871年3月31日

公社考虑到急需解决付款期限问题，并希望就此通过一项能协调各方利益的决议，特请各工人团体和工商会于4月10日前用书面形式将它们的意见和它们认为有益的一切资料送交劳动和交换委员会。

载于1871年4月1日
《公报》第9号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59年莫斯科版第1卷刊印

劳动和交换委员会关于 劳动供求登记的公告⁶⁵

1871年3月31日

法兰西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

巴黎公社

劳动和交换委员会

第一条。每个区政府均备有登记簿，每个劳动者可在簿上登记，一方面登记自己的职业，另一方面登记自己的待遇条件以及他提出交换这种待遇的工作。

第二条。每个区政府还备有另一种登记簿，供各公司、企业主、厂主、批发商以及其他人员登记，在说明自己承包条件时，须指出劳动性质和他们能向工人提供的社会优先权。

第三条。委托巴黎各区政府行政人员立即将房屋、登记簿和执行本决议所需的服务人员移交有关方面支配。

第四条。邀请有关方面举行会议，并在各区选出一个委员会分会，它将与公社任命的劳动和交换委员会保持联系，以便共同作出必要的决定。

劳动和交换委员会委员

贝·马隆、列·弗兰克尔、阿夫里阿耳、
欧·浦热、欧·热拉尔丹

载于《法国的政治布告》
1874年巴黎版第2卷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59年莫斯科版第1卷刊印

《社会报》⁶⁶ 社论(摘录)

1871年3月31日

1789年和1871年的社会革命

……这一次社会革命的发生不是对资产者和农民有利……而是对城市工人有利。

问题涉及到劳动工具归谁所有……涉及到工业生产的改革。我们在很久以前就以举行罢工、成立合作团体和建立国际来郑重宣告社会革命的来临……

载于1871年3月31日
《社会报》第1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报》

劳动和交换委员会总书记贝坦的 报告草案(摘录)

1871年4月初

人民在历史上独特的环境下自发实现的三月十八日革命，是人民在为反对一切暴政而进行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中人民权利的伟大胜利——这是一场由奴隶发端而由农奴继续的斗争，这场斗争将由无产者通过社会平等的革命而光荣地加以完成……

公社不仅仅是一个行政方面的市政自治体，而首先还是巩固地建立起来的握有主权的政权……即公社组织拥有全部的和绝对的权利颁布自己的各项法律，建立自己的政治机体，作为实现革命最终目的的手段，诸如：解放劳动，消灭垄断制，消灭特权，消灭工业中的封建制度并建立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各种利益的一致将代替旧社会制度引起的冲突和紊乱…… 124

因此，在今日公社——它自劳动人民中产生——对于劳动人民的绝对义务是采取一切措施以获得积极的成果……

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场动荡是惊心动魄的；应该迅速行动起来，竭力避免采取这样一些方法和经验，虽然它们有时可能是适应不正常局势的要求的，但却为今后造成极为严峻的困难，类似1848年在停办国家工厂后接踵出现的情况……公社应当采取既能适应当前情势、过后仍能适用的办法。

为使这一目标能够实现，则要建立专门工场作坊，供妇女劳动……每一个区内都应该有专门的场所，用来接受分配给女工的原料……另辟一些场所专供销售之用。

劳动和交换委员会可在一幢大楼内集中办理各区的原料分配。最后，财政代表应给各区每周一次贷款，以立即实施这种办

法……

拟议中的这种产销系统是由公社管理呢,还是独立经营?

看来,将需要一个逐渐的过渡。当这种系统尚未巩固不能自行经营之前,还是由劳动和交换委员会监督下经营为宜。

载于《公社战士审判案》
1964年巴黎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公社战士审判案》

一位国际会员对劳动和 交换委员会的建议(摘录)

1871年4月初

……为了加速国际事业的发展,我现向国际提出下列建议:将巴黎市内的国际同情者按行业组织起来,如有必要,再把他们按支部或按区加以分组;让各行业选出他们最有才能的领导人;并且由125 这些领导人依靠整个国际的信贷,创办设有每一行业共同车间的各种企业,以便按最实惠的价格完成巴黎市内所需的各样订货。这就会促使工人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参加我们的队伍,而且由于这种原因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后将加强我们的抵抗力量……

载于《公社战士审判案》
1964年巴黎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公社战士审判案》

公社会议记录(摘录)

1871年4月5日

根据公民贝累的提议,公民弗兰克尔和泰斯参加财政委员会。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59年莫斯科版第1卷刊印

宣言《致巴黎妇女们》

1871年4月7日

巴黎的女公民们！

巴黎遭到封锁。巴黎遭到炮击……女公民们，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弟兄和我们的丈夫都在哪里？你们可听见隆隆的炮声和神圣的报警钟声的召唤？

快拿起武器！祖国在危急中！

是外寇再次大举进犯法国吗？是结盟的欧洲各国暴君的军队在屠杀我们的兄弟，以指望在毁灭伟大城市的同时，也毁灭对无数次不朽的胜利的回忆吗？——这些胜利是用了整整一百年时间浴血奋战获得的，人们把这些胜利称为自由、平等与博爱。

不，这些敌人，这些屠杀人民和扼杀自由的刽子手是法国人！……

这场席卷法兰西的疯狂的自相残杀，这场决一死战的斗争是公理与暴力之间、劳动与剥削之间、人民与刽子手之间的永远无法调和的对抗的最后一幕……

我们的敌人就是现存社会制度下的特权享有者，就是所有那些专靠吮吸我们血汗过活，使我们饥寒交困因而养得他们脑满肠肥的家伙……

他们看到，人民起义时高呼：“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我们要劳动，但自己得享受劳动成果……打倒剥削者，打倒老板……人人要劳动，人人有权享受福利，要人民自治，要公社，要自由地生活和工作，否则宁肯在斗争中死去！”

我们的敌人眼看着就要受到人民法庭的审判，吓得胆战心惊，于是他们犯下了滔天大罪——发动了内战。

巴黎的女公民们，大革命时期妇女的后裔，我们的先辈曾以人民与正义的名义前往凡尔赛押解被俘的路易十六，难道我们，法兰西人民的母亲、妻子和姊妹，竟能容忍贫困和愚昧把我们的儿女变成仇敌，使得父子相斗，兄弟相斗，弄得他们当着我们的面，为满足那些将巴黎出卖给外国人之后又妄图毁灭巴黎的我们的压迫者的私欲而互相残杀？

女公民们，决定性的时刻已经来到！要消灭旧世界！我们要做自由人！现在，不只是法兰西一国奋起行动，所有文明的各民族的视线都注视着巴黎，他们期待着我们的胜利以取得自身的解放。甚至是德国，虽然它的皇家军队曾蹂躏过我们的国土、民主与社会企求，就连德国也受到革命风暴的震撼与灼烧。德国处于戒严状态已达六月之久，德国的工人议员均遭监禁。即使在俄国，一批维护自由之士刚刚就义，新一代又站立起来，继承他们的遗志，他们决意为实现共和政体和社会改造而奋斗，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爱尔兰和波兰的灭亡，只能使他们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得到复兴；西班牙和意大利获得了曾经丧失的强大力量，以便加入国际间的斗争；在英国，全体人民群众都已成为无产者，只靠工资收入维持生计并因其社会地位而富于革命性；在奥地利，政府处于既要镇压国内的起义又要扑灭各斯拉夫公国暴动的局面。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这种不断冲突，不正是指明，几世纪以来经过大量鲜血灌溉的自由之树，最后终于结出了自由之果吗？

女公民们，已经向我们发出了挑战，一定要获得胜利，否则就是战死。有些母亲和妻子说：“如果我必定要失去我的亲人，那我们事业的胜利对我又有什么用处呢？”对这些母亲和妻子，要使他们确信能使她们的亲人——无论是赡养她们的丈夫或是她们希望所寄的子女——得救的唯一的方法，只能是积极参加已经打响的战斗，为的是永远结束这场同胞相残的斗争，这场斗争只能以人民

的胜利而告终，否则它便会在不远的将来重新发生。

假如人民再次失败，母亲们将遭到不幸。她们的子女就要为战败付出代价，因为我们弟兄和丈夫的命运已被决定，而反动势力则将猖獗万分……我们不要什么仁慈——无论是我们，还是我们的敌人都是这样……

女公民们，我们要决心团结一致，帮助我们的事业！我们将时刻准备参加防御并为我们的弟兄报仇雪恨！到巴黎各个城门去，到街垒上去，到市郊去——到什么地方去都行！我们要时刻准备着在紧要关头帮助我们的弟兄！假如那些屠杀俘虏并杀害我们领袖的恶棍胆敢向手无寸铁的妇女开火，那就更好！法国和全世界的惊骇的呼声和愤怒的情绪将完成我们开始的事业。而假如武器与刺刀已被我们的兄弟全部取光，我们还可挖出马路上的石头来砸死卖国贼……

一群女公民

德米特里耶娃撰写

以布告形式发表并载于
1871年4月11日《公报》
第101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按伊·斯·克尼日尼克-
维特洛夫《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
的俄国女活动家》1964年莫斯科
列宁格勒版刊印

公社会议记录(摘录)

1871年4月9日

一、成立一个委员会，根据公社指示，委托它拟订公社纲领。

二、派出一批代表去外省各地宣传这个纲领。

提案提付表决，一致通过。

问题讨论后，公社指派公民德勒克吕兹、瓦累斯、泰斯、库尔

奈、马隆和比约雷组成该委员会。此外还通过决议：要事先讨论这一纲领的原则……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59年莫斯科版第1卷刊印

《巴黎公社告农村劳动者》

号召书⁶⁷(摘录)

1871年4月10日

128 弟兄，你受了欺骗。我们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我所要求的，也正是你所希望的；我所争取的解放，也将成为你的解放。在城市里那些创造世界上一切财富的人，无衣无食，无处栖身，求助无门；但是乡村中的景况不也是一模一样吗？天下的剥削者，不管是叫做大地主还是工厂老板，难道不都是一路货色吗？和我一样，你起早摸黑，累死累活，却得不到温饱。你我都一样没有自由，没有空闲，没有文化，没有娱乐。你和我——我们仍然是贫穷的奴隶。

说来快有一百年了，有人一直向你这样做短工的贫苦农民说，财产是劳动的神圣果实，你把这话当了真。但是你睁开眼睛，看看自己的周围；再看看自己，你就会相信，这是撒谎。瞧，你已成了老头；干了一辈子活，从早到晚整天铁锹镰刀不离手，可你还是没有富起来，到了晚年，就无法过活。你挣得的钱，全都用在抚育子女上，可是一招募新兵，你的儿子就被拉走，不然，他们在结婚之后，也都和你一样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到头来还是一贫如洗。当你衰老了干不动活的时候，你就找不到活干，你就成了子女的累赘，于是，你不得不背上讨饭袋，低着头忍气吞声沿门乞讨。

农民弟兄，这是不公平的，难道你还没有看清这一点？现在你

该看到了他们是在怎样欺骗你。如果说财产确是劳动的果实的话，那末，你干了这么多的活，早就该成为有产者了。你早就会有一座小房子和菜园，这是你毕生的幻想、目的和热望，可是你得不到这些东西，即使幸而得到，那也要背上一身债，这些债可要榨干你的油，象蛆虫一样啃你，在你死后马上逼得你的子女把你费尽心血得到的房屋变卖一空。不，弟兄，劳动不会使人发财。财富是碰巧得来的，或者是靠欺骗得来的。有钱的都是不干活的人，而干活的都是穷人，到死都是穷人。一般规律就是这样，只有少数例外。

这是不公平的。正因为这样，巴黎——而你误信了靠骗你来找好处的那些家伙的话对它加以指责，——就造起反来，提出要求，举行起义，要改变使富人统治劳动者的法律。

巴黎希望使农民的子弟能够同富人的子弟一样受到同等教育，而且是免费的教育，因为科学是人们的共同财富，生活需要科学，正同视觉需要眼睛一样。

巴黎希望不再有什么国王，因为单是要养肥王族一家及其仆从，就要搜刮人民三千万法郎；巴黎希望，随着取消这笔庞大的开支，捐税能大大减少。巴黎希望废除支薪两万、三万和十万法郎的官职，因为这能使一人一年内化掉足够许多家庭开支的钱。仅仅这项节约，就能为年老的劳动者设置许多养老院。

巴黎要求没有财产的人不纳任何捐税；只有一座房子和园子的人也无需纳税；对少量财产只课一点轻税，而把捐税的全部重担放在富人身上。

巴黎要求给普鲁士的五十亿赔款，应由议员、参议员、波拿巴分子这些发动战争的祸首来偿还，为此要求拍卖他们的财产以及法国已废黜的国王的财产。

巴黎要求免费诉讼，并由人民自己从公社的正直人士中选举法官。

巴黎希望——这一点你们大家都要牢牢记住，你们是受高利贷者、承租人、庄园主和农场主盘剥的农村劳动者，贫困的短工和小所有主，你们播种、收割，挥汗劳动，可是你们劳动所得最好的一部分果实却被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侵占，你们大家都要牢牢记住——归根结底巴黎希望：土地给农民，劳动工具给工人，人人都要干活……

巴黎劳动者

安得列·莱奥和贝·马隆
撰写

载于 1871 年 4 月 10 日《公社报》

原文是法文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59 年莫斯科版第 1 卷刊印

召开妇女大会的通知

1871 年 4 月 11 日

兹订于今日（4 月 11 日星期二）晚八时，在坦普尔街 79 号民族大咖啡馆拉尔歌厅召开大会，请爱国的女公民们参加，会议的目的是就各区成立委员会事宜作出最终决议，以备反动势力和宪兵妄图攫取首都时，该委员会能组织妇女运动保卫巴黎。

我们号召全体女公民都能给予积极支持，因为她们懂得，祖国
130 能否得救将取决于这场斗争的结局，她们深知，现今的社会制度将导致极端贫困，毁灭一切自由和正义，所以她们拥护劳动与平等的王国，并时刻准备在生死危急关头为我们兄弟浴血奋战赢得的革命胜利而战斗，直至牺牲。

载于 1871 年 4 月 12 日
《山岳党报》第 10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山岳党报》

国际联合会委员会决议

1871年4月12日

鉴于议员托伦是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而被选入国民议会的，却以最卑鄙的方式，象一个贪生怕死的懦夫背叛了工人阶级的事业，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决定将托伦开除出协会并报请伦敦总委员会^①批准。

载于《国际在巴黎的组织举行的
正式会议》1872年巴黎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国际在巴黎的组织举行的正式会议》

妇女同盟委员会通告

1871年4月12日

兹通告爱国女公民们：保卫巴黎和救护伤员妇女同盟委员会自即日起在第二十区区政府内开始办公；办公时间为早八时至晚十时。凡志愿去军医院、随军伙房和构筑街垒工地服务者的登记手续以及缴纳会费事宜，每日均在委员会内办理。

载于《法国的政治布告》
1871年巴黎版第2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法国的政治布告》

^① 见本书第16页。——编者注

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 致公社执行委员会呼吁书

1871年4月12日

鉴于：

131 人人都有义务、有权利为人民的伟大事业——为革命而战斗；
危险已近在咫尺，敌人已兵临巴黎城下；

团结就是力量，因此在这极端危急的时刻，一切个人的努力都应联合起来，以组织居民进行集体抵抗，这种抵抗是所向无敌的；

公社曾经郑重地宣布要消灭一切特权与一切不平等现象，它是这一伟大原则的代表，因此它自然有责任考虑全体居民的正义要求，不分他们的性别和那种在性别之间人为加深的差别，而这种差别恰恰是统治阶级的特权赖以依存的支柱；

当前这场斗争的目的是要消灭营私舞弊，并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全面的社会革新以确保劳动与正义王国的建立，对于这场斗争的胜利，女公民们也象男公民们一样，是十分关切的；

凡尔赛刽子手对巴黎保卫者的大屠杀引起全体女公民的极大愤慨，激使她们去报仇雪恨；许多女公民已下定决心，一旦敌人侵入巴黎城门，她们将为保卫我们共同的权利而进行战斗直至胜利，否则就宁肯在战斗中英勇地牺牲；

认真地将这些革命分子组织起来，使之成为能有效而可靠地支持巴黎公社的力量，这只有在公社政府的帮助和促进下才能做到；

为此

巴黎女公民代表特请公社执行委员会：

1、命令各区长将各区政府内的礼堂——如不行，则用单独

的房子——供给女公民保卫巴黎而成立的各区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使用,使它们有经常开会的地方;

2、为上述同一目的,请立即指定一个大的场所,以使女公民们能经常举行公众集会;

3、上述各委员会认为必须散发的各种通告、布告与通知,其印刷费由公社负担。

女公民代表,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阿代拉伊德·瓦朗坦,女工;诺埃米·科勒维尔,女工;马尔康,女工;约瑟芬·普拉,女工;塞林·德尔万基埃,女工;艾梅·德尔万基埃,女工;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娃

载于 1871 年 4 月 14 日
《公报》第 104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按伊·斯·克尼日尼克-
维特洛夫《第一国际和巴黎公
社的俄国女活动家》刊印

保卫巴黎和救护伤员妇女同盟章程(摘录)

132

一、各区委员会

第一条。各区委员会的职能如下:

(1) 经办志愿去军医院、随军伙房或构筑街垒工地服务的妇女登记手续;……

(4) 根据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各机构的要求,不分昼夜地随时按所需人数召集已登记的愿为公社服务的妇女;

(5) 向每名应召的妇女说明她所承担的任务及其应去的确切地点;

(6) 负责召开由中央委员会组织的为宣传同盟主张的各种会议,并召集为组织妇女联合起来保卫巴黎的各种会议;

(7) 向中央委员会呈送本区组织情况的每日工作报告。……

第九条。各区委员会的内部管理规章，由各区委员会自行规定。

第十条。根据中央委员会要求，各区委员会均应随时提出自己的工作报告。

二、中央委员会

第一条。中央委员会由各区委员会的代表组成，经八名以上委员动议和过半数委员的同意，中央委员会有权自行加聘及罢免其委员。

第二条。中央委员会应按期举行例会……

第六条。会议主席由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轮流担任；每次会议均要重新选出主席……

第八条。每次发言不超过十分钟；同一个发言人就同一个问题发表意见不得超过两次……

第十条。中央委员会对同盟的活动实行总领导。

第十一条。中央委员会从它的成员中选出由七名委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与公社管理军医院、随军伙房和构筑街垒的各委员会进行联络；执行委员会从公社所属各委员会接受一切必需的详细办法和指示，并向各区委员会转达。

第十二条。此外，中央委员会还应组成几个委员会，拟定最有效的办法实现中央委员会的各项计划……

133 第十五条。中央委员会有责任将其一切活动予以广泛公布……

第十八条。同盟所有盟员有义务承认中央委员会的权威并完成其所属区委员会的命令与指示。

第十九条。所有志愿捐助的钱款与实物专供军医院、给养站和

救济贫困的同盟盟员之用。

载于 1871 年 4 月 20 日
《社会报》第 21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按伊·斯·克尼日尼克-
维特洛夫《第一国际和巴黎
公社的俄国女活动家》刊印

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关于 第二次公开集会的通知

1871 年 4 月 12 日

兹通知爱国女公民们：订于明日(4 月 13 日星期四)晚八时在坦普尔街第三区政府内，为组织妇女运动保卫巴黎而建立的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将召开第二次大会。中央委员会希望全体女公民响应号召，同心协力为争取人民事业的胜利而共同奋斗。

以单独的布告形式发表并载于
1871 年 4 月 14 日《人民呼声报》
第 44 号和 1871 年 4 月 14 日《口
令报》第 50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按伊·斯·克尼日尼克-
维特洛夫《第一国际和巴黎公
社的俄国女活动家》刊印

公社关于帝国和九月四日政府的走狗及 凡尔赛政府和议会的成员的财产由 国家管制以及关于惩办逃亡者 和临阵脱逃者的措施的法令

1871 年 4 月 15 日

巴黎公社，

鉴于各种制度的君主主义者都对巴黎公社所捍卫的权利与正

义原则施展阴谋并负隅顽抗；

目前保皇党集团运用极端残酷的手段企图摧毁巴黎，所以每个公民的责任是亲身参加防御；

134 然而，某些不良分子业已离开并继续逃离首都，其中部分人是为了支持凡尔赛政府，另一部分人则企图逃避参加斗争的义务，这场斗争是一贯与自由为敌的敌人强加于巴黎的；

此外，许多居民不愿在国民自卫军中服役，要我们公民营的武装起来的无产者去保护他们所遗弃的财产；

兹决定：

第一条。凡属凡尔赛议会议员和帝国的走狗、九月四日政府和梯也尔先生所代表的政府的走狗之一切动产与不动产，以及各种有价证券，均由国家予以管制……

第三条。凡拒不履行自己应尽的公民义务而外逃的巴黎居民，将处以他们应缴纳税款十倍的罚金。

第四条。对拒不执行任务的国民自卫军人员，除解除武装、剥夺公民权和政治权外，将根据军事法庭的判决处以罚款，不论该审级有否给他们其他处罚。此项罚款的征收将按照财产管制委员会命令执行。

第五条。委托执行委员会采取执行本法令所需要的一切措施。

载于《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24年巴黎版第1卷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59年莫斯科版第1卷刊印

关于将停工工场交由工人管理的法令

1871年4月16日

： 巴黎公社，

鉴于许多工场被拒不履行自己公民义务和不顾劳动者利益的
业主所遗弃；

由于这种卑鄙的潜逃，许多对城市生活极为重要的企业停工
了，从而对劳动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损害，

兹决定：

135

由工人工团召开会议，成立调查委员会，其目的为：

一、编写被遗弃工场的统计表，确切写明工场的现状，并将各
工场现有劳动工具开列成清单；

二、呈交一份报告，说明为使这些工场迅速复工的实际措施，
但不能指靠遗弃工场的那些潜逃者的力量，而是依靠在这些工场
工作的工人合作团体的力量来完成此项任务；

三、拟定这些工场的工人合作团体的章程草案；

四、成立仲裁法庭；待业主归来后，由仲裁法庭裁定将工场彻
底转交给工人合作团体的条件以及工人合作团体应付给业主的补
偿款额。

该调查委员会应向劳动和交换委员会提出报告，劳动和交换
委员会则应在最短期限内向公社提出符合公社和劳动人民利益的
法令草案。

载于 1871 年 4 月 17 日
《公报》第 107 号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59 年莫斯科版第 1 卷刊印

公社会议记录(摘录)

1871 年 4 月 17 日

……根据公民弗兰克尔代表第十三区区政府所提出的提案，
公社决定将意大利广场改名为杜瓦尔广场。意大利路仍保留原名

不变。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59年莫斯科版第1卷刊印

公社会议记录(摘录)

1871年4月18日

公民瓦尔兰说,在以前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曾通过决议:任命一个委员会调查孤儿寡妇的情况;他询问,这个委员会有否任命?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因为有许多与此有关的人不断向财政部提出这样的请求。

130 公民马隆提议,为此可任命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委员会。经讨论后,一致选出公民韦尔杜尔,勒弗朗塞和马隆。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59年莫斯科版第1卷刊印

执行委员会关于取消面包房 夜间劳动的决议

1871年4月20日

为答复全体面包工人的正义要求⁶⁸,

执行委员会决定:

第一条。面包房的夜间劳动一律予以取消。

第二条。前帝国警察局所设立的职业介绍所一律予以关闭。有关职务将由各区区政府内设置的登记处执行。中央登记处将归

属商业部领导。

执行委员会委员

阿夫里阿耳、弗·库尔奈、沙·德勒克
吕兹、费里克斯·皮阿、古·特里东、
奥·韦莫雷耳、爱·瓦扬

以布告形式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法国的政治布告》
1874年巴黎版第2卷

面包工人工团通知

1871年4月20日

工团订于4月24日星期四上午十时于科尔德利广场6号召
开巴黎全体面包工人会议，希一律到会。

秘书处代表

格·罗伯尔

载于1871年4月18日
《人民觉醒报》第1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人民觉醒报》

公社会议记录(摘录)

1871年4月21日

马隆等人提议向英国共和主义者表示感谢。

通过致英国共和主义者的答谢词，全文如下：

“巴黎公社欣然收悉英国共和主义者的贺词^①，我们从正在为 157

① 见本书第196—198页。——编者注

公社的自由与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的巴黎，谨向英国共和主义者致以诚挚的谢忱。

签名：贝·马隆、勒弗朗塞、赛拉叶、
阿夫里阿耳、朗之万”。

公民泰斯：我提议要另外单独向英国工人表示感谢。

公民德雷尔：我应向公民泰斯指出，早在费里当权时，就曾任命过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委员会，委托它向英国人民转达巴黎居民的谢意。我不知道这个委员会是否去过伦敦，但是无论如何，谢词已在《公报》上刊登过。

公民泰斯：我们认为，现在我们比当时受托去伦敦的公民更能代表巴黎居民。正因为这样，我才提议把巴黎公社的谢词寄给英国人民。

（呼声：赞成！）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59年莫斯科版第1卷刊印

贝·马隆提出的征用住房法令草案

1871年4月25日

巴黎公社，

鉴于必须给第二次炮轰巴黎时的受难者提供住房，且此事刻不容缓，兹决定：

第一条。凡属3月18日以后被遗弃的住宅，一律予以征用。

第二条。根据已呈报的申请，将上述住房拨给遭炮击的街区住户使用。

第三条。在拨交前，应编写财产清册，并将该清册副本交给逃亡房主的代理人。

第四条。建议各区政府立即执行此法令。各区政府亦应尽一

一切可能帮助迁居的公民们。

载于 1871 年 4 月 25 日
《公报》第 115 号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59 年莫斯科版第 1 卷刊印

关于公社收到的各种信件与提议

138

1871 年 4 月 26 日

巴黎公社
执行委员会
致公社秘书公民

公民：

我们每天均收到大批口头或书面的建议，其中有的是个人提出的，有些则是在俱乐部或国际的各支部通过的。

这往往是一些很好的建议，应提交公社研究。因此，考虑这些建议并将其上报应该是公社秘书处的业务。

委派一个委员会来审查公社能够采纳、但不属于执行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这些建议，是非常必要的。

执行委员会秘书长
昂利·布里萨克

载于《1871 年公社会议记录》
1924 年巴黎版第 1 卷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59 年莫斯科版第 1 卷刊印

致劳动和交换委员会的申请书

1871 年 4 月 26 日

公民们：

公社最近向一些工厂老板订制了一批钉子。此事办得甚为不

175

妥。公社其实应该先找工人。我本人是共产主义者，国民自卫军战士，并很早就是工人工团的会员；我目前沒有在工作，原因是在公社制度下还要为老板干活是我所不愿的，因为我们已当够了奴隶。

请把征用一百公斤制钉用的原料铁的单据和三十法郎的购煤单寄给我；制钉工人一闻讯，就会纷纷赶来加入工人联合会的。公民们，请答应我的请求——绝不是为了我本人，而是为了我这行业的全体工人，他们拥护公社，但对公社了解不够；不过，为了把他们联合起来，我正在做力所能及的一切。请你们答应我的请求，以此来帮助我。谨致兄弟情谊。

鲁洛

巴黎达尼埃街 76 号

载于《公社战士审判案》
1964 年巴黎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公社战士审判案》

139

妇女同盟第二区委员会委员的报告

1871 年 4 月 26 日

出于对我们在讷伊历尽各种苦难的不幸同胞的同情，第二区委员在妇女同盟第十区与第十一区委员会各委员相助下，于昨日（4 月 25 日）共同来到讷伊的可怜的避难处，那里躲着八家幸免于难的居民，共二十七人，终于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救了出来。

载于 1871 年 4 月 28 日
《社会报》第 29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报》

176

执行委员会关于禁止任意罚款与 非法克扣职工工资的决定

1871年4月27日

执行委员会，

注意到某些机关实行罚款与克扣工资的制度已成常规；

这些罚款往往是以理由极不充分的借口加在职工头上的，因而给职工带来实际的损害；

从法律上讲，这种任意强行扣款是毫无根据的；

从实际上讲，罚款不外是变相的降低工资，而且只对收取罚款者有利；

这些就其本质和形式来说都是不道德的罚款，根本没有得到常设司法机关许可。

根据劳动、工业和交换委员会的建议，

兹决定：

第一条。任何公私机构均不得收取罚款或任意克扣职工工资，对职工原薪应全额发放。

第二条。任何违反本法令的行为，均将依法惩处。

第三条。凡3月18日以后作为惩罚的手段收得的罚款和扣款，均应在本法令公布之日起十五天内，退还受罚者。

载于1871年4月29日
《公报》第119号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59年莫斯科版第1卷刊印

公社会议记录(摘录)

1871年4月27日

公民默利埃提出下列法案:

“巴黎公社,

鉴于巴黎市内意大利路76号(在第十三区)布莱阿教堂对六月起义失败者和为人民事业而牺牲的烈士的英名,永远是一种侮辱,兹决定:

第一条。拆毁布莱阿教堂;

第二条。教堂原址命名为六月广场;

第三条。本法令责成第十三区区政府执行。”

公民韦济尼埃认为,在处理刽子手的同时也要处理受害者,这才是正确的;他提出下列修正:

“此外,公社宣布赦免因打死背信弃义分子布莱阿而被监禁在凯恩达二十二年之久的公民努里,公社将尽快把他释放。”

公民阿尔图尔·阿尔努和让·巴·克列芒反对这一法案;公民若昂纳尔赞成这一法案。法案经表决后通过。

公社又以表决方式作出考虑公民韦济尼埃修正案的决议。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59年莫斯科版第1卷刊印

伊弗里和贝尔西联合支部会议记录(摘录)

1871年4月28日

根据本支部一些成员的提议,同时考虑到组员公民佩西科·约瑟夫已逾期一月不出席小组会议,并违反各小组通过的决议,公开参加选举公社的竞选斗争,

兹决定：将公民佩西科·约瑟夫，音乐教师，寓居托加尼埃商场 24 号，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伊弗里和贝尔西联合支部）。本决议将上报联合会委员会。

书记 茹尔·诺斯塔格

载于《国际在巴黎的组织举行的
正式会议》1872 年巴黎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国际在巴黎的组织
举行的正式会议》

列·弗兰克尔在讨论面包工人 夜间劳动法令时的发言

141

1871 年 4 月 28 日

—

公民弗兰克尔：在原则上我同意通过这项法令，然而就法令的形式而论，我认为并非适当。应该对居民说明，在采取这一措施时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中间有工人，如瓦尔兰、马隆等，他们早就在研究社会问题。所以应当事前同我们商量一下，何况劳动委员会曾专门研究过这一重要问题。

在颁布一项法令之前，应当了解一下，在该行业中是否有必要急于进行某种社会改革；应该深入了解居民的利益，然后告诉他们，使他们对你们所要进行的改革的优越性心中有数。必须详细解释你们为什么要把夜间劳动改成白天劳动。这就必须加以说明，为什么面包工人阶级是最受压迫的无产者。你们找不到比烤面包这一行更不幸的工人了。大家每天都在说，工人需要学习。但请问，如果你们每天夜里劳动，那怎么能够学习呢？今天，面包房业主来过了。一共五个人，彼此意见不同。他们承诺要站在正义和多数方面。我认为，当这项措施付诸实现时，大多数面包房老

板是会赞同我们的。尽管执行委员会的法令还不完善，但已经得到你们的赞同。这就是说，我们想在面包业方面进行的改革，是会得到你们赞成的。

二

公民弗兰克尔：我刚才说过，现在再重复一遍：执行委员会所通过的法令是不完善的，这是因为连那些一向对社会问题素有研究的人，也多半不了解它。但是，我拥护它，因为我认为这一法令是公社颁布的所有法令之中唯一的真正社会主义的法令。很可能，其它所有法令比这个法令更完善，但是没有哪一项法令具有这种彻底的社会性质。

我们在这里绝不仅仅是为了维护市政自治的问题，而是为了实行社会改革。（很好！）我们要实行这些社会改革难道在事先还
342 得同老板们商量吗？不，难道说在 1792 年我们同老板们商量过吗？难道还同贵族商量过吗？没有！

我只受到一项委托——维护无产阶级，因此，如果某种措施是正义的，我就采纳它，实行它，而不考虑同老板们去商量。这项法令所规定的措施是正义的，因此，我们就应当维护它。（鼓掌）

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59 年莫斯科版第 1 卷刊印

工人工团致各工人团体的呼吁书

1871 年 4 月 29 日

巴黎公社在它 4 月 16 日颁布的法令中向各工人团体提议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被遗弃的工场进行统计造册，并协同劳动和交换委员会提出一份尽速使这些工场复工的报告。

我们工人们终于有了一个期待已久的、完成我们既定目标的伟大机会，能够在实际上实现我们近几年来孜孜不倦探索的成果。公共工程部内的一幢大楼已划归各工人团体使用，这就使各工人团体同劳动和交换委员会能保持经常联系。机械工人工团号召所有各同业工会都能尽快选定其代表团。

工人工团代表 德拉埃⁶⁹

载于《公报》第 118 号及
1871 年 4 月 29 日《社会
报》第 30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公报》和《社会报》

机械工人工团通知

1871 年 4 月 30 日

在工团上次会议上，由于疏忽而未规定全行业大会的日期。兹通知：订于 4 月 30 日一时在劳尔商场（女子学校）举行大会。

议程：由调查和劳动组织委员会代表作报告。

载于 1871 年 4 月 29 日
《社会报》第 30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报》

劳动和交换委员会关于 废除当铺的报告（摘录）

1871 年 4 月底

[历史概述]

……在这个时代^①，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在此不久前的种种发

^① 指十八世纪末法国革命前夕。——编者注
此编者注有误，应指十六世纪。——译者

现，推动了各种契约的签订。资产阶级(固然，当时它还只初具雏形)在压榨人民的同时，力图摆脱高利贷者对他们的控制；而且抵押放款处实际上已变成票据交易所。

……人民已经很难忍受极度的贫困，“拿破烂去典押得来几个苏”，虽然方便，但却无济于事。因此，路易十六为了使民众所坚持的、再三提出并具有威胁性质的要求得到满足，发布了关于发还典当额不足八十法郎的内衣和冬衣的命令。

共和历2年雨月4日，国民公会也有一项法令救济贫苦的人民，容许金额不超过二十利弗尔的当票持有者有权无偿地赎回典当在当铺的物品。该法令第九条规定：“社会促进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应立即向国民公会呈报，说明保留当铺业对公共福利是否有益的问题。”

共和历3年雨月1日的第三项法令，命令把不超过一百利弗尔(纸币)的典当物品发还贫苦的原主。

后来，革命的旋风吹走了这种机构，但是，既不能恢复信贷制度，又不能使劳动人民获得他们生存所必需的东西——劳动工具。

废除当铺；当铺的经济地位 及其道德作用，对当铺给予 劳动人民帮助的评价

……诚然，当劳动阶级失业与患病时，抵押放款是可以暂时缓和他们的困难处境的，而失业与患病又是经常发生的事，作为公正的社会组织则应估计到这一情况，因为公正的社会组织的任务，就在于防止失业与疾病，有效地和缓它们，同时不从中为自己谋利。

144 尤其，当发生总危机时，抵押贷款更不能算是合理的了，因为这时社会所担负的义务应合理地分配承担。

固然,由于当铺的中介,劳动阶级有可能解决个人生活中的燃眉之急,但不少家庭也因此而失去种种物品,这些东西是维持生计所必需的,但却只能以低价典当掉……

公社应发挥它的真正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机构的效能,应支持劳动、信贷和交换,力求使典当制度失去作用,因为当铺是造成经济混乱与生活放荡的根源。

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

目前在当铺里存放着大量典当物品,对这批当品共贷出三千八百万法郎。连同在围城期间放出为数不多的贷款,上述典当物品的实际价值约为一亿八千万法郎,这是因为典押放款的平均额不超过一件典当品价值的五分之一。

由于公社法令规定暂时停止出售与延期贷款以及在围城期间因需要而动用了储蓄存款,将使当铺业务停顿,今后,当铺实际上成为典当物品的仓库,并使大批居民失去生活必需品。

……综上所述,无论就当铺开业所据原则的不道德性,还是就它们从事经济活动毫无价值而言,当铺都必须废除。

在废除当铺时,首先遇到的难题看来就极为棘手:当铺要归还三千八百万法郎,这笔钱是它们欠那些把自己多年劳动果实存入当铺的人的。

这些公民可能过分精于盘算,然而尚未从事投机活动,如果对这些公民的经济生活造成损失,那也是不公平的。

另一方面,财政状况不允许我们使用一笔特别经费去偿还债款。

但是,如果能正确地提出问题,那末事实可以说明,当铺的主管当局占有与冻结起来的典当品的价值是一亿八千万法郎,而为此放出的款额是三千八百万法郎。

……假如允许重新接受典押物品,那末,即令在目前情况下有

此可能,也无异将极沉重的负担加在最受压迫的阶级身上。

145 ……公社应指派一个清理委员会,在劳动和交换委员会监督下,十分详细地审查当铺债权人的合法权利。不致引起任何怀疑的真实的和正确的凭据,均按票面价值兑换,由公社担保,并在五年之内按规定的抽签方式按季偿还。

欠当铺债款者可领回自己的服装、被褥、家俱和工具。他们为了公社的利益将立据承担个人的债务,并订于五年之内按月偿还。

寄予人民的这种信任,将确立劳动人民享有信贷权的原则。

毫无疑问,清理委员会将会留下一些无法追还的帐目,而这是由不久前政治事件造成的必然结果,这些政治事件应由整个社会负责。

这种处理贷款与信任劳动人民的经验,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今后任何诬蔑中伤、任何玷污劳动人民品德的诡计均将遭到失败……

结 论

鉴于当铺所依据的法律和命令,均为助长私人剥削的特权;

公社绝不继承旧制度的传统,绝不保护信贷机构经营高利贷业务;

鉴于当铺不能代替劳动人民获得劳动工具和信贷的权利;

劳动人民用典当方法获得的临时经济收入,常常是家庭陷入赤贫的原因,而一家人亲眼看到他们节衣缩食俭省下来的果实逐渐消失;

商人在钱钞拮据时,常有向当铺告贷的习惯;大多数商行即将破产时往往向当铺告贷,应把这类借贷视为诈骗行为,是盗窃债权人提供的担保品;

此外,还考虑到在巴黎居民经受危机之后,凡拿到当铺典押钱的大部分家庭都失去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而这些物品是他们长期无法弥补的;

公社决定:

第一条。通过关于废除当铺的决议。

第二条。指派由公民……组成的、在劳动和交换委员会监督¹⁴⁶下进行工作的清理委员会。

……但是,有多少因生计无着而把生活必需品典当在当铺的劳动人民和国民自卫军军人,不愿意自称是穷人,也不会去引用这项法令;

为照顾这些为数众多的人的利益,委员会的报告提出,可改用借据赎回典押物品,借据上注明债务应在五年内按月清偿。

此措施尤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因为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人是有自尊心的,不会轻易去乞求施舍,哪怕这种施舍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

总之,凡属为保卫公社而牺牲的国民自卫军烈士的寡妇和孤儿的典当品,一律无偿予以发还;

凡属伤员的典当品一律无偿予以发还;

凡属穷人的典当品一律无偿予以发还。

至于对缺乏生活资料但又不愿承认自己贫穷的人的照顾问题,尚留待解决……

劳动和交换委员会

沙兰、龙格、马隆、赛拉叶、泰斯

代表 列奥·弗兰克尔

载于 1871 年 5 月 1 日
《公报》第 121 号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60 年莫斯科版第 2 卷刊印

对执行已颁布的关于面包房 夜间劳动法令的决定

1871年5月3日

巴黎公社，
根据劳动和交换委员会的建议，
并考虑到执行委员会4月20日关于取消面包房夜间劳动的
法令，兹决定：

第一条。凡违犯本决定者，对其夜间烤制的面包，一律加以没
收，并把面包交区政府分发给穷人。

第二条。本决定应在每家面包店醒目处予以张贴。

147 第三条。本决定应由各区政府执行之。

载于1871年5月4日
《公报》第124号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60年莫斯科版第2卷刊印

国际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

1871年5月3日

执行主席 古累

副主席 诺斯塔格

派代表出席会议的有下列支部：葛布兰支部、蒙鲁日支部、伊
弗里和贝尔西支部、大露天采石场和蒙马特尔支部、巴提诺尔支
部、里沙尔-勒努瓦尔支部、名人纪念堂支部、靴鞋剪裁工支部、裱
糊工人支部、马舍尔布支部。

经公民古累，阿梅，诺斯塔格，博舍里，孔帕斯，博夏尔，费隆，

博纳福等讨论后,通过下述决议:

国际工人协会联合会委员会选出公民阿梅、马丁、诺斯塔格、古累、孔帕斯组成倡议委员会。倡议委员会将把巴黎各支部拟定的各项决议提交公社讨论与核准。

委员会将在市政厅举行会议并保证联合会委员会与公社间的联系。倡议委员会委员在联合会委员会每次开会时有责对所作工作结果提出报告,他们可随时被国际联合会召回。凡为了同一目的而为联合会所委派的以及以联合会名义而工作的所有其他各委员会,均宣告解散。

载于《国际在巴黎的组织举行的
正式会议》1872年巴黎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国际在巴黎的组织
举行的正式会议》

关于劳动和交换委员会 监督各军需部门的决议草案

1871年5月4日

公民**弗兰克尔**提议在《公报》上发表下列决议:

“公社以劳动和交换委员会名义决定:

第一条。劳动和交换委员会将在各军需部门派驻其代表。

第二条。这些代表均应及时了解各军需部门首长所签订的包工合同并将一切成交情况予以上报。”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60年莫斯科版第2卷刊印

欧·瓦尔兰的申请书

1871年5月5日

驻军需部临时代表公民瓦尔兰申请由粮食委员会调往军事委员会工作。

欧·瓦尔兰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60年莫斯科版第2卷刊印

列·弗兰克尔就当铺问题的 发言(摘录)

1871年5月6日

如果我们打算颁布一项有关当铺里的典当物品的法令,那末,这显然是为居民造福,然而,这就需要采取一切更为紧急和更为必要的措施。

前不久,我曾对茹尔德谈过,巴黎的妇女现在没有工作;国民自卫军军人每日也只有三十个苏来维持生活;而且,巴黎的所有女工生活也很贫困,为此我很想同劳动和交换委员会商量,成立一些工场。不过,这不是国营工场,而应当是可以分配工作的工场,是使女工可以把工作带回家去做的工场,因为我们在安排工作的同时,也想对妇女劳动实行改组。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60年莫斯科版第2卷刊印

阿夫里阿耳报请巴黎公社批准的 卢浮兵工厂章程(摘录)

1871年5月6日

第一条。本厂由公社代表领导。

领导本厂的代表由工人大会选出,在代表明显不称职时,可随时予以撤换。代表的任务是:受理厂长、工长和工人的报告,并转呈炮兵器材局的领导人。代表应向委员会(见下文)详细汇报其对内与对外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149

第二条。厂长与工长均由工人大会选出;他们亦同公社代表一样,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证明他们不称职,可予以撤换
.....

委 员 会

第六条。委员会应按规定于每日下午五时半举行会议,以讨论次日工作,并听取领导工厂的代表、厂长、工长和工人代表(见下文)所做的工作报告与建议。

第七条。委员会由领导工厂的代表、厂长、工长和每个工段各自选出的一名工人代表组成。

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均应出席会议。只有厂长一人因所担任职务关系,可不出席委员会会议;在此情况下厂长应向委员会说明缺席的理由。

第八条。工人代表每两周更换一次;每星期轮流更换半数代表。

第九条。工人代表在会后应把委员会会议情况向工人们汇

报；他们是工人在工厂管理委员会中的代表，因此应把委托人的意见和要求带到委员会。

第十条。在平时，由一位工人代表提议，经大多数同意，工人代表可以召开委员会会议；如果工长、厂长或经理拒绝开会，工人代表有权向全厂工人提议召开会议。

第十一条。为了维护公社的利益，组成监督委员会的工人代表有权了解工厂的一切内外业务，在工人代表认为必要时，则应根据他们的要求，提出帐册文据以备审核……

第十三条。招雇工人应按下列方式进行：根据厂长提议，由
150 委员会决定应否招工以及招工人数。全厂职工均可介绍应招人。应招人应先在招工登记簿上登记，然后按顺序应招。应招人是否符合工作要求，只能由委员会确定。

第十四条。解雇工人，必须根据厂长报告，经委员会作出决定，方能进行……

第十五条。每日工作时间定为十小时；工厂工作时间从早七时至晚六时，午饭时间定为十一时至十二时。

例外：凡遇有为了公社防务而紧急待修的订货，委员会可酌情决定加班一两个小时。但这种在极个别情况下的加班，只按每个工人的规定工资付酬，而不付任何附加工资……

第二十二條。本章程经委员会建议，经炮兵器材局领导核准并由绝大多数工人通过，可予以修订。

本章程一式两份，1871年5月3日订于卢浮。

签字：卢浮兵工厂一百零四名工人。

经炮兵器材局局长阿夫里阿耳批准。

载于1871年5月21日
《公报》第141号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60年莫斯科版第2卷刊印

公社关于无偿发还典当物品的法令

1871年5月6日

第一条。凡于1871年4月25日前典当在当铺的衣服、家俱、内衣、书籍、床上用品以及劳动工具等，其典当金额不超过二十法郎的物品，一律凭当票自本年5月12日起无偿予以发还。

第二条。当票原主应出示身份证明，证实确为原典当人，方得发还上列物品。

第三条。有关规定赔偿费与本法令之执行事宜，均由财政代表与当铺主管当局协商处理。

载于1871年5月3日
《公报》第127号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60年莫斯科版第2卷刊印

铸铁工人合作社申请书

1871年5月6日

151

我想以铸铁工人合作社的名义向您提出申请，望您同意处理一下我们的问题，因为这是社会民主的事业，是通过工人按行业联合来确立社会民主原则的问题。我们知道您是坚决贯彻这些原则的，同时看到铸造厂老板们眼下正兴风作浪，因此，公社防御用的炮弹大部分定货，由铸工合作社来承制，可说是合理的。

假如，我们的请求，令人遗憾地不能给予认真考虑，则铸工合作社必将发生分裂，那时，工厂老板们由于可以雇佣参加最近罢工的铸工，就必然照旧对工人进行剥削。而我们恰恰是为了粉碎剥削，才力求获得劳动权利，使工人按行业实行联合并在不久的将来成立一切行业的工人联合会的。成立工人联合会是为了社会民主而向我们的共同目标迈进一大步，这一目标是每一个民主-社会

主义者应当铭记不忘的，这就是实现所有各民族的联合并打倒一切君主皇帝。

阿夫里阿耳公民，我们期望，您能同意把为了防御和我们自由的胜利所需用的大炮和炮弹的承制任务委托给我们——公社原则的捍卫者们。

顺致

敬礼和兄弟般的情谊。

载于《公社战士审判案》
1964年巴黎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公社战士审判案》

保卫巴黎和救护伤员妇女同盟

中央委员会宣言

1871年5月6日

为了我们所拥护的社会革命，为了劳动权利、平等与正义的要求，保卫巴黎和救护伤员妇女同盟对一小撮匿名的反动分子前天到处张贴卑鄙无耻的致女公民书表示强烈的抗议。

在这一致女公民书中说，巴黎妇女吁请凡尔赛宽宏大量并不惜任何代价乞求和平。

难道我们会要求卑鄙的杀人凶手宽宏大量吗？

752 难道我们会要求自由和专制之间的和解吗？会要求人民与屠杀他们的刽子手之间的和解吗？

不，巴黎的女工们不会要求这种和平，而是要把战争进行到底！

在今天，要求和解就是叛变！这就意味着背弃了工人们的一切期望。工人们热烈拥护全面的社会革新，赞成废除现存的一切

法律和社会关系,消灭一切特权和各种剥削,用劳动王国代替资本主义王国,一句话,用劳动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取得自己的解放。

在六个月的围城期间我们受尽苦难,被人出卖,六个星期来我们同勾结在一起的剥削者进行了艰巨的斗争,为自由事业流尽鲜血——这一切都使我们有权利要求荣誉和复仇!

现在进行的斗争只能以人民事业的胜利而终结……巴黎决不后退,因为它手中高举着未来的旗帜。决定性的关头已经来到……

让劳动人民掌权,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滚蛋罢!

需要行动,需要毅力!

自由之树必须用它敌人的血浇灌才能生长!

巴黎妇女由于历经社会危机所带来的种种苦难而团结、壮大、觉醒、充满坚强信念,她们深信,公社是各国人民的国际和革命原则的代表者,它孕育着社会革命的种子;巴黎妇女将向法国和全世界表明,她们也能在最危急的时刻——假如反动派冲入市区——在巴黎的街垒上和要塞前,同她们的兄弟一样,为保卫公社并使公社获得胜利,即为保卫人民并使人民获得胜利而贡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到那时,获得胜利的男女工人就能团结一致,休戚与共,他们将行动一致,再接再厉,把剥削制度的一切痕迹和剥削者彻底消灭干净。

世界社会共和国万岁!

劳动万岁!

公社万岁!

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

勒默尔、雅基埃、勒费夫尔、勒鲁、德米特里耶娃

载于 1871 年 5 月 8 日
《公报》第 128 号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60 年莫斯科版第 2 卷刊印

关于发还当铺的典当物品 的手续的决定

1871年5月9日

财政代表^①奉令执行1871年5月6日关于当铺的法令，兹规定下列办法：

因自去年8月停止公开拍卖，当铺中积压的典当物品达到异常多的数量；典当品自1869年6月起迄今长达二十三个月期间未进行过拍卖。业已查明，仅适用公社法令的各类典当品，至少有八十万件，由此可见，如不分批处理，这项工作将无法进行。

为便利和加速典当物品的发还工作，主要是为了使凡能利用这项措施的公民不至于产生厚此薄彼的想法，已把典当物品分成四十七批，每批包括同两周内典押的物品；这些典当品发还顺序将于5月11日星期日下午二时，在市政厅内的圣让大厅，由公社委员兼财政委员会委员公民勒弗朗塞主持的公开大会上经抽签决定。

第一次中签的有四批同两周内典当的物品，将根据票箱中抽出的签号依序予以发还。

当头两批同两周内典当品发还后，将对余下各批也进行抽签，并张贴布告通知抽签结果。

对哪几类当品将于近日发还，亦用布告予以通知。

典当品的发还工作，将从本年5月12日星期五在勃朗-芒托街当铺主楼和波拿巴街与塞尔旺街的两个分所开始办理；这项工作将不间断地进行，星期日也照常办理。

^① 燕尔德。——编者注

如在规定日期某些公民未能前来领取，则其当品可展期发还；
并将这些典当品列入另编的第四十八批内。

本法令只准原典当人引用。他们的身分则用下列方法确定：

原典当人必须随身携带区政府或区治安法庭、警务委员会或 154
国民自卫军营的家属委员会发给的身份证。

任何人都无权在同一日内提出要求发还三张以上当票。

公社委员兼财政代表 茹尔德

载于 1871 年 5 月 10 日
《公报》第 130 号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60 年莫斯科版第 2 卷刊印

要求撤销或改组社会拯救委员会

1871 年 5 月 9 日

鉴于社会拯救委员会不仅未能保障拯救社会的事业，反而使
其受到威胁，因此我们要求撤销社会拯救委员会。

军事委员会委员

若尔日·阿尔诺德 欧·瓦尔兰

我们要求将社会拯救委员会改组为检查监察委员会，其职责
为保证各项法令的实行。

阿尔图尔·阿尔努 若尔日·阿尔诺德

茹尔·安得里约

茹·若昂纳尔

阿夫里阿耳

古·特里东

阿·泰斯

考虑到,若放弃“社会拯救委员会”的名称,可能被视为退却,我们要求对社会拯救委员会的委员加以改选,并划清该委员会的职权。

沙·龙格 茹尔·安得里约 阿·泰斯
奥·赛拉叶 茹·若昂纳尔
贝·马隆

以其迹复制品形式发表于
分类品名录册《圣丹尼市。
艺术和历史展览会。巴黎
公社。1935年3月17日
—5月26日》圣丹尼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真迹复制品译的

155

蒙马特尔露天采石场支部决议

1871年5月9日

鉴于巴黎公社开始公开实施我们章程引言中所规定的政治与社会改革,

国际工人协会露天采石场支部希望

巴黎公社为了进一步发展文化能颁布命令:

实行非宗教的教育,初级的和职业的教育,实行各级免费的义务教育。

载于《国际在巴黎的组织举行的
正式会议》1872年巴黎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国际在巴黎的组织
举行的正式会议》

196

国际联合会委员会决议(摘录)

1871年5月10日

兹委托上一次会议选出的委员会^①草拟告外省的国际会员书⁷⁰。

载于《国际在巴黎的组织举行的
正式会议》1872年巴黎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国际在巴黎的组织
举行的正式会议》

蒙鲁日支部声明

1871年5月11日

我们,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谨向你们寄出附上的声明,此声明于昨日(1871年5月11日星期四)在支部全体大会上通过。

考虑到我们的公共机关处在最危急的关头,以及公社的一些委员所表现的软弱无能,当迫切需要采取革命行动的时候,他们只会颁发各种法令,而现在只有革命行动才能挽救局势,才能保障3月18日爆发的如此鼓舞人心的革命的成果。

上述支部的成员,向你们,向被他们选出的委员们呼吁,应当立即扭转这种局面,如果你们今后仍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这种局面将把我们引向毁灭。

1848年7月^②,为数寥寥的工人竟抵抗卡芬雅克的军队达三周之久;他们没有大炮,没有粮食,没有金钱;他们的防御工具只不过是几堆铺路用的鹅卵石和几枝质量低劣的火枪。你们的职责正

^① 见本书第147页。——编者注

^② 应为1848年6月,斗争持续了五天。——译者

是继续同一事业：正义的事业，劳动的事业。

166 要牢牢地守住筑上防御工事的巴黎城，你们就是政府，领导着伟大的国家——巴黎！你们具备一切条件；你们有足够的武器和众多的战士，因此，如果你们象 1848 年的那些大公无私的工人一样，就必能大获全胜！

要获得胜利该做些什么呢？在交战时期要投入所有的经费，支持正义事业，而在平时时期则厉行节约；绝不可再观望等待，我们的城墙在保皇党分子的炮火轰击下正在倒塌，一批平射炮和多管炮由于作战疏忽和不懂使用而落入敌人之手，国民自卫军的卫戍部队却在露营中消磨时光，虽然他们完全能够有效益地修筑街垒，为街垒增设装甲钢板和掩蔽室，以使敌人炮火的火力失效……

你们还顾虑什么呢？你们是局势的主宰者，假如你们缺钱，你们尽可发行钞票；你们难道没有看到，每多防守一天都使另一个王位发生动摇并把世界上全体劳动者团结到我们周围，因为我们捍卫的正是劳动者的事业。

如果你们能把这些做到，也就是说，如果你们能按照符合你们所代表的政权的那些原则的道路前进，那末，我们，国际协会，必将竭尽全力来支持你们，因为我们从事的事业就是正义的事业，正因为这样，我们希望它能获得胜利。

载于《公社战士审判案》
1964 年巴黎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公社战士审判案》

关于召开面包工人会议和举行 支援公社示威游行的通知

1871 年 5 月 12 日

当正义与公理获得胜利之际，群众有义务表达他们的欣喜之

情。为此，特请全体面包工人毫无例外地一律于5月15日星期一下午四时到国立马戏院集合，以便通过对面包工人团体利益极关重要的决议；会后，由马戏院游行至市政厅，向公社表达我们的谢忱以及我们效忠公社的决心。

面包工人团体代表

埃·昂利

载于《法国的政治布告》
1874年巴黎版第2卷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60年莫斯科版第2卷刊印

埃·奥布里的文章 《社会革命与公社》

157

1871年5月12日

我们是争取经济进步的先锋战士，二十年来一直为劳动人民的权利而奋斗，我们是三月十八日革命的参加者，因此我们认为自己有义务警醒地注视那些受我们委托保护我们权利的人士，因为他们负有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帮助我们在全体公民中建立公正关系的使命。我们首先应该警惕地注视他们的活动，为的是使我们在社会斗争舞台上二十年的努力不致再次变为昙花一现的胜利。

正如本报^①名称所示，社会革命是我们唯一的意向。我们竭力求取社会革命的彻底胜利，并为此目的向公社提出几个问题。

我们，人民，在城墙下浴血奋战，抵抗那些为非作歹的恶棍，已经快有两个月了，当他们不能使我们向普鲁士人屈膝投降时，他们就出卖了我们，而现在又妄图杀害两百万居民，以此来遮掩他们无

① 《政治和社会革命报》。——编者注

耻叛变的行迹。为什么在这些刽子手的枪弹下牺牲了那么多人，公社仍未战胜？为什么公社不能下决心运用科学为它提供的摧毁敌人的手段？为什么公社的大部分法令都未付诸实现？一个只颁布法律而不设法使法律得到执行的政权，可能成为被人揶揄的笑柄并逐渐失去群众的信任。而群众或者是由于疲惫对未来丧失信心，或者是求战心切，贸然出击，有时成功，有时惨败。

公社从斗争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软弱，使反动势力又飞扬跋扈起来，他们已接连数日肆无忌惮地散播最恶毒的谣言，妄图摧毁光荣的革命士兵的英勇斗志。

公民们，公社的委员们，你们要提高警惕！我们的敌人在玩弄一切政治手腕方面是老奸巨猾的。他们指望利用你们的软弱把三月十八日的成果化为乌有。要立即与从前的摇摆不定断然决裂，要按革命的方式行动起来，要坚强地、毫不动摇地向那些为我们共同事业而准备浴血战斗的人们证明，他们的牺牲是不会徒劳无益的。不要怜惜我们的敌人，就象我们毫不顾惜自己的生命一样。要严厉无情和不屈不挠！

158 自从你们将防务转托给军人，已经过去两个月了。对于这些军人的诚实，我们不想提出异议，然而他们，很遗憾，毕竟只是军人。作为资产阶级军事学校培养出来的人，他们只学会在恪守军国制度的一切规章和程式情况下进行战争，而把自己的军人自尊心看得高于我们正在捍卫的伟大理想。他们唯一关注的是：要向他们那些在凡尔赛军队中的同窗学友表明，他们也具备着军事天才。他们一直拒绝使用各种摧毁敌人的武器，按他们的说法，这些武器是战争守则所不容许的。

他们千方百计要求凡尔赛方面承认我们为交战的一方，好象这件事对于我们具有什么了不起的意义似的。正因为这一缘故，凡尔赛分子才继续污蔑我们为叛乱分子，并且宣称，他们决不会改

变这种看法。他们要顽固到底，这些扼杀人类权利的刽子手！这些家伙懂得，我们发动受尽压迫的人们起来暴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我们作战的目的不是为了表明我们是英勇善战的军人，而恰恰是为了埋葬军国制度、战争及其一切破坏道德准则的影响。我们作战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凭劳动而生活的权利，而绝非为了按照学究式的战略原则去自取灭亡。

公社公民们，不该再拘泥于形式，我们要求助于科学的创造！

正如一个人在他家中遇到强盗抢劫时，随手抓起他身边的东西来还击强盗一样，我们也要运用一切手段。

既然敌人口口声声污蔑我们是暴乱分子，我们就索性象暴乱者一样来予以回敬。我们可动用破坏力最强的武器，我们可向工程师求助，不过不是请教他需要多少名战士才能占领这块或那块阵地，而是向他请教，需要多少苦味酸盐、雷酸盐或是硝化甘油以及需要铸造哪种大炮才能摧毁所有障碍物。工业曾经战胜过比凡尔赛分子更为强大的敌人。我们应该仿效工业的先例。

要动用威力最大的大炮，以便战胜不肯接受改革的对象。我们就是革命，并将再一次象革命者一样行事。

我们将诉诸于工程师和大炮，诉诸于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军阀战略害得我们好苦，它助长叛变行为，使我们节节败退，从色当直退至巴黎。

宁愿为保卫巴黎城墙花费几十万法郎来制造大炮，也不能让数千个家庭的父亲遭到牺牲。

祖国的矿藏和勤劳的双手能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为斗争提供它 159 所需要的一切原料，然而，任何人都无法使那些遭到凡尔赛分子炮击而倒在坟墓中的数千名战士复活过来。

公民们，公社委员们，要为革命而战！要坚韧不拔，就在城下予敌人以迎头痛击，对凡尔赛恶棍要毫不留情。他们妄图牵制我

们队伍的宏伟运动,而法兰西和全世界都对此运动表示敬仰。

本报下一号将向公社提出一系列问题,有关它所颁布的涉及经济与社会改革的法令,这些法令是三月十八日革命的原因,同时也是它的结果。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也有不满之处。我们知道,你们忙于防御,影响了必要措施的贯彻。然而,假若某一些社会法令能向人民表明,为争取劳动复兴的斗争不仅在巴黎城下,而且也在城内进行,那不是更好吗?

国际卢昂联合会通讯书记

埃·奥布里

载于 1871 年 5 月 15 日
《政治和社会革命报》
第 7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政治和社会革命报》

列·弗兰克尔关于包工 合同的报告(摘录)

1871 年 5 月 12 日

根据公社于 1871 年 5 月 4 日作出的决定,劳动和交换委员会通过它委派的代表团对军装局签订的一些包工合同进行了了解。

从代表们提出的报告可得出结论,自 3 月 18 日之后,军装局当局受到工厂主建议的诱惑,大幅度降低了计件加工费。

起初,有一些看来是合乎情理的论据支持这种做法。公社在必须签订包工合同时,先同条件最好的供货人,即索价最低的人订立了合同。

采用这种办法,计件工资无疑地还要大大降低,企业主签订这

类合同根本不冒任何风险，因为实际上他只是用工资去换[劳动]。承包合同时降低价格，对他有什么损害呢？厂主是不难招雇到工人的，男女工人们急于找到工作，被迫忍受降低的计件工资的，大有人在。

公社可进行调查，因为这很容易办到。如果采用贝尔纳和芒特两人承包合同所定计件加工费的价格，即每件短大衣为三法郎七十五生丁，每条裤子为二法郎五十生丁，则厂主支付男女工人的计件工资额就不可能使工人的每日收入足以维持其生活。

至于说到剥削者，他们倒反而不受任何一点损失而大发其横财，因为他们向公社提出的合同规定价格与付给工人的计件工资之间，总存在着差额，这就足够剥削者装满钱袋的了。

甚至九月四日的政府也曾担心这种办法后果不好，因此，在它执政期间所签订的包工合同，从来不以大幅度压价为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种不同意见认为，如果企业主承制一件短大衣只要三法郎七十五生丁，那末可不可以去找裁缝协作社以六法郎的价格订制一件大衣呢？因为即使裁缝协作社肯以三法郎七十五生丁来承制（它是不会肯的），那末，愿以三法郎来承制一件短大衣的承包商还总会有的；在那种情况下，难道就要抛弃工人协作社而去找剥削者吗？

在这场可耻的竞争中，公社的威望蒙受损害，而男女工人则眼睁睁地看到，他们本来就很菲薄的工资正日益减少。

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剥削者趁劳动人民生活贫困来压低工人工资，而公社又盲目地支持这一卑鄙伎俩。

实际上，去找只靠克扣雇佣工人的每日工资收入为生的中间人，是无补于事和不道德的。这只能表明，剥削者仍把劳动集中在他们手中，继续奴役劳动人民。这只会表明，资产阶级政体的奴隶占有传统仍继续有效，尽管它维护资产阶级利益而且是极端仇视工

人阶级一切解放事业的。

161 绝不允许拿我们财政状况为借口，这正如代表团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明一样，如果劳动不能维持一家的生活，则此家庭势必要仰仗慈善组织的救济，而慈善组织则从另一方面加重国家预算的负担。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经济学原理，因为工人将向慈善机构申请他本身劳动所不能保障的生活资料；如上所述，这种办法只能保证剥削者获得利润。

原则上，我们在一切关于社会问题的著作中都承认这一点：在过渡时期私人为国家承包一项工作时，则应在包工合同条款内注明劳动力的价格，因为如果不在合同上事先规定，则减低加工费的损失势必完全要劳动力来承担。

这件事只能这样办。而在目前，所有包工合同中没有任何这样的条款，连一条都没有。能保证劳动不受残酷剥削的包工条款，一条都没有。

现在，劳动人民都在壕堑中保卫公社；他们正流血牺牲，为的是不要再受这种剥削之苦。

结论：

劳动和交换委员会提议，凡能直接与各行业工人团体签订的一切包工合同，均应委托给工人团体。

应当在军需部、工团及劳动和交换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下，以公议方式确定加工费价格。

公社委员、劳动和交换委员会代表

列奥·弗兰克尔

公民列奥·弗兰克尔：我只想补充几句。我们不应忘记，三月十八日革命完全是由工人阶级完成的。我们的原则是社会平等，如果我们不为工人阶级办事，那末，我就看不出公社的存在有

任何意义。

载于 1871 年 5 月 13 日
《公报》第 133 号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60 年莫斯科版第 2 卷刊印

列·弗兰克尔关于实行 八小时工作日的提案

1871 年 5 月 12 日

公民**弗兰克尔**：我提议写明每日工作时间为八小时。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60 年莫斯科版第 2 卷刊印

赛拉叶就工资问题的几次发言

162

1871 年 5 月 12 日

……公民**赛拉叶**：我所属的委员会，向你们提出结论。今后，所有合同均应同劳动和交换委员会签订，该委员会可吸收熟知业务的人员参加工作。我们要求重新审查已经签订的各种合同。

应采取措施，因为工人得不到与他的劳动相应的工资报酬，而另一方面他又需要维持生活的资料。我请求立即表决……

公民**赛拉叶**：我建议干脆授权给我们重新审查已签订的包工合同。

公民**赛拉叶**：我们并不是要求废除已经签订的包工合同；我们只想遏止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成立一个监督委员会，在它监督

下,由工人和工商会或者是企业主双方公议决定加工工资。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60年莫斯科版第2卷刊印

关于包工合同的法令

1871年5月13日

巴黎公社决定:

第一条。劳动和交换委员会有权重新审查公社于5月13日以前签订的包工合同。

第二条。劳动和交换委员会建议,把定货直接包给工人团体,并必须给予它们以优先权。

第三条。在签订契约时,有关供货条款与价格,由军需部、工团及劳动和交换委员会代表团(包括劳动和交换委员会代表与财政委员会)参加下共同规定。

第四条。为公社机关办理的各种定货条款中,应列入有关支付给生产该项定货的男女工人的按日付酬和按件付酬的最低工资额的规定。

载于1871年5月13日《公报》

第133号和5月15日《公报》

第135号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60年莫斯科版第2卷刊印

163

巴黎各行业工人团体

全体代表会议抗议书

1871年5月14日

有几家报纸转载了某个调解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该委员会自

称为工商业与劳动联合公会。这些调解人硬说，有五十个工人团体同意他们所发表的报告中的纲领。我们，巴黎各行各业工团的代表，对反动势力的这些无耻谰言，正式予以驳斥。

说某个雅西是钳工工人工团的代表，纯属谎话；说五十个工人团体同意这个纲领更是弥天大谎，无论哪个工人团体都没有理睬它；不，在我们之间，在工人与凡尔赛保皇分子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和解。为抵抗这些共和国的敌人对我们的残酷野蛮的侵略，我们进行的防御，是社会主义反对金融封建主义，进步反对蒙昧主义的斗争。我们必将战胜，而且我们的胜利将为雇佣工人的解放和各民族的独立奠下始基。

公社万岁！

世界社会共和国万岁！

代表各行各业工人团体的男女工人。

执行部委员 德拉埃、马丁、勒·米内、帕朗热
于 1871 年 5 月 14 日全体会议上通过。

载于 1871 年 5 月 19 日
《红色报》第 2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红色报》

公社《少数派宣言》

1871 年 5 月 15 日

属于公社少数派的成员决定在星期一，即 5 月 15 日举行的例行会议上宣读一份宣言，这一宣言毫无疑问能消除存在于公社委员会会议中的政治争执。

由于多数派成员几乎全部都没有出席，因而不能举行会议。

这样，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向舆论阐明我们的立场，使舆论了 164

解我们与多数派的分歧点。

出席会议的成员：

阿尔图尔·阿尔努、奥斯丁、沙·龙格、阿尔诺德、勒弗朗塞、赛拉叶、茹尔·瓦累斯、古·库尔贝、维克多·克列芒、茹尔德、瓦尔兰、韦莫雷耳。

宣 言

巴黎公社作出了一项专门的十分明确的决议，把权力移交给一个名为社会拯救委员会的专制机构，从而放弃了自己的权力。

公社的多数派通过他们所作的决议而推卸了自身的责任并把对我们处境应负的全部责任都交给这个委员会。

我们所属的少数派与此相反，主张在政治和社会革命运动中公社应自身负起各种重任，不应推卸任何一种责任，不应把责任交给哪怕是称职的人。

至于谈到我们，我们也和多数派一样，希望政治的和社会的革新得以完成。然而，我们与多数派不同，我们以我们所代表的人的名义，要求只有我们自己才有权对自己的行动向选民负责，而不能隐藏在某个最高专制机构的背后，因为我们接受的委托不允许我们承认这种专制机构。

所以，今后只有当公社会议被确认为司法机关，以审判某一公社委员时，我们才来出席会议。

我们将忠于每天有无数公民为之牺牲的公社的伟大事业，我们要回到原来的各个区去，那里的工作可能是过于忽视了。此外，我们深信，战争问题在当前是首要的问题，因此准备在各区政府工作外，其余时间将同我们的兄弟，国民自卫军官兵一起共度，我们要参加为人民权利而进行的决战。

在那里,我们仍将竭力对我们的信念作出贡献,竭尽全力在公社中防止我们一致谴责的纷争的发生,为此坚信,尽管我们在政治上有分歧,但是我们大家——多数派和少数派,都追求着同一个目标,那就是: 165

政治自由;

劳动人民的解放。

社会共和国万岁!

公社万岁!

签字: 沙·貝累、茹尔德、泰斯、勒弗朗塞、欧仁·热拉尔丹、韦莫雷耳、克列门斯、安得里约、赛拉叶、沙·龙格、阿尔图尔·阿尔努、维克多·克列芒、阿夫里阿耳、奥斯丁、弗兰克尔、潘迪、阿尔诺德、茹尔·瓦累斯、特里东、瓦尔兰、古斯塔夫·库尔贝。

载于 1871 年 5 月 17 日
《人民呼声报》第 77 号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60 年莫斯科版第 2 卷刊印

列·弗兰克尔的声明

1871 年 5 月 15 日

在投票表决社会拯救委员会时,我曾预先说明保留对它的批判权利。现在,我行使这项权利,在《少数派宣言》上签名。我首先考虑的是公社的利益。

列奥·弗兰克尔

载于贝·马隆《法国无产阶级的
第三次失败》1871 年纽沙特尔版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60 年莫斯科版第 2 卷刊印

贝·马隆的声明

1871年5月15日

假如我能出席5月15日的会议，则一定会在公社的《少数派宣言》上签名。我赞同宣言中所阐述的一切。我和我的同事们一样，反对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当我看到社会拯救委员会的做法以后，我仍确信，对1793年的种种回忆，永远不应同3月18日奠基的社会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相混淆。

敬礼和兄弟情谊。

公社委员、第十七区代表

贝·马隆

载于1871年5月18日
《人民呼声报》第78号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60年莫斯科版第2卷刊印

166

关于面包工人游行示威的简讯

1871年5月15日

昨天三千名面包工人高举自己工团的旗帜，通过巴黎市内主要街道来到公社，为解除夜间劳动而向公社表示谢忱。

他们受到公民弗兰克尔、福尔蒂内和龙格的接见。

载于1871年5月17日
《红色报》第1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红色报》

赛拉叶在公社会议上的发言

1871年5月17日

……公民赛拉叶：我在宣言上签了名，但声明将出席会议。可以责备我们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公开发表了这个宣言。然而，一些报纸在事先已经议论纷纷。

在星期日和星期一，我们都来到这里，要出席会议，但会议没有举行。（各种各样的抗议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草拟了宣言，而且我决不背离这篇宣言；假若我那样做，那就等于犯罪。（喧嚷声）但是，对于公民格鲁赛指控我们搞阴谋活动一事，我决不接受。这是一种侮辱。我认为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权利。（喊叫声）恰恰相反，我们要求，可以对我们进行监督……不错，在签署这个宣言时，我们就以不妨碍社会拯救委员会工作为目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同意一个事先在别的地方，而不是在公社会议厅内拟就的决议。（喊叫声）我们所采取的措施是以共同利益为宗旨的。（抗议声）

我再重复一遍，我在宣言上签了名，并且决不撤销自己的签字。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60年莫斯科版第2卷刊印

教育代表就开设普通教育职业 学校致各区政府书

1871年5月17日

鉴于使公社革命通过改革教学来确立其真正社会主义的性

质，保证每人都享有社会平等的真正基础，也就是说，使每人都有享受整体教育^①的权利，这种整体教育应使他们容易学习，容易应用于适应每人的爱好与才能的职业。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另一方面，鉴于目前尚不能制定和实行完备的整体教育计划，故应拟定刻不容缓的改革，以保证在最近的将来使这项根本性的教育改革付诸实现。

教育代表请各区政府在短期内，将有关能迅速开办的、使学生既能受到某种职业训练又能受到完整的科学与文学教育的职业学校的最合适的房屋和设备的资料，报送前国民教育部原址（格列涅尔—热尔门街 110 号）。

此外，请各区政府同各教育代表协商，以使各类职业学校能尽快开办。

公社委员、教育代表

爱德华·瓦扬

载于 1871 年 5 月 18 日
《公报》第 138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公报》

国际联合会委员会决议

1871 年 5 月 17 日

兹订于本月 20 日星期六下午一时正召开联合会委员会非常会议，以讨论当前形势。

凡属于国际的公社委员，均请出席这次会议。

① 整体教育的实质是把对科学基础的研究同学习技艺结合起来。——译者

在会上他们须对自己在市政厅的行动做出回答并且需要说明公社内部发生分裂的原因。

各支部成员凭会员证可列席这次会议。

163

出席会议的公民列奥·弗兰克尔与赛拉叶，以及各支部的代表均投票赞成这项提案。

载于《国际在巴黎的组织举行的
正式会议》1872年巴黎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国际在巴黎的组织
举行的正式会议》

国际工人协会致伊弗里和 贝尔西火车站工人书

1871年5月17日

经历了无数激烈动荡之后我们刚刚完成的革命，是力量与正义联合的结果，它首先是一次社会革命。

当今的问题已不单单是改朝换代或者是组织一个纯粹徒具形式的温和的保留君主制机构的共和国的问题，——不，现在摆在面前的是要巩固地建立一个能使我们一切社会需求得到实现的政治制度。

我们昨天还是奴隶，而今天已获得了自由，我们应当全体一致毫不延迟地联合起来，为了彻底获得自己法定的权利，即资本家和垄断资本家直到目前尚拒绝承认我们应享的法定权利：靠劳动生活的权利。

我们向我们的所有兄弟——伊弗里和贝尔西火车站的工人们——发出号召，并邀请他们同我们一起站在国际的旗帜下，以便

通过自由讨论、共同研究并寻求能使我们解放事业加速进行的方法。

小组委员会

阿尔特律、肖德塞盖、福尔、
阿尔迪、拉克鲁瓦、诺斯塔格、
佩里索、鲁塞洛

注意：每日晚间八时至十时在贝尔西滨河街4号办理会员入会手续。

载于1871年5月20日
《人民呼声报》第80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人民呼声报》

169

妇女同盟告女工书

1871年5月17日

保卫巴黎和救护伤员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受公社劳动和交换委员会的委托，负责组织巴黎妇女的劳动并成立女工工团和女工联合会。

鉴于同男工工团和联合会的情况相同，在各行业中组成独立的联合生产协作社的女工小组应彼此联合。

为此，中央委员会邀请全体女工在今日（5月17日星期三）晚七时到交易所开会，以便从每一行业选出代表成立工团，随后，每个工团再派两名代表组成女工联合会。

如有事联系，请询问在巴黎各区都有办事机构的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

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会址：圣马丁郊区街，第十区区政府内。

经劳动和交换委员会代表
列奥·弗兰克尔审阅并
批准

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
娜塔莉·勒默尔、阿兰·
雅基埃、勒鲁、布朗什·
勒费夫尔、科兰、雅里、
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娃

以布告形式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按伊·斯·克尼日尼克-
维特罗夫《第一国际和巴黎公
社的俄国女活动家》刊印

国际工人协会巴黎各支部 联合会委员会驻公社代表团

1871年5月18日

经联合会委员会选出的、为向公社呈报巴黎各支部工作成果的委员会现预先通告国际各位会员，至下次发出通知前，委员会将在科尔德里广场6号每日下午一时至六时举行会议。

兹建议各支部在最短时期内将它们认为宜上报公社审定的所有提案，不管是个人的，或是集体的，均送交委员会。

载于1871年5月21日
《人民呼声报》第81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人民呼声报》

调查和组织劳动委员会通知

170

1871年5月18日

兹建议巴黎所有各行各业工人团体、工团、互助信贷、抵抗和团结团体、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以及其它已加入联合会与尚未

加入联合会的各个团体,都必须派出自己的代表出席于今日(5月18日)下午一时在原公共工程部内召开的调查和组织劳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议程: 1. 宣读第一次会议的记录。

2. 讨论章程。

其他事项。

执行委员会委员:

德拉埃、勒·马丁、米内、珀蒂、法隆、雅基埃、勒默尔

载于 1871 年 5 月 19 日
《红色报》第 2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红色报》

第十八区区政府关于征用空房的布告

1871 年 5 月 19 日

鉴于凡尔赛军队对巴黎人民进行的罪恶战争;

鉴于凡尔赛军队悍然向儿童、妇女和老人开枪射击……

这些骇人听闻的罪行可能使无数家庭丧失栖身之处;

房主和房屋看守人没有响应我们向他们发出的友好号召;……

公社委员,第十八区代表们决定:

一、凡属逃亡分子所遗弃的大小住宅以及带家俱出租的房间,一律予以征用,并交与经查明其房屋财产确受凡尔赛军队炮击而蒙受损害的公民们使用。

二、今日内不来区政府申报其家中空闲房屋的房主和房屋看守人,将交付法庭审判。

三、房主和房屋看守人如拒绝安置持有区政府发给的征用空

房证明书的公民,将一律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国民自卫军,警务委员和一切市政当局均有全权并有责严格执行本决议。

公社委员 西·德雷尔,让·巴·克列芒

载于《法国的政治布告》
1874年巴黎版第2卷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60年莫斯科版第2卷刊印

国际巴黎各支部联合会委员会 关于《少数派宣言》的决议

171

1871年5月20日

国际工人协会在5月20日举行的紧急会议上通过下述决议:

在听取属于国际的公社委员们的说明,认定他们行动的动机无可指摘地是真诚的之后,号召他们继续坚守岗位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竭尽全力维护公社的团结,因为这是在反对凡尔赛政府的斗争中获胜的必要条件;

支持他们提出的关于公开会议内容与修改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法令中第三条款的要求,原条款使公社不能对执行机关的行动,就是说不能对社会拯救委员会本身和公社各代表团的行动进行任何监督。

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下列支部:

斯蒂汶生支部、葛布兰支部、列柯勒支部、医学院支部、伏日拉尔支部、红宫街支部、巴提诺尔支部、路易医院支部、波宾库尔支部、维尔布阿支部、库隆支部、特尔纳支部、蒙鲁日支部、贝尔西火车站支部、马尔米特第一、二、三小组支部、陶器工人支部、蒙马特尔大采石场支部、拉-维勒特支部、里沙尔-勒努瓦

尔支部、鱼市支部、金合欢街支部、第十三区支部、社会问题研究小组支部、杜瓦尔支部、装订工人支部、光学仪器工人支部、坦普尔郊区支部。

出席会议的公社委员有：公民阿夫里阿耳、泰斯、赛拉叶、雅克·杜朗、列奥·弗兰克尔、奥斯丁。

未出席会议，但来函致歉的有：若昂纳尔、马隆、瓦尔兰。

会议主席 巴斯特利卡

秘书 阿梅

载于 1871 年 5 月 24 日
《公报》第 144 号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60 年莫斯科版第 2 卷刊印

172

在歌剧院举行的第四区选民大会记录

1871 年 5 月 20 日

主席 普拉德耳

副主席 马雷夏尔、昂利西

……公社委员**阿尔图尔·阿尔努**：公民们，我们邀请大家来参加的这个大会，具有双重目的，这双重目的是同我们正在执行的双重任务相适应的。的确是这样，我们是由你们选举而参加公社的代表，同时又是第四区的负责人。作为你们在公社中的代表，我们应当向大家阐明我们的政治立场，这是今天晚上就要做的。作为第四区的负责人，我们应当向大家报告我们的管理工作。我们先从报告开始。我向大家宣读一份书面报告，使你们了解第四区的现状……

公社委员、公民**阿穆鲁**：……刚才有人讲起了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分裂。在公社成立时，我没有想到，会有多数派和少数派；我

曾认为，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如果说在某一些问题上有分歧的话，那在主要方面我们应当是完全一致的。每个人对这个问题理解是不同的；一些人认为，不应该再回到 1793 年，而要成为社会主义者和哲学家，并且要使理性高于暴力。至于说到我个人，则自加入斗争那天起，一直是这样想的：一切用暴力取得的革命，只有用暴力才能保卫住。不错，以公理和正义为依据的社会主义原则，只有依靠理智才能发挥作用；然而，在大敌当前的条件下，敌人正杀戮我们的被俘人员的时候，我们有权利去讲究社会原则吗？

我有几位同事曾指责我不该常到各俱乐部去。你们是否知道，不管哪个派别召开会议，是什么才能使会议获得力量呢？只有公社委员们经常出席群众集合，了解居民的真正要求，会议才能获得真正的力量。我清楚，公社没有充分履行它向选民所做的诺言，公社过于温和，不够严厉。我很少在会议上发言，但在我所有发言中，我总是指责公社的革命性不够。起初，公社曾经提出对凡尔赛的大屠杀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凡尔赛于是将它的暴行停止了一个时期，但是，由于公社后来未执行法令，凡尔赛又恢复屠杀。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认为应当选举一个社会拯救委员会。什么是社会拯救委员会呢？为什么要成立呢？社会拯救委员会的宗旨是使公社委员们能参加他们自己的区政府的会议，同时社会拯救委员会则要负责采取最有效的措施。难道你们认为，当你们用果断的行动来反击凡尔赛的时候，那些坏蛋和犯罪分子还胆敢象前几天在拉普大街那样炸毁弹药库吗？

公社必须采取最坚决的措施，因为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否则反动派就会得胜。有人会对我们说：“这是否说明你们不怕流血呢？这是否说明，你们不怕处决人质呢？”对这些人我将回答说：“难道凡尔赛分子抓住俘虏并杀害他们的时候，会踌躇犹豫吗？”我们决不能再客气了；我们要用处决来回答凡尔赛的屠杀。（掌声）

有人在说这是屠杀？当人民，十八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宰割的人民行动起来的时候，谁敢使用“屠杀”这个字眼呢？当人民处决那些在整整十八个世纪中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时，你们能把这样的处决称作屠杀吗？让这种论调见鬼去罢！（经久不息的掌声）

公民们，我们要向盘据在凡尔赛的国民议会表明，我们是为公理和正义而斗争的公民，假如他们胆敢杀害我们一个人，我们就要用严厉的处决来回答。只有采取这样的行动我们才能制止流血。当公社没有采取行动时，我方被俘人员被杀害了五百多人。在这样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你们还想成立法庭！从巴黎到凡尔赛去的各条大路上，凡尔赛分子设过什么法庭吗？（全场激动）他们从我们国民自卫军官兵身上剥下军服，再让他们的警察和市警备队穿上，就用这种伎俩占领了木兰—萨克多面堡。对那些纵火炸毁拉普大街弹药工厂的家伙，我们难道也应该采取温和措施吗？（“不，不应该！”）

我们是革命的人民。自从1793年、1794年之后，我们一直遭到镇压，现在，我们正争取自己的解放，我们应当获得最广泛的解放，使雾月十八日的政变不再重演，使救世主不再出现，因为只有靠人民自己才能拯救自己。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选出社会拯救委员会，为了使它能采取最果断的措施，而使公社其他委员能走上战场；与此同时，我们会要求每周召开两次会议，以听取各种必要的意见，审查社会拯救委员会的行动，必要时给予严厉的抨击。对社会拯救委员会提出了各种责难，有人说：“你们是在互相逮捕，可是在凡尔赛内部彼此却没有逮捕人。”其实，这正表明公社的真正无私。何时何地看到过强盗们在相互拘捕呢？在凡尔赛，他们逮捕的都是正直人士，洛克鲁瓦被捕一事，便是明证；而在这里的人民议会里，当我们认为某人未执行授予他的命令时，才把他逮捕，以免他继续犯罪。这一点有什么过错呢？有人抱怨说，我们动不动就撤换将军。但是，公民们，我们曾经把特罗胥的职位保持了十

个月之久，难道你们认为，如果把他逮捕与撤职，普鲁士人现在还会威胁我们吗？作出决定的时候应该深思熟虑。公社可能犯错误，并且已经犯了一些错误，它没有依靠人民运动。（掌声）公社没有经常到各个俱乐部去。正如我在尼古拉-德-尚俱乐部讲过的，当罗伯斯比尔或者是圣茹斯特走进国民公会时，他们是有力量的，这是因为他们是从雅各宾俱乐部或是从哥德利埃俱乐部进入国民公会的，这犹如马拉之有力量一样，因为他所写的都是他在劳动人民中所听到的。（掌声）

……公民昂利西：公民们，属于第四区的公社委员们召集我们在这里集会，表明了他们对人民主权的应有的尊重。你们所致的欢迎词向他们表明，他们决没有失去你们的好感，你们准备下次再选举他们；虽然如此，我想要说明一个问题。尽管你们的代表真诚地向大家作了各种解释，可是，我认为还不够满意。我觉得，他们并没有理解下述民主原则的真正含义，即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因此，少数派犯了错误。我很愿意原谅他们，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不要再犯错误。事实上，你们这几位属于少数派的公社委员，已在会上明确表明，分裂并不存在。很好！但是在你们的宣言公布后——从各个角度看，公布这个宣言都是令人失望的——人民群众认为分裂是存在的。

应当竭尽全力使所有人的心灵、所有人的智慧和所有人的意志都集中在一个目标上，即争取共和国的胜利，争取公社自由的胜利。

……公民杜瓦尔：我只想讲几句话。公民们，请仔细注意，我们对我们的代表并没有提出什么非难，我们只是想请他们都回到公社去，以便在那里发挥他们的才智。因此，我们自然不要求他们放弃自己的宣言。（全场活跃，一片赞同声）

主席：与会群众总是有权表达愿望的。昂利西公民，与会群

众看来不想听您讲话,所以请您离开讲台。公民们,现在我把公民杜瓦尔向大家提出的口头提案和阿尔图尔·阿尔努的补充提案一道交付表决。

这项提案的全文,我认为应该这样表达:

“第四区选民大会对他们选出的代表不作任何责难,只号召他们重返公社担负职务,并希望公社会议情况能予以公布,使每个委员对自己的发言负责。”

主席:因为这项提案,在我看来,受到大会的一致赞同,所以我提出复决。请反对该提案的公民举手。

除一票反对外,大会一致通过公民杜瓦尔的提案和公民阿尔图尔·阿尔努的补充提案。

会议在午夜结束。

与会群众在高呼“公社万岁!”的口号声中离开剧院。

载于《1871年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45年巴黎版第2卷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60年莫斯科版第2卷刊印

列·弗兰克尔对《公报》的声明

1871年5月20日

致公社驻《公报》代表:

由于公社的会议未在通常时间开始,而我作为代表又被一些对我十分紧要的事情所耽误,当我到达会场时,上次会议记录已经宣读完毕。

由于该记录涉及我的部份有不确切的地方,所以,如果你们能发表下列更正,本人将十分感激:

当公民巴斯噶尔·格鲁赛把在少数派宣言上签名的人称之为吉伦特党人时,我曾经用下述几句话回答他:

“如果你们把我们称作吉伦特党人，那末，这大概是由于你们整天抱着 1793 年的《总汇通报》不放的缘故；这大约就是妨碍你们识别这些资产者同我们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之间不同之处的原因所在。” 176

在会议快结束时，为了证实我首先考虑的是公社的利益，我曾经声明，鉴于目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我将一如既往出席公社所有会议；在你们报上说主席对这个声明回答说：“要在会议记录上注明，公民列奥·弗兰克尔撤销自己在宣言上的签名。”

我现在坚决声明，当时我没听见这句话，否则，必然会当场提出抗议，因为我真诚地赞成宣言的结论。

我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但我要求必须绝对公正。

在我们之间在使用何种方法与手段的见解上，毫无疑问存在着分歧，然而在危急关头，决不容许分裂。

敬礼和平等

列·弗兰克尔

载于 1871 年 5 月 20 日
《公报》第 140 号

俄文按《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1960 年莫斯科版第 2 卷刊印

第六区区政府公告

1871 年 5 月 21 日

那些所谓的秩序保卫者的炸弹和爆破弹正倾泻到我们近郊的街区上。

许多家庭被迫离开他们被毁坏的房屋，来到市区避难。给予他们以兄弟般的款待，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公社为此已采取某些总的措施，但各区政府应负责为他们安置住处。

本区尚有许多空闲住房；必须马上将这些房屋交付那些申请

住房的同胞使用。

为此,我们向全体房主和房屋看守人提议,将各种被弃的空闲房屋立即通知区政府。

建议所有善良的公民们对房主和房屋看守人的申报协助审查,如有必要,则进行检举。

公社委员

沙·貝累、瓦尔兰、库尔貝

载于 1871 年 5 月 22 日
《公报》第 142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公报》

177

瓦尔兰关于构筑街垒的命令

1871 年 5 月 22 日^①

兹委令公民萨尔瓦多在勒恩大街、沃吉拉尔大街构筑数条街垒,以便我方固守这两条街的交叉口。

第六军团司令

欧·瓦尔兰

载于莫里斯·富隆《欧仁·瓦尔兰》
1934 年克莱蒙-费朗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欧仁·瓦尔兰》

欧·瓦尔兰致泰·费雷

1871 年 5 月 25 日之后

费雷公民:

目下我无法给您派去增援部队。但要不惜任何代价继续固守

^① 此令于九时三十分发出。——编者注

阵地。第十一区团长和司令部正返回本区。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
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
馆,编号:Ф. 230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照相复制品译的

递交在伦敦的国际会员们的短筒

1871年6月至7月

务必找到总书记杜邦或者是赛拉叶。

极为重要的是,要使国际各支部不要发表这些极不谨慎的宣言,在这些宣言中声明他们拥护既成的事实,或者重申自己的原则并宣称即将进行报复;希望他们先组织起来,扩大会员的人数,充实现金储备,学习各种知识。这就是他们在目前所能做到的一切,而且他们如能等待时机并能在等待中积极行动,不事声张地争取新会员,那末,其余的事情自然会水到渠成,而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国际各支部为使那些在巴黎受缉捕的公民便于脱险,应积极着手建立同法国的定期联系,至少每周联系一次,这种联系要通过法国所有边境地带进行。也就是说,应在每星期至少要有一位公民穿越国境,往返运送护照。既然对于那些因过去常发表公开演讲而出头露面的逃亡者来说最危险的地方是轮船码头和边境,因此,最好是由担负救援国际巴黎会员的国际会员公民们,同巴黎的一些公民接上关系,以便想方设法免得逃亡者在码头和边境海关难熬地等候。 178

对于已顺利越过边境的公民们,则劝告他们要继续使用化名,以避免招致追缉,避免在各处加紧缉捕,而使留下来的人难于脱险。

尽可能使烈士的妻子儿女更多地转移到国外去，使年龄适合就业者得到工作，对其余老幼的生活需要和教育问题，则应予以妥善解决。在协会尚未安排好定期援助与尚未保障衣食急需之前，应动员每一个生活稍能过得去的家庭都收养一个孤儿。绝不能让烈士的遗孤接受刽子手的抚养、教育和救济。——应从今日起，设法筹措经费，用以改善被判处流刑的社员的境遇。必须派遣一些忠诚可靠的人，设法在流刑监狱附近定居下来。国际工人协会如果将征收会费一事整顿就绪，额外再征收一次会费，而且能与每个支部都建立经常联系，则一切都可以办得到的。

对通讯联系来说，重要的是，担负救援任务的特派员们应掌握几个通讯地址，并按照这些地址双方都可以用双层信封将函件投邮。各通讯员均应将流刑犯的真实姓名和他们的假姓名载于登记簿；这种假姓名应写在内层信封上，尤其要写在信封下边，因为每一个流刑犯人应自始至终保留化名。内层信封上只须写明：烦转某某先生(假名)……地址将按名单登记簿中写在通讯员名字的后面。这一登记簿务必妥藏，以防搜查。各支部书记则可公开进行通信。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21, ед. хр. 268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照相复制品译的

179

奥·赛拉叶在国际总委员会上

所述消息(摘录)

1872年1月9日

……在另一封信中谈到，公社为工人阶级的发展所做的事，超

过巴黎公社之前的整个运动。就连农村各地区人民也开始把为公社牺牲的死难者看成烈士。公社证明，工人阶级能够实行自治。在外省，关于凡尔赛分子进入巴黎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事实真相，只在最近才逐渐知道。这封信的笔者问起，十二个妇女在横遭暴行后，随即在旺多姆广场被枪杀，并在大街上被当场掩埋，是否确有其事。人们还辗转相告说，受伤的俘虏和被屠杀的尸体，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内被埋进一个坑里。

会议报道载于 1872 年 1 月 24 日
《东邮报》第 172 号

俄文按 《1871—1872 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1965 年莫斯科版刊印

巴黎费雷支部致在伦敦召开的纪念 巴黎公社一周年群众大会的呼吁书

1872 年 3 月 17 日

公民们！

一年前，巴黎工人驱逐了形形色色的骗子手，这些骗子手在把国家出卖给普鲁士之后，又伙同奥尔良王族、波拿巴王族和尚博尔王族策划出卖共和国，他们妄图把共和国兜售给出价最高的买主。

骗子们的鬼蜮伎俩遭到了失败。他们的罪恶企图被工人阶级所粉碎。对于那些如此贪婪地攫取了九月四日政权的冒险家来说，三月十八日无异给他们敲响了丧钟。三月十八日意味着这些擅长吹牛夸口的卖国贼的末日。梯也尔，这个新出现的社会救主，茹尔·法夫尔，这个鼎鼎有名的舌辩之士和更为恶名远扬的伪证炮制家，维努亚，这个气壮如牛的投降分子，伙同他们的共谋犯——都一溜烟地逃往凡尔赛，以逃避正义的惩罚；正是在 3 月 18 日，那个在 1848 年 6 月镇压巴黎工人的杀人凶犯克列芒·托

马和波拿巴王朝的将军勒康特受到这种正义的惩罚。

180 这些胆小如鼠的遁逃者，只要一听到国际工人协会这几个字，就吓得心惊肉跳；国际工人协会虽遭受颠覆，但仍巍然屹立，它全然不惧挤满犯人的监狱平底船，大量的流刑和放逐到新喀里多尼亚这个“杀人不见血的断头台”，它全然不惧 1871 年 5 月间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从我们兄弟的血迹斑斑的尸体上取下盖尸布的时间尚未来到。我们只是为了发誓要替他们报仇雪恨才提到他们。

我们敌人的威胁与恐怖行为表明，我们胜利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使用任何手段，他们都感到不够严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都不能使他们放心。士兵与多管炮，宪兵和间谍充斥着这个宫廷，它是这些家伙背信弃义和卑鄙行径的见证人。但是，他们死乞白赖地硬抓住那血腥胜利的果实，他们犯下了一桩又一桩蹂躏正义的罪行，炮制出一项又一项反动透顶的特别法律——这一切无非是枉费心机而已，既不能逼使工人协会就范，又无法把它窒息扼杀。

他们心惊胆战地等待着即将来临的惩罚。他们知道，今天的战败者，明天就将成为胜利者，而今天的迫害者，明天将被押上审判台。

当工人阶级的红色旗帜一旦重新胜利展开之时，我们将回忆起那些欺人的字眼“和解、休战”的真实含义。这些词句使我们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在一个世纪过程中，资产阶级在为自己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中一直把工人阶级当作工具加以利用。

工人阶级每当胜利之时一次又一次地忘却了他们过去遭受的苦难，并宽恕了与它不共戴天的敌人——资产阶级。历史证明，资产阶级怎样以背信弃义来报答工人阶级的信任。1848 年 6 月的日子里和 1871 年 5 月间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在无产阶级与资产

阶级之间挖下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不要再玩弄词藻，不要再作无益的空谈，需要的是行动，而且只是行动！只有行动起来，我们才有出路。

公民们！被不久前的一系列事变驱散的无产阶级的大军，必须重新汇聚、重新组织。必须毫不迟延地着手这一充满危险的工作。相反，无所作为只会削弱我们的队伍，而那些施展恫吓手段以求一逞的我们的敌人，却会得到加强。对付敌人的威胁恐吓，我们只有一个回答：蔑视。由于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我们不畏征途上的任何险阻而奋勇向前。

为我们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中，有的脱出牢笼，幸免凡尔赛凶手的监禁与枪杀，流亡他国，虽然自由，却也苦难深重；有的仍留在受 181
奴役的、浸透它亲生儿女鲜血的祖国土地上。你们遭到放逐，历尽苦难，我们碰到的是当奴隶的命运和随之而来的屈辱；两种遭遇，一般沉痛。

尽管反动派费尽心机，国际工人协会仍在巴黎得到苏生，它对在萨托里山坡前被卑鄙杀害的一位英雄和殉难者表示极大崇敬，因此第一个重新建立的支部就冠以有深远含义的名字：**费雷支部**。

费雷支部虽是缓慢地然而却是稳步地积蓄力量，因而日益接近它所抱定的目的。

公民们！我们的事业是不会消亡的。正象太阳一样，它虽然有时被乌云遮住，但是，正如太阳一样，会重新普照大地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你们的流亡生活总将有一终结，我们将全力以赴设法使它早日结束。你们要充分利用在流亡期间所能得到的自由，以便促进社会革命，而我们则以自己的精力补偿我们被剥夺的自由，完成自己的天职，哪怕顶着敌人的炮火，也要奠定新的社会大厦的基石。

但是，在正义的胜利还没有把我们共同的悲痛化为欢乐之前，

让我们将大家的呼声汇成统一的战斗召唤，来向旧社会提出挑战。

民主的、社会的、世界共和国万岁！

费雷支部

载于 1872 年 4 月 14 日《国际
先驱报》第 185 号

俄文按《1871—1872 年第一
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1965 年莫斯科版刊印

加入费雷支部的国际工人协会 巴黎会员致出席海牙代表大会 代表的呼吁书(摘录)

1872 年 8 月 23 日

……公民们，虽遭失败但并未瓦解的国际工人协会，在巴黎又日新月异获得往昔那种震天动地的力量，卑鄙的敌人虽有无数的 182 大炮和成群的雇佣凶手，却吓得胆战心惊。我们对光辉灿烂的前途满怀希望，在国际的不朽的旗帜下团结一致，我们谨向你们表示，我们将永远忠诚不渝。在我们的 3 月 18 日宣言中，我们已对你们说过，在这份呼吁书中我们再次重复：我们的伟大事业不会消亡，它象太阳一样，可能会经历短暂的日蚀，但，正如太阳一样，它会重新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将它那使万物复苏的光辉慷慨地普照人间。

我们永远不会失去勇气、毅力、忠忱与自我牺牲精神，因为我们引以自豪的是，我们在为巴黎公社的崇高原则而战斗。我们将奋勇前进毫不停留。我们将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因此甚至在反动势力阴谋得逞、趾高气扬的时候，我们也敢向他们发出挑战。我们将不惜牺牲一切，不惜牺牲我们的自由，必要时甚至牺牲我们的生命，来保卫已交托给我们的崇高事业，使之不受损害，我们将流尽

最后一滴鲜血来捍卫因信任我们的坚毅而交托给我们的光荣岗位。如果我们当中有谁将牺牲,他也会充分意识到,我们是在一场光荣的战斗中死去的,我们的战友还活着,他们会为我们报仇雪恨并继续我们这一神圣事业。

公民们,我们还在经历着悲哀痛苦的时期:有的艰难困苦流亡在阴沉的异国,有的留在满目荒凉的祖国。虽然生活在同胞之中,但他们当中却有许多人不是我们的兄弟,而是一批暗探和刽子手。残酷的考验不能摧毁我们,我们的力量也未耗尽。我们对种种非正义的遭遇早已司空见惯,对于种种灾难早有准备,因此绝不垂头丧气,相反,在我们内心深处,却对即将临近的最后胜利满怀希望;我们知道,无产阶级的士兵拥有的不仅是数量上的优势和勇敢精神,而且拥有两项战无不胜的武器,两件能使我们最凶恶的敌人都望风披靡的武器。

这两件武器就是:正义与斗志。

民主的、社会的、世界共和国万岁!

国际工人协会万岁!

载于《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与文件》
1970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按《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与文件》刊印

巴黎各支部致参加海牙代表大会的 国际工人协会代表的宣言(摘录)

183

1872年8月

……我们来谈谈我们对自治和集中问题的看法。

公民们,中央委员会和公社为巴黎无产阶级提供了虽说是沉痛的,然而却是有助于成功的经验。

的确是这样,在这个时期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徘徊于集中制的传统(这种传统可以说是彻底渗透到现代个人的脑中)与自治的观念(这一观念作为抽象的观念、纯粹的理论而存在于个人的脑中)之间,不知所从,这使巴黎无产阶级体验到了实行个人的和集体的自治的全部危险性。

然而,公民们,自治——这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是一项能拯救它的原则,但要有一个绝对必需的条件,即运用这一原则时,必须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否则,如果运用这一原则的个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与义务,而要同服从权威、严于纪律的敌人进行斗争,那末怎么能够运用这一原则而不招致紊乱和毁灭呢?……

……国际协会代表着更为崇高的思想,正因为它宣布相互制约的原则:“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它确定了个人是社会发展的出发点。

为了将这一事业进行到底,需要一个能加强纪律且能在各处指导工人行动的中央组织。总委员会应成为发展无产阶级各项原则与共同意志的因素……

我们希望进行遍及各地的政治革命,而且如有可能,则这一革命要在同一时间举行,因为需要一次总的政治革命,而这是普遍的社会革命的重大的唯一的保证。

鉴于这个缘故,我们坚决主张,在我们力量还没有以严明的纪律组织起来,在我们的目标尚未明确认清以前,不宜采取任何鲁莽的政治行动。这是一项艰难的细致的工作。然而,只要坚忍不拔、孜孜不倦并严格挑选战士,就能比预期更快地完成这项工作。

载于 1872 年 9 月 15 日
《自由报》第 37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按《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与文件》1970 年莫斯科版刊印

沙·龙格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上的发言(摘录)

1872年9月6日

如果我们在9月4日有一个工人的政治组织，那末9月5日在科尔德里广场上团结一致的国际，就会成为公社的核心。当时如果有了一个组织，公社在击退入侵之敌之后，就能在巴黎并且也在柏林得到巩固。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缺少一个我所讲的那样的组织。如果过去在我们的章程中有第九项条款的话，我们早就有了斗争的武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按《1872年9月2日至7日召开的海牙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和文件》1970年莫斯科版刊印



第四部分

声援巴黎公社的国际运动

英 国

187

关于土地和劳动同盟⁷¹ 会议的报道(摘录)

1871年3月20日

在“哈克尼路”支部每周一次的例会上……3月20日星期一布拉比桑先生……作了关于法国当前局势的很精采的报告，到会人数很多而且听得聚精会神……

载于1871年3月25日
《东邮报》第130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

比斯利教授谈巴黎革命⁷²

1871年3月23日

如果相信我们的报纸，那巴黎现在已落到了一小撮凶残怯懦、一味进行抢劫杀戮的暴徒手中，致使所有正直的人们，不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也不论他们持有何种政治观点，都应当对这场新的革命表示愤慨和感到恐惧。

但是，不应该相信我们的报纸。无论在巴黎被围时期或是现在，它们所发表的文章和报道，无不打上极端仇视巴黎工人的烙印。它们为了进行诽谤，全都串通一起。在派系斗争、海军部内的一些争吵等这些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问题上……这些报纸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们根据一家的材料去检查另一家，并在对比双方的相互指责之后来判明真相。但是当讲到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时，讲到真正的共和主义，讲到特权的种种表现形式时，它们就都唱起了一个调子，它们知道，这样会讨好上等和中等阶级。至于那些廉价的周刊，则用剪刀和浆糊，把日报上的各种耸人听闻的电讯，把添加了许多逗趣细节的通讯报道，以及居心叵测的评论文章，简直是原封不动地搬上自己的版面；这样，它们就由于自己的无知和轻率在扩散着种种捏造的文字，给工人阶级造成种种错误的认识。

值得遗憾的是，伦敦工人至今还没有自己的情报来源，他们的时事新闻还是直接或间接地出自阶级敌人之笔。我打算尽我个人（我既不是记者，也不是传教士，也不是职业演说家）菲薄的力量来弥补这个不足，哪怕是只给《蜂房》的读者们讲讲清楚，为什么他们不应当相信当前所报道的关于巴黎革命的种种无稽之谈。

那末，首先我要提醒我的读者，希望他们不要相信我们那些记者所断言的，说什么巴黎如今落到了“各种败类”的手中。这次革命得到了国民自卫军的二百十五个营的支持，还得到了整个手工业界的支持。如果说巴黎的机械工人、石匠、木工、油漆工、泥水工、裁缝工和制鞋工人都是“各种败类”的话，那末，我的读者们，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又是何等样的人呢？此外，革命还得到了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巴黎的工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掌握在许多小业主手里，他们雇有五六个工人，情况和北明翰相似。所有这些小业主，同小商人一样，都参加了这个运动。这样或那样的反对派只存在

于那些被《泰晤士报》称之为“巴黎的优秀人物”当中，在最富裕的公民和头戴漂亮的大礼帽、手戴雅致的白手套的那些秩序之友当中。这样一看，我们就清楚了，那些记者们所说的“败类”到底指的是谁。指的就是没有戴上雅致的手套的人们，即真正的工人。但说也奇怪，《泰晤士报》的另一个记者，却在那同一版上耐人寻味地承认革命正在博得“大批小商人甚至大商人……”的同情并获得良好的祝愿。关于“各种败类”的说法，看来要讲的就这么一些。实际上，许许多多的巴黎人，虽然不是社会主义者，甚至也不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也都为国民议会对首都所持的敌对态度所激怒，而首都在将近六个月的时间内，却表现出了爱国主义、勇敢、坚强不屈以及秩序井然的崇高榜样。他们决不放下武器去向盘踞在凡尔赛的反动派求饶。但是我们听到有人在说：他们既已建立了共和国，他们还想要什么？不错，他们已经得到了一个由六、七百名议员其中包括近百名共和派所组成的国民议会。然而大多数是一些凶狠的反动分子。这个国民议会仓卒选出，没有遵照应有的选举程序。选出国民议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决定战与和的问题，别无其它。议会抓住政权不放，几乎毫不掩饰其颠覆共和国的企图。然而这一点恰恰为巴黎和其他大城市所不容许。法国人民的理智、教养和爱国主义，决不容许靠着无知农民（尽管他们在人数上占大多数）的选票而重新掌权的大地主来扼杀。在法国当前的形势下，政权理应属于那些生气勃勃的政治上成熟的人们。近百年来，农民从未反抗过任何一个政府，不论是共和政府，王国政府抑或帝国政府都没有反抗过。况且，只要共和国一旦稳固下来，共和派完全能够很巧妙地使农民爱上这种国家。他们将使农民只服六个月的兵役，而不象梯也尔先生所提出的那样需要三年，他们在目前的困难情况下将允许对抵押借款延期付息。而这种宽容办法梯也尔先生在支付期票方面早就对社会的上等阶级实行过。只要共和派一旦宣

189

布这些措施,他们就能指望得到农民的支持。

但是,起义者打死了两名将军^①。这是值得遗憾的残忍行为。不过中央委员会在这件事上并无过错。两名与被杀者一起被捕的这个事件的目击者对《每日新闻》记者说,中央委员会已尽到了一切可能来阻止这一事件的发生。而《泰晤士报》则硬说,这两名将军曾受到“在克列索策动罢工的国际会员”阿西先生所主持的法庭的审判,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阿西先生不是国际会员(虽然他的同事瓦尔兰先生是国际会员),也根本不存在任何法庭。被杀者是被抓住他们的人在抓到后几分钟内打死的。

共和派的确可以引为自豪的是,他们在自己胜利的时刻通常总是宽宏大量的。他们不会象波拿巴分子和总督埃尔⁷³那样去冷酷地杀戮。这次革命,除了这起仅有的残忍事件外,是在非常克制的和190人道主义的精神下进行的。但是,如果最终获胜的将是反动派的话,那时候,杀人处死的惨状定会让我们看个够的。

现在,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星期四早上)^②,看来很可能凡尔赛议会将消声匿迹,而共和派则将继续左右局势。中央委员会建议立即在巴黎以普选方式选举产生市议会,然后准备交出自己的临时权力。我不打算预言,新政府将采取何种方针。它也许是英明的,也许是狂妄轻率的,它可能会树立正义,可能会使暴虐横行。我所唯一要求《蜂房》读者的,就是不要受资产阶级报刊上登载的或者出自这些报刊的那些恶毒诽谤的影响。目前,巴黎工人是巴黎的统治阶级,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对于这一事实,伦敦工人一定应当抱欢迎的态度,而不能在沒有充分根据之前采取别种态度。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得到消息说,“巴黎的优秀人物”(据

① 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编者注

② 1871年3月23日。——编者注

我看是以奈当男爵为代表的)与国民自卫军发生了冲突。《泰晤士报》有一则耸人听闻的电讯,很明显的是过分夸大了这一事件。据罗伊特拍来的电报说,一帮“戴着精致挺刮的手套”的绅士们企图冲过国民自卫军的岗哨警戒线,自卫军当然就采取了守卫人员在此类情况下通常所采取的那种行动。我敢预言,最终将会表明——充其量打死了五、六个人而已。假如国民自卫军让这帮“徒手的”游行示威者排除阻挡冲了过去的话,那末,毫无疑问,这将使梯也尔先生的任务变得非常简单好办了。

爱·斯·比斯利

载于 1871 年 3 月 25 日
《蜂房》周报第 49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蜂房》周报

伦敦克勒肯威尔-格林工人 群众大会的决议⁷⁴

1871 年 3 月 26 日

鉴于伦敦报刊几天来歪曲报道了在巴黎为保卫共和国而采取的那些行动,工人群众大会特作出本决议以表示愤慨,并对我们工人兄弟在法国首都取得政权表示衷心祝贺。¹⁹¹

其次,大会认为应当向比斯利教授表示衷心感谢,感谢他最近在《蜂房》^①上发表了一封及时的、有远见的而又真实的信,信中揭示了目前在巴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真实性质。

载于 1871 年 4 月 2 日《国民改革者》周报第 14 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国民改革者》周报

^① 见本书第 187—190 页。——编者注

关于土地和劳动同盟“罗伯特·皮尔”支部会议的报道(摘录)

1871年3月26日

……上星期日哈里斯先生宣读了以《保皇党的大阴谋——政界内幕》为题的报告的一大部分。这个题目发挥得好极了。作者论述了1789年和1848年这两次革命的起因和结局，以及一般君主制度的性质。现在巴黎人民突然夺取了政权，资产阶级和反动派对这一点是理解得相当深刻的；作者认为，1871年的革命开创了欧洲民主史上的新纪元……

载于1871年4月2日《国民改革者》周报第14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国民改革者》周报

关于“洛宾·胡德”研讨会的一次会议的报道(摘录)

1871年3月26日

上星期日莫特斯赫德先生在这里宣布开始题为“巴黎革命”的讨论会，他说，他完全赞同起义者的运动，这个运动推翻了法国原先建立的中央集权制的形式(运动领导人的意图也是如此)。他反对单纯从政治上来理解共和政体，并证明公社形式是符合人民利益的。至于说到我们报纸对这次革命的观点，他说，只要想到大财阀阶级的潜在影响，那就不会使他感到十分惊奇了。接着展开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讨论……

载于1871年4月2日《国民改革者》周报第14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国民改革者》周报

关于土地和劳动同盟会议 的报道⁷⁵(摘录)

1871年3月27日

3月27日星期一晚上,在哈克尼路伊丽莎白街“公鸡堡”召开了一次人数众多的哈克尼路支部大会。由戴文希尔先生主持会议。

黑尔斯先生作了关于法国形势的报告。他在讲述了运动发展的经过之后说,英国报刊上所报道的关于流血伤亡的规模,是大大地言过其实的,而且造成这种流血的罪责应由所谓的秩序党来负。法国工人再也不能容忍简单的、统治者换换班的做法。他们坚决表示今后再也不做任何党派手中的工具了。国民自卫军是武装起来的工人。以奥尔良分子^①为首的国民议会曾想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并代之以从非洲调来的常备军,目的是为了干保皇党那见不得人的勾当。梯也尔先生曾谋划国家政变。国民自卫军揭穿了那个把戏并把它挫败了。这不是什么败类或愚民百姓搞的运动,这是力争在国家中取得自己应有地位的那部分工人的斗争……

载于1871年4月1日
《东邮报》第13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

关于土地和劳动同盟在特拉法加广场 召开的群众大会的报道⁷⁶(摘录)

1871年4月7日

……然后,一位未曾列入发言名单的人要求发言,他宣读了一

^① 梯也尔。——编者注

张传单,开头是:“国际民主协会。自由,平等,博爱”。接着传单中
193 说,预定下星期日下午举行“共和派为庆贺法国公社的盛大示威游
行”。当宣读下列一段话时,会场上有几个人发出笑声。

“千千万万的工人们!希望你们去参加这次示威游行,并表示
自己对法国兄弟的声援,他们目前正在为获得劳动解放、为建立一个
真正的共和国而进行战斗。”

传单最后的口号是:“世界社会民主共和国万岁!”……

载于 1871 年 4 月 8 日
《泰晤士报》第 27032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泰晤士报》

共和派在克勒肯威尔-格林 召开的群众大会

1871 年 4 月 9 日

星期日早晨在克勒肯威尔-格林举行了由国际民主协会委员会召开的共和派群众大会。这次大会是共和派预定于明天(星期日^①)在海德公园为支持巴黎公社战士的运动而举行的示威游行的预备会。协会的一面大红旗,顶上有一个象征自由的红色尖罩,高挂在草地正中的一根美观的路灯杆上,灯杆周围的台阶则用来作为讲台。大会由欧文先生主持。到会的有四、五百人,其中,我们看到有共和派协会的几位领导成员以及一些来自霍耳博恩和克勒肯威尔的民主主义者,但他们都是作为观察员参加大会的。

主席宣布开会,宣读一张传单,传单是关于预定在星期日(明日)举行“示威游行”的通知。召开这个预备性大会,是为了号召工

^① 1871 年 4 月 16 日。——编者注

人阶级促使这次示威游行取得成功，并以此鼓舞正在英勇保卫社会民主共和国反击凡尔赛强盗的勇敢的巴黎公社战士们。他宣称，有那么几个自称为共和派的人，却对这次示威持反对态度……

然后，韦斯顿先生提出一项决议草案如下：

“本大会衷心支持下星期日在海德公园为声援巴黎共和派而举行的示威，并将全力促使这次示威成功。”

雷德福先生支持这项决议草案。发言表示支持的还有约翰逊 194 先生，他衷心赞扬巴黎共和派的行动，并希望不久以后伦敦的共和派和工人阶级也将能效法他们的榜样而采取行动。

詹姆斯·默里先生也支持这一决议草案。他说，他很熟悉巴黎的共和派和许多在该城市目前一些事件中起领导作用的人物。他驳斥了英国报刊想把他们描绘成恶棍和嗜血成性的人的企图。他们是有教养的、有头脑的、热爱劳动和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工人。这些人正在竭力革除造成当前劳工阶级苦难的许多政治上和社会上的祸根。他们力求使基督教的原则不仅仅是海人的教条，而且能贯彻到生活中去。正是他们真心拥护法律、秩序、和平、宗教、人道和进步。凡尔赛政府和国民议会则代表了与此相反的原则，所以他们的反动计划才是目前在巴黎及其周围发生事端的缘由。

然后将决议草案提交表决，在少数人弃权的情况下通过决议，大会至此结束。

载于 1871 年 4 月 15 日
《蜂房》周报第 495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蜂房》周报

《泰晤士报》关于在克勒肯威尔- 格林举行的群众大会的报道

1871年4月9日

《伦敦的红色共和派》⁷⁷

……示威大会由一个站在红旗下的有名的共和派暴动分子宣布开始……他强烈谴责法国凡尔赛政府并热烈号召英国工人同情在巴黎为争取自由而战斗的人们。他称巴黎人是争取自由的真正的先锋队，而凡尔赛分子则是十恶不赦之徒。接着韦斯顿先生以同样的精神发言，并提出一项决议草案，其中说，根据与会者的意见，希望预定的“共和派的示威游行”能在西头公园所确定的那一天进行。他对于“激进的改革派和共和派”之间的分歧并不十分重视，只是强调说，运动发动起来以后，最好不要使人民感到失望，组织运动的目的在于此。然后他提到他那“土地和劳动同盟”在“广场”（指的是特拉法加广场）举行的那次示威。他承认，伦敦报刊如实地报道了大会发言的内容并正确地说出了同盟的目的。

第三个发言的人名叫雷德福，他来到红旗下，讲述了巴黎的运动。目前正在号召英国人站到运动这方面来。巴黎人之所以进行斗争，为的是使出身不再给人们以占有大片领地的权利，使工人们能够享受到自己劳动的成果，使做衣服的人不至于象现在这样衣不蔽体，使建筑高楼大厦的工人不至于被赶到茅舍和阁楼上勉为栖身。他说，“赞成”消灭一切造成人们种种灾难的不合理制度，那就是“赞成”共和国；而这，他断定说，必将促使造福于全国。另外两个讲话的人非常年轻，他们发表了自己的观点。随后，大会听取一位年轻人的讲话，这人的嗓音很低，但讲起话来充满信心，

铿锵有力。

这个讲话的人，詹姆斯·默里，认为公社战士是代表穷人反对富人而进行斗争的一批人，他们的斗争是为使穷人能以劳动挣得一切必需品而不至于在给富人提供奢侈用品的同时，自己却忍饥挨饿。他证明说，法国的豪富阶级和英国的阔佬一样，都是靠穷人养活的，公社战士目前所进行的这场斗争以及耶稣和他们的门徒所进行过的斗争性质是一样的。剥削阶级不论其生活来源如何——靠地租或是靠投资赚钱，豪富阶级所享受的奢侈生活的全部所需，无不来自穷人的劳动成果。红色共和派正是为反对这种制度而进行着斗争。梯也尔的拥护者们，代表着富足的私有者以及掠夺制度，而红色共和派则代表正义和人权。他用蔑视的口吻讲到由于“杀害”了两名将军而在英国所引起的“惊慌”。他说，这两名将军是被“极度激怒了的人们”杀死的。这些人号召士兵们不要枪杀自己的同胞。发言者为这些行动辩护，并且责备一些英国工人“坐在家只顾自己喝酒抽烟”却不去同情那些为争取自由而战斗的人们，他们甚至冒着一旦落到凡尔赛人手中就会象狗一样被枪杀的危险在进行战斗……

载于 1871 年 4 月 10 日
《泰晤士报》第 2703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泰晤士报》

《蜂房》关于海德公园 群众大会的报道

1871 年 4 月 16 日

《英国人向法国公社战士表示同情》

……游行队伍如同往常那样从芬斯贝里出发，另一支队伍则

在克勒肯威尔-格林与它汇合，然后整个游行队伍沿着黑袍僧街前进，一路经过滨河路、派尔-麦尔街、皮卡迪利大街。乐队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奏着《马赛曲》，有些人手里拿着旗子。约有二、三千观众聚集在海德公园等待共和派的到来……参加集会的人分成了两个部分。在头一个讲台的上空飘扬着几面带红色尖罩的红旗，还有一些写着“公社万岁”的旗帜和另一些写着“波兰”的旗帜，因为游行队伍中有一批波兰人。在第二个讲台上空，除了一些美国旗外，有一面写着“世界社会共和国”的新旗子。

默里先生主持参加人数较多的那个会议，他用温和的语气发表讲话，他指出，这次大会是历来所有在这个“成为传统”的地方举行过的会议当中最为重要的一次。以往在这里召开的各次大会，都抱有党派的目的，而召开这次大会则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要知道，与会者希望给予鼓舞和支持的公社战士们，正在为争取全人类的权利和争取工人阶级从资本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战斗着。现在在巴黎获得胜利的人们，并不象那批恶毒的记者所描述的那样是什么嗜血成性的恶棍。不是红色共和派，而是他们的敌人才应对所发生的事件负责。巴黎以往的革命之所以遭到镇压，是那些害怕永远失去自己独揽的大权和对钱财的垄断的人的罪恶。它们之所以被镇压，还因为全世界的统治阶级都力图充当压迫人类所有其他代表的暴君，追求奢华的生活，不劳动，不用脑，因为他们反对社会正义，所以当然也反对革命。这些人从来都不是旨在反对中等阶级的革命的敌人，他们不相信中等阶级。但一当革命革到他们自己头上时，他们就开始用最厉害的言词来辱骂革命。

接着发言的有雷德福、约·约翰逊、里德耳、弗累克斯曼、韦斯顿、斯·欧文、罗杰斯和勒·吕贝等先生。他们都支持发表《告公社委员、中央委员会、国民自卫军、巴黎工人阶级书》。第一个决议

草案一开头就写着，此文告应以“伦敦人民”的名义发出……

载于 1871 年 4 月 22 日
《蜂房》周报第 497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蜂房》周报

巴黎《公报》关于伦敦 群众大会的报道

1871 年 4 月 16 日

4月16日，星期天，在伦敦海德公园召开了人民群众大会——各民主组织为保卫巴黎公社而举行的盛大示威。

大约有三万到四万公民响应号召参加了集会。《泰晤士报》不无遗憾地确认，穿大衣的人数超过了穿短衫的人。几位演说者的发言是何等有力，何等令人信服。大会最后一致通过致巴黎公社的贺信如下：

“兄弟们

我们为世界共和国向你们表示祝贺，并衷心感谢你们，因为你们目前正在为自由、为保卫自己公社的权利而进行着伟大的事业。

我们向你们致敬，你们是新的社会制度的创建者和开拓者，而你们的敌人凡尔赛分子，我们则视为十二月罪人的忠实继承者，是欧洲各国暴君的可鄙奴仆。他们大多数是由至今尚处在天主教僧侣和普鲁士人刺刀压迫下的农民推选出来的，农民给他们唯一的委托是订出和约条款，而他们在执行自己的这一使命时可耻地把自己同胞的荣誉出卖给北方的匪徒。随后他们就竭力抓住篡夺来的政权，并竟敢行使权力统治你们和压迫你们。

我们各国的惊慌失措的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并与凡尔赛坏蛋相勾结号召外国进行干涉，力图消灭你们的权利，我们伦敦人民相信 198
你们在为自由和人类解放而进行着斗争，我们向你们伸出友谊和

兄弟团结之手。

我们把你们宣布成立公社和实行自治看作是你们历史上那个光荣时代的复现，在那时，1793年的宪法（第58、59和60条）把人民自己直接管理自己的权利交给了当时的公社。

我们高兴地看到，尽管你们有重重困难、障碍和斗争，但仍然在研讨社会改革中的一些与社会事业有着很深联系的实质性的问题。我们感到遗憾的只是，在海峡此岸我们所受到的政治教育还不足以促使我们去效法你们崇高的榜样。”

当这封贺信宣读完毕并被一致通过后，在千百次地高呼“世界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声中宣布散会。

载于1871年4月20日
《公报》第110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公报》

比斯利教授论国际共和主义(摘录)

1871年4月22日

最近阶段法国革命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它的国际主义倾向，是它力图终止和忘却可憎的民族偏见和纠纷。到目前为止，这种民族偏见和纠纷使各国工人相互隔裂开来，并使他们成为沽名钓誉的将领和政客们手中的工具……

应该指出实证论的伟大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的洞察力和健全的政治敏感。早在1842年，当巴黎人的送殡行列将拿破仑第一的灵柩送往军人残废院之后，孔德就立即以他所能用的最激烈的语言来痛骂这个人民所崇拜的人。他谴责拿破仑使法国成为欧洲的暴君，破坏了革命初期产生的各民族之间的兄弟情谊……

公社决定拆毁作为法国军事镇压德国的纪念碑的那座圆

柱^①。这给人们一种印象,即皇帝^②的灵柩也应该从军人残废院的富丽堂皇的坟墓里迁走。甚至即使公社除了对征服性战争的这种严正谴责以外今后无所建树的话,也可以说,它并没有白白存在。

还出现了许多其他标志着各国工人阶级友谊精神增长的特征。法国资产阶级总是卑下地妒忌任何外国事物的优点。但巴黎工人却把加里波第的名字几乎放在国民议会候选名单的首位,而资产阶级多数派却拒绝听取他的发言。国民自卫军的士兵受波兰将军^③的统率。报纸散布这样的消息,说什么巴黎的手工业工人拒绝和德国人在同一个工场工作。这些报纸幸灾乐祸地认为这会给国际工人协会造成困难。然而,这种报道是没有根据的。甚至普鲁士人^④也被选进了公社。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之间并没有敌意。劳动的事业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因此,象国际这样的协会的活动不可能不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可以虚伪地谴责工人们的团结是不爱国的行动,但是,难道他们自己不是一贯地把工人作为异己阶级来对待的吗?例如茹尔·法夫尔先生和德国当局相互之间完全信任,但他却以甚至德国人也从未有过的凶狠狂暴来轰击巴黎。而我们的报刊一方面相当冷静地观察着茹尔·法夫尔如何帮助进行纯粹是民族性质的战争,另一方面则热烈支持他攻击共同的敌人。假如面对着这种相互配合的敌对势力,工人们不去加强团结,这无疑是愚蠢的……

载于 1871 年 4 月 22 日
《蜂房》周报第 497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蜂房》周报

-
- ① 旺多姆圆柱。——编者注
② 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③ 东布罗夫斯基。——编者注
④ 弗兰克尔。——编者注

比斯利教授论巴黎的陷落⁷⁸(摘录)

1871年5月27日

上星期日议会^①的军队未遇抵抗就侵入巴黎。炮兵的疯狂射击肃清了城墙缺口处的抵抗，事实上这几乎是从一开始就采用的
200 唯一冲击方法。目击者一致认为，假如作战得当，精锐部队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可以用猛攻的方式攻占那些倒塌的要塞城墙。但大多数普通士兵是不可靠的。这是一些因遭败绩而士气低落的帝国士兵，他们是进行屠杀的合适的工具，但却又对自己的差使感到羞耻；他们准备杀人，但又不希望被人杀死；他们会掉转枪口，象对付敌人那样向自己的军官开枪。请回忆一下勒康特将军被他本团士兵杀死的情景吧。梯也尔先生唯一能指望的军队是水兵、宪兵和军事警察——这些巴黎工人的死敌。而他不能允许自己在连续不断的进攻中使用这种宝贵的力量。因此，到处都诉诸于大炮……

巴黎人一方面被嗜血的敌人围困，这些敌人公开威胁说，将“残酷无情”地进行镇压；另一方面他们又被普鲁士军队围困，这些普鲁士人甚至对想逃脱烧杀的妇女们也开枪射击。如果这些被围困的巴黎人无所畏惧地决定宁可葬身于巴黎的残垣废墟之中，也不愿向盘踞在凡尔赛的那个残酷的议会投降乞怜，那末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他们呢？我们会把他们叫做汪达尔人，叫做文明的敌人吗？难道我们不会回想起过去那些表现出英勇气概和具有同样宁死不屈的决心的人们，世界曾给予他们如何的评价吗？阅读焚烧莫斯科的故事时，谁不为之深深赞叹呢？纳皮尔说：“西班牙战争的其他事件由于时间的推移将被遗忘，或只能根据东鳞西爪的片断加

① 凡尔赛议会。——编者注

以考察研究，而萨拉哥沙的历史事迹⁷⁹，则象矗立在废墟中的一个古希腊罗马的凯旋柱一样，将向人们诉述着过去的光荣事迹；现在，人们就已经指着这英雄城市，称它为西班牙的象征了”……

载于 1871 年 5 月 27 日
《蜂房》周报第 502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蜂房》周报

土地和劳动同盟 “罗伯特·皮尔”支部的决议

1871 年 5 月 28 日

在本周例会上土地和劳动同盟“罗伯特·皮尔”支部以本决议对巴黎公社领导人及其支持者目前所遭的不幸深表真挚的同情，并对梯也尔先生野蛮的报复政策和凡尔赛议会的官兵们的惨无人道的兽行深表愤慨。支部同时也支持各民族政治流亡者享有不可剥夺的避难权。我们号召同胞们始终要警惕地、积极地保卫我们这一最宝贵的宪法权利，反对任何侵犯这一权利的行为和废除这一权利的企图。

载于 1871 年 6 月 4 日《国
民改革者》周报第 2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国民改革者》周报

共和大同盟会议决议

1871 年 5 月 30 日

如果国际工人协会不作出举行示威游行的决定，而宁肯派代表团去见政府的话，下星期日将自行组织示威游行。如果协会决定举行示威游行，则我们参加他们的游行。游行的目的是阻止引

渡任何一个将来到英国的公社流亡者，并对凡尔赛政府所采取的和准备采取的一切残暴行为表示抗议。

载于 1871 年 6 月 3 日
《蜂房》周报第 50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蜂房》周报

关于国际总委员会英国委员 召开的会议的报道⁸⁰

1871 年 5 月 31 日

《工人阶级和公社战士》

星期三国际工人协会在海-霍耳博恩街 256 号会址专门召开了工人会议，讨论下述问题：由于存在引渡法国流亡者的威胁，是否应该在海德公园组织游行示威，或是派代表团去见女王陛下外交国务秘书。共和大同盟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希普顿先生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当中有巴尼勋章获得者卡尔斯的汉弗利·桑德威思博士^①，考威尔·斯特普尼先生和马·巴里先生。

202 书记(黑尔斯先生)宣读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的来信。

“1871 年 5 月 28 日

阁下：

昨天接到您的便函，时间已太晚了，因此，我既不能参加会议，也不能寄给您详尽的答复。如果还有一线希望能用社会舆论阻止

① 汉弗利·桑德威思是英国军医，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1855 年 2 月起任保卫卡尔斯的土耳其军队的野战医院总监，1856 年 1 月返回伦敦并发表了一本有关围攻卡尔斯的著作。——译者

或缓和目前在巴黎所发生的惨状的话,那就很难设想,我会不作出一切努力来促成这种游行。但对获得圆满结果我不抱希望。聊觉宽慰的是,在英国,人们对这样的暴行是有一定的厌恶之感的。这种暴行也是应该受到厌恶的。

忠于您的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我们还收到弗雷德里克·哈里逊先生的来信……在信中他说:“我仔细地研究了引渡法,该项法律绝对不会使任何英国内阁有可能去满足茹尔·法夫尔先生的要求。”

主席简要地列举了协会在此以前所做的一切,并提交大会决定,为了人道主义目前应采取什么措施。

特鲁拉夫先生宣称,今天比斯利教授曾会见他,比斯利说,按他的意见,协会最好不要对此问题通过什么决议或采取什么行动;因为正在组织一个有威望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员对引渡法很有研究。

卡尔斯的桑德威思博士说,是人道主义精神促使他来参加会议的。他同意特鲁拉夫先生的意见,但同时又认为,为了人道派出代表团并没有任何害处。代表团成员应该注意不要使用会表明他们是属于某一党派的那种辞句。他们不要称自己是共和主义者,而只说是英国工人代表团,或是出于人道前来的公众的代表团。希望代表团声明,他们认为不仅和起义有牵连的人,而且无辜的人都已经流了够多的鲜血了;代表团应要求政府会同法国政府一起对巴黎人采取仁慈措施。至于引渡问题,则代表们谈得越少越好。我们的政府要协助法国政府抢渡法国流亡者是完全不可能的。 203

威恩先生发言赞成举行示威游行。

莫特斯赫德先生建议代表团拜访格兰维耳伯爵和格莱斯顿先生,并向他们转告人民现在抱有怎样的情绪。不要忘记,将不是把

法国人作为政治流亡者而加以逮捕，他们将被控犯有杀人罪或纵火罪而被提交给弯街81的托马斯·亨利爵士。如果有任何一个法国流亡者被带到弯街的话，就将会发生海德公园从未有过的大示威。代表团应该要求内阁大臣们给予法国流亡者在英国进行政治避难的权利。

马·巴里先生支持这一建议。

米尔斯先生认为，格莱斯顿先生在拒绝接见妇女代表团之后，是不会接见这个代表团的。如果代表团不能成功，则应举行示威游行。

莫特斯赫德先生说，最好建议市长陪同代表团前去。这就会意味着代表团没有政党色彩而完全是根据人道原则行动的。

内斯先生说，就是公社提出要求，他甚至也不会交出路易-拿破仑，而他更大的罪犯却没有了。

约·约翰逊先生发言反对代表团去见政府，因为，他认为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下将同凡尔赛政府完全一样地行事。

巴尼勋章获得者汉·桑德威思博士提出修正案，得到布恩先生支持。修正案说：“本会议决定组织代表团去见外交大臣，请他运用他和法国政府的关系来保护巴黎被监禁的人。”演讲者表示强烈抗议，并宣称，按他的意见，他们大家都应该就以英国人的身分去见大臣。按国家法律流亡者是有政治避难权的。

按奥哲尔先生的意见，莫特斯赫德先生的建议将削弱他们的地位。他认为两个方案相比之下，又以桑德威思博士的建议好一些。

于是提出和支持这两种建议的人商定把两个决议合并成一个决议。

约·约翰逊先生对决议提出补充，得到欧文斯先生支持。所作的补充是：下星期六在大示威之前应该举行会议。

补充意见被否决了。通过了由两项建议组成的决议。

接着约翰逊先生提议，如果格莱斯顿先生的答复不能使人满意，就在周末举行示威游行。

普腊特先生提出修正案，按此修正案，游行问题应延至收到首相答复以后再加以研究。

修正案得到通过。接着指派了代表团。

会议对主席表示谢意后结束。

载于 1871 年 6 月 3 日

《东邮报》第 140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

关于伦敦群众大会的报道(摘录)

1871 年 6 月 4 日

……坎贝尔先生说，巴黎大主教是被一些不信任何宗教的人们枪杀的。(有人叫：“活该”，也有人喊：“不对！”)这些人变卖掉教会财产，并把教堂用于无神论的目的。他对英国有人(即卡尔斯的英勇保卫者之一^①)替这些人辩护感到遗憾……

载于 1871 年 6 月 10 日

《东邮报》第 14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

伦敦爱国者协会⁸²

于“墙窟”举行的会议的报道(摘录)

1871 年 6 月 4 日

……由希普敦先生开始了辩论。他说，梯也尔正无耻地指责

^① 显然是指桑德威恩。——编者注

国际工人协会协助和挑起巴黎起义。希普敦先生否认国际曾做过这类事情。梯也尔及凡尔赛保皇议会只是为了和德国签订和约才选出来的，但它篡夺了制宪议会的职能。梯也尔同这个议会竟违法地、顽固地胆敢自封为法国的政府。他认为，拆毁旺多姆圆柱不是汪达尔人行为，而是有深刻政治意义的举动。这件事表明，法国（所说的是有觉悟的工人的行为）永远不再进行掠夺战争，不应再崇拜这个波拿巴主义的圣物。205 戈尔布莱特先生继续进行辩论，他不同意他前面的演讲人的意见。接着，一个最近几天曾到过巴黎的外国人发言为公社辩护，他断言，巴黎在公社当权时期管理得要比过去好得多。乔治·奥哲尔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为公社辩护。他叙述了一遇危险就逃离巴黎、而让工人们去保卫他们财产的那些有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怎样对待人民的。接着决定把辩论推延到下个星期日，那时将由布赖蒂先生作以“法国的事件”为题的报告来开始辩论。

载于 1871 年 6 月 11 日《国民改革者》周报第 24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国民改革者》周报

共和大同盟会议决议

1871 年 6 月 4 日

第一号决议：力图进行报复的凡尔赛政府践踏人道主义，残酷屠杀被俘的公社战士。对此行为不表示抗议的欧洲各国政府已成了这一罪行的同谋犯。

既然巴黎城外的德国军队未向巴黎人宣战就协同镇压起义者，这样一来他们就粗暴地践踏了国际法，并表明自己是很不文明的。

第二号决议：处决人质的责任完全应由梯也尔先生的政府来承担。这个政府拒绝了一切和解建议，并强迫自己的士兵不加区别地枪杀被俘的男人、妇女和儿童。

载于 1871 年 6 月 11 日
《国际报》第 126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国际报》

土地和劳动同盟 东头支部委员会决议⁸³

1871 年 6 月 5 日

(一) 土地和劳动同盟支部强烈抗议凡尔赛军队野蛮屠杀巴黎居民。

(二) 我们对不久前巴黎内战中的受难者，尤其是那些曾为民主事业而战斗的人们深表同情。

(三) 本支部作为救济巴黎内战受难者协会而组成。我们誓²⁰⁶尽一切可能来帮助能够到达英国的流亡者。

载于 1871 年 6 月 10 日
《东邮报》第 14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

关于国际总委员会 英国委员召开的会议的报道

1871 年 6 月 7 日

格莱斯顿先生和法国公社战士

星期三晚上在海-霍耳博恩街 256 号国际工人协会会址召开

了第二次首都各民主组织和共和组织的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其他一些关心引渡问题的人。会议的目的是讨论格莱斯顿先生对要求他和格兰维耳伯爵一起接见就法国公社流亡者问题派出的代表团一事所作出的答复。参加会议的人很多。会议由埃利奥特先生主持。

书记约翰·黑尔斯先生说，他已按照上次会议^①通过的决议写信给格莱斯顿先生，请求这位可敬的绅士同外交大臣格兰维耳伯爵一起接见代表团，该代表团的目的是说服女王陛下政府运用自己同法国政府的关系来保护法国被监禁的人们，并保证不侵犯一切外国流亡者在英国的避难权。下面是他收到的对此信的复函：

“1871年6月5日于唐宁街10号

阁下：

很抱歉，由于格莱斯顿先生身体不适，我未能立即答复您的来信。格兰维耳伯爵目前正和女王陛下在苏格兰，因此，他不能接见您的委员会派出的代表团，但您信中所提的愿望将转告他，虽然格莱斯顿先生不能肯定，他是否能满足您的要求。

关于您所说到的必须保证不侵犯所有政治移民在英国享有的政治避难权这一点，格莱斯顿先生让我转告，在这一情况和其他任何情况下，女王陛下政府无疑将尽可能地运用国内现行法律赋予它的权力。

您的忠实仆人

阿尔杰农·威斯特

致约翰·黑尔斯先生。”

宣读上述来信后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① 见本书第201—204页。——编者注

最后,根据乔·奥哲尔先生的建议通过决议(有一票反对)。在决议中对“含糊的答复和外交大臣不祥的沉默”表示遗憾,但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在就此问题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暂且等待。⁸⁴

载于 1871 年 6 月 10 日
《东邮报》第 14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

关于土地和劳动同盟 迈尔-恩得支部会议的报道(摘录)

1871 年 6 月 11 日

……晚上在“伦敦客栈”麦卡拉先生作了题为“巴黎公社事件概述”的报告。他对公社成立时的事件作了简要的介绍后,详细地叙述了公社战士的活动和伦敦报纸记者对此所作的严重歪曲。公社的目的之一是解决资本和劳动问题,保证从事生产的阶级能获得他们劳动所应得的全部报酬。报告人列举了一些人的杰出的英雄事例,他们被剥夺了生存所必需的权利和自由,而在我们英国这些权利和自由正是我们引以自豪的。在结束语中报告人出色地捍卫了公社,并论证了梯也尔先生对巴黎发生的兽行负有的罪责。康特先生和布拉比桑先生热烈支持报告人……

载于 1871 年 6 月 18 日《国
民改革者》周报第 25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国民改革者》周报

关于伦敦爱国者协会 会议的报道(摘录)

1871 年 6 月 11 日

……希普顿先生重新开始了讨论。他对比了国民军和常备军

（这对比对后者是不利的），并告诉大家说，正在大规模地屠杀被俘的起义者，其中有很多是未参加起义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不能复活了，不象宫殿，如果需要，是可以重建的。接着戴维斯先生作了很精采的发言。在他之后，戈尔布莱特先生谴责了公社的行动……威德先生雄辩地发言捍卫公社。他提出一个问题：“凡尔赛军队残酷地枪杀了二万五千名工人、妇女和儿童，而且其中很多人是根本没有罪的。与此相比，六十四个人质（甚至即使其中大部分是神甫）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呢？”接着在出席会议的朋友们的恳请下，梅里曼先生发了言。他说，他深信在公社的活动家中，有一些人是出于最纯洁、最神圣的动机而行动的，例如费里克斯·皮阿和德勒克吕兹。但其中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任何事业都简直是魔障，他们会同意去干任何事情。在巴黎保卫战中外国人起了尤为重要的作用。梅里曼认为在公社最初的纲领中丝毫没有什么可能引起任何一方反对的东西。至于拆除旺多姆圆柱，则此范例在我国首都也值得仿效。他对处决六十四个人质表示遗憾和悲痛。但他说，处死人质并不能作为凡尔赛政府的辩解之词。这个政府骇人听闻地破坏社会秩序，从而玷污了自己的胜利。梅里曼认为未经审判就让士兵枪杀俘虏是加利费侯爵组织的大规模屠杀。他对英国政府没有运用自己的影响去抑制凡尔赛政府的狂暴行为表示遗憾，并补充说，他对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接着麦克斯威尼先生表示同意就“巴黎的局势”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并一致决定在星期天晚上进行。

载于 1871 年 6 月 18 日《国民改革者》周报第 25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国民改革者》周报

《蜂房》周报简讯

1871年6月17日

国际工人协会⁸⁵

该协会的总委员会宣言《致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出版了。这篇宣言详尽地论述了从1870年9月4日巴黎工人宣告成立共和国起直至公社覆灭时止这一期间法国的政治事件。关于不久前发生的、震惊全世界的巴黎事件，委员会说：“工人的巴黎在英勇地自我牺牲时，也曾把一些房屋和纪念碑付之一炬。既然无产阶级的奴役者们要把无产阶级千刀万剐，那他们就体想凯旋回到完好无损的住宅里去……”^①“如果说巴黎工人象汪达尔人一样行动过，那末这是誓死防御的汪达尔人行为，而不是凯旋胜利者的汪达尔人行为，如那些毁灭了古代邪教世界极宝贵文物的基督徒有过的汪达尔人行为。”^②

关于处死巴黎大主教的事件，委员会宣称：“杀死大主教达尔布瓦的真正凶手是梯也尔。公社再三提议以大主教和许多其他教士来交换梯也尔扣留住的布朗基一人。但是，梯也尔执拗地拒绝这种交换。”^③

在宣言的其他地方又说：“在1871年的圣灵降临节以后，法国工人和他们的劳动产品的占有者之间，已经既不能有什么和平，也不能有什么停战了。”^④“欧洲各国政府在巴黎面前表明了阶级统治的国际性质，而现在它们却向全世界大喊大叫，说这一切灾难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79页。

② 同上书，第380页。

③ 同上书，第381页。

④ 同上书，第383页。

主要原因在于国际工人协会，即在于反对全世界资本阴谋的国际劳动组织。梯也尔责备这个组织是劳动的暴君，而把自己说成劳动的解放者。皮卡尔下令禁止国际的法国会员跟国外的国际会员保持任何联系；梯也尔的 1835 年同谋者，那个已成为老古董的若贝尔伯爵声称，铲除国际是每个文明国家政府的主要任务……有一位同我们协会毫无关系的可敬的法国作家^①对国际做出这样的评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大部分公社委员，都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积极、最有见识和最刚毅的成员……这是些完全忠实的、真诚的、有见识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纯洁的和正面意义上的狂信的人物。’

210 满脑子警察气味的资产阶级，自然要把国际工人协会看做一种秘密阴谋团体，其中央机构不时命令在各国举行暴动。实际上，我们的协会只是文明世界各国先进工人之间的国际纽带……产生这个协会的土壤就是现代社会本身。无论屠杀多少人，都不能把这个协会铲除。要铲除它，各国政府首先必需铲除资本对劳动的专横统治，即铲除它们自身的寄生性生存的条件。”^②

宣言的最后几行是：“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③

在宣言上签字的委员会成员有：本·鲁克拉夫特、乔·奥哲尔、托·莫特斯赫德、考威尔·斯特普尼、默里等先生。签字的还有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匈牙利、波兰、丹麦和美国的通讯书记，以及海尔曼·荣克（主席）、约翰·韦斯顿

① 大概是指罗比耐。——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383—384 页。

③ 同上书，第 384 页。

(财务委员)、乔治·哈里斯(财务书记)和约翰·黑尔斯(总书记)。

载于 1871 年 6 月 17 日
《蜂房》周报第 505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蜂房》周报

总委员会委员哈里斯给 《国民改革者》报编辑的信⁸⁶

1871 年 7 月 10 日

……“这个宣言^①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公开文件,每个无限忠实于协会的人都必须遵守。”

因此,阁下,作为一个无限忠实于协会的人,也仅仅作为一个
人,我感到自己应该担负起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所负的责任中
自己的那一分责任,并且竭尽自己的菲薄能力来捍卫宣言,尽管这
宣言受到了象您这样十分有才干、有远见的政治家的严厉批评。除 211
此以外,作为一个英国人,我胆敢向您保证,您提到的两个可敬的
人物^②同协会的决裂一点也不会影响到协会行动的效果,更不会
促使它瓦解或垮台。但是,我想根据诚实的竞赛和自由的辩论的
规则,简要地谈谈您的批评。我相信您是不会拒绝的。您说:

“毫无疑问,援引茹尔·法夫尔的私事丝毫不能帮助我们认识
他以外交部长的身份所做的事,等等。”但是,阁下,我认为在起草
象国际工人协会宣言那样的宣言时,提到茹尔·法夫尔的私事是
非常重要和迫切需要的,因为,不提这个,就不能揭露其伪造文据
和罪行。因此,布莱德洛先生不去复述马克思博士提出的严重的
谴责,而仅仅说什么“提到茹尔·法夫尔的私事”,那他简直就是在

① 《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② 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编者注

把自己的读者引入歧途。请问，“伪造文据”是“私事”吗？而且必须使大家知道，当起草这个宣言时，非常需要提到茹尔·法夫尔伪造文据。正如同在宣言里清楚地谈到的那样，法夫尔企图进行伪造，并且也成功地伪造了文据。他伪造文据就是企图把一大笔财产从合法的继承人那里转到自己个人名下。根据两条有决定意义的很有说服力的理由必须提到伪造文据这件事。第一，为了在公众面前揭露胆敢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大骂巴黎公社战士是一群擅敢反叛“宗教、家庭、财产和秩序”的一群“逃犯”的那个人的真面目。（参阅宣言第5页）^①

布莱德洛先生说：“我们仔细阅读了在《复仇者报》上米里哀尔先生提供的全部罪证。虽然，的确在米里哀尔先生所提到的这件事上茹尔·法夫尔先生的行为应该受到严厉的谴责，但是，我们以前认为最初来自米里哀尔先生的攻击，是由于癖好而进行的恶意挑剔，而不是出自衷心的义愤的表现。现在仍然认为马克思博士重复这些攻击也是同样性质。”这可真是“由于癖好而进行的恶意挑剔”啊！为什么当米里哀尔先生在停战协定签订后不久公布了证明茹尔·法夫尔有罪的文件后，不仅在巴黎，而且在里昂、马赛、波尔多、土鲁斯和卢昂，大部分共和派报纸都全文或部分地予以转载呢？因此，在公社成立前很久茹尔·法夫尔就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工人政党胜利，就会对他进行法庭审判，不是控诉他犯了叛国罪，而是控诉他犯了刑事罪。看到这样的前景，难道这个人会不竭尽全力来扼杀巴黎，拯救自己吗？他对真正的共和派的刻骨的、不可调和的仇恨，难道会不影响他的外交政策——同普鲁士的相互关系吗？我要问：当马克思博士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公众面前非常清楚地揭示了茹尔·法夫尔刻骨仇恨巴黎的原因以及他对这个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37页。

城市所采取的卑鄙的阴谋诡计的时候，马克思博士是不是表现出了“由于癖好而进行的恶意挑剔”呢？让我们看看，这一切实际上究竟是怎样的。上面已经讲过，在停战协定签订后不久，米里哀尔公布了证明茹尔·法夫尔伪造文据的一些文件。为什么他要公布这些文件呢？国防政府成员（见宣言第12页），其中也有茹尔·法夫尔，当他们在1870年10月31日被执于市政厅时，以书面形式保证辞职，让位给巴黎自由选出的公社^①。他们不仅没有恪守自己的诺言，在停战以后，他们还把10月31日事件的主要参加者诬以叛国罪交付军事法庭审判。但是，甚至法庭也不得不撤销对被告提出的虚构的控诉。只有未出庭受审的布朗基和弗路朗斯以蔑视司法罪被判死刑。在军事法庭侦查期间，茹尔·法夫尔居然以证人身份狂妄无耻地发誓说什么茹尔·法夫尔和国防政府其他成员于10月31日交给布朗基和弗路朗斯的上述书面保证是布朗基、弗路朗斯和他们的朋友们伪造的。只是在那个时候，为了表明究竟谁是伪造者，米里哀尔才公布了这些文件。布莱德洛先生说米里哀尔的做法是“极度愚蠢的行为”，这种说法恰当吗？阁下，您无疑是有自己的关于道德准则的观念的；根据这一切来看，还不仅仅是对马克思博士一个人怀有“出自衷心的义愤”吧。

现在谈谈厄内斯特·皮卡尔。当然，如果马克思博士，象布莱德洛先生所描述的那样，要一个正直的人为他兄弟的罪行负责，这将是极其卑鄙的。但是，实际上究竟是怎样的呢？实际上提到的只是谴责厄内斯特·皮卡尔的弟弟的官方文件所证实的罪行。提到这些罪行是为了表明，为什么厄内斯特·皮卡尔选中他的弟弟阿尔图尔作为进行他那部长勾当的最合适工具。布莱德洛先生满怀宗教虔诚愤慨地感叹道：“啊！有一天也要轮到我们了！”当然，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49页。

对国家官员们来说，这一天不会是美好的。布莱德洛先生说：“说茹尔·费里一文不名，这对任何一个保卫人民利益的政论家来说都是不妥当的论据。”真的是这样吗？如果布莱德洛先生的读者们（特别是某个鲁克拉夫特）看看宣言，发现布莱德洛先生自己做了很不妥当的事，完全歪曲了宣言中对茹尔·费里提出的谴责，那时他们将说些什么呢？在宣言里关于茹尔·费里的原文是这样的：“茹尔·费里在9月4日以前是个一文不名的律师，在被围期间以巴黎市长身分巧妙地利用饥馑刮了大笔钱财。当他将来不得不报告他乱政失职的那一天，就会是他受裁判的一天。”（见宣言第5页）^①这样，阁下，如果您（正象我认为的是一个为了教育人民而进行写作的政论家）不能提出更好的论据来为曾被您和一个脱离国际的人几个月以前在圣詹姆斯大厅和其他地方那么狂热地吹捧过的那些人进行辩护的话，那末，我胆敢说，您最好还是保持沉默。而既然我知道，您拥护自由、大胆和独立的判断方式，因此，我还是允许自己以下列方式来签名。

忠实于您的

乔治·哈里斯

载于1871年7月16日《国民改革者》周报第3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国民改革者》周报

关于激进协会在塔威尔-哈姆 勒兹举行会议的报道

1871年9月6日

……国际工人协会书记约翰·黑尔斯先生作了一次题为《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38页。

黎公社»的演讲⁸⁷。在演讲的开头部分他谴责英国报刊早先散布的，但已被公社历史本身最有力地驳倒了的那些谎言。三月十八日起义的原因从历史上可以一直追溯到1848年，当时人民推翻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但希望落空了，因为事实表明在共和制下情况并不比在先前的君主制下好多少。1848年6月不满情绪达到顶点，这时人民又试图解放自己，但没有成功。接着出现的是拿破仑帝国。拿破仑企图用进行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把工人们拉到自己一方面来，但是，他仍然拒绝给工人自由。与此同时在人民中间不满情绪与日俱增，社会主义思想不断传布开来，甚至渗透到军队中去了——在最后一次的全民投票中，四万军人投了反对票。

1870年3月进行了对国际联合会委员会的审判，委员会成员被判处徒刑。所以，当1870年9月革命爆发的时候，工人阶级的大部分领袖都在监狱中。这个革命完全是由巴黎工人完成的，但是资产阶级首领们立刻攫取了工人阶级取得的政权。组成了国防政府，当时看来好象只要继续进行战争，就可以解放被德军占领的法国土地。甘必大编成了几个军，这些军队在尚济和费德尔布的率领下建立了正规军前所未有的功勋。

因为巴黎全部工业都停工了，而且所有的工人都参加了国民自卫军，所以，劳动人民除了从国家得到补助以外，就没有其他维持生活的手段。因此，他们要求政府把市内的全部粮食集中掌握在自己手中，平均分配给大家，而不论其地位如何。他们认为，既然所有的人都应该为自己的国家作出牺牲，那末在粮食问题上就应该对穷人和富人一视同仁。这样，便产生了建立公社的要求。当时公社还仅仅意味着每一个地方或区指派一些专门工作人员来分配粮食。政府拒绝这样做，并对人民要花招。这就导致了十月份在弗路朗斯领导下进行的武装起义，当时，一些被执于市政厅的政

府成员答应成立公社，而获释以后却在国民自卫军的资产者营的
215 支持下背弃了这一协议。特罗胥组织出击，但是国民自卫军的士
兵们不愿意作战，因为他们认为，政府不会对他们做什么好事，而
仅仅把他们看作炮灰而已。演讲者简要地谈了直到投降以前、围
城期间的一些事件，当时克列芒·托马，这个工人最恨的人，被任
命为巴黎的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其他职务的任命也使工人很愤
怒，这些任命表明，工人们今后的处境将同过去一样糟糕。因此，
他们决定不交出武器，并在蒙马特尔高地构筑工事。这时政府颁
布了两项法令。根据第一项法令梯也尔以政府首脑的身份每年将
获得十二万镑薪金，而根据第二项法令国民自卫军士兵的薪饷每
天要削减二个半便士。

还曾经试图解散国民自卫军的某些部队，但战士们拒绝在确
信能得到工作以前缴出武器。接着颁布了使群情更加激愤的房租
法令和一些法案。政府袭击了蒙马特尔，并夺走了几门大炮，但当
天晚些时候又被国民自卫军战士们重新夺了回去。这一天在动乱
中枪毙了为部下所痛恨的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将军。演讲者阐
述了以后的一些事件之后，又谈到了公社战士对凡尔赛的进攻，当
时凡尔赛分子不顾战争法则冷酷地枪毙了杜瓦尔将军和二百名其
他俘虏。公社战士立即在巴黎拘留人质，这就迫使凡尔赛分子对
战俘的屠杀停止了六个星期。公社在继续进行战争的同时，曾颁
布过一些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法令，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取消了警
察，在巴黎却没有发生犯罪行为。敌人故意歪曲公社，并攻击它，
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公社在巴黎得胜，则欧洲一切有名无实的政府
都要垮台。黑尔斯先生在结束语中提到凡尔赛政府军队进入巴黎
后对男子、妇女和儿童不加区别肆意屠杀的罪行。人们对此知道
得太清楚了。

在回答波托先生的问题时，黑尔斯先生为焚烧公共建筑物辩

护,说这是军事战略的一种手段。公社战士,或者不如说是指挥国民自卫军的将军们,为了转移敌人的注意力,集中自己的力量击败凡尔赛军队才焚烧房屋的。黑尔斯先生表示,如果以后有机会,他准备更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由于时间太晚,他不得不压缩演讲的后半部分。稍经讨论后,为在英国的流亡者募集了捐款,会议就到此结束。 216

载于 1871 年 9 月 9 日
《东邮报》第 154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

伦敦法语支部⁸⁸给 《平等报》编辑部(日内瓦)的信

1871 年 11 月 29 日

公民和编辑:

敬请在贵报最近一期上刊登如下的抗议书。

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法语支部在 1871 年 11 月 28 日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下列抗议书:

凡尔赛政府枪毙了巴黎公社委员费雷公民。

该政府徒然说什么费雷被指控的行为与政治无关,说什么几千名公民被讨伐队枪毙是由于触犯了普通法。

然而法律规定取消由于政治案件判处死刑,这项法律并未废除。

因此:

伦敦法语支部成员和全体出席会议的公民(在提交给军事法庭的报告中,他们被指控为这种行动的组织和参与者),强烈抗议这种任意解释法律的行为,并要求所谓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要

正式向英国政府提出引渡他们的要求；他们宣布，从现在起，这个政府或是已无法强迫他人遵守国际条约，或是由于错误地解释纯政治行动而负有罪责。他们要这个政府——它的全体成员——对枪杀费雷公民和三万工人负责；费雷公民和三万工人为争取能在正义和人权的阳光下生活而牺牲了！

217 光荣属于这些在劳动反对寄生的伟大国际斗争的第一个回合中牺牲的无名英雄们！他们向世界发出了这一斗争的信号。在这一斗争中，旧社会啊，你胡作非为犯下的沉重罪责很快就将把你压垮……特别是你，法国资产阶级，要倒霉了，你的子孙将为你的罪行付出代价，他们将在复仇的打击下气息奄奄垂死挣扎。复仇的渴望在我们的心中与日俱增。在广场上，在地窖的通风口，在监狱和栅栏旁，在处决墙边，在公墓四周，在死亡的城市里那遍地横流的父辈鲜血中，孤儿们的心里燃烧着复仇的火焰。

现在国际工人协会正把一切分散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不久，他们汇成的巨浪就将淹没社会上的一切不平等现象，在这种不平等现象的阴影下存在着可怕的贫困。协会最终将把他们引到美好的世界，在那里——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他们的物质的和精神的需求将得到应有的满足。

亲爱的费雷！安息吧！你对祖国、对同胞的深情，象对人类的热爱一样，闪耀着最纯洁的光芒。无论是射穿你胸膛的铅弹，还是杀害你的凶手的恶毒言辞，都不能使你的光荣蒙上阴影！你对他们讲过：“把我的脑袋拿去吧！未来将为我报仇。”

委员会

勒穆修(本扎曼·孔斯旦)、

马格里特、纳泽

支部书记 爱·布尔德伊

29日于伦敦索荷广场格里克街。

我收到的这封信系由伦敦寄来，现寄给《平等报》社长^①。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21, ед. кр. 256/1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译的

第一次发表

募集流亡者救济基金呼吁书

1871年12月

在向富有同情心的善良人们（不管其信仰如何）呼吁的时候，我们要叙述一下那些被最近的事变抛入我国的流亡者贫病交迫、痛苦万状的情况。这些流亡者几乎来自一切国家、一切社会阶层。²¹⁸最关心、最富有同情心的人们不会不看到，流亡者是为履行他们视为至高无上的职责而牺牲一切的，是为实现高尚的目的而行动的，他们今天的困苦境遇也就是他们无私精神的明证。我们恳切请求救济病人和饥饿者，并向有工作能力者提供职业。

只要举出下列几件事实就足以说明流亡者的贫困状况了。

一个六十八岁的老人同他的全家住在阁楼上，受着饥饿的熬煎。几个月来他徒劳无益地寻找工作。但广泛散播的诽谤流亡者的文章和议论使市民们强烈反对流亡者，以致这位可怜的老人到处被人们带着鄙视和不信任的态度逐出门外。

5月27日两个几乎还是婴儿的孩子差一点被士兵掳去。一个完全是局外人的年青外国人向他们冲过去，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孩子们救下来，因为在这一天《高卢人报》和其他凡尔赛报纸都鼓吹要坚决镇压被打倒的敌人的子女。他们说，如果只枪杀父母而

^① 附言是尼·吴亭写的。——编者注

不把他们的子女一起处死,这将是徒劳的。这个青年人懂得,要抓紧时间。因此把孩子们裹在自己的斗篷里(孩子们几乎是裸体的),把他们带到最近的火车站,搭上去第厄普的火车,然后乘船去英国。当他到达伦敦时,他口袋中已一文不名了。所幸的是,一个自己也是流亡者,又有孩子的妇女,把这两个孤儿收养在自己贫苦的家里,他们现在还住在那里。她的孩子和被收养的孩子一共只有两件大衣,因此,要轮着穿大衣上街。

一个妇女给自己垂死的丈夫向伦敦的一家法国医院取药时,因为病人是国民自卫军的战士,竟遭拒绝。这件事简直令人不能相信。也许,慈善机关仁慈的官员们觉得,他们没有按照一家伦敦报纸的建议——“应该给拥护活体解剖的法国医生在法国流亡者身上进行练习的权利”——去行事,而是允许自己的政敌安静地死去,这已是十分高尚的行为了。

叙述这些,并不是把它们当着最可怕的、或是例外的事情,而是引起人们的注意。可叹的是,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好几百起。

难道英国人能让在英国避难的流亡者挨饿吗?请勿忘记,大部分流亡者只要求能以自己的劳动赚得面包而已。只有老人和病人才需要慈善事业的帮助。现在在伦敦有好几百熟练工人,巴黎的以精致优美闻名的工艺品就是靠这些工人制造的。巴黎的技术高超的瓷器绘画师、塑造工人、雕版师、雕刻师、首饰工人、素描画师、做假花师傅,将把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英国工人,从而百倍地酬谢英国人的殷勤接待。

但是,不仅手工业工人,而且还有一些科学、艺术和文学界的知名人士、军人、医生、演员和新闻记者也很想在英国得到合适的工作,例如做教师、工程师等等。这些有身份的人中的许多人的困境可用下列事实作为例证:一位卓越的军人现在在当看门人,一位曾在最严格的听众面前很成功地表演过的巴黎和维也纳音乐学院

的学生在伦敦街头卖花。

他们当中没有骗子手，没有伪君子，每一个人都处于自己同胞的监督之下。

恳请你们寄钱来。

考威尔·斯特普尼先生(皮卡迪利大街波尔顿街9号)和巴克斯特·朗格莱博士(林肯法学协会广场50号)盛情协助，同意代收捐款。斯特普尼先生请求把现在要交给他的捐款寄给财务委员荣克先生(北安普敦广场下查理街4号)。

作者：燕妮·马克思
(马克思的女儿)

在伦敦以传单形式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传单

伦敦社会问题研究小组给 泰奥菲尔·费雷的父亲的书信

1872年3月2日

公民：

当获悉您的儿子英勇牺牲的消息后，在伦敦的流亡者立即提出抗议。当时，您还在监狱里，我们没有任何可能对使您极度悲痛
的损失向您致以我们亲切的慰问。今天我们的一个朋友建议给您
写这封短信。我们并不打算通过它来徒然安慰您。徒然的安慰和
您高尚的悲伤是不相称的。

我们有另外的、更高尚的目的——这就是要对您说，失去泰·²²⁰
费雷是我们的损失，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帮助您经受住这损失的话，那就是这样一种信念：这位无神论殉难者被不公正地处死以及他的无比英勇精神必将有力地促进我们事业的胜利。

列奥·弗兰克尔、奥·赛拉叶、阿夫里阿耳、沙·龙格、利沙加勒、泽·卡梅利纳、海·荣克、布律涅耳、加·朗维耶、阿·泰斯……

载于《近代与现代欧洲》
1966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按《近代与现代欧洲》刊印

关于伦敦纪念巴黎公社 一周年群众大会的报道(摘录)

1872年3月18日

为纪念1871年3月18日巴黎社会革命一周年召开的群众大会(拟有国际会员、伦敦民主派和公社流亡者参加),本应在圣乔治大厅举行……但在临开会时却拒绝提供该大厅……

……八点已打过了,聚在大厅入口处的人还在不断增加。这时组织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宣布决定挪到托登楠大院路弗朗西斯街31号,在那里举行一个小规模群众集会……群众欢呼赞同这个决定,部分出席者立即前往弗朗西斯街。作为侨民俱乐部的一楼的宽敞的房间很快被布置成会场,公民荣克被选为主席……

……公社邮政局长公民泰斯提出下列决议案:“为纪念去年三月十八日起义一周年而召开的大会认为,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①

他说,在六月的日子里工人们举行起义,但还没来得及发表任何宣言就很快地被镇压下去了。3月18日,最近这次革命爆发

^① 这个决议和下面两个决议是卡·马克思写的。见本书第76页。——编者注

时,有人说,革命的某些领袖被波拿巴分子收买了,而另一些领袖则企图毁灭共和国。而事实上这是一个由工人组成的政府,这个政府成功地执政了两个月。它作出了榜样。泰斯希望,这榜样永远不会被忘记。(掌声) 227

公民约·约翰逊拥护一致通过的决议。接着公民米尔纳提出下列决议案:“由于仇恨工人而在全欧洲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愚蠢和罪行,宣判了旧社会的死刑,不管旧社会统治形式如何——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他说,同中产阶级寻求调和是无益的。工人们已不止一次企图这样做过,但总是遭到失败,因为,工人阶级为了拯救中产阶级耗尽精力。从现在起,工人必须走向前列占居首位,并把生产和分配抓在自己手中。(掌声)

公民利沙加勒拥护决议。他说,工人不应该再为中产阶级的谎言和谄媚所迷惑,而应该只承认本阶级出身的领袖。调和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按几何级数增加并具有原则性的对抗。这两个阶级毫无共同之处。他们的利益不一致,工人必须独立地进行管理。(掌声)

公民布列德尼克拥护决议。他说,他把起义看成是这样的一天的曙光,为了争取这一天的来临,优秀人物曾长期进行斗争。新的光芒已射进了社会,昔日是上层阶级手中工具的工人,今天充满决心要摆脱束缚他们的枷锁。在英国,工人们曾有过许多把他们引入歧途的“领袖”,所以他们除了本阶级的人以外,不应该把领导权信托给任何人。公社的原则如能充分实现,将给整个社会带来利益:战争将不再是不可避免的,阶级仇恨和竞争将会终止。(掌声)这一决议也被一致通过了。

铸币厂厂长公民卡梅利纳提出下列决议案:“各国政府反对国际的十字军征讨,以及凡尔赛刽子手和他们的普鲁士胜利者的恐怖行为,表明他们的胜利是不牢靠的,证明在被梯也尔和威廉协力

消灭的英勇先锋队后面，屹立着声势浩大的世界无产阶级大军。”

222 他说，法国的中产阶级不得不保留波拿巴官吏，而当他们看到工人们能自己组织公共事务时，他们就惊慌失措了。（掌声）

公民黑尔斯拥护决议，他宣称，虽然凡尔赛政府冷酷地每天在枪杀俘虏，公社却没有进行报复。拘留人质完全是为了制止暴徒的血腥屠杀。只有当血腥屠杀业已制止时，枪杀人质才是错误的。

公民博尔迪埃认为，必须推翻寄生阶级，然后工人才能做出好事。

公民巴里认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为杀人辩护。因此他抗议处决人质。

公民奥勃莱恩宣称，他自己曾在凡尔赛当过俘虏，是该地残暴行为的见证人。他认为打死十个人要比牺牲一千个人好得多。有时正义并不是残酷。（掌声）

公民阿夫里阿耳说，不仅在公社失败后才枪杀工人。贫苦的矿工只是由于要求增加工资就横遭枪杀。（掌声）

决议被一致通过……

大会在《马赛曲》歌声中结束。

载于 1872 年 3 月 30 日
《国际先驱报》第 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国际先驱报》

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召开的 巴黎公社两周年纪念大会的决议

1873 年 3 月 24 日

大会认为，巴黎工人的殊死斗争和他们在史无前例的灾难时期希望在全法兰西建立公社的努力博得他们的兄弟——英国工人

们的高度赞扬。

载于 1873 年 3 月 29 日
《国际先驱报》第 52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国际先驱报》

1871 年三月十八日
社会革命周年纪念日。
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
关于 1871 年巴黎公社的正式宣言⁸⁹

223

1873 年 3 月 24 日

1871 年 3 月 18 日清晨,巴黎被《Vive la Commune!》〔“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①

“巴黎的无产者……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期已经到来……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②……

巴黎无产阶级用以欢迎二月革命的“社会共和国”口号,不过是表示了希望建立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模糊意向。公社正是这种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③……

巴黎公社自然应当作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榜样。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中心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355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 358 页。

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应该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设在专区首府里的代表会议，应当主管本专区所有一切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而这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则应派代表参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象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民族的统一应该通过消灭国家政权来实现。^①

人们对公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公社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证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而是一个骗局。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并存。因此，公社应当成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属性了。

说也奇怪，虽然近六十年来写过和讲过不少关于工人解放的话，可是只要工人们在什么地方断然当家做主，那些替两极即资本和雇佣奴隶劳动（土地私有者现在只是资本家的驯顺伙伴）对立的现代社会辩护的人，立刻就弹起辩护的调子来反对他们。仿佛资本主义社会还处在童贞和白璧无瑕的状态；仿佛它的对立现象还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359 页。

有发展,它的自欺欺人的妄想还没有被揭穿,它的淫乱的实况还没有尽行暴露:他们叫喊说,公社想消灭构成全部文明基础的所有权:是的,诸位先生,公社曾想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权。它曾想剥夺剥夺者。它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但这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²²⁵ 共产主义啊!然而,统治阶级中那些颇为聪明而能领悟到现存制度不能长存下去的人们(这种人并不少),已在令人厌恶地、大声疾呼地鼓吹合作制生产。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作为一句空话或一种骗局,如果它要排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末,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 *par décret du peuple* [靠人民的法令] 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用鄙视的微笑回答奴才报人的粗野谩骂,回答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的训诫,这些资产阶级空谈家用先知者万无一失的口吻宣讲其不学无术的滥调和宗派主义的臆造。

当巴黎公社亲自领导起革命的时候,当普通工人第一次敢于侵犯自己的“天然尊长”^①的管理特权,在空前艰难的条件下虚心、

^① 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各版中这里加有:“即有产阶级”。——编者注

诚恳而卓有成效地执行了这个工作，并且他们所得报酬的最高额，据科学界一位权威^①说，还不及伦敦国民教育局一个秘书所得最低薪额的五分之一的時候，——旧世界看见象征劳动共和国的红旗在市政厅上空飘扬，简直气得发疯了^②。

公社对农民说，“公社的胜利是他们的唯一希望”，这是完全正确的。从凡尔赛发出而由著名的欧洲报界雇佣文丐传遍全球的最骇人听闻的谎言，就是硬说“地主议员”代表法国农民。试想—想，法国农民对于他们在 1815 年以后不得不付予十亿赔偿金的人们竟产生了爱戴心情；在法国农民心目中，大土地所有者存在本身就是对他们 1789 年的胜利果实的侵犯。1848 年，资产者们对农民的土地征收了每法郎加四十五生丁的附加税，但这是以革命的名义做的；而现在他们却挑起了反对革命的国内战争，借以把他们约定要付给普鲁士人的五十亿赔款的主要重担转嫁到农民身上。相反地，公社在最初发表的一篇宣言中就已经声明，战争的重担应当由真正的战争发动者负担。公社一定会使农民免除血税，一定会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一定会用他们自己选举出来并对他们负责的雇佣的公社官吏去代替现今吸吮他们血液的公证人、律师、法警和其他法庭吸血鬼。它一定会使他们免除乡警、宪兵和省长的专横压迫；它一定会用启发他们智慧的学校教师去代替麻痹他们头脑的教士^③。

“地主议员”知道（并且实际上也最害怕这一点），如果公社的巴黎同外省自由交往起来，那么不出三个月就会爆发普遍的农民起义。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如此怯懦地急于对巴黎实行警察封锁……

① 在德文各版上这里加有：“（赫胥黎教授）”。——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361—363 页。

③ 同上书，第 364—365 页。

这样,既然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也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那末,由于它同时又是工人的政府,是争取劳动解放的勇敢战士,它就是十足国际性的。当着把法国两省归并给德国的普鲁士军队的面,公社把全世界的工人都归并到了法国方面。

第二帝国是普天下诈骗勾当的节日。世界各国的坏蛋都响应了它的号召,赶来参加它的闹宴和掠夺法国人民的勾当……公社则使一切外国人都能享有为不朽事业而牺牲的荣誉。资产阶级在因它叛变而招致失败的对外战争和因它阴谋勾结外国侵略者而挑起的国内战争之间的空隙中,乘机利用在法国全境对德国人进行警察迫害来表现了他们的爱国精神。公社则委任了一个德国工人^①担任自己的劳动部长。梯也尔、资产阶级和第二帝国都不断欺骗波兰人,口头上冠冕堂皇地对他们表示同情,实际上把他们出卖给俄国,并且干着俄国的肮脏勾当。公社则对波兰的英雄儿子^②表示尊敬,让他们领导巴黎的捍卫者。为了更鲜明地表明由公社自觉地开辟的历史新纪元,公社一方面当着普鲁士胜利者,而另一方面当着波拿巴将军率领的波拿巴军队,推倒了象征战争光荣的庞然巨物——旺多姆圆柱^③。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除了真正代表革命的人物,总还出现另外一种人。这种人当中有些是以前各次革命的遗老和笃信者,他们不了解当前运动的意义,但他们由于具有人人皆知的忠诚和勇敢精神或者只是由于传统关系,还保留有对人民的影响;另外有些人则不过是些空喊家,他们年年重复自己反对现存政府的刻板的声明,因而博得第一流革命家的声誉。在3月18日以后,也出现了

① 列奥·弗兰克尔。——编者注

② 雅·东布罗夫斯基和瓦·符卢勃列夫斯基。——编者注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65—366页。

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有时甚至扮演了显要的角色。他们极力阻止工人阶级的真正运动，正象过去这种人阻碍以前各次革命的充分发展一样。他们是一种必不可免的祸害；摆脱他们需要有一段时间，但是公社却没有这样一段时间。

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国的那个荒淫无度的巴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法国的京城不再是不列颠的大地主、爱尔兰的在外地主、美利坚的前奴隶主和暴发户、俄罗斯的前农奴主和瓦拉几亚的封建贵族麇集的场所。在陈尸场内一具尸首也没有了，夜间抢劫事件不发生了，偷窃现象也几乎绝迹了。自从1848年2月以来，巴黎街道第一次变得平安无事，虽然街道上连一个警察也没有^①。

奴隶主阴谋用普鲁士军队占领巴黎来征服巴黎的第一次企图，因俾斯麦的拒绝而没有得逞。3月18日实行的第二次企图，结果是军队溃败和政府逃往凡尔赛，接着，按照政府的命令，全部行政机关也停止工作，随之迁往凡尔赛。梯也尔假装同巴黎议和，借以争取时间准备和巴黎作战。但是到哪里去搜罗军队呢？常备团的残部人数很少，而且不大可靠。梯也尔向外省发出紧急呼吁，坚决要求派国民自卫军和志愿军前往援助凡尔赛，但是遭到断然拒绝。只有布列塔尼派去了一小撮朱安兵，他们作战时打着白旗^②。梯也尔就只能匆忙纠集一群杂牌队伍，其中有水兵、海军陆战队士兵、教皇的朱阿夫兵、瓦伦顿手下的宪兵以及比埃特里手下的市警和 mouchards [侦探]，假若不是帝国的被俘兵员逐渐到达，那末这支军队就会小得可怜，而俾斯麦放回被俘兵员的数量标准，是使得一方面能够维持内战，另一方面又能够继续保持凡尔赛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68—369页。

② 同上书，第371页。

普鲁士的卑贱屈从地位^①。

同时，他和外省的关系愈来愈紧张了。凡尔赛没有接到过一封可以稍微使梯也尔和他的“地主议员们”感到振奋的表示拥护的呈文。相反地，从各方面派来的代表团和送来的呼吁书，都是用很不尊敬的口吻坚决要求同巴黎议和，而议和的基础是毫不含糊地承认共和国，确认公社实行的各种自由，解散任期已满的国民议会。代表团和呼吁书是如此之多，致使梯也尔的司法部长杜弗尔在4月23日的通令中飭令国家的检察官把“呼吁议和”当作罪行查办。然而梯也尔看到进攻巴黎没有希望，于是决定改变策略，指定在4月30日按照他强迫国民议会通过的新市政法在全国进行地方选举。他时而利用他那些省长所玩弄的阴谋手段，时而利用他那些警察机关所发出的威胁恫吓，满以为外省进行的选举定会赋予国民议会以它从未有过的道义力量，以为他定会从外省取得征服巴黎的物质力量。 229

梯也尔一开始就竭力想在进行他那受到他自己的公报赞扬的反对巴黎的强盗战争的同时，在他的部长们企图在全法国建立恐怖统治的同时，演出一出议和的小滑稽剧。这出滑稽剧要达到几个目的：蒙蔽外省视听，把巴黎中等阶级分子拉到梯也尔方面来，并且主要是使国民议会中的冒牌共和党人能借自己对梯也尔的信任来掩盖他们叛卖巴黎的行为。3月21日，即在梯也尔还没有军队的时候，他向国民议会声明说：

“无论如何，我决不派军队到巴黎去。”^②

梯也尔鉴于4月30日的市镇选举在即，便于4月27日演出了一幕议和剧。他在国民议会讲坛上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故作多情的漂亮话，其中有这样一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71页。

^② 同上书，第371—372页。

“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只有一个，这就是巴黎的阴谋，这个阴谋迫使我们去杀害法国人。但是我要再三重复说：让那些举起渎神武器的人放下他们的武器吧，那我们就会立即停止惩罚来缔结和约，只有那一小撮罪犯需另当别论。”^①

然而，法国对于梯也尔在议会上发表的自以为象海妖的歌声一样迷人的言辞置若罔闻。在法国仅存的三万五千个市镇所选出的七十万名市镇参议员中，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当选者总共还不到八千人。补选和复选的结果对梯也尔政府更加不利。国民议会不但没有从外省方面得到它所必需的物质援助，而且连最后一点起道义力量作用的权利，即认为自己是全国普遍意志表达者的权利，也完全丧失了。而使他彻底失败的，是法国所有城市新选出的市镇参议会决定在波尔多召集一个反议会，这就公开地威胁了篡夺政权的凡尔赛议会。

在俾斯麦看来，期待已久的采取断然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他用统治者的口吻命令梯也尔派全权代表到法兰克福去最后签订和约。梯也尔卑躬屈膝，唯命是从地遵循自己主子的吩咐，急忙派了自己的亲信茹尔·法夫尔在普野-克尔蒂约的陪同下到法兰克福去。普野-克尔蒂约是卢昂“著名的”棉纺织厂主，是第二帝国的狂热的甚至卑躬屈膝的拥护者，在他看来，第二帝国除了同英国签订过损害了他这个企业家利益的商约以外，是无可非议的。当梯也尔还在波尔多刚一任命他当财政部长的時候，他马上就开始攻击这个“邪恶的”条约，暗示说这个条约很快就会废除，甚至厚颜无耻地立即试图——虽然徒劳无益（因为没有请示俾斯麦）——恢复旧日的保护关税制来打击亚尔萨斯，而这样做据他说是与任何旧有的国际条约都不抵触的^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74页。

^② 同上书，第374—375页。

当这绝妙的一对全权代表到达法兰克福的时候，盛气凌人的俾斯麦就立即粗暴地要他们二者择一：“或者是恢复帝国，或者是无条件地接受我的媾和条件。”而他的条件就是缩短军事赔款偿付期限，并由普鲁士军队占领巴黎各堡垒，直到将来俾斯麦对法国形势感到满意时为止。这样一来，普鲁士就被承认为法国内政的最高裁决者。为此，俾斯麦欣然应允释放被俘的波拿巴兵员去消灭巴黎，并调派威廉皇帝的军队直接援助他们。为了保证他不食言，他把第一批赔款的支付期延到“平定”巴黎之后。梯也尔和他的全权代表们当然贪馋地急忙吞下了这一钓饵。5月10日，他们签订了和约；5月18日，这个条约就在他们的努力下经国民议会批准了。

从缔结和约到被俘的波拿巴兵员被放回这一段期间，梯也尔觉得比以往更需要把他的议和滑稽剧继续演下去，因为他的共和党走卒们极需要一个借口，以便装做看不见对巴黎进行血腥屠杀的准备工作。一直到5月8日，他还对劝他议和的中等阶级代表团说：

“只要暴乱者同意投降，巴黎的城门就可以对一切人洞开一个星期，只有杀害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两将军的凶手除外。”

几天以后，当“地主议员们”坚决要求他解释这个诺言的时候，他避而不答，但意味深长地暗示说：

“我对你们说，你们当中有些没有耐心的人，他们未免太性急了。请他们再忍耐一个星期吧。一个星期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危险了，那时任务就会和他们的豪勇和能力相称了。”

一到麦克马洪能向梯也尔保证说他很快就会打进巴黎时，梯也尔就向国民议会声明，说他

“将手持法律走进巴黎，迫使那些洒满了士兵鲜血和毁坏了公共纪念物的恶棍们全部抵偿自己的罪责”。

当决定的时刻已近的时候，他对国民议会声明说，我是不会留

情的。他向巴黎声明说，对巴黎已经宣判了；对自己的那些波拿巴强盗们声明说，政府允许他们任意向巴黎报复。最后，当叛徒于5月21日给杜埃将军打开了巴黎城门时，梯也尔就于5月22日向“地主议员们”揭开了他们先前硬不愿了解的他那出议和滑稽剧的“目的”：

“几天前我对你们说过，我们正在接近我们的目的；今天我来告诉你们吧，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秩序、正义和文明，终于获得胜利了！”

确实如此。每当资产阶级制度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子的时候，这种制度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真正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这种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行为和无法无天的报复行为。财富占有者和财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次新危机，都愈益明显地证明这一事实。和1871年的空前未有的卑鄙行为比较起来，甚至资产阶级的1848年6月的暴行也要相形见绌。巴黎全体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人攻进城内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正象兵痞们的残暴兽行反映出雇佣他们作为保护者和报复者的文明社会所固有的精神一样。这种在战事结束以后还大肆杀戮，以致为如何处置成堆的尸首感到困难的文明社会，真是太出色啦！

要想找到与梯也尔和他那些嗜血豺狼的行为多少相象的东西，就必须回到苏拉和前后罗马三执政的时代去。同样是冷酷无情地大批杀人；同样是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同样是拷打俘虏；同样是残酷迫害，不过这一次是迫害整个阶级；同样是野蛮地追究隐藏起来的领袖，使他们无一幸免；同样是纷纷告发政治仇敌和私敌；同样是任意摧残根本和斗争无关的人们。不同处只在于罗马人没有多管炮来整批整批地击毙俘虏，他们没有“手持法律”，没有口喊“文明”罢了。

看了这一切惨象之后，现在再来看一看这个资产阶级文明由它自己的报刊所描写的另一面、更加丑恶的一面吧。

一家伦敦保守党报纸驻巴黎记者写道：

“远处还响着零星的枪声；受伤的人躺在拉雪兹神甫墓地的墓石间听天由命地死去；临死前绝望挣扎的六千个暴乱者，在迷宫似的地道中徘徊踟蹰；街上到处追逐着不幸的人群，用多管炮击毙他们。在这个时候令人看了气愤的是，咖啡馆里挤满了爱好喝酒、打弹子、玩骨牌的人，荡妇们在林荫道上无耻地逛来逛去；纵酒狂欢的喧嚷声从大饭店的 *cabinets particuliers*〔特别间〕中传出来，打破深夜的寂静。”^①

这个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社会，每次取得血腥的胜利时，都要发出受到世界各处响应的毁谤的狂吠，来淹没它的受害者即为争取美好的新社会而英勇牺牲的战士们的喊声。工人平静的巴黎，公社的巴黎，突然被这批维护“秩序”的嗜血恶狗们变成了一个魔窟。这场骇人听闻的变化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意识中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公社搞了一次反对文明社会的阴谋；巴黎人民满腔热血地为公社牺牲生命，自古以来没有一次战斗有这么多人自我牺牲。这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这个公社不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而是一小撮罪犯用暴力夺取的政权；巴黎妇女在街垒里和刑场上都是视死如归。这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公社的邪恶魔鬼把她们变成麦格拉和赫加特；公社在实行绝对统治的两个月内采取的温和态度，只能同它进行保卫时表现的英勇精神相比拟。这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公社在两个月内用温和态度和人道精神遮盖了它那恶魔般的嗜血本性，好让这种嗜血本性能在临死挣扎时随意发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375—378 页。

工人的巴黎在英勇地自我牺牲时，也曾把一些房屋和纪念碑付之一炬。既然无产阶级的奴役者们要把无产阶级千刀万剐，那他们就休想凯旋回到完好无损的住宅里去。凡尔赛政府叫喊道：“放火啦！”同时向它的远及穷乡僻壤的走卒们低声下达这样一个口号：“把我的一切敌人都当做一般放火犯来搜杀”。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看见在战斗结束后进行的大屠杀，心里感到高兴，而看到人们“褻渎”砖瓦和灰泥却愤怒万分！

某些政府正式准许自己的海军“杀人、放火和破坏”，试问这是不是准许放火？英国军队毫无道理地烧毁了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和中国皇帝的夏宫，试问这是不是放火？普鲁士人不是为了军事上的理由，而只是为了报复泄愤，就用煤油烧毁了许多象夏托登那样的城市和无数乡村，试问这是不是放火？梯也尔向巴黎轰击了六个星期，借口是只想把里面有人的房屋烧毁，试问这是不是放火？在战争当中，火也和任何其他武器一样，是一种正当的武器。轰击敌人占据的房屋，是为了把这些房屋烧毁。防御者不得不撤离这些房屋时，他们自己就把这些房屋付之一炬，使进攻者不能利用这些房屋巩固阵地。妨碍世界上任何正规军作战的一切房屋，都是不免要被烧毁的。可是，在奴隶们反对他们的压迫者的战争中，在这场有史以来唯一合理的战争中，却根本不许用这种方法！^①

统治阶级为了在外国侵略者的庇护下发动内战来镇压革命而进行的阴谋，即我们从9月4日事件起一直考察到麦克马洪的御用军进入圣克鲁门止的这个阴谋，是以巴黎的血腥屠杀为终结的。俾斯麦洋洋自得地望着巴黎的废墟，大概认为这些废墟是普遍毁灭各大城市的第一步，关于这种普遍毁灭，当他还只是以一个普通地主身分充当普鲁士1849年chambre introuvable〔无双议院〕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78—380页。

议员时就梦想过了。他洋洋自得地望着巴黎无产者的尸体。在他看来，这不但是革命的绝灭，而且也是法国的灭亡，这个法国现在已经真正被砍掉了头颅，而且是由法国政府自己砍掉的。他和一切飞黄腾达的国家要人一样，目光短浅，只看到了这个巨大历史事件的外表。难道历史上有过一个战胜者决定采取不仅替战败政府充当宪兵，而且充当雇佣凶手的办法来完成自己的胜利吗？普鲁士和公社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相反地，公社接受了和约的初步条件，普鲁士宣布了中立。可见，普鲁士不是交战一方。它干得象一个卑鄙的凶手，因为这不会招致任何危险；它是一个雇佣凶手，因为它曾事先讲定一旦巴黎陷落就要付给它五亿行凶赏钱。^①

这种甚至在旧世界的律师看来也是空前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并未迫使欧洲各国“文明”政府把纯系圣彼得堡内阁御用工具的罪恶的普鲁士政府宣布为违法罪犯，却只是激起它们去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要把侥幸逃出巴黎双重包围圈的少数受害者引渡给凡尔赛刽子手！

在这场现代最可怕的战争结束以后，战胜的军队和战败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残酷杀害无产阶级。这个前所未闻的事件，并不是象俾斯麦所想的那样，证明正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社会遭到了彻底失败，而是证明资产阶级旧社会已经完全腐朽了。旧社会还能创造的最高英雄伟绩不过是民族战争，而这种战争现在表明是政府玩弄的十足的欺骗勾当，这种欺骗勾当的唯一目的不过是要推迟阶级斗争，当阶级斗争变成内战的熊熊火焰时，这种欺骗勾当也就被抛在一边了。阶级的统治已经不能拿民族的外衣来掩盖了；在反对无产阶级时，各民族政府是一致的！

在 1871 年的圣灵降临节以后，法国工人和他们的劳动产品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382 页。

占有者之间,已经既不能有什么和平,也不能有什么停战了。雇佣兵痞的铁腕可能暂时把这两个阶级都压服一下。但是,它们之间的斗争定会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并且规模愈来愈大,所以归根到底谁将取得胜利——是少数占有者还是绝大多数劳动者将取得胜利,那是毫无疑义的。而法国工人阶级不过是整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罢了。

235 欧洲各国政府……表明了阶级统治的国际性质,而现在它们却向全世界大喊大叫,说这一切灾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工人协会;即在于反对全世界资本阴谋的……劳动组织。梯也尔责备这个组织是劳动的暴君,而把自己说成劳动的解放者。皮卡尔下令禁止国际的法国会员跟国外的国际会员保持任何联系,梯也尔的1835年同谋者,那个已成为老古董的若贝尔伯爵声称,铲除国际是每个文明国家政府的主要任务。“地主议员们”狂吠起来反对国际,而欧洲各国报刊则随声附和。^①

满脑子警察气味的资产阶级,自然要把国际工人协会看做一种秘密阴谋团体,其中央机构不时命令在各国举行暴动。实际上,我们的协会只是文明世界各国先进工人之间的国际纽带。阶级斗争无论在何处、以何种形式、在何种条件下表现出来,自然总是由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最前列。产生这个协会的土壤就是现代社会本身。无论屠杀多少人,都不能把这个协会铲除。要铲除它,各国政府首先必须铲除资本对劳动的专横统治,即铲除它们自身的寄生性生存的条件。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82—384页。

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①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

宣言全文于 1871 年 6 月 13 日
在伦敦以单行本形式首次发表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 年
莫斯科第 2 版第 17 卷刊印

缩写本第一次发表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17 卷第 355—384 页)

英国工人关于 1871 年巴黎公社 的公开宣言

236

于伦敦圣堡街富兰克林大厅在马耳特
曼·巴里主持下的公开群众

大会上通过

1875 年 3 月 17 日

工人兄弟们！今天晚上我们为之举行四周年纪念活动的这一事件，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四年前的今天，法兰西受尽了屈辱和灾难。三个月以后，最后的最深重的屈辱又降临到它的头上。四年前的这一天最笃信宗教、最残酷的现代侵略者^②的铁蹄踏上了法兰西的心脏。三个月以后，职业叛徒们屠杀着法兰西最优秀、最勇敢的儿女，纵情作乐。三月十八日的革命，首先是社会革命。巴黎工人夺取政治管理机构时，他们的目的主要不是想保证自己的政治统治，而是想借助这种机构来建立正确的和正义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土地和资本的占有者不再能剥削工人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384 页。

② 威廉一世。——编者注

这件事发生在 1871 年 3 月 18 日早晨。巴黎工人宣告成立公社。美好的、自豪的城市、全世界爱慕的城市刚刚遭受了屈辱。野蛮人又侵入了巴黎。普鲁士士兵这次不是戴着脚镣手铐通过巴黎的凯旋门。导致法国遭受这一屈辱的是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军事败绩。这些败绩(如同此后为全世界所公认的那样),总的来说,是叛变或者无能的结果,有时则两者兼而有之。普军围城期间,保卫巴黎的武装力量极为紧张,这就迫使巴黎军事当局把武器发给工人,而工人们有了武器,就有可能宣布成立公社。梯也尔先生和他的“秩序军队”仓皇逃往凡尔赛的这一情景,整个欧洲在一旁观看,感到惊讶,并加以嘲笑。但是,如果这些外国目击者能象尊敬的阿道夫一样熟知巴黎工人的话,那末他们就不会惊讶了(虽然可能会嘲笑),因为这个杰出人物还从未遭受过这样的迫近眉睫的危险呢^①。至少他很清楚,巴黎工人对九月四日人物,甚至对波尔多议会并不比对被推翻的帝国更怀好感。当时在公社社员中争论着是否要追击敌人到凡尔赛,把他们消灭掉。由于考虑到更重要的原因,公社没有采取这一步骤。然而,现在回顾可怕的后果时,又有谁会怀疑,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呢?

继之而来的巴黎保卫战,是民族历史上最崇高、最英勇的事件之一。境况异常困难。普军围困的恐怖——黑面包口粮少得可怜,赤脚,衣不蔽体——刚刚过去,巴黎工人又要经受另一场更可怕的考验。当普鲁士匪帮警惕地扼守城市北部时,反动力量在凡尔赛逐步汇集起来。梯也尔向俾斯麦应允按更有利于德方的条件支付赔款后,俾斯麦就从普鲁士军事要塞里释放了几十万俘虏。卑鄙的帝国警察密探们也从自己的避难所里爬了出来,在他们被推翻的主子的过去的敌人那里得到完全适合于他们才能的重要职位。对英

^① 在原文中有这样的文字游戏:“eminent man”(杰出人物)和“imminent danger”(迫近眉睫的危险)。——编者注

国统治阶级来说，不幸的是格莱斯顿——布莱特政府所奉行的不干涉政策妨碍他们用派遣不列颠士兵这一物质形式来表现他们对凡尔赛的同情，但这一缺陷，在很大程度上以精神上的热烈支持而得到了补偿。同他们的友好感情相比，俾斯麦的友善态度就显得是无情的、斤斤计较的自私了。俾斯麦释放俘虏得到一大笔报酬，而英国报刊和演讲人出卖灵魂，却只使英国人得到菲薄的道德上的奖励——对自己良心的赞许而已。不管怎样，在俾斯麦的俘虏和英国的热烈赞同的协助下，事情就做成了。在十个星期的英勇抗击以后，巴黎被出卖了。巴黎的一座城门被叛徒向围城军打开了，于是就开始了屠杀。在漫长的六天里被剥夺生存权利的巴黎男女工人们曾力图抵抗枪林弹雨对他们的袭击。但梯也尔先生曾向凡尔赛乡愿们保证说，他将是毫不留情的，而且他也的确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于是，践踏着重死人们无力自卫的身躯，梯也尔的雇佣的剑子手们朝着胜利前进。但这是什么样的胜利啊！史册上还从未记载过这样貽患无穷的胜利，因为这胜利使大家看清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有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仅仅是建筑在物质力量的基础之上的。 238

这次残酷的大屠杀是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的。公社殉难者宝贵的鲜血不是流在岩石上，而是洒在富有同情心的人类心田的肥沃土壤里。在那里，在烈士鲜血的浇灌下，到将来的某一天会有成百倍的幼芽生长出来。

受委员会的委托

书记 约翰·罗杰斯

决议：

(一) 这次英国工人大会支持 1871 年巴黎公社的原则，并赞同其行动。

(二) 本大会认为镇压巴黎公社是世界史上最卑鄙的行为之

一,大会不仅对凡尔赛的职业杀人犯,而且对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嗜血的、卑鄙的唆使犯予以揭露。

(三)本大会认为团结工人阶级战斗力量的时刻已经来到,并力求更快地获得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因此它建议英国工人参加国际工人协会。

以传单形式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传单译的

《人民国家报》论 1871 年

三月十八日的革命

1871 年 3 月 22 日

……在巴黎成立了新的临时政府，其成员中有瓦尔兰、阿西、托伦和其他几位党内同志。新政府宣布建立和平和秩序，并宣告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全共和政体。它宣布进行制宪议会和公社代表机关的选举。

据最新消息报道，俾斯麦和他的党企图恢复战争以消灭或削弱法兰西共和国。对此德国人民能容许吗？

载于 1871 年 3 月 22 日
《人民国家报》第 2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茨维考区首席宪兵官

给宪兵总监的报告

1871 年 3 月 24 日

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人，特别是矿工（他们几乎全部参加这一政党），连日来活动频繁。所有观察的结果都表明，这同巴黎事变有关。我已命令宪兵在这方面密切加以注意，并随即报告所观察到

的一切情况。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海因茨·巴依克《1871—1875年期间的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哲学辩论，1956年莱比锡版

240

柏林人民大会⁹⁰

1871年3月26日

星期日于柏林在联合会主席^①的主持下举行了人民大会。会上约以一千票对一票通过了哈赛尔曼先生提出的下列决议：

“会议欢欣鼓舞地祝贺巴黎和法国其他大城市所发生的社会革命，这革命是生气勃勃的劳动人民反对腐朽的资产阶级的起义。

会议宣布报刊的指责是虚假的，会议期待这一革命的胜利将带来欧洲的自由、平等、博爱与和平。”

载于1871年3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爱北斐特人民大会的呼吁书

1871年3月28日

致法国工人！

法国工人们！大势已定！你们不愿意继续忍受资本的侮辱性

^① 约·巴·施韦泽。——编者注

压迫，挺身而起去完成伟大的英勇业绩。你们勇敢地粉碎了束缚无产阶级的沉重锁链，把它扔到奴役者的脚下。你们宣告成立社会民主共和国。德国的无产阶级怀着十分喜悦和敬佩的心情注视着你们，为共患难的法国同志们的胜利而高兴，并相信你们的胜利也将给德国工人带来益处。因为，无论我们生活在哪一个国家里，资本的残酷统治处处在压榨工人，而胜利，不管是在哪里取得的胜利，都一定会给各国工人带来好处。我们惊讶地看到，你们是……怎样有节制而又坚韧不拔地进行着……艰巨的斗争。我们衷心祝愿业已开始的把无产阶级从资本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事业取得辉煌的胜利。

法国工人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向你们伸出兄弟般的援助之手。他们知道，你们，作为社会民主党人，不会容许用人为的手段把你们和其他各国的工人分裂开来。刚刚结束的可怕的战争不是我们两国伟大人民造成的，而是统治者造成的。法国工人们，你们解放的时刻已经来到了——那末，象我们德国工人所做的那样，请把别人在你们心中煽起的对德国的仇恨转变为对你们的压迫者的仇恨吧！让我们联合起来争取我们的“劳动权利和享受自己劳动全部成果的权利”吧！只有把工人从资本统治的锁链下解放出来这一伟大思想能使我们的的心灵得到满足。我们一定要百折不挠，毫不动摇地去完成这一斗争。总之，法国工人们，在这困难的日子里要保持坚强，你们不能让业已取得的政权再从你们手中夺走，要无情地打击敌人，牢记你们在1848年6月被资产阶级杀害的兄弟们。他们的鲜血召唤你们去复仇，你们必须去报仇雪恨。因此，英勇地、毫不动摇地前进吧！让我们把敌人踩在脚下，相互伸出手来兄弟般地握手，实现我们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代表爱北斐特—巴门社会民主党

卡尔·克莱因、威廉·菲尔特

3月28日于爱北斐特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458, оп. 1, ед. хр. 3986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呼吁书原件译的

《人民国家报》政治评论(摘录)

1871年4月1日

……一切维护自由的朋友们都同情巴黎工人,而不同情凡尔赛的反动国民议会和政府。社会共和国的胜利符合德国人民的利益,这是不难证明的。我们要和平,法国工人也同样要和平;相反,梯也尔(人们公正地谴责他一直狂热地企图进军莱茵)则想一有机会就借助新的德法战争来推迟国内动乱的爆发。德国需要金钱养活自己的残废军人,付清自己的军事债款,等等;而梯也尔没有钱,在国民议会里盘踞着那些拥有五十亿法郎的人们,他们是不会向自己征收重税的,而其他的人则一无所有!只有工人们才能迫使那些挑起这场战争的人们去偿付赔款……

载于1871年4月1日
《人民国家报》第2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242

阿尔滕人民大会

1871年4月1日和8日

阿尔滕4月12日讯:4月8日此间在艾·克拉夫特先生的主持下召开了人民大会。布劳尔先生在会上做了关于法国运动情况的报告。他指出,我们多么需要有一个组织,并服从这一组织的领

导。报刊咎有应得地受到温特尔先生的抨击……下面我还要报道，4月1日在这里召开了约有一千五百到一千六百人参加的人民大会。会议一致通过威·哈赛尔曼在柏林提出的决议^①……然后宣读了爱北斐特致法国工人的呼吁书^②。大会一致热烈赞同该呼吁书。

致社会民主党人的敬礼。

书记 哈斯

载于1871年4月1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汉诺威人民大会致法国工人书⁹¹

1871年4月2日

在跳舞大厅里举行的……约有三千人参加的人民大会一致通过了下面的……致法国工人书：

“法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们！不久前的这场不幸的战争刚一爆发，你们就勇敢地向我们宣告，你们完全清楚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所肩负的传播文明的使命，你们使我们确信，你们不要这场战争，这场战争不是法国人民所希望进行的。在所有那些真正坚持真理、即坚持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德国人民的代表们心中，你们这一宣言引起了欢欣鼓舞的反响。

我们和你们是不会把这场战争的真实原因搞错的。我们和你们曾一起号召要诅咒不择手段使用权术的政府机器的阴谋诡计，我们和你们恨透了这违反誓约的恶棍。这个恶棍在差不多二十年²⁴³的时间里，僭居皇位，竭力阻挠人民精神的健康发展，并代之以社

① 见本书第240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240—241页。——编者注

会的停滞和腐朽。

路易-拿破仑是个公开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他既然是镇压制度的握有全权的代表，他就得不到人民的同情，而只能依靠暴力。在他二十年统治期间，人们每天都在谴责他。

法国工人们：由于你们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你们就勇敢地起来对抗路易-拿破仑。许多艰难困苦落到你们头上。要求你们作出很多……只有相信自己的事业是神圣的、正确的人才能作出的那种自我牺牲。

尽管遭到种种敌意的打击，但你们非但没有丧失对自己权利的意识，没有丧失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而且还发展了它们。为此，我们向你们全体，特别是向你们的英勇的领袖们，致以热烈的谢忱。

你们进行斗争，不仅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并且也为了全体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无产阶级的利益到处都是一致的。时代本身曾不断地冲击拿破仑的专制独裁。但只有你们的英勇顽强精神才将其彻底粉碎……他在国内完全破产之后，就不得不抓住最后的救命手段——武器、战争。

法国工人们：你们没有听从别人的唆使去进行战争，这种战争的胜利将会导致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毁灭。这一点从你们对我们德国工人发表的宣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拿破仑的覆灭对整个社会民主主义都是有利的。但是最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拿破仑于色当向德国武装力量投降之前，在一系列战役中我们两个民族的优秀分子相继牺牲。这样就发生了按照我们的看法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你们和我们一样都应重新获得和平。但是，和平并没有恢复。德国军队愈来愈深入你们的国土。防御战争变成了掠夺战争。德国社会民主党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它抗议将战争继续下去。

法国工人们！占领和割地对我们，也如对你们一样，是不利的。我们知道，这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当你们在拿破仑刚一垮台就宣告成立的“蓝色共和国”的庇护下失去一个又一个阵地的时侯，当你们的大部分军事首领的那种接近于叛变的消极和愚蠢行为把你们的大片国土甚至把巴黎（在它被包围六个月，并在你们进行了英勇的自卫战以后）交给了德国武装部队的时候，才签订了和约。看到亚尔萨斯和洛林从法国被分割出来，我们深感悲痛。 244

再重复一遍：这对我们并不有利。我们认为割取亚尔萨斯和洛林是同历史的整个进程非常矛盾的行动，因而我们完全可以断言：这行动带给德国人民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亚尔萨斯和洛林过去某个时期虽曾属于德国，但是，三个世纪以来，同法国其他地区的生活和文化已非常紧密地溶合起来了，因此，它们的居民不可能同化于新的祖国，他们对法国的好感不会有什么改变。历史证明：无论是用“严厉的行政”措施，还是任何其他手段都无法消除深入人心的思想情感；除此以外，我们还有另外一条理由，仅用这一条理由就可以证明我们对割地的抗议是正确的。要知道，人民主权是完完全全被忽视了：简直就是取消了人民的最重要、最神圣的权利——自决权。

绝对不是象反动报刊向全世界广为宣传的那样，是什么“全体德国人民热情欢迎割地”：德国社会民主党希望自己被排除在这种欢迎者的行列之外。

法国工人们！你们已经从皇权下解放出来了，而我们则仍然处在皇权的铁蹄之下。但我们决不认为它是和平的保障，决不是自由思想进一步发展的保障。反动势力犹如黑夜，空前阴森猖獗，它威胁着要吞噬我们。我们要提出我们唯一的口号——“自由的人民国家，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面对着反动势力奋起前进。

法国工人们！虽然你们在同德国军事力量的斗争中遭到了失

败，但你们一刻也没有背叛对自己和对全体无产阶级所肩负的职责，你们知道(1789年、1830年和1848年已充分教育了你们)：无论是在帝国，还是在王国，还是在“蓝色的”共和国，劳动的各项权利都同样遭到践踏。在你们那里，社会的内部和外部的分化非常厉害，社会民主主义联合力量和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的各种力量之间，泾渭分明，因此，停战协定刚一签订，即使不是预言家也可以事先预料事变发展的进程。政府是由一群波拿巴派、奥尔良派和褪了色的蓝色共和党人拼凑而成的，它本身就决定了它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

245 当政府动手进行罪恶的打击的时候，你们起义反对它，这样你们就履行了你们的神圣职责。因为，如果它的这一打击得逞，就将给你们带来极深重的屈辱，带来专横恣肆以及贪婪追求王位爵祿的卑鄙之徒的统治。当要求巴黎工人缴回几个月以来他们用来英勇捍卫自己首都和国家的武器时，摊牌的时刻就来到了。

于是就发生了很久以来我们渴望发生的事，也是反动派暗暗害怕发生的事：社会共和国在巴黎宣告成立了。

人民起义，狂飙突起——巴黎掌握在社会主义者手中了。

法国工人们！听到这一消息，我们由衷欢欣鼓舞。这消息象从乌云后面射出的阳光一样，照亮了我们。我们领会到中央委员会宣言中所包含的深刻真理：工人解放的时刻已经来到——工人统治国家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工人政府所创立的一系列机构充分证实了这一点。里昂、马赛、圣太田和其他城市的工人们同自己巴黎兄弟的运动汇合起来了。虽然，你我两国的伪善的反动报刊企图封锁并歪曲你们的一切成果，我们仍坚信，你们一定会团结一致象一个人一样，把已经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直至胜利。

我们不认为你们是一群匪徒、杀人凶手和抢劫犯(反动报刊企图这样描绘你们)，而是正在为全人类的权利而斗争的无产阶级。

法国工人们！你们再一次站在解放各民族的斗争的前列。在这一时刻全体无产阶级都注视着你们，同情你们，寄希望于你们。

我们曾同你们坦率地交谈过。为共同利益而勾结在一起的反动派正妄图唤起民族仇恨的恶魔，离间各个民族，唆使他们相互攻击，因为反动派最仇视各国被压迫人民的兄弟联盟。我们决不容许这一卑鄙企图得逞！历史要求我们同心协力完成它赋予我们的任务，我们一定要驱除这个恶魔，重新在“自由、平等、博爱万岁！争取人类权利的无产阶级万岁！社会解放万岁！”的口号下团结起来。

载于 1871 年 4 月 21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4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人民国家报》政治评论(摘录)

246

1871 年 4 月 5 日

……从公社最新颁布的法令中，我们仅援引其中的一部分，证明巴黎人们并不是“凶残”的，并不是“强盗”，公社的确是在保卫着市民和工人的利益：从现在起国民自卫军是保卫巴黎的唯一武装力量；公社把从 1 月 22 日至 3 月 18 日期间失去抚养者的工人家属收养起来；取消征兵制；有关房租问题只是由于公社才得到解决；最近三期所欠的房租延期三个月缴纳；为了偿还德国的军债必须出卖皇室的财产……

……中央委员会提出的选举前的纲领可以大致归纳如下：“公社有绝对的自治权，并保证各政治团体和民族有充分的自由和自己的特性……各个公社联合起来组成国家，国家的这一概念就预先规定了要采取共和国的形式，规定有最充分的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并且要保证经常有可能行使选举和随时撤换被选者的这

种普遍的主权。这一选举制度应适用于一切公职。”就巴黎而言，第二十区曾给代表如下的训令：“改组巴黎各区；国民自卫军保持自己的组织，并有它的独立性；废除任何常备军；取消对宗教、剧院、报刊的一切资助；开始大规模的调查工作以确定使法国战败的罪人；进行研究以查明国家的经济状况，从而必须为能在顾及各方利益的情况下取消由于战争而迄今未偿还的债务和为恢复信贷制度制定原则；组织公社保险系统，对社会可能给人们造成的任何损害(包括失业和破产在内)进行保险”……

载于 1871 年 4 月 5 日
《人民国家报》第 28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247

《人民国家报》政治评论(摘录)

1871 年 4 月 8 日

……在这场危机中德国军队将扮演什么角色——暂时还不清楚。在凡尔赛政府缴纳了第一批五亿赔款后，采取反对巴黎社会主义者的措施就只能在同梯也尔及其同谋者协调一致的情况下进行了。完全可能在最近期间第二次包围巴黎，并以围困来迫使它投降；但去包围的将不是德国军队，而是基督教德国皇帝威廉和法国狂热秩序人物的捍卫者的联合队伍。民族自由主义报刊称这种可能性是“世界历史的绝妙讽刺”；而我们认为这恰恰是承认了这样一种国际主义的原则。这种国际主义原则，不可避免地把德国资产阶级和反动分子推到法国资产阶级和反动分子方面去，正如同不可避免地把德国工人推向法国兄弟方面去一样……

载于 1871 年 4 月 8 日
《人民国家报》第 2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莱比锡和德勒斯顿人民大会

1871年4月11日

……星期二在莱比锡和德勒斯顿召开的人数众多的人民大会
宣布声援巴黎工人……

载于1871年4月12日
《人民国家报》第3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威·李卜克内西的文章(摘录)

1871年4月12日

……在巴黎所发生的伟大事件的衬托之下，柏林国会的卑贱渺小就显得特别滑稽可笑。在那里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悲剧，而在这里则是木偶喜剧。在那里是决定欧洲未来的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在这里则是逗引儿童笑乐的游戏。在那里是对资产阶级进行宏伟斗争的无产阶级，是新旧社会的搏斗，而在这里则是丑角俾斯麦……“事变”有它的“规律”，每一个人都应服从这一规律，根据这一规律，发言权应属于巴黎。这一点甚至连那些目前几乎专门炮制巴黎电讯报道的普鲁士奴才新闻记者们也默认。的确，发言权属于巴黎，因为不管炮弹皇帝及其喽罗们的反对，巴黎是世界的首都。

载于1871年4月12日
《人民国家报》第3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汉堡人民大会

1871年4月13日

汉堡4月14日讯：昨天晚上召开了人民大会。会议的议程是：目前欧洲的政治事变……赫里克先生指出共和运动已遍及欧洲……在法国对共和政体来说最重要的时刻已经到了。当国家在战争中遭到彻底失败后，拿破仑便让位于共和国。由于社会主义思想已得到广泛的传播，因此在人民之中已经孕育着这些变变的萌芽。红色共和国当时就好象火种隐藏在灰烬之下一样，一当蓝色共和国失尽一切生机时，它就勃然兴起了。施托尔贝格尔先生强调指出了法国运动的严重性。目前在那里发生的一切并非儿戏……拿破仑之所以能够多年保持王位，只是因为存在着支持他的剥削阶级；如果法国人民不愿再生活在奴役之中，他就应该象摆脱拿破仑一样摆脱这个阶级。巴黎的工人已经开始在砸碎这些锁链。哈特曼先生宣称，问题涉及到两个尖锐对立的因素——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意向是以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基础的：少数人越富，人民群众就越穷。认识到这一点，社会主义者就致力于消灭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今天情况已和1848年不同了。当时国民自卫军枪杀工人，——现在，工人自己有了武器……小资产阶级认识到，它的利益和主张君主制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因此倾向于社会主义。布劳尔先生指出，世界的状况取决于社会关系……赫里克先生所提出的下列决议被一致通过：“会议深信，法国的社会共和国的拥护者主张彻底革新社会风尚，树立新道德，而现代的剥削和残害工人的制度却企图永远从世界上消灭这种新道德；在承认这些事实的同时，我们对巴黎公社——这个使君主、僧侣和资产阶级的政权不可能存在的巴黎公社——表示完全

赞同”……

载于 1871 年 4 月 19 日《社
会民主党人报》第 4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人民国家报》政治评论(摘录)

1871 年 4 月 15 日

……公社的负责人大多数是工人：瓦尔兰是装订工人，潘迪是木匠，阿穆鲁是制帽工人，泰斯是雕刻匠，德雷尔是鞋匠，乌迭和朗维耶是瓷器绘图工等等。简言之，这是道道地地的工人政府。政府成员工资每周二十五法郎，也即大约相等于他们在自己企业里所得的工资。单凭这一点，在秩序人物的眼里，他们就成为罪该万死的人了。这些秩序人物想象不到有不压迫人民、不以最卑鄙手段掠夺人民的政府。的确，如果公社战士把波拿巴留下的五千万法郎皇室费和以前的费用拿来分掉，并象自己的前人一样把掠夺国家财产变为制度的话，那末，这些秩序人物倒可以准许自己去和他们谈判，而剩下的就只是去达成相互谅解和适当的勾结了。但把管理国家看作是普通工作，并对它，象对任何其他工作一样，支付每周工资——这可是对传统制度的骇人听闻的破坏，是从市侩和君主制的道德观点来看的极大罪恶，因此所有现在这样或那样地生活在公社管理之下的人们感到自己那很有利可图的职业受到威胁。在一定程度上，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断头机已被烧毁，而仍然出现关于巴黎“一片恐怖”的叫嚣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虽然赌博已被禁止，而仍然出现关于“抢劫”的叫嚣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宗教同国家分离，而仍然出现关于“灭绝文化”的叫嚣的原因。根据到现在为止从巴黎和凡尔赛收到的全部材料看来，毫无疑问，

凡尔赛分子暴虐猖獗，而公社却力求尽最大可能来实现人道主义——谁知道呢，出于这种人道主义的克制会不会太过份了……

载于 1871 年 4 月 15 日
《人民国家报》第 31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250

《人民国家报》论德国军队对 凡尔赛分子的协助

1871 年 4 月 15 日

……针对巴黎公社，普鲁士化的德国正忙于执行自己的国际警察的使命。对英国内阁提出的关于德国“不干涉”（法兰西内战）的质询，俾斯麦的回答是：干涉“仅在合法政府正式提出要求援助后”才会进行。另一种说法是：俾斯麦粗暴地威胁说，如果公社在 4 月 15 日前还未被镇压下去，就将进行武装干涉，而毛奇制订了一个计划，这计划“表明在（法国）付清赔款以前，在一个稳定的政府担保履行和约条款以前，德国政府坚决主张继续占领已占领的各省，作为履行和约条款的保证。”

但下列事实说明已经发生了间接的干涉：俾斯麦允许茹尔·法夫尔从八万人（最初仅为四万人）扩军到十五万人，允许释放基干团的被俘士兵（但不释放自由射手和国民自卫军成员。）

这一切事实证明，德国政府把很可能拿起武器支持公社，反对德国的那些武装部队远隔在法国之外，企图支持凡尔赛政府镇压公社……

载于 1871 年 4 月 15 日
《人民国家报》第 31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勃兰登堡人民大会

1871年4月17日

勃兰登堡4月23日讯：本月17日在克尔奈先生的“天堂”大厅里召开了人民大会……议程是：劳动人民的阶级地位及其改善手段；有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在克内耳纳先生阐明了巴黎的伟大事变后，提出了下列决议：“今天的人民大会宣布完全赞同巴黎工人的行动方式，并担负起全力反对德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虚假报道的义务。”

251

本决议被一致通过。

载于1871年4月2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6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人民国家报》政治评论(摘录)

1871年4月19日

……巴黎工人一取得政权，在那里的德国人就被赋予和法国人所享有的同样的人身和财产保障。甚至德国的报刊也不得不承认：“在巴黎对德国人的迫害现在已经停止。”但是——卑鄙正在于此——各种报纸(其中包括《莱比锡日报》)竟说停止对德国人的迫害不是由于巴黎公社委员会的国际主义和正义精神，不是由于它的人道主义和健全的理性，而是由于“怕和德国人发生冲突”。仿佛公社的活动家们从3月18日起不仅在反对法兰西的凡尔赛，并且在反对普鲁士化的德国所支持的凡尔赛的斗争中并没有每天证明自己英勇、刚毅和顽强似的。

309

如果停止对德国人的“迫害”是“由于害怕”他们，那末社会主义者列奥·弗兰克尔被选入公社委员会，也是“由于害怕”吗？请听听公社的机关报关于此事是怎样写的吧：“在邻邦诸国有选举荣誉公民的风俗。把弗兰克尔选入公社政府是一种表示尊敬和信任的更高的行动，它本身就包含着荣誉公民的权利。”

载于 1871 年 4 月 19 日
《人民国家报》第 32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不来梅人民大会

1871 年 4 月 19 日

不来梅 4 月 23 日讯：本月 19 日我们在这里召开了人民大会。出席者超过一千人。议程内容是：普法战争，社会共和国，致法国工人书……来自汉诺威的弗罗梅先生做了报告。在演讲的过程中，所谓的有教养的人——身材高大的交易所投机商们——不止一次企图用狂叫声来干扰发言人。但是，闹事的人很快被制服了……宣读的号召书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号召书说：

252 “法国工人们！深信社会主义原则，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不来梅工人向你们致敬！——巴黎工人反对政府的武装起义消息使我们充满喜悦，深受鼓舞。这个由最可怀疑的蓝色共和国分子、拿破仑分子和奥尔良分子所组成的政府在六个月中……已经证明自己是不能存在下去的。法国工人们！我们知道，我们的巴黎兄弟已挺身而出，为实现唯一正确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组织原则而斗争。我们清楚了解巴黎公社信念的正确性。工人阶级解放的时刻已经来到，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条件已经成熟！你们共同的职责就是最勇敢、最坚毅地参加这一运动。我们以鄙视的态度驳斥

德国以及法国的反动报刊对你们和你们的行动所进行的可耻的攻击和诽谤。共同的利益把我们牢固地联合起来了，我们向你们，法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们，表示同情，并坚信正义事业必将取得最终胜利。任何暂时的挫折都不能动摇我们的这一信心。社会民主主义不会失败。——让反动派的咒语所召唤出来的民族仇恨之恶魔滚蛋吧！让这恶魔在自由民族的伟大力量面前消失吧！——历史向我们提出任务，并赋予我们共同完成这些任务的使命。我们正重新在下列口号下团结起来：‘打倒以我们的精神和双手创造的成果为其祭品的摩洛赫^①！自由、平等、博爱万岁！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解放万岁！’”

会议在对法国社会共和主义者的欢呼声和《马赛曲》歌声中结束……

致社会民主主义的敬礼！握手……

明德曼

载于1871年4月2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6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人民国家报》政治评论(摘录)

1871年4月22日

……本月16日的法令号召工团成立调查委员会以确定被企业主所遗弃的巴黎企业数字。该委员会以后必须作出报告并提出法令草案。这法令将制订迅速恢复这些企业生产的规章制度，但已不是指望遗弃这些企业的人们的努力，而是依靠在那里劳动的

^① 摩洛赫——古代腓尼基等国以活烧儿童为祭品的太阳神。——译者

工人们的联合会的力量去恢复生产。其次，将成立仲裁法庭。如企业主回来，仲裁法庭必须作出关于把这些企业彻底交给工人联合会和关于企业主能得到什么补偿的决定。

载于 1871 年 4 月 22 日
《人民国家报》第 3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奥·倍倍尔在国会的发言(摘录)

1871 年 4 月 24 日

……横遭诽谤和辱骂的公社，行动极为沉着克制……今天我必须指出，那些被自由主义报刊说成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那些在你们看来也必然是危害国家和社会的事实，大多数已被报刊自己所推翻。我不能赞同巴黎公社所采取的一切措施，虽然它们来自合理的设想。但我还是要断言，总的来说，巴黎公社恰好对一些人士（例如财政界高级人士）的行动过于克制，而这些人对法国今天处于危险的和濒临灭亡的状况是首先负有罪责的。公社的这种克制做法，在德国发生类似情况时未必能作为我们的范例……

载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速记
记录。1871 年第一届第一次会议》
第 1 卷 1871 年柏林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速记
记录。1871 年第一届第一次会议》

《人民国家报》政治评论(摘录)

1871 年 4 月 26 日

……公社的一个有威望的委员^①写给在南德意志的一个朋友

^① 大概是爱·瓦扬。——编者注

的私人信件中被刊登出来的几个片断证明，一些明智的人在领导着公社。这封信注明的日期是3月11日，当时巴黎和法国表面上都还非常平静。信件以惊人的自信，有把握而清楚地预测着未来的事变。

信件的片断这样写道：

“在可怕的灾难面前，我深为震惊，但并不绝望。我们输了第一局，但不是一切都完了，而反动派却已在欢庆胜利，洋洋自得；共和国和革命还存在着，即使万一我们被击溃，这也一定要通过战争才做得到。您可以看得出来，我没有失去希望；五个月连续不断的政治斗争锻炼了我，而不是摧折了我。与普鲁士人、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君主主义者相反，我认为斗争和胜利是可能的，甚至是很可能的。

如果能看到您，并知道您赞同我的意见，或者说得更透彻一些，您赞同引导着我们前进的颠扑不破的真理的话，那将使我十分高兴。暂且请同意按这样的观点去评价这一战争事变：当权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出于对革命的仇恨已把国家出卖给普鲁士人了。

我对德国的感情和以前一样，这一点没有对您讲的必要，因为不讲您也知道。——我不能回到您那里去，因为这里斗争极为激烈，离开就意味着临阵脱逃。我只有在被战胜和被驱逐时才会离开法国，但为了和革命的少数派胜利在一起，我多半将留在这里。这革命的少数派五个月来以自己的毅力对抗了反动派及其背叛行为，他们是宁死不屈的。”

如果把这位巴黎革命者的这种高尚而简明的语言同欧洲“秩序人物”的鄙陋的咒骂和嚎叫相比，那末一眼就能看清，究竟谁具有健全的理性，坚强的必胜信念。

的确，“出于对革命的仇恨”，由于害怕革命，“法国当权的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派把国家出卖给普鲁士人了”。巴黎的投降是和俾

斯麦(格莱斯顿和博伊斯特)协商好的为了防止爆发革命战争而实行的国家政变。这一投降是“正直的”法国资产阶级的色当事件。这个资产阶级象波拿巴十二月匪徒一样同普鲁士的军人的、僧侣的、警察的国家的代表人物沆瀣一气。对我们的敌人来说,民族早就已经不是障碍物了;从上世纪末革命思想取得胜利时起,事实上就已存在的专制制度的神圣同盟,就某种意义来说它的国际性并不比国际工人协会的国际性弱一些。国际工人协会这个各民族的神圣同盟之所以对我们的敌人来说是如此危险可怕,就因为它从敌人那里学得了“国际主义原则”。

255 我们被称为“国际行动党”;好吧,我们就接受这一称号。从此我们的口号将是:无产阶级采取国际行动来反对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阶级的国际反动行为。

载于 1871 年 4 月 26 日
《人民国家报》第 3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美因兹工人大会

1871 年 4 月 29 日

美因兹 4 月 30 日讯:昨天在“旧皇冠”啤酒店举行了自去年我们联合会的许多成员被驱逐出境以来的第一次工人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很多……莱恩德克尔先生就议程上的一个问题作了长篇报告。(这时我们受到“警察的庇护”。在美因兹,在新的时代里,这还是第一次)他首先谈到美国的运动,接着谈到英国的运动,最后谈到法国的运动。报告在热烈举杯祝贺巴黎公社的祝酒声中结束,——这证明工人越来越认清自己的地位,证明已没有任何力量

能扼杀思想了……

载于 1871 年 5 月 10 日
《人民国家报》第 38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弗兰肯堡社会民主党会议

1871 年 4 月 29 日

弗兰肯堡 4 月 30 日讯：昨天我党党员菲德列尔召开的有六百人参加的会议表明社会民主主义精神已经多么广泛地在德国工人中获得了自己的地位。最近所采取的反对报刊和许多鼓动者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人民，使他们了解到，武装起来去反对反动派以及与之勾结一起的资本政权的时刻已经来到了。会议的议程是：（一）劳动与资本。（二）社会民主主义。

演讲者是小文德勒先生和作家布尔迈斯特-吕泽尔。他们两人都来自开姆尼斯。文德勒先生详尽地、用全体工人都明白易懂的语言阐述了第一个问题，他援引的观察到的实际事例是如此激动人心，以致于他的讲话常常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接着做报告的是布尔迈斯特-吕泽尔。他在解释社会民主主义的意向258时，利用这个机会说服工人，使他们相信出版事业的重要性。自然，也不能不以暗示来谴责那样一些文学家，对于这些文学家钱袋比人民的福利更重要，他们不惜污蔑那在未来的国家中将起决定作用的政党。在他报告后，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从四面八方传来表示赞同的欢呼声。这说明弗兰肯堡工人们也已经有了正确的观点。他们再也不容许下流的作家为了得到赏钱糟蹋他们的正确见解。机器制造厂厂主乌朗特先生作为我们原则的反对者发了言。他以舒尔采经济体系为根据，断言工人的状况还没有象社会

民主党出版物所说的那样坏，他用比德曼的诙谐逗乐文章的风格来描述巴黎政府，并希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去支持“赤色分子”的原则。在结束语中他建议工人们“受教育”，他说，我们出版的经典作家的廉价本给工人们受教育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吕泽尔发言加以驳斥。他在叙述工人们困苦境遇的同时，为巴黎公社的措施辩护。他证实充斥在比德曼机关报上的一切关于抢劫、屠杀等等故事都是虚假的，巴黎人对敌人所表现的人道精神，比这些敌人所应得的要多得多。演讲人坚决支持“赤色”共和国的原则。在谈到工人们通过阅读经典作家的著作来进行自我教育时，吕泽尔着重指出，工人们从提供给他们阅读的经典著作中不会得到任何益处。因为受学校教育不够，他们是不能理解这些经典著作的。还是先给人民以学校教育吧……在吕泽尔反驳以后，乌朗特先生拒绝利用提供给他发言机会来进一步吹嘘他的经济体系和教育体系……

载于 1871 年 5 月 10 日
《人民国家报》第 38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人民国家报》新闻栏(摘录)

1871 年 4 月 29 日

……借此机会，我们表示这样的愿望：希望工人们在最近期间召开的所有会议上表达自己对巴黎公社的同情。

载于 1871 年 4 月 29 日
《人民国家报》第 3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论巴黎公社

1871年4月

要理解巴黎起义者对联邦制和分权制的意向，就必须清楚地看到这种意向是帝国集权制的直接对立物。为了摆脱帝国所造成的状况，实行公社的完全自治看来是必需的。法国共和派人早就牢固地树立起了这一见解。……法国的工人运动也是在联合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对法国工人运动决不因此而加以责备，因为，作为开始阶段只有这样的发展才是正常的和可靠的。后来，一些称为“工团”的巴黎工会在自由选出来的、通常有成员七人至十一人的监察委员会的帮助下，为了捍卫工人权利免受资本家侵犯而联合起来了。国际工人协会也把自己的会员分别按工会组成支部。这些支部在1870年2月7日罗什弗尔被捕前夕已增加到十个。为了达到各支部力量的团结一致，去年复活节的第二天，国际在这个基础上把各个联合起来的巴黎工人联合会组织成一个设有委员会和后备委员会的统一的联合会。但它立即招致了帝国政府的镇压。帝国政府下命令将国际在巴黎的三十七名会员投入监狱，并在一些外省的大城市里迫害国际工人协会（瓦尔兰曾准备在这些地方积聚起社会主义力量）。接着来到的战争时期对进一步形成社会主义组织是不利的。如果我们想了解巴黎起义者的联邦主义的倾向，就必须考虑到这一切……

建立公社的运动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的共同的运动，还在巴黎被围期间，这运动已导致几次起义的爆发。由于建立公社巴黎获得了新生，显得是“红色的”——就象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样——能够单独拯救和复兴法国。因此，毫不奇怪，夺得胜利的国民

258 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不去立即消灭逃往凡尔赛的政府，却认为建立巴黎公社是最紧迫的事。接着发生的是浪费时间的谈判，选举的一再延期和有关公社选举的流言蜚语。盼望已久的公社选举的实现，的确有使起义在巴黎获得合法基础的好处，但它也使凡尔赛政府获得时间，向普鲁士人请求从德国遣返战俘，并在外省的一些大城市里镇压起义……

可见“宽宏大量”是错误的……起义者不可能在顷刻之间把一切都办好。只有当巴黎迫于形势而不得不以更集权的方式行动的时候，它才会采取更具深远意义的措施。就当前来说起义者的领袖们用事实表明了他们的善良意志。

载于《开姆尼斯自由新闻》
和1871年4月22日《人民
国家报》第3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人民国家报》政治评论(摘录)

1871年5月3日

……据柏林新闻处报道：“最近打算继续释放法国战俘”，即“把原来的皇家近卫军部队遣送到美因兹，再从那里遣返法国。”“皇家近卫军”在普鲁士政界被认为还是比较亲波拿巴派的，他们指望“皇家近卫军”不仅比常备军更加卖力地反对公社，而且会乐意去恢复帝国。关于这件事，我们从一位消息灵通的党内同志那里得到下面的通知：“我刚刚确切地了解到，和一切辟谣相反，普鲁士政府把二万五千名法国俘虏——当然，不是国民自卫军，也不是自由射手，——大部分是近卫军部队，向美因兹集中，发给服装并加以武装，就在这样的装备下把他们派往法国——派往凡尔赛。现

在，在这里——在美因兹——已经聚集了一万三千人左右。这就是所谓的普鲁士的不干涉法国内政；这就是为了镇压最坚决的解放运动（这运动与官方和半官方的谎言相反，应受到一切正直的人们的同情）而对法国历史上最奴才相的政府的支持：

上述情况供工人们参考。”

载于 1871 年 5 月 3 日
《人民国家报》第 3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奥·倍倍尔在国会的发言(摘录)

259

1871 年 5 月 25 日

……的确，先生们，在那里^①有着更崇高的意向；而首相先生，说实在的，如果他说的确实是心里话，那他就应该站在公社这一边，而不是象说了这话几天以后所做的那样，在和约中列入这样的条款，按这条款他有义务将俘虏交法国政府支配，派遣他们去反对巴黎公社……他就会不敢提出下列条件：在巴黎陷落三十天后支付第一批五亿赔款……

……先生们，就算公社的意向在你们眼里目前还是昙花一现的，或者——就象昨天在这圆顶大厅里私下说的那样——是狂妄的，但你们可以坚信，整个欧洲无产阶级和每一个怀有自由和独立感的人，都在注视着巴黎。（场内十分活跃）先生们，即使现在巴黎被征服了，我还是要提醒你们，那里的斗争只是一场不大的前哨战，在欧洲，主要的斗争还在后面，要不了几十年，巴黎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给茅屋和平，向宫廷宣战，让贫困和寄生灭亡！”必将成

^① 在巴黎。——编者注

为联合起来的欧洲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场内活跃)……

载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速记
记录。1871年第一届第一次会
议》第2卷 1871年柏林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速记
记录。1871年第一届第一次会议》

《人民国家报》政治评论(摘录)

1871年5月31日

……我们震惊而钦佩地看到，象迦太基和耶路撒冷的陷落那样可怕的古代悲剧又以更大的规模在我们眼前重演。公社决心恪守自己的誓言：“我们要决一死战”，公社“宁愿覆灭，也不投降”，城市之王的巴黎已是一片火海，为濒临死亡的无产阶级举行葬礼……

……当尼禄酒后豪勇，命令从四面八方烧毁罗马的时候，他默默地观察着这一毁灭罗马的业绩。当梯也尔向凡尔赛议会报告他所派遣的士兵在毁灭巴黎和屠杀巴黎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时，他哭泣着，与此同时“大部分议员（他的同谋）也同他一起嚎啕大哭”。世上有各种各样的混蛋，其中最令人厌恶的是一些好哭的混蛋……

……谁告诉你们说，巴黎工人焚毁了卢浮宫（顺便提一下，卢浮宫的艺术珍藏已被救出）、土伊勒里宫，总之，曾焚烧过什么房子？并且说他们完全是故意纵火焚烧的？火是炮轰引起的，这难道还不清楚吗？但这是谁炮轰的呢？普鲁士人的炮弹仅在斯特拉斯堡一地就把五百座房子化为灰烬，难道凡尔赛人的炮弹比普鲁士人的炮弹燃烧功能要差些？说不定凡尔赛人的炮弹和普鲁士人的炮弹正是同一座工厂制造的。就说这是巴黎人的炮弹引起的，

难道无产者就应该引颈就戮，带着妻子、姊妹、儿女去向杀人、抢劫、奸淫的“秩序”匪徒投降吗？难道他们就不可能有最起码的自卫权吗？……

……谁应该对屠杀负责——是杀人犯，还是被杀者？我们知道你们那手老花招——把受害者置于罪人的地位，——所以你们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个问题吧：杀人罪要被杀者负，还是由杀人犯负？但是应该在哪一方去寻找杀人犯呢？公社曾几次伸出和解之手，而凡尔赛分子则一再拒绝和平，这一点你们能否认吗？巴黎人是受侵犯的一方，而凡尔赛分子则是侵犯的一方，这一点你们能否认吗？如果你们否认不了，那末，究竟谁是罪人，谁是受害者呢？……

……普鲁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梯也尔先生，现在还不可能充分地查明。但我们知道：

（一）俾斯麦公爵违反停战协定，允许集结法国军队，人数至少达十二万人，即比规定的兵力多两倍；

（二）梯也尔先生不能依靠重编的部队。为了给他提供“有纪律的”，即变成了机器的，盲目服从的士兵，还在法兰克福和约签订以前部分皇家近卫军就被编成营和团，派往法国，并在边境加以武装。（我们重申过去在这方面我们从最可靠来源获得的材料是确实的）；

（三）法兰克福和约一经签订，立即非常匆忙地把那些被认为是最适用于镇压公社的战俘，即阿尔及利亚步兵遣往法国。可以预料，他们将尽心竭力，“毫不犹豫地”去致力于建立俾斯麦—梯也尔的理想秩序；

（四）驻扎在巴黎附近的德国军队曾给予凡尔赛分子全力协助，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战役，但事实上是和法国包围军协同行动的，是做它的后备军的。

除此以外，在巴黎城防被攻破前大约八天，在分明是普鲁士新闻处领导下的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自由派报纸上，可以看到关于在巴黎附近的德国兵营中就给予凡尔赛分子以军事物资援助问题进行谈判的消息。如果当时讨论过这个问题，那就可以输一赔百打赌：“援助”是确有其事的。

载于 1871 年 5 月 31 日
《人民国家报》第 4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巴门人民大会

1871 年 6 月 2 日

巴门 6 月 3 日讯：在昨天约有四百人参加的人民大会上，讲述巴黎公社的演讲者博得了全场的掌声……

在会上……一致通过下列决议：“巴黎工人是全欧洲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而梯也尔及其同谋犯则是极端野蛮和非正义的化身。”

载于 1871 年 6 月 7 日
和 6 月 10 日《人民国家报》第 46 和 4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人民国家报》文章(摘录)

1871 年 6 月 3 日

巴黎的覆灭

……第四等级今天登上了第三等级的地位。你们以为，它已经在巴黎被消灭了。但是，它象火凤凰一样，正重新从废墟和灰烬之

中振翼飞起,而且更富有生命力,虽然镇压越来越残酷,但我们的起义规模也越来越大——这个事实加固了我们的信念:你们的阵线崩溃的日子必将来临……

载于 1871 年 6 月 3 日
《人民国家报》第 4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人民国家报》政治评论⁹³(摘录)

262

1871 年 6 月 3 日

《1848 年 6 月,1871 年 3 月—
5 月……》

经过八天巷战,在星期日,公社覆灭了。社会主义激流的第二个浪涛冲撞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墙壁上,被击碎了。然而新的狂风巨浪正滚滚而来,它比被击碎了的浪涛更加汹涌澎湃。可能再有一个浪涛将被挡回,不过已经没有任何神仙,没有任何人能够防止这腐朽透顶的建筑物的倾覆了。

“胜利者们”,当你们还能抑制住内心恐惧的时候,你们去狂欢吧!而我们即使在哀悼死难的兄弟时也感到欢欣鼓舞,因为,斗争向我们表明,1848 年以来我们不断坚强壮大。你们再也不能战胜我们的那个时刻已指日可待了。

载于 1871 年 6 月 3 日
《人民国家报》第 4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科伦社会民主党会议

1871年6月4日

科伦讯：圣灵降临节的第一天在这里召开了有许多人参加的党的会议。所有的演讲者，包括一位全德工人联合会成员在内，都坦率而生动地谈了对公社的同情。

里廷豪森先生指出，1870年—1871年战争的费用如果用于社会福利，即可以赎买全部法国的土地产。

随后，对最近又十分猖獗地攻击“国际杀人犯—纵火犯”的当地报刊进行了应有的抨击……

载于1871年6月10日
《人民国家报》第4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慕尼黑社会民主党会议

1871年6月5日

263 慕尼黑6月6日讯：昨天我们召开了党的会议，讨论了第一项议程：“巴黎事件”。我就该项议程作了报告，引起了三个警官的注意。他们在大厅里布置了六个宪兵，在街上也派了几个宪兵以备有情况时使用。会议开得很好，表达了对巴黎兄弟的真挚的同情。但由于监视的人这样多，主人拒绝把自己的大厅再借给我们，尽管这是违背他的诺言的。在他那里常有教皇至上主义者和犹太人聚会；社会民主党人对他也无妨，但是“这样多的警察”出现在他的房子里，是他所不愿意的。

载于1871年6月14日
《人民国家报》第4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布勒斯劳社会民主党会议

1871年6月5日

我们终于把有关巴黎公社的报告做完了。这报告因警察取缔会议曾二次中断。虽然大雨倾盆，但还是有很多人参加了本地党员出海报通知于本星期一召开的会议。相当宽敞的大厅和相邻的房间都被挤得水泄不通。奈塞尔先生作了关于公社的诞生及其活动的报告。凯泽尔先生、沙伊尔先生和克雷克尔先生对责难公社的行为进行了回击。这些报告都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虽然资产阶级也有相当多的人参加，并且尽管主席曾两次叫他们讲话，但他们不敢出来发表反对意见。

载于1871年6月17日
《人民国家报》第4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人民国家报》论奥·倍倍尔 1871年5月25日在国会的发言

1871年6月7日

今天我们根据正式速记报告发表倍倍尔反对割取亚尔萨斯和洛林的讲话。这讲话使资产阶级报刊和其他反动报刊有了叫嚣的借口。当我们的“好心的人们”……在庆祝公社陷落而狂饮欢宴时却发现就在自己“国会”的墙上写着“弥尼，提客勒，法勒斯^①”……，

① 事见《旧约全书》《但以理书》第5章。故事说的是：巴比伦迦勒底人的最末一朝国王伯沙撒为他的一个大臣摆设盛宴，欢饮之间忽有人的指头出现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了“弥尼，提客勒，法勒斯”几个字，大意是：国运已尽，将被分裂。当夜迦勒底王伯沙撒被杀，玛代人大利乌取了迦勒底国。后来，人们把它借喻为警告的意思。——译者

他们自然就勃然大怒了。这愤怒是虚伪的,在嚎叫后面(这嚎叫对其他方面没有害处而对肺部还有好处)隐藏着告密。好极了,大胆地去告密吧!……你们想吓倒我们吗?你们该看到巴黎已经表明,社会民主党是能够捍卫自己的原则的。

264 有几家报纸对倍倍尔捍卫公社的“权利”和“委托书”提出异议。我们代表社会民主工党以本文正式声明:在国会上发言捍卫公社,不仅是倍倍尔的权利,而且也是他的义务。如果他放过了这种机会,那他就没有很好地代表社会民主党;如果他讲出相反的话来,那他就不再是社会民主党的成员了。

最后,关于“委托书”,则倍倍尔有两份:一份是派遣他去柏林的选民的委托书,选民们派他去就是要求他象现在那样地去发言。另一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委托书,这个党充满对巴黎公社团结支持的感情,要求自己在国会的代表表达这种感情。

载于 1871 年 6 月 7 日
《人民国家报》第 4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人民国家报》的广告

1871 年 6 月 7 日

倍倍尔关于议员报酬的讲话,关于基本权利的讲话,关于一亿二千万借款的讲话,关于逮捕法令的讲话以及关于割地法令的讲话汇编成册,每本价一个半银格罗申。关于割地法令的讲话^①的单行本,每本价半个银格罗申,二十五本价十个银格罗申。

请向《人民国家报》发行处购买。

① 见本书第 259 页。——编者注

我们号召全体党员协助推销这些讲话。

载于 1871 年 6 月 7 日
《人民国家报》第 4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人民国家报》论支持巴黎公社⁹⁴

1871 年 6 月 7 日

某些资产阶级小报天真地、不知耻地号召德国社会民主党公开宣布否定巴黎公社。

资产阶级先生们，请读一读我党的机关刊物吧，在那里你们会找到答案的。

我们支持公社，并且随时准备为了捍卫公社的行动而同任何反对它的人进行斗争。

现在要反问你们一下：对法国资产阶级，你们是否也准备这样做？你们是否宣布自己和战胜公社的人团结一致？说吧！我们已经对你们表明了态度，现在该轮到你们说话了。你们是否赞同凡尔赛分子使用汽油弹？你们是否赞同你们的法国伙伴在维护秩序中所干的当代从未有过的卑鄙兽行？说吧！赞成还是不赞成？沉默就表示：赞成！

载于 1871 年 6 月 7 日
《人民国家报》第 4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科伦社会民主党会议

1871 年 6 月 11 日

科伦……星期日我们召开了党的公开会议。这次会议虽然没有在报刊上通知，到会的人却不少。

里廷豪森先生在长篇报告中首先讲述了巴黎事件。他强烈谴责凡尔赛分子大规模屠杀巴黎人的卑鄙行径，特别痛斥了拿破仑豢养的加利费。其次，他谈到被监禁在平底船里的人所遭到的恶劣待遇，并说，有四万人被监禁。这些人看来将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①去，为此目的，竟公开拨款三千万作运输费用，与此同时为改善工人境遇却总是拨不出钱款。

自然，正如同拿破仑时期在十二月二日国家政变以后的情况一样，又有人将被押送到凯恩去；而社会主义者甚至将被遣送到鬼岛上去，在那里酷热难忍，没有一个人能经受得住……演讲者谈到法国的教皇派正在加紧鼓动，征集签名以便赶走意大利国王而让教皇重登世俗王位。法国人民能让人家利用他们达到这个目的吗？

在前民主主义者茹尔·法夫尔发出通告后，这一点就毋庸置疑了；通告说：“国际是引起仇恨和战争的组织；它要废除宗教和地产权，实行人民直接立法并建立专政。”但是这位前民主主义者不太可能判断社会民主主义，正如瞎子不能判断颜色一样，人民实行的直接立法不可能同时又是专政，就好象马克思（说他似乎是从柏林领导巴黎革命的）不可能同时既住在柏林又住在伦敦一样。听信这种谬论，可能会对将来失去任何信心；但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当然不容再怀疑了……

载于 1871 年 6 月 24 日
《人民国家报》第 51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① 由于新喀里多尼亚邻近英国的殖民地，约翰牛很担心社会民主主义的感染。在伦敦的报纸上刊登着很多反对凡尔赛分子计划的抗议书。不过，我们倒能找到出路的。在我们的“国家苦役监狱”中还有足够的地方，——如果我们的政府接受四万名巴黎“公社战士”怎么样？那我们就用不着害怕社会民主主义的感染了。（报上的附注）

菲尔特工人联合会会议

1871年6月12日

菲尔特6月13日讯：昨天召开了有许多人参加的“未来”工人联合会(社会民主工党)会议。议程是：“我们对人民党的态度”。经过详尽讨论后，一致决定向我党中央机关报送交下列声明：“鉴于过去就反对民主主义原则的当地人民党组织在6月7日会上通过其领导人兰德曼博士之口，以必然会引起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愤慨的言辞，谈论社会民主主义和巴黎公社，并且……还胆敢断言说，只有君主制才能拯救法国，因此本地社会民主党组织宣布，今后将不客气地对人民党不予理睬。”

载于1871年6月21日
《人民国家报》第5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人民国家报》政治评论(摘录)

1871年6月17日

……关于公社的杰出人物，他们还有什么流言蜚语没有散布过呢。说这个人诈骗，那个人偷盗，其余的人则卖身投靠波拿巴。在那些把揭露出来是波拿巴仆从的“福格特先生”看作是自己主要权威人物的报刊上，竟出现关于一些公社杰出人物卖身投靠波拿巴的流言蜚语，实在是异常奇怪的指责。最新的诽谤涉及到已被枪杀的我们的朋友瓦尔兰(这是我们碰巧读到的，因为即使我们的²⁶⁷时间和精力增加一百倍，我们也不可能细读所有这些诽谤)。为了通过对瓦尔兰的诽谤使人们对瓦尔兰为之献身、为之英勇牺牲的事业产生怀疑，他们散布流言，似乎他被捕时随身带有四十万法郎

的钱币和有价值证券。然而，现在我们在法国报纸上看到逮捕瓦尔兰并且指挥行刑队执行处决的中尉的正式报告……“在他身上搜出的物品中有一个写有他的名字的笔记本、一个装有二百八十三法郎十五生丁的钱袋、一把小刀和一只银表。”总之，又是诽谤，又是谎言！

载于 1871 年 6 月 17 日
《人民国家报》第 4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人民国家报》报道奥匈的逮捕情况

1871 年 6 月 21 日

……上星期在佩斯对工人进行了搜捕。看来，这是茹尔·法夫尔警察通告的第一个结果。支持巴黎公社的人民大会被禁止了，会议组织者和来自维也纳的党的同志安得列阿斯·肖伊（《人民意志报》编辑）和佩尚（裁缝学徒工的领班）被捕了。搜捕继续了好几天；到目前为止已有二十四人被捕。当然，都是一些佩斯工人协会最积极的活动分子，其中有工人报《友爱》的编辑斯沃博达和波利策尔，还有库蒂耳、舍夫特尔和鲁特。政府担心军火工厂遭受袭击（政府从来不能摆脱要垮台的想法），因此集结军队“以维护秩序”。

载于 1871 年 6 月 21 日
《人民国家报》第 50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汉堡社会民主党会议

1871 年 6 月 24 日

汉堡 6 月 25 日讯：昨天晚上此间召开了有许多人参加的社会

民主党工人联合会的公开会议，谈论了不久前在巴黎发生的事件。主席盖布在与会者的掌声中发表了捍卫公社和国际的长达一小时的讲话。

在他讲话之后发言的还有：弥勒、屈贝尔、霍克迈尔、雷德克尔²⁶⁸和奥克尔曼。所有的演讲者都坚决驳斥报刊对公社的诽谤和编造的谣言。从这个会议来看，此地已开始觉醒。由于警察局禁止，会议未能通过决议。

载于 1871 年 7 月 5 日
《人民国家报》第 5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纽伦堡工人大会

1871 年 6 月

纽伦堡讯：在战争夺去了我党很多同志的生命从而造成了本地党内生活的一定程度的停顿现象以后，很显然，没有一个大的突破就不能搞好工作，尤其是因为这里的资产阶级和尾随他们的市侩们不放过一切机会嘲笑侮辱我们，并在各种问题上责难我们。

……党内同志莫斯特正巧及时从维也纳来到这里。由于缺少鼓动家，因此他是我们特别期待的客人。我们立刻召开了工人大会。大会开得很成功。在几乎长达三小时的演讲中，莫斯特很通俗易懂地发挥了我们的原则，并使得许多漠不关心的人开始思考问题。当他转而论述巴黎事变并表示对公社的同情时，有几个民族主义自由派分子就再也忍耐不住了。他们怒吼狂叫，但他们的叫喊声被工人们的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淹没。由于没有其他办法，这些“自由派分子”咆哮着叫来了警察。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演讲者没有立即被捕。他们威胁在场的警官，说要控告他，因为他太

忍耐了(这样的现象现在是不常有的)。由于吵闹越来越厉害，因此不得不宣布休会。在休会期间这些无耻之徒很快被撵出门外。随后会议安静地继续进行。在结束时几乎全体一致通过了决议。在决议中出席者表示完全赞同演讲者的发言。

我们期望，目前当工人们从沙文主义狂热之中(很遗憾，纽伦堡工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曾被传染上了)普遍地开始清醒过来时，纽伦堡工人能认清自己的阶级地位，不再延宕参加社会民主党。

载于 1871 年 6 月 28 日
《人民国家报》第 52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269

美因兹工人大会

1871 年 7 月 2 日

美因兹 7 月 7 日讯：在上星期举行了工人日和人民大会。这工人日和人民大会，我们曾一度宣布拟在 6 月 18 日举行，但当时因为德国皇帝下令定该日为全国和平日而被警察局禁止了。

虽然不允许我们出海报，但我们的大厅内还是挤得满满的……警察监视特别加强，大概是借口我们议程中有关于巴黎公社斗争的问题……报告人是来自埃森的拉斯佩。他在发言中对各民族文化史作了概要评述，并由此作出下列结论：“文化是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为基础的，因此，文化的首要条件是解放劳动”。

接着演讲者如实地讲述了公社的情况和它所做的事；他特别着重指出德国所有的报纸和爱国主义者由于旺多姆圆柱被拆毁而发出的狂吠嚎叫，而这圆柱对德国来说只不过是耻辱柱而已。

……由于在发言的开场白中提到了德国皇帝、冯·俾斯麦先生，并且还提到植勤的警察，因此有一个警察对演讲者宣布，如果

演讲者在报告中再提到这些人,就不让他继续发言了;会议主席对这种可笑的要求不予理睬,因而演讲者也再未被打断过。但当第二个演讲者齐尔法斯先生也讲到支持公社,并同时提到首相和国会时,警察们再也忍不住了。他们声嘶力竭地宣布,如果演讲者在这里再次提到国会,他们就要立即取缔这个会议。这时莱恩德克尔先生以第二主席身分就会议规则问题发了言。他阐明了结社和集会的合法权利,从而制止了这种非法行动。他还建议那些不懂结社法律的人照他的样去买一本这种法律,再买一本刑法典。这一番插话显然起了作用,因为后来无论是已被打断过的演讲者,还是下一个演讲者肖巴先生(他也发言捍卫公社),再也未被打断过。

当主席宣读了苏黎世的党内同志打给原定于6月18日召开的人民大会的电报后,大会一致通过了拉斯佩提出的下列决议: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以前曾确实猛烈攻击过巴黎公社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自由派报纸的态度有所改善(诚然,这只是卑鄙的投机性的改善)。指出这一点的同时,我们也确切地知道,资产阶级毫无根据地担心自己的财产会被剥夺因而仇恨公社;教皇至上主义者由于所谓的上帝的仆人们被处决而暴跳如雷,因而痛恨公社;而执政党憎恨公社的根源则是他们害怕真正的社会共和原则的迅速传播。”……

载于1871年7月12日
《人民国家报》第56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莱比锡人民大会

1871年7月27日

莱比锡7月29日讯:十字街头的海报邀请人们参加社会民主

党工人联合会于星期四晚间在韦斯登特大厅召开的人民大会。议程上有三个问题：巴黎公社是怎么一回事，国际工人协会是什么组织，以及欧洲报刊对公社和国际工人协会是怎样评论的。大厅和走廊被挤得水泄不通；在听众当中，有许多是妇女。倍倍尔宣布会议开始，并被选为第一主席，勒廷格被选为第二主席。李卜克内西在两个多小时的发言里论证和回答了所提出的三个问题。他从战争的历史谈起，指出公社很自然是这种情况下的必然产物。他阐明了公社在存在的两个月中在市政、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活动，以及在此期间公社敌人的行径，最后，谈到公社的斗争和失败。接着演讲者转而谈到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和任务。国际工人协会的敌人硬说，似乎国际工人协会造成了社会运动，而其实则相反，协会是社会运动的产物。国际是与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国际同盟相对立的组织。这种国际同盟早就出现了。1792年欧洲各君主制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共和制的法兰西，1815年组成了神圣同盟，1848年和1849年联合起来镇压当时的运动，而现在又继续勾结在一起反对公社。即使他们监禁“领袖”，封闭工人报纸，国际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运动仍将存在下去。监禁和枪杀不能消灭思想。公社虽被镇压，但总有一天，公社将以胜利者的姿态更加雄伟地从废墟里重新崛起，这一点连公社的敌人也感觉到，——因此，他们就编造谎言，进行诽谤。欧洲的报刊，除了极少数例外，不是政府的，就是资产阶级的。这些报刊同政府控制的通讯社勾结一起影响社会舆论，而且制造社会舆论。因此，报刊普遍都指责公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尽管如此，社会主义思想将愈益深入群众，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正提高着群众的觉悟，从而保证社会主义思想最终必将取得胜利。

报告结束后，倍倍尔通知说，对我党召开人民大会制造种种障碍的莱比锡警察局，要求大会在十一点钟结束。（群情愤慨）由于

所剩时间不多，他建议让反对者先发言。没有人要求发言。后来佩措尔德建议把会议延至下周，继续就今天的议程进行辩论。大会在采纳了这个建议后就结束了。下次会议将在8月2日星期三举行。议程是：（一）按上次人民大会议程进行辩论；（二）罢工是否是社会主义的排除灾患的手段？

载于1871年8月2日
《人民国家报》第6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人民国家报》广告

1871年8月2日

可向《人民国家报》发行处订购《法兰西内战》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的宣言。《人民国家报》发行的单行本。

每本单价：二个银格罗申，批发价：一个半银格罗申。

载于1871年8月2日
《人民国家报》第6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人民国家报》评德国军队在 镇压巴黎公社中所起的作用

1871年8月9日

272

巴黎血腥大屠杀期间德国占领军为凡尔赛“秩序匪徒”可耻效劳的丑闻细节正在暴露出来。据返回家园的巴伐利亚士兵们说，5月20日夜间到21日清晨，德国军队从巴黎附近自己的阵地上撤退，紧接着凡尔赛分子就占领了这些阵地，从而取得了轻而易举

的胜利。通讯员写道：“这场大屠杀使我们很多人看清了‘秩序’统治的实质……”

载于 1871 年 8 月 9 日
《人民国家报》第 6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德勒斯顿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 代表大会会议记录(摘录)

1871 年 8 月 13 日

……主席^①：

先生们……我必须通知你们，今天我收到在座的警官的通知，他以政府代表的身份……要求报告人^②只字不要提到公社或是我们对公社的态度。（惊讶和笑声）

来自奥格斯堡的莫斯特发言。

报告人莫斯特：

先生们……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十分公开地表明我们对一切政党的态度、对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事件的态度，但代表全党的代表大会仍有必要阐明自己对这些问题的观点。我们早就确信，你们都赞同这些观点，而今天应再次重申这一点。然而我却被禁止谈论全世界、甚至中国人都在议论的事情；政府的立场是十分奇怪的。（热烈的掌声）

主席倍倍尔：

先生们：我认为政府代表们极力想强加给我们的这种会议进行方式对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来说是不相称的。（暴风雨般的

① 奥·倍倍尔。——编者注

② 约·莫斯特。——编者注

经久不息的掌声)……

我本来不知道,说出对公社的意见被看成,或可能被看成是违法的行为……考虑到大部分到会的代表已有充分可能知道我们对公社的态度,因此,在这里发生了这一切以后,我建议不进行辩论,而只通过一个简单声明,抗议当局对我们大会工作所采取的行动……如果各国政府及其管辖下的机关,全德国的、欧洲的……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每天不断以大量下流卑鄙的诽谤来攻击社会民主党,甚至不惜进行人身攻击,糟蹋我们的名誉。今天,在这里,议程中有一项是以正式文件来阐明巴黎公社的真相,这些文件的内容无可辩驳地证明,几个月来关于公社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诽谤和捏造。(热烈的掌声)可是今天他们却禁止我们在阐明实际的情况以后把它提交社会舆论来裁判,——这样看来,这个时代的表征岂不是十分可悲的吗?先生们,我请求你们,特别是代表们,一致支持我的观点。(好!绝对正确!暴风雨般的掌声)

报告人莫斯特:

先生们:

情况如何你们都听到了。考虑到时间已过去很多,而在一点钟我们必须结束会议,我也清楚,大会不能按会议规程进行辩论!我知道,并敢断言全体代表将同意我的意见,如果我说:既然反动派已经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了,很自然,革命力量也应当这样做。(暴风雨般的掌声)我只提出一项决议。

先生们,你们知道《人民国家报》的政治立场,你们知道,最近几年这家报纸所写的是是什么,你们知道它对最近发生的一切事件的态度。决议内容是:

“大会宣布完全支持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对过去一年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大会特别赞同《人民国家报》保持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国际工人协会之间的思想联系。”

先生们！投票赞成这一决议吧，请表明，你们是对自己的机关报负责的，你们是对机关报中表明的观点完全赞同的……

倍倍尔：赞成此项决议的请举手。（到处都举手）先生们，谢谢你们……

载于《1871年8月12、13、14和15日在德勒斯顿举行的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72年莱比锡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1871年8月12、13、14和15日在德勒斯顿举行的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关于艾斯林根会议的报道

1871年9月2日

……上星期六，来自卡尔斯鲁厄的“自由宗教”的鼓吹者舒斯泰尔在“葡萄串”大厅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数很多。报告人批评了拉萨尔和舒尔采，并断言他们两个对工人阶级是不可能有帮助的；报告人的矛头主要针对社会民主党人，把他们说成是劳动人民最危险的敌人。他用最可怕的辞句描绘巴黎公社。然而他的讲话没有什么影响，鼓掌者甚少。党内同志霍尔茨马特发言反对舒斯泰尔，对他的报告逐句加以批驳。霍尔茨马特的每一句话都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在发言结束时，他提出决议案，其内容大致如下：“信仰和宗教，正如同以所谓的博爱原则为基础的协作社一样，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只有通过实现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才能解决社会问题。”除了几个出席会议的资产者外，与会者一致通过了这一决议。许多工人同意参加联合会。运动开展起来了，艾斯林根很快将成为党的坚强支柱。

载于1871年9月13日
《人民国家报》第7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人民国家报》政治评论(摘录)

1871年9月9日

……从最近的一次战争开始以来，特别是从公社宣布成立以来，德国工人阶级所采取的英勇的、坚持原则的、真正人道的立场博得了英国公众(其中包括无产阶级)的尊敬。这就使得我们的一个表态十分审慎的朋友从伦敦写信给我们说：“尽管俾斯麦和毛奇得胜了，但德国工人赢得了我们更大的尊敬。” 275

载于 1871 年 9 月 9 日
《人民国家报》第 7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人民国家报》论巴黎公社的性质

1871年9月30日

……公社采取的社会主义措施的确很少，但这是公社当时所处的情况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而且即使如此，这也沒有改变下述事实：尽管公社中有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参加，但公社实际上确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府……

载于 1871 年 9 月 30 日
《人民国家报》第 7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关于在塔尔海姆举行的 联欢节的报道(摘录)

1871年10月1日

……联欢节以施托尔贝格的主席弗伦策尔先生的贺词开始，

接着演奏了音乐。随后密集的人群肃静下来听取了党内同志李卜克内西的节日讲话。李卜克内西首先对选民们对他的信任和忠诚表示感谢。他说，第十九选区已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以共同战斗的回忆所联系起来的统一的思想将是非常巩固的……演讲者谈到被剥夺的人权；谈到延续数千年之久的争取人权的斗争；谈到斗争的牺牲者；谈到统治阶级连续不断犯下的罪恶与暴行，这些血淋淋的罪恶与暴行贯穿于整个世界的历史；他还谈到今日群众的贫困状况。李卜克内西特别向巴黎公社的烈士们、受难者致敬。从听众们闪着怒火的眼睛和全神贯注的脸部表情可以看出，那种对惨无人道的刽子手的仇恨深深地铭刻在他们心坎里。人民对此永远不会忘记，有朝一日这将使世人大为震惊。严肃的劳动者就这样站在那里贪婪地倾听着演讲者的讲话，而他们的心则由于激奋和狂怒颤抖着。

接着演讲者简要地阐述了国际的实质。在快结束时他号召人数众多的出席集会的妇女们参加这一神圣斗争；妇女感觉是比较敏锐的，正是她们在今天的社会关系中遭受双倍的苦难，因此，她们就应该对改变这种关系加倍关心。她们应该把从古代直至巴黎最近的事变里那些在斗争中走在男子前面的英勇的妇女们作为光辉的榜样。在巴黎妇女们勇于自我牺牲，视死如归，不落后于男子，甚至还超过了男子。节日讲话在一片喝彩声中结束。毫无疑问，这讲话在全体与会者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载于 1871 年 11 月 8 日
《人民国家报》第 90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威·李卜克内西在克里米乔人民联盟 一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摘录)

1871年10月22日

……社会主义并没有死亡。它生存在巴黎、法国、德国和所有的文明国家里。他活在每个有心灵能感觉、有头脑能思想的工人的心中……正如同公社是六月起义的复活一样，将来某一天公社也同样会复活。在旧世界完全丧尽挽救自己的手段以前，这革命的火花将不断地一再爆发，愈烧愈旺……

载于威·李卜克内西《为了攻守》
1874年莱比锡第4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为了攻守》

奥·倍倍尔在国会的发言(摘录)

1871年11月13日

……先生们，我在星期三的发言里，只字未提巴黎公社。拉斯克尔议员曾经提到过的所谓公社的罪行，即使根据自由主义报刊的报道看来，也完全是微不足道的。（啊！）而凡尔赛分子的卑鄙行为却没有使任何人震惊……因此，先生们，……我想借此机会证明一下，在这里关于巴黎公社翻来复去所说的一切都是能说得出口来的最卑鄙的诽谤。

（叫喊声：呸！呸！啊呀！请遵守秩序！会议由于喧嚷声而中断。）

因为，先生们，巴黎人究竟做了些什么呢？例如：被军事法庭判罪的还不到六百个俘虏，而另外一万名则被宣告无罪！

(会场继续喧哗。叫喊声：呸！呸！)

先生们，你们的叫喊使我无法继续发言，因此我要让社会舆论来对国会的行为作出自己的裁判……

载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71年第一届第二次会议》第1卷
1871年柏林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71年第一届第二次会议》

《人民国家报》报道凡尔赛分子的兽行

1872年5月29日

屠杀还在继续。5月24日按凡尔赛“秩序匪徒”的命令枪杀了三名公社战士：塞里西埃、布安和布丹！他们牺牲了，他们意识到已经尽了自己的职责：他们为无产阶级神圣事业所鼓舞，对怯懦的凡尔赛刽子手们充满鄙视。布安在刑场上对士兵们喊道：“我们和你们一样都是人民的子弟。我们要让你们看看，人民的子弟是如何牺牲的，巴黎的人民是如何牺牲的。公社万岁！”他们不让蒙住眼睛。他们高呼“公社万岁！”迎着弹雨慷慨就义了。——犹如空谷回响，从巴黎传来了“费雷支部”的声音：“不能有任何怜悯之心！这是对我们宽宏大量的报应！恶徒们无权享受人道的待遇。谁对这些嗜血的野兽讲宽恕，谁就是疯子或是叛徒！”资产阶级老爷们，你们好好记住：费雷支部（不顾凡尔赛人的迫害，国际支部依然存在！）几乎完全是由那些在公社时期，甚至在最后时刻都一直反对报复的人们所组成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们必将自食其果！

载于1871年5月29日
《人民国家报》第4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开姆尼斯自由新闻》上的文章(摘录)

278

1872年5月29日

……一方面是各国的无产者。他们为美好的希望所鼓舞，以豪迈的信心注视着公社战士，完全正确地把公社战士看成是现代战争中的自己的先锋队。另一方面则是工厂主——吸血鬼、交易所的勇士们和其他罪恶人们的窃窃私语……公社是很可能会获胜的。假定它胜利了，那时就会发出总攻信号，号召向一切坏蛋进行征讨……

载于1872年5月29日
《开姆尼斯自由新闻》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对德国工人运动的
贡献》杂志1961年第2期

赫普纳在海牙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872年9月6日

赫普纳一直认为全体国际会员对此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昨天晚上谈到两个伟大的思想：集中与联邦。后者表现为放弃政治，但是放弃一切政治活动会导致和警察局进行勾结，在这方面德国是有经验的。巴枯宁在德国的拥护者是施韦泽领导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而施韦泽最后终于被揭露出来是63号警察密探。战争开始时，这些人甚至抱有十分强烈的沙文主义情绪，而当时我们全党则保持中立。党的口号不仅是：“打倒拿破仑！”，而且还要“打倒俾斯麦！”施韦泽的仆从们侮辱我们的党，砸我们的窗。这就是

放弃政治的后果。只是在割取亚尔萨斯和洛林以后，这些人才懂得了自己的错误，看清了自己的沙文主义。

那末，放弃政治究竟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其后果就是我们会袖手旁观，安详地观察着法国爆发革命，发生政变。国际运动是和放弃政治格格不入的。人们曾谈论过什么御赐某些理论。任何理论都没有强加在我们头上。你们哪怕举出一个例子来看看：如果你们不能作出答复，那就是说，你们简直就是在寻找冲突。总委员会²⁷⁹不时发表宣言和通告——我们中间有谁不欢迎呢？当我们通过《人民国家报》推销了四千多份《法兰西内战》这一宣言以后，我们又订购了八千余册单行本。德国工人们是很欢迎这种由党内有经验的、久经考验的同志所写的宣言的。

在这里有人发言反对权威。我们也反对任何越权行为。但为了党的团结，一定的权威，一定的威望总是必需的。按照逻辑，这些权威反对论者应该也取消各个联合会委员会、各个联合会、各个委员会、甚至支部本身了，因为在这些组织里，到处都或多或少在一定程度上要诉诸权威；这些权威反对论者会造成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也就是说，会把富有战斗力的国际变成穿睡衣、拖鞋的小市民的政党。在发生过公社的革命以后还能再反对权威吗？我们德国的工人们不管怎样都确信，公社的覆灭主要是由于自己的权威表现得不够！

但是，这些权威反对论者的逻辑是多么奇怪啊！例如吉约姆责备总委员会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中什么也没有做，没有表现出自己的权威，但他立即又说总委员会表现出极端的权威，因此要求予以取消。在这里就十分清楚地表现出权威反对论者的轻率态度。其次，他们又谴责总委员会不组织革命，不构筑街垒！难道这些人竟无知到这种地步，以致于认为革命是可以制造的？难道他们还不知道，革命只能自然地发生，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吗？难

道他们还没有超越街垒战这个阶段吗？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1872年9月2—7日举行的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与文件》1970年莫斯科版

《人民国家报》上的通告

1873年3月15日

汉堡 社会民主党工人联合会
定于星期一(3月17日)晚九时
在绍恩布尔格街14号“汉弗斯”俱乐部
(二楼大厅)举行会议

议程

约克关于1848年和1871年

3月18日讲话

纪念柏林三月革命和巴黎公社……

欢迎来宾参加

载于1873年3月15日
《人民国家报》第2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关于在不伦瑞克举行 革命纪念日的通知

280

1873年3月18日

三月纪念日

柏林 1848年

巴黎 1871年

时间:1873年3月18日 星期二

地点:奥古斯特大门前瓦桑克公园

内容:音乐会、纪念日演讲、歌咏和朗诵

小威廉·白拉克作纪念日演讲

载于1873年3月18日
《不伦瑞克人民之友报》
第6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G.埃克特《不伦瑞克工人运动的起源》1955年
不伦瑞克版

《人民国家报》的文章 《无产阶级纪念日》⁹⁵(摘录)

1873年3月19日

古代俗语说:“战败者无历史”,因为战胜者总是把自我吹嘘和对被推翻者的辱骂硬说成是历史。所幸,这话已不完全正确了,因为现代政治斗争是在很广泛的范围内进行的,因之,一方面,不可能完全消灭战败者;另一方面,尽管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也不可能完全掩盖真相。

与法国无产阶级最近一次起义时期的情况相比,历来的战胜者还从来没有花过这么大的力气来掠夺战败者,剥夺他们的历史,他们也还从来没有为此而运用过如此残酷的强力手段。但尽管如此,真理正在冲破谎言的云雾,而我们在逐渐看清那些迄今未被充分阐明的方面。新时代震撼人心的大悲剧在这些方面的基本轮廓,对每一个愿意了解它的人,正变得清楚起来。

载于1873年3月19日
《人民国家报》第2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威·李卜克内西在
《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文章

1873年5月31日

无产阶级纪念日。 1871年5月21—28日

公社一诞生，就被力图扼杀它的强大的敌人所包围，因此，它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进行不断的斗争。它必须用右手去击退军队的进攻，而只能用左手去整顿国内生活。迫于极度的必要，它不得不把实践放在首位，而不是把理论放在首位。如果以此责备公社，这就意味着完全忽视了现实条件。Il fallait vivre [它必须生存]。

公社必须生存；必须为自己生存的每一分钟进行斗争；必须去夺得它。假定最后终于从嗜血的敌人那里夺得了生存，那末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有可能开始大规模地实现社会主义，而在这以前只能局限于采取一些适应于当时条件的措施和宣布一些原则。

公社在自己存在的两个月里，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由于围困而引起的笼罩着巴黎的极度贫困，它调整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鼓励合作社生产；它组织国民教育事业，把学校从教会的一切影响下解放出来，并使教师在经济上得到独立；它关心社会治安，在法国的巴比伦清除了娼妓，使那些堕落程度最轻的妓女有可能过诚实的生活，而把其余的妓女赶往她们在凡尔赛的庇护人——“社会的拯救者”那里去；它废除常备军，实行全民武装；它取消死刑。

巴黎的管理费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节省，管理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好。人身和私有财产的不受侵犯，过去还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好的保障。接管办事的无产阶级代表的工资和普通工人一样，他们纹丝未动银行和地方金库的贵重品。

与此同时还必须对“秩序”党的走卒不断地进行不懈的斗争。资产阶级民主派所做的和解尝试是徒劳无效的：巴黎既不能牺牲共和制，也不能牺牲自己的纲领，而旧社会的卫道士则不能容许社会主义在事实上证明自己具有生命力；公社的榜样对现存制度是一种致命的危险，由于巴黎无产阶级不愿意以任何反对人道主义的罪行来亵渎人道主义事业，他们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节制，这样，公社的榜样对现存制度就更是致命的危险了。这一点资产阶级是不能饶恕无产阶级的。假如公社又是抢劫，又是屠杀，又是放纵身心狂欢暴饮，——这样的公社倒真是上天赐给资产阶级的真正礼物；资产阶级将抚爱这样的公社，为它花费巨万资金，因为它能够致命地打击社会民主主义。可是这些巴黎无产者既不盗窃银行，又不侵吞地方金库，也不宣布妇女为共同财产，而相反，却对卖淫行为进行了几乎是唐·吉珂德式的斗争——这些无产者对资产阶级世界来说是不合适的人物，无论如何也要摆脱他们。

对四面被围的雄狮，首先必须将它驱赶得筋疲力尽，然后再把它打死。从4月3日起没有一天不发生冲突、战斗、进攻或轰击。“工人营”愉快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毫无疑问，军事领导在很多方面是有严重缺点的：在必须于极短期间内建立庞大军队的情况下，这些缺点是无法避免的。尽管有这些缺点，精通军事艺术的专家证实，战争史上还从未有过比公社保卫巴黎更引人注目的军事功勋。士兵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弥补了领袖们缺乏经验而造成的损失。

整个斗争期间，公社始终不渝地遵守人道主义，而凡尔赛分子则继续按4月3日的方式行事：他们殴打、摧残和屠杀俘虏与伤员。

公社为了保存自己，最后决定拘留人质，这些人质应该成为落入凡尔赛分子手中的巴黎人能获得人道待遇的担保。凡尔赛分子

知道自己敌人的人道主义精神，所以很少担心人质的命运而继续进行屠杀。这时就有人向公社建议枪决几名人质，以此来向梯也尔表明，巴黎不是在开玩笑。但横遭敌人卑鄙诽谤的拉乌尔·里果对此却声明说：“我认为，对凡尔赛分子所进行的屠杀，我们应该用惩罚有罪的人来回答，决不能任意惩罚一些抓到的人来回答；说实在的，我宁愿放走罪人，也不愿惩罚哪怕一个无罪的人。如用抽签方法来决定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惩处无罪者的现象。”这意见占了上风。人质丝毫没有触动过。公社存在期间，除了在正当的交战中，公社没有杀过一个人。

四面被围困、不断被驱赶的雄狮终于筋疲力竭了……而凡尔赛的军队则由于从俾斯麦公爵处得到增援逐渐扩大到了十二万人。5月9日俾斯麦在最后和约上签了字。该和约第一条是：

“在平定巴黎三十天后，法国政府支付第一批五亿赔款。”

5月20日条约被批准。5月22日当俾斯麦路过魏玛时，他在那里的月台上说：“我们把凡尔赛人放进了巴黎；让我们看看，他们在那里能不能站得住脚。”

21日凡尔赛分子在叛徒的帮助下攻入巴黎，而且德国军队也曾给予他们各种协助。大屠杀开始了。无产阶级进行了英勇自卫；殊死战斗继续了八天。5月28日，即公社成立整整两个月后，无产阶级的最后一面旗帜在拉雪兹神甫墓地倒下去了。一万名公社战士牺牲在街垒上；至少有三倍于此的伤员和俘虏，其中包括很多妇女和儿童，被战胜者杀死；总之，一共死了五万人。

三十天以后，梯也尔按条约付给俾斯麦五亿法郎——即每一个人头付了一万法郎。屠杀得到了应有的报酬！

载于1873年5月31日
《人民国家报》第4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威·白拉克论巴黎公社

1873年8月

……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有着一条鸿沟。1871年5月的那一周以后，社会的这两极之间已没有调和的余地了；法国资产阶级在夺得完全的统治地位后的所作所为博得了其他国家资产阶级的喝彩；公社和公社战士受到大量无耻诽谤的围攻，以致于一些无所用心的庸夫俗子看不出公社是人类全部纯洁崇高的品质的化身。在欧洲资产阶级的鼓掌声中，射击的回声仍然在萨托里平原上回响，凶残的待遇正在慢慢地杀死囚禁在监狱中和杳无人烟的荒岛上的公社战士们……

载于小冯·威·白拉克《拉萨尔的建议。谈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1873年不伦瑞克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拉萨尔的建议。谈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奥·倍倍尔在国会的发言(摘录)

1876年2月9日

……先生们……我就是把时间化在捍卫巴黎公社，反对在这里攻击它的那个议员，因而我也就是首相先生在其谴责中提到的那个议员……96

先生们，你们可以认为公社战士是杀人犯和纵火犯，但我不同意这种意见。我曾为这些人辩护过，因为我深信，在我面前的是一些可悲的非正义行为的牺牲品，他们不可能是杀人犯和纵火犯。——关于这一点，下列事实即可证明：欧洲的三个十分可敬的政

府,即瑞士联邦委员会、比利时王国政府和英吉利王国政府都拒绝引渡巴黎公社的流亡者,而一般的罪犯这些国家是予以引渡的。

(议长摇铃)

载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75—1876年第三届第三次会议》第2卷1876年柏林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75—1876年第三届第三次会议》

奥·倍倍尔

在莱比锡辩论会上的讲话(摘录)

1876年3月10日

……施帕里希先生接着批评公社不善于立法。他说,法令一个接着一个,时而相互废除,时而相互加强。

但在清扫象皇帝统治下的巴黎那样极肮脏的地方时,能避免得了上述现象吗?(笑声)显然,必须颁布很多法令,而且在这种条件下当然不会一切都很顺利。德国人对1870年的战争是经过精心准备的。但请去问问毛奇:是否一切都好呢?他将回答你说,还有不少缺点。因此,在革命运动中,处在千万个力图消灭新制度的敌人(德国军队和凡尔赛分子)的包围下建立新国家时,出现这种情况就更是自然的了。 235

不过施帕里希先生也无法把这些法令说成是损害公社名誉的法令。对于取消面包工人夜间劳动的法令,他说,据他看来,甚至社会主义者也不会同意早晨喝咖啡时得到的是三分尼硬面包,这种说法简直是平淡无味的笑话,我甚至认为没有必要更详细地来讨论这个问题了。在颁布上述法令时,不是考虑如何满足资产阶级的美食习惯,而是考虑这一大群工人以后是否还必须从事繁重

的、摧残健康的夜间劳动，任何一个只要稍稍研究过这一问题的人都知道，由于夜间劳动，由于每天 16—18 小时的过长的劳动时间，面包工人注定要早死。公社对面包工人的状况加以注意，这只能使公社受到尊敬……

施帕里希还举了这样一项法令，根据这项法令企业主遗留下来的工厂和工场应予没收，并转交给以前在那里工作的工人以继续生产。以后应该选出委员会来对这些企业进行估产，以确定应付给原企业主的补偿。施帕里希先生断言，假如公社手中掌握必要的权力，那它一定会全面实行这些措施。他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他又说，假如我们有可能，我们也会这样做的。他这样说也是正确的。我们要消灭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对抗，因为他们的利益是敌对的。企业主力图以最低工资强迫工人尽可能多地干活；工人则希望以最少的工作时间得到尽可能多的工资。每一台新机器，每一座新工厂都在激化着阶级矛盾。铁路和电报把知识带给广大阶层，为我们创造着新的拥护者。资本的集中和小企业主的被消灭，扩大着这种分裂，并导致用下列方式解决问题：即生产和分配将通过合作社来实现，这就是说，全部企业和工厂转入社会手中，为全体公民的利益，并在全体公民都有平等权利的条件下加以经营。每个人都必须工作，并且无论成败，每个人都应得到自己的那个份额。不合理的、生产无组织的私人经济导致了当前的危机，它将让位于科学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在这种经济制度下每一个人要为大家负责，大家也要为每一个人负责。公社向这目标迈出了第一步，并且企业主个人也并不会遭受任何损失，因为他们会由于自己的工场和工厂而得到补偿的……

公社还做了些什么呢？公社实现了自由主义政党数十年来写在纲领里、但当该党获得政权后又忘掉的那些老要求。公社使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决定没收全部教堂财产……可惜的只是公社在

这种情况下所做的，别人在它以前早已做过了。在宗教改革时期许多公爵站在路德一边，这不是由于某种理想主义，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想享用教堂财产。十五年前在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北方最后终于废除了奴隶制，这是可能想象得到的对所有制最坚决的侵犯。但是如果人民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做同样的事，这就成了罪行和抢劫了……

公社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以后，还颁布法令规定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和免费发给……教材……你们倒讲讲看，有哪一个自由主义国家曾做过类似的事情！（掌声）

施帕里希先生还居然就公社声称自己的政策和意向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那个宣言进行恶意的讽刺。但是公社这么讲只是想指出：它要利用政治经济学、法学和技术方面的一切科学成就来在自己的立法实践中予以实现，而不是想用固定的理论和定律来束缚自己。这样，公社就采用了现代科学的观点。现代科学不是从成见出发，而是依靠经验和批判力求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如果说公社来不及建成什么完美和牢固的东西，这仅仅是因为公社在整个存在时期里没有一分钟安宁，它始终处于战争状态之中！……

载于小册子《赞成还是反对公社。倍倍尔和施帕里希在莱比锡〈回声报〉上的辩论》1876年莱比锡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赞成还是反对公社。倍倍尔和施帕里希在莱比锡〈回声报〉上的辩论》

关于约翰·莫斯特在菲拉赫人民 大会上发言的报道(摘录)

1871年3月21日

菲拉赫 1871年3月22日讯：昨晚在这里召开了人民大会。这次大会可说是本地举行的历次大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除了一些麻木不仁的庸人之外，市民中的成年男子都参加了大会，其中大部分是工人。

大会议程如下：

1. 普选权，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
2. 奥地利的形势和现任内阁的任务；
3. 刚刚结束的战争，战争的原因、经过和后果，以及各党派对这次战争的态度……

……莫斯特在就第三项议程发言时，利用这个机会对民族主义的狂热进行了辛辣的抨击。他希望，现存的这个由一批腐朽无能的人所把持的冒牌共和国，必将为真正激进的、即社会主义的共和国所取代。这时在场的博士们、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其他一些人感到很不自在……然而大多数人却情绪振奋，全场为莫斯特的发言所吸引……

载于 1871年4月1日
《人民意志报》第1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意志报》

布拉格警察局谍报员的密告(摘录)

1871年3月27日

……运动在工人中间已开展了十四天，但直至今天没有引起注意。特别是在一些人中间正在进行宣传鼓动，表面上他们以独立的联合会内部的活动为掩饰，目的是为了与法律当局发生冲突。 288

这种宣传鼓动显然不是本地自发的，而是以来自国外的煽动性言论作为依据的……

上述那些人不只是同情巴黎事件以及赤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和国的狂妄行动，而且把它们作为期待已久的所希望的事情加以接受。有个和我谈话的人一时失去警觉，曾坦率而天真地告诉我说，国外给本地工人领袖的指示往往以指令的形式送来，由国际委员会的代表们亲自交给人民中有威信的代表人物，并向他们提供一切必要的建议；本地工人就用这种方式与国内的和国外的，特别是与瑞士、比利时、普鲁士、萨克森、维也纳、奥地利以及赖兴堡的工人们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各独立的工人联合会“工人座谈会”、油漆工人联合会、镀金工人和金首饰工人联合会是宣传鼓动最为集中的地方。他们既利用做报告的方式，比如，做关于北美争取独立的斗争的报告，关于荷兰从西班牙统治下获得解放的报告，关于胡斯运动^①的报告等，来进行公开的宣传鼓动；同时还进行秘密的宣传鼓动：通过对可靠人员解答社会主义问题，或者阅读国内杂志上发表的说明各种事件经过的材料，这些材料均转载自国外报刊，其中有关于巴黎社会主

^① 十五世纪捷克争取民族解放、反对罗马天主教的运动。——译者

义起义的意义的种种精简的和详尽的阐述……

社会革命使工人和当地的民主主义者欣喜若狂。同我谈话的那个人天真地向我证明说，在巴黎街头发生的世界革命体现了整个民主世界的意愿；这场革命即使遭到普鲁士的武装镇压，它所树立的伟大榜样就为民主力量指明了最近的将来应循的道路，以取得普天之下皆兄弟这一思想的最后胜利。诸如此类的基本原则正在工人及青年学生中传播并得到支持。他还说，他们同瑞士民主力量的首领们进行着秘密通信联系，又说，有两个机灵可靠的本地代表将前往瑞士和巴黎，以便向国际委员会表示同情，同时表明捷克的工人和民主力量完全赞同社会共和国的一切措施和计划。同我谈话的人还告诉我说，他在“工人座谈会”的秘密集会上（这种集会，“如果空气新鲜”，通常在深夜边喝啤酒边进行）听到某些人暗示说，很快将要听到惊人的事件。他还补充说，工人们正在准备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为此，所有的工人联合会都展开了紧张的活动……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正在酝酿着一件什么事情，我已多次听到暗示。我希望，P. T. 决不会放过机会去深入了解这件事情的。

载于《捷克历史杂志》
1957年第4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捷克历史杂志》

弗兰克尔谈巴黎公社的成立^①

1871年3月29日于巴黎

我被这几天来发生的巨大事件完全吸引住了，很抱歉，还未能

^① “我们将《人民意志报》的这篇通讯转载于此，该文作者是列奥·弗兰克尔，国际的德国会员，现为巴黎公社的一位负责人。”（《人民国家报》注释）⁹⁷

向你们详尽地描述昨天这个充满欢乐并预兆着幸福的日子。你们不难料到，我对于以实现我们的原则为目的的运动是不能袖手旁观的，我目前的情况是，我的职责随时有可能召唤我投入这场反对敌人的战斗。

一小时以前我在陆军部，在那里我得悉朱阿夫兵和农民议会中狂热信奉天主教的布列塔尼人正在准备进攻。而在这里则充满着气壮山河的决心，充满着对最后胜利的希望，即使在开头会由于缺乏军事领导人而不能得到良好的战果，——也有可能在此关键时刻我们的代表们能使凡尔赛政府作出让步。

近来我经常在考虑，我们这次革命对我的德意志祖国的庸人们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我知道凡尔赛的造谣工厂正在向各报提供种种新闻，因而我完全能历历如绘地想象到，这批庸人必将在咖啡馆及小饭馆里恶狠狠地咒骂我们。

因此，昨天我非常希望那些由于不明真相而与我们事业为敌的那些人，在巴黎公社宣告成立时也能在场。那他们就会对巴黎人民这一伟大的值得景仰的行为肃然起敬，并且对把正直的劳动人民骂作强盗窃贼感到义愤填膺，他们可能会对某些下流报人进行私刑惩罚（即对他们试用民众司法）。²⁹⁰

昨天下午三时许，国民自卫军的各个营开始出动。他们穿着节日盛装，在《马赛曲》和其他革命歌曲声中聚集到市政厅广场、里沃利大街和塞瓦斯托波尔林荫道上。除了各营队的旗帜以外，还举着许多红旗。街道上人山人海，甚至在市政厅广场右侧的街垒上也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市政厅前搭了一座有三层台阶的、蒙着红布的高台，台上用红旗、弗利基亚帽^①及社会主义的标志装饰起来。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相继在台上出现，一部分人穿着便服，一

^① 锥形高帽，尖顶向前倾折，通常为红色，被认为自由的象征，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党人曾以之为帽型。——译者

部分人穿着国民自卫军军官制服。

四时整，排炮轰鸣，宣告庆祝大会开始。人们容光焕发的脸上所洋溢着喜悦和激情，此刻即随着震天动地的欢呼声迸发出来。人们挥舞着帽子，国民自卫军战士们用枪刺挑着自己的军帽，从人群里，从一望无际的刺刀丛中——国民自卫军官兵大约有十六万人——响起了雷鸣般的口号声：

“公社万岁！共和国万岁！”

此时，军乐队高奏《马赛曲》。

方才布满云层的天空此刻突然放晴，温暖的阳光照耀着这空前未有的壮丽景象。

接着，宣布选举结果（选举结果大概你们已经知道了）。然后，有几个委员发表演说，详述了这一日子的意义。站在发言者近旁的人对发言者赞许的表情感染了整个人群；人们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向人民选出的代表致敬。在这无比的欢乐之中出现了一幕幕极其激动人心的场面。许多国民自卫军老战士热泪盈眶。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1848年6月和1851年12月曾亲身参加过街垒战，有些人在这一斗争中失去了父亲或兄弟，有些人经受过流放的折磨，有些人的亲人则被凯恩和拉姆别萨的瘴气夺去了生命。如今他们看到他们的理想——社会民主共和国——有了实现的可能。

291 庆祝活动结束后，国民自卫军迈着庄严的步伐在委员会成员面前通过。——夜已降临，当最后几个营队离开市政厅广场时，天空中已是星光闪烁了。*

这样，新的公社委员会建立了；它任重而道远，也许这封信到达之前，你们已经收到电讯，向你们报道巴黎公社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不得不进行的战斗。

但是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这些日子所播下的种子定将生根发芽，这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即使共和国再一次被淹沒在国内战争的血泊中，我们的斗争也决不枉然。总有一天苦难的人们将迎来社会主义。如同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基督教克服了种种迫害和折磨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一样，社会主义也终将战胜自己的敌人。

“不要嘲笑这人数不多的一群战士。

记住：罗马之鹰是被比这更少的人打倒的。”

载于 1871 年 4 月 15 日
《人民国家报》第 31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约·鲍·佩茨卡谈在布拉格举行的 声援巴黎公社大会⁹⁸

1871 年 3 月

……社会民主精神已经如此觉醒，以致在布拉格的“白象”旅馆里举行的秘密集会上也在庆祝巴黎革命。在这个旅馆里汇集着“小国工人座谈会”中最激进的分子，即所谓“老近卫军”。当三月十八日巴黎起义的最初消息一传到布拉格，立即使“老近卫军”受到莫大的鼓舞。

他们决定在自己的小组内庆祝这一事件。室内挂起了红旗，出席者唱着鼓舞人心的自由之歌，大家畅谈着，将巴黎的形势和捷克的形势作了比较，并互相发誓，在争取劳动者的解放斗争中要不屈不挠，坚持到底。

俄文按《1871 年的巴黎公社》
1961 年莫斯科版第 2 卷刊印

关于马赛和圣太田事件的报道

1871年4月1日

关于法国最近发生的事件，我们仅作一简略的报道。法国另一些最重要的城市已经效法巴黎。旨在保全共和国的为争取自由和公社自治的革命已在马赛和圣太田未经流血而取得胜利。圣太田是法国最大的兵工厂所在地，该厂现已掌握在工人手中……

载于 1871 年 4 月 1 日
《人民意志报》第 1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意志报》

《人民意志报》关于爱·瓦扬的报道

1871年4月1日

……我们满意地看到，驻内务部^①的代表中有我们熟悉的朋友。这就是爱德华·瓦扬，一个有才能的、十分值得尊敬的人。他曾在几所德国大学中读过书，当他在维也纳求学时就经常出席我们的集会。这样一些人是我们的事业在法国取得可靠成功的保证。如今已有五十万支步枪和一千多门大炮正在保卫着法国的社会运动……

载于 1871 年 4 月 1 日
《人民意志报》第 1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意志报》

① 从 1871 年 4 月 20 日起瓦扬是公社的教育代表。——编者注

《工人》报的文章

《巴黎的起义》

1871年4月1日

巴黎起义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形成了很大的规模。不幸的法兰西，不幸的巴黎。同德国交战的这场流血悲剧刚刚结束，内战就爆发了，而且是在山河破碎、敌人屯兵境内的时候，面临着如果不付清巨额赔款，敌人就要诉诸武力的危险。

当然，我们应当同情这个不幸的国家，但是我们也应当向法国起义者致敬。不言而喻，起义触犯了资本家、工厂老板以及优闲的慈善家——这些发足横财的先生老爷们的利益。不仅在国外的那些大名鼎鼎的慈善家们的肥胖阴暗的脸上可以看到恐惧的神色，而且在我国，与他们有同样想法的老爷们，不论是工厂主、资本家或是某些销路极广的报纸的老板们，也都惊恐万状。但是他们当 293
中有些人却还是民主主义者，至少他们口头上是赞成民主的，然而又害怕用真正民主的办法来解决工人问题，可见他们是工人的敌人。

这个问题势必要解决，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目前这种状况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人类社会究竟不是一部机器，是有生命的，是受人支配的：因此，一切现存的、新生的和正在形成的事物无不都是人们创造的，人类社会决非一成不变，它需要必要的改革。

人类越来越渴望臻于完善的境界，以实现基督教所提出的、而至今在实践中仍很少得到体现的那一使命；这使命是：“要象爱自己那样爱上帝、爱他人。”上帝提示的这一使命如能得到实现，那末，目前生活条件中就未必有那么多东西需要保留，现今的生活方式中就会发生社会变革。

因此，那些在现制度下一切都感到满足，而如果发生社会变革则将丧失许多东西的人，竭力反对趋向民主的那些激进变革。所以他们不喜欢巴黎赤色分子的行为；因为正是巴黎，可能成为社会革新的策源地，就好像八十年前曾经发生过的那样。

引起巴黎革命运动高涨的艰难生活条件，在我们这里到处可见。巴黎的下层阶级要求降低租金。这样的要求当然是合理的；让我们看看另一个国家，例如，我们这里的现状吧！说实在的，是谁在捷克缴纳巨额税款？自然是下层阶级——工人！房主要缴更多的税款，但是，是他自己支付的吗？绝对不是，他把税款加在自己的房客身上。如果房客想获得栖身之地，就必须承担沉重的房租。

这就是为什么富人们不喜欢巴黎赤色分子的原因。

如果赤色分子在巴黎夺得政权，不要以为那里就会发生不幸的混乱。我们是不相信这一点的；如果他们获胜，他们当然能把国家事务组织好，同时也会照顾到个人利益。

如果某个地方革命取得胜利，那末，这自然是前进了一大步；人民由此将获得巨大成就。历史这样教导我们，因此我们知道在
294 革命胜利的地方人民究竟获得了什么。在我们捷克，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胡斯之前与胡斯战争之后人民的状况。战争之后，人民的力量壮大了。至于民主制度之存在为时不久，而且在1500年前后建立了残酷的农奴制，这不是捷克革命的过错，而是由于利潘战役所造成的。如果当时的贵族被击溃，他们就不致于使人民陷于1627年^①之后，即白山大败之后所处的境地了。就拿荷兰人革命前后的状况，或是法国人在1790年前后的状况为例来说，这里有什么区别呢？以前，民族的财富全被皇室及其近臣们侵吞；后来，

^① 白山战役发生在1620年。——编者注

当“平民”争取到人权时，民族强大了，国家也强盛了；只有这时人民才能够做象法国人在自己革命时期所能够做的那些事情。法国人曾打败过整个欧洲。

没有哪一国人民象我国人民那样保存着如此多的民主精神；因此，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限制民主的人，在害怕“危险的”革新。他们当然希望维持 status quo [现状]，希望实施各种改良，特别是改变有关使用武器的规定。——不言而喻，武器会使正义的要求变得更加有力。

总之，对于那些真正与“下等”阶级一致的所有的阶层来说，许多事情均取决于起义者一方是否将获得成功。这是毫无疑问的。——社会问题应当解决，也必将解决；决不允许使人类的多数成为富人们可以任意摆布的东西；

载于 1871 年 4 月 1 日
《工人》报第 13 号

原文是捷克文
俄文译自《工人》报

《人民意志报》被没收

1871 年 4 月 7 日

4 月 7 日中午《人民意志报》第 14 号被当局没收。今日（4 月 14 日）我们收到如下的判决书：

判 决 书

以皇帝陛下的名义宣判

维也纳帝国地方刑事法庭执行出版审查法庭职权，根据帝国国家检察院申诉，确认政治周报《人民意志报》第 14 号上以下列标 295

题刊登的文章：《巴黎社会共和公社的成立》^①；《党的工作栏——克拉根福特3月26日讯》；《佩斯3月30日讯》；《林茨博士》，其内容，根据国家法律第65节“甲”条规定，属犯罪行为，根据法律第305节及第302节属违法行为；因此，根据1868年10月15日所颁法律第5条规定，禁止该号报纸继续扩散，根据出版条例第6节及第8节规定，批准治安部门没收该号报纸的行动，并根据出版法第37节规定，命令销毁被没收的报纸。

判 由

上述文章中第一篇的全部内容，特别是下列几处：

从“我被近几天来……”到“投入反对敌人的战斗”；从“因此昨天我非常希望”到“对某些下流报人进行私刑惩罚”；从“公社”到“共和国万岁”；从“站在发言者近旁的”到“夺去了生命”；从“但是不管……”到“战胜自己的敌人”等段落，颂扬共和政体，特别是社会民主共和政体，实则唆使反对现行的政体，并使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事实有理可据……

……因此，政府当局为了社会利益并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所提出的要求，应予满足。

1871年4月11日于维也纳

载于1871年4月15日
《人民意志报》第1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意志报》

^① 见本书第289—291页。——编者注

利贝雷茨区区长的密报(摘录)

1871年4月10日

……毋庸置疑,工人运动,特别是在最近一次大赦〔即1871年2月从狱中释放了维也纳无产阶级的一些领导人〕和巴黎起义之后,以其大胆狂妄而又策划周密的行动使任何一个思维健全、头脑清醒的观察家深为担心,一些有经验的乡长肯定地对我说,现在的 296
风潮,看来很象1848年的事件。

俄文按《1871年的巴黎公社》
1961年莫斯科版第2卷刊印

《人民意志报》通讯

1871年4月20日

克拉根福特4月20日讯:我们的巴黎人刚刚对谦逊的“蓝色共和派”及保皇奴才们讲了几句严肃的话,刚刚号召向那些把民族财富攫为己有的人清算,整个豪富阶级就好象触电似地休克了。那些完全为国法所宽容的投机商先生和其他老板们曾经满头大汗地干着唯利是图的勾当,放债收息,在交易所里投机倒把,一有空闲——为了自身利益及人类的福利——就研究行情,如今他们感到,有朝一日这一切都将完蛋。是的,社会改革的时代正在到来。

伟大的社会主义学说——这是使全人类获得幸福的法宝——力求取得合法地位,因为“红色幽灵”正在逐步成为有血有肉的现实,并主张彻底消灭我们这可怕的时代的象征——交易所。在交易所里全部现代文明正横遭羞辱与糟蹋。

在今日生活的污泥浊水中过惯了的人们,以及把现今文明的

前景看作是不可避免的祸害的那些庸人们,当然,认为我们的企望只不过是乌托邦和不能实现的幻想;诚然,以往先哲们的社会主义思想曾是空中楼阁,但现在时代不同了。巴黎千百万人的奋起不仅令人钦佩,而且发人深思。每个人不禁要问问自己:这些人究竟想要什么?他们想建立怎样的国家?用消灭资本的力量及防止投机商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来制止利己主义的这种意愿,是否会使我们丧失人民群众的同情?不会,与此有切身利益关系的群众不断在向我们靠拢,而一部分尚能区别正义与非正义的知识分子则支持我们的意向,并承认我们的意向是完全合理的。一种思想,如果它是真实的、高尚的、并且切实可行的,可能暂时受到压制,但是决不会被消灭。事实已经证明,当代精神正不可遏制地在社会变革时期表现出来,因此,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载于 1871 年 4 月 29 日
《人民意志报》第 1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意志报》

《人民意志报》谈德国军队 对凡尔赛分子的帮凶行为

1871 年 4 月 22 日

……虽说德国军队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反对起义者的血腥行动,不过俾斯麦命令军队:“要使凡尔赛政府易于完成其任务”。德国军队同情地注视着凡尔赛军队的调动。据报道,他们在许多据点阻挠巴黎的粮食供应……

载于 1871 年 4 月 22 日
《人民意志报》第 1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意志报》

《人民意志报》论 1871 年 4 月 24 日

奥·倍倍尔在国会的发言

1871 年 4 月 29 日

……在德国国会最近的一次会议上俾斯麦再次宣称，一旦在德军驻地发生骚乱而使德国利益受到威胁时，德军可能干预。国会议员倍倍尔抓住这一点发了言，他谈到下列内容……^①

载于 1871 年 4 月 29 日
《人民意志报》第 1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意志报》

约·贝克尔致卡·法尔卡什的信⁹⁹

1871 年 5 月 20 日

亲爱的党的和协会的同志：

尽管已过去了两个月，而巴黎公社现在还是占去了我们的全部精力，并对我们的目标起着极大的影响，这就迫使我们完全停止了通信。我们曾不得不进行几次危险的宣传旅行。我刚作了这样的一次旅行回来，在一大堆信件中发现了您 5 月 9 日的来信。现立刻简略回复。首先说明一下，我已收到卡罗耳·劳赫毛尔公民寄来的《先驱》订费十福林及会费二福林。如果我们在法兰西南部不能取得胜利——我们对胜利仍寄予希望——则尽管我们的巴黎同志英勇努力，他们的事业暂时还是注定要失败的。无论如何，我们在南部将尽到我们的职责作出最大的努力。在瑞士已出现数百

^① 奥·倍倍尔的发言见本书第 253 页。——编者注

名流亡的我们的同志，有的人还带着家小，这是在里昂、马赛及其他城市起义失败的后果。安顿这些流亡同志将颇费我们的精力。在一个长时期内这将是一项不轻的负担，因此，暂时我们沒有可能援助各种罢工，也沒有可能对工人运动给予应有的关心。这一点请您转告佩斯正在举行罢工的成衣工人们，并向他们解释我们的困难处境和我们任务的复杂性。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协会会员的帮助，以求在这项尚未解决而又紧急的工作中得到支持。或许，为此而召开一次布达佩斯全体工人大会将是适宜的。但是，如果只是表示一下声援，那作用不大；声援应当有切实的行动。在下一期《先驱》上，我将刊登您来信中的一个片断 100，我将寄给您一百份，另外还将增寄多份，同样也将由您支配处理。广泛传播这一期杂志是极为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前进，永远前进，我们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

向您及全体忠实的战友们致同志的敬礼！

约翰·菲·貝克尔

匈牙利首都档案馆·警察总局
文件—1871—13688

原文是匈牙利文
俄文是按信的原件译的

被没收的一号《人民意志报》上的 文章《巴黎的决定性战斗》

1871年5月27日

无法表达我们在写这篇文章时的心情。我们不得限于报道事实，而不去赞扬巴黎共和派的英勇气概，不去对这些勇士们所受的苦难表示沉痛，以及对他们的敌人的卑鄙行径和胡作非为表示愤怒。

在本报前一号上我们会说过，几天以后将开始巷战。这一决定性时刻已经来到。

凡尔赛分子在普鲁士人的帮助下向巴黎集结大军，包围全城，并将最重要的几座炮台轰成一片废墟之后，巴黎人由于受到疯狂的炮击，被迫撤离要塞围墙，而将自己的武装力量集中在土伊勒里宫街区。在那里，他们还在作殊死抗击，以致凡尔赛各报提出要求停止战斗。本月21日，凡尔赛政府军九万人开进了巴黎。梯也尔已将这事件通知自己的忠实朋友，并保证将对起义者“毫不留情”……

巴黎对梯也尔先生的最后通牒作出了应有的回答。接着就开始爆炸，那些罪恶累累的反动分子的邸宅顷刻化为瓦砾，“神圣的城市”成了一片火海，公社报刊曾经作过的预言正在实现：“这一斗争或者以我们的胜利结束，或者以巴黎的毁灭而告终。”

即使是后一种情况，胜利也不可能属于反动派，而属于巴黎人的事业。巴黎人民视死如归的气概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将打断反动派的脊梁骨。不幸的巴黎可能将血流成河，但麦克马洪的强盗军队也将伤亡惨重。即使在首都遭到镇压之后，革命的浪潮定将继续下去。因为在里昂召开的各公社代表大会已明显证实：巴黎绝不是孤立的。里昂、格勒诺尔布、纳尔榜及其他城市的公社，无视凡尔赛政府发布的禁令，自己选出了市长，而梯也尔只得给当选人送去批准书，才避免了冲突。

巴黎工人的鲜血决不会白流。法兰西将来的任何一届政府为了使自己能存在下去，都必须考虑巴黎工人曾为之斗争的原则。让资产阶级的报刊去期待复辟吧，而我们——决不。因为复辟不只是人员换班而已，而且还会出现倒退，势必使内战延绵不断，而使法兰西从此一蹶不振。

……正是工人，也只有工人才对巴黎真正同情。在他们纯洁

的心灵中有着……崇高的感情。只有他们才理解这一斗争的崇高的世界历史意义。

300 巴黎无产阶级意识到，各国工人怀着骄傲与钦佩的心情注视着他们，世代代凡有头脑的人都会同情他们，——这就增强他们视死如归的决心，激励他们去作出异乎寻常的努力。

本月9日一封寄给《人民国家报》的巴黎来信说明了那里的情绪。信中写道：

“巴黎人民能够肩负起解放全人类的任务：许多兄弟城市的市镇参议会的抗议鼓舞着他们，他们满怀着胜利的信心。当你看到国民自卫军战士高唱着《马赛曲》，在妻子儿女的陪送下出发去战斗时，你会感受到一种真正崇高的感情……”

我们再加上一句：向这些十九世纪的英雄们脱帽致敬！

载于 1871 年 5 月 27 日
《人民意志报》第 21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意志报》

被没收的一号《人民意志报》上的文章 《巴黎社会主义者的失败》(摘录)

1871 年 6 月 3 日

经过八天浴血巷战之后，英勇的巴黎被凡尔赛的刽子手们扼杀了。当关于朱阿夫兵迅速推进的首批消息传出时，报界一味地把巴黎人骂为懦夫。半官方的《斯特拉斯堡日报》甚至声称，巴黎公社战士们没有勇气来实现他们要毁灭巴黎的这一威胁。报刊上的这种腔调，至少使我们能够想象得出，假如巴黎人行动不够坚决，将会出现何种非难……

巴黎公社一诞生，我们就觉得它是不可能胜利的。虽然对

1848年以后社会主义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能低估，但这些成就毕竟还不够巨大，还不足以使社会主义运动的胜利成为可能。在法国，拿破仑政府曾阻挠建立社会主义政党，阻挠宣传社会主义政党的原则。但是，更关键的因素还在于，德国时至今日未达到民族统一，不然的话，资产阶级统治就能获得充分发展，也只有在那时才会产生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土壤。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普鲁士在巴黎取得胜利时去消灭世界共和国的拥护者。这从各国政府就“国际社会主义”失败而致凡尔赛的贺电中即可看出……革命的发展过程正缓慢地，但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着，有的地方平 301
静地发展着，有的地方则在革命风暴中向前发展。在法兰西，如上所述，波拿巴主义阻挠了平静的发展。在党内生活中，在自由的条件下，通常是以和平方式来进行的那种清洗过程，在法国只是在斗争进程中才得以开始，其原因就在此。结果就使一些最正直的实干家不能发挥作用。

政党的历史告诉我们，所有的政党都应经历这种清洗过程。在法国，也象其他地方一样，那批光说漂亮话的人，渺小的空谈家以及无原则的阴谋家损害了社会主义政党的声誉。这在斗争的时刻甚至导致分裂。

然而，即使现在还不可能指望社会主义会获得胜利，但巴黎的局部斗争还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者受到凡尔赛分子的蔑视、凌辱、背叛和出卖，最后又企图解除他们的武装而向他们挑衅，因而社会主义者不得不证明，当前议事日程上的任何问题没有他们就一个也不可能解决，不得不证明，他们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不得不进行斗争，以迫使不爱思考的利己主义社会较为认真地考虑社会问题。现在巴黎业已完成了这一伟大的义务，当然，也牺牲了自己的许多优秀人物。——这些牺牲者当中，有我们亲爱的可贵的朋友，他们的坚强毅力和高尚品德是我们极其了解的，他

们的牺牲,怎能不使我们感到万分的悲痛……

我们对反动派说要消灭社会主义的威胁处之泰然。这种种威胁,最多只能引起我们怜悯的冷笑而已。

我们的敌人要想实现自己的阴谋诡计,那就让他们试试看吧,我们不怕他们。

“只有一个真正的命令,那就是在我们中发展着的思想的生命。谁只要哪怕是在一瞬间曾真的正视过这崇高的思想,他就会将自己的生命、力量及希望永远交给它支配。这思想会紧紧地掌握着他,并且不考虑他的情况而走向自己的实现,不管他是否痛苦,是否正在取得胜利,或是正在死亡,这些都决不会对这思想有何影响,因为它应当成为现实。当我们面临带有这种伟大任务的表征的那种生活时,我们注视着这一生活,由于意识到自己的最高使命而感到自豪。”^①

载于 1871 年 6 月 3 日
《人民意志报》第 22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意志报》

302

被没收的一号《人民意志报》上的文章

《法国的社会革命》(摘录)

1871 年 6 月 3 日

……你们曾认为,法国的社会革命在 1832 年¹⁰¹在特朗斯诺南街上与你们进行第一次战斗中就被扼杀了;你们曾以为,在 1848 年血腥的六月战役之后它已被粉碎了;今天你们又认为,它再一次被消灭和埋葬在你们堡垒的硝烟弥漫的废墟之下,而且永

^① 引文摘自罗仑兹·施泰因的著作。见本书第 313 页。——编者注

远被粉碎和埋葬了！……

载于 1871 年 6 月 3 日
《人民意志报》第 22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意志报》

《人民意志报》 论奥地利报刊的立场

1871 年 6 月 3 日

在这道德堕落的时候，只有少数报纸尊重真理而不随声附和反动报刊的叫嚣。

路·里·威美尔曼编辑的《自由》¹⁰² 写道：

“难道我们不应当承认：成为巴黎运动基础的思想——尽管目前它还未被人类大多数所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到处出现？我说：‘必将’，因为社会关系必将激烈变革的时期已指日可待了……”

这一运动以最应受到赞扬的认真切实的态度，清除了欺诈成风的拿破仑帝国内骇人听闻的僧侣欺诈行为。这一运动把愚蠢的神灵从各类学校彻底清除出去。这种神灵到目前为止曾把各类学校变成实施宗教的与世俗的专制制度的最有效的辅助工具。这一运动撵走了大量出卖灵魂的寄生虫，这些寄生虫直到最近还挂着一切可能想得出的‘封号’和‘头衔’，他们在一个星期内耗费的钱比公社全体管理机关一年的开支——或可能需要的开支——还要多。”

另一家报纸报道了巴黎的覆灭如下：

“唯一使我们宽慰的是，那就是胜利者自己也受到了致命的创伤。在欧洲反动派的支持下梯也尔先生也许能够在法兰西再次搬

出王座，但这王座也是好景不长——一旦法国的社会主义政党重新整顿和壮大，它将进行最后的毁灭性打击，把这一王座彻底砸烂。

303 尽管在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行动中有过各种过火行为和错误，但巴黎公社短暂的统治仍是当代历史中最值得注意的时期之一。破天荒第一次使人民有可能看到(虽说时间不长)那些思想的实际体现，对这些思想，人民将会象要求履行神圣的训诫那样，一再要求予以实现，而且这些思想也最终必将得到实现，正如1789年的人权宣言那样，当时曾经遭到不断的嘲笑和激烈的反对，但最终还是实现了。

国家的新概念在群众的心目中犹如一轮旭日，喷薄而出，尽管它还只是在极遥远的天际焕发光辉。阴云现在又遮住了太阳；但是，象春天的花朵永远向着透过云层的阳光一样，无产阶级的眼睛再也不会离开社会主义的国家概念——这个现已受过血的洗礼的概念。

尽管现在愚蠢的教皇正在庆祝胜利，梯也尔和法夫尔先生那帮杀人凶手正在背弃自己的每一项誓言……千万条恶狗正在继续寻猎高尚的自由战士，——但总有人会秘密地洗净自由战士的创伤，并在人民中间播下社会主义意识的种子，直至红旗最后又在巴黎市政厅上空升起。”

载于1871年6月3日
《人民意志报》第2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意志报》

关于两号《人民意志报》的没收

1871年6月10日

第21和22号《人民意志报》被帝国国家检察院没收，我们收

到的判决书如下：

判 决 书

以皇帝陛下的名义宣判

维也纳帝国刑事法庭执行出版审查法庭职权，根据帝国国家检察院申诉，确认：在政治周报《人民意志报》第 21 号上刊登的题为《巴黎的决定性战斗》一文的内容属扰乱社会安宁和秩序的罪行，因此判决禁止该号报纸继续流传扩散，批准治安部门没收该号出版物的行动，并命令销毁被没收的报纸。 304

判 由

上述文章，特别是从“无法表达”到“表示愤怒”，……从“正是工人”到“脱帽致敬”，等段落包含犯罪事实……，因为该文不仅对导致巴黎毁灭的这些遭到整个文明世界痛斥的暴行进行辩护，甚至还加以赞许和公开颂扬，况且巴黎的破坏分子们所干的那些卑劣行径，无疑属于犯法行动。

1871 年 5 月 30 日于维也纳

判 决 书

以皇帝陛下的名义宣判

帝国刑事法庭执行出版审查法庭职权确认……在政治周报《人民意志报》第 22 号上用黑框刊登的题为《巴黎社会主义者的失败》及《法国的社会革命》两篇文章的内容属扰乱社会安宁与秩序的罪行；因此……批准治安部门没收该号报纸的行动。

判 由

……特别应当指出第一篇文章中的下列几处：从“经过八天”到“情况如何”；从“然而，即使现在”到“我们不怕他们”；从“只有一个真正的命令”到“感到自豪”……

巴黎公社战士们的卑劣行为，无疑属于法律禁止的行为，因此，由于上述文章的内容（据调查材料证实，报纸未及时呈送必要的样本），并由于违反出版法第17节，应采用相应的法律条款处置。

1871年6月5日于维也纳

载于1871年6月10日
《人民意志报》第2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意志报》

305

佩斯警察局长就声援巴黎公社的 示威游行给匈牙利王国 警察总局的密告(摘录)

1871年6月11日

……6月11日，即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革命纪念日，有人曾企图在议会大厦前召开群众大会，被官方禁止而未开成，尽管如此，在同一天，由工会支部建立的那个在佩斯—布达活动的组织，非法地在患病职工互助会会址伊施特万广场4号召开了群众大会（事前未通知官方），约有250—300人参加。出席大会的有来自维也纳的安得列阿斯·肖伊、亚诺什·佩尚，此外还有受警察监视的其他外国人：奥古斯特·菲洛普、卡尔·舍夫特尔、雷热·库蒂耳。他们在发言中煽惑听众去反对确保贵族、有产者及

宗教界统治的现存社会及政治制度，并赞扬巴黎公社。演说者号召工人们以第四等级的身份组织起来去反对上述阶级，他们还散发了煽动性的文件。演说后分发了志哀的黑布条，用以佩戴在帽上，于是游行者四人一组排列成行，象军队一样向城市公园^①出发，一路上高呼向公社致敬的口号；还高呼“打倒政府！”的口号。示威游行后的次日早晨，即6月12日，上述外国肇事人被逮捕并遣送回国。但他们被捕后，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在6月12日及13日在非法的工会支部、第十二委员会、社会主义者地下小组等组织的会址，甚至在公众场所继续集会。我意识到自己的职责，竭力保证秩序，不允许人们效法欧洲其他城市的做法，并考虑到现代的所谓工人运动中不仅有为争取释放被捕者而组织声援性示威游行的传统，而且甚至常常为此而挑起流血冲突，因此我下令逮捕被监视的带头人物（联合会的负责人员），并命令开始审讯。

载于《匈牙利工人运动史
文件选编》1957年布达佩
斯版第1卷

原文是匈牙利文

俄文译自《匈牙利工人
运动史文件选编》

盖·舒尔霍夫¹⁰³ 谈佩斯的示威游行

306

1871年6月11日

1871年6月工人领袖肖伊和佩尚来到布达佩斯建立手工业工人联合会。他们希望以此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组织工作开始得很顺利，已快要取得成果。就在这时候巴黎公社覆灭的消息在布达佩斯传开，使工人们义愤填膺，满怀悲痛。亨·肖伊¹⁰⁴编辑的维也纳报纸《人民意志报》用志哀黑框刊登了这方面的报

^① 布达佩斯市内的一个公园。——编者注

道……

……这一号报纸在工人中发行了数千份，使群众中本来就已激动的情绪更加激昂起来……

在肖伊^①的倡议下，布达佩斯工人决定举行示威游行来纪念为公社事业牺牲的烈士。6月11日为此专程来首都的肖伊、佩尚、鲁特、库蒂耳、舍夫特尔在伊施特万广场4号餐厅里召开了人民群众大会。会上他们向布达、奥—布达和佩斯的各工人联合会的众多会员发表了演说，纪念巴黎公社的蒙难者。

在这些发言的影响下，与会者决定帽上佩戴志哀黑纱，向城市公园出发，举行示威游行，以此向资产阶级表明，他们并不认为公社的覆灭就是自己事业的最后失败。

络绎不绝的工人队伍向城市公园前进。公众为这不寻常的场面所吸引，谁也不认为游行者的行为是危险的举动。工人们向城市公园行进时高唱《马赛曲》，每一段歌词后加唱一句：“新的革命，世界革命”。在游行者中间散发了日内瓦德语区支部的五十一点决议¹⁰⁵。返回途中工人们经过佩斯工人联合会的大楼，他们在楼顶上升起黑旗向公社志哀。由于这次示威游行，6月12日安·肖伊和他的同志们遭到逮捕。工人们刚一获悉此事，就召集了群众大会，会上选出了十二人委员会，委托它尽一切力量争取释放被捕者。

委员会成员在安得拉什·埃斯尔领导下走访警察局长塔伊斯，要求释放被捕者。警察局长命令当场逮捕安得拉什·埃斯尔，
307 以此作为回答。次日，所有的工人领袖都被抄了家。警察没收了许多印刷品以及其他的文件，数百名工人被捕。过了几天，不得不将其中许多人未经审讯即予释放。

^① 安得列阿斯·肖伊。——编者注

(以下是被拘留到 1871 年 12 月的被捕者及拘留了更长时间的被捕者的名单。)

载于舒尔霍夫·盖扎
《工人运动在匈牙利的兴起》1895 年布达佩斯版

原文是匈牙利文
俄文译自《匈牙利工人运动史文件选编》1957 年布达佩斯版第 1 卷

《人民意志报》的 《党的工作》专栏(摘录)

1871 年 7 月 8 日

维也纳陪审法庭审理巴黎公社案件

被告：安得列阿斯·肖伊，《人民意志报》责任编辑。庭长：地方法院院长施魏格尔……检察官：拉梅桑伯爵……首席陪审员：卡尔·吉阿尼，丝织厂主，著名的教权主义鼓动家。

法庭审理对象是《人民意志报》第 21 号上刊登的《巴黎的决定性战斗》一文。检察院认为该文违反第 305 节(赞许违法行为)。

被告首先对这篇文章进行全面辩护，这篇文章在付印前他曾审阅过，但他不肯讲出文章的作者。他的辩护，即使按《每日新闻报》的说法，也是英勇而坚决的。

庭长：检察院认为这篇文章企图为巴黎的暴乱者的行动方式辩护。

肖伊：我在这篇文章中丝毫沒有发现这一点。这篇文章除了报道巴黎事件之外，什么也沒有写，并且沒有一句话是赞扬屠杀和纵火的。既然大家承认公社保卫者在斗争时发扬了英雄气概，那末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人民意志报》应当对此保持沉默，要知道，

即使最保守的报刊也谈论过公社战士们的英雄气概。巴黎人是英雄好汉，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曾被迫烧毁了几幢房屋，而是因为他们为自己的生存，为自己的荣誉而进行了斗争。

308 政府当局谈到非法行为。奥地利政府当局认为它有权决定，在这场使各种自发势力都迸发出来的斗争中，什么是合法的，而什么是非法的，——我对此提出异议。公社战士是交战的一方。公社代表巴黎居民中最文明的部分，它是由人民的绝大多数进行自由选举而产生的。谁掌握政权，谁就制定法律，这是事实。凡尔赛和巴黎曾为争夺政权而进行斗争；在这斗争中哪一方将获胜，这在起初并不清楚，但毫无疑问，胜利的一方必定会运用政权的力量，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制定各种法律。然而，战争只知道一条法则：有利于自己，有损于敌人。这样，在这方面就谈不上什么非法行为，因此，合法这一概念如同政权一样，不是永恒不变的。我回想起1851年12月2日路易-拿破仑的政变。当时，共和国是合法的，而路易-拿破仑则是叛乱分子；但是，他胜利之后，就有权将共和国和法律的保卫者送交法庭审判。而在色当惨败之后，法国的法庭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他们应以谁的名义来宣判呢？在一个政权同另一个政权斗争的时候，恰恰不可能断定，什么是合法的……我认为在评价不在奥地利刑法权力范围内发生的事件时应用该项法律是不适当的。

……庭长：……不过，在这里，这并不是有决定意义的。公社的兽行，是众所周知的，而你却加以赞许！

肖伊：我抗议把公社的行为称为杀人犯和纵火犯的行为，同时却把凡尔赛政府的类似行为看作是合法的处决。

检察官引用《巴黎报》的报道及文件来证实他们控告是有理的……

辩护律师魏塞尔博士在发言中首先指出检察院不遗余力地迫

害《人民意志报》，该报曾连续四次被没收。

他抗议断章取义地从那篇文章中摘引一些词句，他说纵火本身并未受到赞扬。作为交战的一方，公社只不过是运用了自己的权利而已。他援引了萨拉哥沙和莫斯科的例子。公社参加者是为自己的理想而斗争，就是他也会说：“当然要在为自己的信念而毅然牺牲一切的人们面前脱帽致敬！”……

陪审员通过自己的首席陪审员——市天主教政治俱乐部副主席吉阿尼先生——回答了向他们提出的“被告是否有罪？”的问题。他们的回答是：九票认为“有罪”；两票认为“有罪”，但有保留；一票认为“无罪”。

拉梅桑伯爵发言主张判决囚禁八个月，并罚款三百佛罗伦……

载于 1871 年 7 月 8 日
《人民意志报》第 2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意志报》

《人民意志报》报道对 安·肖伊的判决

1871 年 7 月 15 日

309

……安得列阿斯·肖伊，出生于维也纳，现年 27 岁，信仰福音教，已婚，为政治周报《人民意志报》的发行人和责任编辑。根据 1871 年 2 月 7 日皇帝诏书的规定，该人无可争辩地违反国家法律第 305 节，犯了破坏社会安宁和秩序之罪……判决监禁 4 个月，每周一日素食，并……处以罚款。

根据出版法第 39 节，安得列阿斯·肖伊应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在政治周报《人民意志报》的最近一号上将其公布，并要刊登在

381

显著地位,所需费用自理。

1871年7月5日于维也纳

载于1871年7月15日
《人民意志报》第2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意志报》

作家弗·罗伊舍在维也纳

陪审法庭受审

1871年7月17日

……陪审法庭审理半月刊《自由》的案件,大概会使我们的读者感到兴趣的;现在我们根据上述报纸的文章对该案作些摘引。——在第4号报纸上刊登了三篇文章:《复活节》,《上帝的全权代理人》和《应当绞死房主吗?》,这些文章成了检察院没收报纸的借口。

作家弗里德里希·罗伊舍以文章作者的身分出现在陪审员面前。被告表述了自己的信念:他个人既不信仰上帝,也不信仰上帝的儿子(危害宗教)。再者,他在讨论巴黎公社的一项法令时分析了所有制问题(危害所有制的法律概念)。

现将罗伊舍先生的辩护词摘引几处如下:“如果公正地来研究巴黎公社的历史,你们就会发现,用煤油纵火和枪杀人质之罪不在公社,而在茹尔·法夫尔和梯也尔两位先生身上,在所谓的‘国防政府’身上,这一政府顽固地拒绝满足工人们最起码的要求,并且宁可让巴黎毁灭也不肯作出最小的让步和承认工人的权利。面对着巴黎余火未烬的废墟,我们要控诉的正是他们——茹尔·法夫尔及梯也尔;是他们,而不是社会主义者!”

我说过,公社的房租法令是公正合理的法令。当然如此!茹

尔·法夫尔和梯也尔的资产阶级政府急急忙忙地宣布期票缓期付款，这对商人和工厂主，即对有产阶级是有利的。这难道不是对私有财产的侵犯吗？有产者应当被保证不受期票的追逼，而工人们却不能享有任何保障吗？是的，检察官先生硬说，房主在和平时期和在战争时期都承受着沉重的负担；但是，先生们，统计数字明确地指出，只有向工人们征收的间接税才占国家收入的最大部分，而且正是工人们在用鲜血来付税，他们必须在战场上献出自己的生命。从以后发生的事件中可以看出，公社的法令是必要的；当梯也尔的士兵“为了文明”象汪达尔寇群一样冲入巴黎时，那些在整个围城时期没有挣到任何工资，甚至是依靠国家的直接救济而生活的贫穷的工人和小手工业者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残忍的房主们赶上了街头。对这一绝灭人性的残忍行为，甚至连敌视工人的报纸也感到愤慨。

现在我来谈谈文章中被专门援引来控告我的那一部分。我说：‘由于这一决定，私有财产失去了国家的保护’。

……在当代的条件，竞争是一场混战，是强者对弱者的压迫，是资本对工人的压迫。谁也不占有自己劳动的果实，但往往是占有别人劳动的果实，所有制成了名副其实的‘归他人所有制’。

社会主义要改变这种状况。它要建立这样的一种国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能够根据自己的才能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力量，并掌握文化。社会主义希望社会达到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度的文化和道德。”

陪审员作出裁决如下：“审理结果，宣告无罪。”

载于 1871 年 7 月 29 日
《人民意志报》第 30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意志报》

关于将《自由》报编辑 弗·罗伊舍驱逐出奥匈帝国的命令

1871年8月

命令的原文……写道：判决书。7月17日审理半月刊《自由》一案时，你明确地宣称是社会民主党人，捍卫这一思潮的基本原则，同意巴黎公社的观点，并与国际工人协会保持联系。鉴于你的政治的和党的立场以及文学活动，现宣布，……为保卫社会秩序及安全，你不得继续在本地居留。你务必于八天内离开帝国议会管辖下的各王国和地区，并且永远禁止入境。如果你企图重返上述各王国和地区之一，则在捕获时将根据第323节予以惩处……

载于1871年8月12日
《人民意志报》第3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意志报》

《人民意志报》论德国军队 在镇压巴黎公社中所起的作用

1871年8月26日

……只有在德国军队的帮助下才可能把公社镇压下去。从列奥·弗兰克尔公布的报道中可以看出，德国军队应允执行宪兵的可耻职能。

载于1871年8月26日
《人民意志报》第3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意志报》

《人民意志报》论巴黎公社对欧洲 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所起的影响

1871年9月16日

……社会主义运动在全欧洲正在取得空前的胜利。看一看英国吧，在那里，共和精神正日益得到广泛的传播，在那里，首席大臣³¹²（格莱斯頓）就社会问题向工人发表演说，在那里，在罢工时德国工人与英国工人团结一致而不是互相排斥。或者看一看德国、比利时、小小的丹麦吧，——在那里，社会主义者创办了新的党的机关报^①，——再看一看意大利吧，在那里，年迈的加里波第本人也站到国际的旗帜下面来了。几年前谁也没有料到，就在今天，欧洲所有的报刊都会极详细地讨论起社会问题来，谁也没有料到，欧洲各国的国务活动家和公爵们会一次次地举行会见，商议对付工人运动的措施。但从今年3月份起可以预见到这种发展了。正如同我们一秒钟也没有怀疑过法兰西共和国会继续存在下去一样，我们在巴黎社会主义者失败后不久就预言过会有今天所发生的一切。

载于1871年9月16日
《人民意志报》第3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意志报》

对安·肖伊的审判

1871年9月20日

维也纳陪审法庭审理巴黎公社案件

本月20日陪审法庭审理安得列阿斯·肖伊一案……

① 《社会主义者报》在1871年6月开始出版。——编者注

现将检察官起诉书的结论引述如下：

在保人担保下出版的周报《人民意志报》，在 1871 年 6 月 3 日的第 22 号上刊登了两篇醒目的、框以志哀黑边的文章：

《巴黎社会主义者的失败》和《法国的社会革命》。

第一篇文章的通篇内容都是对为法律所谴责的行为的辩护、赞赏和颂扬，由于从这种观点出发，巴黎被围者的斗争及其一切残酷暴行就都被描写成是当然符合法律的普遍要求的行为……

第二篇文章也是如此。

这一切都是对一般的革命，特别是对巴黎的斗争的辩护、赞赏和颂扬。在文化和文明占统治地位、法权概念起作用的一切地方，那种以巴黎斗争的形式和规模进行的、并怀有相同目的的斗争，都属法律禁止的行为。号召继续进行这一斗争，按照国家法令第 313 305 节构成犯罪事实。此外，还应指出：报纸的版面安排，对两篇文章所加的志哀黑框，证明其对上述……行为是完全赞同的。

安得列阿斯·肖伊声明，第一篇文章他虽审阅过，但不愿指出其作者是谁，第二篇文章是他本人写的。被告引用陪审法庭前一次审讯时他自己的发言，对国家检察院判断相互斗争的各派的哪些行为应视为不法行为的这种权利和能力提出异议。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胜利的一方总是以自己的原则为尺度来评论失败的敌人的。其次，现在所讨论的事件并不是在奥地利发生的。被告援引下列判例说：英国法官鉴于巴黎斗争的政治性质，已宣告法律上不许可引渡在英国的公社参加者。这些人恰好不能看作是刑事犯。照被告的话说……被列为罪证的那段引文摘自帝国大学教授罗·冯·施泰因^①的著作。这两篇文章都丝毫没有赞扬任何违法行为。陪审员们裁决时应当依据被指控的文章本身，而不是以没

^① 见本书 301 页。——编者注

有表达出来的思想为依据……

庭长:你是否把巴黎的战士描述成英雄,而把凡尔赛的军队说成刽子手?

被告:当然,前者为自己的信念而斗争。凡尔赛集团的军队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庭长:这个集团就是指大家承认的政府吗?

被告:目前它确实是统治者,但是也立即就出现了反对派。对凡尔赛政府的产生,巴黎人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但当它出卖了国家,并想扼杀共和政体时,巴黎就抛弃了它。

庭长:你所说的巴黎人民,大概只是指社会主义者,他们都属于工人阶层。

被告:公社内有各阶层的人,既有无产阶级的人,也有有产阶级的人,这是事实。

庭长:现在不是谈这些人,而是谈那些跑上街头,鼓动杀人放火的人。

被告:从来没有鼓动过杀人和放火;只是到了最后没有其他办法时,才作为自己的极端办法加以采用的。 314

庭长:你不是还赞扬了革命吗?

被告:这一点我至今还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历次革命都使各国人民获得巨大的成就。

庭长:在第二篇文章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吗?

被告:文章中有告法国资产阶级的话。叫它不要高兴得太早;让它知道,它应当向劳动人民作出让步,应当改变当前的制度。

庭长:这里指的是什么样的制度?

被告:财产的不合理分配。

庭长:你指的是什么?

被告:每个人应当享有自己劳动的果实。少数人对群众的剥

削应当终止，欺骗、掠夺和舞弊应当消灭。

庭长：这里你说的是一无所有，而且也没有东西可以丧失的那个阶级吗？

被告：不言而喻，这个阶级是资产阶级自己造成的，并且（正因为它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它同这个资产阶级进行着斗争以保证自己的生存。其他报纸上的文章也证明，在法兰西存在着这种制度，那些文章说的正是：现在法国政府的做法会导致新的灾难。我毫不明白，政府当局怎么竟想要我对历史事实确定不移的逻辑负责。

检察官接着发言……

庭长：被告还要说些什么为自己辩护？

被告：检察官先生说，公民们的个人财产没有得到不受巴黎公社暴力掠夺的保障。他同时还企图证明，公社的唯一目的就是掠夺有产者。然而，我肯定，并能证明，还没有一个政府能象屡遭诽谤的巴黎公社那样关心本国公民的财产，还没有一个政府能象屡遭诽谤的巴黎公社一样要根除盗窃行为。我只要举五月法令作为实例，该法令的精神可用一句话表示：《处死窃贼！》¹⁰⁶显然，公社并不是按照这条声名狼藉的阶级格言的字面意义来行动的，它不仅绞死小偷，而且也针对现在各处都逍遥法外的大盗进行打击。正就是这一措施使公社遭到联合起来的欧洲强盗们的本能的仇恨。公社不会只满足于砍掉分孽，而让莠草的主茎有可能更加繁茂地生长；它会很好地将罪恶连根铲除，并且消灭特权，从而使私有财产受人尊重！此外，我还必须提到，在德国和其他国家举行过公开的声势浩大的声援游行，当着政府官员的面表达对公社的同情，更不用说报刊上的声援了，而当局对此并不干涉。然而奥地利的检察院却想充当全欧洲法官的角色……

庭长对陪审员简略重述审案过程之后……向他们提出了以下

两个问题：

1. 被告刊登《巴黎社会主义者的失败》一文，有否助长对被法律禁止的行为的赞扬和辩护？

2. 被告在《法国的社会革命》一文中，有否对被法律禁止的行为加以颂扬并企图为之辩护？

陪审员对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因此，安得列阿斯·肯伊被宣告无罪……

载于 1871 年 9 月 23 日
《人民意志报》第 38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意志报》

《人民意志报》关于纪念 巴黎公社一周年的报道

1872 年 3 月 23 日

……北美、英国、比利时、荷兰、瑞士及非奥地利属德意志的许多大城市隆重纪念巴黎 1871 年三月革命一周年。将近四千人在柏林手工业工人联合会大厅里举行集会，纪念 1848 年三月十八日和 1871 年巴黎无产阶级起义。会上指出必须搞好当地的联系，才有可能与其他国家的工人建立紧密联系；这一点必须实现，因为各国工人是兄弟。工人们从会场出发前往弗里德里希林苑，去给 1848 年 3 月 18 日牺牲的烈士扫墓。生长在坟地上的一棵树简直被 316
鲜花盖满了。一位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在树梢上挂起红旗。从人群中走出一个男子，他建议在场的人跪在墓前宣誓：“我们宣誓永远为自由事业及工人权利而斗争。”大家都跪了下来，脱帽宣誓。接着还唱了几首歌，然后离开了墓地。总的说来，纪念日留下了很

深的印象。

载于 1872 年 3 月 23 日
《人民意志报》第 12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意志报》

列·弗兰克尔致卡·法尔卡什的信(摘录)

1872 年 8 月

……九月四日革命和革命过程中产生的临时政府也向以前未看到这一点的那些人表明，甚至最靠近工人的政党也只是把工人当作夺取政权的阶梯来利用，而取得政权后就朝他们挥舞鞭子。在未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得立法权以前，政治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虽然在我们完全夺得国家管理权之前，立法权不会有任何价值。这一点今天已不会有什么疑问了。三月十八日革命表明，无产阶级能够完成这一任务……

载于 1907 年 3 月 1 日
《人民言论报》

原文是匈牙利文
俄文译自阿拉尼西·马格达
《列·弗兰克尔》1952 年布
达佩斯版

《巴黎公社》一文(摘录)

1874 年 4 月 5 日

……(3 月 18 日)巴黎工人将砸碎的锁链掷在自己的奴役者脚下，高举红旗，拿起武器去夺取胜利，否则宁肯为自由、平等和博爱思想而献出生命。从那时起，到今天已经三年了。

那些最残酷无情地对待日益觉醒的无产阶级的现代社会代表

人物曾经犯下种种罪行。当他们面前出现了能对他们进行报复的幽灵时，他们吓得惊惶失措。看到这一点，我们感到很高兴……公社战士们为着自己的事业而英勇奋战，就象古代以勒奥尼达斯为首的三百名斯巴达青年战斗在温泉关一样。公社战士比我们时代的任何战士都更高尚，因为他们是为自己的神圣权利而斗争，并且知道为什么而斗争。 317

三年过去了。在此期间，当时为了“秩序”“拯救了社会”的那些强盗们嗜血无厌。凡是被怀疑为与公社战士们有联系或者同情他们的人，都受到迫害，被投入牢狱，或者根据战地法庭的判决而被枪毙。

但是尽管法国资产阶级陶醉于不幸的无产阶级所流的鲜血之中——即使在今天，它还害怕发生新的革命。它对一切自由言论进行系统的但又怯懦的镇压就是这一点的明证……

让凡尔赛的社会拯救者们发抖吧！让他们的同盟者战慄吧！公社必将复活！……

世世代代受奴役的无产阶级最后定将获得胜利！

载于 1874 年 4 月 5 日
《工人周刊》

原文是匈牙利文
俄文译自《工人周刊》

《哨兵报》每周述评(摘录)

1871年3月25日

……巴黎推翻了军事独裁并摆脱了老梯也尔的冒牌共和政府加在它身上的桎梏；如果说法兰西仍然是一个共和国，那末其中最大的功劳属于巴黎工人的政治警惕性。

共和社会主义者完全有意识地不把自己的枪支大炮交给保皇派总司令，因为他们担心会发生政变，从而导致共和国的毁灭以及波旁王朝和奥尔良王朝政权的复辟。他们不受这个伪善者花言巧语的欺骗，他们是完全正确的。

星期六(18日)深夜(完全同二十三年前在柏林一样)军队对蒙马特尔区进行了武装袭击，结果他们夺取了国民自卫军一再拒绝交出的大炮。

于是响起了警报，警报声响彻大街小巷，国民自卫军官兵立刻奔向各自的集合地点。伯利维尔几个营开向监狱，释放了夜间被捕的人。行军时他们枪托向上，倒持着枪，表示不希望武装冲突。常备军士兵正确领会这一表示，开始向国民自卫军战士表示友好，同他们拥抱接吻。

然后工人营倒持着枪，从四面八方涌向蒙马特尔，呼喊着重：

“共和国万岁！”

军队拒绝向自己的兄弟们开战；因此军事当局认为最好还是 319
放弃巴黎；现在坚决的共和主义者成了这座城市的主人。

如果你读资产阶级报纸，你就不可能理解正在发生的事件；这

些卖身投靠的报纸声嘶力竭地叫嚣，使人觉得，仿佛共和社会主义者要把巴黎变成一片瓦砾场，要架起蒸汽断头机处决有产者，要瓜分全部财产，而且谁也不知道此外还会有些什么名堂。有些报纸力图使人们不信任巴黎共和主义者，说什么他们破坏停战条款，而许多胆小鬼则暗暗地希望德国军队会教训受上帝咒诅的巴黎的社会共和主义者。

但是，这些社会共和主义者究竟做了些什么，又想做什么呢？

首先，他们想要保存共和国，因此他们把梯也尔任命的保皇派将军们撵走了。

第二，他们想要保留自己的武器，这是共和主义者所应当做的。

第三，他们不希望在巴黎有任何常备军。

第四，他们要自己选举自己的公社委员会，以及

第五，他们要自己选举国民自卫军的军官。

同时，巴黎的社会共和主义者明确声明他们将履行停战条款。在任何一点上他们都没有提出轻率狂妄的或者不能达到的要求，因此他们完全立足于法律的基础之上，这就保证了他们取得胜利。

总之，巴黎的社会共和主义者要保卫法兰西共和国，粉碎波旁王朝和奥尔良王朝复辟君主制的企图。

关于巴黎悲剧性事件的种种传闻，大致归结到一点，那就是：两名将军被枪毙了。而就是这一点正被大肆渲染，加以利用。正是那些在战争时期登载引人入胜的文章描写“出色的骑兵战斗”的报纸，现在由于这两个保皇派将军被枪毙而大发雷霆；假如被枪毙的是布朗基、弗路朗斯、皮阿和他们的同志们，这些报纸就会用最冷漠的态度加以报道了。

由国民自卫军二百多个营的代表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中

我们国际工人协会的战友,其中有阿西(因克利索罢工而闻名¹⁰⁷)和装订工瓦尔兰。

巴黎的公社选举定于3月22日星期三举行。

梯也尔政府已经开始谈判。在巴黎自然秩序井然,因为革命者总是维护最良好的秩序的。320
一系列游行队伍沿着林荫大道前进,呼着口号:

“人类团结万岁!”

“秩序万岁!”

我们的巴黎兄弟们就这样在全世界的前列高举着伟大的人道主义的旗帜。光荣属于他们!他们确实走在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前列,这种发展称为文明。

载于1871年3月25日
《哨兵报》第1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哨兵报》

《先驱》杂志论目前形势

1871年3月

……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目前公社的意义在于:由于地方分权、防御力量的增强和进攻力量的减弱,公社正在消除大国欲和民族主义的危害性;自由得到更广阔的领域和更可靠的保证;城市知识分子再也不会再在投票箱旁受到听命于神甫和蛊惑家的乡村居民的挤压,而相反,乡村居民会正确地理解义务并得到合理的教育。无论如何,在这样的国家组织之下,积极起作用的因素,一定会促使建立适应各种现代关系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制度——以及在这种制度下取得的经验——只可能对全世界有益。

但是公社的航船暂时还充斥着中世纪的和现代的填充物,为

了抢救货物，目前的运动将不得不把这些填舱物连同圣水盘和十字架、律师的无边帽和雅各宾党人的尖顶帽一起掷到海里去。

普鲁士德意志大国主义的政治家们，对于公社和联邦运动也许根本不会不抱同情的态度，因为由此而引起的法国军事进攻力量的减弱，正符合德意志士兵国家的傲慢自恃精神的需要。但是德意志皇帝的才智，同德皇的一切一样，只顾到今天，而正是今天，
321 它看不到俾斯麦鼻子以外的任何东西，因此它不懂得好的榜样是会传染的，它也不曾想到，规模不大的公社运动包含着伟大的世界性运动的萌芽，这世界性运动正在为大德意志帝国和旧时代一切落后的东西挖掘一座巨大的坟墓……

我们的时代正向着世界历史中最重要时期前进，从垂死的、衰老的生活转向青春洋溢、生机盎然的生活。

公社——为人们和各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而斗争的先锋战士——万岁！

载于 1871 年 3 月《先驱》杂志
第 3 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先驱》杂志

《哨兵报》每周述评（摘录）

1871 年 4 月 8 日

……我们再次重申：目前在巴黎斗争的人们是我们的兄弟，他们的事业就是我们的事业，他们的正当行动完全值得我们尊敬……

载于 1871 年 4 月 8 日
《哨兵报》第 1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哨兵报》

日内瓦工人大会

1871年4月8日

……4月8日此间召开的工人大会的目的，不是要在本地工人中促使产生“完全合法的民族潮流”，而是要把他们吸引到国际工人团体中来。所有讲德语的工人都被邀请出席大会。尽管是复活节前的星期六（绝对不宜举行集会的日子），但于尼凯堂的大厅几乎是座无虚席……

许多演讲人从各种不同的立场谈到工人联合的必要性。当然也分析了目前形势。关于巴黎人的行动的报告，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许，并在大会结束前根据一位演讲人的建议，在热烈的掌声中一致通过决议：向巴黎公社中我们党的同志发信表示声援。一位法国的党的同志（用法语发言）和一位俄国人（公民吳亭）的发言也博得热烈的掌声。大会直至深夜才结束。如果说大会的目的 322 是向操德语的工人们说明他们的处境，证明工人阶级团结的必要性并启发他们参加国际，那末这一目的已经达到。我们多么希望人们也能象我们一样行动起来，使我们能在不很遥远的将来，不仅能够向我们的战斗中的同志发信鼓励，而且能够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决定权，实现我们的夙愿——使工人阶级从压迫下解放出来。

载于 1871 年 4 月 29 日
《哨兵报》第 18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哨兵报》

日内瓦德国工人和瑞士籍德国工人 给我们的同志——巴黎公社 战士们的致敬信

(1871年4月8日在于尼凯堂

全体大会上一致通过)

同志们,工人兄弟们:

我们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注视着你们3月18日以来的活动。

正是你们,在那值得纪念的一天开始了坚决、顽强和英勇的斗争,反对盘踞在凡尔赛的保皇派匪帮。这个匪帮毫无理由地企图借口9月4日的革命来证明他们有权执政,以求用共和国的名义扼杀共和国及其奠基者和捍卫者。

现在,9月4日开创的事业,这个由于一些不利条件和错误曾一度几乎为人民的叛徒所篡夺的事业,又重新牢固地掌握在你们手中了;如果你们的斗争方法能与你们的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相匹配,那末你们一定能光荣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你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正在进行的斗争,是为了普遍的自由而反对一伙窃据国家领导地位的暴徒,为了人人平等而反对少数人的统治,为了科学而反对愚昧和迷信,为了争取劳动果实而反对资本主义的掠夺制度,为了友爱和平而反对各国人民之间的敌对和战争,总之,为了人类的发展和福利而反对民族——政治方面和社会——经济方面的阶级的和种族的制度。你们的斗争也是我们的斗争。这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

但是我们知道,仅仅用言词来表达我们最热忱的同情和赞许,
323 不管他们是如何动听,也无助于你们的战斗需要;因此我们请你们相信,我们将尽一切力量,尽快地……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的

支持。

· 哪里有劳动,哪里就是我们的祖国;哪里有被压迫的人们在等待解放,哪里就是我们斗争的舞台。

巴黎的兄弟们!即使你们竭尽全力,流血牺牲,但在敌人的优势力量、谎言和背信弃义行为的重压之下还是不能避免覆灭的命运,那末纵然是这样,你们的行动仍将成为掀起一次波澜壮阔的普遍革命的斗争的开端,这次革命肩负着开创社会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尽管会有种种错误和过失,它是不能扑灭的,而且尽管它可能遭到一切暂时失败,它将一次又一次兴起,直到它站定脚跟,千秋万代,岿然屹立。

巴黎公社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红色共和国万岁!

受大会委托:

约·菲·贝克尔

利希滕贝格

路易·魏斯

弗·劳

肖伊

威·韦尔茨内耳

艾·格·耶里希

斯·坎能贝尔格

艾·迈耶尔

布鲁诺·古茨曼

弗拉陀·廖提奇

卡尔·巴鲁特陶

伯恩哈特·克尼希

普罗布斯特

艾·扎特勒尔

勃·霍费雷尔

伊·齐格勒

阿·威美尔曼

1871年4月8日于日内瓦

载于1871年4月《先驱》杂志
第4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先驱》杂志

日内瓦工人大会致巴黎工人的宣言

1871年4月15日

工人们，我们的兄弟们！

在耶稣会教徒和特权匪帮的反动势力强加给你们的惊心动魄的斗争面前，在反动派通过它豢养的报刊的秽口对你们散布的恶毒诽谤面前，一切工人组织的义务是大声疾呼，重申兄弟般的团结，这种团结无视任何国界，将我们全体一无例外地联系在一起。反动派的这种诽谤以及把工人称作“面目可憎”的强盗从而横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侮辱，我们认为也是对我们的诽谤和侮辱，而且我们全体都能担保你们的事业是崇高的，因为你们的事业也是我们的事业。

我们把三月十八日公社革命作为工人阶级进入政治生活的事件来欢迎，并把它看作社会改组时代的开端。你们的名字虽然是保皇的万第的蠢材们所不知道的，但对我们来说则是亲切的，因为你们对我们共同事业的忠诚是众所周知和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共和国宣告成立时你们所宣布的原则，也就是国际协会在历次全协会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确实的保证，即保证巴黎在现时代领导创建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对所有人，而不是仅对极少数特权者，是真正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制度。因此，那些以为仿佛可以把你们正在完成的事业淹杀在你们的血泊之中的人，尤其令人感到可恶。

巴黎的兄弟姐妹们，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你们的事业不会灭亡，因为这是全世界工人解放的事业。而我们也决不背弃自己的义务，我们将时时处处矢志不渝，时时处处斗争不止，而在这一斗

爭中你们是站在最前列的战士。

在我们的国际团结面前，在由你们开始的伟大战斗面前，反动的万第将为每一项你们所承受的牺牲付出高昂的代价，而在任何时候，工人的手决不会伸向我们的共同压迫者沾满鲜血的手以示和解。我们的压迫者不愿意理解，他们正在进行对他们来说是毫无前途的战争，如果他们想把法兰西变成一个巨大的坟场，那末他们将不得不长期操劳，因为活着的人将从世界各地汇集拢来，要求他们对屠杀负责。

巴黎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在各国工人中间唤起的巨大热忱和热烈同情，事实上向你们证明，你们的努力不是徒劳的。明天，外省将切齿痛恨而奋起反对反动的保皇派，这些反动派将用自己的“业绩”把我们大家以共同的仇恨联系在一起。外省正在慢慢地摆脱大大小小的刽子手，这些刽子手在里昂、圣太田和土鲁斯束缚着人们的手脚，并且轰击着马赛、波尔多和其他一些城市。外省将重新焕发出革命激情，因为它懂得，在巴黎城下现在正决定着全世界工人的命运，同样也决定着它的命运。 325

国际社会革命的先驱们，请接受我们向你们表达的兄弟般的谢意和真诚而坚定的工人的誓言：尽管我们关山遥隔，我们全体一致与你们站在一起，我们将努力奋斗，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我们决不让反动派庆祝胜利。

巴黎公社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以大会的名义：

康多、谢纳兹、德博尔恩、杜普累、德奥多·杜瓦尔、加朗、格塔、吉约梅、耶里希、隆尚、马尼安、勃朗、莫热内、马格里塔兹、约·菲·贝克尔、尼·吴亭、佩利西埃、昂·培列、佩勒努、罗沙、罗尔、比·罗塞蒂、让·施泰内尔、特鲁索夫、维阿尔歇、西塔热纳尔、玛丽·卢韦尔、培列、

玛·珀蒂皮埃尔、扎特勒尔、玛·申德勒、维图

以传单形式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传单译的

《哨兵报》每周述评（摘录）

1871年4月15日

……唯独一个党不知道畏惧，也不仇视他人；不蔑视他人，也不应受人蔑视；唯独一个党是真正革命的，并高举着文化进步的旗帜。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党，社会主义的党。

今天，这个党比二十年前更加强大，反动势力已不能单独对付它，因而不得不向德国反动派求援，这就是人道主义思想取得胜利的不容争辩的明证……

载于 1871 年 4 月 15 日
《哨兵报》第 1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哨兵报》

826

《哨兵报》关于德国工人 声援巴黎公社的报道

1871年4月22日

……莱比锡、德勒斯顿、爱北斐特及其他地方的工人大会声明与巴黎工人团结一致……

载于 1871 年 4 月 22 日
《哨兵报》第 1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哨兵报》

《哨兵报》关于巴黎公社的阶级成分

1871年4月29日

巴黎政府的大多数成员是工人：瓦尔兰是装订工，潘迪是细木工，阿穆鲁是制帽工，泰斯是雕版工，德雷尔是制鞋工……

总之，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人政府。它的成员所得的薪金大致等于他们的工资，即每周二十五法郎……

载于1871年4月29日

《哨兵报》第1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哨兵报》

《哨兵报》关于伦敦的群众大会的报道

1871年4月29日

伦敦举行了群众大会。据布鲁塞尔《自由报》消息，约有三至四万人参加了大会并表达了与巴黎公社团结一致的感情^①。

载于1871年4月29日

《哨兵报》第1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哨兵报》

《先驱》杂志论巴黎被遗弃 工厂的国有化

1871年4月

……巴黎作出社会民主主义的榜样，经过一个月的斗争之后

① 见本书第196—198页。——编者注

还英勇地屹立着；而且即使失败了，巴黎所取得的宝贵经验仍将成
327 为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财富。下面所引的法令可以证实这一点^①。

载于 1871 年 4 月《先驱》杂志
第 4 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先驱》杂志

《先驱》杂志《论目前形势》专栏（摘录）

1871 年 4 月

……公社运动就其实质而言，与其说是一场立新的运动，不如说是一场破旧的运动；它的使命是：“消灭传统的国家组织形式并摧毁陈旧的宪法精神和国家概念，从而创建一种仅为暂时的、与其他形式不同的发展形式的典范”。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革命仅仅得到最原始的体现，而政治上的联邦原则，主要的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用来消灭旧的国家制度，并为国际社会主义联邦和经济集中化取得更宽广的领域和更可靠的地位。

……不应忘记，今天历史正以迅速的步伐前进，在十年中所完成的事比过去一百年中所完成的事还要多。况且在革命过程的未来发展，任何一种国家组织形式，只会存在不长的时间，因此可以不必担心，如果公社获胜的话，在公社扎根的土壤上，政治上的狭隘观念和小国固有的管理上的徇私舞弊现象，将会发展起来。今天谁要透过传统的世界观的三棱镜来观察事件，谁就不能从整体上识别当代整个运动的深刻原因和潜在动力，而且即使他有最锐利的目光，他也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载于 1871 年 4 月《先驱》杂志
第 4 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先驱》杂志

^① 公社法令的全文见本书第 134—135 页。——编者注

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第三次 代表大会告巴黎公社书

1871年5月17日

罗曼语区联合会本届代表大会在结束会议前，不可能不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你们，巴黎的兄弟们，大会声明赞同你们正在实现的政治和社会改组的宏伟事业。

国际的拥护者第一次取得我们协会的政治原则的胜利，即建立各国的全国性联合会的原则，这些联合会不顾人为的国界，彼此团结并依靠公社作为其基础。³²⁸

建立劳动代表机关的国际思想，也是第一次通过你们——我们的兄弟们，得到忠实的体现，因为你们负有巴黎人民所委托的使命：管理伟大的、重新获得自治权的公社的各项事务。

现在巴黎受到凡尔赛朱安兵的封锁，因而正是我们，有责任捍卫你们，并向受蒙蔽的各国人民阐明为了实现劳动阶级经济上的夙愿而进行的三月十八日革命的真正意义。正是我们，应当在一切存在人类理智的地方解释：在不可调和的两方——社会革命和保皇反动派之间再也没有中间立场了。

在这两派之间的酷烈斗争中，外省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义务，也没有领会到自己的利益，对此我们不能不深表遗憾。外省不懂得，它的命运是与巴黎公社的命运紧密相联的，因为如果巴黎陷落，各种共和制自由也将随同消失，并且在举世闻名的城市里，在余火未烬的废墟上，将重新建立起“秩序”——这就是血腥的迫害，流放共和派人去服苦役，每当工人要求享有劳动权时便对他们进行屠杀。

但是让反动派知道吧，我们庄严宣布在今后一定也要完成我

们肩负的任务——提高人民的斗志，使他们起来反对凡尔赛反动派，并不顾波拿巴的宪兵与他的佣仆梯也尔、法夫尔和皮卡尔的阻碍，同巴黎的战士们携起手来。

各国劳动者担负起来的这一义务应当向反动派证明，反动派是不能战胜公社的。

尽管反动派迄今阻碍了你们实现公社进行的一切政治和社会改组；尽管反动派迫使你们目前不得不对叛变和收买的阴谋勾当进行镇压，迫使你们把全力用于同扼杀共和国的凶手进行无情的斗争；尽管反动派正在这样阻挠新的社会生活的和平发展——但是公社仍然是唯一的联邦形式，这种形式一旦在全法国普遍采用，就能够为大家保证独立、福利和平等。只有公社才能建立真正的民族统一，即人民在其一切利益协调一致的基础上的统一。

329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宣告：公社的原则已经在旧制度的废墟上确立起来了，而且它的最后巩固已无需久待，因为它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劳动人民努力奋斗的目标。

而由于劳动人民已通过象国际这样广泛的组织联合起来，他们的事业的胜利就有了保证。

巴黎兄弟们，请接受我们热烈的祝愿，祝你们很快取得胜利，并请相信，全世界的国际会员将支持我们，宣告国际将赡养巴黎公社保卫者的孤儿和寡妻。

巴黎公社万岁！国际协会万岁！

让·施泰内尔，代表大会主席，雕版工人支部代表，日内瓦

玛丽亚·申德勒，中央(女工)支部代表，日内瓦

乌利斯·杜布瓦，绍德封中央支部主席及代表，纽沙特尔州

雅盖，粗木工和细木工支部代表，绍德封

托姆贝，制锁工人支部代表，绍德封

卡拉姆, 弹簧工人支部代表, 绍德封
勒巴兹, 斐维中央支部代表, 窝州
马尔兰, 蒙特玻璃工人支部代表, 瓦勒州
雅克·拉普拉斯, 卡鲁日中央支部代表
佩勒努, 州委员会书记及雕版工人支部代表, 日内瓦
马丁, 首饰工人支部主席及代表, 日内瓦
格莱纳, 制箱工人支部代表, 日内瓦
雅·拉普拉斯, 雕刻工人支部代表, 日内瓦
弗雷帕兹, 凿石工人和砌石工人支部代表, 日内瓦
安贝尔, 制革工人和鞣革工人支部代表, 日内瓦
罗曼, 制鞋工人支部代表, 日内瓦
安·阿尔丹, 马车制造工人支部代表, 日内瓦
达旺德尔, 制瓦工人支部代表, 日内瓦
德克雷特, 制乐器匣技工支部代表, 日内瓦
康多-弗朗基, 弹簧工人支部代表, 日内瓦
布拉西乌斯, 抹灰-油漆工人支部主席及代表, 日内瓦
比·罗塞蒂, 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白铁工人支部代表, 日内瓦
泰利埃, 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细木工支部代表, 日内瓦
德·杜瓦尔, 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细木工支部代表, 日内瓦
昂利·培列, 联合会委员会总书记, 中央支部代表, 日内瓦
尼·吴亭, 《平等报》编辑, 中央支部代表, 日内瓦

330

代表大会秘书

奥弗尔, 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印刷工人支部代表, 日内瓦
让·贝尔纳, 首饰工人支部代表, 日内瓦
(请在民主主义的报刊上转载并传播)

以传单形式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传单译的

国际工人联合会大会通知

1871年5月21日

兹定于5月21日星期日上午十时在《绿亭》召开大会

1. 在解决当前的立法问题时实现工人们的要求。
2. 巴黎公社革命及其意义。

欢迎大家参加，也欢迎其他工人联合组织的成员参加。

载于1871年5月20日
《哨兵报》第2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哨兵报》

《哨兵报》的文章《反动派的胜利》

1871年5月27日

在巴黎，世界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场战斗结束了。自从俾斯麦先生和法夫尔先生在签订和约时谈妥在平定巴黎后三十天偿付首批五亿赔款以后，欧洲的反动派就决定齐心协力砍掉欧洲革命的头颅。

331 这样，驻扎在巴黎西北面的普鲁士军队必须佯作调动，以迷惑巴黎人并把他们置于凡尔赛分子的打击之下，凡尔赛分子随即从南面和西南面攻入了巴黎。

巴黎的大部分地区，包括蒙马特尔，已在凡尔赛军队手中，在市区的其余地方还在继续着殊死的斗争。世界首都烈火飞腾，整个整个街区不时因一阵阵最最可怕的爆炸而倾塌。腐朽的旧社会依靠这些破坏手段而保持住自己的阵地，然后就把一切归罪于革命。现在，当革命被堵住嘴而只有反动派说话的时候，这些事件未

必能真相大白。

现今的革命形式——公社——象一个真正的殉道者，正濒临死亡，但是革命的思想是扼杀不了的。甚至巴黎公社的尸躯也会使黑暗势力胆颤心惊。革命精神是不死的，它拍动着双翼向狂怒的暴君们挑战。

如果今天在社会共和主义者的尸体堆积如山、废墟上余烟未散的巴黎，野兽一样的军队在欢庆胜利，而宪兵、神甫和荡妇重又得意洋洋地进入城市，以便在腐朽的旧社会里分占他们的一席之地，——那末，这只不过意味着压迫、正义沦丧和道德败坏的现象又一次获得短暂的缓刑，而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只是未来所孕育着的一场场暴风骤雨的前奏，这一场场暴风骤雨将把欧洲的僧侣主义、君主主义和诈骗勾当的毒雾荡涤干净。

革命思想永存不朽！

载于 1871 年 5 月 27 日
《哨兵报》第 22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哨兵报》

《先驱》杂志论公社的覆灭

1871 年 5 月

公社死了——公社万岁！公社即将复活，而且比以前更强大，更富有创造力。社会主义革命按其本质来说，不能不在每次失败后以更强大的力量复活……

社会政治革命的深刻原因，在于现代生产方式的与日俱增的不公正性，以及由这种生产方式决定的消费方式的不可避免地同样与日俱增的不公正性；由此而同样不可避免地发展着两种成分，它们以确定不移的切身利益为基础，互相敌对，日益尖锐地互相对

332 立,这两种成分,一种以资产阶级为代表,一种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由于自己的本性而一定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今天,任何中间党派和一切军阀警察国家的根源,都在于这种阶级对抗并从中汲取他们的力量,而且由于阶级对抗才能存在。因此,不管生产停滞或是繁荣,不管是战争或是和平,不管革命成功或是“秩序”获胜,由于社会经济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确定不移的作用,无产阶级以合乎逻辑的规律性在人数和力量上将越来越强大,将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要求的合理性,更加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目的和达到目的的手段……

上面已经谈到,公社所实现的革命只不过是普遍的社会革命中的一起事件,这种普遍的社会革命早已在现代环境的土壤上成熟并包含着政治因素;而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一切社会民主主义者都肩负着一项神圣的义务——团结一致,支持每一次旨在建立社会主义的和政治上自由的体制的武装起义。巴黎的三月革命虽然遭到失败,但仍然应当得到我们最热烈的同情!它头戴着最美丽的永不凋谢的花冠——为事业殉身的花冠。

公社死了——公社万岁!

载于 1871 年 5 月《先驱》杂志
第 5 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先驱》杂志

日内瓦工人大会致瑞士联邦 委员会的呼吁书

1871 年 5 月 29 日

……由于敌人的优势力量和背信弃义的行为而遭受失败的公社拥护者,甚至在本国的国境之外也象普通罪犯一样受到追缉,而

且借口司法的要求，必须被引渡给渴望报复的迫害者。

这种卑鄙的意图使日内瓦工人义愤填膺，他们立即召开了人民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三千余人。与会者团结一致的精神，从下列文件中可以得到证明：

致瑞士联邦委员会的信

鉴于法国发生的悲剧性事件，即：

1. 内战的悲惨结局自然而然地逼使不幸的失败者把目光转向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好客之邦；

333

2. 各君主制政府（比利时和西班牙）认为可以把政治流亡者当作普通罪犯看待并践踏普遍接受的、在类似情况下一贯应用的中立法；

3. 比利时政府竟认为可以侮辱瑞士人民的共和主义信念，要求瑞士人民的最高权力机构拒绝给予神圣的避难权并放弃好客的风尚；

考虑到：

1. 避难权和好客的传统一贯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主要原则之一；

2. 这一权利是我国独立的标志，我国中立的基础和我们民族尊严的表现；

3. 这一权利是我们的祖先用鲜血换来的，我们的祖国几百年来一贯接纳受迫害的人，不问其思想方式和所属党派，而且从来不支持胜利者对失败者的迫害；

4. 在困难得多的情况下，例如在 1838 年，瑞士举国上下宁肯冒战争的风险，也不愿卑躬屈膝接受法国政府的要求；

5. 1848 年 6 月和 1851 年 12 月，在类似目前的事件中，瑞士以“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作为座右铭而强大有力，不顾出于仇恨和报复的种种尝试，仍然坚毅果断，毫不动摇，重申自己的共和

和人道的原则¹⁰⁸；

6. 由于给整整一个法国军团提供可靠的庇护，瑞士在全欧洲面前如此庄严地、又如此人道地显示了在任何情况下保持自己的中立的决心，因为中立是与避难权紧密相连的¹⁰⁹；

7. 当失败者面临着可怕的灾难——死亡和流放的威胁的时候，任何人要争论在这场革命中正义在哪一方，那既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

我们日内瓦人民大会声明：

1. 作为自由国家的公民，我们要求联邦委员会：由于最近事件而从法国来到这里的流亡者应当作为政治斗争的受害者予以接
384 纳，应当款待他们并给予他们全部避难的权利，不许侵犯这些权利并排除拒绝避难的可能性，因为拒绝避难将是对我们共和国的独立的致命打击；

2. 深信瑞士最高权力机构一定会履行自己对祖国的义务，并且不为任何君主制政府所吓倒，我们保证：自由的海尔维其牙^①的全体儿女一定给予最高权力机构以道义的和物质的支持，因为我们的天责是保卫我们祖先的神圣遗产并维护其纯洁性。

瑞士联邦万岁！

瑞士的好客精神万岁！

代表人民大会并受其委托：

瑞士工人政治协会主席：吉 罗

格留特利联盟主席：苏 特 尔

1871年5月29日于日内瓦

苏黎世工人大会一致支持这封信。瑞士联邦委员会已决定，

① 瑞士的古称。——译者

在未进行调查并提出他们的罪证以前,不引渡所谓的“普通”罪犯。

各国工人在专门召开的大会上公开声援巴黎公社,这是时代的可喜标志。在日内瓦这里,在表示声援方面又前进了一步。11日我们的中央支部决定对巴黎战斗受难者的孤儿组织救济。几天之内为此目的已募集到六百余法郎,另外德国钟表厂主弗兰克费尔德又捐了一百法郎。除此之外,有些家庭已表示愿意抚养任何一个这样的孤儿。毫无疑问,全市工人将仿效这个好榜样,并用事实向世界表明,人人都是兄弟,而且都意识到这一点。

载于 1871 年 5 月《先驱》杂志
第 5 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先驱》杂志

《哨兵报》论巴黎公社的覆灭

1871 年 6 月 3 日

巴黎公社存在了两个月并在城墙之内进行了九天的殊死斗争之后,被凡尔赛政府的狂热的军队在波拿巴派将军们的统率之下推翻了。来自凡尔赛的电讯把巴黎无产阶级的殊死斗争称作“世界上空前的、最令人恐怖的暴乱”。

“拯救秩序”的代价是五万人惨遭屠杀和市区的一大部分化为废墟,于是满头白发的恶棍梯也尔,在行将就木的时候,又挣得了一份荣誉——充当僧侣-保皇派-小市民-农民的凡尔赛“国民议会”反对起义的巴黎人民的野蛮政变的招牌……

……俄国的罗斯托普钦在 1812 年纵火焚烧莫斯科,这是使拿破仑第一狼狈撤退并丧失一支世界上空前庞大的军队的原因。罗斯托普钦的名字在俄国历史上深受敬重。——巴黎第一次被围

时期，“国防政府”曾经吹嘘，它将采取一切手段，只有当巴黎成为一堆瓦砾时普鲁士才能占领巴黎，这一吹嘘曾被视为英雄主义。而那个轰击过许多城市，烧毁过许多村庄，在道义上毫无必要的情况下派遣士兵去杀戮千万人的将军，现在还被称作英雄。

而当四面被围的工人在绝望中进行自卫，当老人和儿童、妇女和男子、男女青年们为了理想、为了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同被驯服、被奴化和受唆使的士兵进行英勇斗争的时候，却把他们叫做强盗、杀人犯和纵火犯。

关于巴黎的这些可怕的战斗的真相究竟如何呢？这方面的一切报道都是公社的敌人写的！甚至他们也不得不承认，相当大部分的破坏是凡尔赛军队干的，而在这方面起突出作用的是一些拿破仑的走卒。就这样，巴黎的无产者成了强盗、杀人犯和纵火犯，而另一方面的那些人却成了“社会的救星”。

强盗、杀人犯和纵火犯——历史上最大的暴君也正是这样称呼人们的，在人们要求自由的迫切愿望面前他吓得发抖，于是他下令砍掉他们不安本分的脑袋，并相信，他已经挡住了历史的车轮——这是非常陈旧的老调，然而资产阶级在“伟大的革命”中赢得解放还不到九十年，今天就已经弹起最大的暴君的老调了。

这仅仅说明一点——资产阶级象历史上最大的暴君一样，在世界历史中处于反面地位——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载于 1871 年 6 月 3 日
《哨兵报》第 2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哨兵报》

苏黎世国际工人联合会¹¹⁰ 召开大会的公告

1871年6月11日

兹定于6月11日星期日上午九时半在“绿亭”举行大会。

议程：选举监察员及其他负责人员。——巴黎公社的覆没和反动报刊对历史的伪造。

热诚邀请一切愿意参加会议的人出席。

载于1871年6月10日
《哨兵报》第2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哨兵报》

苏黎世国际工人联合会声明

1871年6月11日

保卫真理

鉴于反动报刊大规模地炮制种种謠言，企图卑鄙地污蔑巴黎公社及其殊死斗争，并鉴于全体公社战士可能或已战死，或已被俘而其中又有许多人已被杀害，因此他们自己不能驳斥反动报刊的毁谤中伤，——苏黎世国际工人联合会认为有责任在简短的声明中，根据历史事实，向那些不顾大量谎言的流传而仍然保持历史真理观和正义感的人们，描绘一幅公社的真实图景。

1. 今年3月18日的革命，是巴黎人民对国民议会明目张胆的保皇派行径所作的合乎逻辑的必然回答，因为国民议会只是为了签订和约而选举出来的，但它超越了自己的权限，认为有权解决制宪和立法问题。3月18日的革命是对波拿巴分子维努亚的军

事独裁的回答，是对奥尔良分子奥雷耳的回击；维努亚的军事独裁是力图发动政变的凡尔赛政府所建立的，奥雷耳则是被硬派到国民自卫军去当总司令的，而他上台伊始，就企图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三月十八日的革命首先是为保存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

2. 巴黎公社是完全合法的和有权威的。按照一切现有的规程选出的公社代表机关，是巴黎人民意志的表现。与之相反，国民议会及其执行机关压制性的监督和对巴黎市政的干涉是越权行为。³³⁷ 因此，凡尔赛国民议会及其机构反对巴黎公社的行动，使国民议会成为非法的了。

3. 巴黎公社无意监督法国其余部分，公社的一切法令都可证明这一点，它甚至不止一次地在正式声明中驳斥硬说它有这种意图的论调。巴黎人民希望每一个市镇都有自治权，希望看到法兰西象北美和瑞士一样成为一个联邦共和国，因此要求废除常备军——君主制中央集权的最后支柱。

4. 大金融机关的财产，同个人企业的财产一样，在公社时期并未触动。如果说公社为了使被业主遗弃的工厂继续开工而下令建立合作社，那末这仅是为了社会福利而采取的绝对必要的措施，因为使劳动力和劳动工具不要闲置不用，这是对社会有利的。逃亡业主的产权并未被取消。

5. 公社的道德影响甚至使怀有敌对情绪的记者们也不得不承认，人身和私有财产从来没有比公社统治时期更为安全。

6. 公社在自己存在的短暂时期内表明，国家怎样在不侵犯公民自己赢得的权利的情况下，为了全社会的利益而进行社会改革。当公社实行免费教育、免费供给教材并把神甫从学校中赶出去的时候，与专事空谈的“自由”资产阶级不同，公社完成了道德高尚的事业。

7. 公社以摧毁旺多姆圆柱的行动证明,它断然与民族仇恨和压迫各国人民的制度相决裂,它企求的是各国人民之间建立在自由、平等和博爱原则上的政治关系。在公社统治时期根本不存在民族仇恨的问题(所以一个德国人被巴黎工人选为公社委员)^①,而现在,当“秩序”胜利之后,这一可咒诅的争吵重又流行起来了。“反德同盟”又重新抬头,而且一整批下流记者又开始煽动对“敌人”的仇恨。难道还能有比这更有力的对“秩序”的谴责吗? 338

8. 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公社代表机关成员的职责,当然不仅是管理和关心内部安全,而且还要保卫城市,抵御凡尔赛的保皇分子-僧侣反动派。这样,巴黎公社在法律上和道义上是交战的一方,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处于防御地位——保卫自己的最神圣权利,反对凡尔赛国民议会非法的、敌视自由的压迫。

9. 按照迄今公认而实际应用的国际法,公社作为交战的一方,完全有权破坏对进攻的敌人有利而对防御有碍的建筑物。因此从战争法的观点来看,这里只可能是纵火有无必要的问题,而不是有无权利的问题。

其次,同时还应看到:

(1) 破坏的规模不象起初感到的那么大。(在斯特拉斯堡德国兄弟们用炮弹“致敬”所造成的毁坏要大得多。)

(2) 正如在已发现的法令中可明显地看到,只是为了战略目的才放火焚烧。

(3) 然而首先还必须证实,有多少建筑是按照公社的命令遭到破坏的,因为,一方面凡尔赛的汽油弹,不管怎样总是起了应有作用的,另一方面,在殊死斗争的最后几天未必还能谈得上组织严密的真正的军事领导。

^① 列·弗兰克尔。——编者注

10. 作为交战的一方，巴黎公社完全有权枪决部分拘留的人质，作为对凡尔赛分子大批屠杀俘虏的报复。然而还完全没有证实，对世界毫无用处的大主教和他的耶稣会教徒们、教士们及其他寄生虫们也是真的按照公社的决议和命令枪毙的。

11. 对这一点不容有任何怀疑：主要由于被烧酒和神甫们麻醉了的士兵用惨无人道的方式作战，他们按照麦克马洪的命令残酷地、疯狂地屠杀一切人，以致巴黎城内的战斗达到如此野蛮的地步。所以现在成为时髦的“义愤”和流行的骂人话首先应该用在凡尔赛身上。

339 巴黎公社在它存在的短暂时期内和战争状况下，尽可能地用确凿的论据阐明了对外关系中各国人民自由的兄弟般的团结的原则，以及国内关系中政治自由和社会公平的不可分割性。

欧洲的政治局势就是这样，瑞士看作为一个共和国而存在，完全取决于这些真正的共和主义原则的胜利。我们现在认为，每一个真诚的真正的瑞士爱国者的天责，是站在为自由和正义而斗争着的巴黎人民一边，同样地，我们有理由怀疑欢呼保皇分子—僧侣反动派胜利的那些人的共和爱国主义。

我们现在宣告：巴黎公社的事业（在正式决议中所见到的，而不是伪造的和敌人任意截取的决议中所描述的），我们的许多兄弟为之英勇牺牲的事业，也是我们的事业。至于别人同情屠杀巴黎人民的刽子手，那是他们的事——历史对刽子手们已经作出了判决。

受6月11日大会委托

苏黎世国际工人联合会
理事会

请民主主义报纸刊载这一声明。请所有的工人联合会支持这

一声明。

载于 1871 年 6 月 17 日
《哨兵报》第 2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哨兵报》

三十个日内瓦支部全体大会关于 巴黎保卫者的寡妻孤儿的决议

1871 年 6 月 16 日

大会鉴于凡尔赛分子对巴黎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的野蛮迫害；

鉴于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特别应当在患难的时刻得到实现；

鉴于双手沾满鲜血的反动派的暂时胜利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改变我们的同情态度，不可能影响我们的原则；

并且考虑到巴黎公社的保卫者是为了无产阶级的政治与社会解放的伟大事业进行斗争并牺牲的；

同时，我们也应当用实际行动支持第三次罗曼语区代表大会关于国际赡养巴黎保卫者的寡妻孤儿的宣言^①，

大会决定：

1. 批准两个中央支部及发起和宣传小组的建议，成立救济巴黎保卫者的寡妻孤儿的专门委员会；

2. 授权该委员会联络各支部并向同情受反动派政治仇恨迫害的寡妻孤儿的悲惨情况的一切人士发出呼吁书。

载于 1871 年 6 月 27 日
《平等报》第 11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平等报》

^① 见本书第 329 页。——编者注

日内瓦工人大会

1871年6月17日

兹定于6月17日星期六晚上八时在于尼凯堂召开大会,务请日内瓦州全体讲德语的工人出席。

议程:

1. 圣加伦上浆工人的罢工;
2. 巴黎公社孤儿的抚养。

德语区支部联合会

中央委员会

1871年6月12日于日内瓦

载于1871年5月《先驱》杂志
第5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先驱》杂志

《哨兵报》上的文章(摘录)

1871年6月17日

对社会主义者的迫害

巴黎公社被镇压和大批社会主义者惨遭屠杀之后,凡尔赛精神传遍了整个欧洲。“共和主义者”法夫尔一心想成为欧洲的警察总长并用骇人听闻的描述来恐吓怯懦的庸人,说什么巴黎人的后台是“整个国际”,因此为了拯救社会必须处决国际和一切要想参加国际的人。

“钉死,把国际钉死在十字架上!”——一群报界走狗跟着法夫

尔狂吠，而平时如此“正直”和正经的报刊在这个问题上变得这样“文雅”，以致《新苏黎世报》在谩骂方面力图超过独具风格的“老海狼”^①。一整批属于地方头目的肮脏小报则与他们相竞赛，看谁的声调最令人厌恶。对这些小报，只有戴上厚厚的手套才能碰一下而不致弄脏手，踢它们一脚倒是给它们的莫大光荣。

在欺骗、卑鄙和愚蠢方面他们力争超过对方，而且我们清楚地看到，丧失廉耻的代价是金钱补贴和铁路公司的广告……

载于 1871 年 6 月 17 日
《哨兵报》第 2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哨兵报》

《先驱》杂志论公社的覆灭

1871 年 6 月

巴黎停止了斗争——我们这世纪最壮丽最惊心动魄的斗争，标志新时代开端的规模巨大的斗争。（我们坚信这一点！）巴黎失败了，反动派胜利了；但这一表面上的失败和这一表面上的胜利不会使我们惶惶不安，因为我们知道怎样去区别假象和真实。在实际上，濒临死亡、流尽鲜血、奋不顾身、处于烈火和临死前的痉挛之中的巴黎，以震撼世界的力量向各国人民发出了呼吁；与已往任何一次革命——甚至即使是胜利了的革命——相比较，巴黎为了自由作出了更多的贡献，更有力地在全国传播了造反精神。在这样的斗争中，胜利或者失败最终要看是否在事实上赢得时间或者减少生命的牺牲。公社的胜利可能使社会改造加快数十年，朝着这个社会改造的目标我们正在百折不挠地前进——不怕针发式步枪

① 指老水手。——译者

和沙斯波式步枪，不怕勒特岑和新喀里多尼亚，不顾士兵和外交官、市侩和神甫；公社的失败可能会将这一改革推迟数十年——但是无论胜利或者失败，对斗争的精神上的结果来说都不能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斗争的精神上的结果不取决于表面上的胜利，它寓于斗争本身的内在必要性之中。

……巴黎进行的斗争不仅为了争取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市镇自由；巴黎争取的各种自由，包含着所有国家的无产者的各项权利，意味着争取各国人民从刺刀和资本的统治下、从屈从于公爵和神甫的地位中解放出来。总之，这是社会主义反对任何专制的斗争，不管这种专制是穿着君王的紫袍还是披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迷人的外衣，是依靠大炮还是依靠钱袋。

……我们不要求无义务的权利，——但是你们所持的不公正的态度造成了无产阶级，只有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的伟大阶级，因此他们什么也不会丧失，而必将得到一切，——只要你们还存在，他们就无以为生。我们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这是你们强迫我们这样做的。这一斗争中发生的一切惨无人道的事情——残暴野蛮，人欲横流——你们是难逃罪责的！造成不久前巴黎的灾难的一切惨象——已经洒流的和将要洒流的鲜血——你们也是难逃罪责的！……

载于 1871 年 6 月《先驱》杂志
第 6 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先驱》杂志

洛桑工人大会

1871 年 7 月 15 日

7 月 15 日在洛桑“三个瑞士人”旅馆大厅里举行了有五百名

公民参加的工人大会。

召开这次大会是为了就组织支援圣加伦罢工工人问题进行商讨。海报……写道：“工人们！我们的圣加伦兄弟们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过去受到，现在仍然受到残酷待遇，我们有义务向他们提供支援及忠告……”

会前曾向日内瓦发起和宣传小组以及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发出邀请书，请他们派代表出席洛桑大会。果然，公民昂·培列、杜瓦尔、阿尔屠斯、吴亭和贝克尔以日内瓦代表身份到达，以便向洛桑的我们原则的拥护者表达自己的兄弟情谊，并向大会介绍圣加伦的罢工经过以及与劳动者事业有关的最近发生的一切事件。 343

工人教育协会主席基尔歇尔公民致开幕词，他的发言激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讲演人一个接着一个登上讲台，他们都得到全场听众的巨大同情。他们在发言中谈到巴黎的最近事件（谈到公社与工人事业的关系以及凡尔赛政府的胜利与反动派的关系），谈到罢工和雇主，并对雇主进行了严厉的谴责，谈到国际组织的必要性以及组织工人政党的问题。通过不同的讲演人的发言，国际的原则最后得到了十分明确的阐述，他们的发言得到完全一致的赞同。公民罗塞和格留特利联盟主席的讲话激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大会明显地体现了完全一致的精神，不论是属于格留特利联盟的工人，属于教育协会的工人，还是属于国际的工人，都受这种精神的鼓舞，因此所有这些团体应当一致行动，并且用类似协议的形式联系起来，以便进行工人阶级反对社会上其他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剥削的共同斗争。

散会以前大会一致通过了下列决议：

洛桑工人大会在听取了关于圣加伦罢工的报告以后，决定：

1. 对雇主们的卑鄙而野蛮的行径提出公开抗议，因为他们对

待工人的行为侵犯了一切人权和公民权；

2. 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援圣加伦罢工工人；

3. 最广泛地组织这种支援，为此目的建立洛桑委员会与日内瓦中央委员会之间的经常联系；

4. 最后，大会热烈欢迎格留特利联盟主席的建议：以瑞士工人公民的名义把对圣加伦雇主们的行径的抗议书寄给在伯尔尼的联邦委员会。

载于 1871 年 8 月 3 日
《平等报》第 13—14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平等报》

344

关于避难权和 1869 年条约的备忘录 ——日内瓦全国工人政治协会的 请愿书附件

1871 年 7 月 23 日

主席先生，

联邦委员会参事先生们：

全国工人政治协会荣幸地提请你们注意下列事项：

由于：

1. 因联邦委员会向日内瓦政务会议转达了凡尔赛政府关于引渡法国流亡者的坚决要求，来自巴黎的法国流亡者近日来正处于被捕的威胁之下；

2. 腊祖阿先生……被控为盗贼、纵火犯、杀人犯等等，已被监禁；

3. 其他流亡者只有被迫离境或者躲避得到外国密探帮助的我警察的搜捕，才能避免同样的命运；

4. 那些纯然是政治上参与巴黎事件的人,同样地被拒绝给予避难权,而剥夺他们的政治流亡者的地位就不能不明显地侵犯关于人权的一切概念;

5. 一方以凡尔赛为代表、另一方以巴黎为代表的两派斗争中,国际法要求我们承认敌对的两方都有交战一方的权利,因为每一方都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军队和自己的财政,尤其是因为考虑到凡尔赛议会只担负专门性的任务,而巴黎公社的各级政权机关是经合法选举产生的;

6.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国内战争中,同任何别的战争一样,应当遵照国际法注意到一切不幸事件,这些事件不可避免地带来死亡、不动产的破坏以及流血斗争中其他一切危害性的意外情况,然而这些事件决不能象由于个人动机引起的犯罪行为和违法行为的后果那样来予以统计(见备忘录:国际法专家们关于人质、没收、逮捕、甚至纵火的鉴定),鉴于:

(1) 梯也尔先生的政府企图引为依据的 1869 年条约,绝对排除因政治罪或因与此类罪行有关的某种事件而引渡的任何可能性 345
(条约第二条);

(2) 甚至对违反一般法的普通罪行来说,条约要求:只有相应的法庭才能将流亡者作为罪犯或从犯来追缉和判刑,任何时候都不能把军事法庭与这些相应的法庭同等看待,因为军事法庭绝不能保证国际法所要求的公正和人道;

(3) 这些军事法庭的存在本身,明显地表明追缉的政治性质;

(4) 在这种情况下将政治流亡者引渡给梯也尔先生的政府,就会成为瑞士史无前例的行动,这种行动等于参与今日胜利的政党对政敌正在进行的疯狂的报复;

(5) 这一行动由于承担了更大的责任而愈益严重,因为巴黎公社革命的保卫者逃亡到瑞士来的原因,是相信瑞士的中立,并信

任联邦委员会最近的声明，这一声明重申避难权和始终不渝地接待政治流亡者的风俗。

根据这些理由，
全国工人政治协会

1. 抗议对为了逃避狠毒的迫害而到我国来寻求避难的法国流亡者所采取的种种行动；

2. 坚决吁请联邦当局处理这一极端严重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制度的各项最神圣原则已受到损害，而且它正在损及共和与人道的利益；祈请联邦当局断然重申我国的避难权的不可侵犯性，不允许法国当局曲解条约而使政治流亡者遭到追缉的折磨和引渡的威胁；

4. 请尊敬的联邦委员会委员们读一读备忘录（致瑞士联邦各委员会全体委员）中对我们请愿理由的简述，也读一读关于同一问题的日内瓦人民大会（5月29日）致联邦委员会的呼吁书^①。

5. 最后，全国工人政治协会请尊敬的联邦委员会委员们相信
346 日内瓦人民的共同愿望——坚决支持我国的避难权和我国的好客风尚的不可侵犯性，这是瑞士共和国中立和独立的主要基础。

代表协会：

主席 昂·培列 书记 康多

载于 1871 年 8 月 3 日
《平等报》第 13—14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平等报》

^① 见本书第 332—334 页。——编者注

政治协会致共和国和日内瓦州 政务会议的请愿书

1871年7月27日

致日内瓦政务会议主席先生及委员先生们

诸位先生：

法国公民腊祖阿先生是最近巴黎公社事件的参加者，为了逃避本国军事委员会和军事法庭的迫害，他来到我国寻求避难。

但日内瓦警察局无视我国传统的避难权，几乎立即就将他逮捕并投入国家监狱，借口是关于引渡的条约对他有效。

我们遗憾地获悉，这一逮捕令是由联邦委员会根据法国警察机关的告密颁发的。

腊祖阿先生在法国刚刚经历过的那场革命时期内的行动，无论如何也不能从习惯法的观点来看待。因此上述条约对他绝对不适用(见所附的备忘录)。

因之，诸位先生，根据1869年关于引渡罪犯的条约第二、四、六条，我们代表日内瓦全国工人政治协会，敬祈你们在十五天后颁布释放上述腊祖阿先生的命令，如果(我们深信一定如此)在此期限内提不出有力的证据证明他犯有凡尔赛政府所指控的违反习惯法的罪行。

我们期待着政务会议主席先生和委员先生们满足我们的请求，与此同时，我们祝愿我们的母邦日内瓦繁荣昌盛，并请你们，诸位先生，接受我们的最深切的敬意。 347

格罗斯兰，雅克·培列，昂利·雅·施皮尔曼·约·菲·贝克尔康多

载于1871年8月3日
《平等报》第13—14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平等报》

关于苏黎世工人联合会全体 大会的报道(摘录)

1871年7月29日

……最后讨论了关于巴黎公社战士，特别是在日内瓦被捕的腊祖阿先生的引渡问题，并通过决议，在致联邦委员会的信中提出抗议，反对引渡腊祖阿。大会提出希望，在法国政府没有向瑞士法庭提出确凿的证据证明腊祖阿犯有刑事罪之前，作为政治流亡者，他将不被遣送出境。至于参加公社保卫战，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视为刑事罪……

载于1871年8月12日
《哨兵报》第3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哨兵报》

《先驱》杂志的公告

1871年7月

从下期起我们开始刊载我们协会的最重要文件之一：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的宣言

《法兰西内战》

虽然这一文件对篇幅不多的《先驱》来说是长了一些，而且已为我们协会的大多数兄弟所熟悉，但文件的内容太重要了，我们机

关刊物的文献中不能没有它。

载于 1871 年 7 月《先驱》杂志
第 7 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先驱》杂志

《哨兵报》关于纽约的国际 各支部大会的报道

348

1871 年 8 月 19 日

……国际工人协会在纽约有十二个支部。7 月 2 日他们召开了纪念 1848 年六月战斗和巴黎公社的全体大会。大会在奥斯本·华德（在瑞士许多人人都知道他）的主持下进行。会上一些人用英语、法语和德语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

载于 1871 年 8 月 19 日
《哨兵报》第 3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哨兵报》

《哨兵报》关于对《人民意志报》 编辑安·肖伊的审判的报道

1871 年 8 月 19 日

……维也纳法庭对安·肖伊和他的同志们开始刑事审判。他们是在所谓的支持巴黎公社的示威游行时被捕的……

载于 1871 年 8 月 19 日
《哨兵报》第 3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哨兵报》

苏黎世国际工人联合会的决议

1871年9月3日

……按照联合会的决议，必须尽一切可能为救济在巴黎牺牲的我们的战友的寡妻孤儿筹集经费……

载于1871年9月9日
《哨兵报》第3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哨兵报》

《哨兵报》关于对安·肖伊的审判的报道

1871年9月30日

奥地利讯：由于今年6月3日在《人民意志报》上用志哀黑框刊登的两篇……关于巴黎公社的文章，我们党的战友安·肖伊于
349 9月20日在陪审法庭上出庭受审。被告英勇地为自己辩护并由陪审员宣判无罪。尽管如此，他与三位同志继续被监禁在狱中，至今已三个多月了，但他仍不知道究竟指控他们犯了什么罪。他们一次也没有被审讯过。

载于1871年9月30日
《哨兵报》第4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哨兵报》

罗曼语区联合会和德语区支部联合会 致意大利同志的呼吁书

1871年10月30日

意大利兄弟们！

正当你们在罗马举行会议¹¹¹的时刻，我们大家的目光都朝着

你们，我们最热烈地祝愿意大利无产阶级的运动向前发展。

同我们一样，你们也认识到了，无产阶级只能指望自己，仅以他们人数众多这一点，他们就是不可战胜的，而无产阶级一旦形成团结一致的组织，他们将克服一切国界的障碍，庆祝自己的解放。

兄弟们：公社（它的出现曾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欣喜如狂的欢迎）的流血失败证明：只有工人在国际主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只有这种联合使我们能够宣告工人群众立即解放的地方，我们在社会革命和国际革命的领域内才是真正强大有力的。

兄弟们，你们已经听到过对我们光荣的协会的肮脏污蔑；你们曾经目睹不久前公社失败之后反动派对我们施加的种种极端卑鄙的镇压，而且你们中的许多人还是这种镇压的受害者。你们也懂得了，这些侮辱和讨伐性措施，是由于资产者世界不得不看到公社标志着政治和社会新纪元的奠立，并且看到国际是争取这一新纪元胜利的坚强决心的体现。

工人公民们，在这一决心面前，一切捏造的指责和迫害都遭到破灭，而你们的代表大会就是我们国际性事业的生命力的无可争辩的明证。

就在这个时候，西班牙资产阶级反动派宣布国际为非法，指责国际制造混乱。然而残酷镇压并不能妨碍我们的事业。我们声明与西班牙兄弟们团结一致，我们将在各方面支持他们，而且象他们一样，不仅不要混乱，而且坚决要结束现代政治和社会制度一贯造成 350 的那些混乱状态。

……是我们团结起来的时候了，以便结束这种可怕的剥削制度并把按照对公正的最起码的理解本来就属于劳动的东西给予劳动：

使工人根据自己的人权和公民权享受真正的人的生活；通过

相应的劳动组织使工人经常保证得到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工作，使工人不必日日夜夜为剥削他的寄生虫而劳动……使土地及其产品归农民所有，用以进行共同经营……使劳动工具保证为工人所有，而永远不再为资本家的垄断所篡夺……使一切阶级差别在社会平等面前统统消失。

工人群众的正义要求总括起来就是这些。为了工人群众的权利，我们向你们呼吁：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旗帜下和我们联合起来，以完成我们的任务和实现我们的解放。

意大利兄弟们！如果工人群众现在进行最后一击，胜利完成你们先烈们为之奋斗的事业，那末，意大利的儿女们为争取自由而洒流在自己国土上的鲜血，就不会是白流的了。

总之，请你们同我们联合起来，请你们为促进各国无产阶级在国际工人协会的队伍中的团结作出宝贵的贡献。

幸福和兄弟情谊！

代表罗曼语区联合会：

执行主席 德·杜瓦尔

总书记 昂·培列

代表德语区支部联合会：

约·菲·贝克尔

1871年10月30日于日内瓦于尼凯堂

载于1871年11月《先驱》杂志
第11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先驱》杂志

《先驱》上的文章(摘录)

1871年11月

我们的蒙难者和迫害他们的凶手

……凡尔赛在进行迫害和镇压方面不是孤立的，在这方面反动派具有极广泛的国际性。下列事实就是明证：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前委员会委员白拉克和邦霍尔斯特被判处十六个月监禁，施皮尔十四个月监禁，屈恩五个月监禁，而在维也纳和佩斯，我们的许多同志已经被羈押了将近六个月。

载于1871年11月《先驱》杂志
第11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先驱》杂志

《哨兵报》上的文章(摘录)

1871年12月23日

对社会主义者的迫害

在萨托里平原上，罗谢尔、费雷和布尔茹瓦尸体上空的硝烟犹未散尽，勇敢的克莱米约刚在马赛被枪决，而在遥远的东南方，在维也纳和佩斯，许多勇敢的党的同志，未经法庭审判和侦讯，就被残酷地剥夺了许多个月的自由。在敬奉上帝笃信宗教的帝国，食人的猛兽也伸出了利爪。它逮住了自己的受害者——在不伦瑞克，经过多天的法庭审理之后，不顾他们的辩护人的出色的辩护词，白拉克和邦霍尔斯特被判处十六个月监禁，施皮尔十四个月监禁，屈恩五个月监禁，并共同负担诉讼费用。

在确定这些费用时，有没有把在警察和检察官国际保皇联盟内部循环往复寄递叛国案文件的邮资计算在内呢？

究竟为什么这些人被判罪呢？是因为他们使千百万人惨遭不幸吗？如果是这样，那就应当把他们送到威廉斯赫埃或者契泽耳赫斯特¹¹²的宫殿中去，或者使他们成为皇帝。是因为他们侵占了别人的财产吗？如果是这样，那末全部“正派”报刊就会把他们当作伟大的财政天才来讴歌颂扬，他们就会得到许多铁路和其他企业，公爵们和伯爵们就会去博取他们的欢心。

然而，究竟为什么这些人被剥夺了自由呢？原来因为他们属于一个追求政治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目标的工人团体，因为他们与被控叛国的国际有联系，还因为去年9月他们以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项宣言，要求与法兰西共和国媾和……

载于 1871 年 12 月 23 日
《哨兵报》第 52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哨兵报》

352

《哨兵报》上的文章(摘录)

1871 年 12 月 30 日

写在 1871 年的最后一天

……大炮的硝烟犹未散尽，巴黎的劳动人民就挺立起来，宣告公社成立，并在民族仇恨的纷争之地竖立起自由与博爱的旗帜；工人运动的这些基本原理，在民族大屠杀之际仍然保持这样巨大的威力，使得敌人偷偷遣送进来的一切坏分子，一刻也不能在公社纯洁的旗帜上打上他们那颗自由之敌的印记。

公社覆灭了，一切统治阶级俯视着被胜利者残酷杀害的人的

血海和尸体,欣喜若狂;那时他们认为反动的神圣精神已经在圣灵降临节那一天用火和剑战胜了革命的精神。可怜的眩惑!

这是因为工人营重新集合了他们被打散的队伍,使得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在眩惑之中蓦地听到群众沉重的步伐声,不禁怔住了。

工蜂们以空前的干劲着手恢复和扩建被雄蜂们破坏的自己这个组织的大厦。不久,工人运动就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声势浩大,波澜壮阔……

载于 1871 年 12 月 30 日
《哨兵报》第 5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哨兵报》

比 利 时

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联合会
委员会决议¹¹³

1871年4月8日

国际工人协会联合会委员会于4月8日会议上决定通过《国际报》发起募捐以援助巴黎的各业工人。

委员会同时决定呼吁所属各支部以及两大洲的各工人团体支持这一表示团结与同情的行动。¹¹⁴

载于1871年4月16日
《国际报》第118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国际报》

热马普召开群众大会的通告

1871年4月9日

人民小组定于4月9日星期日下午三时半，在拉沙佩尔广场利夫科斯坦胡克大厦召开群众大会。

议程：

公社正在建立的真正秩序。

载于1871年4月9日
《国际报》第117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国际报》

比利时各合作社代表大会

354

呼吁书(摘录)

1871年4月10日

致巴黎工人

参加国际的各消费合作社的代表们在列日举行代表大会。在会议结束前他们不能不向英勇的公社保卫者们表达自己的同情。公民们,我们都战斗在各自的岗位上,关注着共同事业的胜利……

载于1871年5月21日
《国际报》第123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国际报》

《自由报》论公社在组织劳动中的作用

1871年4月24日

“这就是灿烂光辉的社会主义。至少在巴黎是如此。那末,它究竟在组织劳动方面做了些什么呢?请承认,社会主义只会破坏,而且,不管它是天生虚弱无力,或者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虚弱无力,但它总是不能有所创造。”

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在巴黎只有社会主义能胜任工作。为解决房租和债务问题所采取的过渡措施,在理论上容有争论,但无论如何具有这样的优越性,那就是它使大多数有关的人满意。而凡尔赛政府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大家都不满意。但是那些领导巴黎公社的人,他们有没有自诩过创造了自己的一套改造社会的理论呢?当需要使被企业主遗弃的工厂恢复生产时,他们做了些什么呢?他们建议各工团就解决困难的实际办法发表意

见。当将来需要全面地、在各个部门组织劳动时，他们将会做些什么呢？他们将召集各行业的工会；每一行业将提出自己的委托书并派出一个或几个代表到劳动总会。劳动总会把每个行业在委托书中提出的特殊利益作为基础，从所有生产部门相互之间的共同关系出发来组织劳动。

自由的和解放了的公社纯然是一种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使工人摆脱一切外来的寄生思想的影响，由工人自己来组织劳动，从而减轻这项工作的困难。公社保证人的自由；工人应当自己制订自己权利的法典。这就是为什么公社没有承担起重新组织劳动的工作。它也不应当这样做。

公社也不能完成这项工作。的确是这样。目前战争占去了公社的全部精力，即使撇开这一点不说，单靠个别的几个人，不管他们如何聪明，也不能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包含了许多问题。只有与各行业的工人们商量，然后号召这些行业在共同的机构中一起来调整自己的关系，才能扭转资产阶级百年统治所遗留给我们的最无可救药的混乱局面，建立起和谐的关系。

当然，社会主义制订过许多决议，这些决议劳动总会是可能会采纳的。的确，社会主义哲学家们的工作，虽然常常是过分的有系统（从这个词的最坏意义上说），但并不是没有成效的。其次，群众大会，各种集会，地方性的、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代表大会也是——虽然不完全是——劳动总会的先期试验。

总之，我们现在就有可能提出某些建议，但只有劳动总会才有权利采纳和实现这些建议。

因此，不应该谴责参加公社的社会主义者，说他们没有利用形势，以便按照这个或那个社会理论来重新组织劳动。在当前的这场革命中——因为这是一场革命，而且至少具有象 1789 年的革命一样重大的意义——正是在唤起人民的自发性这一点上是非常了

不起的。为什么国防政府，为什么凡尔赛政府堕落到为公众所不齿的地步，不正是因为他们不信任这种不可遏制的自发力量吗？

只要公社把人和公民从国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其余的事工人会来完成的。

载于 1871 年 4 月 24 日

《自由报》第 6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自由报》

关于布鲁塞尔群众大会的报道(摘录)

356

1871 年 5 月 8 日

群众大会由人民小组在“新大院”召开。

议程：公社。

公民库龙被选为[主席]……

他把这种信任看作是对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尊敬的表示，而不是对个人的尊敬，因为人在原则的面前是微不足道的。

现在是时候了，应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响亮地宣布社会共和主义思想，并且力求早日实现公社自治。

为了使公社的思想为大家所理解，必须知道公社建立的后果。

以前的公社是由享有专利的协作社组成的；它们的伟大之处在于进行了斗争。但是受封建主压迫的劳动人民只是本能地渴望自由，而没有明确的目的。今天我们知道，公社是全体公民的积极生活，是消灭寄生虫，是自治，是人的一切才能的自由发展……

历史上往往有突然跃进的情况。当巴黎最神圣的权利受到威胁的时候，它就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的权利并洗雪二十年来所受的屈辱。无论斗争的结局怎样，很显然，巴黎的英勇人民不会白白牺牲，在这些英雄殉难时，他们把英烈们用鲜血培育的事业遗交给

自己的继承者……

公民佩勒林：革命这个词有些人听起来感到刺耳。但它所表示的仅仅是改变、纠正现存的不公正现象。在现代社会里存在着不满情绪和普遍的恐慌，这都是由于历次战争以及这些有害的冒险行为所引起的沉重赋税而造成的。在正确组织起来的社会中，由于取消这些极不合理的支出而节省下来的经费，就可用于国民教育。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要象在巴黎已经做到的那样，首先建立公社……

公社首先废除的是常备军，而用国民自卫军来代替它。常备军的存在只对政府有利。人们的集体只能由这个集体本身来保卫，即由国民自卫军来保卫。

357 现在的初等学校只是为了向青年们的头脑里灌输错误的思想。必须使教育成为培养能够争取自己权利的一代公民的工具……

公民库龙要求讨论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关于教育的问题……

为了使大家得到完全的、整体的教育，必须建立公社。今天家长需要自己的孩子们去做工，他便不能把他们送去上学。因此不可能颁布一项义务教育的法令。

况且现在的教育以灌输对当局俯首听命的原则为目的，而不是促进人们智慧的发展。我们正在被培养成驯服的奴隶。学校毕业后将在兵营里结束这种培训。由此形成了如此根深蒂固的偏见：即当劳动者讲话的声音比平常稍高一些时，宪兵为了恢复所谓的秩序就进行干涉，而人们把这样的情况看作是完全自然的事。

只有公社才有可能办好教育，因为教育不再建立在要人盲目服从的原则上，因为每个人都能得到教育。

公民韦布吕根：用什么样的手段才能建立公社呢？在两个

人之间订立契约那一天起就开始有了公社。公社就是法律面前的平等，福利上的平等。这两项原则中的第一项，公社已经实现了；第二项任务应当由人民来完成，而正是国际才能把人民引向这一目标……

演讲人在结束发言时批评了蔑视巴黎公社的报刊……

公民安斯：……这样，实际上存在着某种类似于利益代表机关的东西，但只是剥削阶级利益的代表机关。公社的建立将成为政治组织的真正榜样，它代表一切利益，即把各种不同类型的劳动者提到首位，他们将自己讨论有关各行业工会之间的关系，并用协商的办法行事，而不是依靠多数。

但是用什么方法才能使工人有可能讨论关于自己利益的问题呢？应该象国际那样去做。国际在各类劳动者中间宣传社会思想，但是当涉及到劳动问题时，它便将工人分别按职业组织起来，使他们习惯于自己讨论与他们有关的事情。应当从两方面为建立公社作准备：培养人，以便在需要时他们有能力管理公社；准备条件以促成公社的建立。 358

公民弗拉奥：有人说，我们主张瓜分财产，而且是杀人犯。资产者不希望瓜分财产，他们力图为自己保存一切。至于杀人犯，如果你们想知道他们在哪里的话，你们到凡尔赛去看看吧。

有人说，我们生活在自由的国家里，但是，这个国家只是对剥削者说来是自由的。只有公社才能使我们自由，因为它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

公民兰戈说，公社不仅是巴黎人建立的，公社的建立是整个社会主义欧洲的事业，是国际的事业。

我们有权利向那些压迫我们整整一百年的人说：你们过去不想改善我们的处境；今天我们要迫使你们按照我们的意志办事。当公社遍及欧洲之日，我将第一个登上街垒。有人责难公社枪毙了

几个将军。我声明,每当我遇见一个政治敌人时,我就命令不加审判把他枪决。

(一片反对的叫喊声。大厅里有人指责讲演人卑鄙可耻。当叫喊的人被邀请登上讲台时,他又一次说,不经审判就枪决是卑鄙的。)

公民库龙说,人民象终审法院的主审法官一样有最高的发言权,人民有权判决那些压迫他们并用霰弹枪杀他们的人。

公民朗贝尔断言,目前巴黎最需要的正是自由、平等和博爱。他一再重复着报刊上登载的诬蔑。

大会提出抗议并要求演讲人停止发言。

公民佩勒林驳斥前一个演讲人的欺人谎言。

公民勒克莱尔克:……至于朗贝尔先生所谈到的杀人凶手,我可用勃艮第公爵善良菲力浦来对比,勃艮第公爵竟下令把迪南的居民抛入麦士河中,因为他们想要建立自己的自由和独立的公社。统治者就是这样行事的。而有人却还要谴责我们巴黎同志处决了两个将军,这种处决,归根到底,是符合战争法规的。

公民阿尔班(他刚从巴黎来)揭露和驳斥了反动报纸对公社的诬蔑。

359 公民舒瓦:只有资本家才把我们看作是杀人凶手,然而他们自己却正在屠杀我们,迫使我们饿死在自己的阁楼里。

公民米尔德尔斯:我刚从巴黎来。今天有人抹杀良心谴责公社战士,对此我要予以严正驳斥。

演讲人叙述了他目睹的一件事实来说明查封敌视公社的报纸是正确的。总之,仅仅是采取了对策而已。凡尔赛分子自己作出了查禁报纸的先例:难道《比利时人民报》在法国没有被禁止吗?

主席在大会结束前宣布将再举行会议,继续讨论公社的原则。他说:“在今晚散会之前,为了表达我们欢欣鼓舞的心情,让我们齐

声热烈高呼：公社万岁！”

载于 1871 年 5 月 10 日和 11
日《自由报》第 22 和 23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自由报》

关于根特群众大会¹¹⁵的报道(摘录)

1871 年 5 月 10 日

……德博思就议程第三项——巴黎的革命——叙述了近二十年来的形势：人民的被奴役，帝国的行动，贵族和宗教狂信者们的诈骗伎俩。他以出色的口才描绘了由于人民的团结而必将到来的未来。这时数百人高呼：“国际万岁！公社万岁！世界共和国万岁！”接着人群沿着根特的大街行进，用《马赛曲》的曲调唱着艾米尔·穆瓦松的两句诗：

“勇敢些，同志们，美好的未来
将为劳动人民的后代焕发光辉。”

从这几个词中就可看到这次群众大会的面貌，而根特的报纸却把这次大会看作是可怕的或者是荒谬可笑的。

载于 1871 年 5 月 21 日
《国际报》第 123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国际报》

关于布鲁塞尔国际组织的 群众大会的报道¹¹⁶(摘录)

1871 年 5 月 15 日

公民布里斯美主持大会。（会场挤得水泄不通）
大会于八时半开始。

360

布里斯美先生：我希望我们不会偏离大会的两项议程：1. 关于公社的原则；2. 关于各族人民的联邦。

朗·韦里康先生：同志们，我认为我有义务向你们阐述关于建立未来社会的一些原理。

让我们来看看当代的公社吧。许多人认为比利时的自治已经好得无以复加了。但是，这是些什么样的公社呢？它们既没有独立性，又没有自由。它们有权任命自己的参议员，但比这个权力更高的权力是属于政府的，政府有任命市长的权力；政府可以撤销公社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这些决议必须提呈省委员会，而省委员会有权宣布决议无效。这样，公社除了政府赐予它的东西以外就一无所有，而政府赐予它的就是政权的集中……

公社应当有行动的自由，不受任何外界影响。在我们的公社里市镇参议员们为人民编制法律，然而应当由人民自己来制订自己的法律。取得政权的人的首要任务，就是制订使他们保住这个政权的法律。人民应当自己制订自己的法律并任命自己的行政管理人员。（呼喊声：“好！”）公社的居民，即人民，应当自己任命自己的警察、自己的法官以及其他人员，然后就有必要将公社结合成联邦。这个联邦将保卫共同的利益，并且随着联邦的建立，一切称为议员、部长、参议员、国王、皇帝的寄生虫就将消灭。那时候我们就能看到镇压人民的常备军被取消。我们也将有可能取消宗教预算。

有人批评巴黎公社想自己作主。但这有什么可批评的呢？它想自己作主，而不要农村居民在它那里发号施令。在比利时也有同样的情况。乡村居民向我们发号施令，因为掌权的教权主义者所代表的正是这批人。如果有这样的公社，他们希望由教权主义者来管理，只要他们认为这样对他们有利，就听他们的便吧；但是，当我们一旦争取到这一伟大的符合劳动的真正利益的分权制的时候，我们就要选出劳动的真正代表——劳动者。在这种制度

下，自然就会产生各公社和各族人民的联邦，这样，一直来阻碍着进步的国界，曾经使外交官们（这班真正的宫廷走狗）有可能策划屠杀人民的国界就将消失。你们就可得到大量资财，这些资财不再白白浪费在行政管理上，而将归生产者所有！（掌声）

· 欧·斯廷斯先生：公民们！我们当前需要树立一个体现我们信仰的象征，并向大会阐明，即向大会解释清楚巴黎人民的行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更详尽地说明公社原则的原因。

公民们！我们看到，近四、五个世纪以来各国人民一直渴望公社自治。目的是希望得到平等，也就是得到自由。我们获得了自由，但没有平等。而没有平等，自由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因为它是特权者的专利，是空想，是欺骗。（呼喊声：“好！”）没有平等，自由就不存在。请注意，每当你看到历史上出现进步运动时，它的产生总是伴随着动荡，总是发生惊心动魄的战斗，进步运动必定要经过殉难者的鲜血的洗涤。新生事物的预言家们每次总被谴责为无政府主义。请看佛来米的公社运动。那时候资产者被认为是强盗。布鲁塞尔没有一条街道不洒满了为自由而斗争的殉难者的鲜血。

这就是说，两个阿尔泰韦尔德、埃格蒙特伯爵和霍恩伯爵也是强盗！然而有人教导我们说，这是永垂不朽的英烈。好啊！但是英勇的巴黎人也正是这样的人，他们被称作无政府主义者，革命者，就是因为一贯受着资产阶级欺骗的、被资产者当作炮灰的人民第一次认识到，他们的时机已经来到了。人民对自己说：我们是被剥削阶级，不受社会法律保护阶级，我们无产者是生产者，我们就是一切，并创造一切，我们要完成象 1789 年那样的革命，我们要赢得未来。（经久不息的喊声：“好！”）我们要的是持久和平；我们将力求用和平的手段来争取它，但是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将使用暴力。所以，我们应当为此作好准备，而且我们在资产阶级本身上升的历史中也看到这样的先例。（呼喊声：“好！”）总之，公民们，

362 我们说，我们完全不需要这个亵渎公社原则的比利时公社。公社是新的革命的结果，对我们来说，公社意味着行政分权制，它完全自由，不受任何中央权力的控制。我们希望这些公社通过政治上的联系结成联邦，而联邦将捍卫每个公社的利益。这就是说，公社将由友谊的纽带联合起来。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我们希望，公社之间商定，不管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公社里，一旦发生反动的运动，所有其他公社就应当起来把它镇压下去。因此，他们应当达成协议，为了保住自己的自由而互相支持。这种联邦内部的联系或由议院，或由每年集会三次、两次或一次的代表大会来实现，会议上将由各公社的全权代表讨论全体公社的利益。

我们要选举自己的全权代表，并且自己管理自己的财政。我们再也不要选举委员会了，这种选举委员会是各种利益的一团混乱。我们将有各界利益的代表机构。普选权也将立即成为名副其实的了。

我们将有联邦，即劳动者组织成国家团体并派遣全权代表来保卫自己的利益。这就是普选权。每个代表将成为有关问题的行家，并且清楚地知道，他应该讲些什么。我们要求整体教育，而不要那种毒害青年头脑、并教他们为了指望将来得到赏赐而去听从当局的教育。不，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象要求有饭吃的权利一样，我们要求有思想的权利。（呼喊声：“好！”）正是这样的教育，将最有效地与宗教宣传进行斗争。为了使无产阶级也受到一般法律的保护，必须向社会的基础发起进攻，斩草要除根。（呼喊声：“好！”）

土地就象阳光一样，理所当然的是属于我们的——这个土地应当成为这样一种形式的财产，即只有劳动者才能使用它，并且完全为了劳动者的利益来使用。（呼喊声：“好！”）

公民们！公社要求平等。企业雇主应当消失。我们要使资本这个劳动的产物成为劳动的工具，而不是压迫劳动者的暴君。（呼

喊声：“好！”）

演讲人然后指出受尽了折磨的巴黎人在战斗中表现的英勇气概，最后他用这几句话来结束自己的发言：“人会死亡，但思想将复活并且一定要胜利。”（呼喊声：“好！”） 368

安斯先生：同志们！在所有国家里，特别在比利时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作鸵鸟的办法。据说，当鸵鸟遇到危险时，总是把自己的头塞进石头缝里，它什么也看不到，就认为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威胁它了。

在比利时也有人仿效这种办法：他们否认他们不想承认的东西。多年来各种社会要求，徒然使社会的下层焦急不安——他们却不谈论这一点。现在他们开始谈论起国际来了。但为的是对它进行诬蔑，就象诬蔑巴黎公社一样。然而他们不愿赋予这一运动任何意义。他们曾说，国际各支部正在日益瓦解，但最终，当他们发现各支部仍然存在，他们就大为惊奇。

有人问我们，公社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上面已经指出，集中制是进步的大敌。它的恶果甚至在共和政体下也表现出来。既然集中化的机器执掌政权，那么掌握政权的人——是谁掌权并不重要——总要使政权为自己的利益发挥作用。由此可见，集中制是一种混乱。假如制订法律需要考虑到法国各方面的利益，能为全国所一致共同适用，那末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你们的意见，怎样才能管理象法国这样的国家呢？这就是为什么公社必须独立的原因。

这里不谈恐怖的行为。有许多人想要使别人相信，社会主义就是砍头。那好吧！我倒想看一看被凡尔赛分子枪决的人有多少，被巴黎人枪决的人又有多少……

假设公社能独立处理自己的事。由于工人知道当前应解决有关他本身的问题，他就会有勇气着手去做自己的事。在自己这里

解决自己的事总比跑到别人那里去管理这些事简单些……

布里斯美先生：……因为自由公社的原则在这里已经讨论得相当详尽了，我只想举几个例子，以便向你们证明，从保障和平与自由的观点看，集中制是不好的。

在集中制的情况下，从为维持安宁而建立的地方警察中组成了政治警察。对这种政治警察，人们远不是心怀好感的。参加政治警察组织的人，要得到资产阶级的接纳，同要得到工人人们的接纳一样地困难……

364 **库龙先生：**……巴黎的事业就是我们的事业，全体劳动者的事业，因为只有公社才能结束人剥削人的制度。现在一个工人还不如一台机器受人看重，因为当工人不能再工作时，就立即用另一个工人来代替。（呼喊声：“好！”）……

……法国的现状不会延续很久。不管一切谎言和污蔑，全国人民定将豁然省悟。有人说巴黎被一小撮逃犯占领了。那又怎样！你们看到这一小群暴动者取得的成果了吧。究竟为什么一大批保守分子不能使巴黎人省悟过来呢？因为巴黎人再也不要压迫者和剥削者了。他们宁可经受任何苦难，也不愿重新再受这种桎梏的压制！

我们的宪法实施三十年来，在比利时得到怎样的进步呢？难道波拿巴没有从我们这里得到他想得到的一切吗？难道他命令驱逐的人不是统统都被驱逐出我国了吗？我们再也不要这样下去了。只有一个手段能消灭这一切不公正的现象——这就是建立公社。

斯皮尔先生：我能比任何人更好地告诉你们关于巴黎公社的情况，因为我是从巴黎来的。公社是3月18日建立的。第二天它废除了常备军¹¹⁷，而且立即就强迫我们拿起武器去反对凡尔赛。难道这是自由吗？国民自卫军自己任命自己的团长以下的指挥

官，我自己曾被任命为上士就是证明。公社用自己的行动否定了自己的原则。

在国内战争中只可能有志愿兵。（演讲人的每句话都受到力困捣乱大会的一小撮人的鼓掌欢迎，这一小撮人受《议会回声报》记者的指挥。）……

弗拉帕先生：……因为巴黎要求得到自己的权利和市政自由，要求得到农民所享有的东西，巴黎遭到旧帝国（从亨利五世到波拿巴）的残渣余孽的攻击。（呼喊声：“好！”）巴黎是最大的思想中心，拥有最有学问的人，但是巴黎遭到那些否定一切人道主义原则的人们的攻击，他们这样做，为的是大搞形而上学并更巧妙地欺骗人类。巴黎是被茹尔·法夫尔及特罗胥出卖的。（呼喊声：“好！”）

我看见过许多政府成员，我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我看见过许多省长，总检察长，所以我能向你们举出成百个例子来说明这些人为了永远保存特权和照旧营私舞弊，是如何出卖巴黎的……应当知道公社行动的原因，而不是先去挑剔公社行动中的矛盾。有人对你们说：“这是怎么搞的？巴黎宣布反对死刑，但在胜利后的第二天，即同月19日或20日却又决定，巴黎人应当武装起来反对凡尔赛人。”这个原因就在于……

（会场里有人喊道：“为什么你不留在那里？”）

弗拉帕先生：原因就在于巴黎遭到凡尔赛的攻击。当一个人向另一人攻击时，这两个人是怎样行动的呢？如果攻击的人使用致命的武器，那末遭受攻击的那个人显然就会拿起手边的任何一样东西来作为自己的武器。难道你们不要巴黎眼看自己的权利和生命遭受威胁时去武装自己的公民吗？能支持类似这种论点的是什么人呢？甚至刚才发言的那位年轻人也不会这样做的。（呼喊声：“好！”）

巴黎是否有权武装自己的公民向凡尔赛进军呢？有的。因为

巴黎不仅保卫自己的权利，而且保卫法国的、保卫整个欧洲的权利。而当凡尔赛为了旧世界，为了过去的特权，为了窃贼们（呼喊声：“好！”）向巴黎进攻时，你们难道希望巴黎不进行自卫吗？这就是说，难道你们希望巴黎的居民，属于最下层的居民，在围城时期表现得那么英勇的人们不拿起武器起来反抗向他们进攻的敌人吗？

我向你们声明，那些离开巴黎的人不配做法国人。（呼喊声：“好！”）……

佩勒林：……四个月被围期间在巴黎什么事也没有做，因为那些当权的人企图为帝制保留土壤，他们害怕公社甚于害怕普鲁士人。（呼喊声：“好！”）

有些人每天有一万法郎收入，而另一些人却在饿死。这种情况能够继续下去吗？如果我们想要使这种现象结束，我们应当站到公社方面去。（呼喊声：“好！”）

勒克莱尔克先生：……人们总是同意既成事实的，而巴黎公社的选举[就是这样的事实]。政权机关一经建立，就有权采取任何合乎他们需要的决定。公社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因此它竭尽全力以求战胜自己的敌人。我深信，如果凡尔赛获胜，那就会有许多人遭到枪决、刑罚、驱逐出境。同时，我也深信，如果公社获胜，那末，凡是反对它的人，都将会带着他们的仆从一起到别的国家去靠自己的利息过活。（呼喊声：“好！”）……

载于 1871 年 5 月 21 和 28 日
《国际报》123 和 124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国际报》

国际列日支部召开大会的通告

1871 年 5 月 21 日

列日支部定于本月 21 日星期日下午三时在练马场大厅召开

群众大会。

议程：公社。

载于 1871 年 5 月 14 日
《国际报》第 122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国际报》

国际工人协会列日支部告巴黎 公社战士公民书

1871 年 5 月 21 日

公社战士公民们：

在人类所必须进行的一切斗争中，即反对自己世代代不可调和的敌人——专制、银行巨擘和寄生现象的斗争中，你们当前如此英勇顽强地进行的斗争，是一场最令人振奋的、最宏伟的斗争。

这一斗争是一次突发的革命的正常和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次革命由于自己的特殊性质把激动人心的、最重要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迫使最顽固的敌人也去讨论这些问题。

最后终于使人看清了，你们所捍卫和发展的这场革命，你们在举世惊异、万众瞩目之下，克服重重障碍、实行其原则、力求使其实现的这场革命，是一场为了正义和人权的革命。

经过了十八个世纪的期待、苦难和斗争，劳动者、被剥削者、无权利的人、受尽蔑视的人——终于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经常幻灭的希望正在实现；首批原则已经宣布。公社，这个社会革新的基石，这个我们的父辈梦寐以求并曾依稀预见到的自由公社，重新又在进行过 1789 年革命的巴黎建立起来。 367

公民们，你们明白：行动的时刻已经来到，理论和诡辩的日子已经过去。为了实现新的目的，不需要那些盘踞在凡尔赛巢穴

里的花言巧语的辩客、律师、空谈家、贪图权势者、一切饱食终日的人，必须把他们从舞台上清除出去，因为今天劳动要登上舞台，要在舞台上自由无阻地活动。

公民们，勇敢些！在共同的敌人面前你们要百折不挠地坚持下去。你们要蔑视对你们的诽谤，不要理会对你们的侮辱，要以嘲笑去回答讽刺；所有满怀仇恨、气得发疯的党派正在散播对你们的诽谤，对你们进行污辱和讽刺，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功名利禄已成泡影，他们的阴谋诡计也由于你们正直而坚决的行动宣告破产。再说一声，勇敢些，勇敢些，公民们！如果你们所献身的事业在野蛮而怯懦的反动派合力打击下遭到失败，那末这一事业的失败只不过是暂时的。公社自由、解放和合理的劳动报酬等原则既经宣布，就不可能被废除。凡尔赛分子能够摧毁你们堡垒的围墙，能够轰击你们的家园，但是他们不能扑灭理想，他们不能扑灭思想，他们不能消灭年轻的一代，在年轻一代的身上，为彻底实现你们在全世界面前所宣布的原则的意志将愈加坚定！

公民们！你们在伟大的举世无双的巴黎城下进行的斗争，与其说是一场物质上的斗争，不如说是一场精神上的斗争。全体劳动者和你们心心相连，他们都正以你们所能理解的激动心情注视着这场斗争的曲折变化。

载于 1871 年 5 月 21 日
《国际报》第 123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国际报》

国际比利时各支部代表大会声明¹¹⁸

1871 年 5 月 29 日

鉴于：5 月 25 日众议院会议上杜莫蒂埃先生发言，认为采取

极端的和违法的措施来反对巴黎公社原则的保卫者是恰当的；

上述杜莫蒂埃先生显然是蓄意向那些持有巴黎公社观点和赞同巴黎公社行动方式的比利时人进行挑衅，并侮辱他们，所以他把这些自由、人权及公社权利的英勇保卫者与杀人犯和盗贼同等看待，总之把他们看作违法罪犯，不配看作为政治活动家； 368

鉴于：巴黎公社从取得政权的那一天起至存在的最后一天止所进行的活动都是具有高度政治和社会意义的行动，其目的在于消灭旧有的不公正现象和开创一个公正的政治及社会组织的新纪元；

如果巴黎公社为了消灭这些不公正现象，并为了正义事业的胜利而诉诸武力，那也只是由于公理和正义的宿敌自己在斗争中转而使用暴力，由于同袭击公社的政权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涉，要求它让步，但毫无结果，这之后，谁也不再怀疑，只有武力才能迫使反动势力向巴黎公社的正义要求让步；

鉴于：在这种情况下杀人凶手不是那些保卫权利、原则、正义和自由的人，而是那些为了永远扼杀争取这些自由的种种尝试而毫不犹豫地使用最极端、最卑鄙的手段的人；

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最强烈地抗议来自杜莫蒂埃先生的诽谤性诬告和挑动性叫嚣；

代表大会向遭受暂时失败的巴黎公社郑重地表示赞扬，承认它对全人类的功勋，并且声明，为保卫公社而战斗过的人有权受到一切正直的人们的尊敬和同情。

载于 1871 年 6 月 4 日
《国际报》第 125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按《1871 年的巴黎公社》第 2 卷，1961 年莫斯科版刊印

《工人报》¹¹⁹上的文章(摘录)

1871年6月11日

暴力胜利了

……他们,忠于自己的原则的刚毅不屈的工人们,英雄地牺牲了;与凡尔赛的恶棍们相勾结的有产阶级不仅把他们处死,甚至要把他们斩尽杀绝。巴黎工人所进行的斗争是一场宏伟壮丽的斗争。这不是一个政治制度被另一个政治制度所代替的问题。不。
369 这是劳动反对资本的斗争,旧社会反对新社会的斗争,劳动的政府反对剥削者的暴力的斗争,自由和正义反对压迫和非正义的斗争,善良反对邪恶的斗争;……

载于1871年6月11日
《工人报》第31号

原文是佛来米文
俄文译自《工人报》

《米拉波报》上的文章

1871年6月18日

他们叫嚣,是因为害怕

从巴黎公社诞生的时候起,那些热烈企望保卫人民的权利、保卫人类及社会的权利因而付出了生命的英勇的人们,就遭到了荒谬绝伦的诽谤。

愚昧而凶恶的势力,盲目的不了解自身利益的居民群众,乡村居民的宗教狂热战胜了正义,扼杀了公理的声音,他们消灭公理的保卫者,怯懦地杀害妇女和儿童,而这些人除了声明自己应享权利之外什么罪也没有犯。

一切统治我们的政府，所有大大小小的暴君，整个僧侣界，上流社会的游手好闲之徒以及我们的资产者为屠杀而鼓掌。这种屠杀是按照这么一个心地善良受人尊敬的小人的命令进行的。这个小人的名字就叫梯也尔。

但是，尽管他们拍手叫好，尽管他们为公社失败而幸灾乐祸，受难者的鲜血使他们的喉头感到窒息，而当他们想到国际时，他们那便便大腹之下的双脚就簌簌发抖。

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抗议过普法战争的国际，全力抗议污蔑公社的无耻谰言，他们知道，为了公理、正义和人道，国际现在正在抗议凡尔赛分子所执行的死刑和枪决。唯有国际敢于大声疾呼，要求承认公社战士的权利，¹²⁰而我们那些曾大吵大嚷反对死刑的慈善家们，现在却不敢为人道而吭声了。

他们也同样清楚地知道，不满情绪正在蔓延，工人阶级开始意识到，他们受所有那些借口维持社会秩序而豢养宪兵的人的愚弄和掠夺，那些人豢养宪兵，为的是纵使他们去迫害手无寸铁的淳良的群众，就象放狗去驱赶羊群，要羊群乖乖地走入屠宰场一样。所有国家都有着拥护者的协会使这些人梦寐不安，又因为拥护国际的人遍布各地，他们无处躲避，这更使他们惊恐万分。

他们的额上打着我们兄弟们的鲜血的印记，因此他们将到处被人认出来，而且象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他们吓得脸色苍白，颤颤发抖，于是给那些为他们大喊大叫的人加赐赏钱，而这些人就在报纸上把他们腐化堕落下贱灵魂里的怒火和毒汁发泄到我们头上。他们增加了疯狂的雇佣凶手，这些凶手由于无知和懒惰同意为他们的目的效劳；这时可敬的茹尔·法夫尔先生发出了毒汁四溅的通告，呼吁各国政府向国际进攻。

啊！原来你们意识到了，我们就是力量。现在你们在曾被你们瞧不起的那些人面前发抖了。你们现在想对我们来一个巴托罗

缪之夜^①——但是，你们不敢这样做。你们在巴黎大批地屠杀了我们的兄弟之后还妄图败坏他们的名声。那末好吧！我们今天声明，你们制造的大血战将成为我们的教训。因为，由于你们对我们发动了可憎可耻的战争，在我们的正义事业未获胜之前，我们将废寝忘食地进行战斗，甚至为此而必须把你们那些该受绞刑的家伙统统从大地上清除干净。

你们发抖吧！白昼即将来临。尽管你们闭上眼睛，想完全不见太阳，逃避亮光，太阳的光芒仍然即将照射得你们双目失明。

载于 1871 年 6 月 18 日
《米拉波报》第 100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米拉波报》

《自由报》上的文章(摘录)

1871 年 6 月 24 日

不要气馁！

毋庸讳言：社会主义在巴黎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至少得有整整五年的时间它才能恢复元气。但是如果有外来的支援，也许只要一个月就能使它重获生命力，而且甚至将比前一个时期更加生气勃勃。要知道，即使丢掉一切幻想，也没有悲观绝望的理由。事实情况应当给那些愚钝而残酷的反动派以大量可资思索的东西。他们消灭了五万个社会主义者，就自以为已经消灭了社会主义，然而产生社会主义的源泉是万古长存、永不枯竭的。这次运动是由一些不知名的、而今已经殉难的英烈领导的，将来也不会后继乏人。总之，并不比任何一次革命缺乏领导。社会主义的到来，其势迅

^① 巴托罗缪之夜：指 1572 年 8 月 23 日之夜巴黎天主教徒屠杀新教徒的暴行。

——译者

猛，犹如雪崩。一年之前这还是一个研究中的问题；今天科学却只能证明既成的事实了。反动派由于中产阶级既愚蠢又卑鄙地与之共谋，企图用武力来解决争端。今后的问题是谁将赢得胜利——是政府豢养的二三十万军队，还是两千五百万无产者。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大军必将前赴后继地、一次比一次更加勇猛地冲击当权的上层社会。即使他们还要失败一百次，——这是可能的，——但总有一天他们将成为胜利者。这是必定的。

如果从物质的观点来看，巴黎公社的毁灭是不容置辩的事实，那末，从思想上来说这就绝不是无可争辩的。在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社会主义都没有以如此磅礴之势确立起来，没有有这样大的程度上摆脱阻碍它前进的种种羁绊。如果说，这是一条真理（对科学来说这是不容置辩的），即各种社会思想不能通过对限定其范围的一般特性下一个定义来加以说明，那末可以说，巴黎的公社革命和联邦革命虽然遭到失败，但正是在这一点上迈进了一大步。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方面，过去只有理论家在书本里和代表大会上或多或少地明确分析过，而今天，社会主义同它的一切公开的和隐蔽的天敌相决裂，以军事斗争的方式表现于实践。

社会主义建立了公社（公社迄今仍是社会的最小的自然组合，是社会的基层组织），并且宣布联邦制的原则（即这些自然组合在政治上的团结），从而确定了自己的政策。

社会主义既以自然组合作为起始点，它就承担了解放劳动的责任，因为劳动使每一个组合联结成一个整体，并且使各个组合相互之间联结起来。社会主义并以利益一致这一不可动摇的基础作为政治上的团结的基础。

那些过去询问现在还在询问公社的纲领是怎样的人，不是骗子，就是蠢才。要答复他们，显然就得制订包含几千条款的宪法和各种法典。但是社会主义对各种宪法和法典付诸一笑。它的宪法

只有一个词，就是正义；它的法典就是学者们的著作，这些著作永远可以加以完善而且是在不断完善着；它的实际办法就是讨论，讨论的结果是自由地和自觉地订立的契约；它对违反契约的制裁手段就是废除契约。

正义的自由和必然（科学家对此业已证明），这就是纽带，社会主义凭借这些纽带就可以使社会的各个自然组合之间保持固定的公正的关系，而恰恰因为缺乏这种固定的公正的关系，才造成我们的纷争和我们的不幸……

载于 1871 年 6 月 24 日
《自由报》第 64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自由报》

呈巴黎警察局长的告密信

1871 年 6 月 28 日于布鲁塞尔

6 月 26 日星期一晚上，在布鲁塞尔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支部所在地举行了为改选联合会委员会及宣读文件和文告而召开的大会。会上宣读了由著名的卡尔·马克思撰写的伦敦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宣言。

这个宣言的标题是《法兰西内战》。这是一本阐述原则的书，全文不少于三十五页。它的主要目的是为国际、特别是为巴黎公社的活动进行解释和辩护。作者断言：公社首先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反对占有者阶级的斗争的产物；而且也是一种终于发现的政治形式，由于这一政治形式，劳动将获得经济上的解放；末了还明确指出，巴黎工人因焚烧首都而完成了一桩英勇的业绩，而梯也尔先生则是处死人质的罪犯，他的政府犯下了滔天罪行。这样的论断及其根据一共有四章。有五页篇幅用来对法国政

府成员及梯也尔先生进行种种攻击。

在这个伦敦总委员会的文件中，巴黎的杀人犯和纵火犯以及 373
社会权力的篡夺者，都得到辩护。

卡尔·马克思以伦敦总委员会德国和荷兰书记的身分也在宣言上签了名。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95, ед. хр. 1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打字复制品
译的

《国际报》上的《回顾》

1871年7月9日

不久前在巴黎发生的社会大战役，是永志不忘的事件之一，同样也将永远成为后辈的财富。短暂的，但是光荣的公社时代，它的英勇结局，它的巨大牺牲——这一切将成为最壮丽的一页而载入社会主义史册。

法国经历了一系列革命，在历次革命中不同的阶层轮替执掌政权；经历了二十年使人愚钝的专制制度，这二十年（我们知道得太清楚了）是以专制制度的倾覆告终的；经历了八个月的酷烈斗争，——而这之后，所有怯懦和叛卖行为最终导致了法国的肢解以及共和国的屈辱。

工人遭受了数不尽的苦难和牺牲，始终无人过问，他们终于进行了三月十八日革命，并庄严宣告公社成立。

工人们懂得了，那些贪图权势的人正准备在波尔多完成他们在色当一役之后就继续着的卑鄙的、叛卖的、可耻的、后患深重的勾当。

工人们也懂得了，那些出卖他们之后又力图解除他们武装的人，都是些吸血鬼、贪婪无厌的财迷和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们一直使工人们处于无知和极端贫困的境地，这就是无产阶级一贯的命运。

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早就研究过而且解决了。公社的政治及社会组织也经讨论和确定了。过去乡村曾把各个智慧和文化中心置于不堪忍受的暴政之下，这种不堪忍受的暴政必将在地方分权制面前消失，而地方分权制是通过建立自治的公社的宏伟体制来实现的。

374 愚昧的、被收买的、反动的乡村居民的投票，曾使各城市的工人处于压迫之下，公社把工人从这种受压迫的地位中解放出来。

公社最重要的行动之一是废除常备军——这个自古以来各种专制和压迫的工具，这个随时准备向自己的兄弟猛砍一刀的该隐^①。它只会引起破坏、仇恨及报复，它是引起各国人民之间的纠纷、不信任和隔阂的永恒原因。

这种常备军是一种过时的设置，阻碍着文明的发展，而被这个常备军消灭了的公社却开创了文明的时代。仿佛是为了证实这一点，圆柱被摧毁了，当它倒塌时，人们发狂似地欢呼并千百次地重复高呼“公社万岁！”¹²¹。这个圆柱是军国主义的遗迹，罪恶及掠夺的见证，永远是对各战败国人民的侮辱和威胁，是暴力和专制的标志，是对一切人道和正义原则的否定，是各民族之间仇恨的永恒体现。

公社废除了常备军，但自己却面临着一支扼杀自由和杀害同胞手足的庞大军队，建立这支军队的血腥可耻的目的，是要扑灭刚露出光芒的公社自由。这些自由是人民意志的表现。人民决心甩掉政治的与社会的锁链，否则宁可为自己的事业——它第一次成为

^① 该隐是《旧约》中杀害自己兄弟的人。——译者

人民的事业——即为无产阶级物质上与精神上的解放而献出生命。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公社的参加者才这样奋不顾身地保卫公社今天的成果，而只有受到如此伟大的正义感与自由感鼓舞的人们，才能具有这种奋不顾身的精神。

公社被打败了。但被谁打败的呢？被野蛮而无知的势力，被资产阶级、银行巨擘以及已成过去的旧王朝的一切残渣余孽的联盟打败了。这一血腥的胜利的结果，是使劳动人民看到了把劳动人民和这些人隔绝开来的不可逾越的深不可测的鸿沟。从今以后任何妥协都不可能了。两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旧社会，或者是宣告即将到来并为自己的到来而工作着的新社会。两者之一不可避免地会取得胜利，但最后胜利属于谁，这已经没有疑问了。公社思想已经对旧世界进行了一次虽然是局部的但却是有力的惊心动魄的打击，使得旧世界摇摇欲坠。最后的共同努力将使我们获得最终胜利。

英烈们！你们为了保卫我们的各项社会要求和我们现时代的各项自由而牺牲了。但是你们为之流血牺牲的思想和原则是不朽的，它们庄严地矗立在你们血迹斑斑的遗体之上。你们给未来战士留下了从未有过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他们将为共同事业而奋斗，从你们的光辉榜样中汲取这种力量。

你们在两个月的时间内使自己的敌人处于惊慌和恐惧之中，你们使全世界劳动人民看到了空前的英勇斗争的壮观。那些没有被凡尔赛分子的子弹打中的人以及因年轻而未能参加战斗的人，誓为你们报仇，他们向我们所崇敬的你们圣洁的英灵宣誓，有朝一日定将砸烂这条反动势力的多头毒蛇。

F. D.

载于 1871 年 7 月 9 日
《国际报》第 130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国际报》

《劳动手册》报上的通讯(摘录)

公 社

国际工人协会列日(佛来米语为吕梯赫)支部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委托它用社会主义的观点,编写一本尽可能完整的关于一般的公社,特别是巴黎公社的著作。接着这个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今天我们将它首次会议的结果报导如下:

前 言

我们说,对于伟大的无产阶级说来,1871年的革命——这场以巴黎为中心的革命,我们将称为正义的革命,——是十分明确的事,至少就其总的图景和最终目的而言,工人们是充分理解的,因为无产阶级知道它所缺少的是什么,从而也知道它自己的要求和前进的方向。这场革命是无产阶级历次起义及资产阶级对它长期镇压的自然和不可避免的结果……

376 ……现代的反动派,正同已往的反动派和将来还会有的任何反动派一样,既不愿意进行论战,又不愿意进行讨论,也不愿意听取劝告;他们的口头禅就是“根除”,他们的手段就是扑灭;因为他们没有正义,所以他们杀戮;因为他们没有原则,所以他们把人驱逐出境,箝制言论,但是他们从来不进行辩论……

……现在,正当镇压公社的那个专横腐朽的政府日益沉湎于邪道暴政,日益堕落并显露出它的卑鄙的腐朽性的时候,我们想使那些为公社所吓倒的人,那些不敢承认公社原则的人看到:只有公社包含着社会复兴和正义最终胜利的萌芽。

我们这本书分三部分:

- 一、公社。
- 二、1871年公社革命史。
- 三、对巴黎公社各项法令的分析。

载于《劳动手册》报，转
载于1871年9月9日
《人民国家报》第7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国际报》社论(摘录)

1871年9月24日

公社被镇压下去了：远处还隐约传来杀人的枪声的回音，形形色色的反动派一闻到屠杀的血腥味，就歛着鼻子，得意洋洋地搓着手说：“这一次我们总算把社会主义扑灭了”。

他们高兴得并不长久。首先从世界各地发出了对胜利者兽行表示愤慨的一致吼声。胜利者认为已经把各种抗议都压下去了，然而继之而起的是强烈百倍的抗议。世界各地工人阶级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地站起来了，他们说：“你们认为已被你们用可耻的诽谤所彻底破坏了的事业，正是我们的事业。你们怯懦地杀害了这一事业的捍卫者，但是一个人倒下去，就会有成千个人站起来接替他。”

是的，工人阶级不仅接受了巴黎公社的遗产，而且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了这个遗产。

不仅在那些有一点最起码的自由允许工人运动免遭特大障碍而发展的国家里，一度受战争牵制的工人运动又以新的力量开展起来了。甚至在人们认为被恐怖吓坏了的法兰西，甚至就在戒严、³⁷⁷逮捕、判刑成了经常现象的巴黎，被粉碎的各个小组也正在力求复活。

国际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强大和美好。就在这个在报纸上散布了这么多诽谤的比利时，工人们却当面嘲笑那些除了“煤油纵火犯”和“纵火犯”之外说不出别的话来的人，他们成批地参加给他们带来解放的协会。按敌人的话说，公社的覆灭会使社会主义者不知所措，然而恰恰相反，公社的覆灭使他们振奋起来，并使运动获得更大的推动力。

在此以前，国际在比利时基本上从事宣传及联合工人的工作。多年来发生的各种罢工根本不是国际做的事。它不过尽力地帮助了它们，仅此而已。

今天，当联合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而且大量的人已经认识到协会的优越性时，时机已经到来，应当转向实践并用事实表明，团结一致能干些什么……

载于 1871 年 9 月 24 日
《国际报》第 141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国际报》

亨德里克·格尔哈特在国际阿姆斯特丹 支部会议上的讲话¹²²（摘录）

1871年8月6日

国际阿姆斯特丹支部召开的代表大会闭幕了。来自北尼德兰和南尼德兰^①各地的工人们，在会上对当前和未来的社会状况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而敌人……却嘲笑我们，或者企图挑动公众对我们的事业的猜疑。让历史来裁决谁是谁非吧。我们的后代将惊奇地自问：在十九世纪，人们怎么会怀疑生产者享有生产成果——资本的权利呢？共同劳动的果实怎么会被少数人所占有，而这一不公平的社会现象怎么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呢？

不过，在报道荷兰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情况的报纸中，也有几家报纸持公正立场，应该受到高度赞扬。

只有在向公众阐明问题时持公正立场，才可能对整个社会作出真正的贡献。

对那些采取嘲笑口吻的人，我不想回答，因为如果我回答的话，我就不得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这是我所不屑采取的，而且在今天的严重局势下也是非常不适当的手段。嘲笑总是带侮辱性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说明嘲笑者缺乏有力的论据。

因此，我只想对我所知道的一部分文章进行回答，在这些文章里，作者以比较严肃的语调表示自己的疑虑，即：一般的工人运动，

^① 指比利时佛来米各省。——编者注

379 特别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宣传是对社会的一种威胁。

近来引起这种疑虑的原因主要是这一事实：在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派代表参加会议的二十一个工人联合会中，有十六个联合会通过自己的代表发表意见，原则上反对私有制，赞成集体所有制。由于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间偶然地碰上巴黎发生的悲痛事件^①，人们开始把两者看作是相互联系的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我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声明：这种推测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还在去年的安特卫普代表大会上，就已经决定下次代表大会在阿姆斯特丹举行，许多人当时就发表意见，认为圣灵降临节是举行会议最合适的时间。这样，阿姆斯特丹支部方面只不过实现了这些愿望而已。

我还将不厌其烦地重复我在乌德勒支和其他地方已经不止一次地讲过的话：我们既不发布命令，也不接受命令。每一个支部是完全独立的，完全有权自由行动。使我们和我们的工人同志们在国际范围内（不管他们属于哪一个民族）团结起来的联系，纯然是道义上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形成，是由于我们要求改善自己的处境而感到我们利益的一致，也由于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共同努力，我们就永远也达不到自己的目的。自然，因为千百万工人的传统和习惯各不相同，在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意见分歧，那是不足为奇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支部，甚至每一个会员都有权承认或者拒绝这些手段。我们希望能够多举行几次国际性的代表大会或会谈，尤其因为在这些会议上日耳曼各民族（我把英国人和荷兰人也包括在日耳曼民族之内）的代表能够广泛参加。

法夫尔在他的通告中对国际的组织的描述，完全不符合实际

^① 代表大会于 1871 年 5 月 28—29 日举行。——编者注

情况。他竟然煞有介事地认为,我们的地方支部是一些军事团队,只等伦敦一发出信号,指挥官想把他们带到哪里,他们就奔向哪 380 里。不对,法夫尔先生!你过分按照你们的军队的情况来想事了,国际的会员们不知道类似这样的使人愚蠢的纪律。

国际巴黎支部在受人责难的那些事件中究竟有多少过错,现在还没有搞清楚,而且未必可能彻底搞清。在这种情况下,因果锁链中的各个环节如此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要重新解开它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人们往往倾向于根据事件的结局来判断,因此,如果尝试没有成功,往往把全部过错推诿给失败的一方。

公社的原则是正确的,公社从一开始就提出的要求是正义的,因此所有坚决争取自己权利的工人(不管他们是否属于国际),都站在公社一边。现在人们企图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整个运动都是由国际工人协会发端和进行的,——这不仅是谎言,而且是恶意的捏造。

这是谎言,因为参加运动的有成千上万的人不是协会的会员。这是恶意的捏造,因为这里故意抹杀一条真理,即不是政党制造形势,而是形势产生政党。因此现在有人继续把这里或那里发生的骚动归咎于国际工人协会时,总是只谈其结果,而不推究其原因。他们企图造成这样的印象:只要把某一个政党,某一个团体镇压下去,如果可能的话并予以消灭(但这是不可能的),就可以恢复正常局势。这是一种包藏祸心的人蓄意造成和支持的极端错误的看法,它将再引起血流成河的灾患!

对于最近一段时间内根据公社的命令或由公社的拥护者所做的事情,我远不是一切都赞成。我过去认为,现在仍认为杀死人质是没有理由的犯罪行为。不过甚至对这一件事作出判断时,也应当摆脱派性的偏见,应当对合法的(?)政府和所谓起义者一视同仁。起义者只有在他们胜利之前才是起义者,而在胜利后,通过一些

不关紧要的手续,就被承认为合法的了。如果责备公社战士(这是公正的)的这一残酷行为,那末,卑鄙地杀害手无寸铁的俘虏从而促使公社战士进行报复的凡尔赛政府,应该受到更为严厉的诅咒。不然的话,难道只应该要求公社战士成为超脱七情六欲的天使?

我关于整个公社所讲的话,自然也适用于那些同时又是国际会员的公社委员和它的拥护者。他们一直是,而且应该是站在为正义而斗争的人们一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中许多人从一开始就参加运动的原因。但是后来,由于大家知道的那个议会的不可饶恕的顽固,其成员出于卑鄙自私的动机,有意不断地阻挠众所期望的改革,事情起了变化,这种变化无疑是工人们所没有预见到的,也是他们所不希望的。试问在这以后,他们难道应当怯懦地退却并且在一小撮资本的代表面前俯首听命吗?这些以梯也尔为首、以他的陈腐的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资本的代表(不管他们的政治色彩如何)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巧取豪夺,据为己有。

不!一千个不!在这种情况下坚持自己的原则、为了自己的信念而视死如归的人,应该受到赞扬。如果在参加运动的国际会员中,有个别人由于缺乏崇高的原则,应当对无益的残酷行为和暴力负责的话,那也不应当认为整个国际蒙受了污点。第一,这些会员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按照个人的意向行事,因为在国际的章程里没有一处把暴力宣布为手段。第二,如果这些人不是国际的会员,他们也会这样做,因为是否是国际会员,并不影响个人的性格。有一句老话说:没有不掺杂石质的金子。但是,有的人好象总是希望把个别会员所做的事情的责任加在有数百万会员的协会头上。如果始终不渝地照此办理,那末,根据同一理由就应当把一切联合组织和宗教团体宣布为非法。最后我想再加上一点:假如(虽然这种假设是不可能的)甚至总委员会(现在它的驻在地是伦敦)的所有委员都开始违反章程中载明并为各支部通过的原则的话,也不能

谴责整个协会做了这些违法的行动。理由很简单，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召开代表大会并且决定以另一个支部作为总委员会的驻在地。

我们的原则不依靠钢枪铅弹去取得胜利，而是依靠信念的力量。因此，当我们表示坚信最不应当企图用暴力来摧残原则时，希望没有人对此表示不满。暴力总要引起反暴力，甚至气质最和平的人们也会反抗。

有一些人一味希望看到采取有力的（从他们的观点看）措施，不仅为了反对国际工人协会——它只是一只替罪羊，对它装模作样地射出一支支的箭，——而且为了把整个工人运动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就他们方面说，这是十分可以理解的希望。当他们如此安逸地享受世上的财富的时候，看到一个可能唤醒对这些财富拥有同等权利的人们的运动正在兴起，他们是不愉快的。但是他们为此采取的措施究竟是否足够有力，对于这一点，老实不客气地说，我是表示怀疑的。自然，如果只想把当前发生的一切看成仅仅是几个人或几个组织所干的事，那末可能觉得要把它消灭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如果不带成见地来观察现象，那就会得出结论：工人运动中发生的一切——除了由个别人所干的一些不太恰当的事情之外——无论如何不是煽动的结果，而是由发展和进步精神所产生的，这种精神在大地上阔步前进，到处散播着有益健康的影响。使死亡的躯体重又获得了生命。好吧，应该把它消灭。他们这样做，其效果好象和克努德^①一起向奔腾而来的大洋怒潮高呼：“我命令你向后转。”不，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应当希望政府不要热衷于作出过分仓卒的决定。因为，甚至除去可能直接引起流血冲突那种情况不说，解散各工人联合会和阻挠他们公开集会

^① 克努德，1017—1035年丹麦国王，据说他曾命令海潮后退，以此来讽刺臣下的谄媚。——译者

的企图，必然导致秘密俱乐部的产生，那是毫无疑问的，这种秘密俱乐部是对社会的更重大的危险，因为就其性质来说，它们更可能受到政治阴谋家的影响。

我已经足够清楚地指出了国际应该依循的道路（根据我的看法），一切工人联合会也应该同国际一起依循这条道路前进，因为问题关系到它们采取的行动；我还足够清楚地说明了，那些不是为
383 自卫的铁的法则所迫而采取过火行动的会员，应该受到谴责。现在，我准备回答问题，并且尽可能消除由于今年5月28日和29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荷兰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见解和多数通过的决议所引起的不同见解……

以小册子形式发表：亨·格
尔哈特《国际及其评论者》，
1871年阿姆斯特丹版

原文是荷兰文
俄文译自小册子《国际及
其评论者》

《解放报》的公告

1871年7月3日

我们请我们的同志和全体工人们注意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就法国最近发生的事件从伦敦发出的致协会欧洲和美国会员的宣言，其中第一部分我们发表在另一个地方¹²³。宣言包含极其重要的揭露和有益的教训，这些教训我们应当永远记取，因为我们同情我们的巴黎兄弟们的英勇精神和不幸遭遇，因为我们同他们一样，心情沉痛，胸中燃烧着永不熄灭的仇恨和复仇的神圣烈火。

载于1871年7月3日
《解放报》第3号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译自《解放报》

《解放报》上的文章

1871年11月6日

为人道捐款

成千上万的公民，其中大部分是工人，正在法国的平底船上和监狱中备受折磨，他们的唯一罪名是他们对狂暴的进攻进行了抵抗，没有引颈就戮，而对在世界上实现正义抱着崇高的希望。

那些仍然保持自己的尊严、没有象目前各国资产者那样丧心病狂的报刊，要求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对不幸的人们实行大赦，因为在当时就不能构成可以指控他们犯有刑事罪的任何罪状。

但是那个现在统治着法国的嗜血成性的小丑^①，对要求赦免的呼声置若罔闻。他对我们的阶级，被宣布为可鄙的败类的阶级，就是这样地刻骨痛恨。

在这些不幸的人们当中有妇女和幼儿，他们正在哭泣悲啼，受苦受难，忍饥挨饿而死去。

谁能对他们的灾难无动于衷呢？

同情同情这些妇女和幼儿吧！

我们仿效巴黎《激进党人报》和该国其他几家同行的榜样，从今天起《解放报》宣布为人道捐款，以救济为了公社的伟大革命事业而受难的妇女和幼儿。

我们呼吁马德里和外省的共和派报纸支持这一国际性的义举。

募集到的款项可送国际工人协会马德里联合会的地方委员会出纳处，以便转交给巴黎市参议会进行分配。

《解放报》编辑部捐献了十个丕塞他。

载于 1871 年 11 月 6 日
《解放报》第 21 号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译自《解放报》

《解放报》关于为公社战士的 妻子儿女募捐的报道

1871 年 11 月 13 日

我们曾在我们的报纸上和私人信件里呼吁马德里共和派报纸支持我们，以便尽可能地减轻公社保卫者的妻子儿女的极度贫困的处境，但是他们对我们的呼吁充耳不闻。因此这项工作只能由我

^① 梯也尔。——编者注

们的兄弟们来完成了。我们孤独无援，只能指望我们自己的努力和我们的贪婪的剥削者留给我们的几文小钱。——但是，我们要让他们看到：一个穷工人的一文钱同一个自私自利的资产者的一个金币一样有分量。

下一号报纸上我们将公布在马德里联合会各支部里捐款的第一批名单。

载于 1871 年 11 月 13 日
《解放报》第 22 号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译自《解放报》

《解放报》关于纪念公社 一周年的呼吁书¹²⁴

386

1872 年 3 月 3 日

1871 年 3 月 18 日巴黎的无产阶级奋起反抗自古以来的人类剥削者，开始了旨在获得普遍解放的光辉革命。

5 月 22 日巴黎的无产阶级遭到了获胜的反动派无情和血腥的“刑罚”。但是，他们认为永远绝灭了的公社却仍然活在工人阶级伟大的心灵之中。

我们的美国兄弟们决定把 3 月 18 日作为国际的节日。在比利时，工人们准备组织宴会来纪念这一意义重大的周年。

我们必须效法这些国家的工人兄弟们，当反动派在西班牙飞扬跋扈的今天，用盛大的示威游行来纪念这一社会革命的首次行动。

载于 1872 年 3 月 3 日
《解放报》第 38 号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译自《解放报》

《解放报》的通讯报道

1872年3月23日

正值公社战士英勇起义一周年之际，我们收到了萨拉哥沙和巴塞罗纳两地我们的兄弟们的来电，电文如下：

18日于萨拉哥沙

致《解放报》编辑部。谨自萨拉哥沙向具有世界意义的三月十八日的兄弟们致敬礼和社会清算^①。——主席。

18日于巴塞罗纳

致梅萨-列奥姆帕特。泥水工协会于晚上八时在哈亭咖啡馆集会，以举杯祝酒来纪念巴黎起义一周年。——委员会：莫霍·卡尔佩拉尔·冈萨勒斯、弗拉贝·米利亚斯、塞巴斯提安·特拉贝。

上述来电所报道的集会开得非常热烈。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朗诵了为这一事件写的诗歌，可惜因为版面不够，这些诗歌我们不能在这一号里发表，但希望在下一号里能够刊登。纪念活动结束后，为巴黎公社流亡战士募集捐款；一共募集了八十八列阿利十七生地母。

387 我们接到来自阿耳卡拉的报道，那里为纪念三月十八日举行了园游会，这种园游活动将每年在一个叫做牧牛场的地方的美丽河岸上举行。

国际性的节日在激昂热烈的气氛中度过，参加的人很多，纪念活动给参加者留下了光辉崇高的感情和激动人心的回忆。

① “社会清算”是蒲鲁东提出的口号，意为彻底改革社会。蒲鲁东主义者常用“敬礼和社会清算”作为书信结尾用的祝颂语。——译者

马德里联合会区委员会关于每年确定一天为巴黎公社周年纪念日的呼吁书，被萨加斯塔的警察撕毁了。

真是无聊！他们认为用马刀从墙上刮下呼吁书，他们就能禁止工人阶级对巴黎公社战士深怀兄弟友爱之情。

载于 1872 年 3 月 23 日

《解放报》第 41 号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译自《解放报》

《解放报》上关于巴黎公社 一周年纪念活动的报道

1872 年 3 月 30 日

巴黎公社一周年的纪念活动遍及整个西班牙。除了很少很少的居民点之外，工人阶级都以示威游行、集会和宴会来纪念 1871 年 3 月 18 日作出社会革命第一次行动的英雄们。这证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已成为事实，因此在世界上树立正义即将成为现实。

在上一号里我们向我们的读者报道了萨拉哥沙、巴塞罗纳、阿耳卡拉-德-埃纳雷斯和马德里的同志们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活动；今天我们发表了来自帕耳马、瓦伦西亚、伐利亚多利德和加迪斯的来信，继续进行报道。

下面就是这些信件：

1872 年 3 月 19 日于帕耳马

同志们：

昨天我们以公开集会来纪念 1871 年 3 月 18 日的光辉革命。

巴黎的无产者永远光荣！杀害他们的卑鄙的刽子手可耻！

正义伸张之日将是仇恨报偿之时。

敬礼和社会革命。

338:

T.

1872年3月20日于瓦伦西亚

同志们！

3月18日我们在市区的一个咖啡馆里集会庆祝巴黎公社宣告成立一周年……

敬礼和社会革命。

M.

1872年3月20日于伐利亚多利德

亲爱的兄弟们！

3月18日晚上这里联合会的各支部，应当地委员会的邀请并响应你报的倡议，在一个专门租赁来的大厅里集会，以隆重纪念公社胜利一周年。

为了开成一个隆重的纪念大会，向出席者征集了经费。

八时半我们的很多同志在约定的地点集合，大家热情高涨，只有我们的理想才能激起这种高涨的热情。支部的地方委员会事先简朴地布置了宽敞的会场。会场里最引人注目的，是悬挂在一个框子里的公社委员们的像，四周围绕着红旗；会场当中摆着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简单的冷碟。

组织委员会的一位同志在简短的讲话里谈了会议的目的并宣读了英勇坚毅的公社革命家们的传记，受到热烈的鼓掌欢迎。接着送上了酒菜，为1848年和1871年法国牺牲的社会理想捍卫者、为全世界的国际会员、为社会集体主义报刊、为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等等而频频干杯，这时与会者人人振奋，喜形于色。

另一位同志就会议的主题发表了长篇的引人入胜的演说，最后他提议向表达我们思想的各报编辑部声明：“伐利亚多利德的工人向其他省的兄弟们致衷心的友好的敬礼；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剥削者，正在对以我们阶级所特有的坚毅热情捍卫和宣传我们伟

大协会的原则的人们策划和施加迫害，他们这样做，说明我们无愧为协会的会员，我们因他们的迫害而感到自豪。”

会议一致通过了这项提议。继混合支部的几位会员发言之后，³⁸⁹在宣布这一隆重大会开幕的那位同志的提议下，大家热烈拥抱，会议于十时三刻在相互祝贺和热烈鼓掌声中结束。

我履行自己的职责，向你们作此报道，希望你们了解发生的事情，并在报上发表这封信。

敬礼和社会解放。

C.

1872年3月23日于加迪斯

同志们！

我极简略地报道一下我们联合会的国际会员纪念公社一周年的情况。

第一，我们做了一面红旗，上面写着：

1871年3月18日。巴黎。

公社万岁！

第二，晚上七时十分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会议使我们的发言者和其他同志深深激动；大家竞相捍卫我们的公社战士兄弟们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思想，引起所有到会者的热烈欢呼。

第三，会议结束后，所有到会者开始用简便的晚餐，晚餐时，发表了激昂慷慨的祝酒词，所有到会的人（既有联合会会员，又有非会员，济济一堂）热情高涨。会议一直到半夜才散会，而参加会议的人当中没有丝毫不满的迹象。

敬礼和社会清算。

C.

载于1872年3月30日
《解放报》第42号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译自《解放报》

国际西班牙联合会萨拉哥沙代表大会 给巴黎公社保卫者的致敬电

1872年4月10日

萨拉哥沙代表大会谨向忠诚于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因而在监狱中或在流放中备受折磨的巴黎公社保卫者表示感谢之忱，并向被凡尔赛暴徒杀害的烈士们鞠躬致哀。

萨拉哥沙代表大会，1872年4月10日。

大会主席 米·皮诺，机械工人。

秘书 圣地亚哥·果梅斯，机械工人；

霍塞·帕米亚斯，制鞋工人。

载于《1871—1872年第一
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1965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按《1871—1872年第一
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刊印

《解放报》关于为公社战士的 寡妻孤儿募捐的通告

1872年5月11日

上月28日我们向马德里联合会地方委员会财务委员转交了我们编辑部为公社战士的寡妻孤儿募集的捐款。我们宣布募捐结束。总共募集了三百七十五塞他七生地母。

下面是财务委员的收据。

“兹收到《解放报》编辑部到1872年4月20日截止为公社战

士的寡妻孤儿募集的捐款三百七十五塞他七生地母。

地方委员会财务委员 Б. 阿隆索 1872 年
4 月 28 日于马德里”

我们已请委员会(它既有可能且又愿意承担这项工作)把这笔
捐款转交给指定的收款人。

载于 1872 年 5 月 11 日
《解放报》第 48 号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译自《解放报》

意大利

391

佛罗伦萨国际民主协会 致巴黎公社公民们

1871年4月12日

你们目前在巴黎开展的、将成为 1789 年伟大革命的必然逻辑结果的英勇斗争，使我们心潮起伏，不能平静；我们，为普遍民主而共同战斗的你们的兄弟们，从阿尔诺两岸向你们致敬并祝你们胜利。巴黎曾经以自己的英雄精神在极大程度上拯救了法兰西的荣誉，现在它又作为民族的斯巴达克，在为无产者——这些十九世纪的奴隶们的自由和解放的伟大斗争中，与世界上的资本巨头们的利己主义进行战斗。

深受震惊的欧洲和全世界的人们可以看到，各现代民族的高尚斗士，为了至今还受压迫的平民的解放，怎样在伟大的战场上一点一滴地洒着鲜血。但是我们的任务，为普遍民主而共同战斗的你们的兄弟们的任务，应当是完全不同的。

不管你们将来怎样——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你们的旗帜都将永远成为未来的胜利的旗帜，而我们——如果不是我们，那就是我们的孩子们——将把这鲜血和战场上血迹斑斑的沙土收集起来，高举到天上，同时高呼：“我们胜利的一天必将到来！”

佛罗伦萨是米凯尔·迪·兰多出生的城市，这位光脚的平民百姓，在梳毛工人起义中表现出人民儿子的英勇和崇高的心灵。凶残的资产阶级已经堕落到把自己的祖国变为美第奇^①的玩物，而

^① 美第奇是十五世纪意大利最大的银行家，从 1434 年起美第奇家族出任共和国的领袖。——译者

米凯尔·迪·兰多却因为想使平民享受同资产阶级一样的社会政治权利这一“犯罪的”愿望而遭到流放。这样一个城市不可能不充溢热情，不可能不向你们——在我们这世纪里相信正义的时代终究会到来的人们——祝愿胜利。

我们听到过我们的敌人的嘲笑，他们把你们叫做渺小的无名人物。 392

那他们自己是什么呢？是一群匍匐在色当降俘^①跟前的无耻之徒。这就是梯也尔、卡特利诺、沙列特。他们曾吻过一个人的鞋子，而那个人（当然是按照命运的讽刺）又被称为加利利无名渔夫的不成材的继承人¹²⁵。——但是，法兰西一定会认识你们；不管你们胜利或者失败，你们的原则，社会解放的原则，即将成为调节现代社会的原则。我们这些无名的人宣称：从今天起将把我们的一切，我们的生命和力量贡献给这一事业。

鲁伊治·卡斯特拉佐、安东尼奥·里焦、阿道尔福·布鲁尼、安得列阿·贾内利、安东尼奥·马尔蒂纳蒂……

载于 1871 年 4 月 22 日
《玫瑰小报》第 111 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玫瑰小报》

国际吉尔真提支部 致巴黎公社战败者的信¹²⁶

1871 年 6 月 11 日

正当全世界的特权阶级为色当懦夫们的暴行拍手叫好、恣意

①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诽谤和詈骂不幸失败的英雄们的时候，我们，你们的具有共同信念的、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象你们一样举起社会复兴的旗帜的兄弟们，从遥远的西西里海岸，向你们——巴黎公社的战败者们表示慰问、敬佩和希望，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光荣。

以史无前例的伟大原则、以非凡的崇高事业使全世界钦佩的革命，并没有失败。平民的社会解放，对我们来说已成了当代的迫切需要。而你们的革命揭开了遮掩着未来的帷幕，宣告了新文明时代的到来，它或迟或早总将胜利，因为从你们的烈士的血泊中将有无数的复仇者挺立起来。公社不是消失于太空中的彗星。它是太阳，今天落下去，明天将重新升起。^①

载于 1871 年 6 月 27 日

《人民报》和 6 月 28 日

《玫瑰小报》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按《1871 年的巴黎公社》1961 年莫斯科版第 2 卷刊印并根据《人民报》校对

293

佛罗伦萨国际民主协会 致幸免于难的巴黎公社战士兄弟们 1871 年 6 月

兄弟们：

当你们还拥有力量并以你们的敌人也承认的英勇精神抗击凡尔赛暴君的走狗、捍卫每一寸土地的时候，我们会向你们致敬^②并祝你们胜利；如果现在，在你们战败之后，我们就抛弃你们，听任那些趋炎附势之徒和专门扼杀一切崇高事业的凶手去嘲弄和咒骂你

① 在《平等报》上本文后面还有签名：“代表协会——卡罗洛索博士、安东尼奥·里热（《平等报》编辑）、弗兰契斯科·阿拉伊莫（书记）。”——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 391 页。——编者注

们,那末,我们就同这些卑鄙的家伙同流合污了,就应该受到所有高尚的人们的非难和蔑视。

因此,我们绝不想在你们遭受不幸的时候抛弃你们,同样也绝不想评判你们最近所做的事情。

历史将对这些事情作出裁决,而且将在极大程度上撤销当代人的判词——对这些事情的仇恨;恐惧、片面性和千百种其他感情模糊了理性。历史将告诉人们:假如法国不是由于经受种种灾难而变得如此迟钝,不是由于泛滥于帝国之内的贪污腐败现象和天主教的流毒而变得如此自私和软弱的话,那末,它就会响应你们的崇高号召,而现在沉浸于血泊中、淹没在大火浓烟里、埋葬在断垣残壁之下的伟大思想,就可能标志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历史将宣布:你们的一些社会措施,其中如取消常备军,最充分地发扬自由和市镇自治,把教会从国民教育事业中排除出去并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降低高额薪金,维护社会道德等等,应该得到一切真诚正直的民主主义者的赞许和钦佩。

此外,历史将说明那种思想上的荒诞离奇:某些人用不同的天平来衡量世间的事情,他们一直把萨贡托、萨拉哥沙、莫斯科和米梭隆基的战斗^①,当作英雄业绩来歌頌,但是却怯懦地攻击你们,指责你们杀人、野蛮和破坏文明。

最后,历史将借助最近的非凡的事件来证明:人类必然的未来,在巴黎人遭到失败的尝试这一养料丰富的母胎中孕育孳长,它不可能是别的,而只能是各民族沿着社会解放的道路的伟大进军。

历史将对一切的一切作出应有的回答。

在历史作出自己庄严的判决之前,在我们和我们向之呼吁的

^① 指 1811 年西班牙人在萨贡托抗击法军、1808 年西班牙萨拉哥沙市抗击法军、1812 年俄罗斯抗击法军焚毁莫斯科和 1825 年希腊米梭隆基市抗击埃及军的战斗。——译者

民主力量身上，有两项神圣的任务。

首先，兄弟们，要向那些企图否认你们有政治信仰和原则的人提出抗议。在他们看来，似乎你们中千万人视死如归的英勇精神不是出于信仰，而实际上只有信仰才能产生烈士和英雄。在他们看来，似乎各被压迫受苦难的阶级的兄弟般的大团结和他们的解放、自由和公社自治都不是原则，而实际上这些原则的正确性和不可侵犯性是谁也不能争辩的。

另一项任务是发动民主舆论，反对那个卑鄙的措施，这一措施已经给要求实施它的那个政府带来耻辱，并且将给接受它的国家带来耻辱。我们已经说过，历史将对一些指责作出应有的回答，但是有些东西是众目共睹的，这就是凡尔赛的骇人听闻的反动，大规模地枪杀老幼妇孺，一句话，白色恐怖的最最触目惊心的惨象……接着就是君主制度，旧的君主制度和它的耶稣会主教会，亵渎罪法令，复辟波旁王朝或教权主义的企图。

这样，即使说巴黎起义者犯了滔天大罪，要对最恶劣的合伙暴行负责，但是理性、气度、正义、人道仍然不许可把他们交给所谓的凡尔赛政府去处理，因为这是一切政府中最卑鄙、最作恶多端的政府之一。对死刑的不公正性允许有种种不同的想法，但是帝王把人们掷入竞技场让野兽去撕得粉身碎骨的时代，毕竟早已过去了。

因此，虽然意大利政府已经答复凡尔赛史无前例的要求，说它将遵循引渡罪犯的习惯法，意大利的民主力量却回答得更坚决：他们不承认这个刽子手和杀人犯政府，他们愿意对那些为崇高事业斗争的失败者提供避难所，他们承认高出于一切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之上的人道和良心的法律。

签名：

鲁伊治·卡斯特拉佐、莱奥尼达·巴提尼、弗兰契斯科·皮契尼、安得列阿·贾内利、弗兰契斯科·巴塔利亚、戴维·弗朗契斯

基、埃托雷·索奇……

载于 1871 年 6 月 13 日
《人民报》第 69 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米兰工人群众大会的决议

1871 年 6 月 18 日

资本对他们说：“你将饿死！”——他们回答说：“不，我们将靠我们的劳动活下去！”

对专制制度他们回答说：“我们是自由的！”

他们袒开胸膛面对反动的阴谋分子的枪炮。

他们牺牲了，但死得英雄。

今天，反动派把他们称做匪徒，并且号召全人类诅咒他们。

难道我们能容忍吗？不！

劳动者们！当我们的巴黎兄弟们战斗失败，象野兽一样被追捕，在杀人凶手的打击下成百成千地倒下去的时候，让我们告诉他们：“到我们这里来吧，我们在这里，我们各家的大门为你们敞开着，我们将保护你们一直到复仇之日，这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

劳动者们！公社的原则就是我们的原则；我们愿为公社的行动承担起责任。

社会共和国万岁！

载于 1871 年 7 月 16 日
《平等》周报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按《1871 年的巴黎公社》
1961 年莫斯科版第 2 卷刊印

彼·拉·拉甫罗夫的文章

《巴黎通讯》(摘录)

3月21日于巴黎

这样,又是一次革命,而且与其他革命迥然不同。每一个人都自问:是谁在领导这一切呢?是不是布朗基?是不是皮阿或者弗路朗斯?完全不是。没有一个有一丁点声望的名字。没有一个观众所熟悉的演员参加这出戏剧的演出,没有人扮演主要革命家这个角色。所有大报都不知所措了。他们曾经深信,在他们没有得到消息和没有他们的朋友参加的情况下巴黎不可能发生任何革命。无名的人!小铺老板们看到这个当前治理巴黎的可怕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签名,惊奇得瞠目结舌。都是些毫不知名的人物!看门人做出瞧不起的鬼脸,对住户们说:“太太,请瞧,这算什么政府!这真可笑!都是些普普通通的人!流浪汉!工人!是呀,太太,普普通通的工人!”

毫无疑问,这是些普普通通的工人。这正是最近几天的运动的独特的地方。这是说明这几天事件的性质的东西。这是使它们在每一个社会主义者、每一个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以及每一个在有形的历史事件中研究社会中起作用的无形的力量的真诚思想家的心目中引起兴趣的东西。最近几月来在法国发生的巨大变革中,无论是反动的资产阶级还是革命的资产阶级,都没有推出一个新人物,因为在这些事件中他们辜负了过去的声誉。谁也没有能捍卫住什么,谁也没有能组织成什么:政权依然在一些完全无能的人

的手里，因为谁也不敢企望取而代之，因为不论是甘必大，雨果，赖德律-洛兰，还是路易·勃朗，都没有胆量担负起组织政府的责任，因为弗路朗斯，布朗基和德勒克吕兹没有能组成政府。这样，法国最有名望的人物所不敢做和不能做成的事情，几个正直聪明刚毅坚决的、几乎为报刊读者所不知道的人，却轻而易举地做成了。

当然，对《国际报》的读者来说，这不都是些不熟悉的人。在历次宣言的签名当中有瓦尔兰和阿西的名字，向他们证实了这不是一伙强盗，不是帝国主义分子、波拿巴分子或者普鲁士人的走卒，而资产阶级报纸，例如《时代报》却企图把他们说成这样一伙人。如果这些报纸的记性不是那么坏的话，他们会想起，瓦尔兰不仅因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和审判案而闻名于世，除此之外，他还在最近的选举中得到过五万八千张选票。不过，有时候忘记一些事情是非常有利的。这样倒便于反复不断地提醒巴黎人，当前的工人政府是由一些完全无名的人物领导的，以此来触动巴黎人的自尊心。

这些工人能够把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大部分组织成一个强大的整体。一直到3月18日，这支不断壮大但却镇静自若的力量，每天都要增加几个新营。当巴黎的某一个区完全组织起来以后，国民自卫军就担负起这个区的警察的职权并把警察局的官吏赶走。如果我沒有记错，3月13日只有六个组织起来的区，而到3月17日已经达到十二个区，也许还更多一些。假如梯也尔政府不在几天后开始进攻，整个巴黎就会不经冲突成为一个纯粹是人民的共和的组织，一个依靠人民的全部武装力量的政府，在这支武装力量面前，任何别的政权都会俯首就范。一些普普通通的、谁也不知道的工人，在几天之内能够组织起一支维护法纪的力量……

梯也尔在巴黎的活动是一系列最明显的错误。他竭尽全力迫使波尔多的统治者不是按照他们的意愿而是按照他的意愿投票，

这件事他做成了。他竭力挑动巴黎全体居民群众起来反对政府，这件事他也做成了。任命维努亚、奥雷耳·德·帕拉丹和瓦伦顿，宣布戒严，查封六家报纸——这一切象针刺一样使巴黎逐渐激怒起来，甚至使漠不关心和犹豫不决的人也加入了已经形成的声势浩大的反对派。政府在巴黎的威信已经微乎其微了。想起要使用武力的时候，已经是不能使用武力的时候，已经是沒有武力的时候了。这时才恍然大悟，同喧嚷嚎叫的反动议会打交道比之同工人群众打交道，竟是两回截然不同的事。

我不打算向你们详述最近几天的一切波折，这些你们都会从报纸和电讯中知道。当我写这篇通讯时，巴黎的议员们和各区区长已经表示支持中央委员会，它现在称作国民自卫军联合总部。但愿这些属于各个党派的大名鼎鼎的先生们、这些律师们、新闻记者们、区长们不要把已经做成的事弄糟。明天应当举行市议会的选举，而可怕的、惊人的“无名人物”的政府，如它自己所说，将从市议会的台阶上下来，以便到人民的行列中去。它将比本世纪任何一个别的巴黎政府更出色更诚实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以后又会怎样呢？这个工人政府会得到它所想望的“唯一奖赏”，即“看到真正的共和国的建立”呢，还是因循守旧的势力会占上风，又把政权交给那些自私而无能的往昔的党派和往昔的“太有名的”人物手中？……

签名 比埃尔

用法文载于 1871 年 3 月 26 日
《国际报》第 115 号

俄文按彼·拉·拉甫罗夫
《社会政治文选八卷集》1934 年莫斯科版第
1 卷刊印

彼·拉·拉甫罗夫的文章

《巴黎通讯》(摘录)

3月28日于巴黎

编辑公民:

巴黎内部事务的动乱时刻已经过去了。昨天各区都举行了市议会的选举。不参加选举的人数比预期的要少得多,特别是考虑到几天前巴黎街头发生过内战,许多区不愿承认市议会的中央政府,而几家发行最广的报纸的势力巨大的联盟,号召他们的读者不要服从政府,把它称作杀人犯、盗贼、波拿巴分子和普鲁士人的代理人的政权等等。

中央委员会的坚定,它的沉着和智慧战胜了一切困难。这个由无名人物、由工人组成的集体政权,比本世纪内巴黎和法国所拥护的任何别的政权更懂得由于各种事变而产生的全部困难。它能够做到坚定而不滥用自己的力量和专政;它能够妥协而不放弃自己的任何一项原则,不向包围它的老奸巨滑和满怀仇恨的敌人作任何让步。

大部分宣言都是策略,坚定的信心和沉着的决心的典范。虽然大家知道政府的大部分成员倾向社会主义,但它没有提出过一个不适当的问题,没有颁布过一项不能实施的法令。它不提自己的倾向。它不用漂亮的词藻,不作不能实现的诺言,但却做了一系列的事情。

它知道,它的力量在于集体主义,因此凡是涉及专门事务的情况下,都由一位不具名的代表以委员会的名义签署。它知道,在工人无产者执掌政权的情况下,富人永远不会忘记把贪污盗窃、滥用职权和秩序混乱的罪名加到他们头上。因此委员会的成员,成天

工作，排除万难，有时甚至得重新组织瘫痪了的部门，却满足于支取和国民自卫军战士相等的薪金；他们能够在有一个有两百万居民的城市里不用专职的警察而维持好秩序；他们能够使蓄谋行凶的暴徒闻风丧胆并及时防止越轨的行动。如果巴黎街头曾经秩序混乱，有时商店突然关门，发生或大或小的流血冲突，那末造成这些事件的唯一原因，是所谓的“秩序”党。如果在我写这篇通讯的时候，工商业人心惶惶，停工息业，一些外国人和胆小怕事的人相率离开巴黎，一种社会病态的感觉继续笼罩在城市之上，那末这一切的罪责全在于凡尔赛议会难以捉摸的立场；它过去什么也不能加以防止和干预，而现在又不能心甘情愿地容忍既成的事实，这些既成事实的合法性是很明显的，而且如果加以合法化，本来会给法国国内带来和平的……

中央委员会把自己的专政权力让给按法律选出的公社，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它严格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它诚实地完成了它的极为艰难的使命，它的胜利是智慧和道德的胜利，社会正义的胜利。对你们的读者来说，这是强大而又正直沉静的无产者对资产阶级社会一切腐败势力的胜利。一些鼎鼎大名的人物黯然失色了，一些夙著声望的演说家退居一旁了，或者专事于空谈；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一无所能，一无所知，一事无成；报界这个“第四大国”，这个曾经震撼各个帝国的巨人，显示出它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渺小。社会主义思想家在研究这短短几天的事件时，可以更有把握地断言，这个剝削并腐蚀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社会没有任何存在的基础了。它既没有道义上的权利，又没有人数上的优势，甚至没有采取行动的能力、社会活动的习惯、远大明确的思想的影响——它有的只是因循守旧。

毫无疑问，形势仍然是十分严重的：在已趋平静的巴黎和国民议会之间的冲突依旧继续着；外省各大城市的局势杳无信息或者

尚不明朗；凡尔赛政府仍抱敌对态度，未来如何，茫茫不可知。现在巴黎理应得到一切真正拥护进步的朋友，特别是各国社会主义者真诚的同情。但是，在事件发展的进程中，无所作为的同情有什么意义呢？能够期望得到某些方面的积极帮助吗？关于这一点我什么也不能说。事件的发展会解决这个问题……

签名：比埃尔

用法文载于 1871 年 4 月 2 日
《国际报》第 116 号

俄文按彼·拉·拉甫罗夫
《社会政治文选八卷集》
1934 年莫斯科版第
1 卷刊印

彼·拉·拉甫罗夫给巴黎公社 公民们的信¹²⁷ (摘录)

1871 年 4 月初

公民们，我在法国是一个外国人，但我是国际的会员，完全同情巴黎公社的代表的社会运动。我一生都在研究、教授和传播科学；因此在这封给你们信中，我想谈谈对教育问题的一些想法，教育事业是你们应当妥善解决的。

任何一次旨在建立巩固的社会体制的革命，必然要依靠教育改革。谁占有学校，谁就占有社会！

但是目前需要立刻改变社会状况并把社会活动的重心转移到过去脱离政治生活的阶级中来，因此必须把“教育”这个词用于最广泛的含义。这里谈的不仅是需要用新观念来教育的一代儿童。首先必须教育成年人一代，使他们能够负起正在落到他们身上的新任务，同从四面八方包围他们的敌人进行有成效的斗争。

巴黎公社依靠真正的人民，即劳动人民，成功地开始了同腐败

的旧社会的斗争。它胜利了。社会的政治状况改变了。现在决定事情方向的，不是资本家，不是工业巨头，不是法律家，不是新闻工作者。现在社会活动的重心在工人阶级之中。

公社正四面受敌。我说的不是那些向它公开宣战的敌人，而是那些暗中作乱的人，那些革命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和面子的人，那些不能容忍统治权从富翁、资产阶级手中被夺走的守旧派；我说的还包括那些总是听信反动诽谤的愚昧的人，以及那些胆小怯懦的人，麻木不仁的人。

缺少忠诚于公社思想的、同时经过训练善于办事的人，可能成为新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严重障碍……而一个希望它的各部分都具有生命力的、在道德方面组成一个整体的真正的社会机体，应该拥有信念坚定的人，即使是为了完成不关紧要的任务，也要由这样的人去干。工人大都没有从事社会的、政治的、行政的事务的习惯，而公社正是应该从工人当中来大量选拔自己的助手。

要克服这个障碍，只有立即采取最有力的措施，在居民的各阶层中传播关于社会活动原理的明确的概念，使这些概念成为将在各个陌生领域中工作的明白事理的人的指针。第一次法国革命为了同国外的敌人作斗争，曾经大力创办学校，培养教师，编写教材，发展各门科学和专门技术；现在为了同国内的敌人作斗争，也需要进行类似这样的工作。

组织教育的任务是很复杂的。

1. 需要控制学校，用新思想加以激励，采用新教材，号召一切能够分出时间从事教育宣传的人都来参加这项极端重要的工作，⁴⁰² 以此来改造儿童教育。关于这一点我不准备多讲，因为公社的公民们无疑已注意到这项任务了。

2. 必须在成年人中间组织社会宣传。必须在各区、各区政府和公共会堂里举办各种连续性的专题演讲会、讨论会和训练班，不

是为了进行尚武宣传，而是为了传播社会科学各部门的明确的知识……

3. 必须在各区设立免费的图书阅览室^①，室内应有用新社会的观点编写的各种宣传资料和教材。那里还可以组织这些书籍的朗读会。这种图书室里的工作人员，应能根据每一读者的知识程度、职业、年龄等等向他推荐最合适的书籍、小册子和报纸。我对巴黎人的家庭生活了解不够，对妇女在最近这次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也缺乏明确的概念，但是我觉得在妇女中间可以找到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和胜任学校教学的人。在美国，小学里的教学工作基本上都是妇女担任的。

4. 应该使工人手中有专门向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人传授重要的系统的知识的书籍。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工人得到同资产阶级进行胜利斗争所必需的知识。自从我成为国际的会员以来，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第一次发表于《苏联史》
杂志 1971 年第 2 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接《苏联史》杂志刊印

彼·拉·拉甫罗夫的 《英国通讯》¹²⁸(摘录)

1871 年 7 月 17 日

……当鲁克拉夫特和奥哲尔把辞职书递交给总委员会的那一天，只有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们提出最令人信服的论据与之抗争，这次辩论使参加会议的人毫不怀疑，正是英国工人的代表坚决声

^① 也许图书阅览室最好附设在公共食堂里，目前公共食堂应更加广泛地设立。
——作者注

明与巴黎公社团结一致。在《东邮报》上发表的会议记录中，关于这件事有如下的一段话：

403 “总委员会讨论了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先生反对宣言的言行和他们的辞职书，对他们的耶稣会徒的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尤其因为他们两人曾经慷慨激昂地发表过保卫公社的见解。会上指出，象这样的人成为逃兵而匍匐于‘秩序党’的脚下是可耻的，而他们竟这样做了。他们的辞职书已被接受，并且决定取消他们在宣言上的签名。”同时卡尔·马克思给《每日新闻》寄去答复鲁埃林·戴维斯的信；这封复信在《每日新闻》上发表时被窜改了，只有在《东邮报》上才全文发表。我把全信援引如下……①

作为这封信的补充，我把卡尔·马克思写给《派尔-麦尔新闻》编辑的一段话附在后面，这段话是马克思就他对当前的法国政府成员提出的指责这件事写的，因为他的指责被认为是“诬蔑”②……

对卡尔·马克思的声明只能表示欢迎，因为它使国际总委员会的立场变得十分鲜明有力。宣言最重要的思想，是声称国际的纲领同公社在其法令和行动中实现的纲领，是一致的。由于这篇宣言，总委员会把自己置于一场现在还不能充分评价的历史运动的前列。国际的政治纲领在不久前还是不明确的，而且似乎会造成对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的相互关系有不同理解的两派之间的分裂，从此之后，这个纲领明确了。面对全欧洲资产阶级报刊对被镇压被消灭了的巴黎公社的诽谤和辱骂，全欧洲千百万工人自由选出的代表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以后，声称公社是合法的，它代表正义，并且还代表未来。而且这不仅是总委员会的委员们表示的意见。欧美各国的人们都支持这个意见，在那里，凡是社会主义者能

① 见本书第 38—39 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 88 页。——编者注

够自由集会的地方,都举行群众大会表示拥护。这样,巴黎街头的大屠杀、枪决妇女和幼儿,都无济于事。社会主义比以前更强大,更坚决,其目的更明确。

在这个方面,工人运动的敌人过去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次要的因素,即对当前领导法国政府的政治小丑们的评述,以此来模糊宣言的意义。从今以后,那些企图反对这种谴责的人,将不是同国际及其总委员会打交道,而只同一个人,即卡尔·马克思打交道,并且毫无疑问,他有足够的力量证实自己的意见。谁因为看到宣言是国际原则的体现而想攻击宣言,就应该从原则的立场出发,抛弃一切个人因素,提出自己的纲领来与总委员会的政治纲领相对抗。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21, ед. хр. 401/3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尼·伊·吴亭在庆祝日内瓦的 国际组织成立周年纪念大会上的 发言¹²⁹(摘录)

1871年10月22日

……你们还可以看到,在这惊心动魄的一年里……当我们的敌人确信人民企求自由的愿望不能用任何手段来扼杀以后,就制造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同波拿巴和威廉发动的大屠杀,即得到反动派一致同意的那场反对工人运动的战争相类似。但是这场战争得到什么结果呢?他们这些戴着王冠的阴谋家能够把劳动人民的要求压制下去吗?公社出现了,为的是用最庄严的方式推翻他们。而

当他们把公社淹杀在我们英勇的巴黎兄弟的血泊之中的时候，他们能够把使公社永垂不朽的思想，把不管怎样最终必将胜利的思想消灭扼杀吗？不！他们用这种屠杀所得到的一切，就是巴黎工业遭到破坏；市参议会的报告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请看，资本主义世界就是这样把欧洲引向破坏和自我毁灭的。如果工人阶级不赶快自己来管理自己的利益和全社会的利益，文明就会覆灭……

载于 1871 年 11 月 5 日《平等报》
第 5 号和 1871 年 12 月《先驱》杂
志第 12 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平等报》

叶·伊·吴亨的特写 《战后的法国和法国人》¹³⁰(摘录)

1871 年 12 月

瓦尔兰是国际最积极的会员之一，甚至可以说是国际法国分部的创建人。从 1866 年起他不断受到迫害，帝国对国际提起的历
405 次审判案都牵连到他。但是一次次的判决、一次次的监禁，只能使他变成一个更为热忱忠诚的国际会员。他长得漂亮，留着一部黑色的大胡子，浓密的黑发里已经可见几茎白发，一双黑眼睛炯炯有神，外貌给人相当强烈的印象。他说话总是尖锐、扼要、经过深思熟虑。他下定决心，不应当不经战斗就放弃共和政体，宁可断然采取一切极端的措施，而不能让自己被解除武装；任何不同的议论都不能使他改变自己的看法。我清楚记得，在奥雷耳·德·帕拉丹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并威胁将采取严厉行动的那一天，出现了新成立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签名的宣言，那一天，宣言签名人之一的瓦尔兰，斩钉截铁地说：

——不管怎样，我们决不允许别人不经战斗就解除我们的武装！

对向他提出的各种不同意见，他用一句话回答：

——Tant pis！（那更不利！）

——不过，请您想一想，人民已经被激怒了，你们所做的事可能加剧激怒的程度而引起国内战争。

——Tant pis！

——如果在我们大门前的普鲁士人把本来属于我们的大炮指向我们呢？

——Tant pis！

——他们将干涉我们的内政，那时我们就不能把他们撵走了！

——Tant pis！——瓦尔兰总是这样回答；显然，他说这句话时的心情不是轻松的，但除了 tant pis 之外，不能从他那里得到别的回答。

从这句话里，从这个简短的回答里，可以看到他的整个为人。刚毅、果断以及一个希望行动的人不可或缺的那份自信，引人注目。

——我们处在激烈的政治演变中，但是没有办法。过去和现在都不是我们挑起战斗，而是别人向我们挑战，我们只能应战，别无他法。我们应战了，但对那些挑起战斗的人更为不利。战斗开始了，也许不久将变得更严酷惨烈。但是我要对你们说的只有一点：不管第一次公开战斗的结局如何，战斗将一直继续到我们胜利。我们的敌人将成为我们最好的盟友，因为他们将给国际带来胜利。 406

他说这番话时，同他说“tant pis”这句话时一样，语调斩钉截铁，对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事业的正义性充满信心。

瓦尔兰在他曾以充分信心预言过的那次惨烈战斗中牺牲了。

他对那次运动曾经寄予美好的希望，但没有活到运动结束。在那些日子里，在那血腥五月的白色恐怖日子里，当梯也尔政府以屠杀不幸的受害者为乐，当乡绅国民议会变成一群刽子手的时候，瓦尔兰在一条小街上被枪杀了，不经法庭审讯就被枪杀了，就象成千上万的人们，不分青红皂白，不管是男是女，是成人还是孩子都被枪杀一样。

据公社最凶残的敌人的证词，瓦尔兰在面对死亡时表现出非凡的坚定和英勇精神，真所谓“不眨一眼”；当枪口对准他的那一瞬间，他一定在低声说：tant pis！

载于1871年12月《欧洲
通报》杂志第6年第12卷

俄文按《欧洲通报》刊印

弗·伊·塔涅耶夫的特写 《国际工人协会》¹³¹(摘录)

1871年

十三

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由以法夫尔和甘必大为首的温和共和派成员组成。

在普鲁士人围困巴黎期间，极端革命派曾经两次——1870年10月31日和1871年1月22日——试图推翻温和共和派的政府。国际协会没有参与这两次行动。它懂得，即使它能够占有巴黎，它还是不得不把巴黎交给普鲁士人。但是它没有浪费时间。协会的会员努力争取各种次要的职位，在巴黎城内替代军队的国民自卫军里取得影响，并按工人联合会的方式建设这支自卫军。当巴黎向普鲁士人投降时，国民自卫军的各个营组成了以中央委员

会为领导的统一联合总部。这个委员会由工人组成，其中大部分是国际协会的会员。国民自卫军掌握了枪支和大炮，中央委员会宣布，在巴黎各区选出公社来管理城市之前，由它执掌政权。公社的选举以普选的方式进行；公社由国际协会会员和极端革命派组成。虽然由于这个原因公社内部常常发生意见分歧，但它的行动仍然完全遵循国际协会的原则。

十四

公社拥有立法权和行政权。公社宣布：废除常备军，由服役期限极短的人民普遍武装来代替它；法官应当经选举产生，可以撤换并对选民负责；一切公职人员，从公社委员到最低级的官吏，一律领取相当于普通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不供给教堂经费，不供养僧侣，而由信徒们自己去解决；一切学校对所有人免费开放；一切由于战争而停业的工厂交给工人合作社使用。

公社具有充分的国际性质。公社里有许多外国人。担任公共工程部部长的是国际协会会员、来自柏林的德国人弗兰克尔。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波兰人。议会上空飘扬着红旗——国际工人共和国的标志。旺多姆圆柱被毁掉了，因为它是民族战争和民族仇恨的纪念物。

公社打算在全法国实行当地公民的普遍武装，并通过选举出来的各级机构来管理公共事务：在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乡村为由全体居民选举的公社，在每一个专区里为来自各城市和乡村的代表会议，在全法国为来自各专区的全国代表会议。

十五

在公社覆灭之后，在温和共和派政府对国民自卫军战士进行骇人听闻的屠杀之后，立即出现了最高委员会致欧洲和美国全体

408

会员书，题为《法国国内战争》^①。这篇在伦敦用英文出版的密排成三十五页小册子的宣言，是卡尔·马克思写的。它的内容是谴责凡尔赛政府，为公社作彻底的辩护。

宣言中说：“凡是资产阶级制度的奴隶起来反对主子的时候，这种制度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凶残的面目……和今年五月的惨无人道的暴行比较起来，1848年6月的惨象也要相形见绌。不分男女老幼地大批屠杀；拷打俘虏和流放；象追捕野兽一样地追捕工人阶级的领袖；无数的告发和任意摧残根本与事件无关的人们——这一切超过了苏拉和前罗马三执政时代在罗马发生的惨象……”^②“在凡尔赛军队进入巴黎之前，工人的革命完全没有象‘上等阶级’的革命，特别是反革命中极为常见的那种暴行。”^③

接着，宣言详尽地说明：勒康特将军和托马将军是被他们自己的士兵枪毙的，工人绝没有参与其事；大主教达尔布瓦和其他人质之所以被扣留，是因为梯也尔枪毙所有被他俘虏的公社拥护者；这些人质只是在麦克马洪的军队开进巴黎，杀害了许多国民自卫军战士之后才被处死的；杀死大主教的真正凶手是梯也尔，因为公社再三向他提议以大主教和许多其他教士来交换布朗基一人，但他执拗地拒绝了交换。

十六

关于公社放火这件事，宣言说：梯也尔轰击巴黎整整六个星期，他烧毁的房屋比公社烧毁的更多；国民自卫军准备葬身在巴黎的废墟之下，正同国防政府一样，为此国防政府还预备了煤油：

409 “在战争当中，火也和任何其他武器一样，是一种武器。在奴

① 即《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77页。

③ 参见同上书第348页。

隶反对主子的战争中,在这场唯一合理的战争中,为什么不能使用火呢?现代资产者是往昔的贵族老爷的真正继承人,他们把自己手里用来对付人民的每一件武器都看作是正当的,而把人民手中的每一件武器都看作是犯法的。烧毁巴黎是汪达尔人行为,但这种汪达尔人行为是在垂死的旧社会和正在诞生的新社会之间规模巨大的斗争中不可避免和不关紧要的事情……”^①

“在1871年5月以后,法国工人和他们的劳动产品的占有者之间,已经既不能有什么妥协,也不能有什么和解了。战斗定会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爆发,并且规模愈来愈大,所以归根到底谁将取得胜利——是少数资产者还是占绝大多数的生产者将取得胜利,那是毫无疑义的。”……“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先驱流芳百世。”^②

十七

宣言发表以后,接着全欧洲的国际协会各支部及其报刊向公社表示自己的同情和感谢。在瑞士,苏黎世支部在6月4日的会议上一致宣称:巴黎公社进行的斗争是正义的,值得赞许的,符合美好的未来时代的思想的。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支部一致抗议议员杜莫蒂埃在比利时立法议会上的提案,即宣布巴黎公社战士为纵火犯、盗贼和杀人犯,不受法律保护。抗议书中说:“国际工人协会集会对杜莫蒂埃的诬蔑提出抗议,并且庄严宣布:公社的失败是暂时的,它理应得到全人类的感激。”^③

国际协会的刊物之一、在日内瓦出版的《平等报》说:“凡尔赛的杀人凶手们,你们这些无能的蠢人,你们给法兰西带来什么呢?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79—380页。

② 参见同上书第383—384页。

③ 参见本书第368页。——编者注

破坏,流放,枪杀;复辟君主制的阴谋,而到将来则是无聊的僭望者的斗争和为了秩序——坟墓的秩序而进行的一次又一次的屠杀。这样的道路不能给人类带来和平。曾经给我们带来和平的是公社。
410 你们干扰了它。你们残杀工人群众吧!不过我们协会只有在最终战胜你们的暴行的时候才会放下武器。我们决不会忘记你们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人们的五月的日子。(1871年7月10日)”在意大利,米兰支部于6月18日决议发表如下的声明:

“面对反动派的枪炮,巴黎的工人们挺起袒露的胸膛。他们英勇牺牲了。现在反动派把他们叫做强盗,宣称他们不属于人类。我们愿为他们的行动担负责任。巴黎公社的原则就是我们的原则。工人们!当我们的巴黎兄弟们战败的时候,当他们象野兽一样被追逐捕杀的时候,当他们在杀人凶手的打击下成百成千地倒下去的时候,让我们告诉他们:到我们这里来吧!我们各家的大门为你们敞开着,我们将掩护你们,直至复仇之日。”^①

十八

在德国,普鲁士国会议员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莱比锡出版的他们的刊物上发表声明:“我们团结一致,并且宣布同巴黎公社团结一致,我们准备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人面前捍卫它的行动。”

在杜赛尔多夫专区的巴门市,由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召开的工人大会,把巴黎工人作为欧洲无产阶级的保卫者而向他们致敬,并且宣称,公社为了自己而被迫采取的严酷行动,完全应该由凡尔赛政府负责。在伦敦,7月中旬在Sussex Hall'e〔萨塞克斯大厅〕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一位发言者说:“那些因为公社而感到脸红的工人,应该受到谴责。公社有充分的权利将人质处死;大主教的

^① 参见本书第395页。——编者注

生命丝毫也不比任何其他人的生命贵重。”

《旗帜晚报》说：“在伦敦沒有一支用暴力镇压新宗教使徒们的军队，公社一定会在伦敦重新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将在 Leicester square [莱斯特广场] 建立起来。我们可能会活到这一天。”

写于 1871 年底

载于弗·伊·塔涅耶夫
《童年时代。青年时代。
对未来的思考》1959 年
莫斯科版

俄文按弗·伊·塔涅耶夫
《童年时代。青年时代。对未
来的思考》刊印

呈皇帝陛下御前办公厅第三厅
长官的报告第 695 号。
同内容的报告第 698 号
呈 П. А. 弗雷德里克斯男爵阁下。
1872 年 4 月 5 日

411

机密

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阁下：

谨禀告阁下，据皇帝陛下御前办公厅第三厅所获情报，题为《内战》的小册即将自国外运来此处，即华沙，企图在青年中秘密传播。此小册系自德文译成俄文及波兰文，印于苏黎世，由伦敦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卡尔·马克思撰写，竭力颂扬昔日之巴黎公社。

谨请阁下命令监视上述小册在彼得堡及华沙出现。

503

阁下,请接受我对您的深切敬意和极端忠诚。

A. 舒尔茨

载于 1934 年 10 月《阶级斗争》
杂志第 10 期

俄文按《阶级斗争》
杂志刊印

关于 1873 年和 1874 年传播《法兰西内战》的 第 193 号审判案判决书(摘录)

……(12) 亚历山大·尼佐夫金于 1874 年初在彼得堡将一批书籍的大量复本交给工厂工人图书室, 书名为: 《一个法国农民的故事》、《法兰西内战》和《斯切尼卡·拉辛》, 该项书籍成为该图书室藏书并出借给工人阅读;(13) 亚历山大·利瓦诺夫于 1873 年底在下诺夫戈罗德阅读并向各种人, 其中有特种中等学校学生出借书籍, 书名为: 《斯切尼卡·拉辛》、《一个法国农民的故事》、《一个信徒寄语人民》和《法兰西内战》……

俄文按《十九世纪俄国国事罪》
1905 年巴黎版第 3 卷刊印

412

彼得堡宪兵署长官的报告(摘录)

1874 年 3 月 21 日

……在工艺学院学生莫奇耶夫斯基-祖鲍克处发现许多书籍, 其中有《前进》、拉萨尔的著作、《斯切尼卡·拉辛》、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叶梅连·普加乔夫》……

藏于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
编号: Ф. 109, ед. хр. 144, 15/1874

俄文按手稿刊印

第一次发表

彼·拉·拉甫罗夫的文章

《1871年的巴黎公社》

1875年3月13日(俄历1日)

我们的许多读者将在3月18日那一天收到我们的这份报纸。其他读者也将在那一天前后读到它。让我们来谈谈这伟大的一天吧,谈谈他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谈谈巴黎公社的红旗投向最近的未来的光辉,谈谈巴黎公社的烈火射向更遥远的茫茫未来的光芒吧;……

伟大的一天!……把“无产阶级的第三次失败”¹³²的黎明叫做伟大的一天,不是奇谈怪论吗?……人类历史!——在1875年载歌载舞、买卖交易、耍弄阴谋的巴黎,谁还记得从巴黎市政厅内宣布“社会复兴”、“取消垄断和特权”的那短短几天呢?这些日子的代表人物当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不是象风驱残云似地流散四方了吗?而其余人的备受摧残的尸体不是久已化为黄土了吗?拿破仑第三的帝国,不是在梯也尔们和麦克马洪们的腐朽共和国里继续存在着吗?难道能够说,在肮脏的现代落潮之中,人类历史的浪花还保留着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被现代秩序人物憎恶地称为公社的“蠢举和罪行”的那两个月的插曲的残迹吗?——社会革命的红旗在哪里呢?——无产阶级迸发的烈火在哪里呢?——过去和现在,正统派都以陈词滥调来颂赞卢尔德显圣^①和白色百合花^②的英雄们,波拿巴派以陈词滥调来颂赞招搖撞騙和娇嫩紫罗兰^③的英雄

① 大概是指1858年法国卢尔德地方的一个农民女青年见到圣母的幻影的谣传,正统派对此曾大肆渲染,卢尔德成了朝圣之地。——译者

② 白色百合花是波旁王朝的徽号。——译者

③ 紫罗兰是波拿巴派的标志。——译者

们，往昔各种被击溃被遗忘了的僵死的党派都以陈词滥调来颂赞那些被历史巨人无意中吞没了的、他们视为英雄奉若神明的昙花一现的侏儒，那末，我们是不是为了纪念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英雄、我们所敬仰的人物，也在重复这些陈词滥调呢？

413 是陈词滥调吗？——请看看凡尔赛杀人凶手的苍白脸色；请听听一提到巴黎公社，法国和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就发出的疯狂叫嚣，你就可以从刽子手难看的脸色中，从诽谤者声嘶力竭的叫嚣中认识到，这些被镇压下去的无产者并不那么渺小，他们直到现在还使大国的立法者、交易所和工业资本的大王们胆战心惊。——社会革命的红旗在哪里？——它在麦克马洪们和俾斯麦们、迪斯累里们和亚历山大们的心目中招展，它永远呈现在他们眼前，日益鲜明地象征着他们明天的命运，他们无处躲避它的鲜血的光辉。——无产阶级迸发的烈火在哪里？——它越烧越旺，银行家和经纪人感到它是在银行和交易所的底脚下不断蔓延，维护秩序的演说家和玩弄骗术的部长们感到它是在国会和内阁的底脚下不断蔓延。它在操心的警察局解剖的每一具饿尸上突然燃烧。它伸出长长的火舌，每当衣衫褴褛的工人默然望着肠肥脑满的富人举行欢庆宴会的时候。富人们知道，这烈火是无法扑灭的。资本主义和国家政权的主宰们知道，任何新发明的“防火防盗”保险箱，任何由“机警的警察”和“忠诚的军队”防守的城堡和宫殿，都挡不住这场熊熊大火。许多受害者在沙斯波式步枪和多管炮的子弹下，在萨托里山谷里、在布勒斯特的平底船上、在新喀里多尼亚的荒原上牺牲了，但是一个人倒下去，更多的、满怀更深仇恨的新战士在成长起来。在巴黎僻远街区的顶楼里，许多孩子在复述从母亲那里听来的公社的威武雄壮的传说。昨天巴黎的街道还被霰弹打得千疮百孔，昨天从街心花园和公园的泥土里还露出被枪毙者的手和脚，昨天一些大厅还被土伊勒里宫和市政厅的火光照得通红，今天，资产阶

级的巴黎已经在这些街道上、花园里、大厅中载歌载舞、买卖交易、耍弄阴谋了。但是在这个载歌载舞、买卖交易、耍弄阴谋的巴黎旁边，有另一个忍饥挨饿、满腔仇恨的巴黎，它记得而且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伟大的日子。

是的，伟大的日子…… 在乱作一团的历史线索中很难看清事件之间的联系。有时往往难于分清，谁是昙花一现的人物，谁是持久未来的朴实建设者。但是有些刹那的时刻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不可能把它们同一般的事件进程混淆起来，在这些时刻面前，思想家和普通观众一样都停住了脚步。后者因为它们的突出的外部特点感到惊讶，而这些外部特点却是许多别的平凡事件都具有的。思想家则在这些时刻里看到间或能为研究者看清的正在发生的人类蜕变。

因此，三月十八日不可能也不应该被忘却。因此，1871年的巴黎公社比拿破仑和威灵顿，比滑铁卢和萨多瓦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更为深刻更难磨灭的痕迹。

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不是人…… 他们并不能胜任他们所担当的角色。留下痕迹的不是街垒上的英勇战斗，不是在凡尔赛刽子手的枪弹面前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为了捍卫最庸俗的旗帜，人们曾经英勇作战；由于最荒诞的思想，殉道者也曾经毫无畏惧地献出自己的生命。

留下痕迹的，是剧中人物没有意识到的这场惊心动魄的戏剧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思想。留下痕迹的，是从这出戏剧的曲折过程中得出来的给予未来的教训。

没有无产阶级，除了宫廷政变之外不可能发生任何革命；象十八世纪彼得堡罗曼诺夫皇族所干的一系列杀害君主、一个皇帝替代另一个皇帝的事件，绝不能成为有历史意义的革命传说。没有无产阶级，不可能发生任何革命，但是在1871年以前发生的历次

革命,都只是在无产阶级帮助下进行的。进行革命的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只不过是它的工具而已。无产阶级在 1789 年进行战斗,为的是使国民议会控制国王;在 1830 年进行战斗,为的是废除查理十世的几项敕令;在 1848 年进行战斗,为的是使较具自由色彩的政府替代基佐及其一伙的政府。当然,无产阶级是在它自己的经济灾难压力下投入战斗的;它寻求治疗自己的社会脓疮的药方;但是它曾相信律师、银行家和文学家的议会能够治愈这些脓疮;它曾相信,应该把革命的领导权交给如此长期不断地剝削它的那个阶级培养出来的名流和政治行家。如果说在 1848 年的政府里有工人的位置,那么起领导作用的不是他们。如果说在六月的日子里发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决裂,那末六月的日子没有能发展成为革命,我们也无法知道,1848 年 6 月的无产阶级会把谁推向前列,假如它获得胜利的话。

1871 年的革命破天荒第一次决心从一开始就把来自人民的“无名人物”放在前列。1871 年的巴黎公社是第一个社会组织,其领导是弗兰克尔、瓦尔兰、泰斯·潘迪、克列芒和其他体力劳动者。虽然他们犯了种种错误,虽然公社的管理工作有种种不完善的地方,但他们证明了,工人阶级能够推出管理公共事务的人,他们能够管理公共事务,一点也不亚于那些一向把管理政事看作自己的专业的脑力劳动者。就巴黎公社的法律本身而言,作为工人革命的工具,我们没有理由赞扬它,但与那些经过精心培育教养训练的政治家成堆的国会和内阁所颁布的法令相比较,公社的法律几乎是无可指摘的:装订工人、钳工、首饰工人证明,同在生意人和政治家中间长大的、各种高等法政学校和专门学校培养出来的人一样,他们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巴黎公社在它存在的短暂时间内彻底消除了那种幻觉,仿佛资产阶级的发展使它在领导公共事务方面获得无可逾越的优势,似乎工人阶级在胜利的第二天,终究需要被打

倒的资产者的知识，终究要让他们所反对的人来领导他们。现在可以在实际经验的基础上重复从前只能在逻辑推断的基础上说的话：工人阶级为了自己的革命，为了建设自己的未来社会，不需要不属于工人阶级的人。1871年的巴黎公社向全世界宣布了一个使旧社会闻而丧胆的消息：工人无产阶级在管理自己的事务方面已经成熟了；人类不需要专门的行政首长、银行家、法官、律师、教员；从腐朽的旧社会里，它的继承人已经成长起来了。1871年的革命是团结一致的劳动人类从幼稚的第四等级中脱胎而出并宣告自己有权支配未来的时刻。1871年3月的伟大日子是无产阶级不仅进行革命而且领导革命的最初几天。这是无产阶级的第一次革命。

但是，无产阶级不依靠资产阶级世界的名人而进行革命的“伟大的日子”，还给无产阶级带来了沉痛的血的教训。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是“无产阶级的第三次失败”。为什么？——当然，有许多理由造成了巴黎公社的覆没。它不得不同错综复杂的事件进行斗争。普鲁士人屯兵巴黎城下。习惯于追随巴黎的法国其他城市的无产阶级缺乏主动性。在波兰侨民向公社提供称职的领导人之前，军事工作的组织精到不可原谅的程度，而以后已经太晚了，因为已经失去了时机，造成了不可挽救的错误。但是问题不在于失败。有的失败比别的胜利还要光荣。有的被判罪的人登上历史的断头台时，意识到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们的思想，比之于 416 同样是历史推出来处死他们的刽子手在他们头上高举屠刀时的思想，要高尚得多。——巴黎公社不仅被工人群众的世敌镇压下去了，而且它没有妥善地完成自己的事业。就无产阶级在公社中所起的作用来说，公社也是“无产阶级的第三次失败”。公社宣布了“社会复兴”，但是甚至没有试图去实现它。公社宣布“结束那属于政府和僧侣的旧世界，结束军国主义、官僚主义、剥削制度、投机倒

把,结束垄断和特权”,但是没有采取一个果断的措施来取缔它们。公社提出社会革命的纲领,但没有决心实施这个纲领。

为什么?——因为公社的社会革命因素同政治革命因素交杂在一起。因为在领导人中间除弗兰克尔和瓦尔兰之外还有雅各宾党人,这些人停留于对罗伯斯比尔、丹东和阿贝尔的偶像崇拜,没有更前进一步。(似乎罗伯斯比尔、丹东和阿贝尔如果还活着的话,他们在1871年的思想和活动会同他们在1792年的思想和活动一样!)因为社会问题,这个我们时代唯一的实际问题,总是不得不让位于政治问题。因为无产阶级在着手解决自己的问题之前,做的又不是自己的事。——1871年伟大的日子为今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沉痛的血的教训:胜利的革命应当首先把社会问题放在最突出的地位。问题不在于“自由、平等和博爱”;问题在于不受任何经济剥削的自由,一切反对垄断的战士的平等,团结起来反对游手好闲的懒汉的一切工人之间的博爱……

这里又出现了另一个教训。

“和平和劳动!”——公社在自己的第一次会议上曾经这样宣布。“愿和平最终来临……”——公社在它告法国人民的宣言中曾经这样说过。而这不仅是一纸具文。公社的领导人在公社存在的整个期间真的试图安抚资产阶级,与巴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解,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巴黎的无产阶级和凡尔赛的刽子手之间、在备受压迫的工人和交易所大王之间建立和平。——和平?——是的,和平是社会革命遥远的、十分遥远的目的。是的,在未来社会的村社和工人区之间将建立和平,因为未来社会的全部生活将是个人和人类的全面发展。——但是,时在今天,和平的因素在哪里呢?难道靠工人的血汗生活的剥削者能够甘心让他全部可耻的生存资料被剥夺吗?难道工人有权和杀害自己兄弟的刽子手们言归于好吗?——不,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和

平。在今天的国家和“社会复兴”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和平。资产阶级懂得这一点，国家也懂得这一点。在“社会复兴”的时候它们不能生存。因而它们为自己的生存拚死挣扎。无产阶级也应该懂得这一点。它也应该斗争，因为它也要争取自己的全部未来。对无产阶级来说，和平是不可能的。让步是不可能的。当公社在自己的社会敌人面前高呼“和平！”的时候，它的这一行动就使“社会复兴”不能实现了，它就在那时签署了“无产阶级的第三次失败”。

这就是 1871 年巴黎公社的回顾，这就是它的伟大意义，这就是它的历史教训。

工人不需要统治阶级的人，并且能够单独创建自己的社会并实现其一切实际要求。工人不仅有权单独组成人类；他们还能够单独组成人类。

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应该是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和旧的雅各宾主义之间的联盟，导致了社会主义的自杀。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正在成长的未来社会和旧社会的霉烂废墟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和平。它们必须作殊死的斗争，和平才能在未来的社会中来临。

载于 1875 年 3 月 15 日
(俄历 3 日)《前进》第
5 期,作为该刊社论

俄文按《前进》刊印

在敖德萨大会上通过的 俄国工人致法国工人书

1878 年 3 月 18 日

敖德萨工人在值得纪念的巴黎公社宣告成立的日子集会，向你们，法国工人们，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敬礼。你们无数的兄

弟、姐妹、父亲、儿子、女儿和朋友在 1871 年巴黎的街垒上为之献身的伟大目标，也是我们今天在自己的祖国里奋斗的目标。我们焦急地期待着那历史性的时刻的到来，那时我们也将能投入战斗，反抗剥削者，争取劳动人民的权利，争取思想、道德和经济自由的胜利。而在目前，——我们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沉闷的、力量悬殊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的最优秀人物，这些神圣的人民解放事业的先驱，正在监狱里和苦役中缓慢而痛苦地死去。……你们在 1871 年说得对，你们是在为整个人类战斗；是的！各国人民的利益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一国人民的胜利很快就会导致全世界人民的胜利。……法国工人们！当有一天你们重新举起社会革命的红旗时，希望曾经鼓舞 1871 年的战士的英勇精神和对人类的热爱，同样也鼓舞你们；而且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希望这一次你们多年的艰苦努力得到胜利。

载于 1878 年 3、4 月《公社》
杂志第 3、4 期

俄文按《公社》杂志刊印

俄国北方工人协会纲领(摘录)

1879 年 1 月 12 日

……工人们！我们现在向你们呼吁，向你们的良心和觉悟呼吁！

伟大的社会搏斗已经开始，——我们不要再等待了；我们的西方兄弟们已经举起了争取千百万人解放的旗帜，——只待我们加入他们的队伍。让我们和他们手携着手，共同前进，团结一致，汇合成一支声势浩大的战斗力量……

载于《十九世纪俄国工人运动》
第 2 卷第 2 编，1950 年版

俄文按《十九世纪俄国
工人运动》刊印

斯·马尔科维奇的文章
《巴黎公社的覆没》

1871年6月1日

报纸已经报道了公社悲剧性的覆没的消息。它的保卫者在最后拼死的时刻，纵火焚烧巴黎。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一起葬身于烈火之中，废墟之下（据报纸报道，凡尔赛的勇士们和“自由与文明”的卫士们连妇女和儿童也一律加以杀害），或者因寡不敌众和饥饿而精疲力竭，作了俘虏，现在“为了人类的进步”将被枪毙，或者作为囚犯流放到遥远的凯恩或法国人流放罪犯的别的地方去，在那里受有名的黄热病和种种苦难的折磨，终究不免一死。

公社“永远”被埋葬在巴黎的废墟之下了——秩序的卫士们这样说。现在从四面八方开始了对公社的诽谤攻击，就象对任何战败的党派一样。所有人一下子都同声鼓噪起来：英国的富翁们，布鲁塞尔的部长和议员们（资本家的代表们），欧洲的所有统治者同他们的元帅们、将军们和其他老爷们，维也纳的犹太人和贝尔格莱德的记者们——总之，整个“文明世界”（不言而喻，他们所谓的“文明世界”指的就是他们自己，别无他人），象这里的一家报纸所说，“谴责烧毁巴黎的行径是史无前例的最可怕的野蛮行为，而公社的拥护者是前所未有的最大罪犯”……

……请每一个人设身处地地给工人和巴黎公社战士想一想吧。在政府用武力强加给他的那个“正常秩序”的条件下他是怎样生活的呢？织造最精美的绸缎丝绒的人，却没有一件象样的衬衫； 420

建筑最宏伟的宫殿——建筑艺术的奇迹的人，却不知哪里可以栖身；在许多工厂劳动、为文明世界创造财富的人，却吃不饱饭。而在经过如此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这个秩序却要重新恢复。要工人放下武器，等待主子们的恩典：看他们是要把他枪毙，还是要把他关入海外监狱，还是要把他留在巴黎，强迫他象从前一样当牛做马，瞧着豪贵的老爷们举办舞会，在豪华的宫殿里的镶木地板上翩翩曼舞，或者在宽广的林荫道上以令人目眩的速度疾驰而过；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而如果他因为劳累过度，苦难深重，一旦病倒的话，就要瞧着自己的女儿或姊妹为了一块面包在林荫道上卖身，而且象一件商品一样，也是供那些豪贵的老爷们寻欢作乐，这些老爷们住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欣赏着米罗斯的维纳斯和别的艺术作品……这就是要工人做的事。但是工人们宁肯把这些华丽的宫殿付之一炬，同它们一起化为灰烬，而不愿放下武器，重新回到旧“秩序”中去。

有的人对这一切都很明白，却依然喋喋不休地说公社犯了罪，因为它破坏名胜古迹，烧毁科学珍藏、图书和其他文物。但是这些先生不想反躬自问：这个文明给工人带来了什么呢？工人既没有享用过科学珍藏，也没有享用过图书；他没有欣赏过绘画、建筑和别的艺术作品；他不可能知道这些文明财富的价值。由于文明发展的结果，工人仍然是粗野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他只应当为所有享用这些财富的人劳动，因此出于报复，他把它们烧毁了。他的报复是他的粗野的结果。但是那些享用这一切财富并且迫使工人（又是为了“秩序”和“文明”）不得不拚死反抗的人，就不知要粗野多少，恶劣多少；然而他们说，这是“自然法则”（不幸的自然法则；今后还会多少次以它作为借口！），应该有富人和穷人，劳动的人和不劳动的人，享乐的人和受苦的人。这是真理，但这只是自然法则的一半，自然法则的另一半这些先生就闭口不谈了。这另一半是：

贫穷的人、劳动而受苦的人，仇恨富有的人、享乐而一无所事的人，这同样是自然法则。根据自然法则，由于这种仇恨，人们就必然不断地相互残杀，相互剥夺，而当分成党派时，一群人就起来反对另一群⁴²¹人，残害杀戮。这一切都是自然法则。根据这一法则，先生们本该认为，巴黎发生的一切直至最微小的细节都是合理的。根据这一法则还可以预言巴黎将要发生的事情。两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梯也尔、茹尔·法夫尔、皮卡尔、麦克马洪和其他老爷们自己去搬石灰砖头，建设被毁的巴黎，自己到各工厂去，生炉子，生产文明社会所需的一切，那样，公社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再也没有工人和资本家的区别；或者是这些工作仍旧由工人去做，那样，在工人和老爷们之间依然保留着旧的仇恨，由于这种仇恨，将同过去一样，重新发生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和流血。再过十年、二十年，不论多长时间，革命总要到来，而且比上次革命更激烈，规模更宏大。1848年巴黎爆发过一次工人起义，它的起因和目的同今天的起义一样。经过三天的斗争它被镇压下去了。那时，企业主占大多数的国民自卫军是反对工人的。现在的起义持续了七十二天，而国民自卫军是起义的主力。这就是1848年以来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进步，但是它的目光短浅的敌人却认为社会主义在那时，在六月的街垒上已经被埋葬了……

载于1871年6月1日
《工人报》第1号

俄文按《斯维托扎尔·
马尔科维奇选集》1956年
莫斯科版刊印

斯·马尔科维奇的文章 《巴黎公社和国际》(摘录)

1871年6月5—7日

……最近欧洲的反动报纸又一次放出骇人听闻的谣言。它们说，公社的整个斗争，特别是烧毁巴黎，是一次规模巨大的阴谋的结果，其策划者是某个协会，即国际的会员。

有这样一些人，在他们看来，世界上的一切事件，整个人类历史是一座巨大的傀儡剧场。他们一看到人民运动，不是去分析影响每一个人使他参加或者反对这个运动的社会生活的内部条件，而是立即就去寻找某一个神秘的“安排”这一切的匠师。仿佛活人也可能象木偶剧场里的傀儡一样靠别人牵线来活动；据这些人的看法，一场人民起义的发生，不需要“从土地里迸溅出鲜血”；只要写几本革命的书籍，就可以认为事情已经完结。这号人已经在想方设法把最近的巴黎革命描述成一场流血的戏剧。首先散播这个谣言的是法国和英国的报纸，尤其是巴黎出版的警察密探报《巴黎报》。这些捏造的谣言，从英法的报纸流经德国，也传到了我们这里。

起初整个事情看来好像是街谈巷议，被下流的报人接了过去，就匆匆忙忙地炮制出笼。他们认为，可敬的读者会把这一切都吞嚥下去，而他们因此会得到钱。下面的一些事实最能证明事情确是如此：一开始说国际是策划阴谋的秘密组织，为首的是卡尔·马克思、雅科比、第勃涅克和俄国人季阿申。这些名字是《巴黎报》报道的。另外一些人有所“发现”，他们以巴枯宁代替了季阿申；又有一些人重新把巴枯宁的名字一笔勾掉，并且发现主要的策划者是卡·马克思，他想实现“蒲鲁东、巴贝夫、杜皮克和雅科比”的理论。

这一切纯然不过是一出街头笑剧。在共产主义文献和任何别的文献中根本就不存在“第勃涅克”或“杜皮克”的名字，季阿申的名字也一样。雅科比是老牌共和党人，直到不久前还是全德议会的议员，大家知道，他不属于任何社会主义党派，更不会属于国际。卡尔·马克思和蒲鲁东阐述两种截然相反的经济学说，等等。总之，招摇撞骗的报人既不懂得任何经济理论，又不了解国际，也不知道不同党派的代表，他们引用一些名字和理论拼凑成一个真正大杂烩，把它端了出来，但求看起来“吓人”。

正如上面所说，起初我们以为这仅仅是报刊的胡诌。但自从出现了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的有名的通告以后，我们看到，这是一件更为卑劣的事，即这是法国政府本身的捏造，并且不仅炮制得粗糙，而且出笼的方式更粗糙。我们说炮制得粗糙，第一因为它是明显的谎言的堆砌，其次一点也是主要的一点，因为在这一切的后面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的意图。政府企图消灭国际，因为国际的会员人数众多、知识渊博，使人感到可怕，因此它首先利用自己的雇佣报刊大肆散播对国际的诬蔑和谩骂，希望与它们“气息相通”的外国报纸能够随声附和，这样，它企图用这个组织来吓唬世界。这种事情被推翻的拿破仑曾经做过，不过手法要巧妙一些，拿破仑甚至臆造出“阴谋”，并且审讯他自己的爪牙，唯求使人们畏惧。任何专制政府都是这样做的。现在的法国政府也在这样做。下面的事实就是证明。

茹尔·法夫尔先生声称，他不知道国际产生于什么时间，他以为在1862年，也许在四十年前，等等。怪事！真是咄咄怪事。国际是1864年在伦敦圣马丁堂的群众大会上成立的公开协会，其宗旨是把工人从资本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从那以后国际在日内瓦、布鲁塞尔、伯尔尼、巴塞尔和其他一些城市举行过公开的代表大会。它的全部活动同它的原则和宣传一样，都是公开的。它的

会员人数众多(其中有不少有产者,例如它的组织者卡·马克思本人就是)。它的机关报遍布英国、法国、德国和其他各国,它在各地的报纸的报头下都注明:“国际工人协会机关报”。现在国际会员倍倍尔正以议员的身分在德国国会开会,他在“反对吞并亚尔萨斯-洛林”的演说中公开宣称,巴黎的斗争只是欧洲酝酿着的伟大社会斗争的前哨战……

载于 1871 年 6 月 5—7 日
《工人报》第 3—4 号

俄文按《斯维托扎尔·
马尔科维奇选集》1956 年
莫斯科版刊印

斯·马尔科维奇的文章

《白色恐怖》(摘录)

1871 年 6 月

白色恐怖起了应有的作用。统治者干的暴行和罪行越多,镇压“叛乱分子”和“强盗”的白色恐怖就越加猖獗,和平居民就越加感到恐惧。人人自危,谁也不敢为保卫权利和人道说一句话。在统治者没有喝饱鲜血、没有疲于行凶肆虐之前,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

1848 年以后白色恐怖曾经这样在全欧洲猖獗一时。由于捏造的罪名和假证,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为了横扫“叛乱分子和阴谋分子”,捏造出整套的文据和记录。不久前死去的臭名昭彰的德国间谍新闻记者亨策当时曾经编造了一个有头有尾的共产党人的阴谋,使许多人因此丧失了生命;以后才知道,这一切都是捏造;在 1863—1864 年波兰起义期间和起义以后,由于那个恶名远扬的卡特柯夫为首实施的白色恐怖,在俄国俄罗斯青年的精华遭到毁灭。“虚无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纵火犯”、“腐化分子”等等罪名横

加在俄罗斯青年头上。警察自己烧毁房屋和店铺，白色恐怖却大肆喧嚷，说是有一个虚无主义者的阴谋，蓄意把整个俄国都烧光。以绞杀波兰起义者而“驰名”的穆拉维约夫及其助手们，又因摧残和杀害俄罗斯最高尚的人物如米哈伊洛夫、巴甫洛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而获得了“不朽的声名”。直至今天白色恐怖还在俄国横行。

现在，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白色恐怖在各国蔓延。到处都在策划迫害，不仅迫害公社的公开拥护者，而且迫害一切帮助国际“舒展翅膀”的进步机构，就是说，一切进步的设制一概都受到攻击。还在《工人报》第1号上，我们已向读者讲过，对战败的公社的群起诽谤和卖身求荣的欧洲报刊发出的反对进步组织的齐声叫嚣意味着什么。这是白色恐怖又在重弹老调，力图使没有觉悟和胆小怕事的公民陷入恐惧和绝望的境地，以便某一个秩序的“救主”能够轻易地骑到他们头上，就象拿破仑第三一样……

载于1871年7月8、10、13、15、21日
《工人报》第17—21号

俄文按《斯维托扎尔·
马尔科维奇选集》1956年
莫斯科版刊印

美利坚合众国

美国的德国工人联合会¹³³ 会议记录(摘录)

1871年3月26日会议

……左尔格作了每周一次的例行报告，内容主要为法国的当前形势……

1871年5月28日会议

……代表左尔格以中央委员会¹³⁴的名义通知说，已经决定召开国际工人协会纽约各支部全体大会，以纪念六月起义和公社战士……

……纳伊鲍威尔作了每周一次的例行政治报告，主要谈了巴黎公社的覆没；接着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1871年6月4日会议

……通过德特勒的关于出版巴黎公社史的提议和左尔格的补充建议。左尔格建议：为了出版公社史要同菲力浦·贝克尔取得联系……

1871年8月6日会议

……通过从联合会现金中支取二十五美元寄往日内瓦以支援公社流亡者的提议。

通过发捐款签名单为公社流亡者募捐的提议。

通过请伦敦总委员会立即组织筹集款项的提议。

1. 总委员会应当向各支部发出通知。
2. 把罢工基金用于这一目的。

1871年9月3日会议

426

……德特勒提议由通讯书记^①邀请抵达此地的巴黎公社委员^②到联合会来介绍关于巴黎公社的情况。通过……

1871年9月17日会议

……通讯书记宣读了卡尔·马克思的信^③，信的基本内容是：尽快把救济款寄往伦敦，因为巴黎公社的许多流亡者都聚集在那里，其中有列奥·弗兰克尔、符卢勃列夫斯基、龙格、巴斯特列卡等人。左尔格告诉大家：已接到通知，寄往日内瓦去给公社流亡者的汇款已经到达……

1871年9月26日会议

……由于上次会议没有指定每周例行报告的报告人，所以波尔特朗读了《世界报》上埃卡留斯写的关于巴黎公社的一篇通讯，文章主要报道了列奥·弗兰克尔的英勇事迹……

1871年10月1日会议

……左尔格以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身分通知说，这一段时间内为公社战士募集的捐款他已两次寄往伦敦，第一次二百四十美元，

① 弗·阿·左尔格。——编者注

② 大概是西·德雷尔。——编者注

③ 见本书第571页。——编者注

第二次一百七十美元；接着他说，……第十支部希望组织一次隆重的工人大会以支援公社的流亡战士……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21, ед. хр. 229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第一次发表

《人民国家报》的通讯报道 《美国通讯》¹³⁵（摘录）

1871年7月16日

纽约

……《工人辩护士》杂志(安·卡·卡梅隆)终于认为可以在它新近出版的那一期里为公社辩护了……

427 ……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关于公社)在这里受到极大的注意。《世界报》、《爱尔兰人民报》和其他报纸刊登了宣言的大段大段的摘录。宣言并将在这里用德文和英文出版¹³⁶。

……7月2日星期天在“游艺场”的大厅里举行了……当地的国际各支部全体会议，纪念1848年的六月战斗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出席会议的人数众多，热情高涨。主席是奥·华德，美国人，书记是波尔特、班克斯和夏尔尼埃。德特勒，卡尔，霍姆里希豪森，赫克尔和施塔克用德语，艾·戴维斯，斯·皮·安得鲁斯和布利塞尔特用英语，洛格朗用法语发表了演说。最后一位演说人作为公社的目击者(公社时期他在巴黎)讲得清楚而有说服力，同时也由于他为公社所作的出色的辩护，给人特别深刻的印象。会上朗读了总委员会宣言^①的很大一部分。这次当地的国际各支部第

① 《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一次全体会议一直开到半夜才散会。

7月9日星期天又举行了第一和第六支部(德国人支部)的联席会议,会上宣读了仓促译成的总委员会宣言的德译文。参加会议的人以极大的注意倾听这个文件,宣言接连读了两个半小时,一再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载于1871年8月16日
《人民国家报》第66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国际北美中央委员会 告合众国工人书

1871年8月1日

工人兄弟们:

我们把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宣言刊登于下,供你们分析。^①请你们自己对合众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在对待公社的态度上的两面派行为作出判断。如果你们的理性对公社不抱成见的话,那末,兄弟们,请你们不要忘记,你们得到的关于公社的一切消息都来自它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被收买的报刊。不要忘记 428公社是工人的政府,正因为这样,它引起了一切特权阶级和他们遍布各地的雇佣代理人的仇恨、恐惧和诽谤,这号人在我国也对任何一次工人运动(例如采矿工人的罢工,所谓的斯克兰顿暴动,俄亥俄州阿马多的罢工)都大肆造谣诬蔑。不要忘记,公社是为了维护权利而进行斗争并遭到覆没的,这些权利你们或者已经争取到了或者希望争取到,这就是:自治的权利和工人享有自己的劳动

① 见本书第45—49页。——编者注

果实的权利。

我们愿向希望读到的人提供这份宣言和一份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发表的为公社作全面辩护的宣言^①。

致兄弟般的敬礼。

国际工人协会
北美中央委员会

西奥多尔·班克斯、菲利、鲁佩耳、康拉德·卡尔、
爱·格罗塞、鲁·施塔克、德比希、于贝尔、乔·斯
蒂贝林、约翰·德沃伊、大米洛、魏斯、威·威斯特

通讯书记 弗·阿·左尔格

1871年8月1日于纽约新泽西州
霍布根镇 101号信箱

载于 1871 年 9 月 9 日和 30 日
《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
第 17 期(总第 69 期)和第 20 期
(总第 72 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伍德赫尔和
克拉夫林周刊》

《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的文章

1871 年 9 月 2 日

法国政府对被监禁的公社战士的惨无人道的虐待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些凶犯的名字将遗臭万年。我们要指出，采取这种残暴手段的不是不负责任的蛊惑者，不是狂热的理论家，不是野蛮人或受屈辱的粗野的无产者。这样做的是一些有文化有教养的

^① 《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人，他们曾经享有著作家的声誉，掌握文明的成就并把基督的山上 429
宝训奉为国策和国教的一种典范。正是这个既是哲学家又是历史
学家的人^①宣布：“杀吧！毫不留情地杀吧！”，是他把妇女成千成万
地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的食人生番那里去。这样做的是共和派人
——自由之友，这些人捍卫革命的神圣权利，为 1789、1830 和
1848 年辩护，憎恨 coup d'état〔政变〕，诅咒那些压制人民意志和
言论自由的压迫者。但是这一切只是他们上台执政以前的事。而
这些人却受到《时报》、《论坛报》、《先驱报》^② et it omne genus〔以
及诸如此类的报纸〕的赞扬并且被奉为公众敬仰的对象。为什么？
因为梯也尔和他的同僚们代表法国的金钱政权。这是一个原则的
问题。在《先驱报》以及和它类似的报纸上有很多谈论人民、工人、
劳动权利、自由的空洞而夸张的词句——一些用来沽名钓誉的老
生常谈。但是在它们对金钱政权的同情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恶魔尾
巴的末梢。《先驱报》声称：“文明世界的责任，就是要消灭国际。”
这有什么不可呢？为什么不可以把任何工人组织消灭，以此给予
金融大王们以充分的行动自由呢？这些金融大王们现在容忍选举
权，只是因为他们通过巧妙狡诈地控制普选和选举前的集会，可以
利用选举权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加以操纵并从中获得好处。

载于 1871 年 9 月 2 日《伍德赫尔
和克拉夫林周刊》第 16 期（总第
68 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伍德赫尔和
克拉夫林周刊》

① 梯也尔。——编者注

② 《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纽约先驱报》。——编者注

北美中央委员会致国际工人协会 总委员会的信

1871年9月22日

寄伦敦致总书记约翰·黑尔斯

我们响应你们1871年9月4日发出的号召，同信附上一张四十二英镑的期票，援助“公社”的流亡者。

430 为了同一目的，我们已经寄往日内瓦约一千七百法郎。最后一次汇款五百法郎带有一项特别条件：如果在日内瓦不是绝对必需的话，可以将该款的一部分或全部寄往伦敦转交给你们¹³⁷。

我们的财力有限，但今后我们仍将竭尽全力支援我们的巴黎旗手们。下一次汇款可能在十天或十二天后寄出。

有人正在百般挑拨美国工人反对公社和它的捍卫者¹³⁸。

请把收据交当次邮班寄来。

致兄弟般的敬礼。

受国际工人协会北美中央委员会的委托

通讯书记 弗·阿·左尔格

新泽西州霍布根镇 112号信箱

1871年9月22日于纽约

第一次发表于《共产党人》杂志
1971年第2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接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社会主义者报》上的文章¹³⁹（摘录）

1871年11月18日

根据本报一些读者的要求，我们刊载了乔治·威尔克斯先生在《先驱报》^①上发表的一封关于公社的信的译文。我们与作者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他的文章十分值得注意。

“乡村教士们强加给国民的保皇议会，企图对精神生活的几个大中心实行政治同化，作为法国君主制度的唯一可靠保证。另一方面，首都面对这一旨在奴役城市的阴谋并没有过于惊慌。它拔出宝剑并号召全国也为公社独立和各种共和设制而战。我们看到，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它同二十万人进行战斗，既无增援，又无支持，因为其他城市受到保皇党人的狡诈捏造的欺骗，也受梯也尔的更为卑劣的背誓行为的欺骗。保皇党人说，巴黎想要统治法国，梯也尔则在马赛、里昂和波尔多等地一再发誓说，如果能允许他象他所希望那样来对待贪权的巴黎，那末，共和国就会保持统一和完整。这样，其他城市就将巴黎弃置不顾，听任命运去摆布。我们看到，凡尔赛有了一支由普鲁士人从德国监狱里释放出来的俘虏组成的军队，并凭借这支军队战败了巴黎。这一卑鄙的叛变行为刚一成功，梯也尔就背弃自己的誓言，声称他选择君主制度。现在他说他拥护共和政体，但是，它只是一个空洞的形式，因为他的野心勃勃的计划改变了。”

欧洲的所有君主团结成同盟以屈辱法国，因为他们重又看到，法国的民主力量开始觉醒的时刻已经到来。在法国的力量没有被摧毁之前，他们不动声色地袖手旁观，然后又把另一个阴谋勾当置

① 《纽约先驱报》。——编者注

于自己的羽翼之下，这个阴谋勾当的目的就是要破坏国际，至少要阻碍它的扩大。他们对国际的强大比对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强大更加害怕。为什么他们通过肢解法国容忍欧洲均势——这一神圣同盟的最珍贵的宠儿——遭到破坏，为什么在巴黎大屠杀期间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对践踏文明法则的暴行提出抗议，其真正原因就在于此。至于巴黎，它曾为自由而战。在战斗中全体公民同仇敌忾，保卫巴黎，而在遭到凡尔赛人野蛮虐待的时候，他们一致向国际求援。面对着欧洲的新的武装力量和欧洲各国君主的新的协定和条约，他们看到，他们的唯一希望在于这个各国人民的神圣同盟……”

载于 1871 年 11 月 18 日
《社会主义者报》第 7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

《社会主义者报》关于举行追悼 游行抗议对公社战士的暴行的公告

1871 年 12 月 9 日

工人兄弟们和维护人道的朋友们：在法律掩护下杀戮无产阶级神圣权利的保卫者，对他们实施军事镇压¹⁴⁰，——这些暴行玷污了地球的一部分。

所谓的法兰西共和国进行的这种屠杀，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抗
432 议。我们断然提出抗议，我们就可能阻止类似罪行的再次发生。

维护正义、人道和自由的朋友们，让我们集合起来举行追悼游行，时间：

12 月 10 日星期天。

下午一时在库柏学院旁集合

组织委员会：

西·班克斯	威·威斯特	斯蒂贝林
于贝尔	艾·弗朗斯瓦	休·麦克格
米洛	尼科尔森	约·哈尔伯特
夏尔尼埃	克·孔斯坦	约·托·埃利奥特
爱·格罗塞	德比希	勒维埃耳

载于 1871 年 12 月 9 日
《社会主义者报》第 10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

《社会主义者报》关于筹备 追悼游行的报道

1871 年 12 月 9 日

国际工人协会抗议法国政府的野蛮行为。法国政府命令枪决无数的法国公民，唯一的罪状，是他们热爱自由和祖国并且公开反对自由的敌人和祖国的叛徒。所有法国人支部和大部分美国人支部、爱尔兰人支部和德国人支部的代表于 12 月 3 日星期天晚上在格兰德街 68 号集会，准备就这些事件举行一次大游行。

会议由公民班克斯主持。

这次会议通过了以下几项决议：

1. 追悼大游行于 1871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天举行。
2. 下午一时在 库柏学院 旁集合，二时开始游行。
3. 灵车和十二个鼓手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
4. 在纽约的公社流亡者担任灵车的护送仪仗队。
5. 各支部带自己的旗帜以及他们认为必要的标志和标语。
6. 正式邀请工联和古巴人^①参加游行。

^① 大概是流亡在纽约的古巴民族解放运动(1868—1878)参加者。——编者注

7. 建议每一位游行参加者袖上佩戴黑纱, 每一位国际会员除黑纱外在纽扣上佩戴红色绦带。

8. 游行队伍通过城市后在林肯纪念碑旁解散。

9. 游行必需的经费用捐款的办法筹募; 如有不敷, 开支的余数由各支部根据人数多少补足。

会上选出了十人委员会, 全权负责组织游行的一切必要措施。委员会由下列公民组成: 弗朗斯瓦、班克斯、埃利奥特、米洛、德比希、尼科尔森、格罗塞、于贝尔、克里斯特纳、孔斯旦和勒维埃耳。

公民于贝尔被选为财务委员。

公民班克斯被任命为总指挥。

公民德比希、弗朗斯瓦、尼科尔森和斯蒂贝林为副指挥。

我们希望所有法国人支持我们, 因为我们的共同责任是抗议政府败坏法国荣誉的行动。

载于 1871 年 12 月 9 日
《社会主义者报》第 10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

给伦敦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 报告¹⁴¹ (摘录)

1871 年 12 月 29 日

……就在联合会委员会的这次会议^①上, 米洛提议组织一次追悼游行, 以纪念被梯也尔政府杀害的法国公社战士。这一提议被采纳了, 并且选出十位代表组成组织委员会, 由于游行定在 12 月 10 日星期天举行, 组织委员会立即就着手工作。筹备工作已经完毕; 报刊支持我们。温德耳·菲力浦斯在纽约斯坦韦大厅的演说中, 建议一切维护人道的人参加这次游行。霍尔市长批准在灵车

① 1871 年 12 月 3 日。——编者注

上空鸣枪致礼，但警察局作为虔信宗教的机关认为游行破坏礼拜天的安宁(!)，因而根据星期五会议上通过的命令禁止游行。组织委员会没有怀疑这项命令的合法性，把游行改期在12月25日圣诞节举行。

纽约和全国的报刊除少数例外猛烈抨击这一命令，否认这次警察局行动的合法性并建议我们把游行重新改回到最初决定的日期即星期天举行。12月11日星期一的会议开得非常热烈，会上通过决议，把游行日期重又定为星期天——12月17日，同时选出一个委员会走访警察局，必要时并走访州长，要求取消这项命令。

委员会不得不走访州长，这项命令就立即被取消了。这样，游行于12月17日星期天举行，这次游行规模盛大，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总委员会想必已从报上看到关于游行的详尽描述)第一、五、十一和二十一支部作为组织没有参加游行，只有几位属于这些支部的会员参加了游行。公民波尔特作为联合会委员会少数派¹⁴²的通讯书记，在纽约《民主党人报》(德文报纸)发表的宣言的附言中，提醒全体工人要反对我们联合会委员会的组织委员会，因而也就是反对参加游行。我们可以自信地告诉你们，通过这次游行，我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威信和协会的影响增长了好多倍。

代表合众国联合会委员会

致兄弟般的敬礼

埃利奥特、洛格朗

通讯书记 爱·格罗塞

1871年12月29日于纽约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в. 1, ед. хр. 5892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

关于公社成立一周年纪念

1872年3月18日

昨天晚上，在本市有自己组织的许多国际会员在休士顿街的“游艺场”组织了一次宴会、几篇简短的演说和舞会，来纪念公社的成立。大厅里悬挂着红旗和标语，庄严大方，标语中有“人人都要干活是消除罢工的手段”，“利息是加在穷人养活富人的劳动上的直接税”，“平等的权利、机会和报酬”，“他们就会共同享有一切”。在国际会员游行时^①田纳西·克拉夫林小姐在游行队伍中举着旗子走了五英里，在那面旗子上写着：“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男女应该完全平等——9月12日”。会议由西·班克斯先生主持。他首先请维多利亚·伍德赫尔讲话。

伍德赫尔女士说：

“国际会员公民们：

今天的会议是为了纪念历史新纪元开端一周年这样一个重大事件而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你们给我第一个发言的荣誉，为此我向你们表示感谢。一年以前的今天巴黎公社诞生了。成千上万的法国公民，不论妇女和男人，在爱国主义的激励下，奋不顾身地起来战斗，争取从暴政压迫下彻底解放。他们权衡了自己的起义的一切可能的结局，虽然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仍然毫不犹豫地开始了斗争；他们进行了斗争，而他们最大的敌人就是他们的本国人。他们的斗争不是徒然的。他们洒尽了高贵的鲜血，遭到了失败；我们的子孙不会忘记这些人在争取人类自由这一伟大事业的斗争中

^① 大概是1871年12月17日举行的那次追悼游行。——编者注

所经历的那些惨象……”

接着，几位代表向大会参加者发表了演说，其中有华德先生、艾拉·戴维斯和马多克斯先生。晚会上热情高涨，一直继续到深夜。

午夜十二时接到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法国人支部的又一个祝酒辞，但它到得太晚了，未能在宴会上宣读：

“1872年3月18日于波士顿，
纽约东休士顿街‘游艺场’宴会上的国际会员们。

我们提议在默哀中为纪念三万殉难的公社战士干杯！

波士顿国际工人协会。”

载于1872年3月30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20期（总第98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

《社会主义者报》上的文章(摘录)

436

1872年3月23日

纽约的迫害事件

公民普朗，制图员，国际会员，过去长期在纽约戈尔德街22号阿弗勒雷尔商行工作，由于他是3月18日宴会的组织者之一，不久前被老板解雇了。

在获悉这一骇人听闻的不公正事件之后，二十五名工人提出强烈抗议并离开商行。老板曾向其中的一名工人提出，如果他接替公民普朗的职位，可以增加十美元工资，这位工人愤怒地拒绝了这种购买。

这一把国际会籍当作罪行而解雇的事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

第一起事件,但是我们不能报道其他事件,因为我们恐怕使那些有家室之累的人在寻找新工作时陷于毫无出路的境地。

我们希望社会舆论强烈谴责这类行动……

载于 1872 年 3 月 23 日
《社会主义者报》第 25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

《社会主义者报》关于纪念 巴黎公社两周年的公告¹⁴³

1873 年 3 月 18 日

今年将举行宴会然后举行舞会为救济巴黎公社殉难者的寡妻孤儿募款,以此来纪念 1871 年三月十八日的两周年,地点在博维利 291—293 号日耳曼尼亚公共会堂,时间是 3 月 18 日星期二。

宴会于晚上八时开始,舞会于十一时开始。

入场券定价一美元。

有关入场券和询问事项请与《社会主义者报》编辑部或纽约委员会的委员们联系,纽约委员会正在为救济公社的寡妇孤儿募捐并发起组织这次宴会和舞会。

委员会委员和自愿协助经办入场券的公民的名字和地址如下:

巴龙,普林斯街 132 号。

克里斯特纳·孔斯坦,伍斯特街 23 号。

大卫,《社会主义者报》编辑部。

穆罗,马佐,格林街 71 号。

修泽,布鲁克林区巴尔干广场 28 号。

达盖奈,纽瓦克区沃登街 42 号。

奥尔西埃,斯台辛岛

入场券还可在布利克街 130 号《工人报》编辑部购买,另外还有一些地址我们将在下一号里告诉大家。

今天我们不准备详述三月十八日的周年纪念活动对所有社会主义者的重要性及其意义。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论述。但是我们相信,发起举办晚会为殉难的、被监禁的和流亡的公社保卫者的妻子儿女募捐的委员会的努力,将会得到我们的事业的所有朋友的支持。

我们衷心吁请国际的各小组、各支部和工联的各组织协助我们。

载于 1873 年 2 月 18 日
《社会主义者报》第 19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

《社会主义者报》关于芝加哥 纪念三月十八日周年的报道

1873 年 4 月 6 日

我们的一位在芝加哥的朋友,向我们描述了该市的社会主义者为了纪念三月十八日、募款救济公社的寡妇孤儿而组织的宴会的详情如下:

1873 年 3 月 28 日于芝加哥

公民们:

由于公民勒尔诺很忙,他要我向你们简单报道第四十七支部为了纪念三月十八日周年举办的晚会的情况。

我们邀请三个德国人支部参加我们的活动,他们接受了邀请。到会的约三百人略多一些。

八时乐队奏《马赛曲》宣告晚会开始。接着，一位德国同志首先讲话。在他之后，公民勒尔诺发言，他不愧为第四十七支部和它所捍卫的原则的代表。他清楚明确地叙述了公社的历史，阐明了公社的原则以及国际的原则。接着他热情号召一切国家的工人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资本！他的讲话不止一次地为掌声所打断，在他发言结束时，法国人和德国人同声高呼：“公社万岁！国际万岁！”

一位德国人支部的主席在他之后发表了一篇十分成功的讲话支持国际主义。他提到了历次不同的战争和德国的历次革命，谴责了前者而赞扬了后者，特别谈到了三月十八日的革命，最后他号召各国人民团结一致。他的讲话也博得了很多掌声。

接着公民昂利就国际的宗旨发表了简短的热情洋溢的讲话，两位德国同志发言支持他的讲话。

公民古里约是演说的法国人中最后的一位。他以生动有力的几句话批判了普法战争，向国际的会员提醒他们的已经忘却的义务，简单地发表了维护妇女解放的意见，指出妇女在社会中应起的作用，最后他高呼“公社万岁！”结束自己的讲话。人们对他也报以掌声。

一位德国同志在他以后朗诵了共和派诗歌的最优秀的典范作品。晚会的这一部分以高唱充满爱国主义精神和共和精神的歌曲而结束。

晚餐后开始跳舞一直到清晨五时。会场里自始至终洋溢着诚挚和睦的气氛。这一天法国人和德国人表明：当各国人民认识了自己的义务和权利，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友好团结的时候，他们将如何相处。

公民，请接受我的衷心的敬礼。

4. 库尔西埃

又及：委员会将于星期日开会总结。在最近几天内将把结果告诉你们。

载于1873年4月6日
《社会主义者报》第26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致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信(摘录)

1873年4月11日

工人兄弟们：

……你们当然知道，我们的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运动，各支部只能发展工人来充实，就是发展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不管他们住在欧洲还是美国。美国的无产阶级同欧洲的无产阶级没有差别，在这里的工业中心里充斥着贫困现象，跟欧洲的工业中心一模一样。虽然美国的国际会员不那么多（约一千人），为了援助公社流亡者在1871年募集了大约七千法郎。法国人——参加国际的和没有参加国际的——今年冬天为公社战士的寡妻孤儿募集了约一千法郎……

受总委员会委托并代表总委员会

总书记 弗·阿·左尔格

1873年4月11日于纽约

载于《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文件。纽约：1872—1876年》
1962年米兰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文件。纽约：1872—1876年》

《工人报》关于纪念巴黎公社 两周年的报道

1873年4月19日

纽约讯：4月13日星期天纽约一部分工人在斯坦顿街10号纪念1871年三月十八日两周年。组织委员会没有估计到会有这许多人来参加，否则就会租赁一个大得多的场所。不仅小小的厅座，而且连舞台深处的回廊都挤满了人，许多人因为不愿拥挤，不得不离去。演说人用德语、英语、法语和丹麦语讲话，每一位发言者都受到鼓掌欢迎。第一位演说人叙述了法国工人斗争史中的各种事实，着重指出，在普遍惊惶失措的情况下，当资产阶级和国内其他阶级一起怯懦地背叛时，只有工人阶级保持夺取政权的勇气。另外几位演说人为巴黎公社战士辩护，驳斥那些说他们抢劫放火的无耻指控，并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共同斗争，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必胜的把握。

会上朗诵了两首诗歌：一位女工朗诵了弗莱里格拉特的诗《革命》和另一首诗《劳动万岁》。

为殉难的公社战士的寡妻孤儿募集了二十一美元。

440 宣读了下面的一封法文信：

“纽约国际工人协会地方委员会。

公社流亡者协会接到了你们的邀请书，并在4月6日的全体会议上决定因你们发起组织1871年三月十八日革命的纪念活动向你们表示感谢。这样的纪念会将在实践上促进并巩固无产阶级大家庭的团结，因为只有这种团结才能保证社会总革命的胜利。巴黎工人被暴力，以及由于有人叛卖而战败了。你们各国工人必须

担负起未竟的事业并争取胜利。”

载于 1873 年 4 月 19 日
《工人报》第 11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报》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致纽约公社流亡者协会¹⁴⁴的信(摘录)

1873 年 6 月 20 日

工人兄弟们：

总委员会研究了你们今年 6 月 13 日的来信。巴黎工人的伟大斗争——公社——的英勇参加者所表示的团结友爱之情，也是总委员会深怀的感情。由于总委员会同你们一样希望在一切实劳动者之间建立团结友爱的关系，总委员会通知你们，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从你们方面来说，最有效的行动是根据章程成立国际工人协会支部并取得北美联合会委员会的承认……

受总委员会委托并代表总委员会

总书记 弗·阿·左尔格

新泽西州霍布根镇 101 号信箱

1873 年 6 月 20 日于纽约

载于《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文件。纽约：1872—1876 年》
1962 年米兰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文件。纽约：1872—1876 年》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致公社流亡者协会

1874年3月15日

同志们：

总委员会收到了你们邀请我们参加3月18日的宴会、舞会等活动的信件。

我们已把这件事通知了我们的朋友们，如果条件许可，我们自己也将前来参加，以纪念公社这一真正的工人革命的光荣参加者。

如果你们认为适当，出席的委员会委员之一愿意代表我们讲几句话。

受总委员会委托……

总委员会书记

1874年3月15日于纽约

载于《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文件。纽约：1872—1876年》
1962年米兰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文件。纽约：1872—1876年》

《工人报》关于纪念巴黎公社 周年的报道

1874年3月18日

纽约讯：3月18日星期三在博维利日耳曼尼亚公共会堂纪念公社周年的宴会上，大约四百名不同民族的人士应公社流亡者协会的邀请聚集一堂。在付款优厚但却简单朴素的晚餐之后，索瓦先

生(法国人)宣布晚会上演说人的名单。他提到许多因革命而闻名的值得仿效的人的名字,首先是拉斯拜尔。接着两位流亡者发言,回忆公社的往事,在他们的回忆中有许多引人发笑的东西。看来法国人还没有丧失他们的幽默感。弗·阿·左尔格作为国际总委员会的代表出席晚会。他说:“国际关于公社的观点,已在伦敦总委员会致协会会员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中阐明,——我们已无可补充了。”他宣读了宣言中的几个段落,引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以“安全委员会”¹⁴⁵闻名的麦克马肯讲话,他着重指出这一委员会的巨大意义,并说它的会员学会了许多东西。他指出,主要的错误在于组织紊乱。下一次他们将把一切做得好一些。康·卡尔代表国际第一支部发言。他引用了刚才提到的那篇宣言的结束语:“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①

然后他说,公社的行动太软弱,这是它覆灭的主要原因。他号召法国人忍耐,因为目前要进行一次真正的社会革命,国内的各种关系尚未成熟。他向美国工人们高呼:“学习掌握组织和纪律!”;向英国工人们高呼:“前进! 你们的基础已经具备”;向德国工人们高呼:“决不允许公社的历史再版! 如果你们同意,我们就可以宣布:无产阶级革命万岁!”。会上发言的还有几位法国人,其中有一位妇女;将近十二时会议才结束,把会场让给跳舞的人。

总的说来,晚会使参加者感到十分满意。

载于 1874 年 3 月 28 日
《工人报》第 8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384 页。

出售《法兰西内战》的广告

1874年3月21日

我们向那些希望了解巴黎公社真相的工人们推荐一部著作：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发表于1871年5月
(作者为卡·马克思)。售价十美分。可通过《工人报》编辑部购
买。

载于1874年3月21日
《工人报》第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报》

第五部分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及 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和民主运动 活动家书信选辑

欧·杜邦¹⁴⁶致弗·恩格斯(摘录)

445

伦 敦

1871年3月21日于曼彻斯特

……关于巴黎情况您的意见怎样？我感到那里尽在做些鸡毛蒜皮的琐事。要知道，到现在为止一件重要的事情都未做成。或许，您消息灵通些？我觉得，已经到了理事会^①应该干预的时候了。

第一次发表于《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第一国际活动家书信集》1933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彼·拉·拉甫罗夫
致爱·安·施塔肯施奈德(摘录)

彼 得 堡

1871年3月21日(俄历9日)于巴黎

……我不知道，我由布鲁塞尔给您写信是否谈过这点：我认

^① 指曼彻斯特的工联理事会。见本书第455页。——编者注

为,任何派别,如果它能够首先推出聪明果敢的活动家来领导,那末只要这些活动家下定决心去夺取政权,这个派别就不难控制巴黎。不管是帝国主义分子,奥尔良分子,社会主义者,都是一样。这种想法证明是对的,而且值得庆幸的是首先推出聪明果敢的活动家的派别是真正的人民——工人,他们是这个腐朽社会中唯一健康而可信赖的阶级。法国一切鼎鼎大名的人物都名誉扫地了,再也得不到信任。整个报界不值一谈。撇开这些政治空谈家和表演家,撇开空洞的新闻界,已经成立了国民自卫军的坚强组织;这个组织的领导者,都是些几乎毫无名气、但却受到同志们信任的人。组织不是秘密的,它的布告出现在各个街口,到处散发,到处传播。但是有谁注意过这些工人呢?当我从布鲁塞尔来到这里的时候,在巴黎的许多区里,政权已经掌握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手里。这些区的警察局没有采取行动,未经战斗就被撤销了,而由国民自卫军接替了它。每天都有新的营队加入这个强大的组织。到星期三或星期四,巴黎已有十二个区(一共二十个区)建立起组织。有一个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对我说:“再过一星期,我们就会控制二十个区中的十七个区,剩下的三个区不会拥护我们,但也不敢反对我们。到那时候,我们就要撤掉巴黎警察局,推翻政府,法兰西就会跟着我们走。”他们的胜利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准备的,必然的。他们事前知道,调来对付他们的这些军队,衣衫褴褛,忍饥受饿,没有营房,又受过他们亲切接待,是不会向他们开枪的。告军队士兵书出现在各个街口已经好几天了,并且大量散发。政府既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办法,也不了解对方的力量。它硬碰运气,因此只过了几个小时巴黎就落入毫无名气的人们手里。这些普通的工人组织起一支力量,并凭着这支力量毫无阻碍地控制了巴黎。现在巴黎是平静而顺从的。

往后怎么样?尚不清楚。巴黎公社的选举定于明天举行,无

名的专政者们在崭露出别人不曾有的正直、才智和能力之后,将回到各自的工场去。他们这样做好吗?我觉得并不好。我觉得所有这些行将掌握大权的合法机关以及现已(从昨天起)和中央委员会站在一起的所有这些巴黎议员们和区长们,只会把事情弄糟,因为他们都是因循守旧者,空谈家或胆小鬼,都已腐朽霉烂。但是,我可能错了。也许,国民自卫军组织仍将是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仍将领导这些渺小的政权代表。我觉得,人们对这个共和政体可能比过去任何一种政体都更加同情,更加希望它成功。但是,法兰西会说些什么呢?梯也尔的整个政府,甚至没有尝试谈判就逃窜到凡尔赛去了,他们在那里要干些什么呢?这一切您在收到这封信以前,可能已从电讯中知道了,而我和您几乎是同时知道的……

载于《过去之声》杂志
1916年第7—8期

俄文按《过去之声》杂志
刊印

卡·马克思致保·拉法格(摘录)

447

波 尔 多

1871年3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保尔:

附上赛拉叶就1871年3月14日《巴黎报》的无耻捏造在3月18日《欧洲信使报》(这家法国报纸在伦敦出版)上发表的声明,想必你已经知道这件事了^①。

1871年3月22日的《泰晤士报》以《国际协会》为题,发表了如下声明:

^① 见本书第83页。——编者注

“卡尔·马克思先生请求我们驳斥本报于3月16日发表的驻巴黎记者来信中所述的一个论点，即：

“卡尔·马克思……曾写信给他的一位在巴黎的主要信徒，说他不满意这个城市的协会会员所采取的立场，说他们玩弄政治手腕，因而破坏了协会的章程，说他们使工人涣散，而不是使工人组织起来”云云。

卡尔·马克思先生声明，这一报道看来是取自3月14日的《巴黎报》，该报在那篇报道中还答应全文发表这封硬说是他写的信。3月19日的《巴黎报》果然刊载了一封信，信上注明：1871年2月28日于伦敦，好象还有他的签名。马克思先生声明，这封信彻头彻尾是无耻的捏造。”

现在来谈谈这家卑鄙的、反动的巴黎报纸的第二个诡计。当我们听到国际的巴黎会员开除了国际的德国会员这一捏造后，我们就写信给巴黎的“兄弟和朋友”，他们回答说，整个这一事件无非是下流的巴黎报纸的捏造而已。此时，谣言就象森林的火灾一样遍及整个伦敦报界，各报都就这一非常可爱的事件发表长篇社论，并企图证明国际的分裂和巴黎工人无可挽救的堕落。

今天的《泰晤士报》(1871年3月23日)发表了总委员会的下述声明^①。

……您给燕妮的信，刚刚收到。正如您认为的那样，绝不是我的青年人的热情，而是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在战争期间发表的那些已向我们正式宣布的宣言，曾使总委员会相信象国际法国会员开除国际德国会员这样的蠢事是可能的。我今天已把就《巴黎报》的捏造和所谓巴黎人开除国际德国会员一事（这引起了德国“正派报纸”的一片喧嚣）所作的声明，寄给莱比锡的《人民国家报》（李卜

^① 见本书第4页。——编者注

克内西的报纸)和柏林的《未来报》(雅科比博士的机关报)^①。我是以如下的话结束这个声明的:

“旧社会中身居高位的人物和统治阶级只有靠民族斗争和民族矛盾才能继续执掌政权和剥削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很自然,他们都把国际工人协会看作自己共同的敌人。”

第一次用原稿文字发表于
《年鉴》,米兰,1958年

原文是英文和法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
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33卷第195—198页)

德·拉比¹⁴⁷ 致妹妹

1871年3月26日于巴黎

亲爱的妹妹:

你关心我们,好象你对巴黎并不了解似的。革命使你们多么害怕啊!你对我说,我投身于这次政治运动,玷辱了我的名字。你到底要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应该拿自己的知识为祖国服务;处在我们当前经受着的危急时刻,当事关后代,事关各国人民解放时,一个正直的人应当抛弃一切,甚至家庭。

你还对我说,希望我依附强大的一方。我深信,这不是你的想法,至少你不会把我当做胆小鬼。我们才开始时,我们是弱小者;今天,无论在数量上,无论在道义上,力量都在我们一边。

造谣惑众的报纸对你们说,我们要抢劫。我问你,难道我是个做强盗的坯子吗?难道你也认为,我是想瓜分财产?不,我的妹妹,这样一种行动方式不是我的政治信念。

^① 见本书第83—85页。——编者注

我们要的是：有权委任我们的市镇参议员和军官；废除常备军；宗教和国家分离，但是并不妨碍信仰自由；废除超过一万法郎的工资等级；在非宗教学校里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封闭修道院；运用一切手段禁止耶稣会教徒返回，因为他们的机构尽干些男盗女娼的勾当。

是的，我的妹妹，我们是主人，懂得吗？这些人在我们面前俯首就范，君主们一想到我们的革命就吓得浑身战栗。出卖我们的那些人，现在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甚至俾斯麦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你看，我们强大不强大。而乡下人居然打算到巴黎来镇压我们；可怜虫，他们多么愚蠢！要知道，我们在为他们工作，而他们倒想要镇压我们。但是，如果他们要干起来，巴黎一定会咆哮起来，到那时，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就会响彻巴黎的吼声，因为任何东西都阻挡不住自由的人民。人家会跟你们说，情况非常糟糕。你们也会听说，巴黎在互相残杀。事实上，到今天为止总共只有三十个人被杀，不算两个寡廉鲜耻的将军，而他们（我承认）是被两三个坏蛋杀死的。至于我个人，使我感到惋惜的只是那几粒用来报销他们的子弹。

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巴黎一切很好，公社选举很顺利，没有发生争论；资产者、工人和士兵都很友好。再见，我的妹妹，民主的和社会的共和国万岁！

敬礼和兄弟情谊。

德吉烈·拉比

载于《公社战士审判案》
1964年巴黎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公社战士审判案》

亨·肖伊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3月27日于维也纳
附近诺伊芬夫豪斯

尊敬的公民：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密切注视着目前法国的事件。我们的观察结果，说老实话，是令人十分怀疑的，因为我们的消息都来源于资产阶级方面，而大家知道，资产阶级的源泉都是些污泥浊水。

总之，我们同巴黎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请求您，尊敬的公民，把运动的实质和国际对它的态度通知我们或者委托一个人通知我们。

再者：可否让我们经常从英国得到关于党内的法国同志成功或者失败的消息？

450

这种请求绝非好奇所驱使。一切自由派的报界败类已经群起反对所谓的“叛乱”，用最卑鄙的方式每天针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向政府告密，说什么——大概出于这些走狗们的恐惧心理吧——维也纳已经有一个“国际强盗和杀人犯”的中央委员会，还说什么“瓜分”随时都可能开始。因此问题是我们应该采取明确的立场。

诚然，我们已经毫不含糊地声明过巴黎起义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为了制定我们今后的行动方针，我们认为更确切地了解实际情况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如您所知道的，奥地利无产阶级现在还未组织起来，因此，上述要求不可能由某个支部或者类似组织提出来。我仍然希望，党内的英国同志就是对一个普通公民也会满足其要求的。

最后,向学者和无产阶级事业的不倦战士致最深切的敬意。

您的 亨利希·肖伊

维也纳附近诺伊芬夫豪斯镇米哈埃累尔巷 19 号三楼。——复信请寄:维也纳五区吕迪克尔巷 3 号三楼古斯达夫·瓦尔纳收(用双层信封)。

第一次发表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1942 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海·荣克致卡·马克思^①

伦 敦

1871 年 3 月 29 日于伦敦

亲爱的马克思:

我刚收到托马诺夫斯卡娅女士的来信,她已平安到达巴黎;赛拉叶是昨天早晨到达巴黎的。托马诺夫斯卡娅女士的信很简短, 451 她大概耽心她的信可能会落到敌人的手中吧。马隆显然在巴黎,但是看来,他如果不反对中央委员会^②,那也不会同中央委员会一起行动。“马隆被选进了公社,但是他并没有弄清情况,就参加到里面,——到各区政府反对中央委员会的运动中,尽管他是极其正直的”¹⁴⁸。此处“到里面”几个字是多余的,因为这样成了他参加到公社里;如果我把“到里面”抹去,那么“参加”的就是“各区政府的运动”了。

① 海·荣克的这封信和其他信,都有英文印记:“海·弗·荣克,职业钟表匠。克勒肯威尔区,查理街 4 号。——编者注

②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编者注

根据她的来信判断,巴黎的事情办得很好,我正期待从那里得到更详细的消息。我要给托马诺夫斯卡娅女士写信,但她并没有告诉我地址。您能否告诉我一个巴黎的地址,让我把信寄去呢?她向所有的朋友和女友们问好。

全是您的 海·荣克

第一次发表于《1871年
巴黎公社时期第一国际
活动家书信集》1933年
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和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奥·赛拉叶致欧·赛拉叶

伦 敦

1871年3月29日于巴黎^①

亲爱的燕妮:

我是今天早晨八时到达这里的,一路平安。你就照我们约定的去做。等你的复信。请告诉马克思先生,就说目前局势同被围期间几乎相同。我所了解到的一切同这些猪獾们——英国记者们所说的大不相同。说这里钱不够用是不符合实际的;不仅没有打算拿路特希尔德的钱,而且他本人还提议拿出钱来,也没有拿他的。唯一没有进展的问题就是工厂的开工。看来是由于业主们宣布了同盟歇业。总之,整个巴黎的各个方面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甚至控制了邮政总局。

这时马隆同我在一起。他同我说,他是第十七区的区长,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从他那里接管孤儿院。我们一个月将能得到二

^① 这封信与后面几封同一时期的信,赛拉叶都注明他的巴黎地址:圣丹尼街380号。——编者注

百法郎,还有一套有取暖、照明等设备的住宅。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玛格丽塔请到我们这里来。接到你的复信之后,我将马上用
452 马隆预支给我的五百法郎购买家具把住宅陈设起来。不要担心,这里一切都很宁静,行政机关的职能好得不能再好了。使人觉得仿佛我们的朋友为此受过专门训练似的。

向大家问好。代我吻吻孩子,说爸爸等着他呢。快点复信。

吻你。

奥古斯特·赛拉叶

第二区赞成我的有三千七百一十一票。由于我并不在场,这个区又是巴黎最反动的一个区,所以这样的结果是令人吃惊的。关于必须实行的最重要措施这一问题,我曾请求过马克思先生。请他一定完成我求他做的事,因为我认为我们的人看来比谁都更忙于当地的事务,要他们实施有利于农村的措施,将是困难的。

第一次发表于《1871年
巴黎公社时期第一国际
活动家书信集》1933年
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列·弗兰克尔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3月30日于巴黎

致卡尔·马克思博士

伦 敦

尊敬的公民:

关于这里的事情您自然已经大致获悉。很遗憾,由于时间仓

促,我今天尚不能向您报告任何详情,而只能简略地告诉您,就目前来说,局势对我们极为有利。

我同许多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一起被选入劳动委员会,单单这个情况就使我有勇气给您写上几行。

我的当选是在今天会议上批准的,而且用不着多说,尽管此事使我十分高兴,然而我并没有从个人角度来看待它,而仅仅把它看作是国际性质的一个措施。

约在一年前,我就认为这里的无产阶级是社会共和主义大军⁴⁵³的先锋队,因此我曾以德国人支部的名义发表过告德国工人书¹⁴⁹,其中特别强调必须支持法国工人运动——这个意见,看来《邮袋报》是很不喜欢的。

现在大多数人开始支持我的这个意见。如果我们能对社会关系进行根本的改造,三月十八日革命就会成为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最有成效的变革,它同时也将消除一切未来革命的起因,因为在社会方面再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

为此,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达到这个目的。

因此,您关于必须实行的社会改革的意见,对我们委员会的委员们来说将是非常宝贵的。

我请求您,尊敬的公民,为了我们的伟大事业尽快地给我答复。请原谅我的固执,但必须赶快办,因为首先需要奠定社会共和国的基础。

请接受我诚挚的问候。

忠于您的 列·弗兰克尔

圣塞瓦斯田大街 37 号。

又及:我是利用公社会议休息时间给您写这封信的。

热情问候公民埃卡留斯、杜邦、荣克及其他人。

又及：为了更加安全起见，给我的复信请写：多罗苔娅·古尔女士收。

第一次发表于《1871年
巴黎公社时期第一国际
活动家书信集》1933年
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奥·赛拉叶致欧·赛拉叶

伦 敦

1871年3月30日于巴黎

亲爱的燕妮：

你是否照我们的约定在星期二写了信？如果写了，那我并没有收到，因此在你收到这封信后望立即给我复信。昨天我去看了巴提诺尔的孤儿院。我认为，孤儿院是十分合人心意的；那里有一个大花园，律西安将可以在里面玩耍。住宅很宽敞，有卧室、厨房，还有两个房间。那里有保育员，照料着大约六十个孩子。在昨天的会议上，公社已承担照顾这个机构的责任。一个月二百法郎，有住宅和取暖设备——你对此是否合意？请回答我。

我亲眼看到的巴黎，同有些人给我们描述的巴黎是多么的不同啊！一切都很宁静，公社被大家公认为既成的事实。而且大家都非常热心地为它效劳。要不是有凡尔赛的话，那末一切都会很好。当选的九十二人中已有六十个是我们的人。最令人惊讶的是，大家都履行职责，恰似当然之理——瓦尔兰和孔博一起掌管财政，而孔博负责财政制度，瓦扬掌管内务，埃德和杜瓦尔掌管军事，拉乌尔·里果在警察局。一般说来，每个机关至少有一个我们的人。公社已通过几项极其果断的决议¹⁵⁰。这些决议我不能在信里

写。但是它们必定会令人大吃一惊。第十六区还不全是我们的。但是选举是非常热闹的，资产阶级老爷们都参加了选举。第二区都一致投反动派的票。但是，如果想一想，反动派在其最大的中心只得到六千张票，那末就可以想象赛塞军队的情况了。不管怎样，巴黎不希望再听到复辟或者妥协。事情进行得很好。农村方面的工作也要做的，这一点我已经说过。反动分子的说法是：“马克思调动了法国的国际会员，强迫他们罢工，以求提高工资，使德国人便于竞争。”这真是痴人说梦，尽管如此，总委员会对此应该作出答复。你很快就会知道一切详情。

吻你和孩子。

奥·赛拉叶

第一次发表于《1871年
巴黎公社时期第一国际
活动家书信集》1933年
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彼·拉·拉甫罗夫
致爱·安·施塔肯施奈德(摘录)

彼 得 堡

1871年3月30日(俄历18日)于巴黎

……这里谁都不知道，结局将是怎样。巴黎现有的政府比本世纪内以前的任何政府都更加廉正有为，但是在它面前有庞大的反对派，有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有备受屈辱的自尊心。如果它垮台了，那末反动派必然死灰复燃，那时，也许我不可能留在巴黎。如果它胜利了，那末同德国未必不会重新开战，而那时又将是什么样子呢？我十分同情这些人，我在此地交游很不广，唯一与我有交往

455

的都是这些人。您说：离开巴黎吧。但是，到哪里去呢？……

……现在要我离开巴黎，我会感到很难过，因为这里已经开始的运动，意义极为重大。破天荒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的，不是沽名钓誉的人，也不是唱唱高调的人，而是劳动者，是真正的人民……

载于《过去之声》杂志
1916年第7—8期

俄文按《过去之声》杂志
刊印

欧·杜邦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3月底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现在我把刚刚收到的我们记者的来信寄给您。我把两封私人信件也一并寄上；我想，这两封信里包含的详情对您将是有益的。

我已给恩格斯写了信。我需要您对这件事情出出主意，以求从这件事中得到好处。

我在上封信里曾提到总委员会：我指的是曼彻斯特的委员会，它至今没有给我答复。

您忘记把巴斯特利卡的信寄给我。请把它们一道寄给我。请把巴黎信件的内容告诉赛拉叶夫人。

我可以高兴地指出，国际已经活动起来了。这定将给我以工作，而且稍微提高我的情绪。

我希望，燕妮小姐^①的小恙无甚影响，希望我的信到之日，她

^①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已完全健康。

向您和您的全家问好。

欧仁·杜邦

我们的巴黎朋友得以当选，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国际还是沙文主义？

您为什么不公开波尔多的来信？

第一次发表于《1871年
巴黎公社时期第一国际
活动家书信集》1933年
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威·李卜克内西致卡·马克思

456

伦 敦

1871年4月1日于莱比锡

亲爱的摩尔：

衷心地感谢你，你全家人、恩格斯和波克罕在最近一次事件¹⁵¹期间对我妻子所表示的同情。关于案件，我暂且只能报告如下：普鲁士政府曾打算使我们的活动在战争和选举期间瘫痪掉；萨克森政府自然乐意地提供了警察劳务，但是审讯结果在法律上却等于零。由于委员会（这些家伙原来不仅保存着寄给他们的一切信件，而且还有他们自己寄出的一切信件的副本）做事太天真而落入敌人手中的“罪证”都象气泡一样破灭了，而我们的侦查员，一个办事正派的人，马上就感到很不自在。我们的获释，间接归功于比德曼教授，他想揭破分立主义法官的企图，因而向国会提出的提案给俾斯麦以采取某种开明措施的借口。否则我们还得在那里多

待一些时日。Such a life in New-Germany₁〔新德意志的现实如此而已〕案件在我们头上仍悬而未决，我们每天都有可能被再次拘捕。但是在正式审判（6月中）之前，十之八九将有一次特赦。如果确是如此，那末诉讼案将宣告垮台，而成为我们的巨大胜利。——请把你对于巴黎事件的看法，立即写信告诉我。在监狱里我只能看到民族主义自由派的报纸，因此情况并不了解。——如果我能办到，我不久将实现我去年的旅行计划。——为了使偷读这封信的施梯伯放心起见，我要说明：我按照诺言，打算通过莱比锡专区法院索取许可证。

党内状况总的说来是相当好的；在上次选举时，我们得到的选票至少有1867年的三倍。如果我们是自由的话，那末仅在萨克森，我们至少有八名候选人可以当选。

倍倍尔昨天到柏林去了。

巴黎被围期间，劳拉在巴黎吗？¹⁵² 杜西（或者燕妮——字迹潦草，我的妻子没有把握辨认清楚）身体复原了吗？

我一切都好。

我的妻子、阿丽莎和我向你和你的全家问好。

你的 威·李卜克内西

457 我同瓦扬曾在巴黎晤面相识，他是一个非常明智而又极其高尚的小伙子。

附上一张照片，是给你妻子的。现在我的全家在你们那里都有了。

4月1日，星期六。

载于《第一国际在德国》
1964年柏林版
第一次用俄文全文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海·荣克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4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马克思：

我从《劳埃德氏》报上看到，巴斯特利卡被委任为巴黎税务局局长。在3月29日的《国际报》上登载了一篇巴黎的国际组织的宣言，其中提到奥布里的名字。我还在什么地方看到，我们有些里昂同志也在巴黎。我们对一些同志丧失理智的行为感到痛心，他们孩子气十足地匆匆赶到巴黎，一心想享用革命的成果，而不是首先保证革命成功。

他们在巴黎能干出什么好事呢？他们留在原来的城市里，难道不是更有益处吗？他们在当地履行职责，难道不是能为革命成功做更多的事吗？里昂、马赛及其他地方的运动都遭到破坏，其原因显然是头头们轻率地离开了他们最合适的活动场所。¹⁵³

噢，如果我们的巴黎朋友很有头脑，就应该不给他们职务，而把这些人赶出巴黎！

当然可以说，因为到目前为止，普鲁士人还占领着卢昂一部分地区，所以我们的朋友在那里就不能做任何事情；可是，要知道，普鲁士人不能阻挡我们的同志用和平游行来声援我们的巴黎同志。

我现在出发到东头去，我估计，今晚在那里还会建立起一个国际支部。

向大家问好。

致兄弟般的敬礼

海·荣克

第一次发表于《1871年巴黎
公社时期第一国际活动家书
信集》1933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458

约·格·埃卡留斯致列·弗兰克尔^①

巴 黎

1871年4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兰克尔：

我刚刚收到从德国寄来的宣言^②，是要寄到巴黎的，同信附上。寄的人担心他们所寄的一份不会收到。

伦敦这里，工人现在都忙于组织共和主义俱乐部。其中有一个俱乐部，明天晚上我们就宣布开幕。共委员会里有两名总委员会委员。

你之当选，我感到很高兴，并把这件事尽可能告诉大家都知道。

Salut aux amis! [向朋友们问好]

Vive la Commune! [公社万岁]

您的 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第一次发表于《1871年巴黎
公社时期第一国际活动家书
信集》1933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① 此信写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公用笺上，笺上有椭圆形印章。——编者注

② 大概寄自爱北斐特。见本书第240—241页。——编者注

路·库格曼致卡·马克思(摘录)

伦 敦

1871年4月5日于汉诺威

……我看现在的巴黎起义是很不成功的；虽然国际在这次起义中显然没有起突出的作用，但是又会把起义归咎于国际。照我的看法，那里发生的事情大都带有1848年的小资产阶级性质等等。不是组织起来对政府发起总攻，不是在管理大城市方面树立起威信，而是建立使农村受到屈辱的专政，因而必将自取失败，这种失败的后果将使反动派在整个大陆上得到加强。——如果巴黎把自己置于同农村(农民)相对立的地方，那末它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农民的牺牲品。——当然，生产方式的改革不能期望没有头脑的法国人来进行，何况这种改革也不可能由一国人民单独地实现。——但是，假如法国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同英国所处的地位一样，那末它就能照1789年的样子，只要通过顺利进行的世界大战就能够巩固其改革，而现在这样的事难道能够想象吗？—— 459
大陆无产阶级还未脱离初期阶段，因此资产阶级还应该在“组织劳动”方面做很多事情才能保证其对立面充分发展。——当然，战争的后果将加速德国资产阶级经济的发展，而法国商业危机将加速矛盾的激化。——请来信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上星期日召开的工人集会有一千五百人参加，通过了一项贺词以声援巴黎工人。——今天有一位演说者到我这里来，打听如何转交这类贺词。——这个人我原先并不认识。他知道我同你交谊很深，问我，你能否转交贺词。我告诉他，你大概能接受国际会员的贺词(作为德国书记)，但是能否负责转交，这点我并不知道。

既然会议参加者不是国际的会员,而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他们就应当首先加入国际。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309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米·亚·巴枯宁 致尼·普·奥格辽夫(摘录)

日内瓦

1871年4月5日于洛迦诺

……巴黎人大概都会牺牲掉,但不是白白地,而是做了一番事业之后牺牲的;就让他们至少与半个巴黎同归于尽吧。根据传到我这里的各种消息,至少可以看出,外省城市马赛、里昂等不幸仍然十分糟糕。使我十分担心的还有老雅各宾党人:那些成为公社委员的德勒克吕兹派,弗路朗斯派,皮阿派,甚至布朗基派。我担心他们要把公社拉到横暴和吝啬的旧轨道上去。那时一切就都完蛋了。Une et indivisible^①将毁灭一切,并首先毁灭自己。这次革命的全部优点,就在于它是工人的革命。正是为此才要组织起来。我们的朋友在被围期间善于及时地组织起来,因而形成了强大的
460 力量,——而我们的里昂朋友和马赛朋友却还是无所作为。在巴黎集中了过多的有才能有毅力的人,我很担心,他们会互相干扰。然而外省却没有一个人。如果时间许可,应当写封信,尽量让更多

① 指“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法兰西共和国。——编者注。

的真正革命的代表从巴黎到外省去。克吕泽烈怎么会进入委员会呢？难道这是真的吗？如果确是真的，那简直是胡搞。情况是多么困难。一方面是阴谋，警察的阴谋，普鲁士人和法国反动派的阴谋，另一方面是外省的愚蠢。只有豁出一切的措施，破釜沉舟，才能够拯救事业。请你来信谈谈你们知道的里昂和马赛以及巴黎的情况……

载于《米·亚·巴枯宁致
亚·伊·赫尔岑和尼·普·
奥格辽夫书信集》1895年
日内瓦版

俄文按《米·亚·巴枯
宁致亚·伊·赫尔岑和
尼·普·奥格辽夫书信
集》刊印

卡·马克思致威·李卜克内西(摘录)

莱比锡

1871年4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得到你和倍倍尔以及不伦瑞克人获释的消息，在这里，在中央委员会^①里大家都感到万分高兴。

看来巴黎人是要失败的。这是他们的过错，但这种过错实际上是由于他们过分老实而造成的。中央委员会以及后来公社都给了梯也尔这个邪恶的侏儒以集中敌人兵力的时间：（1）因为他们愚蠢地不愿意开始内战，好象梯也尔力图用暴力解除巴黎武装并不是开始内战似的；好象只是为解决对普鲁士人的和战问题而召集起来的国民议会不曾立即对共和国宣战似的；（2）为了避免篡夺政权的嫌疑，它们失去了宝贵的时机（当反动派在巴黎——旺多

^① 总委员会。——编者注

姆广场——失败以后,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去进行公社的选举,而组织公社的选举等等又花费了许多时间。

你千万一个字也不要相信报纸上出现的关于巴黎内部事件的种种胡说八道。这一切都是谎言和欺骗。资产阶级报纸上那一套下流的胡言乱语还从来没有表现得这样出色。

461 最显著的特点是,德国的统一皇帝^①、统一帝国和柏林的统一议会,对外部世界来说,似乎是根本不存在的。巴黎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起更大的注意。

你们必须密切注视多瑙河各公国发生的事件。如果法国革命遭到暂时的失败(那里的运动只能被镇压一个很短的时期),那时,欧洲的一场新的战争将从东方开始,罗马尼亚在这方面将成为信奉正教的沙皇^②的第一个借口。这就是说,要注意这方面……

劳拉已在巴黎被围前几天去波尔多了。

我们的女孩子——杜西和小燕妮(小燕妮曾患胸膜炎)很快也将去波尔多。

如果倍倍尔能定期给我寄来柏林联邦国会的速记记录,我将非常感谢他。

你到这里来将使我们非常高兴。

《人民国家报》现在无论如何必须维持下去。我相信能为它弄到钱。

代我最衷心地问候你亲爱的夫人^③。

你的 卡·马

你能否把在莱比锡的可靠地址寄给我?

顺便寄去4月5日《小报》(巴黎出版)上关于施梯伯的一篇逗

① 威廉一世。——编者注

②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③ 娜塔莉亚·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趣的短评。

第一次用俄文摘要发表于
1931年3月17日《真理报》
第75号，全文发表于《马
克思和恩格斯文库》第1卷
(6) 1932年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
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3卷第203—204页)

艾劳¹⁵⁴ 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4月7日于伦敦^①

敬爱的公民：

我刚刚从巴黎来，就匆忙地把所附的信转给您，诚然，这封信已经有些过时了^②。

同时，我冒昧地把巴黎公社的最新报纸转给您，这些报纸我是 462
特意为您带来的：

我要在这里耽搁几天，然后再回到巴黎去；当然，我是愿意为您效劳的：

请您通过来人告诉我，什么时候我能见到您，同您谈一两个小时；那末我才敢于在日内拜访您。

万分尊敬和诚恳地向您致最衷心的问候。

艾劳

第一次发表于《巴黎公社
时期的第一国际》1942年
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照相复制品
译的

① 此信写在切林·罗斯旅馆的信笺上。——编者注

② 这里说的可能是指列·弗兰克尔于1871年3月30日所写的信(见本书第452—453页)。——编者注

保·拉法格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4月8日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我到巴黎已经两天了¹⁵⁵。我见到了公社活动家们，他们象全体巴黎居民一样满怀热情。他们仍然希望攻取凡尔赛，并正在采取行动。正象瓦扬同我说的，人并不缺少，但领导人不够。恩格斯能不能到这里来为革命贡献自己的才能呢？

迟些时候再告详情。

握您的手。

保·拉法格

又及：叫燕妮不要推迟行期。我明天启程回来^①。

第一次发表于《1871年
巴黎公社时期第一国际
活动家书信集》1933年
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燕·马克思致威·李卜克内西¹⁵⁶(摘录)

莱 比 锡

1871年4月10日左右于伦敦

我很难向您表达，我们全家人是多么焦急不安、担忧和失望。

① 见燕妮·马克思于1871年4月18日写的信，见本书第473—475页。——编者注

自六月战斗^①以来，我们从没有过这样的心情。我很担心，巴黎公社运动——这茫茫黑暗中的一线光芒——现在就失败了，同它一起牺牲的还有我们所有最优秀、最忠实的朋友。首先使我们大为震惊的是古斯塔夫·弗路朗斯的牺牲。他是我们的至交好友。

您大概还记得，约在一年前，《马赛曲报》上登载了几篇文章，谈到有些人卑鄙地对待芬尼亚社社员，这些文章在法国和英国都曾产生巨大影响。由于这几篇文章是我们提供的，于是我们开始同罗什弗尔和弗路朗斯有了联系，而弗路朗斯立即以一个火热的战士出现，为奥顿诺凡-罗萨的事业而奋斗。如今波拿巴的一个刽子手执行侏儒梯也尔的野蛮命令而背信弃义地杀害了弗路朗斯。弗路朗斯禀性光明磊落，有忘我的勇敢精神，准备作任何牺牲，他仗义豪侠，仁慈为怀，富于同情心，温和得几乎有点软弱（“人所具有的他都具有”^②）。他多才多艺，是一个知识渊博的现代科学的代表。这个才华横溢、富有魅力的年轻人，把自己的一颗炽热而善感之心献给了无产者、被压迫者、不幸者的事业，不仅仅是献给他本国进行斗争和奋战的人们；不，他的这颗伟大的心是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种族、每一个部族而搏动着。因此，他才甘心冒着种种危险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哪里斗争激烈，他总是奔向哪里。甚至他的敌人都说他：“无畏如勇士，渊博似百科全书”。在资产阶级看来，他是红色幽灵的化身，因而疯狂地迫害他。正因为如此，当第一个蒙难者——身材高大、体格匀称的弗路朗斯的躯体从皮卡尔的身旁抬过时，皮卡尔得意地狞笑着，正因为如此，凡尔赛高

① 1848年。——编者注

② 此处套用罗马剧作家忒伦底乌斯《自我折磨者》中的一句话，意为：他有人类的一切优秀品格，也有人类的一切弱点。——译者

兴得发狂！

第一次发表于 1871 年 4 月
15 日《人民国家报》第 31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燕·马克思致威·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1 年 4 月 10 日于伦敦

星期一早晨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摩尔附上字条。您可以想象，在这危险的时刻，拉法格呆在巴黎的消息使我多么震惊。

劳拉一个人在波尔多带着两个娃娃，小的还在生病；至于谈到燕妮在《马赛曲报》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它们的署名为约·威廉斯，因而是匿名的。

如果复信，请不要再提此事。关于弗路朗斯的几句话，如在您的报上^①发表，可能是及时的。巴黎发生的事情多么可怕！法兰西的野蛮人大大超过了德意志的野蛮人。

再见。

您的老朋友

不久前，丽娜·舍勒尔来过一次（她仍当家庭教师），她衷心地向您问好。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1942 年莫斯科版
第一次全文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① 指《人民国家报》。——编者注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摘录)

汉 诺 威

1871年4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昨天,我们接到一个很不令人宽慰的消息,说拉法格(不是劳拉)目前正在巴黎。

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忍受了六个月与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部叛变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好象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战争似的,好象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大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当维努亚和随后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反动部队逃出巴黎的时候,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他们不愿意开始内战,好象那邪恶的侏儒梯也尔在企图解除巴黎武装时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这又是出于过分“诚实的”考虑!不管怎样,即使巴黎的这次起义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就让人们把这些冲天的巴黎人同带着兵营、教堂、愚昧容克制度、

特别是市侩气味去举行陈腐化妆舞会的那些德意志普鲁士神圣罗马帝国的天国奴隶们比较一下吧……

第一次摘要发表于《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23期，斯图加特，1901—1902年；全文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1928年版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206—207页）

奥·赛拉叶致欧·赛拉叶

伦 敦

1871年4月12日于巴黎

亲爱的燕妮：

趁保·拉法格动身之际，告诉你某些详情，想必你是很不放心的。这次你又是对的，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们分手的时间会这样长。但是应当说，在这点上责任在于你。毫无疑问，你不来的唯一原因就是关于巴黎局势流传着许多离奇的神话。我看到外省的报纸，说现在同普鲁士人围困时期完全一样，也就是说，正在歪曲当前发生的事件，欺骗公众。

再也沒有比这些报纸编造的故事更荒唐的了。巴黎从来沒有过这样的安宁，也从来沒有过这样万众一心争取自身的权利。奇怪的是：公社最可靠的支柱竟然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无论如何不愿意放弃他们为之付出这样多鲜血的这个成果——不应当忘记，资产阶级的各个营从4月1日起就一直在同伯利维尔的无产阶级协同作战。二百人的商人营只剩下七十五人，然而还守在讷伊大桥上，不愿换防。

我们的敌人失去用武器征服我们的希望之后，就散布谣言说，普鲁士人将在4月15日进行干涉。我不知道这些谣言的可靠程度究竟怎样，但是，如果我能办到，我就要奉劝俾斯麦先生，如果他不愿使自己名誉扫地，就不该违背自己的利益去充当欧洲的宪兵，⁴⁶⁶而应心平气和地等待赔款，他可以相信他能得到这些赔款。我不抱幻想，但是我断定，梯也尔先生加上俾斯麦先生一起也不可能摧毁巴黎。任何人都不能正确估计人民的情绪。因此，以普鲁士人的狂妄自大，他们自然很可能撕毁和约，不过，看来他们还是打算遵守和约的。国民自卫军开赴作战时的振奋精神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了解法兰西性格的人，对人民自3月18日以来所表现的顽强和刚毅一定深感惊讶。前线几乎没有一个营要求换防。的确，后方组织缓慢，但却扎实可靠，凡尔赛人不久将面对着一支四十多万人的大军，而且，我敢向你们保证，这是一支装备精良、不怕牺牲的军队。

凡尔赛人采取的手段——枪杀杜瓦尔和杀害弗路朗斯——没有产生他们预期的效果，反而激起了更强烈的义愤和急切的复仇愿望。这些人非常愚蠢，指望跟着一批宪兵和警察后面就能进入巴黎。他们是进不了巴黎的，其中最反动的分子终于要采取野蛮手段，如果在平时，为此他们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正是这点使我相信并谈论我们的胜利：巴黎进行斗争，并不指望外省的援助；它战斗，并深知，反对它的敌人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军事知识上都有较大的优势；它战斗，虽然它知道，粉碎凡尔赛不会使斗争结束，接踵而来的将是外国人的干涉。巴黎最担心被围后的粮食困难和各种灾难，而这些情况刚刚才被扭转过来；然而它绝不投降。看到这种史无前例的壮举，我坚决做一个爱国者。全世界不能亲眼看一看现在的巴黎，是多么可惜啊！这可能成为对一切警察制度的最后判决。

几天前我给你写信说，皮阿先生散布的谣言又流传起来，也说到我无法采取对策。在劳动委员会(我是一个委员)里，现在又在传说伦敦某些政治团体由于许多原因，其中还有道德问题，而把我开除了。由于目前我不能驳倒这种诋毁，我无疑将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岗位。这一切使我十分不快。

你什么时候来？律西安在作些什么呢？请以父亲的名义使劲吻吻儿子。让他渴望快点见到我，这样就会催你早点来。你自己懂得，如果有危险，我是不会叫你来的。如果你想来，你自己应当设法赶快来，并拥抱我。

奥·赛拉叶

第一次发表于《1871年
巴黎公社时期第一国际
活动家书信集》1933年
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奥·赛拉叶致欧·赛拉叶

伦 敦

1871年4月15日于巴黎^①

亲爱的燕妮：

我为你非常耽心。昨天有一个妇女从伦敦带一封信来找罗沙；她说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女守门人却把名字忘了。因为罗沙在伦敦没有熟人，所以我想，这可能是你给我的信。我害怕，你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给你写了几封信，你都收到了吗？由于有梯也尔先生，收到信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在其中的一封信里，我要

^① 写信用的信笺为：Mairie de Paris, Cabinet du maire [巴黎市政府。市长办公室]。——编者注

求总委员会对我在英国的表现作出解释；没有这种解释，我是无法采取对策的。皮阿先生又在卑鄙地造谣中伤，现在又添油加醋说我被开除出伦敦政治团体。毫无疑问，这指的是声名狼藉的法国人支部。¹⁵⁷我所有的敌人都在利用和议论这种诽谤，而诽谤越来越多，传到劳动委员会已成为对我私生活的指责了。虽然已经进行了调查，尽管有对我十分有利的勒鲁的声明，事情还是这样。这些流言蜚语，连同韦济尼埃先生对总委员会的诋毁，都是往总委员会脸上抹黑，似乎总委员会推选我是因为没有更加正直的人可选了……顽固地搞这种诽谤运动，说明有人害怕我当选为公社委员。几天前我理应负责第二区区政府的工作，但是事到任命的时候，皮阿先生却正式拒绝签署。这件事无疑是因我与声名狼藉的支部有分歧所致，对这种看法他却回答说：不，这与私生活有关。你知道，这一切都被宣扬出去，被夸张其词，现在我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已成为最大的坏蛋。这一切使我十分难过。这里还有一个勒美特尔先生，他知道我讲过他，也站在他们一边。 468

除了这些个人事情以外，可就没有什么可写的了。凡是能做的，公社都做了。在军事方面，我们用不着怨天尤人，也没有理由悲观失望。也许凡尔赛分子厌烦这场赌博比我们还要早些。令人最为惊奇的是资产阶级无可怀疑地支持公社。资产阶级营在讷伊受到进攻时坚持下来了，照这些营的情况来判断，我甚至感到，资产阶级支持公社比工人阶级更加卖力。有一个营，起初是四百人，现在只剩下一百八十人，但是要把他们撤下来仍然无法办到；其他许多营的情况也是一样，而起初他们还敌视过公社哩。事实表明，公社并不象有些人过去想象的那样可怕；这样倒更好些。

因为我们太愚蠢，使这些反动分子得以藏身于我们这里，所以政策要求我们不要使他们成为内部敌人，而利用他们去反对凡尔赛人。我再说一次：除了极少的例外，我们还没有更好的支柱。缓

期付款和缓期付房租是很有成效的措施。或者我大错特错，或者梯也尔先生永远进不了巴黎，如果他不承认公社的活动是合法的。我向委员会的某些委员提议拟订一个关于抵押借款的方案，但是没有结果。也许，时间还没有错过。可以说，我们的报纸办得不好。我还是想请马克思先生就这个问题提个方案。我可以把这个方案交给弗兰克尔，因为方案是由马克思拟出来的，所以有可能弗兰克尔会把它提出来并得到通过。——要知道，无论怎么说，我们是多数。但是也不应当忘记，这个多数是蒲鲁东主义者的多数。大家只是在谈论人民银行的方案，谈论交换等问题。总而言之，从伟大导师^①的作品里，每天都能得到新的方案。

前几天比埃尔·勒鲁去世了。公社派了两个委员去参加葬礼，同时对他的共产主义思想却作了保留。只此一点就足以使人想象得到，这些人是怎样理解社会主义的。我不说你也知道，这一损失使我深感痛心。

469 为什么你到现在还不来呢？我好几次给你写信谈起这件事，请你赶快来这里。毫无疑问，使你迟迟不来的借口是又打仗了，以及其他一些毫无根据的谣言。但是你应该懂得，如果有哪怕是一点点危险，我也不会劝你来。确实，是在同梯也尔先生的宪兵打仗，但是在城外打，还有，如果战斗甚至就在巴黎城里进行，那这也不是你不能来的理由。当旺夫在打仗的时候，巴黎的人们几乎还不知道。不过，最近两天在攻打南部的几个堡垒时，排炮和速射多管炮爆炸的轰隆声听得非常清楚，有时使人感到，好象仗就在巴黎城里打。这三次进攻对凡尔赛分子来说大概是很不合口味的。戍守在旺夫堡垒的还不到七十三人，他们却使敌人至少损失了二千人，打得他们溃不成军；在讷伊对凡尔赛分子进行了一场惊心动

^① 指蒲鲁东。——编者注

魄的大血战。当然，这些事情都封锁起来不叫你们知道。但是事实是，“乡绅会议”方面有一万人被打死、打伤或者做了俘虏。在整个被围期间还未曾有过象现在这样激烈的斗争。每个人都知道进行斗争为的是什么，因此都自觉地在战斗。

关于行政机构，那只能使人感到惊奇，因为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毫无阻碍，只有邮政的活动区域尚未扩大到城墙以外。

至于克吕泽烈，我为了在任命他之前把问题向我们的市政官们解释清楚，已经尽力做了许多工作。现在这已经成了没有用处的荒唐事。除此以外，不应当忘掉，公文还未签署，我还受到怀疑，而这就使我的控告〔针对克吕泽烈〕失去任何分量。说到国际会员，他们认为，不值得为了这样一件无意义的事去同皮阿先生作斗争。这些先生们都对我看不上眼，因而我目前还是一个闻名的坏蛋。

无论如何要叫杜邦到这里来。在许多方面有他在场是很必要的。我已提出他为公社候选人。选举定于星期日举行，如果星期一我获悉他当选，我将立即给你写信叫他来。无论如何，你最好事先告知总委员会，以免到时候拖延。他作为候选人是在工人区提出的，他的当选几乎有十分把握。至于我，我是第二区的倒楣的候选人。为了社会主义利益，我已作了牺牲品。同时，之所以放弃我，也只是因为这个区的任何一个工人候选人本来就是没有希望当选的…… 470

你什么时候来，请马上写信告诉我。毋需多说，假定有一点点危险，我将会第一个请你等一等再来的。往巴黎写信可以用两种方法：或者把信委托给车站上随便哪一个旅客，或者把信封入双层信封里，寄圣丹尼，奥古斯特先生收，留局待领。随你的便去办吧，但主要的还是不要拖延，因为对我来说，如果你带小娃娃来，还我诚心诚意寄给你们的亲吻，那是再好不过了。但愿你知道，对我来

说真是度日如年啊！我多么想看到我的小律西安，听到他嘟囔着爸、爸、爸。让他快点来吧，因为法兰西需要保卫者，而他的父亲需要他的安慰。

你的 奥古斯特

替我吻吻玛格丽塔、律西安，并向大家问好。

第一次发表于《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第一国际活动家书信集》1933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路·库格曼致卡·马克思(摘录)

伦 敦

1871年4月15日于汉诺威

最尊敬的亲爱的朋友：

……《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我记得十分清楚，我从中得出结论，法兰西应该依靠先进的工业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小块土地”，才能废除军事官僚政体。没有这种联盟我不能想象会取得成功，更何况巴黎甚至在沒有大城市的支援下竟然单独作这种尝试。失败再次会使工人长时期失去自己的领袖，这是不幸，对这种不幸不应该低估。我感到，无产阶级目前需要教育比需要武装斗争更加迫切。认为失败是某种偶然性所致，这是否意味着陷入正是《雾月十八日》(第2版第13页以下)尖锐批评的小资产阶级所犯的那种错误？

请马上告诉我，哪怕只写几句话告诉我，这封信你已完整无缺地收到了。

471 衷心地问候你的女士们，特别是小燕妮，我正期待她取消她对

我的不公道的宣战。

“参谋部”^①真的已经定居伦敦吗？

你的永远忠实的 路·库格曼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316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汉 诺 威

1871年4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你的信按时收到了。现在我的事情很多，因此只能写几句话。你怎么能把1849年6月13日之类的小资产阶级的示威游行同目前的巴黎斗争相提并论，我简直莫明其妙。

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这一次，起决定作用的不利的“偶然情况”，决不应该到法国社

^① 弗·恩格斯。——编者注

会的一般条件中去寻找，而应该到普鲁士人盘踞法国并濒临巴黎城下这样一种情况中去寻找。这一点，巴黎人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但是，资产阶级的凡尔赛恶棍们也是懂得这一点的。正因为如此，这些恶棍才要巴黎人抉择：或是接受挑战，或是不战而降。工人阶级在后一场合下的消沉，是比无论多少“领导者”遭到牺牲更严重得多的不幸。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
472 由于巴黎公社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

再见。

卡·马·

第一次摘要发表于《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23期，斯图加特，1901—1902年

全文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1928年版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210—211页）

尼·伊·吴亭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4月17日于日内瓦

亲爱的马克思公民：

我冒昧地直接给您写信，是想知道您那里是否有关于我们年轻的、亲爱的朋友爱利莎·托马诺夫斯卡娅女士的消息？三星期前，她给我写了几行字的一封信，说她打算同荣克到巴黎去两星期，从那时起我没有得到来自她的任何消息；然而我知道，巴黎寄来的信件虽然非常不定期，但却是按照指定的地点送达的。如果您能告诉我有关我们朋友命运的任何消息，我是万分感谢您的。

您如此善良，如此热情地待她，因此我没有必要隐瞒您，我们非常担心，唯恐托马诺夫斯卡娅由于勇敢和热情遭到牺牲，而这种损失将是令人格外悲伤的。……要知道，为了将来有一天能在俄罗斯为共同事业贡献力量，我们人本来就已很少！

关于巴黎的事情，我不敢向您问得太多。……好几次我都在想，我们应当全都到那里去，但是，我怀疑最终是否能取得成功，这种疑虑又使我犹豫而止。我暗自这样说，如果大家都准备被梯也尔之流这些万第人一网打尽，那末我们的国际事业与其说会取得胜利，不如说会遭到失败，从这点考虑，我们的职责更应是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以便继续已经开始的事业。

过去和现在我始终深信，只有通过流血的方式才能最终结束对现存制度的斗争，因为我不认为，资产阶级会依循法律和平地让出政权；但是在我看来，主要在于确定一个合适的时机，那时将可以对自己说，破釜沉舟的时刻已经来到。现在这个时机是否已经来临？是否真的需要所有准备身体力行并准备为信念献出自己生命的人，现在都奔赴巴黎呢？ 473

就是这些问题使我激动不安；也许我没有这个权利这样坦率地对您说话，我希望，您一定会原谅我的。不过，请您注意到，这种坦率不是别的，而是直率地表达了对您的尊敬和无限信仰，而使我对您尊敬和信仰的是您的才智，您政治上的老练，您一生业已证明的对事业的无限忠诚，这个事业正是我们大家为之服务的，这个事业的旗帜是您高高擎起的。

我毋需多说，这封信完全是私人的和个人的信，如果在星期六以前能收到您几句话的复信，我是十分感谢您的，因为我想在星期六之前摆脱掉一件限期的有报酬的工作，无牵无挂，以便在情况需要时，有可能也立即奔赴巴黎——虽然我并不确切了解，通过什么途径到巴黎去，到巴黎之后去找谁。

亲爱的公民和导师（您允许我这样称呼您吗？）请接受我深切的敬意和兄弟的情谊。

尼·吴亭

第一次发表于《1871年
巴黎公社时期第一国际
活动家书信集》1933年
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燕·马克思(女儿) 致路·和盖·库格曼

汉 诺 威

1871年4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们：

请原谅我未及时回信。我早就应该回复你们亲切的来信了，特别是您的信，亲爱的医生！但是，说实在的，甚至写信我都觉得精力不足——我失去了勇气。当最勇敢和最优秀的人由于残暴的小丑梯也尔的命令而遭受残杀时，我是无法袖手而坐的，梯也尔如果不是他的显然以警察角色自豪的普鲁士同盟者的帮助，他，加上他所有受过严格训练的匪徒，永远也战胜不了未曾受过训练的巴黎公民。甚至伦敦报纸，过去当它们忠实于自己的光荣任务时，曾使尽一切伎俩诽谤无产者，现在也不得不承认，从来没有人这样英勇无畏地为其理想而战斗过。

亲爱的特鲁特亨，昨天我收到一封妹妹的来信，我们感到十分不安。你们大概已经知道，保尔到巴黎去了，为的是向公社领取建立波尔多革命军的“des pleins pouvoirs”〔“全权证书”〕，他约在一星期前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说他就要回家去了，我们还以为他现在

好好地呆在家里呢。但是昨天我们从劳拉的来信里才知道，她对丈夫走后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如果保尔给她写了信，那末他的信显然被凡尔赛政府截住了，因为凡尔赛政府想把巴黎公社活动的消息封锁起来不让“ruraux”或“rurinaux”〔“乡下佬”“反当动物”——凡尔赛国民议会议员的绰号〕——现在都这样叫他们——知道，因此扣留巴黎寄出的报纸和信件。劳拉最小的孩子病势很危险，这使她愁上加愁。我收到她的来信时，第一个念头就是马上到波尔多去，并且(entre nous——这话只能在我们之间说)我可以承认，如果父母反对，我打算偷偷地去。可是我后来得知奥尔良铁路被切断，皮卡尔宣布全国特别戒严，没有身份证不得通行等消息。我现在只好等待虽慢但却可靠的轮船和按照摩尔和参谋部^①的计划前往。

参谋部从九月起就定居伦敦。这件事我似乎早就告诉你们了。摩尔在健康许可时，常常同他作长时间的散步。他的咳嗽稍微好些，但黄疽病很重，总的说来，他的身体远不是健康的。我们的医生按时来看他。我们亲爱的摩尔对目前的事态感到很苦脑，毫无疑问，这也是他患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的许多朋友都参加了公社。有些人已经在凡尔赛刽子手的屠刀下牺牲了。古斯达夫·弗路朗斯实际上是被杀害的，而并不象报纸所报道的是阵亡：有一个奸细把他的司令部驻房向宪兵告密，于是房子被包围，他被杀害了。真难以设想，我们同他到汉普斯泰特去，一路讨论能为囚禁的爱尔兰人做些什么事，才只是一年前的事啊！奥顿诺凡-罗萨的信，有一部分不是我翻译的，是弗路朗斯翻译的。我总觉得，他说：“Je vous le promets, je ferai tout pour O'Donovan Rossa”^②时的声音，还在我的耳际回响，⁴⁷⁵

① 弗·恩格斯。——编者注

② “我答应您，我一定为奥顿诺凡-罗萨做一切事情。”——编者注

——他是准备为芬尼亚社社员们的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

亲爱的医生,我从您的来信中伤心地获悉,您认为我似乎在向您开战。亲爱的朋友,请相信,“ich grolle nicht”^①。如果我最近的一封信能够使您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我是感到遗憾的。我应该辩解一下,在我写这封信的那一天,我得到了令人悲伤的消息,并感到我的心境是与“一切的一切”为敌。请热烈地吻吻小弗兰茨。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仍然是你们最忠诚的

燕妮·马克思

全文用俄文发表于《历史文献》杂志1959年第2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译的

保·拉法格致燕·马克思(女儿)

伦 敦

1871年4月23日于波尔多

亲爱的燕妮:

我刚刚获悉你们可能乘轮船到波尔多来,这班轮船从利物浦开出,航行到里斯本,然后到波亚克卸货——旅程很长,约需六十小时,二等舱票价七十五法郎。你们不需要身份证,并且,我将到波亚克码头上等你们,并说你们是我的姊妹:总之,不会有别的障碍,只要你们愿意来就行了!最好从海路来,因为目前在普鲁士人盘踞和发生革命的情况下,在铁路上可能发生什么是无法预料的。

巴黎正在觉醒!这情景简直使我们惊呆了。我们在这里正尽

^① “我并不生气”(出自海涅诗集《抒情间奏曲》)。——编者注

力设法组织起来,以便在波尔多做些事情。也许过几天,在几连国民自卫军的帮助下,省长将遭到梯也尔的命运。他将被赶出门外。

国际正由幽灵变为现实。一切反动报纸都对国际的“最高首脑”普鲁士人卡尔·马克思的秘密作形形色色的揭露,它们一会说他已被判处死刑,一会说他是俾斯麦的代理人,住在柏林等等不一而足。他们简直是头脑发昏了。

再见,吻你们。

保·拉法格

第一次发表于《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杂志 1971 年第 5 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译的

昂·培列致海·荣克^① (摘录)

476

伦 敦

1871 年 4 月 23 日于日内瓦

致总委员会瑞士通讯书记公民荣克。

……我们将十分高兴地得到公民赛拉叶为我们的报纸《平等报》所撰写的关于巴黎被围的特写,同时我们恳切地请求我们的总委员会,在它认为适宜时,将它的报道寄给我们。我们的报纸需要得到支持,而各支部从本报各栏看到总委员会并没有忘记它们,将感到十分欣喜……

日内瓦各支部已通过致巴黎公社的措词坚决的宣言^②,目的

① 此信原件上有法文印记:“国际工人协会。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 323 页。——编者注

是使公社坚信他们是忠实于共同事业的；即将给你们寄去一份宣言。

亲爱的公民，请接受我们兄弟般的问候。

代表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

总书记 昂利·培列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
国际》194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昂·培列致海·荣克^①（摘录）

伦 敦

1871年4月23日于日内瓦

……请不要忘记把赛拉叶关于巴黎被围的报道的第一部分尽快地寄给我们。请您相信，《平等报》将乐于发表全文，和您所发出的任何一篇报道或文章一样……

我们极其关切地注视着巴黎事件。在我们每星期六的公众集会上，我们都谈起这些事件，并进行讨论；毋需再对您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拥护巴黎公社。我们的宣言足以使您相信这一点。由于外省漠不关心和对公社援助不力，我对我们的巴黎兄弟们能否成功感到有些担心。如果巴黎遭到失败，对我们来说将是多么的不幸啊！

在被拘禁人员留在日内瓦期间，我们为我们的协会进行了积极的宣传，我们甚至建立了一个支部。我要是把这许多事情都告

^① 昂·培列的这封信标有“私人信件”字样，是同上封信同时寄给海·荣克的。

——编者注

诉您,那总要十页纸方能写完;我请求您的事,请不要忘记。

所有的朋友,特别是吴亭,向您致意;吴亭颇值得您与之交谊;您该知道,他是多么努力地为社会工作呵。

我告诉您一件机密的事,我们正忙于——我们有些人还是秘密地——宣传和发动法国的外省。过些时候,我将把全部情况告诉您;需要谨慎①……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
第一国际》1942年莫斯科
科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伊·鲁·托马诺夫斯卡娅

(德米特里耶娃)致海·莱克

伦 敦

1871年4月24日于巴黎

阁下:

现在任何联系都被切断,一切都落入凡尔赛分子手中,因此从邮局寄信已不可能。赛拉叶刚被选进公社,情绪很好,他有七封信转寄到圣丹尼,但在伦敦方面显然并未收到。我从加来给您打过一次电报,从巴黎给您寄过一封信,自那时起,我虽然尽力打听,也未找到要去伦敦的人。你们怎么能在那里无所事事呢?而正因为如此,巴黎已经濒临灭亡。无论如何必须在外省做些发动工作,使他们来援助我们。巴黎居民(有相当一部分)正在英勇战斗,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会这样孤立。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仍守

① 见本书第308—309页上培列致莱克的信。——编者注

住我们的一切阵地。东布罗夫斯基战斗得很出色，巴黎的情绪是真正革命的。粮食并不缺乏。您知道，我是悲观主义者，是用阴郁的眼光看待一切的，因此我已作好准备，最近总有一天要死在街垒战中。总攻即将到来。我个人认为，一切都取决于机会。

478 最近我患支气管炎和寒热病，病得很重。我在做大量的工作，我们正在发动巴黎全体妇女。我常召开群众大会。我们在各个区，就在区政府所在地建立了妇女委员会，此外还建立了中央委员会。这一切都是为了成立保卫巴黎和救护伤员妇女同盟。我们正同政府取得联系，我认为事情是能行得通的。但是我费去了多少时间，花了多少力气啊！每天晚上都要演说，写许多东西，因此我的病越来越重了。如果公社胜利了，我们的组织将由政治性的转变为社会性的，并且还要建立国际支部。这个思想是异常有效的。一般说来，我宣传国际的目的是为了指出各国包括德国在内都处在社会革命的前夜，因此这种国际宣传，妇女们全都赞同。我们的集会通常总有三四千妇女参加。遗憾的是，我病了，且没有人能代替我。

公社的事情都办得很好，只是初期犯了许多错误。十五到二十天前，克吕泽烈得到了委任，尽管我们都宣传反对他。现在马隆已十分懊悔他没有听我的话。近几天内，克吕泽烈将被逮捕。

他们没有及时发表一项致农民的宣言；我感到，尽管我同赛拉叶坚持，宣言根本没有起草。中央委员会并未马上放弃权力，又发生种种意外事件，削弱了各派力量。但是从那时起，一切都组织得更加巩固。照我看来，凡是能做的都在做。这点我不能说得太详细，因为我耽心，唯恐梯也尔先生尖利的眼睛不放过这封信，况且此信的送信人，一个瑞士人，从吴亭那里给我带来信息的巴塞尔的编辑，能否顺利地到达伦敦，还成问题。

我现在一文不名。如果您收到了我的钱，请设法托人转寄，但

切不要邮寄，否则会收不到。您近来过得怎样？闲暇时（不过，我很少有闲暇）我常常想你们大家。握您的手，握您全家的手，握马克思全家的手。燕妮^①现在做些什么事？

如果巴黎局势不太危急，我真想燕妮到这里来——这里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我不常碰到马隆和赛拉叶；我们每个人的本部门工作就已经够忙的了。

第一次发表于《苦役与流放》
杂志 1933 年第 3 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塞·德·巴普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 年 4 月 25 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马克思公民：

我早就打算给您写信，但我个人的生活状况使我拖延至今；我所指的是一段时期出走到军队里当医生，尔后妻子去世，以及她的死使我全家受到的震动。

从我上次给您写信时起，已经发生了多少事件；战争和波拿巴帝国的倾覆；共和国在法兰西宣告成立；德国逮捕社会主义者；还有，公社在巴黎宣告成立，无产阶级在这个城市获得政权；这一切将导致什么结果呢？又象六月时期之后那种新的反动浪潮，给社会主义共和派来一次新的打击？……或者，这次巴黎革命是全世界伟大的社会革命的前奏？

^① 马克思(女儿)。——编者注

至于巴黎工人，在比利时这里，我们已采取一项措施，我们希望，凡有国际支部的各国都能推广这个措施：国际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刚刚承担在比利时发起签名捐助以声援巴黎工人团体^①。我们为此批准的签名捐款单的说明词是：“鉴于巴黎各工人团体的成员因法德之战几乎终年失业。我们开始为巴黎工人团体征求签名捐助。

人们曾经为慈善事业而发出呼吁；曾经募集钱财以援助农民；但对产业工人却根本未曾采取过措施。

因此，我们产业工人应当填补这个不足，并且证明，如果农民
489 应给予同情，那末在当前经受最大考验的巴黎工人，同样应给予支援。

巴黎各工人团体对一切呼吁从来都是给予响应的，其成员所表现出来的国际团结精神如此鲜明突出，还未曾有过先例。我们认为在这里这样提醒一下是有好处而且公道的。

我们不应忘记，当日内瓦和巴塞尔罢工之时，当塞兰和博里纳日大屠杀之时，当德国各州产业工人失业之时，正是巴黎无产者总是支援各个国家的兄弟。”

为了大声疾呼地宣布我们同巴黎无产者的团结，照我们的看法，在各国实行这一措施是十分有益的，因此我们建议伦敦总委员会竭尽全力促其实现。

对于一封强加于您的伪造书信中表示不赞成巴黎起义一事，我们在日内瓦《平等报》上看到您关于此信的答复，感到很满意。⁴⁸⁹

这篇谤文（伪造的书信）发表在这里的各家资产阶级报纸上，其标题为：《国际最高首脑的信》（为什么不索性说是“迷惘喇嘛的”

^① 见本书第 353 页。——编者注

或“绝对正确的教皇的”?)

我应该补充一句,当我们看到这篇谤文时,我们马上断定它不可能是您写的。我通过我们一位好朋友把此信转寄给您。此人是巴黎特尔纳支部成员公民拉甫罗夫。总的说来,他在比利时期间,我们对他高尚的品德、渊博的学识,十分忠诚于社会进步,尤其忠诚于国际,是评价很高的。

您的 塞·德·巴普

又及:我仍然是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同伦敦总委员会之间唯一的通讯者;公民万丹胡亭不仅不再是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而且他和公民克鲁瓦西埃由于在加入国际的“蚂蚁”消费协作社中的行径,甚至已被一起开除出布鲁塞尔支部。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194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威·李卜克内西 致卡·马克思(摘录)

481

伦 敦

1871年4月25日于莱比锡

亲爱的摩尔:

……现在谈谈一系列委托你办理的事项:

一、尽快给我们搞一本文件和通信 159。

二、为我们安排直接从巴黎和法国寄报道来。自从赫斯(他大发脾气)开小差以后,我们就没有常驻巴黎的记者,而从工人革命爆发时起,我们则完全失去联系,尽管我多次想建立这种联系

(每次看来都是由于施梯伯而未能成功)。或许你的密纳发^①能够不时地寄点什么来?

三、使布鲁塞尔出版的《国际报》头脑清醒清醒。这家报纸暗地里听从施韦泽,顽固地不把《人民国家报》列入社会主义报纸。甚至巴枯宁在其最近作品《La révolution sociale ou la dictature militaire》〔《社会革命还是军事独裁》〕里还承认我们“英勇地”履行了我们的职责。

四、我很想得到恩格斯的文章——我们的人应当养成思考的习惯。

五、不要忘记《宣言》的序言 160。

六、请立即告知,文件中提到福格特的那一部分,是由公社发表的,还是由蓝色的九月党人^②发表的。

我们现在主要致力于社会问题,因为事情一转到政治问题时就以没收和坐牢结束。我们这样做,当然不是由于恐惧,可是用头去撞墙简直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快要轻松一些了,因为俾斯麦的情况越来越糟——其标志就是“天才者”的最近一次演说——一个破产者的极其天真的声明,这种声明是前所未有的。妙的是,倍倍尔已有机会好好地给他点厉害瞧瞧。

德国各地都在根据你的《资本论》作剩余价值和八小时工作日的报告:一个群众性的宣传《资本论》的活动正在形成。我感到这在实际上是很必要的。

尽管你这样怕出名,你还是越来越成为“当代的英雄”——在这
482 这里的集市上,你被显赫地陈列在流动摄影师的玻璃橱里,在加里波第和我之间,比邻是倍倍尔和——维克多·雨果(!)。看样子还

① 密纳发是古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此处指燕妮·马克思(卡·马克思的女儿)。——译者

② 指 1870 年 9 月成立“蓝色”共和国的共和派人。——译者

会有弗路朗斯！

昨天《人民国家报》由于自由派报刊的告密又被没收。这些自由派报纸在两周时间里把有关文章偷偷地塞给了检察官和最高检察官。对我国报界的卑鄙行径，你是无法想象的。这种卑鄙齷齪只有精神懒散而怯懦的民族才可能有，因为他们在俾斯麦当权执政的八年里已经逐渐腐化堕落了。你当然知道米歇尔^①的精神懒散和怯懦，但是你不能想象这种腐化堕落的程度。

再见！万分感谢你的妻子，她宛如把我带回到了过去的年月，并引起我对伦敦的怀念！虽然那时得跑当铺，而且肚子常常饿得咕噜作响，但那是多么美妙的日子啊！我希望很快见到你们！千万次问候你们大家和恩格斯，这封信自然也是给恩格斯的。我的妻子正在给你的妻子写信。

威·李·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320

第一次全文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列·弗兰克尔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4月25日于巴黎^②

尊敬的公民和同志：

您谈及赛拉叶的那封来信，我已经收到。赛拉叶认为，他有权

^① 米歇尔，通常用来表示粗笨和愚昧无知的德国庸人的代名词。——译者

^② 此信用的信箋为：公共工程部。部长办公室。——编者注

发表它^①。我已经答应他,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发表时不应使人看成是您个人观点的反映,免得把您卷入任何可能损害您名声的各种问题里。我希望,您会同意我。

这封信的送信人告诉我,英国报纸载称,似乎我被当逃还未曾批准。这是在说谎。另一方面又说什么,似乎我是普鲁士人,因此也就是俾斯麦的臣民(反动记者的逻辑)——公社的一切敌人都异口同声地哼着这个调子。虽然在事实上,我既非普鲁士人,也非德国人。但我认为,对我来说比较正确的做法是根本不理睬所有这类废话,而继续走自己的路。

我以劳动和交换委员会代表的身份,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已经好几天了。以前的执行委员会已被改组,现在的委员会是由各部的代表组成的。皮阿未参加执行委员会。他找借口辞职,而且辞职的方式又同他辞去波尔多代表职权时一样,也就是说,是附有条件的。结果不知道他这时是辞职了,还是没有辞职。

如果您答应出主意帮助我,我是十分高兴的,因为可以说,我现在只是一个人,并且一个人担负着全部改革的重担,这些改革是我希望在公共工程部里付诸实施的。从您最近来信的几句话里可以看出,您将竭力向各国人民、各国工人,特别是向德国人民说明,巴黎公社同过去的德国公社是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您这样做,无论如何,对我们的事业都是巨大的贡献。

衷心的问候

您的忠诚的 列·弗·

第一次发表于< 1871年
巴黎公社时期第一国际
活动家书信集> 1933年
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① 弗兰克尔所提到的马克思的信,已经佚失。——编者注

卡·马克思致列·弗兰克尔

巴 黎

[草稿]

1871年4月26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我受总委员会^①的委托并以它的名义最坚决地驳斥公民费·皮阿对^②赛拉叶所散布的无耻诽谤。这个人产生怨恨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仇视国际。有警察机关的密探、前帝国近卫军分子和经纪人钻入的所谓的伦敦法国人支部已被总委员会开除，皮阿企图通过它在全世界面前冒充为我们协会（他并不是会员）的秘密领袖，并让我们对他在伦敦的荒诞无稽的演说和他在巴黎的败坏名誉的胡说负责，对此公民特里东在布鲁塞尔逗留期间已给予他应有的回击。因此，总委员会不得不公开声明不承认这个卑鄙的阴谋家^③。他对杜邦和赛拉叶的愤恨便由此而来。当所谓的法国人支部中皮阿的可耻应声虫们散布皮阿现在在巴黎所散布的诽谤，而赛拉叶威胁要对他们诉诸英国法院时，法国人支部自己就声明不承认他们，并痛斥他们是造谣中伤者。

因为赛拉叶的政治生活没有可供^④诽谤的任何借口，他们便开始攻击他的私生活。假如皮阿的私生活象赛拉叶的私生活那样干净，他就不会在伦敦这里遭到那种只有用鲜血才能洗刷的凌

① 总委员会会议开于4月25日。——编者注

② 手稿中删去了：“总委员会的代表”。——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就费·皮阿的演说所作的决议》。——编者注

④ 手稿中删去了：“甚至皮阿先生，这个人人称颂其勇敢的‘正直’人物”。——编者注

辱……①

总委员会在最近几天就要发表一篇关于公社的宣言②。它所以把这个宣言一直拖到现在，是因为天天都在等候巴黎支部的确切消息。可是空等一场，毫无音信，总委员会不能再拖了，因为英国工人迫不及待地等着总委员会的说明。

不过，时间并没有白白浪费。各个书记在给大陆和北美各支部的信中，都向工人们说明了这个伟大的巴黎革命的真实性质。

我从一个公民那里收到了来信，他为递送您所知道的东西来过我这里。他们在巴黎犯了一个错误，没有把③便于成交所必要的证券转让出去。现在您一定还持有自由流通和可按牌价出售的三厘证券。这个公民将向您作一切其他必要的说明。可以完全放心地把证券交给他。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35年第1版第26卷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
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3卷第217—218页)

485

欧·杜邦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4月26日以后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十分遗憾，当我在伦敦的时候未能出席总委员会会议¹⁶¹。

- ① 手稿中删去了：“和在伦敦遭到几个人”、“一个法国工人的公开凌辱”，“总之，赛拉叶的罪过在于他坚定地挫败了种种阴谋……”手稿中以下为空白。——编者注
- ② 《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 ③ 手稿中删去了：“在洽谈中”。——编者注

未能向您告辞，也使我衷心感到遗憾。请您向马克思夫人转致我的歉意。我的东家是星期二晚上来的，星期三中午就把我带走了。

您的几位小姐和拉法格近来过得怎样？

您从赛拉叶那里得到了什么消息吗？

我的朋友，一位白头发的人，今天早晨收到了他的儿子、埃德总部的一位上尉的来信。我刚才给他写了信。我认为，这使我们有可能通信，把信寄给他们的堂兄弟德·日夫里先生。

如果您有什么东西需要转寄，请寄给我。我已经对他说过；我们对公社一无所知，并请他告知确切的消息。

捍卫公社的宣言^①，您是否已经写好？

全是您的 欧仁·杜邦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194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译的

路·库格曼致卡·马克思(摘录)

伦 敦

1871年4月27日于汉诺威

我亲爱的马克思：

本月初我给你写信说，现在的巴黎运动据我看很象1848—1849年的小资产阶级行动，当时我有这种印象，即运动的性质起初好象是示威式的。这种印象又因诸如皮阿、维克多·雨果等人的名字而加深，他们已足以引起我的这种担心，何况我只有资产

^① 《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阶级报纸，又并不像你那样熟知情况。我在我最近的一封信里提到了《雾月十八日》的一些地方(第32页)^①，你在那里如此明显地责备小资产者，说他们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于“危险的诡辩家”，或者归咎于“军队太残忍”，或者归咎于“由于执行中的某种细节使全部事情垮了台，最后，或者是某种意外的偶然事件使事情没有成功”，我也注意到你的前次来信，你在那封信里写道：“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②等等。——我以为，积二十三年经验的法国无产阶级一刻也不会怀疑，从目前凡尔赛所代表的阶级那里究竟能期待到什么；我以为，如果巴黎无产阶级有意识地要打碎军事官僚的政府机器，那么它应该对此作出声明(而只在最近几天内才在某种程度上作出这种声明)；这种行动方式是绝对必要的，它应能唤起大部分法国城市声援巴黎，哪怕是只对巴黎人的要求表示同情也好；应该颁发致农民的宣言，使他们看清利益的完全一致(对高利贷者的依赖关系，任何资产阶级政府都不能改善农民的境况)等等，等等。但是在最初几个星期里，巴黎公社并没有这样做，而似乎真的只是在争夺拥有武器的权利。

你大概比我更加清楚，巴黎人在起义之初是否有意识地抱定某种共同的目标。我觉得，经过几个月抗击德国人、反饥饿和反贫困的英勇斗争，却要求他们解除武装，这使人们激怒了。激怒之下，才发生起义。——我认为，就象其他任何一次行动一样，在革命起义时应当弄清，要干些什么；也应当在全国有充分的组织工作，至少要使致力于共同利益的巴黎起义，不至于如此孤单，以致统治阶级得以集中一切力量来反对它。——其次，我推断，既然巴黎事实上(如果不算次要的起义如马赛起义等等)已陷于孤立，这就说明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55—156页。

② 见本书第464页。——编者注

它自己没有明确的目标,因此它不能唤起农村和其他城市的关切。

当公社提出它的要求¹⁶²之后,情况自然就为之改观;就是在那些看来同公社不一致的巴黎各界人士中,以及在里昂和其他城市里,已开始在不同程度上获得支持。关于目标的明确,我一向有⁴⁸⁷这样的看法,即它暂时还有赖于你的大部头经济学著作^①的完成和普及。现在我仍认为,公社比较恰合时宜地出现,其推动的因素来自这样一个人,他置身于公社之外,他的影响在较晚一个时期才使人感觉出来^②……

保尔^③又幸运地回到家里,我感到多么高兴。小燕妮的最近一次来信,前几天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从她的来信推测,她们现在到波尔多去了,以便和劳拉一起从那里到比利牛斯山区去。希望她趁此时间认真休养,恢复健康。我曾打算把埃勒特的书信^④寄给她在旅行期间阅读,并寄个本子供她笔记读后感。但是很遗憾,已经太晚了。

如果对你不是太大的损失,请问或给我来信,告诉我稍多的消息,使我比现在更好地了解过程的内容。

劳驾,请把参谋部^⑤的地址寄给我,以备万一之需……

部分发表于《巴黎公社时期的
第一国际》194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① 指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出版于1867年)。——编者注

② 库格曼嗜指马克思。——编者注

③ 拉法格。——编者注

④ L. Ehlert «Briefe über Musik an eine Freundin» (埃勒特《致女友谈音乐》)。——编者注

⑤ 弗·恩格斯。——编者注

理·莱茵哈特¹⁶³致弗·恩格斯^①

伦 敦

1871年4月27日于巴黎

亲爱的朋友：

我三月底寄出的一封同样信封的信，您收到了吗？请赶快给我写几句——我这里又开始比较经常地收到外面的来信。其他邮件将由一位登门访问您的人带来。

大家热情问候你们大家。

忠实于您的 莱茵哈特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
国际》194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488

维·席利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4月29日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你早已想得到此处农业部关于法国农业状况的报告，但是，如所周知，这些报告篇幅太多，价钱很贵，就别想买它了。假如你现在到这里来，你可以在农业部长本人的办公室或藏书室里极方便

① 便条写在信封封口内侧。——编者注

地使用这些报告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其他文献。这位部长就是列奥·弗兰克尔。他头戴军帽，舒舒服服地坐在以前皇帝坐的蒙着绿绸的安乐椅上，他还占有皇帝的其他内室。

这个念头，我是不久以前才有的，那时我在上面提到的处所访问弗兰克尔，就坐在那种绿绸安乐椅上，吸着雪茄烟，端详着四周齐天花板的书架。你在其他部里和公家藏书室里也可能找到有益的研究资料。但是你必须快点来，因为我担心公社支持不了多少时间。

2月18日《复仇者报》摘登了几段有趣的民事案件，揭露了茹尔·法夫尔的伪造行径。这封信的送信人可以向你说说这一期的内容。

匆匆。

你的 席利

载于《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
第一国际活动家书信集》
1933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理·莱茵哈特
致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①

伦 敦

1871年4月29日于巴黎

亲爱的朋友们：

最近一封信简约于两天前寄出，今天又寄出一封，上有下列附

① 便条写在信封封口内侧。——编者注

489 言：凡尔赛分子今天白天给我们帮了大忙，在明星广场的凯旋门开枪射击游行的共济会会员。这是顶好的帮忙。可以期望，结局很快就要到来！

你们的 莱茵哈特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
国际》194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接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海·荣克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5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马克思：

有一个青年人今天早晨从巴黎来，给我带来一封托马诺夫斯卡娅女士的来信^①，他还带来一封信，很厚，是赛拉叶给他妻子的。我向他建议，把信由邮局寄去，您在收到此短筒后，可以打发人到赛拉叶夫人那里去取信。

捎信人希望见见您。看来他没有什么好告诉您的，他唯一的愿望似乎是向您说明一个社会问题，其中包括苏黎世的社会问题，那里显然将出现初步改革的思想。我忘记告诉您，谈到的这个人 是苏黎世人，是苏黎世一家起着重要作用的报纸的撰稿人。我告诉他，您到星期三方才在家。因为他想在这里至少住几个月，所以您毋需顾虑。

请替我问候马克思夫人。

① 见本书第477页。——编者注。

致兄弟般的敬礼

海·荣克

载于《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
第一国际活动家书信集》
1933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理·莱茵哈特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5月1日于巴黎

亲爱的朋友：

在这种惊恐不安的局势下很难动笔，但是在情况较好的日子里，我是每天把仓猝写成的报告，封入信封，写上恩格斯收，寄给你们大家。例如，最近一封信是在前天枪击共济会会员示威游行队伍后寄出的。在共济会会员游行后，昨晚巴黎又发生一起由住在本市的外省人组织的人数众多的“和平”游行；另外，凡尔赛分子还从蒙瓦勒里安炮台用汽油弹轰击在市防御线内特尔纳街区的一些房子，这时大火冲天，炮声震地，吓坏了整个巴黎。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有相当好的一面，因为又有相当一部分迄今还漠不关心的人豁然省悟，愤恨这些凡尔赛的食人生番，从而转到我们一边；另一些人则对此衷心感到高兴，因为这又一次证明梯也尔走投无路，丧心病狂。由于梯也尔需要为昨天在法国进行的市镇选举做广告，所以这个家伙千方百计地想要他的精锐军队最好就在这几天内战胜，而且是决定性地战胜“一小撮巴黎武装叛乱者”——他象预告一场杂技或戏剧演出一样预告这个胜利已经整整一个月了。但是他不得不还要稍微忍耐一下。而遗憾得很，我们也是如此，因为国内其他大城市的决定性的革命发动，目前虽然多少已经成熟，但是

有些拖延下来了。然而,这种拖延不会长此继续下去,而现在我们那些令人惊叹的伯利维尔英雄们和其他民族英雄们,都尽可能保持现状,常备不懈,以便万一需要时,即一当可敬的皇家军队最后真正冲破巴黎城墙时,就在巴黎城内,在街垒上,在巴黎男女的协助下歼灭他们。

同时,我们将趁那些反动派还未曾变成法兰克密探之时,逐渐解除他们的武装,何况我们现在已经摆脱了脚踏两只船的克吕泽烈。总之,奋勇前进! Ça ira [事情总会顺利的]。

我把一封给温特图尔人吕埃格先生的信封入信封。吕埃格是要去见您的。我答应在这里把此信交给他,但是他昨天早晨却非常突然地走了,以致我没有碰到他。如果您有兴趣,请看看这封致达里的未封口的信。

请您和恩格斯一定给个音信,我的妻子和我一样,都在期待着。她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向你们,亲爱的卓越的朋友,小朋友和
491 大朋友;致最诚恳的和最热烈的问候,小尤莉艾塔送上一个飞吻。

这封信按席利给我的地址寄给您,否则我就通过恩格斯给您寄信,因为所有信件直接用您那令人害怕的名字寄出,不管是从什么地方寄的,毫无疑问,都要落入凡尔赛的黑色办公室。席利保证说,我们可望在这里看到您,是吗?这真是好极了,有多少事我们可以互相谈谈啊!然而您反对在目前使德国的可怜虫俾斯麦过度伤脑筋是非常理智的。但是这还是势在必行的。

衷心忠实于您的老朋友

莱茵哈特

载于《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第一国际活动家书信集》
1933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徒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凯伦致弗·恩格斯

伦 敦

1871年5月1日于伦敦

恩格斯先生：

我同奥斯渥特先生认为，在巴黎和凡尔赛之间达成协议的机会还没有失去，并且认为，必须紧急采取措施停止军事行动。我们请您和您的朋友们同意于今晚五时到格罗斯忒新月街39号奥斯渥特先生家找我们。

致兄弟般的问候

凯伦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330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欧·奥斯渥特¹⁶⁴致弗·恩格斯(摘录)

伦 敦

1871年5月1—2日于伦敦^①

亲爱的恩格斯：

我很明白，有一些步骤您和马克思不能够采取，就象另一些步骤我不能采取一样。但是我们想同您商量商量一般可以做的事

^① 信右角日期下面的地址为：西北区，格罗斯忒新月街39号。——编者注

492 情。就我而言,当然并不是说,要向梯也尔先生磕头哀求。但是我希望,凡是还能够挽救的,总要挽救一下。于是我们找过友好国家的外交官。凯伦给他瑞士的同名者和华施贝恩写了信,而我给莱昂斯勋爵写了信。这些信与此信同时寄出。明天我还要给格兰维耳、格莱斯顿、斯坦菲尔德及亨利·布尔韦尔写信。谁晓得,会不会有作用呢?每一个人毕竟要做他能够做的事。由于炮击的缘故,我谈到1848年墨西哥的前车之鉴来提醒这些先生们。我的想法是,召开一个公众大会来促进调停……

请也同马克思谈谈。

全是您的 欧·奥·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
国际》194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卡·马克思致威·李卜克内西(摘录)

莱比锡

1871年5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图书馆^①：

非常匆忙,只写如下几点：

公布《皇室文件和通信》的(顺便说一下,福格特在这里是作为皇室津贴领取者出现的)并不是公社——它没有时间搞这种无聊的事情,而是国防政府,即福格特在其给科尔布的信¹⁶⁵中大为赞赏的那些忠贞不渝的共和派茹尔·法夫尔之流。

^① 图书馆(英语:library)是马克思的女儿们给李卜克内西起的绰号。——编者注

几乎所有的巴黎报纸都摘要刊登了这些正式公布的材料（尤其是津贴领取者的姓名）。我附上的剪报取自《小报》（1871年3月25日^①那一号）——这家报纸至今还在巴黎进行反公社的论战，如同福格特先生在维也纳进行的一样。由于同福格特气味相投，该报竟在他的姓后面打了一个问号……

你应该根据这一切为你的报纸写一篇适当的短评。如果为了讨好魏斯先生和象他那样的人民党活动家而对此保持缄默，那将是十分荒唐的。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卷(6)
1932年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
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3卷第221—222页）

彼·拉·拉甫罗夫 致爱·安·施塔肯施奈德(摘录)

493

彼 得 堡

1871年5月5日于伦敦

……当然，我离开巴黎并非由于巴黎目前局势已把我吓倒，而是希望对我的巴黎朋友们更有用些——在这里我手握钢笔，在那里却只能拿起双筒枪，而这是不合我的性格的。当前巴黎的斗争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现在巴黎实际上是站在人类的前列。如果它坚持住了，这会把历史大大向前推进。但是，即使它失败了，

^① 手稿中误为5月3日。——编者注

即使反动派得胜了,那末几个不出名的人物(他们是人民,真正的人民中涌现出来的,他们掌管了大权)已经证明为正确的思想,是不会死亡的:这些思想将依然是未来激进派的[财富]。各独立公社的联邦,这是几个被称作幻想家的人很早以前的空想,现在已成为政治理论,并要求实现。它必将得到实现。非常可惜,我国目前运动的权威性人物接触的时间太短,因而未能使我参加运动更坚决、更有用处。在这方面,巴黎人比其他人要差。他们很不愿意让外国人进入他们中间。我在布鲁塞尔已经有一些朋友,我在这里同某些人交往得相当好,而在巴黎我就不敢说这话……我们的一个俄罗斯妇女^①在巴黎十分活跃,但我在那里未曾见到她,而在这里对她却有了更多的了解……

载于《过去之声》杂志
1916年第7—8期

俄文按《过去之声》杂志
刊印

弗·恩格斯致海·荣克(摘录)

伦 敦

1871年5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没有受到攻击就从伊西炮台逃跑的人们,真该枪毙。由于这种怯懦的行为,战局大大恶化了。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225页)

^① 显然是指伊·托马诺夫斯卡娅。——编者注

汉 诺 威

1871年5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医生先生:

……您真难于想象,我的丈夫、我的女儿们和我们大家由于法兰西事变感到多么痛苦。起初是可怕的战争,而后是更加恐怖的第二次巴黎被围。最最勇敢的弗路朗斯之死,使我们全家大为震惊,现在正进行着巴黎公社的殊死斗争,而参加这个斗争的有我们最好的老朋友。军事领导差;对“军事上”的一切很自然地持怀疑态度;记者和费里克斯·皮阿一类空谈家的纠缠干扰;由此而引起的纠纷、犹豫不决和行动自相矛盾——这一切不幸在这新生而迅猛的运动中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有一个坚强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有觉悟的工人的核心,本来是能够加以克服的;但是我认为,现在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因为坚持要用德国钱赔款的俾斯麦,不仅把所有战俘,而且把一切要塞工事都出卖给法国秩序党的恶棍们——这些恶棍个个都是罪行累累的可耻的刑事犯罪分子。因此,我们正处在第二个六月大屠杀的前夜……

摩尔为国际写的宣言^①一完成,他就给您写信。

您的 燕妮·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利沙加勒《巴黎公社革命》1931年柏林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巴黎公社革命》译的

^① 《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齐·迈耶尔¹⁶⁶致卡·马克思(摘录)

伦 敦

1871年5月12日于美国霍布根^①

……不用说,我们都极其关切地注视着巴黎事件。确实,我们多半都是猜测,这是因为电讯和通讯故意不提最主要之点。革命的性质是很不纯的——这一点我们很快就看出来。我们认为,这次革命面临失败的原因,首先是工人没有摆脱他们的善良朋友。理论家和空谈家,理想家和人类之友,大概已把旨在改变劳动组织的每个强有力的措施化为乌有了。革命的社会性质突出地表现出来并在实际上已非常明显之后,各大城市理应仿效巴黎的榜样;但是不能用高谈阔论来消除工人理所当然的怀疑。

我希望,您有可能时把有关巴黎运动发展的论述寄给我们,或者至少写信告诉我们,我们该在何处和如何得到一些较详细的报道,我们将十分高兴。

据我的记忆,您的女儿早先住在巴黎。这个城市发生的那些事件,她是否碰到了?

……您大概知道,支部已增加到九个:芝加哥有两个德国人支部,纽约有三个德国人支部,一个法国人支部,一个捷克人支部,一个爱尔兰人支部和一个英国人支部。支部会员都不超过五十人,大部分支部的会员甚至还要少些。我以前工作过的德国人支部,我现在很少去,而福格特则根本不到那里去。我们的影响正在减小,因为人们对他们的理想主义越来越觉得了不起,而轻视工联,不愿在工联内部行动和学习。福格特仍然同工会保持着联

^① 接着是通讯地址:纽约,184信箱。——编者注

系,他想利用订于6月举行的工人联合会、德国人工会中央组织和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庆祝活动,号召工人并募捐创办报纸……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
国际》194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保·拉法格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5月12日于波尔多

亲爱的摩尔:

现在国际在波尔多已取得巨大的成就;在市镇选举时,我们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出现,激起了协会会员的劲头;我们所取得的成功对此起了促进的作用¹⁶⁷。为了使您略为了解我们在第一阶段选举中取得一千二百和一千五百张〔选票〕的意义,应当告诉您,我们在星期六深夜所拟出的候选人名单,在星期日早晨,就是选举那一天才公布出来,我们的选票到九、十点钟才发完。因此反动报纸写道,如果我们提出的候选人有报纸支持的话,如果候选人在选举前几天就公布的话,那末他们大概会得到更多的选票。在第二阶段选举时,虽然选举制度不合理,但是投我们的票仍然比第一阶段多。 498

最重要的是波尔多第一次出现了工人政党,这个党向协会全体会员表明了波尔多国际新组织的作用。到目前为止,这里只有一个中心支部,波尔多市所有国际会员都属于这个支部。因为城市很大,许多协会会员到支部来有困难。但由于这个中心支部包括城市各片的协会会员,所以他们按区组合,打算成立区支部。目

前正在建立三个支部，连同原来的支部将是四个。一旦各个支部建立起来，将建立联合会委员会，由各支部代表组成。我提出首要条件是各支部会员都不要超过一百到一百二十人，并且再分成十人一组，由推选出的各组长领导。这样一来，我们在波尔多建成真正的工人阶级组织，而现在工人阶级比以前所设想的力量更大，革命性更强。过三个月，如果我们不受阻碍，我希望我们将能在这里做一番大事业。这个运动同国民自卫军（是用革命的方式联合和组织起来的）类似的运动是相同的。

这种市镇选举是梯也尔的弄巧成拙的手段。市镇选举表明：法国有多少共和派的拥护者。我希望这次力量的显示将使反动派好好想一想，纵使它在巴黎取得胜利，也不要再玩弄手腕。不过它在巴黎能否取胜，对此我是深表怀疑的。

我在《论坛报》^①上发表了比斯利的作品。——您想象不到，有一本比较全面，特别是不太偏颇的国际史是多么重要。——我希望把总委员会的所有宣言和所有通告、各支部的一切最重要宣言，前面都加上简要说明，汇编成册，予以出版。您有列斯纳的书，因此有可能供给给我这些资料。请找一个字迹清晰的小青年，叫他把您认为这本书中重要的地方全部抄下来，这工作一经完成，就请加上您认为有益的说明和看法，然后交邮局寄给我。我将这样利用我在比利牛斯山区的闲暇时间^②。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您。因此，如果您发表《雾月十八日》的续篇^③，仅在法国一个国家就能出到十版。燕妮同我说，您正致力于写这本书。应该赶快写好它。请用英文写，我将根据校样来翻译，使它在法国和伦敦同时出版。必要的话，我可以到您那里去。

① 《波尔多论坛报》。——编者注

② 拉法格计划的书并未出版。——编者注

③ 显然是指《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燕妮身体非常好,杜西也一样。

向大家问好。

握您的手。

保·拉法格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
国际》194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卡·马克思

致列·弗兰克尔和路·欧·瓦尔兰

巴 黎

[草稿]

1871年5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兰克尔和瓦尔兰公民:

我已经同送信人^①见过面。

把那些能使凡尔赛的恶棍们声名狼藉的案卷放到安全的地方去,是不是更好一些?这类预防措施是决不会有什么害处的。

有人从波尔多写信告诉我,在最近的市镇选举中,有四个国际会员当选。外省已经开始闹风潮。可惜那里的行动只是地方性的和“和平”的。

为了维护你们的事业,我已经写了几百封信,寄给世界各地凡有我们支部的地方。何况工人阶级从公社成立那天起就是拥护公社的。

甚至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也放弃了它们最初那种凶狠的态度。有时,我还能在这些报纸上发表一些对你们有利的文章。

^① 大概是艾劳。——编者注

我觉得，公社浪费在琐碎事务和私人争执上的时间太多了。显然，除了工人的影响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影响存在。如果你们来得及弥补已失去的时间，那末这一切就不会造成什么损害。

498 你们完全有必要在巴黎以外，在英国和其他地方赶快做你们认为需要做的一切事情。普鲁士人虽然不会把炮台交到凡尔赛分子手里，但是在和约最终缔结(5月26日)以后^①，他们是会允许政府用自己的宪兵去包围巴黎的。你们知道，因为梯也尔之流在由普野-克尔蒂约签订的合同中搞到了一大笔酒钱，所以他们拒绝接受俾斯麦所提出的德国银行家的援助。他们要是接受了这种援助，就会失掉这笔酒钱。因为实现他们的合同的先决条件是攻占巴黎，所以他们要求俾斯麦把第一次付款的期限延至占领巴黎之后。俾斯麦接受了这个条件，因为普鲁士本身非常迫切地需要这笔钱，所以，普鲁士就会尽可能地给予凡尔赛分子种种方便，以加速占领巴黎。因此，你们要当心呵！

第一次用原稿语言发表于
《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
23期，斯图加特，1911年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
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3卷第227页)

埃·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 致海·荣克(摘录)

伦 敦

1871年5月16日于布鲁塞尔

……我们首都的集会开得好极了，每次会场都挤得满满的。

^① 手稿中此处删去：“会容许梯也尔干一切事情。”——编者注

昨天晚上举行了国际的群众大会，有几千人参加；可惜会场最多只能容纳一千二百人到一千五百人——对布鲁塞尔来说这已是很好的了；现在有一个问题：下一次群众大会需要租借马戏院的房子——就是举行代表大会^①的那个地方。

至于说这些大会所应取得的效果，我看很小，也不很明显。我也注意到一种情况，即四分之三的集会参加者都不属于工人阶级。照我看来，许多人是为好奇心所驱使。无论怎么说，有机会自由讨论社会问题而用不着冒勒令就地停止活动的危险，就已经很不错了。十年前，无论如何谁也不敢讲这类学说。进步是有的，新的思想将为自己开辟道路，尽管现在我们担心，可能要被推后整整一个世纪，因为说实话，我自己就几乎不敢期望巴黎公社能取得胜利。⁴⁹⁹说到比利时，我不是预言家，但是我敢说，在很长时间内比利时是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自由报》还是奄奄一息，其创办者们还在抽取资金。这张小报不会活到叶落之时。

……德·巴普正加紧准备考试，我很少见到他。安斯在《自由报》工作……

公社战士不可能在比利时逗留，因此能从巴黎突围出来的人都将到伦敦去，对此您应当作好准备。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
国际》194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① 1868年9月6—13日第一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编者注

卡·卡普拉¹⁶⁸致约·菲·贝克尔(摘录)

日内瓦

1871年5月16日于维也纳新城

贝克尔公民：

我按时收到了三月份和四月份的《先驱》月刊，我希望《平等》也已准时到达。

日内瓦和瑞士全国的德国工人给巴黎公社的致敬电^①特别使我感到高兴。我认为，电文表达了我的最深切的感情。

一般说来，《先驱》的全部内容是如此精彩，对我和所有的工人来说是如此宝贵，以致我收到一期杂志后，就殷切盼望着下一期到来。

在我们这里出版的《平等》杂志的最近一期里，我也看到了我国工人发表的文章，这使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这里所谈的是真正的工人，他们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因此我请您宽容地对待杂志的内容，特别要考虑到奥地利国内的局势……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85, ед. хр. 90/17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① 见本书第 321—323 页。——编者注

欧·杜邦致弗·恩格斯

伦 敦

1871年5月18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恩格斯：

这些恶棍们的胜利对我们的事业来说是一场多么大的灾难呵！六月事件的惨状较之我们面临的将大为逊色。有巴黎来的消息吗？有赛拉叶的消息吗？我现在心烦意乱，焦急得坐立不安。如果您有什么消息，请给我写几句吧！

埃卡留斯为什么辞职？现在谁接替他的职位？¹⁶⁹

向大家问好

欧·杜邦

第一次发表于《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杂志 1971年
第5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弗·阿·左尔格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5月25日于霍布根

尊敬的马克思先生：

附上我们最近的报告。一星期前我把马萨诸塞州劳动统计局的第二次年度报告寄给您，我希望您已经收到了。

根据电讯判断，巴黎的公社正在进行最后的殊死战斗。正义要求这样做：如果不得不把巴黎交给恶棍梯也尔，那末交出去的巴

黎也是一堆瓦砾。

克吕泽烈的表现怎样？我们的消息极少，也很不可靠。

不管怎样，纽约各支部将在6月底集会，庆祝六月战斗和巴黎公社。您能写几句话将会使我们非常高兴，也是非常有益的。

我们在维也纳的朋友本来对大赦和新内阁所抱的希望是很乐观的，现在已经大失所望了。我们曾预先警告过他们。

致衷心的敬意

您的 弗·阿·左尔格

又及：信中附有资料，特挂号邮寄。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
国际》194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欧·奥斯渥特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5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对您深表同情，我急切地向您表示，只要能减轻这可怕的不幸，我愿尽我微薄的力量。

501 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其后果将超越公社本身的范围。俾斯麦和凡尔赛分子想倒退到1789年以前的时代。

我耽心我们的作用已到此为止。凡是可挽救的，都应当尽量挽救。我们还可以给自己提出一项任务，这就是通过教育对未来施加影响——只有这个任务我们现在还可以提出。

我指责过三月十八日的暴动，虽然从那时起就已经深信，暴动

是很难避免的，除非用外交手腕，加上谋划周全的措施。但是巴黎公社的群众和领袖们，这两样都没有，而且他们也不可能有。我预见到了失败的必然性，也谈论过，并及时提出过警告要反对日益逼近的反动派。在这里和在法国，我努力在调停方面发挥作用，但毫无成效。我认为公社是争取市镇自由和反对多数人暴政（在实施全国平等的、依我看来也是愚蠢的选举权这种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的运动，并认为未来是属于这个运动的。我也赞成旨在反对毫无意义的爱国心和大财主的残忍性的这种潮流，但是应当承认，领头者的举动在许多情况下是错误的和很不妥当的，不过我也知道，这类事情在任何重大运动中是都会碰到的。开始杀害两个将军和火烧巴黎，如果是按照公社的命令去执行的，我是不能为其辩护的，不过我认为这一点尚未证实，就象火烧罗马究竟是基督教徒干的还是尼禄干的未被证实一样。

这就是我的观点。现在该做些什么呢？

首先，反对关于引渡的要求¹⁷⁰。

基于这个目的，我昨天晚上叫一个英国法学家写一封信寄给《派尔-麦尔新闻》，今天早上又叫另一个英国朋友写一封信寄给《旗帜报》。写这两封信时，我都分别同他们一起讨论了信的内容。

现在请您看看我信中的附件^①。为了使您明白起见，让我对您说一下，所附的信是由辩论引起的，因为我在辩论中指责普鲁士人向俄罗斯人提供了警察劳务，而所附信的写信人开始却为这种劳务进行辩护。您可以看出，这个人决不属于政治上的激进派。但是有一些事情甚至能使这些安闲自得和表面上冷酷无情的守法者们暴跳如雷。凡尔赛分子已经做得太过份了。向公社战士提出

① 附件未保存下来。——编者注

任何指责，甚至火烧巴黎（即使得到证实的话），都无法开脱凡尔赛分子制造种种恐怖的罪责。要知道，公社战士是起义者，而凡尔赛人是高于政党、理应成为公正法官的政府。可是现在这却同法官在法庭上跳起来，一把掐住被告人喉咙同他打架是完全一样的。

这封信的原件我昨晚已送给《比利时独立报》驻伦敦记者贝坦。他的两个儿子从我这里拿走了信。他们的见解同我一样，完全支持我。

《回声报》出来赞成我们已经有三天了。报纸说不能置人于死地，是对的。

我就是本着这种精神在工人学校中活动的。

今天白天我等待一位法国朋友，他不久前从圣丹尼回来，并认识威灵顿公爵。他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并想说服那些襄助过需要救济的法国人的贵族阶层。

凡是是可以做的，我都去做。不要说这是多余的，不要说由于通行困难只有少数人才能到这里来：总有一些人能到这里来的，那时英国的榜样将大大影响瑞士。

凡是到这里来的人，只要还受到威胁，都必须改名换姓。应当使英国政府有可能闭着眼睛不管。

如果我能为您所推荐的任何一个人效劳，我当然是很乐意的。

现在我还希望有人坚决制止沙文主义者克尔彻，他的举动简直是个糊涂虫，简直是法国的布林德^①。

我必须赶快结束这封信。凯伦在催我。总之，请好意地看待这里所说的一切，因为这一切都是以善良的心愿写成的，虽然说得也许不一定恰当。

^① 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普法战争期间和战后为极端沙文主义者。——译者

我整个的心和大部分思念都同您在一起。

您的 欧·奥斯渥特

我可以把《双周》^①留在我这里再放几天吗？科列大概将照我们的精神去写。

第一次发表于《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第一国际活动家书信集》1933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译的

欧·杜邦致弗·恩格斯

503

伦 敦

1871年5月2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恩格斯：

当此血腥屠杀巴黎工人居民之时，总委员会居然无所作为，实在令人不能容忍。各国政府已经准备引渡那些能逃出来的人。应当尽量更明朗地阐明局势，使工联不要被反动派控制啊！

我认为应当发表致各国工人书。但是，因为没有一家报纸愿意发表它，所以应当自己印并尽量广泛散发。我下星期四就要出席曼彻斯特和索尔福理事会的会议，所以请您把您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写信告诉我。我希望有权说，总委员会有可能做些什么事情。如果您采纳我的建议，那末，在本地各个社会团体开会时，我将负责把这个呼吁书转交给他们。

我现在病着并感到沮丧，因为资产阶级的凶残竟然超过能想

① 《双周评论》。——编者注

象出来的宗教狂热病的一切表现。但是我相信，我对这个卑鄙阶级的憎恨，将使我毅力复苏。我希望，过几天安排好我的孩子们，我将能够完全献身于报仇雪恨，或者说得更正确些，献身于革命。

衷心忠实于您的

欧仁·杜邦

第一次发表于《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第一国际活动家书信集》1933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恩·德朗克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5月30日于利物浦

亲爱的父亲马克思：

一旦国际的宣言^①印出，请你不要忘记至少给我寄半打来。不管怎样，我希望把宣言摘要刊登在本地《每日邮报》上：这是一家广告式的报纸，它拥有大量读者。

祝好。

你的 恩·德朗克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194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译的

^① 《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弗·阿·左尔格致约·德沃伊

504

纽 约

1871年5月31日于霍布根

德沃伊朋友：

请把北美各支部中央委员会于上星期日（5月28日）最近一次会议上通过的下述决议通知你们支部（第七支部）。

议决：

印一千份国际工人协会章程；要求各地方支部募集经费以抵补印刷费用；于6月25日星期日召集各地方支部全体大会，纪念1848年六月起义和1871年巴黎公社斗争。

上述一千份的印刷费用计十到十五美元。

同时，请向你们支部成员宣布将于6月12日举行的工人节，请尽可能出席6月4日星期日的下一次会议。

我希望您收到这封信时身体健康，精力充沛。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弗·阿·左尔格

国际工人协会北美各支部中央
委员会通讯书记

纽约霍布根 101 信箱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21, ед. хр. 217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弗·莫拉¹⁷¹致弗·恩格斯(摘录)

伦 敦

1871年5月底于里斯本

致恩格斯同志。

亲爱的朋友：

因为你有许多情报，所以请你把巴黎朋友们的命运告知我们。他们如此英勇地反对可耻的资产阶级走狗，捍卫着人民的权利。

赛拉叶的遭遇怎样？瓦尔兰被枪杀了吗？马隆、缪拉、罗班、舍马勒及其他巴黎联合会的同志情况怎样？如果有什么消息，请告诉我们，因为获知关于他们的消息对我们是极其有益的。

我们在随函附件中请你寄给我们指示，我们非常需要你的指示，在这方面凡取决于你的，请尽力办到。

505 如果这对你并不困难，请就国际的缘起和建立给我一个扼要的答复。如果发生令人不能相信的情况，——如果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这一小块地方要迫害我们，或者要迫害联合会委员会——那么我们将迁移到伦敦去；如果这样，我们一定会提前告诉你们。凡是可以做的事情，我们都在这里做，其目的是力求得到进步。我们感到骄傲的是，我们不象其他流亡者，我们靠自己的劳动过活：很幸运，我同莫拉哥都在这里找到了我们擅长的工作——雕刻工和鞋匠的工作……

资产者以为迫害我们能得到什么东西。真是蠢家伙！我们在这里，时间无论怎么短，都将是国际在半岛的这一部分发展的原因和起点……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194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译的

欧·杜邦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6月初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如果您无法寄给我一份法文版宣言^①，那末请寄给我英文版的。我将采取一切办法把它翻译出来，因为必须赶快行动。

您是不准备把阿普耳加思（他是您的宣言草案获得通过的那次会议的执行主席）的名字列入书记的名字一起吧！

衷心忠实于您的

欧仁·杜邦

载于《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第一国际活动家书信集》1933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按《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第一国际活动家书信集》刊印

海·荣克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6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马克思：

昨天晚上我收到日内瓦来电，电报说爱丽莎·托马诺夫斯卡娅女士已安全到达那里。她今天就会写信，因此过几天我将得到 506

^① 《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进一步的消息。附上马丁的来信和《巴黎报》的剪报。

您的 海·荣克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
国际》194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燕·马克思(女儿)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6月3日以前于波尔多

我亲爱的摩尔：

从所附的《卢瓦尔灯塔报》(是法国外省发行最广的报纸之一)上的文章中,你可以看出,在迫害国际方面,激进的共和派正打算超过帝国。

如果有关协会的文章使中央委员会感到兴趣,我自然会搜集其中最重要的。

从巴黎传来的消息多么凄惨。我本来以为在最坏的情况下名誉最受损害的起义领袖也有可能逃到英国、比利时或者瑞士去,而现在真不得了,被血腥的凡尔赛和柏林走狗们(逮捕罗什弗尔就是普鲁士人)四面包围进行追捕的法国最优秀的人,被一个一个砍下了头颅。

如果相信凡尔赛来电的说法,雅克拉尔、里果、马隆、埃德已被枪杀。可怜的老布朗基没有这份福气:他注定要被活埋在贝尔岛监狱里。

保尔曾经同所有有名的公社委员十分接近,他认为雅克拉尔^①和里果的牺牲特别令人难过。他们具有马拉和圣茹斯特的勇

^① 雅克拉尔已越狱逃走。——编者注

敢精神。可惜他们还未充分表现出他们的优秀品质。里果只有二十四岁。

我很难向你们表达出来，在这痛心的日子里我是多么想同你们大家在一起。你们已饱经风霜，是六月事件^①的见证人，而后，过了二十多年……现在我们又在经受这严峻的时期：

你不以为这场血腥大屠杀会使整个欧洲的革命活动停滞许多许多年吗？

你怎样看法：当英国统治者对巴黎流亡者紧闭大门时，英国人民是否仍然是心安理得无动于衷？难道英国人民要堕落到威武其表的比利时人的水平吗？ 507

再过两三天我们就要离开这个城市。保尔今天动身，因为我们的近邻告诉他，有些形迹可疑的人鬼鬼祟祟地到处打听他的住处。如果他们知道保尔是马克思的女婿，恐怕他早已被关进监狱。我亲爱的摩尔，你真使法国资产阶级闻风丧胆啊！

我非常高兴离开这个城市，因为看着波尔多资产阶级那种兴高采烈的样子真令人难以忍受。

请代我向妈妈和艾伦问好，告诉她们，施纳普斯正坐在我的身旁用心习字。他是最能逗人的小滑稽演员，要多滑稽就有多滑稽。凡是看到的，他都模仿。请你请求妈妈把氯醛处方寄来。

爱你的 燕妮

不幸的托马诺夫斯卡娅女士，我担心我们已经永远失去了她。

第一次发表于《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杂志 1971 年第 5 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① 1848 年。——编者注

劳·拉法格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6月3日于吕雄^①

亲爱的恰理：

我们刚刚平安无恙地来到这里，我马上利用挤出来的一点儿时间给你写信。从波尔多到吕雄的旅行时间很长，而且我们还有小旅客的累赘，要把他抱在手里，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平安地到达了。因为保尔在波尔多有危险，所以他先我们几天走的。反动分子在这里行凶作恶更甚于其他任何地方，既然兽性大发的凡尔赛分子在整个法国布满了密探和宪兵，因此凡是不能同警察相安无事的人实际上已几乎不能住在大城市里。我们刚收到一封波尔多的来信，获知不幸的巴黎流血斗争的新消息。这些消息悲惨得令人难以置
508 信。我们还力图使自己相信，还抱着希望，至少我们有些朋友已经隐蔽下来，幸免于难，将来能为牺牲者报仇。我看到，不久前妇女们干得很好，我希望在这里的田野上和树林里练习手枪射击，有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哩。

亲爱的恰理，我们一到达这里就想念你，想念妈妈和艾伦。我们居住的国家非常美好，好得使我们感到惊讶，因而我们很希望你们大家都来看看这个国家。这里空气如此之好，它将非常有益于你们大家的健康。

很可惜，目前对你来说到这里来是太危险了。在路上，警察经常使人不得安宁，甚至对妇女也是这样。我想，就是连三个月的孩子不久也要护照才能通行了。——但是，如果你现在不能够和我

^① 日期下面写着地址：上加龙省，巴涅尔-德-吕雄，拉皮凯别墅。——编者注

们在一块儿，那末妈妈是无论如何能够来的呵。我认为，虽然旅途艰险，这个国家会使人感到不虚此行的。我很希望你劝妈妈来。我们有一个专供客人用的房间及一切必要的东西。的确，旅费很贵，但是我们想在这里住上几个月，可以补偿旅费。

亲爱的恰理，请原谅我很少给你写信，就是写信，也写得很短；孩子本身就是一件工作，我不能扔下他们老半天不管，来给你写详细的信呵！

请赶快给我们写信，谈谈你自己，谈谈妈妈是否决定到这里来。不管怎样，我们都在期待着她。

请替爱你们的白鸚鵡和小白鸚鵡们^①向妈妈和艾伦问好和多次亲吻。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0, ед. хр. 13/3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昂·培列致海·荣克

伦 敦

1871年6月4日于日内瓦

亲阅。

亲爱的朋友荣克：

我们好久没有互相通信了。我们的全部心思现在都放在法国发生的事变上，以致无法考虑其他任何事情。一想起巴黎事变，我

① “白鸚鵡”是劳拉·马克思的绰号，“小白鸚鵡们”是指她的两个孩子。——译者

的心就绞痛得厉害，因而无法写长篇的书信。我们的许多弟兄被
509 杀害了，而那些仍然活着的，处境危险，也顾不到写信。现在应当
做另一件事：应当采取行动。而我们正在行动。

我们人数不多，已决心采取一切措施来拯救巴黎被占领后仍然活着的那些人。我们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工作，谨慎地行动，但并没有浪费时间。其他详情，我今天无法告诉您；最近几天内，我们派出的人将告知我们全部情况，那时您将会收到一封信，详细告诉您有关我们为支援巴黎所做的一切事情^①。

亲爱的朋友，您会看到，你们的日内瓦朋友为社会革命（我们曾相信它会成功）干得好不好。我为发生的一切事情忧伤太甚，以致我不能好好地给您写信——当我看到法国发生的一切时，我愤怒得手都发颤。

有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我们亲爱的姊妹爱利莎^②脱险了；她冲破种种阻碍，在枪林弹雨下离开了巴黎。她能脱险，这是一个奇迹；她目前在日内瓦我们这里，我们无微不至地保护着她。她同几个男女朋友终于逃过了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她将给您去信。

朋友们——吴亭、格罗斯兰、杜普累和贝克尔——向您问好。

很快再见，亲爱的朋友；关于我们已向总委员会提出的几个问题，我把希望寄托在您的身上。

兄弟般地握手

昂·培列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
国际》194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① 见本书第545—547页。——编者注

② 伊·托马诺夫斯卡娅。——编者注

西·波克罕¹⁷²致卡·马克思(摘录)

伦 敦

1871年6月8日于肯辛顿

……当整个欧洲的厚颜无耻之徒用尽各种手段在报纸上诽谤中伤来反对国际时，国际将说出它应该说的话，这个消息使我感到十分高兴。请寄给我几份^①……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194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译的

弗·阿·左尔格致卡·马克思

510

伦 敦

1871年6月8日于霍布根

敬爱的马克思先生：

今天早晨我又寄给您一些印刷品材料。其中6月2日《世界报》上面有一篇有名的电讯，是关于您的纵火问题。这篇电讯发表在此地所有的报纸上，而且当然是用资产阶级的观点进行评论的。有很多地方是影射此地国际工人协会支部的。有一家发行很广的肮脏的德文小报，向这个国家的“公民们”建议，“要象杀疯狗一样杀共产党人”。但是，历史照常向前发展，美国(合众国)正迅速走向自己的目标，成为典型的资产阶级国家，从而也加速走向自己的末日。

^① 指宣言《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我希望,有关马萨诸塞州劳动统计的第二次报告,也象我同时寄出的信和我们委员会的报告一样,您已经收到了吧?

我们非常希望更详细地了解巴黎公社及其活动的情况,如果您能给我们提供一个事件的扼要评述,我们将非常感谢您。这里的第一德国人支部也将向约·菲·贝克尔提出这个问题。

致深厚的敬意

您的 弗·阿·左尔格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349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爱·比斯利致卡·马克思(摘录)

伦 敦

1871年6月12日于伦敦

……我很想看到国际的宣言。您没有谈到拉法格,我希望他安全无恙。

我们听说,我们的朋友塞梅列博士被捕了。关于其他朋友的情况,我们不了解。也许幸免于第一次暴行的那些人,现在不会被判处死刑。但是,如果贝累和泰斯被驱逐出境(作为特别宽大的表现),那末,他们还能期望到什么呢?

忠诚于您的 爱·斯·比斯利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351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伦 敦

1871年6月12日于伦敦

阁下:

拉法格,他的全家和我的女儿们都住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的比利牛斯山区,但在法国这一边。因为拉法格生在古巴,所以他能弄到一张西班牙的护照。但是,我还是希望他最后在西班牙那一边定居下来,因为他曾在波尔多起过杰出的作用……

……我的一位女友在三四天内就要到巴黎去。我给了她几张合法的护照,让她带给现在还匿居在巴黎的一些公社委员。如果您或者您的某一个朋友有事要托她在那里办理的话,请写信告诉我。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小报”每天都在发表关于我的文章和我同公社之间的关系的无稽之谈,而且这类东西每天都从巴黎寄到我这里来。这证明凡尔赛的警察当局要弄到真正的文件是有很大困难的。我和公社的联系是通过一位德国商人^①保持的;这位商人一年到头都在巴黎和伦敦之间来回做买卖。一切都由口头转达,只有两次例外:

第一次是,我通过这位中间人送给公社委员一封信,答复他们提出的如何在伦敦交易所拍卖一批有价证券的问题。

第二次是,5月11日,即惨剧发生前十天,我用同一办法告诉他们有关俾斯麦和法夫尔在法兰克福达成秘密协议的详情细节^②。

^① 大概是艾劳。——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484、498页。——编者注

这个消息来自俾斯麦的一位得力助手,这个人^①过去(从 1848 年到 1853 年)参加过我所领导的秘密团体。他知道我还保存着他从德国寄给我的有关德国情况的所有报告。他要依赖我保全他。因此,他老是想方设法向我证明他的善意。我对您说过,有一个人
612 曾经警告我说,如果我今年还到汉诺威去访问库格曼医生,俾斯麦就决定逮捕我,那就是这个人。

如果公社听从我的警告,那该多好啊!我曾建议公社委员们加强蒙马特尔高地的北部,即对着普鲁士人的那一面,而当时他们是还有时间这样做的;我曾事先告诉他们,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们就将陷入罗网;我向他们揭露了皮阿、格鲁赛和韦济尼埃;我曾要求他们立即把那些足以使国防政府成员声名狼藉的全部案卷寄到伦敦来,以便在一定程度上制止公社敌人的疯狂行为。——如果公社听从我的警告,那末凡尔赛分子的计划总会部分地遭到失败的。

要是凡尔赛分子已经找到了这些文件,他们就不会公布伪造的文件了。

国际的《宣言》不会在星期三以前发表^②。到时候,我将马上寄给您一份。四五个印张的材料,现在印成了两个印张。这就要校对、订正好几遍,并且难免发生一些印错的字句。因此,发表的日期也就延迟了。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 1909 年 3 月
31 日《前进报》第 76 号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 年
莫斯科第 2 版第 33 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3 卷第 227—229 页)

① 约翰·米凯尔。他过去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② 宣言《法兰西内战》于星期二,即 1871 年 6 月 13 日印成。——编者注

列·弗兰克尔致约·菲·贝克尔(摘录)

日内瓦

1871年6月12日于贝拉焦

敬爱的党内同志:

正当法国报纸纷纷谣传我化妆为铁路职员,在阿尔萨斯街上被抓住,次日押解到凡尔赛枪毙了的时候,我正化名住在科摩湖之滨,怀念着我们党的巴黎同志,他们未能象我一样,逃过普鲁士和法国的密探。

在德意志,不管人们说什么和写什么,历史总会对此写上一笔,即德国士兵参与了凡尔赛政府的大屠杀。假如为了表彰这种“崇高荣誉”,在这些士兵胸前的铁十字勋章旁再佩戴上一枚荣誉军团十字勋章,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因为,德国的士兵就象法国的丘八一样,同样有权得到这种勋章。

我和另外几个人一起终于逃了出来。其中一位是具有非凡才能的女士,她是妇女中央委员会的领袖^①。她和我一样,在亲身参加的街垒战中受了伤。要说我们能够逃出来,我只该感恩于一位巴黎工人的好心肠,他让我们进入一座房子,从那里才得以安全地越过了防线。当然,事情并非这样简单。在我越过法国边界以前,我再三受到法国宪兵和警官的盘查,要我的证件,问我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等等、等等。我没有任何证件。如果不是我故意装出从容的样子脱离了困境,我肯定也是要完蛋的。我想起了狄德罗关于喜剧演员的离奇议论,他说,如果一个演员专心致志于表演,那他总不能不失之于平庸,因为他应该做的是,要使他的外貌所表露

^① 伊·托马诺夫斯卡娅。——编者注

的感情与他深藏于内心的感情恰恰相反；我也是如此——其实是色厉内荏。

罗什弗尔、缪拉等有些人是在莫市被捕的。在那里我也差点儿遭到不幸。有一个警察不满意我的回答，他好象夏洛克^①坚持要“借约”一样，逼我下车。

“这下你要被捕了。”我一面心里嘀咕，一面向我的同路女伴（她是不愿离开我的）伸出手挽她的手臂，仿佛是向她示意，我是没有危险的，而实际上，是为了掩盖我受伤的这只手。同时，我故作冷淡地问警察，我该跟他走多远，因为我不愿意失误火车。我的女伴也同样冷淡地接着说：“如有必要，我们就在这里过一夜，明天清早再坐车走吧。”

“这样办我是很不愿意的，因为我不知道我们的车票明天是否还有效。”

“您想到哪儿去？”——于是警察问道。

“到德国去。”——我回答。

“那末，好吧，您坐下。只是回来的时候，可别忘了护照。”

我就这样逃过了所有的暗探。

到凯尔以后，我才同我的女战友和女旅伴告别。她取道汉堡
514 去英国，而我却宁愿到意大利去疗养我轻度受伤的身体。

于是我取道巴登到康斯坦茨，从那里渡过博登湖，然后乘火车一直到库尔。从库尔到提凡卡斯坦有时步行，有时坐车，越过阿耳布耳山口到萨马登。在一个阴冷的雨天，我终于到达贝拉焦，现在我从这里给您写信。

当我还在凯尔的时候，我起初打算到日内瓦来，以便有机会和您面识。如果说我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那只是因为我看到在日

^① 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残酷的高利贷者，他根据借约要求自己的不如期还债的债户割下身上的一磅肉。——译者

内瓦找工作相当困难；不然的话，我毫无疑问会由于瑞士的政治自由而选择到瑞士来。

我现在仍然认为，我没有必要对这件事感到懊悔，因为根据报纸的报道可以看出，关于引渡的问题，这里也象瑞士一样迟迟不作决定……

如果瑞士联邦委员会不懂得新时代的特征，如果它不理解十九世纪所应该解决的任务，那末这种情况只能是迟钝造成的，而迟钝却正是它，同样也是其他许多政府所具有的特征。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高瞻远瞩的能力，但是每一个国事活动家的职责，至少要了解本国的历史。

几年前，当我在费尔瓦德施泰特湖上遨游，看到刻在塔形峭壁上的金色大字“献给退尔的歌手——弗里德里希·席勒^①。首批州^②立，1859年”的时候，我真没有想到，不久之后，瑞士政府会考虑把起义反对法国统治者的人当作普通罪犯进行引渡……

毫无疑问，这些政府的所作所为是有史以来闻所未闻的；过去大概从来没有这样疯狂这样凶狠卑鄙地对付过战败者——现在却好象我们是违法罪犯似的。

但是，这不会妨碍我们今后把我们的个人自由和我们的一生贡献给无产阶级事业。即使我们的敌人加倍疯狂地攻击我们，加倍咬牙切齿地迫害我们，我们也决不后退。一切靠人民汗水养活的怠惰而怯懦的人，订立同盟要用监狱、火药和铅弹来镇压无产阶

① 弗里德里希·席勒，是伟大的德国作家。退尔，即威廉·退尔，是十四世纪初瑞士人民反对奥地利封建主压迫的领袖，瑞士民间传说中的英雄。席勒最后一部剧作《威廉·退尔》即歌颂这个历史人物。——译者

② 瑞士原是神圣罗马帝国统治的地方。1291年8月1日，瑞士中部三个小州（瑞兹、乌里、下瓦尔顿）的农民为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结成秘密联盟。这是瑞士建立国家的开始。其后三百年，又有十个州参加了这个联盟。1648年脱离神圣罗马帝国宣布独立。——译者

级的要求。可是,大势已定。如果你们要斗,那就斗吧。你们的疯狂只能锻炼我们的勇敢精神,你们的仇恨只会使我们的党更加巩固;并且,我已经看到,不久将只有两党互相对立,它们将称作“红蔷薇或白蔷薇”。这将是一场新国家反对旧国家的斗争,前者是充满生气的、自由的、建筑在劳动与知识之上的国家,而后者是完全腐朽的、君主僧侣的、剥削者的国家。胜利归于谁,是没有任何怀疑的: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强有力地一击,你们的世界就将在呻吟中寿终正寝。

……指责我们行为“野蛮”,我们可以冷静地等待廉正的法官——历史的裁判。如果历史说,凡尔赛军队进攻巴黎时,在我军每次被迫撤退的情况下必须炸毁营房、教堂和宫殿来阻挡敌人前进,而我们没有逐条街地进行保卫战,那末不大好的判词将落在我们的身上。

令人奇怪的只是,通常总是自诩为第一次法国大革命辩护士的资产阶级,现在由于八天战斗后几所宫殿被毁为废墟就说我们是普通罪犯;要知道,经过1789年7月14日之后,光在博若勒和马康奈就有七十二座城堡,再说一遍,柒拾贰座城堡被烧毁。

……资产阶级现在很健忘,它由于六月事件成为十二月罪行的共谋者——同样,它由于1871年五月事变而成为未来法国君主制的共谋者。

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将宁愿放弃自己的自由,而不愿承认无产阶级的各种权利。

因此,公社的活动永远不会博得资产阶级的好感。它总是象拚命赞美常胜的德国军队一样,将拚命地诋毁巴黎公社的一切活动。而如果说野蛮行为,则在最近一次普法战争中所发生的野蛮行为是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

……如果我们想正确地评价巴黎公社,那末应当首先承认:巴

黎市民既然举行了九月四日革命,就有同样权利举行 1871 年三月十八日革命;三月十八日革命是得到巴黎人承认的,他们大多数人在选举中拥护公社;公社是巴黎市民意志的体现,因而是合法的机关;巴黎公社从来没有想过要建立对整个法兰西的统治,可是九月四日政府甚至没有通过巴黎选举使其地位合法化,便宣布自己为法国全体人民的独裁者。既然公社是合法机关已毋庸置疑,那末 516 凡尔赛政府至多只能看作是同巴黎政府交战的另一方政府。

不但如此,既然有关双方武装冲突的一些规定不能有两种解释,那末无可辩驳的是,凡尔赛政府杀害了被俘的杜瓦尔将军,就已经犯下了很大、很卑鄙的罪行,而紧接着猎兵军官又在贝尔-埃潘杀害了四个投降的国民自卫军战士,还犯了其他无数的可耻罪行。在谈及这种行为时,历史必将承认这样的事实:在凡尔赛军队进入巴黎前,公社没有判处一个人的死刑;公社优待俘虏,给他们吃得很好,允许他们在巴黎街头自由地走来走去;公社向凡尔赛政府建议,用大主教达尔布瓦及几个教士交换公社的一个委员公民布朗基,遭到拒绝;调停的一切打算都因凡尔赛政府的顽固不化而破灭了;凡尔赛政府踢开共济会员的方式是令人屈辱的,以致激起他们在巴黎棱堡上竖起大旗,立志与大旗共存亡。

其次,历史还将判明,似乎巴黎纵火是公社决定的说法是谎言;报纸报道似乎这类记录已被找到的说法是谎言;似乎公社是由伦敦或柏林操纵的说法是谎言;似乎国际工人协会用金钱支持公社的说法是谎言;似乎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将军是中央委员会判处死刑的说法是谎言,事实上他们是他们命令军队向人民开枪而被他们自己的军队私刑处死的;最后,似乎革命是外国人搞起来的说法也是谎言,事实上中央委员会都是由国民自卫军军人组成的。

……但是,即使这一切我们全都干了,也不足以宣告凡尔赛分

子无罪。他们犯了史无前例的骇人听闻的暴行——大批处决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男男女女。

是的,茹尔·法夫尔,你在6月6日^①的通告中说得对:“历史编写者撰写这段历史时不可能不感到心惊胆战。当他要描述这出凄惨悲剧的种种恐怖可怕而充满血腥气的场景时,将一再搁笔。”但是,只有当历史编写者要描述从杀害杜瓦尔将军到怯懦而无耻地杀戮和流放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妇女这种种悲剧场景时,他才会一再搁笔!

我就要结束这封偏长一点的信了,我许诺您不久将再给您写一封信,概述一下从9月4日到3月18日期间的情况,再谈谈公社的诞生。然后说一下国际在这期间的活动,最后讲讲公社里外国人委员所追求的目标^②。

致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敬礼

忠实于您的 列奥·弗兰克尔

载于《先驱》杂志 1871年
第7和8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先驱》杂志

卡·马克思 致女儿燕妮、劳拉和爱琳娜(摘录)

巴涅尔-德-吕雄

1871年6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孩子们:

……我很想得到关于燕妮健康状况的更详细的消息。我担

① 原文中为“7月6日”显系误刊。——译者

② 续信未在《先驱》上发表。——编者注

心——我从字里行间看出，——她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总的说来，现在在征询了著名医学专家的意见和获得全面的情况之后，我认为你们都应当离开法国的比利牛斯地区，搬到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地区^①。那里的气候要好得多，而你们在那里也会更加强烈地感觉到你们所需要的那种变迁。这对于图尔^②尤其如此，假如他今后还不接受那些精通医学、深知他的身体情况、并向他以前在波尔多等地的医生征询过的人们的忠告，那末他的健康状况将会恶化，甚至可能有很大的危险。因此，我希望你们不要怕小小的麻烦，搬到更有益于健康的地方，然后立即给我寄来你们的新地址，以便我能够给你们寄去我的新“地址”^③。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
《战斗的唯物主义者》
第4辑，1925年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
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3卷第231—232页）

弗·波尔特致约·菲·贝克尔

日内瓦

518

1871年6月14日于纽约

阁下：

受纽约国际工人协会德国人第一地方支部的委托，我冒昧地向您探问，在最近期间我们能不能够得到一本真正的巴黎公社史。当地报纸传播的关于公社的消息混乱不堪，甚至党员如果不靠其

① 马克思出于保密的考虑，以医嘱的形式提出自己的意见。——编者注

② 保尔·拉法格的绰号。——编者注

③ 双关语：原文“address”的意思是“地址”和“宣言”。这里指宣言《法兰西内战》。
——译者

他消息来源,也不能正确地想象出运动的情况;同时对这些事件作一个如实的描述,对工人也有巨大的好处,因为每天的报刊都在向他们宣传,把他们弄得糊里糊涂。

如果你们那里出版这本书感到困难,那末只要把手稿寄给我们,在我们这里印刷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很显然,在这里的工人中间进行宣传鼓动,自然准备按照另外一条轨道(国际的轨道)去做。所谓的工联正迅速走向衰落,因此我们这里正需要大批有能力重新组织工人联合会的人;可是很遗憾,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也在做宣传鼓动工作,但却把工人宣传跑了;他们接近工人时,把他们看成他们应该是的那个样子,而不是他们在现实中的那个样子。

我现在已超出我任务的范围之外,我不愿更多地麻烦您,何况您大概从许多更富有写作经验的人那里得到好得多的情报。

如有复信,请寄下列地址: 纽约市福尔塞特街 16 号弗·波尔特收。

谨致敬意

弗·波尔特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1942 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接手稿的照相复制品译的

爱·特鲁拉夫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 年 6 月 15 日于伦敦

阁下:

您写道,“显然,除了《每日新闻》,连一家报纸都未按时收到我

们的宣言单行本，以便在上午消息中加以报道”。作为对此的答复，我应该说，我在星期二午后就把单行本寄给了各家报纸，并就此事在您主持的会上公开报告过。如果您细心地查阅一下昨天的报纸，那末我想，您会在许多报纸上找到这种报道。《回声报》上就发表了一篇评论宣言的社论。但这毫无意义，因为照他们深所共知的原因，他们声言他们好象并未收到宣言，拒绝刊登关于宣言的广告。今天上午的《每日新闻》上登了个广告。我没有可能查看其他各种报纸，但是我亲自把同样的广告稿寄给了《泰晤士报》、《派尔-麦尔》、《旗帜报》、《回声报》、《蜂房》、《雷诺》和《旁观者》等报，并为此花去了一英镑十先令。但是，如果我今天发现其中有些报纸拒绝刊登广告，我是毫不感到奇怪的。因为对您的宣言这类事情保持沉默，这是他们的政策。要知道，他们对我国的罗伯特·欧文的百年纪念也是保持沉默的。

忠实于您的 爱·特鲁拉夫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21, ед. хр. 83/1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戴利¹⁷³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6月16日于伦敦^①

阁下：

请允许我向您谈谈我阅读（我是饶有兴趣而又非常用心地阅

^① 日期上面写着地址：东南区坎伯韦尔区沃纳路埃伦别墅2号。——编者注

读的)您惠寄给我的一份国际宣言时所产生的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感到,宣言的语调也许是太尖锐了。这或许不为您的拥护者们所感觉,但是对那些肠胃敏感的人来说却是如此,他们并不象您(我是指国际而言)那样看待事物的,他们对您的评论或者比您应得到的更加严厉。简而言之,宣言里骂人的话是太多了,这是很不明智的,也是不合常理的。我非常惋惜地注意到,在法国人中间增长着一种使用侮辱性语句的倾向,而在这方面宣言可说是法兰西式的……

至于宣言中谈到的事实及由此得出的结论,我不能说什么,因为我沒有象天才的宣言作者那样仔细地观察过社会和深刻地研究过政治变革。但是,最使我感到兴趣的是宣言第 18 页的结尾^①所叙述的共产主义的政治原则。我是破天荒第一次才找到了关于共产党人力图达到的政体的鲜明论述^②。这种政体在有些方面我是很喜欢的。它将有助于避免一般选举的缺点和虚伪性,并有助于建立中央政权机构与整个民族之间的经常联系。但是我不太相信,这将是合理的。有时,甚至常常如此,几个民族被一种突然的强烈情感所控制,于是它们不接受管辖。人民这种突然而来的冲动是不可阻挡的。难道这里不包藏着一种分裂为无数小共和国的危险吗?那些曾经导致合众国内战的原因,照我看来,将变得复杂和严重到几百倍。里昂、马赛或巴黎的公社,在任何一种动摇人心的问题上总是要拒绝服从多数——可能是微弱的多数;而我们又听到指着鼻子骂“乡绅会议”、“反动分子”、“保守分子”等等(有些指责是令人憎恶的多数派提出的),并且会看到类似巴黎最近一次起义的新起义,看到国内战争和法兰西的完全分裂,抑或是恢复帝制。这将是古希腊历史,也许是光荣历史的再现,但是,这自然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359—360 页。

② 参见同上书。

是不会延长多久的，因为伯利克里^①或者菲力浦^②的重新出现将是不可避免的。

宣言没有对你们党的社会的或者经济的理论和观点作任何论述，使我大失所望。我如饥似渴地(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想知道对这个问题的见解，但我既没有得到满足，没有得到情报，也未获知关于某一种系统的知识。

象“资本的压迫”、“无产阶级的解放”、“一块面包的权利”等，这些捉摸不定的空洞的话我是尝饱了，而当我离开筵席时，我感到腹中空空，毫不满意。我曾打扰我们的朋友莱茵哈特，想从他那里得到真正的食物，但是(虽然我相信，关于此事他已费了一点力气)他招待我的只是坚硬的石块和空洞的话语，到后来，他完全拒绝我，说我是难于矫正的“资产者”，绝无挽救的希望。有没有什么便于获得、可供研究、以决定取舍的关于共产主义公有阶段的教科书或者手册呢？ 521

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崇信亚当·斯密所创立的、经李嘉图、穆勒及其他人发展起来的经济学，而这真正是一门科学，虽然它也许不太为人所知。共产党人或许通晓其他各种科学，但是，他们如果并无担忧之心，就不应当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让我们这里“更多一点光明”吧。

尊敬您的和忠实于您的 戴利

又及：还有两个问题本想在此谈及，但是这封信写得太长了，

-
- ① 伯利克里，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繁盛时期的领袖。希腊历史上一概把他执政这段时期称之为“伯利克里时期”。——译者
- ② 菲力浦即菲力浦二世，公元前359—336年期间的马其顿王。他制裁氏族贵族和部落首领，把军权政权集中到自己手里，并建立了强有力的军队，把马其顿统一在自己政权下。公元前338年在喀罗尼亚战役中击败反马其顿的联盟军，从而奠定了马其顿对全希腊的霸权。——译者

以致把它们从头脑和信里“挤出去了”。这两个问题简而言之是这样的：我认为，对巴黎公社的一切活动都承担责任，谅解巴黎公社已经做的和打算做的一切并为之辩护，是国际的一个很大的错误。宣言正式而全面地证实了先前人们对它的指责，即巴黎起义是国际的事业，是可以期待于国际的一个范例。因此，许多伪善的君子还会惹起您的许多烦恼。

其次一个问题是：为了某些非常模糊不清的政治和社会理论而点燃起法兰西内战，把巴黎抛进可怕的武装起义的火炉，您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吗？在美国，与一般观点不同的那些人，组织团体，筹集资金，在荒芜的地区购买土地，建造城市等等，他们不惊扰别人，光靠自己进行自己的实验。在英国，类似的计划却碰到象缺少土地这样一些阻碍。所以我想，十分遗憾的是，在法国诸如此类的事情一样也未曾做过，反之却试图实现共产主义观点，使国家陷入近似于毁灭的境地。如果我仅仅因为要煎熟鸡蛋，就放火烧邻居的谷仓，那就大错了。我认为，国际一定要特别重视被流放到新几内亚去的男女群众。这对实行共产主义理论试验是极好的机会，而且我并不认为梯也尔将有（或者有，无论如何也是暂时的）权力来防止这种试验。被放逐到岛屿上的人实际上将是自由的，他们将能够创建新的社会和新的政治生活秩序，这种新秩序将把一个重大而有趣的问题演示得达到荒谬绝伦的程度。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359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欧·杜邦致弗·恩格斯(摘录)

522

伦 敦

1871年6月17日于曼彻斯特

我订于星期一到伦敦来同您和马克思见面……

我已收到宣言^①并已读完了。宣言写得好极了。应该采取一切办法在工人阶级中间广泛散发……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
国际》194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爱·比斯利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6月17日于伦敦

阁下：

我非常感谢您寄给我国际的宣言。我把宣言看作最近一年的最重大的事件。事实编写得极好，语言令人信服，极富于表现力。我认为，它一定会出现各种外文译本。因此我想，既然它涉及到英国工人，如果有些说法和暗示在风格上外国味稍微少些，那就更好了。但是另一方面，我毫无疑问是极其希望使我国工人了解大陆上的政治术语和思想的。

照我的看法，您的宣言里只有一个地方不明确，也不能令人满

① 指《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意。我是指第 22 页中间那一句话^①。我认为，要是您不仅明白地论述您建议立即实施的那些经济措施，而且指出您希望遵循的今后的方针，那不是多余的，而恰恰相反，是极其恰当的。这样，在政治上，您也不会失去什么社会舆论，因为人们久已把所有制方面最极端的革命意图说成是您的。

您的方案，甚至其中最温和的部分，自然都要遭到来自资产阶级的批评，他们所持的观点是对于个人的绝对权利和绝对公道。我认为，您对实证主义了解得很清楚，一定知道这些形而上学的非难不会来自我们。只要这种或那种措施都是致力于为整个社会谋福利这一点是明确的，我们将呼吁各个个人保持沉默。

523 我们也充分准备在思想家所处的各种正常条件，以及各种临时的、即革命措施之间进行区别，这些措施的责任应由实际领导人承担。

我应该告诉您，您的宣言可以按六便士卖出若干份额。但是，既然应当使宣言在工人中间广泛传播，所以我希望您能很快降低售价。我希望宣言在伦敦有思想的工人中都能人手一册。我想，假使您用质薄的纸把宣言扉页印出来，并加上“每本售价六便士或一打四先令”，那末特鲁拉夫就可以拿此作广告来散发，而我和其他朋友也同样可以这样做，从而打开销路。要知道，不少人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弄到宣言呢。

附上我不久前寄给波特先生的信的副本。我一向认为《东邮报》是外省报纸。如果这家报纸在东头的工人中间销路很广，那末我宁愿给它写稿，也不给《蜂房》。当您打算给我写信时，亦请归还给波特的信。

看来，现在就要轮到里昂了。据《泰晤士报》的报道，瓦朗坦先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365 页。

生是危险的赤色分子。现在他也许有机会体验一下，脚上中了反革命子弹的人有些什么感觉。

我们有一个朋友本星期要到巴黎去，因此我们无需滥用您的盛意请您托人办事^①。

忠诚于您的 爱·斯·比斯利

第一次全文发表于《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杂志
1971年第5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汉 诺 威

1871年6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请原谅我的沉默。就是现在，我的时间也很少，只能给你简短地写几行字。

你知道，在最近这次巴黎革命的整个期间，凡尔赛报纸（在施梯伯参与下）不断辱骂我，说我是“国际的最高首脑”^②，而这里的报纸也随声附和。

现在再谈谈宣言^③，这你大概已经收到了吧！它引起了一片 524
疯狂的叫嚣，而我目前荣幸地成了伦敦受诽谤最多、受威胁最大的人。在度过二十年单调的沼泽地的田园生活之后，这的确是很不错的。政府的报纸《观察家报》以向法庭起诉来威胁我。看他们敢！对这帮恶棍我一点也不在乎！附上《东邮报》剪报一份，上面

① 见本书第511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83—85页。——编者注

③ 《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载有我们对茹尔·法夫尔的通告的答复。我们的答复最初发表在6月13日《泰晤士报》上。这家可敬的报纸由于这种轻率行为遭到了鲍勃·娄先生(财政大臣和《泰晤士报》监事会委员)的严厉斥责。

非常感谢你寄来罗伊特的著作^①，衷心问候伯爵夫人和亲爱的小弗兰契斯卡^②。

第一次摘要发表于《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25号，斯图加特，1901—1902年

俄文全文发表于《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1928年版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236—237页)

西·波克罕致卡·马克思(摘录)

伦 敦

1871年6月18日于肯辛顿

……对于您的《法兰西内战》的出版，英国的市侩们有的沉默不言，有的装聋作哑，有的唆使人攻击，有的歪曲讹传，而大部分人则气恼得绞尽脑汁，不知所措。根据这种盛怒情况来判断，世界上的市侩们已经愤恨到何等程度。对我来说，这是 *permañnum gaudium* [非常之高兴]。约·密勒的样子使我哈哈大笑得墙都颤动。我见过这位面孔红得发紫、腆着肚子的道貌岸然的金发巴黎人^③。牧场灌溉人伯恩哈特·奥本海姆(哲学博士)于1866年在巴登巴登曾与他有点头之交，还向我“解释”这是一个什么人。同《派尔-麦尔》和《观察家报》一样，《旁观者》写道，顶好不要提起一种

① 弗·罗伊特《我的漫游》。——编者注

②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③ 波克罕指的是厄内斯特·皮卡尔。——编者注

针对[宣言]签名者的政治诉讼。何等的宽宏大量！

您的 波·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
的第一国际》1942年
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昂·巴赫鲁赫致卡·马克思

825

伦 敦

1871年6月19日于安特卫普

亲爱的公民：

安斯刚刚从报纸上获悉，弗兰克尔已经得救，现在住在英国。
如果确实如此，您应该知道他现在何处，因此我请您尽快把附
上的信转给他。

敬礼和兄弟情谊！

忠实于您的 昂利·巴赫鲁赫
(联合会委员会所属德国人支部
前任书记和研究小组前任代表)

如果传说纯属谣言，则恳求您将所附上的信封入另一只信封，
寄到布鲁塞尔卡诺桑大街29号退还给安斯^①。

本人又及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364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和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① 信的最后两行字是用德文写的。——编者注

昂·巴赫鲁赫致列·弗兰克尔

伦 敦

1871年6月19日于安特卫普

我亲爱的弗兰克尔：

当安斯告诉我说，他从报上获悉，你已得救，现住在英国，我简直不相信我的两只耳朵。我给马克思写信，请他把这封信转交给你。

这真是传奇一样的惊险啊！朋友！你还活着，这真是太幸运了！

我在布鲁塞尔逗留了整整两个星期，现在在安特卫普，正打算到巴黎去。

请在两天内迅速来信，寄佩尼街明星旅馆或者寄往布鲁塞尔安斯的住址：卡诺桑大街29号我收。

你要钱用吗？

请来信。衷心地祝贺你！

你的朋友 昂利·巴赫鲁赫^①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194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和法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① 信用德文写成，但开头三句是用法文写的。——编者注

弗·阿·左尔格致国际总委员会(摘录)

526

伦 敦

1871年6月20日于纽约

……巴黎公社的失败又给了美国报纸一个机会，以重新发起对巴黎工人、我们协会及其会员的尖刻的攻击、诽谤和谩骂。但这时却感到语调在逐渐变得好了一些，这与其说是对真理有所喜爱，不如说是恐惧之故。我们不久就要召开一次纽约各支部全体大会，以表明我们对于1848年六月起义和1871年巴黎公社斗争的思想和观点。

请把有关大陆上我们兄弟的一般情况，尤其是我们巴黎同志的消息，快点寄给我们。

兄弟般的敬礼。

国际工人协会北美各支部中央委员会

通讯书记 弗·阿·左尔格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
的第一国际》1942年
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接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费¹⁷⁴致约·菲·贝克尔

日 内 瓦

1871年6月20日于圣加伦

敬爱的同志：

我只能匆匆地写上几行字。自从我们追随国际时起，就开始

651

对我们诽谤攻击了，简直是资产阶级现代史上空前未有的攻击。不仅报纸指责我们，似乎我们挑起了国内战争；不仅当局已要求停止联合会的活动；不，而是每一个工匠，每一个烤面包的，每一个卖肉的，小店铺老板等等，凡是对国际会员能提出各种各样的债权的，一下子就把事情弄到查封财产的地步。这种做法是格吕布勒先生开的头。有四十三个[国际]会员欠了他一千零二十八个法郎。唉！情况就是这样。许多贫困的工人，身负家累，兢兢业业地为资本家长年累月地服务，现在却注定要遭到可耻的破产。我们正面临一种要彻底消灭国际的意图。对我这个“罪魁祸首”，所有人（哪怕我只欠他五个法郎）一下子都提出控告。昨晚商界青年协会就发出刺耳的尖叫来纠缠我。简单地说来，他们离间我们，陷害我们，把我们弄得狼狈不堪。如果事情一旦闹到打架的程度，那也是不足为奇的。我们总是坚强镇定，这点我可以用八百人的名义来发誓。我理解巴黎发生的事情。公社战士们是对的；当贫民和穷苦工人受到这样的对待时没有任何其他办法。为了使我们能支持下去，我们将试行各种办法。我们将动用储金、订婚戒指、各种装饰品——总之，一切可以换成钱的东西，甚至衣服，使我们任何一个会员都不至于成为报纸上所描写的破产者。由此您可以推断，我们随时都会乐意得到你们的帮助。将来有一天需要我们帮助时，我们也决不会落于人后。

然而，要把罢工坚持到底，我怀疑我们的钱财是否够用。最近几天内，预料还要使一家企业停工。总之，这样一种决心现在占着优势，我们不能反对这一潮流。您知道工人的要求，这些要求毫无疑问是完全正当的。只要我们能弄到一些钱，那自然应该在钱财允许的情况下，‘好好地教训一下资产阶级。贵族老爷们特别愤怒的是，一点骚动没有发生，警察的夜间报告总是一张白纸……’

向大家致社会民主主义的敬礼。

圣加伦国际工人联合会主席 费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194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接手稿的照相复制品译的

欧·杜邦致弗·恩格斯(摘录)

伦 敦

1871年6月2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恩格斯：

途中我遇见一位苏格兰人，他曾在法国居住过几年。这个人是一位素描画家，鲍狄埃的朋友，与我们赛拉叶是同一个区的。

鲍狄埃在这里是很有名望的，他曾在圣地亚大街28号主持一家大制图企业，约有三十位制图工人在里面工作。这位苏格兰人也与公社失败前几天离开巴黎的一位英国人相识。他们委托他在英国散发一些印刷品。星期天我将去了解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关于凡尔赛分子活动的一切材料，凡能收集的，我们都应当收集起来。我已着手进行这件工作，并且向我碰到的所有人建议，也这样做。我写信叫他们把真实材料寄给我，然后由我加以分类，以便我们调查时用。 528

请您一定叫荣克和提巴尔迪见见面，他能提供给我们关于某些政治骗子，特别是关于皮阿活动的情况。我想，在这方面我们不应忽视任何情况。

我可以按两便士一份的价钱把宣言卖给工人吗？……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194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爱·特鲁拉夫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6月21日于伦敦

阁下：

广告已刊登在今天的《泰晤士报》上。——而《回声报》的人昨天告诉我，他们那里已拒绝刊载这篇广告，并把钱退了回来。

忠实于您的 爱·特鲁拉夫

请看今天《泰晤士报》上那篇关于国际和公社的文章。¹⁷⁵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21, ед. хр. 83/2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弗·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摘录)

莱 比 锡

1871年6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附上宣言^①第一节的译文。其余部分很快就寄出，这样你可以把第一节分两期刊登，也不致于中断，换句话说，过一个星期，你又会收到稿子。条件是：

(1) 你应当迅速刊载，每期多登；

^① 指宣言《法兰西内战》德译本。——编者注

(2) 正文不要加注释;我翻译时尽量做到,除了那些用几句话反正也解释不清的暗示和个别细节以外,不需要注解;

(3) 排好的版要保存下来,以便另行出版小册子,这次出小册子是必要的。如果你们没有为此所需的资金或贷款,就告诉我们。

你不能刊登的地方,就用删节号代替,并把稿子寄给日内瓦的贝克尔,以便刊登在《先驱》上(这样做时务必让他知道,删掉的地方应加在哪里)。

你将收到我作为信件给你寄去的一份宣言原文,上面我附了几句话。如果需要,我还可以再寄。

宣言在伦敦这里引起了异乎寻常的叫嚣。起初试图对它保持沉默,但是办不到。星期三,14日《旗帜晚报》登了有关它的消息,15日《每日新闻》登了摘录,占去报纸的大部分版面。接着是《回声报》、星期六《旁观者》、《写真》、《派尔-麦尔新闻》也都加以刊载,《电讯》发表了社论,这样,事情就捅开了。星期一,《泰晤士报》发表了非常可怜的社论,《旗帜报》又有反应,昨天《泰晤士报》也有反应,总之,整个伦敦都只是谈论我们。当然是一片狂叫。这样更好……

如果你以后把我那份《人民国家报》不是寄到曼彻斯特,而是寄到这里,我将十分感谢。请寄给我三四份载有宣言的报纸,一份用于校对,其余的用来分发。

衷心问候你和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
第1卷(6)1932年版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
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33卷第237—240页)

约翰·黑尔斯致弗·恩格斯(摘录)

伦 敦

1871年6月22日于伦敦①

……所附特鲁拉夫的信已经收到。我相信，您和马克思博士已看过这封信。我认为，应当多印一些，您可以立即指示再加印一千份②。

我已写信给斯特普尼，请求他帮助公社流亡者。

您的兄弟般的 约翰·黑尔斯
(书记)

530 恩格斯公民③

我向〈旁观者〉和〈观察家〉发了信。我在报告中阐明了事情的实质。④

约·黑·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21, ед. хр. 81/3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① 日期前面写着地址：东区哈克尼路彼得斯街 57 号。——编者注

② 指英文版的《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③ 这几句话是用铅笔写的。——编者注

④ 见本书第 35 页。——编者注

海·荣克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6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马克思：

我已寄到布鲁塞尔去了^①。看来，《每日新闻》是不会刊登我们的信^②的。其他几家报纸把它登出来了吗？出席过星期二召开的总委员会会议的两位意大利人肯定地对我说：他们在巴黎警察局的名册上看到过沃尔弗的名字；为此我要写个声明并叫他和提巴尔迪签名，后者也在密探的名册上看到过沃尔弗的名字。

您的 海·荣克

附件已刊登在6月14日星期三的《旗帜晚报》上，毫无疑问，星期四早上它还会出现在《旗帜报》上。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21, ед. хр. 81/9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① 可能指宣言《法兰西内战》。——译者

② 见本书第37页。——编者注

比恩科夫斯基致约·黑尔斯(?)^①

伦 敦

1871年6月23日于伦敦

阁下：

我们将非常感激您，如果您交给来人几份新版的《法兰西内战》，以供我们协会学习之用。

书记 比恩科夫斯基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21, ед. хр. 213/3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531

托·奥尔索普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6月28日于兰兹格特

致卡尔·马克思博士

阁下：

尽管我们只在我的至友和助手西蒙·贝尔纳博士家里见过一面，但由于国际协会的最近一项宣言，^②我还是决定给您写一封信。这个宣言我完全赞同并有着同样的感受。

① 这封信写在波兰“友好援助”在大不列颠的流亡者协会委员会的公用笺上。协会名称用的是波兰文、法文、英文三种文字。日期后面是地址：伦敦西中央区牛津街534号。——编者注

② 《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我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说明我们看法一致,而且也是为了证实您所说的关于梯也尔先生在交易所里的投机倒把行为。

1840年,当梯也尔任法国外交大臣的时候,当时曾出现过战争的流言,就在这个时候他在英国的交易所里大肆抛售……

我很少去伦敦,但是,如果我得知,在那里何时能找到您,我将非常高兴去看望您。

满怀同情、友好、和忠实于您的 托·奥尔索普

如果您想获得关于梯也尔投机倒把行为的进一步的详情,我也许能够弄到……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369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接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爱·特鲁拉夫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6月28日于伦敦

阁下:

现给您寄去第二版校样。

最好在扉页写上:

第二版,增订本。

当昨天晚上我读到您的最后一段时,考虑到“已经”这个词是多余的。现在,当我收到校样时,发现校对者注意到了这点。所写的意思在英国人读起来没有这个词比有这个词更易理解。

忠实于您的 爱·特鲁拉夫

在昨天报纸上您有否看到《每日新闻》驻巴黎记者的信,他在 532

信中讲到加里费。

建议在扉页写上：

第二版，修订本。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370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卡·卡菲埃罗致弗·恩格斯(摘录)

伦 敦

1871年6月28日于那不勒斯

我亲爱的公民和朋友：

我一直在等您答复我从巴累塔寄出的信，但是，因为有件事要告诉您，于是我又拿起笔来。我收到了《总委员会的宣言》，并正在把它译成意大利文，以便在意大利散发。请您告诉我，这个宣言有没有译成俄文，因为有一位学识渊博的俄国妇女——我的朋友，一位社会主义者、共和政体的拥护者——想从事这个宣言的翻译。我赞许她着手这项工作的打算，如果您告知我们，这件工作已经完成，那就只好把它停下来。6月17日从佛罗伦萨寄给我的信^①中写道：“这里谈到，对温和派围绕巴黎事件对国际协会的诽谤要报以鄙视。国际会员的人数正大幅度地与日俱增。”寄给您一号《人民报》，上面登有佛罗伦萨支部关于公社的声明……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和
意大利人通信集》1964年米兰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① 信是鲁·卡斯特拉佐寄来的。——编者注

罗·里德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6月30日于伦敦

阁下：

许多反对巴黎公社的蛮横而无理的论断使茹尔·法夫尔有可能辱骂国际并诱使其他国家政府参加反对协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十字军讨伐。为了反击这种卑鄙无耻的阴谋，最最重要的是要使全世界了解巴黎公社统治时期实际发生的事实真相。我认为很少有人比我更多地了解这些事件的经过。因此我很想向公众提供我所掌握的有利于公社的资料。 533

明天晚上我打算出席你们小委员会的会议，以便了解，为此目的您准备怎样同我协作。

谨致敬意。

您的 罗伯特·里德

第一次发表于《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杂志 1971 年第 5 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爱·特鲁拉夫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6月30日于伦敦①

阁下：

请告诉我，您是否需要十二份 6 月 24 日或 7 月 1 日的《东邮

① 信是用明信片寄给马克思的。在信文的末尾有地址：海-霍耳博恩街。——编者注

报》? ——宣言^①将在明天出版。关于从《双周》^②刊上转载来的文章,我已请普罗佩尔写信答复您的要求。因为我这里没有这篇文章。

忠实于您的 爱·特鲁拉夫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374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¹⁷⁶(摘录)

巴 累 塔

1871年7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相信,您已收到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我是按您留下的地址寄到佛罗伦萨的。另一份,为了安全起见,过一两天将放在信里给您寄到巴累塔。

534 收到您从巴累塔寄来的信,我很高兴,本想早些回信,但是宣言给我们带来了工作,因为报刊猛烈地攻击它,我们就得回答各种报纸。我还要把宣言译成德文,供给我们莱比锡的报纸(《人民国家报》)。荷兰译文登在海牙的《未来报》上。如果您能组织一下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工作,那末这将大大有助于您进行宣传,使意大利工人有可能迅速知道总委员会的立场,知道我们协会的行动原则和作法。

经过对这个问题的考虑,我认为,最好还是给佛罗伦萨的卡斯

① 《法兰西内战》第2版。——编者注

② 《双周评论》。——编者注

特拉佐寄两份我们的宣言，并请他在信中转寄给您一份。我将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和他经常通信¹⁷⁷。您应当原谅我没有及早给他写信，但是除了意大利之外，我还必需同西班牙和比利时通信……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社会》
杂志 1954年第4期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
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3卷第240—241页)

威·李卜克内西致弗·恩格斯(摘录)

伦 敦

1871年7月2日于莱比锡

……请快点把译文^①寄来，以便我能够马上多刊登一些并安排当次邮班寄回校样，能否寄来半打英文版宣言。

施梯伯这回是不会被放出来咬我们的……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
国际》194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尤·布莱梅¹⁷⁸致约·菲·贝克尔(摘录)

日 内 瓦

1871年7月2日于马格德堡

我亲爱的贝克尔：

我很久没有机会给你写信了。你知道，我们许多优秀的同志

^① 《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被卷入战争，你知道，在马格德堡由于遭受镇压造成困难，由于战争喧嚣令人惘然，组织活动已处于停顿状态……现在我们的大部分朋友已经回来，大家还是忠贞不渝，所以我们还能寄些会费。随信寄上六个三马克银币，下月当再寄一点。我们的一部分同志被打死了，也就是说，在战场上牺牲了，所以现在只要求寄二十四份《先驱》。不过我们看到，不久就会后继有人。——到那时我会把情况告诉你的。胜利的陶醉很快就会被酒醒的头痛所代替，我相信，我们不久的将来一定会重新发展壮大。亲爱的贝克尔，自从我给你最近一封信以来，世界上发生了多少悲惨的事件啊！公社是在何等的苦难中流了血，失败了！这样播下的种子会发出怎样的幼苗呢？甚至最最爱好和平的人都会得出结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个人认为，如果公社不是那样仁慈行事的话，它就胜利了……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
国际》194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托·奥尔索普致卡·马克思(摘录)

伦 敦

1871年7月4日于兰兹格特^①

……我对鲁克拉夫特一无所知，但是我认为，他对我们是很需要的，因为由于贵族、牧师和资产阶级新的社会影响的加强，我们处境困难。我过去一向高度评价乔治·奥哲尔，现在仍然是这样。不管有什么原因，我对他的辞职深感遗憾。象解放人类这样伟大

^① 日期上面写着地址：佩格韦尔湾。——编者注

事业的目的，特别有助于摆脱一切徘徊动摇和怀疑观望的人们。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是时代的趋势，当寻求最终的目标使无数人联合起来的时候，道路上的分歧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宣言写得非常好。我听到的唯一意见是关于它的篇幅。有人说，不妨把篇幅压缩一点。我又重新把宣言读了一遍，但是并没有感到冗长累赘。宣言写得详尽透彻并具有洞察一切的特点。然而，如果能散发它的内容节要或概述，甚至是一便士一本，那也是为解放人类的伟大事业服务的。有思想的读者总是想把宣言全部读完的。

类似《派尔-麦尔》上那位作者的一些人喜欢一知半解的新学说。但是当这种新学说被诚实而忠实的人们所掌握的时候，却指责他们过激。但是一切事物都有它自己的用处——这样的人打开大门，而真正的人将登堂入室。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386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接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托·斯密斯¹⁷⁹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7月4日于诺定昂^①

阁下：

谢谢您，我非常满意地读了国际协会的宣言。现在我寄给您

① 日期上面是地址：诺定昂市甘布尔街34号。——编者注

登载在今天《诺定昂快报》上的第二封信。这封信发挥了社会革命
的同一思想。同时也寄给您我在法国内战期间写的投寄给该报的
两封信。这两封信都很简短,现在已没有多大意义了,不过您可以
读一读。如果您把这两封短信还给我的话,我将十分感谢,因为这
是我仅有的一份。

忠实于您的 托马斯·斯密斯

伦敦,致卡尔·马克思先生

第一次发表于《苏联
共产党历史问题》杂
志 1971 年第 5 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威·李卜克内西致弗·恩格斯

伦 敦

1871 年 7 月 6 日于莱比锡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施土姆普弗来信:他不知道你的地址,以为你仍在曼彻
斯特。

今天早上(星期四)收到了一份英文版的宣言。我还需要整整
一打。

向你和大家问好。

你的 威·李·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
国际》1942 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约·罗兹瓦多夫斯基¹⁸⁰致卡·马克思

537

伦 敦

1871年7月7日于伦敦^①

博士先生:

巴黎的女士现住在巴提诺尔区特律福街14号,暗号是:“您有
没有月季花?”

回答:“有,先生。”

伦敦的女士星期一以前离开。——我有点刺伤了她的自尊心,因为我对她的勇敢精神流露了稍许的怀疑。然而,她会把你希望带去的東西都带去,并且将按约定行事。(这点我可担保)

巴黎的女士将于本月8日或15日调换住宅,就是说,需要等她寄来新地址。

博士先生,请接受我的敬意

罗兹瓦多夫斯基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
国际》194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欧·杜邦致弗·恩格斯

伦 敦

1871年7月7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恩格斯:

宣传进行得很好,但我还需要几百份宣言。^② 请把您所有的宣

① 信的下面是地址:伊斯林顿区艾塞克斯路柏金顿街9号。——编者注

② 《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言尽快地寄给我。我刚一发出广告，几乎所有的书报商都同意以通常的条件销售宣言。我与工人区建立了联系，并且在邻近的作坊里已经销售了数量可观的宣言。效果十分令人满意。上星期四我出席了工联理事会会议，本周我还要去参加此会议，其结果我将写信告知您或马克思。

我没有时间把这一切更详尽地告诉您，因为我还要到机械工人那里去宣传。

热情地握您和所有朋友的手，不要忘掉我们亲爱的奥古斯特·赛拉叶。

欧仁·杜邦

急切地等待寄来宣言。

载于《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
杂志 1971 年第 5 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538

欧·杜邦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 年 7 月 7 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把我谈起过的那个公民的几封信给您附上。从最近的信件中您可以看出，我使他了解到我们协会所需要的通讯员是真正的人，而不是空谈家。

我在等待您的答复，以便把委托书寄给他。

上星期四我出席了工联理事会的会议。伍德和主席尼科尔森都生病了，因此关于签名捐款的事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两次写信

给伍德,但是他都没有给我回信。我发出了认捐签名单,希望能得到一些人的捐助。

您的 欧仁·杜邦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21, ед. хр. 81/23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弗·阿·左尔格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7月8日于霍布根

尊敬的马克思先生:

收到了十一份总委员会关于公社的宣言,但是这几份甚至还不够分发给各个支部。请您赶快再寄来或吩咐人寄来至少二十份,以便尽可能满足最急切的需要。是否可以劳驾您把它们的价格告诉我,以便我能尽快地把这笔款项寄出?

上星期日,这里的各个支部联合举行了人数众多的集会来纪念六月战斗和公社。

最近就会把报告寄上。

忠实于您的 弗·阿·左尔格

藏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
国际》194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接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弗·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摘录)

莱比锡

1871年7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现寄上第三节的末尾^①。第四节将过两三天,无论如何在本周末前寄去。校样将于今天或明天退还……

你要求我们在这里创办报纸的那种命令口气,很使我们感到可笑。看来,你把伦敦当成克里米乔,以为在这里不经几番周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创办《公民和农民之友报》。你应当知道,伦敦比克里米乔大多少倍,在这里创办报纸就要困难多少倍,为此所需的经费就要多多少倍。如果你能提供约一万英镑给我们使用,我们就能为你效劳。

Ad vocem〔关于〕奥哲尔,你忘记了,这个人是由代表大会选出来的,没有重大理由不可能把他开除出去。从你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论中,可以看出,你现在完全不知道这里的情况;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报纸对于工人党内部发生的事情都保持绝对的沉默。

我们现在和《派尔-麦尔新闻》彻底断绝了关系。

我的妻子^②和马克思一家衷心问候你和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卷(6)1932年版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246—247页)

① 指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德译本。——编者注

②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卡·马克思致莱·比果

巴 黎

1871年7月11日于伦敦

阁下：

我声明，被硬说成是我写的并在里面似乎谈到阿西先生的那封信，也象一切被法国报纸硬说成是我写的信一样，是伪造的。

除了仅有的一次以外，我从未私下地或是公开地与阿西先生有过交往。三月十八日革命之后过了几天，伦敦的报纸公开了一封电报，按照这封电报，这次革命似乎是由我和好象到伦敦来与我串通的布朗基和阿西先生阴谋发动的。我当时就在《泰晤士报》上发表声明说，所有这一切是法国警察机关炮制的荒谬谣言。^① 540

谨致

敬礼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247—248页)

① 见本书第86—87页。——编者注

弗·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摘录)

那不勒斯

1871年7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相信，您已经收到我7月3日寄往巴累塔的信。我在寄出这封信以后，过了一天收到您6月28日的来信，高兴地得知，您已经收到宣言^①，宣言正在译成意大利文并将用意大利文出版。至于俄译本，那末，请通过一切办法催促您的熟人尽快完成；完成和印刷得越快越好。德译本和荷兰文译本即将脱稿，西班牙文译本正在马德里刊印，法译本将在日内瓦，或许还将在布鲁塞尔刊印。这样，尽管大陆各国政府进行种种迫害，可以满意地指出，我们的协会在国际范围内发表自己文件的可能性，比任何欧洲政府的官方刊物还要大。

当接到您的信的时候，我准备寄往佛罗伦萨的信还没有发出，而考虑到局势，我想，最好不直接往这个城市寄信。装有印刷文件，从伦敦寄给佛罗伦萨鞋匠^②的信，由于他在声援公社的宣言上
541 签了名，自然会引起怀疑，而同样一封寄给那不勒斯法学博士^③的信就可以作为一种普通信件寄到。因此，我随这封信附上：

- (1) 1864年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
- (2) 代表大会批准的条例。
- (3) 1866年代表大会决议和1868年代表大会决议。
- (4) 总委员会关于战争的两篇宣言。

① 《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② 皮契尼，见本书第395页。——编者注

③ 卡菲埃罗。——编者注

(5) 《法兰西内战》宣言第二版。

(6) 总委员会关于华施贝恩先生的宣言^①三份。

劳驾请尽可能把其中的某些文件寄往佛罗伦萨，其余的留下自用。我们的书记^②在您和他分别之前给了您哪些文件，我不清楚。如果某些文件或者所有这些文件，您需要更多的份数，请告诉我，只要我们一得到这些文件，我就给您寄去。无论如何，我们佛罗伦萨的朋友们不管问到什么有关协会现状的情况，您现在已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说明了。在这些迫害还没有结束之前，我现在只通过您和他们通信也许是适宜的，因为我不希望超过必要的范围使任何一个人的声誉受到影响。当他们的协会没有恢复的时候，他们可以立即建立由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六至十二人组成的我们协会的支部，给我们写一封信证明他们联合的事实，并委任一位书记，那时我就和他开始通信……

我们这里现在有一些意大利流亡者，他们曾经在巴黎为公社而战斗，目前得到我们流亡者基金的救济。

敬礼和兄弟情谊。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社会》杂志
1951年第4期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
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33卷第250—254页)

① 见本书第45—49页。——编者注

② 卓瓦基尼。——编者注

孔·马丁¹⁸¹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7月20日子伦敦

公民：

遵照您的指示，我们决定，例会将于7月23日星期日下午三点在牛津街纽曼街83号鲁塞耳博士家举行。

我们希望您务必光临会议。

敬礼和平等

孔斯坦·马丁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21, ед. хр. 81/25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卡·马克思致欧·奥斯渥特

伦 敦

1871年7月21日子伦敦

亲爱的奥斯渥特：

我不得不又麻烦您，请您办一个由法国领事馆签证的护照（最后一个护照已在巴黎）。您的帮助已经救了六个人，如此崇高

的事情是对您劳累的最好奖赏。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64年
莫斯科第2版第33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
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3卷第255页)

约·菲·贝克尔致弗·阿·左尔格

纽 约

1871年7月21日于日内瓦

我亲爱的左尔格:

亲爱的朋友,我许久没有给你写信了,请不要感到奇怪,因为,自从我们通信中断以来,压到我们身上的工作多得难以胜任,而且最要紧的事情又落到我这个老头子的双肩。如果说由于战争我们这里已比别处更广泛地卷入斗争(而且既要同一方,又要同另一方进行斗争),那末继巴黎三月革命之后,这种斗争就更异乎寻常了。曾经要使法国南部举行起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已尽了一切,凡是能做的都做了,该牺牲的也已牺牲了。为了这件事我多次奔波。可惜,一切都徒劳了,不管怎么讲,到目前为止是这样。为什么?到一定时候,再晚一些,我会把这件事详细地告诉你,因为公开讲这件事的时间还未到。这为我们一切革命的秘密刊物和革命的地下活动又增添了整套文献资料。公社失败以后,为了尽量拯救那些遭受追捕的战败者又需要作出新的努力,新的牺牲和新的冒险。这些“强盗”是在何等悲惨的境遇中来到这里的啊!其中有些人拖儿带女,甚至有的人是怀抱婴儿来到这里的。我们这些

贫困的工人又面临着一项任务——帮助这些极端不幸的人们。但还远不止这些，现在又产生了新的、十分复杂的情况：我们在完成这项困难的任务时本来就得不到任何方面的支援，而如今避难权也没有保障了，以致使我们失去了公开呼吁援助的可能性；况且，由于欧洲工人极端贫困，就是这种呼吁，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好效果。

凡尔赛政府又控告公社战士犯有“刑事罪”，并且根据同瑞士签订的条约要求引渡。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现在采取一种含糊敷衍的态度。已经进行了两次逮捕，还有很多根据使人担心引渡。因之，乘现在还来得及，应当在这里把他们就地隐蔽起来，或者把这些用如此沉重的代价拯救出来的人们打发上一条新路，这次送到英国去。遣送，就要付出路费；隐蔽，则需要供养这些没有工作机会的人。到哪里去拿经费呢？这些组织的财务处不仅分文没有，而且到处欠债。我们很多人都负债累累，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借贷了——就拿我做例子吧，连买烟丝的两苏钱都没有。与此同时又要在瑞士全国各地组织反对政府行为的示威游行和要求保障避难权的民众集会，这就又要精力、时间和金钱。哎！我常常想，到月球上去该多好啊！

此外，还有圣加伦的上浆工人罢工，它引起了我们的特殊兴趣，因为他们为国际在瑞士东部的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所以尽管处境困难，我们还是募集了大约一千三百法郎。这使我自己也惊
544 奇不已。上星期六和星期天为了给圣加伦的罢工者组织募捐，我和几个朋友到洛桑去了一趟，在第一次集会上我们就募集了一百法郎^①。

从上面讲的全部情况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想象得出来，我是怎样忙得团团转，简直应付不过来。如果没有家庭牵挂的苦恼，这还算不了什么。巴伐利亚有句谚语说：“就是这样，你还是得迈着

^① 见本书第 526—527 页费致约·菲·贝克尔的信。——编者注

美丽的步子，好好跳舞。”

下星期有一位党的同志，名叫海尔曼的，将要到纽约去，我请他给你带去一包我们的出版物。诚然，他是一个不太聪明的人，但却是一个好党员，应当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根据这些出版物你可部分地确信，最近几个月我们是做了些事情的。

如果目前在美国开展普遍宣传和为我们的中心财务处募集资金作为救济(公社流亡者)的基金和革命宣传的物质支援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如果我们在三、四月份能有更多一点钱的话，我们就会发动起法国整个南部，这样就会拯救巴黎公社。在伦敦，很遗憾，仅仅是进行了抗议和声援。

你不妨为我给《先驱》写篇通讯。

我们的孩子，律西安和约翰看来很不走运，忽而生病，忽而失业。越来越困难。

请代向他们及你的全家，向我们已故朋友康姆的全家，向我们所有的人，向施塔克及其全家问好。

忠实于你的 约翰·菲力浦

第一次发表于《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1906年新图加特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译的

约·菲·贝克尔致弗·列斯纳(摘录)

伦 敦

1871年7月23日于日内瓦

……战争和三月革命极大地消耗了我们的物质财富，因为它

545 与我们休戚相关,为了它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工作,所作出的牺牲和冒险比我们能公诸于众的要多得多。再加上开始是从法国南部,而后又从巴黎涌来无数的完全丧失生活资料的流亡者。除此以外,又发生了圣加伦罢工。这次罢工开始了瑞士东部的国际运动,因此更具有重大的意义……

至于谈到总委员会关于内战的宣言,我们感到为难。出版单行本没有钞票,刊登在《先驱》和《平等报》上它又太长,而且把它登完需要半年时间。但是我们还是决定在这些刊物上开始发表,以便这个历史性文件能在我们国际同志手中保存下来。¹⁸²我希望能 在莱比锡出版小册子……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
国际》194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接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昂·培列致海·荣克

伦 敦

1871年7月23日于日内瓦

亲阅。

我亲爱的朋友荣克:

请劳驾把我们的请求告知总委员会并尽可能使我们能快点得到答复。女公民爱利莎^①告诉我,您给她写信说,我不久将收到一件东西,我一直在等它,——既是为了联合会委员会,又是为了我自己。近来您有点把我忘了。我知道,您有很多工作,有时过份疲

① 伊·托马诺夫斯卡娅。——编者注

劳,但是我能偶尔收到你的信,哪怕是几行字,也是高兴的。

我在最近的一封信里,曾答应告诉您关于巴黎公社抵抗凡尔赛期间我们所做工作的某些详情。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讨论了这些事件和支援巴黎在外省活动的方法。我们决定组织一个秘密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有:贝克尔、吴亭、特鲁索夫、杜瓦尔、一个联合会委员会成员和我。我们给法国的一些朋友写了信;此外,我们通过圣太田、马赛和里昂流亡到日内瓦的法国公民,从里昂请来一位诚实的公民,这是个绝对可靠的人。我们把打算告诉他,他也赞同我们的计划。我们起草了一份呼吁书,并在全省散发。这份呼吁书仿佛是由里昂某个中央委员会发出的。我们与法国的各种革命团体建立了频繁的通信联系。随信给你附上我们行动委员会发出的各种文件。我们的一位朋友杜瓦尔,启程去里昂,另一位朋友去马赛和其他城市为起义作准备。我们的通告和告示在各个大城市大量散发。我们规定了一项任务:不管何处,只要有坚定果敢的人们就帮助建立行动委员会。为了取得成功我们从不吝惜时间和金钱。我们的会议经常开到深夜。这一切都使我们认为有可能发动外省的几个主要城市。恰好当时公民阿尔屠斯来了,他是日内瓦人,是公社派往外省和国外的代表。格鲁赛按照规定授给了他全权;我们向他汇报了工作。他返回巴黎并向公社报告了我们的计划和我们组织的委员会。他把授予我们行动完全自由的全权证书带给了我们,我们的通告得到了批准。由于巴黎被围,在里昂起义之前,日内瓦成了外省的革命中心。正如你从报上了解到的,在里昂的起义失败了。这些人完全缺少毅力,又没有革命精神。这些可怜虫(法国人)都是些鳖脚的秘密活动者。他们象小孩子一样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再者,在这次里昂起义中(这次起义本应成为外省起义的开端)巴枯宁的朋友及其一伙把事情败坏了,并弄得威信扫地:他们竟然想出不经过我们就向里昂寄公告,结果一部分公告

被沒收了，另一部分公告上提到几个人的名字，未经里昂行动委员会的同意就张贴在里昂的大街小巷。一件组织得很好的事情就这样弄坏了。我们的代表杜瓦尔（他曾参加过里昂的战斗）对我们讲，这些人由于愚蠢和轻率使那里的事业受到了损失。阿尔伯·里沙尔在里昂毫无作为。他在工人群众中名声很坏。简言之，尽管我们的愿望很好，但由于我们缺乏毅力，以致在外省遭受了挫折；外省的局势使巴黎遭到镇压。在这期间，我们本来是有可能援救巴黎的。我们有志愿人员，随时准备踏上征途，甚至配备了相当称职的军官，如果行动起来，他们完全可以指挥营队。可是，公社由于有人叛变和缺乏支援而被压垮了。我们后来继续活动，但已经是为了拯救我们那些幸免于屠杀的巴黎朋友了。我们派了一位同志到巴黎去，并带去一些瑞士护照。公社的许多流亡者已经到了日内瓦，另外一些人很快就会来的。马隆、龙格和其他一些同志还隐蔽在巴黎，我们在等着他们。德雷尔和梅吉现在伦敦，您会见到他们的；他们曾在我们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弗兰克尔还在日内瓦。我们亲爱的爱利莎正处于被捕的威胁中，但我们在保护她。我们希望在日内瓦和瑞士活动起来。

您看，亲爱的朋友，为了事业我们做了多少工作！我盼望能在最近得到您的消息。

兄弟般地握您的手。

您的朋友 昂·培列

所有的朋友都向您问好。请告诉我，吉约姆及其同伙对我们提出了什么样的指责，究竟指责谁。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
国际》194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接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卡·马克思致欧·奥斯渥特

伦 敦

1871年7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斯渥特：

我尽可能地向您介绍一下我的朋友约瑟夫·罗兹瓦多夫斯基。他曾经是符卢勃列夫斯基将军的参谋长。这是个出色的年轻人，但是 sans le sou [一文不名]，他想先教法语课。等到他掌握了英语，就可以为他找个工程师的职位。

他的住址是：伊斯林顿区艾塞克斯路帕金顿街9号。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256页)

威·艾希霍夫¹⁸³致卡·马克思(摘录)

648

伦 敦

1871年7月24日于柏林

……感谢您寄来了印刷品^①。作为流血悲剧的严重性的对照，对“乡绅会议”评述得好极了。在我们从法国得到那些消息以

^① 指《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后，尽管凡尔赛采取了种种手段，而多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目前的沉寂是不会久长的。这里一切照旧。有时掀起风潮，而这种风潮总是变成民众“Panis et circenses”^①的普遍呼喊声。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419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欧·杜邦致弗·恩格斯(摘录)

伦 敦

1871年7月2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恩格斯：

我本应于星期天就给您写信。但是，由于没有收到工联理事会的回答，我才等到今天。可还是毫无音信。但是为了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加明确的观点，我尽可能做了一切。我两次出席了他们的会议，请求听取我的意见。在所有的会议上他们只是谈论争取九小时工作日的斗争。看到这种情况，我以总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写了一封信。看来，他们已经通过了一个决定。星期天我到财务委员那里去了一次，他很惊奇，书记还未给我写信。我去找书记，只碰到他的夫人在家，我请她转告我在等他的答复，以便向总委员会报告。现在已是星期三了，可还是没有任何回音，……

宣言销售工作进行得很差，需要亲自进行宣传，我正在这样做。但偏巧我没有时间。在这件工作上尽我的可能去做。如果我

^① 我们要面包和娱乐。——编者注

不是整天忙忙碌碌，我担保能完成任务。我们将努力为公社流亡者募捐，但是否能成功，还是个问题。请把所有在伦敦的人的职业列一清单给我。或许，我们能把其中一些人安置在这里。我正在为赛拉叶介绍给我的那些人奔走。我已写信给在美国的法国人支部，请求他们救济流亡者……

欧仁·杜邦

请向总委员会委员和公社流亡者转达我的问候。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кр. 242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汉 诺 威

1871年7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劳驾请立即把附上的便条送给李卜克内西。

你的沉默使我非常惊奇。我不能想象，装有印刷品的各种邮包你竟没有收到。

另一方面，如果你想按照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老办法来惩罚我的沉默，那是很愚蠢的。亲爱的，请你注意，即使一天有四十八小时，我仍然是几个月也做不完我每天的工作。

国际的工作很多，加之伦敦挤满了流亡者，我们应当给以关怀。此外，各种各样的人，如新闻记者和其他人士都包围着我，要

亲眼看看这个“怪物”。

直到现在人们都认为，罗马帝国时代之所以可能创造基督教神话，仅仅是由于还没有发明印刷术。恰恰相反。顷刻之间就可以把自己的发明传遍全世界的报刊和电讯，在一天当中所制造的神话(而资产阶级蠢驴还相信和传播它)，比以前一个世纪之内所能制造的还要多。

我的女儿们已经在比利牛斯山区几个月了。小燕妮患胸膜炎还没有完全好，但根据她的来信，在显著好转。

550 非常感谢你寄来德国的材料。我希望你、你亲爱的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①十分健康，并请转达衷心的问候。

又及：你也许会感到惊讶，我在给《派尔-麦尔》的信中暗示要决斗^②。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不这样使编辑^③有个借口说出一些廉价的俏皮话，他就会干脆拒绝刊载这一切。在这里他上了圈套，恰恰做了正是我所需要的事情：他逐字逐句地转载了宣言^④中对茹尔·法夫尔及其同伙的指责。

祝好。

你的 卡·马·

第一次摘要发表于《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25期，斯图加特，1901—1902年；全文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1928年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257—258页)

①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致〈派尔-麦尔新闻〉编辑格林伍德》。——编者注

③ 格林伍德。——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卡·马克思致尼·伊·吴亭(摘录)

日内瓦

[草稿]

1871年7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星期二^①总委员会决定,今年(鉴于特殊情况)将不召开代表大会,但是将象1865年那样在伦敦召开秘密代表会议。将建议各支部选派自己的代表,关于召开这次代表会议的事,不要在报纸上公布。会议将是秘密的。代表会议所要讨论的不是理论问题,而仅仅是组织问题。会上还要研究某些国家各支部之间的分歧。代表会议将于9月17日(9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在伦敦开幕。荣克将把这些决定通知贝克尔和培列……

《平等报》经常不按时寄来。

551

如果您收到这封信后告诉我一声,我将非常感激。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马·

又及:我没有以俄国书记的身份在总委员会宣言上签名,为的是不影响我们俄国朋友的声誉。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260—261页)

① 1871年7月25日。——编者注

罗·里德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7月27日于北明翰

亲爱的博士：

感谢您，这样快就使我注意到《每日电讯》的简讯。我已给明天（星期五）的报纸及时寄去了如下答复。

“致《每日电讯》出版者。

阁下：

在昨天《电讯》的一则简讯里您断然说，您不认识现在作关于巴黎公社的学术讲演的罗伯特·里德先生。

公众会注意到，尽管您轻易地声言，您，也就是简讯的作者，不认识我，但是您并没有否认我与《每日电讯》的联系。为了回答这种说法，我请您说明一下，我曾受您在巴黎的代理人蒙塔古·希克斯中校的聘请，我手头有他的亲笔文书可以证明这点。在我受聘期间，您报所刊载的有关巴黎新闻的最重要的电讯稿都是我写的。我希望立即公布这封信。

罗伯特·里德敬启

北明翰市莱迪伍德路74号”

《电讯》所做的这种断言是对我社会声誉的诽谤，是企图动摇我讲学者的地位。如果他们不立即发表我的信件，我认为可以到
562 郡法院去控告他们。

有关我对国际的建议^①有没有什么消息？

① 见本书第40、50—91页。——编者注

忠实于您的 罗伯特·里德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426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路·库格曼致卡·马克思(摘录)

伦 敦

1871年7月30日于汉诺威

……事件的进程足以证实你不久前说的话:公社的失败不是法国内部一般社会关系的结果。凡尔赛议会足以证明,资产阶级政党已完全过时了(无论是日耳曼国会,还是奥地利国会都同样如此)。

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那就是你进一步论证的,凡尔赛分子的胜利是中央委员会的“仁慈”所致^①。我把这次胜利的原因首先归结为领导者的缺乏自觉性。——要是认清了伟大的目标,而不只是本能地感觉到它,那就不会惧怕这样或那样恶意的议论了,例如,在那种情况下,惧怕可能会发生国内战争等的议论。所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终归是国内战争的结果。其他的战争则常常是阻碍文明的发展,甚于促进文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间的战争无疑就是这样的。因此如果无产阶级对于现代社会的生理学和病理学问题的无知是他被奴役的原因的话,那末正确而可靠的治疗方法,其必需的先决条件应是理论教育。我知道,在精确的医学(老实讲,到如今还没有这种精确的医学)出现之前,人们满足于凭经验治病并且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只是后来才找到了理论上的解

^① 见本书第464页。——编者注

释，但是，只有在揭开了自然规律的时候，我们才获得了可靠的基础……

553 非常感谢您和参谋部^①给我寄来的文献，特别是几份宣言《法兰西内战》。总委员会的情况究竟怎样？关于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的事情我所知道的并不比《法兰克福报》上所公布的多。我从第二版宣言推断出，这些先生们已经不在总委员会了……184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
国际》194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保·拉法格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8月1日于吕雄

我亲爱的威廉斯：

……您不会相信，当我知道宣言^②至今还未译成法文，而且把这项翻译任务交给了比利时人，我是多么地懊丧。您应当知道，比利时人的法文可以看做是比利时文，但无论如何不是法文。您身边有奥古斯特^③和上千的其他同志，您却不把这个翻译置于您的监督下来进行。怎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要知道是这样，我早就提议由我来翻译了，但是怎么会想到，您会这样失策！如果宣言还未拿去付印，我来译它，几天内可以译完。顺便提一下，您为什么不直接去找黎塞留大街上的巴黎出版者舍伐利埃？他出版过几次国际审判案¹⁸⁵，并争取得到成为协会正式出版人的荣誉。无疑

① 弗·恩格斯。——编者注

② 《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③ 赛拉叶。——编者注

地，他会出版这个法文版，要是这样，法文版会象滚热的煎包子一样，马上被一抢而空。如果他怕触犯政府而不愿接受，那就去找国际图书出版社的拉克鲁瓦。因为他们在布鲁塞尔有个分社，也有一定的影响，他们大概不会害怕。请赶快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去商谈这件事吧！而我自荐来进行翻译。为了便于您进行修改，我每译好一部分，就把译稿寄给您。

如果您在法文版或英文新版的附注中援引那封致苏桑的饶有趣味的信(这封信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而又是非常宝贵的)^①，那就好极了。

现在有个问题，您应当设法阐明一下。看来，由于割让土地标上分界，法国东部很大一部分制铁工厂将归属德国。留在法国的那些工厂对此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他们没有了竞争者，尤其是那些割归德国的工厂设备较好，竞争力较强。正如您所知道的，梯也尔是东部工厂的所有者；应当弄清楚，他们会不会因为这个协定而捞到其他利益。您知道，他就是由于顾及自己工厂的利益，才成为关税保护主义者^②。可以在法国揭穿这个事实。正统派和波拿巴派报纸与他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因此，关于这件事也许应当给他们一些暗示。

同时您可设法把乌尔卡尔特的作品介绍给法国；波拿巴派的报纸，无疑很快会利用这点并使法国救世主梯也尔还其本来的面目。应当把对法夫尔的无情攻击转向梯也尔；我想，法夫尔将被迫放弃部长职位(他爱这个职位胜于上帝和圣灵)以后，这是很容易办到的。

我还没有机会跟您谈谈宣言，但是应当告诉您，这是我读过的您所写的全部作品中最好的一篇。您使广大人民群众作出了反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37页。

② 原稿上的这两句话有马克思用铅笔标出的符号。——编者注

应。英国报界——甚至布莱德洛、候里欧克和马志尼——在这方面曾对您过分地颂扬过。因此我就不再赞扬您了。但是另一方面，我应当向您承认，您给《派尔-麦尔》的信的最后一句话远没有使我们得到上述的这种印象。我不打算向您说出这句话使我们产生的全部想法——这可能使您生气。

感谢您盛情地邀请，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将如何决定。

请您设法把雅克拉尔及其妻子^①的消息告诉我们。

555

向罗沙、奥古斯特、瓦扬（他母亲该感到十分幸福）、恩格斯，总之，向所有在那里的朋友问好。但是不要忘了对威廉斯夫人和艾伦提起我。

握您的手 图尔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
国际》194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威·李卜克内西致弗·恩格斯(摘录)

伦 敦

1871年8月5日星期六于莱比锡

亲爱的恩格斯：

我焦急不安地等待校样^②。美国已来订单需要五百份，我必须在星期一把它们印出来，即使你审查过的校样赶不上这个期限也只好付印了。

从不久前收到的刊有总委员会会议报道的小报^③上，我满意

① 雅克拉尔的妻子是安·瓦·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编者注

② 《法兰西内战》的德文译稿。——编者注

③ 《东邮报》。——编者注

地看到,虽然伦敦不同于克里米乔,但是还是有人认为出版英国工人报纸是能够办到的。不过,不要开玩笑了。我希望在我们会面时详细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正好准备将符特克关于文字史的书译成英文,但由于书面商谈毫无成果,所以我想秋天亲自去伦敦一趟。或许能够办成这件事,从而挣得一百英镑。我可能于9月中到伦敦。倍倍尔打算陪同我一起去。他在这里的企业(生产角质门窗把手和其他产品)已经到了半倒闭的地步,因而他要寻找国外市场。去年波克罕给我写信说,按他的意见,在英国是能够有点办法的。因为倍倍尔不懂英文,所以他希望趁机和我一起去。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获得许可证。可恶的诉讼案在12月之前是不会进行的,况且我们曾经坚决保证过在这个时间之前不离开莱比锡专区。不过,这是一次事务性的旅行,因此我期望能获得许可证。当然,你们应留意不要有任何表示和不要做任何惹人注目的事。 556

请立即转交附信。向你和马克思问好。

你的 威·李·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448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弗·阿·左尔格致国际总委员会(摘录)

伦 敦

1871年8月6日于纽约

我们所有支部都十分满意地欢迎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总共收到宣言第一版十一份和第二版四份。在7月2日的全

体会议上曾经宣读了一部分。后来又译成德文，在第一和第六支部联席会议上宣读了全文。宣言的大部分章节已发表在《世界报》和《爱尔兰人民报》上。纽约的周刊（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已经全文刊载，而《工人辩护士报》（在芝加哥）刚刚开始刊登。当我们一开始只收到十一份宣言时，颇感不快而又惊奇，因为这几份就是一个支部发一份也是不够的，更谈不上合理地分配给最有影响的工人团体和供给报刊了……

为纪念 1848 年六月起义和 1871 年巴黎公社，7 月 2 日星期日我们举行了人数众多、热情洋溢的当地各支部全体会议。许多人用德语、英语和法语发表了演说；会上群情十分激昂^①。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1942 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欧·杜邦致卡·马克思(摘录)

伦 敦

1871 年 8 月 6 日于曼彻斯特^②

亲爱的马克思：

我有很多消息要告诉您，但不知从何谈起……

557

2. 流亡者资金：由于毫无指望和考虑到上述工联理事会的决定，我想出一个办法，到目前為止还是颇有成效的。我要我们同志中一位名叫瓦尔凯的（不要把他与爱尔兰人瓦尔特混淆起来，当我第一次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就跟您谈到过他）向《雷诺》写了一封信，被登在第一版上。这封信尽管遭到《雷诺》的巴

^① 见本书第 427 页。——编者注

^② 自期下面是地址：奇塔姆小山卡那封街。——编者注

夏^①的审阅和删改,还是开始发生了作用。只待我们去收获成果。我按照每周一便士的办法已募集到三先令的款项,签名捐助者承担捐助这个金额的义务,一直到流亡者的境遇彻底改善为止。一位签名捐助者将代表一便士认捐人写信给瓦尔凯,请求把募集的款项送到《雷诺》编辑部;然后,上面讲到的瓦尔凯将写信给《雷诺》编辑部,在告知已寄给他的信件和捐款总数的同时,请求宣布应把筹集的款项转寄到海-霍耳博恩街 256 号总委员会收。如果您在伦敦,从您那方面也写几封信给《雷诺》编辑部,附去募集的便士,那末我想,事情会顺利进行;如果您对此计划有什么修改意见,就请立即写信告诉我。

昨天瓦尔凯收到博尔顿市一位公民寄来的信。该公民在信中说,他在读了瓦尔凯给《雷诺》的信以后,满心情愿地准备以共和主义俱乐部书记的身份为公社流亡者竭力效劳。他也问到加入我们协会的手续。瓦尔凯已经给他复信了……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450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弗·波尔特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 年 8 月 7 日于纽约^②

卡尔·马克思博士先生:

根据从瑞士传到这里的部分消息来看,很多公社战士在那里

① 古代土耳其、埃及高级军事及行政长官的称号。——译者

② 日期前面是地址:纽约市福赛思大街 16 号。——编者注

的生活条件极端困难(甚至是在赤贫状态中?)。

668 鉴于这里的日刊对于公社及其流亡者完全保持沉默,所以我根据本支部(第一支部)的委托,冒昧地向总委员会提出一个建议——总委员会是否可以号召各支部尽可能援助流亡在国外过着困苦生活的公社战士。同时我认为可以对您说,第一支部今天已向日内瓦寄去二十五美元,这个支部已建议其他支部也要有所捐助;但是从您那方面呼吁可能会更加有效。

请您把上述建议提交总委员会。

仍尊敬您的 弗·波尔特
第一支部通讯书记

第一次发表于《近代和现代史》杂志 1971 年第 1 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译的

弗·阿·左尔格致卡·马克思(摘录)

伦 敦

1871 年 8 月 8 日于霍布根

……您 7 月 26 日的来信刚刚收到。我将立即召开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下星期将寄上会议报告。

最近第一支部将寄上一份致总委员会的呼吁书,建议发表一项关于救济公社流亡者的宣言^①。今天我已向日内瓦寄去一百五十法郎。

昨天收到了第二版《内战》宣言五十份。

忠实于您的
弗·阿·左尔格

^① 见本书第 57 页。——编者注

党内的亲密同志出发来美国之前,请把我的家庭住址给他们:
纽约附近霍布根镇华盛顿大街 115 号。

第一次发表于《近代和现代
史》杂志 1971 年第 1 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弗·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摘录)

559

巴 黎

1871 年 8 月 9 日于伦敦

……您能不能设法替我订阅从 8 月 7 日或者甚至 8 月 1 日起的《审判通报》? 我们需要最精确的凡尔赛审判案材料全文, 供我们作历史研究用, 我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报纸象这家报纸那样刊登如此完整的报道。同时我也不知道, 我在这里怎样弄到它, 而时机不能丧失, 因为往后可能得不到最有意思的几期。如果您能办到这件事, 我们将很感激。您所化的钱, 我们以后偿还。

现在谈谈另一件事。为了研究与巴黎两次被围有关的军事事件, 我需要一张目前最好的巴黎市区和郊区地图, 尽可能要标明讷伊区街道以及其他发生过战斗的小居民点名称的。我曾想在这里弄到这种地图, 但没有结果。也许您能告诉我这类详细地图的名称和出版者的姓氏, 这样, 我将容易弄到它……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32 年第 1 版
第 26 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 年
莫斯科第 2 版第 33 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3 卷第 276 页)

弗·莫拉致弗·恩格斯(摘录)

伦 敦

1871年8月12日于里斯本

……你的西班牙文写得很好；有几个无关紧要的句法错误，但我认为你可以用这种语言写报道。此外，这对你来说将是一种练习，而对我们来说，在没有人从事翻译的情况下，就毋需进行翻译了。

你寄来了关于巴黎，关于这个英雄城市中知名朋友的消息，使我十分高兴。虽然当获悉这些杀人成性的刽子手对我们的成千上万个不幸兄弟所干的卑鄙勾当时，叫人愤怒得浑身发抖。

请代我向赛拉叶同志祝贺，祝贺他幸运地逃脱凡尔赛“共和派”的毒手！

顺便谈谈共和派：在西班牙这个党正在发生变化，或者确切点说，正在解体，在这过程中我们国际起着积极作用。有两件事对此产生了影响：巴黎的革命和鲁伊斯-索里利亚^①的上台执政。在公社宣告成立的时候，整个联邦党站在公社一边，以为这是一次普通的政治革命；报刊和西班牙国会里的共和派发言人象我们这儿所说的那样，“以警作盾、挥舞长剑”来保卫它。当这个伟大城市发生悲剧以后，在西班牙人数众多的“秩序之友”发起攻击的影响下，这些报刊和这些议员竟没有讲过一句话来维护他们头几天还颂扬为英雄的那些人。但是，这个人数众多的政党的激进派（由劳动人民组成）看到了一线光明，已为保卫国际阔步前进，虽然国际已被人怀疑。此后，随着索里利亚领导的进步党上台，共和党里的“正人君

^① 鲁伊斯-索里利亚于1871年1月4日任西班牙首相。——编者注

子”就暴露了他们的真面目。这些“君子们”能够上台,仅仅是因为他们抛弃了激进思想和来了个九十度向右转;他们装出一副可怜相并忏悔自己发表了宣言。这个党的领导者说,西班牙建立共和国的条件还没有成熟,还必须等待。

……宣言《法兰西内战》的作者是谁?

我们搬了家,现住在里斯本市洛哈区圣胡利亚奥街 91 号。

敬礼和社会解放。

你的 莫拉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
国际》1942 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是接手稿的照相复制品译的

托·斯密斯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 年 8 月 13 日于诺定昂^①

阁下:

我以豪恩兹格特 15 号托·斯密斯之名,往哈佛斯托克小山邮局给您汇去一英镑七先令,是给流亡的公社战士的。请寄给我一张数额为二英镑的单独的收据,因为我想把它张贴在大多数捐款者经常去的地方。

如果您给我寄来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纲领以及您所拥有的任何情报,我将非常感激。

忠实于您的 托马斯·斯密斯

第一次发表于《近代与现代
史》杂志 1971 年第 1 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① 日期前面有地址:甘布尔街 34 号。——编者注

埃·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
致卡·马克思(摘录)

伦 敦

1871年8月13日于布鲁塞尔
星期日晚上

敬爱的导师：

今天早晨我寄给您一份报纸，报上登载的材料可能使您感兴趣。现在利用空余时间写几行回答您8月11日的来信。

比果寄来的欠资信、印刷品、电报、保价信忙得我透不过气来。可是今天没有收到从凡尔赛来的任何东西，因此，我开始希望——他也许已经明白，什么事也做不成。他要求寄回所有的手稿。请您相信，所有这些东西不值十个法郎，而寄回去倒要我花费这个代价。其实比果寄来的报道完全没有任何值得特别注意的东西，我明显地感到，比果的主要目的是想办法出出名。至于阿西，依我看，他是值得称赞的，而现在我们倒要看看，他能否保持那样镇静和那种高尚品格。

您写到关于皮阿留在伦敦那一点，我认为不可置信，这和斯皮特霍恩留在巴黎是一个样的。

您在信上告诉我，阿夫里阿耳打算离开伦敦去阿姆斯特丹——这合适吗？至于我，我是不会建议让任何“危险分子”来比利时的。人们暂时还认为装作看不见是可以的，但您可以相信，这不会持续太久——至少在我们国家里是这样。

鲁耳埃及其一伙的国家政变没有使我感到惊奇，¹⁸⁶但使我吃

惊的是，这件事却使您感到惊奇。对于这些奸诈的人，您怎么可能，即使是片刻，产生这样错误的见解。请您问问荣克，我预先向他提醒过关于将要发生的事。总之，您摆脱了这些败类——这更加好。有关流亡者的要求，您打算怎么办呢，他们也应当设法证明一下，他们没有完全忘记总委员会委员的慷慨援助，假如没有这些援助，他们到了伦敦就会饿死的。您，一个哲学家，怎么对这一点感到惊讶，因为您知道得比我清楚，获得忘恩负义的最好方法是行善。

我不会提议埃尔曼作为全权代表参加代表会议：他现在不享有特别的声望，因为他为流亡者向各支部吁请经济援助，而照安斯
的看法，这种做法就是一种扰乱，会直接导致取消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21, ед. хр. 164/2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卡·马克思致海·荣克

伦 敦

1871年8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请告诉勒穆修（他应当自称孔斯坦），带着附去的名片去找红狮子广场2号罗森塔尔先生。他应说明，是欧根·奥斯涅特先生让他去的。

罗森塔尔是法籍犹太人，他也许会让勒穆修在他那里担任雕版师。当然，勒穆修最好根本不谈他是流亡者。

有两个罗森塔尔——父亲和儿子。勒穆修应当和他们两人都谈谈。他应当立即去,因为这个职位本星期内就会被占去。

还请您让意大利画家到我家来一趟,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记得在我们的流亡者中见过他。我也许能为他找到工作。

给托马诺夫斯卡娅女士附上几句话。

向荣克夫人问好。

您的 卡·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2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281页)

弗·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①

莱比锡

1871年8月中于伦敦

符卢勃列夫斯基、龙格、巴斯特利卡在这里。

为什么给恶棍伯·贝克尔恢复名誉?为什么让蠢驴戈克肆意散布蠢话?

大名鼎鼎的凯腊特里省长和总检察官德尔佩克突然到了比利牛斯山区巴涅尔-德-吕雄马克思的女儿那里,这使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必须离开法国。拉法格平安地 [……]^② 通过山区到了西班牙。两个宪兵被派到他们的花园里,并在那里一直呆到他

① 手稿开头部分残损。——编者注

② 手稿此处残损。——编者注

们离开为止，但是所有这一切，在他们回来之前，不要公开（除非可能见之于法国报刊）。梯也尔决意要使自己成为令人嘲笑的对象。

你的 弗·恩·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2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283页）

安·达威多夫¹⁸⁷致弗·恩格斯

伦 敦

1871年8月中于伦敦

阁下：

随信附上五英镑的支票，我请您用它来救济那些目前在伦敦非常贫困的巴黎公社战士。

阁下，我仍然忠实于您。

安·达威多夫

载于《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革命的俄国》1967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保·拉法格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8月16日于韦斯卡^①

亲爱的威廉斯:

我读了《西班牙通讯》“世界每日新闻栏”登载的令人震惊的消息，这则消息取自《巴黎报》的出色的竞争者——绝妙的《高卢人报》。消息说：“共和国的检察官在福斯逮捕了国际领袖卡尔·马克思的三个兄弟和他的女婿保尔·拉……”。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写上我的名字。^②

564 关于马克思的三个兄弟的事件您知道得比我清楚，因为当他们被捕时，我在去山区的途中，在那群山的顶峰“呼吸着自由的新鲜空气”——象歌词中所唱的那样。有可能逮捕虚构的马克思的兄弟，显然使不少的人高兴了一阵子；假如果真使他们遭到德勒克吕兹的妹妹以及理由同样令人信服而被捕的其他妇女的命运，将会对他们干出何等精彩的把戏呀！不过，很不幸，他们有英国护照^③；肥肉鲜美，令人垂涎三尺，奈何不得上口。唉，这个梯也尔政府，虽有当代的巴亚尔^④充当他的忠实仆从，但它对待外国人并不怎么样勇敢。诚然，不可能时时处处都勇敢，只要残杀妇女与儿童足够勇敢也就可以了。

① 日期之后是西班牙文：国民自卫军营房。——编者注

② 原稿中最后两句是西班牙文。——编者注

③ 原稿里从“何等精彩的把戏”起，马克思在信边空白处划线作了符号。——编者注

④ 大概是指麦克马洪将军；这里讽刺地将他比作神奇的“见义勇为的骑士”法国统帅巴亚尔(1473—1524)。——编者注

至于马克思的女婿，结果是把 他关起来了，——西班牙宪兵队可卖了力气啦；这个女婿——可怜的保尔，由于自己疏忽大意，被关进了监牢。然而图尔也心满意足啦：他端坐在长耳骡背上，两个宪兵背着枪步行护送他。在他们逗留过的所有旅馆里，有人问图尔，他是不是国库官员；因为他回答不是，于是人们把他当作富商，带着保镖护送钱款。但是也有一个地方不称图尔的心，那就是在他被迫留宿的巴尔巴斯科监狱；可是很幸运，狱吏原来是个善良的人，他允许图尔傍晚到科尔索去散散步。

在韦斯卡，他受到省长的殷勤接待。省长甚至请他尝尝各种饼干和酒的味道，为了填饱肚皮图尔同意了，因为从早晨六点到下午三点他水米未进，该死的肚子已饿得咕咕直叫。看起来图尔在国外难于置信地长进了；他们断定他好象精通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各种语言，好象他是领导起义的领袖之一。假如图尔不是有点胆小，他的虚荣心可能膨胀到使人相信这一切的程度；然而他宁可表现得谦虚一些，真实一些。省长把逮到图尔一事拍电报通知部长，并询问要不要他亲自押送他，但还没有答复。省长（他是共和派人）对他暂时还是客气的，并给他以可能范围内的充分自由。 565

我曾写信给卡斯特拉尔，卡普德维亚和帕布洛·阿尔西纳-里奥斯，后者是工人，巴塞罗纳来的议员，大概是国际会员。明天（17日）我很可能要动身去马德里。请把中央委员会全权委托书给我寄到那儿去，如果有您熟悉的人，请寄给我介绍信。我想，您可以把回信寄给国会议员帕布洛·阿尔西纳-里奥斯，用双层信封，请他把信送到我的住处。

我无法告诉您有关劳拉、燕妮及杜西的任何情况，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获得任何消息。但我希望很快会得到她们的消息。

向恩格斯、赛拉叶、瓦扬等同志致友好问候，向威廉斯夫人和

艾伦^①问好。

握您的手 图尔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
国际》194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昂·巴赫鲁赫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8月16日于巴黎

亲爱的公民：

昨天接到了您的信，就立即写信去佩斯给一个名誉上没有受到损害的工人联合会会员。

这里笼罩着墓地般的寂静。甚至从人们的外表就可以猜想到公社被镇压了。所有的工厂主先生都在起劲地叫骂，因为我们使他们丧失了工人；的确，很多工业企业都停工了。

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安身之处。

在法国边境的加来，我确信任何有脑筋的人都不难出境，那里
566 的警察实在愚蠢。不过有这样一个人，当他的英国证件在加来引起怀疑时，便用一口伯利维尔方言大骂特骂起来，这样做是绝对不行的。总之，应当嘱咐那些您供给英国护照的人，要他们牢牢背熟一套英语。对《资本论》的译者^②来说，德国护照将更合适。

我已和原德国支部的很多成员谈过话。

我想请您帮个忙，每周寄给我《东邮报》及《雷诺新闻》等报刊，用下列地址：小马厰街 57 号，昂利·巴赫鲁赫。但信件今后仍按

① 燕·马克思和艾·德穆特。——编者注

② 大概是凯果尔。——编者注

您所知道的地址寄。

在我离开伦敦前,凯伦对我讲,他打算到卢昂去。我不知道您是否认识他;我把他介绍给您,并相信他可以被您任用为驻卢昂的通讯员。

请您向德拉埃转致衷心问候。如果他想给他的妻子寄些什么东西,那末请把您知道的地址告诉他。

衷心问候女公民[马克思]^①

忠实于您的 昂利·巴赫鲁赫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
国际》194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海·荣克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8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马克思:

沙兰和符卢勃列夫斯基今天已到达伦敦。有一个波兰人,他的名字我忘了,曾在东布罗夫斯基那儿工作过,他是一个排字工,已找到了工作,明天早晨开始上班。他在这儿分文不名已经两个星期了,他有大约两英镑的欠账。他找我借这笔款子,可是我沒有钱。今天我已把我这儿的现金两英镑给了泰斯转交流亡者委员会。怎么办?我很为难。

如果有了捐款,请汇给我,以便我在星期六两点钟把它交给泰斯,因为今天晚上我不在,我已预先通知斯特普尼,星期六下午我 567

^① 原稿:à la citoyenne。——编者注

要到布莱顿去。

请不要忘记给东布罗夫斯卡娅女士的报纸。

向全家致友好问候。

致兄弟般的敬礼。

海·荣克

第一次发表于《近代与现代
史》杂志 1971 年第 1 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埃·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 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 年 8 月 17 日晚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导师：

当我一看到报导流亡者委员会呼吁书的简讯，我就到《新闻报》编辑部去了。我得知，所谈的是梅洛特的信。我告诉他们，这是个怎么样的人，并商定不刊登这个呼吁书；因为信在拉巴腊的手里，这个人明天才能见到，所以我现在不能向您转达信的内容。我一了解到，就告诉您。

匆匆。

全是您的 埃·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21, ед. хр. 164/3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致卡·马克思(摘录)

布 莱 顿

1871年8月18日于伦敦

……罗兹瓦多夫斯基在索美塞特郡找到了一个学校教师的职位,供给全部膳宿,但没有薪水,12月15日满期;明天他就到那里去。他必须在那里学会英语。我帮他离开了这里,付给代办人佣金一英镑一先令,服装费三英镑七先令,债款一英镑十三先令,旅费和额外开支一英镑十先令,共七英镑十一先令;此外,昨天为杜邦的孩子们付了十二英镑十二先令。这一切使我的口袋空空如也。今天早上,我们刚刚出门去安排罗兹瓦多夫斯基的事,你的夫人带来了提巴尔迪给我的信,信中说通过达威多夫给罗兹瓦多夫斯基找到了别的差事。然而,已经晚了,罗兹瓦多夫斯基至少必须先在那里去一下。过些时候,如果我们觉得事情已经安排好了的话,那就可以让某个法国人,譬如说博弗尔去接替他的职位,而他⁵⁶⁸就可以回来,去挣俄国的钱。

希望海滨的空气对你有益。

你的 弗·恩·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1年德文第3版第4卷;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1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71—72页)

约·罗兹瓦多夫斯基致弗·恩格斯

伦 敦

1871年8月20日于克鲁凯恩

阁下：

我想应当告诉您，星期五晚上我去找过提巴尔迪和达威多夫，恰逢他们都不在家。

关于我所找到的职位，暂时还很难告知您详细情况，但是毫无疑问，就各方面看来，甚至就伙食来说都不是怎么太好。这里只有十二个学生。我的主人稍许会讲一点法语。他常把头发(les cheveux)和马(les chevaux)两个词混淆起来。

他问我会不会教舞蹈；他很难理解，一个波兰人，在法国住了这么久，竟然不会卡德里尔舞。

但是这是一个真正好心肠的人，我希望同他找到共同的语言。

他认为他的助手们缺少钱——这很不好，并且不能理解，口袋里没有几个利弗尔，怎么可以生活。

好吧，他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吧，而我将永远是您最忠实的仆人。

罗兹瓦多夫斯基^①

用原稿文字载于叶素塞·W·
鲍莱也沙《在伟大的流亡者中
间(1848—1895)》1963年华
沙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① 信的末尾注有地址：克鲁凯恩市梅里奥特堡教区学校。——编者注

彼·拉·拉甫罗夫致海·荣克

伦 敦

1871年8月20日于巴黎

亲爱的荣克：

昨天晚上有个人到伦敦去，带着我用铅笔写的小纸条，作为给您的介绍信，但我没有写明他的名字和我的名字；今天我向您证实，勒热——很久以前我就认识这个人——还在公社以前已是一个最可靠、最坚定的国际会员，他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公社。我极力向您推荐他，也同样把他推荐给您在伦敦的其他朋友们。流亡者中很少有人象他那样应该得到国际的帮助。请您尽力而为。我顺便向您重复一下，可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以我的名义去找您，而我又或多或少认识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没有拿介绍信，这就意味着我不能或不愿意推荐他们。迪耳克在我这儿呆了半小时，但没有向我问起任何事情；不过他打算过几天从日内瓦回来时，再到我这儿来。您寄到巴黎的信（即使交给可靠的人），全都用公用笺，我不知道这样做好不好。

请告诉马克思，我很想知道有关他女婿的确实消息。他是否被捕了？或者已经获释？马克思有否接到我写的关于罗扎洛夫斯基的一封信？我想，应当在我们所有的朋友中揭露这个骗子，尤其是应当提醒在维也纳和加里西亚的朋友们，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请向恩格斯转告我的要求——快点把我向他要的书寄来。我目前很需要这些书。我曾写信给他，同时附上《审判通报》的付款收据。他收到了我的信吗？

还有一个请求。能否请您设法到我旧居去一趟，问一下有没有我的信。我想那里会有一些东西。如果您向他们出示名片，他

们便会知道，您就是我委托去取我的信件和报纸的人。

兄弟般地握您的手。请告诉我有关您自己的情况。巴赫鲁赫^①认为我不应该按您的地址给您写信，我给马克思写信他也有同样的意见，因为这里大概有一些人知道最有影响的总委员会委员的地址。但是我不知道，您是否认为有必要采取某些特别的预防措施。

彼·拉甫罗夫

第一次发表于《苏联共产党
历史问题》杂志 1971 年第
5 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接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570

卡·马克思致弗·恩格斯(摘录)

伦 敦

1871 年 8 月 21 日于布莱顿

……我在一个名叫巴斯噶的神父(法国人)的帮助下，将为流亡者弄到一些钱……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31 年德文第 3 版第
4 卷；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31 年第 1 版
第 26 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4 年莫斯科第 2 版第 33 卷
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 33 卷第 73 页)

① 原稿是：“巴赫鲁赫(?)”。——编者注

安·达威多夫致弗·恩格斯

伦 敦

1871年8月21日于伦敦^①

阁下：

请原谅我迟复了您本月15日的来信。我在这个国家里的处境不允许我给所谈到的那个人^②效劳。

我遇到了我的一位朋友^③（他的名片随信附上），他告诉我，他能对您的朋友提供某些帮助，如果您的朋友到他那儿去一趟的话。

请收下附上的四英镑支票，提供目的与上次相同。

阁下，我有幸仍然忠实于您。

安·达威多夫

载于《卡·马克思、弗·恩格斯
和革命的俄国》1967年莫斯科
科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弗·恩格斯致卡·马克思(摘录)

布 莱 顿

1871年8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非常匆忙。附上五英镑银行券，B/57 68868，伦敦，1871年7

① 在日期上方有铅印地址：伦敦东中央区格雷斯丘奇街39号。——编者注

② 罗兹瓦多夫斯基。——编者注

③ 提巴尔迪。——编者注

月27日。你在那里能呆就呆着吧,这比回来对你更有好处;女孩子们这个星期内不会回来^①。据《派尔-麦尔》说,拉法格也自由了。

571 列斯纳说,拉萨尔派已经决定,如果他们在最近这个星期内得不到钱的话,将向法院控告你。

弗兰克尔在这里。昨天,他,沙兰和巴斯特利卡当选为总委员会委员。今天,他同罗沙一起到我这里来;他没有给我以逃亡者的印象。

昨天,奥耳索普到总委员会来了,让我把救济流亡者的五个先令转交给你;他又将离开本市,并且还要给你写一封信;这里人声嘈杂,当然不可能同这个聋子详谈。

荣克来信建议我起草一份给美国人的呼吁书,信是昨天晚上七点钟收到的,所以太晚了。已决定委托你起草这份呼吁书,并于本星期六^②通过邮船发去。如果你不能写,那就由我来写一个大致这样的东西。附上的这封信说明,这样做将是有益的。昨天,一共收到了大约两三个英镑;……

你的 弗·恩·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1年德文第3版第4卷;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74—75页)

① 指燕妮·马克思和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② 8月26日。——编者注

卡·马克思致弗·波尔特

纽 约

1871年8月25日于布莱顿

尊敬的波尔特先生：

我遵照医嘱到这里已经差不多两个星期了，因为过度的工作使我的健康受到很大损害。不过，我可能在下星期返回伦敦。

下星期您将收到总委员会为公社流亡者求援的呼吁书。他们大部分都在伦敦（现有八十到九十人）。总委员会在此以前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救了出来，但是近两个星期来，我们的经费快用光了，同时新来的人逐日增多，所以他们的处境极为悲惨。我希望，纽约方面将尽力援助。在德国，党的全部经费都给那些受当地警察迫害的人使用；在奥地利以及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情况也是这样¹⁸⁸。在瑞士，不仅要救济流亡者，虽然只是一小部分，而且由于圣加伦572的同盟歇业，还要援助国际的会员。最后，在比利时也有流亡者，虽然为数不多，此外，比利时人还要帮助那些去伦敦的人。

由于这些情况，供给在伦敦的大批流亡者使用的全部经费，到现在为止，完全是在英国募集的。

现在参加总委员会的有下列公社委员：赛拉叶、瓦扬、泰斯、龙格、弗兰克尔，还有下列公社代表：德拉埃、罗沙、巴斯特利卡和沙兰。

我给《纽约先驱报》寄去一份声明，对于该报记者就我同他的谈话所写的荒唐的和完全歪曲事实的报道，我拒绝承担一切责任。¹⁸⁹ 我不知道该报是否刊登了这篇声明。

请代我问候左尔格。下星期我给他回信^①。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1906年斯图加特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284—285页)

卡·马克思致燕·马克思(摘录)

伦 敦

1871年8月25日于布莱顿

……谁不愿意听，谁就是最聋！老斯特普尼¹⁹⁰对于流亡者的态度就是如此。我和荣克坦率地向他说明了一切。黑尔斯给他寄去了捐款单。我告诉他达威多夫的信，最后还告诉他，为了得到救济，这里正在采取某些措施。而老蠢驴至今仍不肯掏腰包，看来也不打算这样做。昨天，他以闹人的声调告诉我，已把捐款单寄往波士顿，并且让我看了他就捐款问题写给这里一位女士的信。可是他自己呢？就是没有他！正象荣克说的，这家伙真是“乖僻的人”。荣克上星期六^②来到这里，星期一又离开了。他带来自己的两个孩子，在离开之前告诉斯特普尼，他去找一个熟人，以便把孩子安置在那里。斯特普尼和他一起去了，而当荣克和女主人一切都已谈妥的时候，他则表示：“我倒想照管孩子一个星期！”——于是一

① 见本书第579页。——编者注

② 8月19日。——编者注

切又陷于紊乱……

我认为,在总委员会里蒲鲁东主义者太多了,我回去后将坚持 573
把马丁和勒穆修留下来作为消毒剂……

《每日新闻》和《每日电讯》驻巴黎记者关于凡尔赛审判案的报道,真是廉价文人的极恶劣而又卑鄙的胡言乱语。

再见。

你的 卡尔

第一次用原稿文字
发表于《年鉴》an.I,
米兰,1958年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
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33卷第286—287
页)

爱·瓦扬致约·菲·贝克尔(摘录)

日 内 瓦

1871年8月25日星期五于伦敦

……公社的战斗不是徒劳无益的,我现在比任何时候更相信革命的新冲击即将到来。

弗兰克尔比我幸运,他在旅途中到了临近瑞士的地方并且获得机会和您交谈这些事情。我很满意,您见到了他:他是一个优秀的人,与其他许多人相比较少受一些公式的束缚,这些公式当与事件相矛盾时,便引起思想混乱,从而引入迷途。然而我感到有许多问题需要和您谈谈,而在此时刻尤感需要,因为如此之多的荒唐、

庸俗、甚至怯懦的行为出现在凡尔赛的法庭上，这些丑事明天就可能流传到报界；那里每个人都将企图把他本人或他的那伙捧得很高。

……向我们所有的朋友致千万次友好问候！我希望其他人也同样得到解救，至少所有优秀的人都能逃出凡尔赛强盗们的毒手。

……我很想寄给您几份有关公社的文件，但是我收集的全部材料都成了恐惧的牺牲品。这些材料我是请人保存的，可是他们把全部东西都烧掉了，其中有文件、报纸、甚至书籍，还烧掉了1849年运动的史料，这是您送给我的，对于我来说，是关于日内瓦的美好回忆之一。

再说一遍：请您给我写写信，并请您象我爱您那样爱我。最后，我请您向在解救我的事情上帮过忙的公民们转达我衷心的感谢，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请您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我感谢他们的友好态度，也请他们相信会得到我同样友好的态度。请向大家转致我衷心友好的问候。毫无疑问，由于我的沉默，他们也在责备我；希望他们原谅我，并相信我真心实意的感激心情。

不久前我在公民荣克那里看到了德米特里耶娃女士的信，她谈到我的情况；如果您见到她，请代我向她致友好的问候。

埃德来到这里，使我非常高兴；可惜关于朗维耶和瓦累斯还没有任何消息，据说库尔奈被捕了。关于特里东濒临死亡的传说更是令人伤心。我怜惜他，何况我过去就极其器重他在政治活动中的实践才智；在我们所处的危急情况中，再没有一个公社委员能和我如此志同道合。我们有可能认为，瓦尔兰，一个最坚强的人，没有被枪杀；根据传说，——唉，不十分可靠——好象被枪杀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兄弟。如果您有关于什么人的新消息，请告诉我们。

当我快要结束这封信时，来找我的一位朋友给我念了费雷的辩护词——或者更确切点说，义愤与复仇的吼声。面对着某些人

的卑俗行为,它使我得到一点儿安慰。

而您——您是否寄希望于未来,并且是否象我一样相信,斗争不可能有别的结局,而只能以资产阶级的即将消灭而告终? ……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
国际》194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欧·杜邦致弗·恩格斯(摘录)

伦 敦

1871年8月2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恩格斯:

……请您把四先令七便士送交给总委员会,这是每周一便士的捐款。请告诉荣克,要他寄给我一张收到我汇款的收据;我需要向我的捐款者出示这个收据。

我忙于为前来求我帮忙的朋友寻找工作。但目前还没有着落。

请告知,代表会议^①预定什么时候开,大会的内容是什么。真的,我是否应当把这事告诉自己的通讯员们?

575

我还要给您寄去几封信。请告诉我,总委员会关于菲利蓬作出了什么决定。请把这些信连同我寄给马克思的信一起归还给我。

出售宣言的工作毫无进展。格里姆肖——那个在致《雷诺》^②的信上签名的人——在他的工场里张贴了广告,但是没有效果。那里面有五百名机械工人,当我们同他们个别交谈时,他们都很理解我

① 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在1871年9月17—23日召开。——编者注

② 《雷诺新闻》。——编者注

们。现在我正在设法创建支部,以便获得支持……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21, ед. хр. 81/31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安·达威多夫致弗·恩格斯

伦 敦

1871年8月29日于伦敦^①

阁下:

本月21日我寄给您一张四英镑的支票,您证实已收到,但是到现在为止伦敦银行和韦斯敏斯特银行还没有把它入账,因此开支票的人很担心,支票会不会落到某个可疑的人手里。请您收到这封信后,写几行告知我,您有否凭支票取到钱,或者把支票转给了别人,因为当支票还没有转到银行之前,上面谈到的那个人是非常担心的。

阁下,我仍然忠实于您。

安·达威多夫

如果这张支票还在您那里,请凭支票去把钱取出来,不要把支票转给别人,免得落到别人手里而跟我开恶意的玩笑。

载于《卡·马克思、弗·恩格斯
和革命的俄国》1967年莫斯科
科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① 日期上方写着地址:兰厄姆街18号。——编者注

卡·马克思致蒙·丹·康韦

伦 敦

[草稿]

1871年8月29日于伦敦

阁下：

我从布莱顿回来后，看到您8月24日的便函。总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将在今天召开，但是因为会上要继续讨论法国军事法庭的问题，根据上星期二^①通过的决议，任何外人不得入场。所以采取这个严格的措施，是因为法国警察机关的奸细曾钻进了会场。

荣幸地附上为法国流亡者募捐的捐款单。流亡者数目（目前约八、九十人）在逐日增加，而我们的基金却完全用光了。处境确实很惨。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给流亡者寻找工作，他们当中多数人是熟练工人和自由职业者。

阁下，我有幸忠实于您。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287—288页）

^① 8月22日。——编者注

齐·迈耶尔致卡·马克思(摘录)

伦 敦

1871年8月30日于宾夕法尼亚州

霍利戴斯堡^①

……您关于内战的著作,毫无疑问,是出自您手笔的杰出作品之一。给读者以极大的喜悦和激励。您显然吸取了当代历史学家少有的文献资料。更不用说,我本人得益不浅。但是我还是想结合我在合众国这里的实际运动中积累的经验谈几点看法。我不认为,公社是工人的政府。无产者始终仍然占少数。如果工人在革命前同小资产阶级及唯心主义者联合,那末他们在公社内部会有更大的影响,也会少犯错误。农民凭什么必须作出结论说:与他们一起前进的无产者是领导运动的呢?在改善劳动者的处境方面做得实在太少,而只有做出事情来才能使法国人信服;至于宣言和法令,即使在从前也发布得不少。677 我不想说,当时具备胜利的条件,因为普鲁士人就在旁边。但是如果革命的性质始终是纯无产阶级的,那末可以获得更大的成就。当我读到共济会会员表示友好的消息时,我就开始怀疑了,因此我不希望在那上面看到对“巴黎中等阶级”的称颂(第21页)^②。我断定,这些人就是在这一次,也象往常一样表明自己是虚伪的朋友。对待他们,工人们还应当采取充分不信任的态度。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21, ед. хр. 219/11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① 信的上端有通讯地址,并用双线标出:纽约霍布根 184 信箱。——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364 页。

蒙·丹·康韦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8月30日于伦敦^①

蒙·丹·康韦先生本人愿意为法国流亡者提供十先令，但是他根本看不到，他的朋友中有谁能够也这样捐款。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485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第一次发表

约·菲·贝克尔致弗·阿·左尔格^②

霍 布 根

1871年8月31日于日内瓦

亲爱的左尔格：

昨天晚上我收到你8月14日的来信和捐给巴黎“共产党人”的五百法郎的票据，收条我现在附上。我8月27日的信和收到你8月8日为同一目的寄来的一百一十法郎的收条，以及你订阅《先驱》的四十法郎的发票，在此期间你大概已经收到。此外，你订购的几套全年的和几期零售的《先驱》杂志及其他出版物估计也已收到了。不久前订购的几期《先驱》今天按印刷品邮寄给你。

① 信的末尾有地址：诺定希尔广场51号。——编者注

② 在信的左上角有圆形印记：国际工人协会。德语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编者注

当你读了我7月21日的信时，你就会确信，美国同志寄的钱来得多么及时。关于这一点将不仅在下期《先驱》上报道，而且按照你的愿望，也将在《人民国家报》上报道。

578 由于我们采取了坚决行动，腊祖阿在前天早晨十点钟获释，现在所有的流亡者又能够松一口气了。应当说，我们采取坚决的革命措施不是为了腊祖阿（顺便提一下，他还在5月22日就胆怯地离开了自己的岗位，因此照我们看来他并非无可指责的），而是为了保卫避难权这个原则，我们才在整个瑞士进行了宣传。腊祖阿虽已释放，但我们不应当因此而松懈下来。

我们成立的委员会为根据社会主义原则创办一所学校，以收容巴黎孤儿以及本地其他国际会员的孩子，正卓有成效地在进行筹备工作。在这个学校里应当能体现出把理论与实践，知识与技能结合起来，还要适合儿童的年龄与能力掌握某种职业。在这件事上最困难的是经费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尚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而且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

在瑞士东部，工人运动由于圣加伦的罢工而高涨起来。因此我每天答复询问及供应社会主义书籍方面的工作大大地增加了。所以关于所有问题，我只好让你参看这一期《先驱》。信就写到这里。

请不要忘记给《先驱》写的报道，我们正在等着这篇报道。

向全体同志问候，衷心地拥抱你。

你的 约·菲·贝克尔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柯·左尔格等书信集》
1906年斯图加特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译的

罗·里德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9月5日于北明翰^①

亲爱的博士：

早晨我收到了您的来信，现在匆匆告诉您，我将抓紧时间去打
听关于在这里是否可能安置我们法国兄弟的问题，过一两天再告⁵⁷⁹
知您结果。我想，这里是可以做点事来帮助流亡者的。在任何情
况下我将做到我所应做的一切。

请向恩格斯转致我的友好问候。

忠实于您的 罗·里德

第一次发表于《近代与现代
史》杂志 1971 年第 10 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卡·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

霍 布 根

1871年9月5日于伦敦

尊敬的左尔格先生：

寄上为流亡者求援的呼吁书。您8月23日从美国寄来的邮
件今天收到了。¹⁹¹

^① 信的末尾写有地址：利斯巷28号。——编者注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289页)

托·奥耳索普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9月7日于兰兹格特市
佩格韦尔湾

我亲爱的马克思博士：

我希望我还能帮您的忙，虽说达不到我所愿望的程度。

我希望在星期二见到您——您能否把事情安排好，以便和我在滨河路的德国人俱乐部或尤斯顿路184号共进午餐。也许，在安静的半小时交谈中我们能想出什么办法来。

在这之前请根据您的选择列一张您希望给予五到十英镑（七英镑上下）救济的名单。此外，您是否能够，而且要尽快地写一些“最艰难、最贫困的情况，以便把它讲给同情我们并积极捐款的那些人听”。向我建议这件事的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他本人曾捐款给我们。

在这张名单里应该仔细地、详尽地描述这些人的状况，在某些情况下还应注明地址。但是有些人性情兀傲、敏感，我们也尊重他们的这种性格，关于这些人请千万不要写，因为我们能为他们从其他来源中弄到钱。

亲爱的朋友，您能尽快做好这件事，不是吗？请原谅我的匆忙。⁵⁸⁰第一批名单您可以在我们见面时交给我，但是对极端贫困情况的描述，我马上就需要。

亲爱的朋友，忠实于您的 托·奥耳索普
在名单里不要列入知名的共产党人^①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500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列·弗兰克尔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9月7日于伦敦

尊敬的导师：

抱歉得很，我不能应您的友好邀请，因为两天前我又操起原来的繁重工作了。

因为我不象我的前任部长那样为自己搞一笔年金，于是我又被抛到劳动市场上来了。因为需求不大，我大概只好从事半价报酬的苦役劳动。

假如那些“正直的部长们”学学公社“匪帮”的样子就好了。

对于不能赴愉快的晚会再一次表示歉意，致最深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列奥·弗兰克尔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503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接手翻译的

^① 最后一句是用铅笔添写上的。——编者注

卡·马克思致弗·恩格斯(摘录)

兰 兹 格 特

1871年9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奥耳索普的地址是:佩格韦尔湾。他没有告知门牌号码,不过,用不着写门牌。佩格韦尔湾的任何人都会告诉你,谁住在哪
581 里。如果你能同他谈一谈,那很好,因为星期二他将带着钱到伦敦来,并邀请我去他那里。我给他详细地写了信,同时声明说,只有给我以支配捐款的充分自由,而不总是向我索取“贫困等级不同”的流亡者的名单,我才继续向他和他的朋友收集捐款……

第一次发表于《恩格斯
马克思通讯集》第4卷
1913年斯图加特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
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33卷第76页)

威·李卜克内西致弗·恩格斯(摘录)

伦 敦

1871年9月8日于莱比锡

……请告诉我们有关布朗基的消息:他活着吗?

关于为公社战士捐款之事我已写信给《工人辩护士报》(芝加哥)。在德国未必有很大的成效,不过,让我们试试看。如果你们

能发表一项普遍的呼吁书，那再好不过了。

我的妻子和我向你，向你的夫人和马克思及其全家致衷心问候……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505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托·奥耳索普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9月8日于兰兹格特

亲爱的马克思博士：

我很想马上就来，因为担心您不正确地理解我最近的一封信。

……如果您给我详细描述三五条情况，其余则由我添写，那末我无论拥有多大数目的几笔钱，以后都将按照您的指示和建议分发给最不知名的流亡者。这样，虽然你们每周支配的款额减少了，可是你们的基金，你们的基金总额将会增加了。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您不难获得您的女儿们的支持，她们稍加熟悉之后就能够列出一张五六个最穷苦者的名单，写明职业及几个子女等等情况。在最后一页上我再提供一张我想到的一些人的名单。¹⁹²

我同意您对安置流亡者的意见——这一点应当尽快做到。这 582
对迁居的人和留下的人双方都有利。

我正在做要我做的一切，也一定能办到，虽然不算多，但我希望月底前交付捐款二十英镑。这些钱，除了我特别指出的一起情况之外，都由您斟酌分发。但是必须写明名字和钱数，以便当有人

提出问题时，我能够向他们解释。

我还想提一下社会问题。大家问：“如果您不希望明天将成为不平等的那种平等，那末您所谓的社会团结指的是什么？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我看到无数的不幸，但是我应该有个计划，应该知道，我该向何处去。”这看起来是合理的，诚恳的和明显的，可是应当给予回答。当我见到您时，我将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您，这些想法是我在长期生活中所积累的经验 and 所作的观察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我不会拒绝您给予的忠告。

很感谢您寄给我《观察家》，在这里我没有见到过。请原谅我写了这样长的信，您是那样繁忙。

如果您不是没有空，我希望在六点钟见到您，地点在滨河路的一家以维也纳啤酒闻名的德国饭店里，从东边即从市中心数起大约第十四家门面，在阿德菲剧院附近。那里有两家德国人俱乐部——我将在离剧院最远的那一家附近等候。这是一座很长的建筑物。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托·奥耳索普

我能接到名单愈快愈好。我觉得，您现在做的事最符合于当前的实际需要，我为您服务，也就是最好地为事业服务。请您给我开一张比背面列举的更详细的名单。

您是否认识一位能通顺地将德语译成英语的人？

缪勒·吉约姆——画家。有妻子和三个孩子。来时没有钱，几乎没有衣服。他们有一个小房间，但其他方面则十分贫困。

德斯皮亚·斯蒂凡——西班牙公民。在这里他没有任何朋友。认识他的只有西班牙人俱乐部的职员。他是一个很好的语言学家，然而找不到工作。身患重病。

博尼——瑞士的珠宝匠。如果能获得衣服和几天伙食，以便

恢复自己的体力,他是可以工作的。

伯恩哈特——德国人。教授,古希腊作家的一个好注释者。没有财物。希望现在能在出版社弄到工作。没有钱。在挨饿。

马里翁奈·朱泽培——意大利人。企业主。来到这里没有钱也没有熟人,赤贫如洗。在等下月从亚历山大里亚寄来的一小笔汇款。

罗达莫夫斯基——俄国人。是从里加逃出来的。他有朋友在恰克图。在没有接上通讯联系之前,同意做任何工作。没有财物。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506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爱·龚佩尔特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9月10日于曼彻斯特^①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二十五先令的支票,很抱歉,我不能提供更多,因为恰巧刚刚接济了一个突然陷入困境的朋友,因而超出了我的能力。从此地我的朋友们那里是绝对不可能指望得到任何帮助的。今天寄给你一大包衣服,希望燕尾服能对音乐师有用。依我看,钱应当给青年医生。

^① 日期下面注有地址:牛津街266号。——编者注

这里没有什么新闻。向你全家及恩格斯致最好的问候。

你的 爱·龚佩尔特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509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584

威·李卜克内西致弗·恩格斯^①(摘录)

伦 敦

1871年9月12日于莱比锡

亲爱的恩格斯:

请你关照一下,让法国人给我寄几份巴黎被围期间和公社时期出版的无论什么样的报纸。瓦扬遗失了他所有的报纸,而我们这里只有几期。

我现在忙于整理关于公社的报告,这个报告根据决议是应该发表的,但是很遗憾,没有速记下来。当我一结束这个工作,我想立即开始研究公社的历史,不管怎样,要预先作些必要的研究工作。当然,如果你们准备出版这个历史,随后把它译成各种文字,那是最好的了……

附上委托书¹⁹³。我希望在深秋同你们会见。很遗憾,这在现在是完全不可能的。

请赶快寄来《宣言》的序言,……

我们的审判案的情况是严重的——想要我们完全服从。

① 信是用《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公用笔写的。——编者注

问候你、你的夫人及马克思一家。

你的 威·李·

请把附信转寄给列斯纳。

你委托的事将在最近办到。我们不能把事情早点办好，因为宣言^①的第一印张只印了一千份，马上分发完了，只得重新加印，由于印刷所这个期间很忙，加印拖了很长时间。我们必须筹备自己的印刷所。

第一次发表于《苏联共产党历史
问题》杂志 1971 年第 5 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卡·马克思致海·荣克

伦 敦

1871 年 9 月 13 日于伦敦^②

亲爱的荣克：

请从三英镑十先令的存款中，以我的名义，凭收条付给纳泽上
校二英镑十五先令，付给拉甫罗夫派到我们这里来的俄国胖子十
五先令。

您的 卡·马·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35 年第 1 版
第 26 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 年
莫斯科第 2 版第 33 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3 卷第 297 页)

① 指宣言《法兰西内战》第一章。见本书第 528 页。——编者注

② 日期下面写有地址：梅特兰公园路。——编者注

卡·马克思致阿·于贝尔

伦 敦

1871年9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请您明天到克拉彭路里士满坊35号找菲斯先生(但您必须在上午十点钟前到那里)。

菲斯先生是法国人、老侨民、商人。昨天我同他谈到您的事；我对他说，如果他能给您以帮助，我将非常感激。他回答我说，也许能够帮助出售您的某些画。为了见到菲斯先生，请转递附上的名片。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卷第26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297—298页)

考·斯特普尼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9月20日于伦敦^①

尊敬的马克思博士：

随信给您寄上2.2英镑的支票，是给朋友符卢勃列夫斯基将

^① 日期上方写有地址：皮卡迪利大街波尔顿街9号。——编者注

军的,以便帮助他去加里西亚。

致衷心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威·弗·考威尔·斯特普尼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534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致燕·马克思(摘录)

686

兰 兹 格 特

1871年9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燕妮:

今天代表会议终于结束了。这是一件繁重的工作。上午和下午都开会,间歇时专门委员会开会,听取目睹者的谈话,准备报告,等等。但是工作却比以往所有代表大会加在一起做得还要多,因为没有列席群众,没有必要发表装腔作势的演说。德国没有代表,代表瑞士出席的只有培列和吴亭……

当关于我逝世的消息传到纽约的时候,“世界主义协会”召开了会议,会议的决议发表在《世界报》上,现在寄给你。¹⁹⁴

杜西也接到了表示焦急不安的彼得堡朋友们的来信。

巴枯宁的朋友及其同谋者罗班和巴斯特利卡的处境很不妙。已经揭发的关于罗班在日内瓦和巴黎的活动,确实令人吃惊。小燕妮的文章今天已寄往美国^①。

^① 见本书第599页。——编者注

你的 卡尔

第一次发表于 1958 年 5 月
6 日《真理报》第 42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4 年莫斯科第 2 版第 33
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 33 卷第 298—299
页)

燕·马克思(女儿)致路·库格曼(摘录)

汉·诺·威

1871 年 10 月 3 日于伦敦

亲爱的医生:

……流亡者数目在这里与日俱增。这些可怜的人穷得简直使人心碎:他们没有学会巴登格、奥尔良王朝、甘必大之流备荒的艺术,他们到这里来时,衣不遮体,口袋里一文不名。这里的冬季将是很可怕的……

杜西在叫我,就是说,应该搁笔了。本来也想给特鲁特亨^①写封信,但是看来,今天不可能了。因此,请代我向她转致歉意,并告诉她,关于我们被捕情况的消息(一家德国报纸上的)都是谎言。在吕雄,我们根本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相反,所有给我们的信件都写的是威廉斯或拉法格。我们深居简出,除了一个医生之外,不与任何人交往,这个医生——唉!——在我们住在那里的整个期间都是不可缺少的。我们的生活实在令人忧郁,因为劳拉的小孩

^① 盖尔特鲁德·库格曼。——编者注

一直生病,经过非常痛苦的折磨,于7月底,26日还是死去了。

小孩死后过了几天,正当拉法格一家已经可以稍稍外出的时候,德·凯腊特里先生发动了反对我们的无情战争。劳拉到博索斯特(西班牙)她丈夫那里去,经受了許多折磨:她的大孩子^①患了重病,她想他是活不成了——他得的是西班牙这个地区非常流行的痢疾,而她又不能离开,因为西班牙和法国的警察局在对她进行监视,企图逮捕她。孩子现在稍有好转。在这期间,保尔悄悄地跑到了西班牙中部。我和杜西从博索斯特回来以后被扣留了,被逮捕了,在家里被拘留了好几天,受到严格的监视,以后又被带到宪兵队。在我这里发现的一封信,是我写给奥顿诺凡-罗萨的。此信是对他在《爱尔兰人报》上指责公社运动的无耻行径的答复。正是他相信了卑鄙的警察报刊《费加罗报》、《巴黎报》等所制造的对公社战士的无耻诽谤,我对此表示很惊讶。我要他(他现在在纽约是个有势力的人物)和他的同胞都来同情争取美好社会的英勇战士,我在信中写道,因为爱尔兰人也许比任何人都更不乐意继续维持现状,等等。

最热情地问候特鲁特亨和小弗兰契斯卡。^②

亲爱的医生,我仍然忠实于您。

燕妮·马克思

第一次用意大利文发表于
《工人运动》杂志 1955 年
第 2 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4 年莫斯科第 2 版第 33
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 33 卷第 663—666
页)

① 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

② 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弗·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摘录)

巴 黎

1871年10月5日于伦敦

……我已把您来信的内容通知了下查理街的朋友。他不再干这件事了,195 此事已转交给别人,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来说
588 已失去意义。为了向您提供准确的情报,就必须作极详细的说明;现在只说下列情况:与此事利益所及的人当中,有些人采取了不体面的行为,尽管事先对他们提出警告,他们还是不愿和那些既不应享有威望、也不应受到信任的人断绝关系,甚至还让这些人来操纵自己进行投机。因此,优秀的熟人离开了他们,并认为,鼓励那些或者以失败告终,或者只会给地地道道的骗子带来好处的行为,就等于白白浪费钱。不过我以为,所说的那些人已经在别的地方得到了他们所需的东西。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还是很不错的,这些人缺少经营事业的资本,如果能够为他们弄到一些贷款,我们将很高兴。可以向约翰逊谈谈,您知道,他是经营这类事务的主要经纪人。

代我向所有的朋友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301页)

卡·马克思致海·荣克

伦 敦

1871年10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从附上的培列的信中，您可以看到，他还没有收到关于同盟以及其他的决议^①。如果您还没有寄出，那就不要寄了，因为我将给您寄去经过校订的副本。

我已给罗兹瓦多夫斯基寄去一英镑。

请从流亡者基金中拨给杜律一些钱，使他能够离开现在住的、按他可怜的境遇来说是过分昂贵的住所。最好杜律能得到足够的钱，以赎回他在当铺典当的东西；但是，依我的意见，他不要把这些东西运回现在的住所，而应该寄存在您家里，不必付清所欠的房租就离开。他为这所破房付的钱，已经超过了应付的数目。

还请给您昨天所说的那位新来的人一英镑。

当总委员会讨论这些钱的处理时，我将坚持这些开支（从美国给我们寄来的钱一部分就是这样使用的¹⁹⁶）。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302页）

^①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51—461页。

沙·凯累尔致列·弗兰克尔

伦 敦

1871年10月12日于巴塞尔^①

我可爱的列奥：

我终于来答复你那绝佳的信了。

当我在总委员会新委员的名字中看到你的名字时，我才不再为你担心了。

荷兰的代表就是我们的罗沙吗？如果不是他，那末请告诉我，他发生了什么事？自从我星期三最后一次，在第十一区区政府遇到他，直到现在我没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

我的胯股曾负伤，这是在星期四傍晚六点钟左右，在沙托得奥的街垒里。这个街垒是在这以前一小时被一个长官（他的姓氏的最末一个字是松^②）指挥下的自由射手们放弃的。这支队伍里的一个年老的国民自卫军战士与我，以及受我们的榜样影响的其他五个人，想营救两门大炮。这本来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凡尔赛射手们占领了广场上的全部房屋直到屋顶，他们的火力已使我们完全失掉活动能力。因此经过几分钟的互射之后，我们不得不隐蔽在我们的铺路石后面。当我离开时，我们只剩下老头和我两个人了，其他人都不见了。我在弹雨下奔跑，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胯股，离肛门和臀部不远；你也明白，伤得不大体面。伤势也不十分危险。590 但是救护队的医生向我说明，如果我继续行走，那末伤口可能要坏疽的。在发冷发热的状态中度过一夜之后，第二天早晨我看到子弹落在我的住房前面，显然是坚决、死硬地逼迫我们后退，我拿定

① 日期下方有地址：克鲁贝克街68号。——编者注

② 比松。——编者注

主意，应当想一想怎样躲开危险。我有一个得救的希望——努力走到第八区区界附近我的一个朋友家去。

我拖着我的朋友维尔特(里果的法院侦查员)，我们终于在凡尔赛分子占领王位门^①之前二十分钟来到了我的朋友那里。从这时起，五次搜查使我们避难所饱受虚惊。报纸上报道了你的死亡消息，报道了瓦扬及其他许多已经幸运地隐蔽起来的人的死亡消息。

过了一个月伤口痊愈之后，我刮干净了脸，步行穿过巴黎，买了票来到阿弗里库尔。他们甚至没有检查我那张假的亚尔萨斯护照。维尔特也在同一天经过贝藏松离开了，几天之后我们在巴塞爾会面，不久公民罗雅尔也来到巴塞爾。这就是全部情况。请问问瓦扬或者利沙加勒，拉腊舍特的情况如何。当我负伤回来时，他和我相遇，拿走了我的枪和子弹。我希望他没有发生不幸。如果他活着并和你们在一起，请代我向他表示最友好的问候。孔斯坦·马丁得救了吗？贝坦情况怎样？戴拉库尔、弗朗坎及其他许多人的情况如何？请把死里逃生的那些人的名字告诉我。

现在我在翻译一部德国显微绘图方面的著作，因此无论如何最早也要过几个月才能重新着手翻译《资本论》。但是我仍然将马上从事这个工作¹⁹⁷。至于到英国去，我连想也不敢想。我的路费完全没有指望，晚一点是行的。

请代我向公民马克思致亲切的问候，请他还是给我寄来第一卷第一章，不然，我就照它现在这个样子译了。

敬礼和兄弟情谊。

沙·凯累尔

载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
国际》194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① 王位门是5月27日被凡尔赛分子占领的。——编者注

托·斯密斯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10月12日于诺定昂^①

致卡尔·马克思先生。

阁下：

附上十二先令八便士邮票作为公社流亡者基金，请收到后来信。您能否告诉我有关马志尼在一家意大利报纸上发表反对公社的文章的情况。关于这点我在报上已看到了译成英文的几则报道。如果是这样，那末这些报道来自何处？——您还没有还给我寄给您的两篇短文。请告诉我，您能否退还给我。因为其中的一篇我又另外弄到一份，我想把这两篇印成小册子。

麻烦您告知，您是否认为，伦敦有哪一个出版商会以营业目的印刷它们，您是否认为，文章所阐明的观点新颖和相当正确而值得出售；如果是这样，那末我乐意将出版收益捐出作为救济流亡者基金。

我希望我没有太辜负您的好意。

忠实于您的 托马斯·斯密斯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568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① 日期上方有地址：甘布尔街34号。——编者注

恩·德朗克致卡·马克思^①

伦 敦

1871年10月13日于利物浦

亲爱的父亲马克思：

近十天来我外出不在家，直到昨天才看到你的来信。

当我不在的时候，受你保护的人曾来这里，在我的办公室里留了一张便条，写着他在曼彻斯特的地址。但是很遗憾，我在我的文件堆里找不到它，可能是我漫不经心地把它抛到字纸篓里去了。——假如你立即把他在曼彻斯特的地址寄给我，我将给他寄一封去格拉斯哥的介绍信，那里我只认识一个庸俗的商人，但却是一个见义勇为的小市民，那个人能给他帮助。

请在明天(星期六)给我写信，用我的家庭地址：南港伯克戴尔 592 区利物浦路，以便我能在星期天早晨收到信，而我的信将在星期一早晨寄到他那里。

致最好的问候。

你的 恩·德[朗克]

一个本地的市侩，各种(英国的)协会的会员，肯定地说，不久前他曾以“琼斯”署名寄给你一小笔钱，是为救济公社流亡者的。你收到了这笔钱没有？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573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第一次发表

① 信是用专用信笺写的，上印有：便函。旧厅街 11 号恩·德朗克寄。——编者注

欧·杜邦致弗·恩格斯(摘录)

伦 敦

1871年10月16日于曼彻斯特^①

亲爱的恩格斯：

随信寄上三十先令，请拿出十先令给流亡者。

……我们终于在这里建立了支部，我希望国际能在工人团体里扎下根。星期六我在为新堡市罢工而召开的群众大会上遇见了奥哲尔。我和他当着所有代表的面争论了一阵——结果对他来说是不利的，因为跟随他的几个人参加了我们支部。

如果总委员会那里有几份章程(我一份也没有)，请寄给我供宣传用。

我们在星期六的群众大会上分发了几份总委员会关于公社的宣言……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21, ед. хр. 136/1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卡·马克思致海·荣克

伦 敦

1871年10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依我看，福雷斯蒂埃应当得到的不是三英镑，而是四英镑。既

^① 日期下面有地址：下布劳顿剑桥街17号。——编者注

然一个人的名誉受到损害，那就应当采取措施使他在旅行期间不致由于一文不名而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请给吴亭写几句话(应由福雷斯蒂埃转告)，请他：

593

(1) 寄给我(用挂号信)他答应给我的护照；

(2) 请他立即告诉我，他是否知道有关苏黎世新斯拉夫人支部的情况。¹⁹⁸我在那里的签名中发现下列名字：阿·杜波夫、卡斯帕尔·图尔斯基、曼努伊洛·赫尔瓦查宁。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305页)

卡·马克思致海·荣克

伦 敦

1871年10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我们可以付给他们两英镑，让他们去试印包括代表会议决议在内的通告¹⁹⁹。我将在星期一^①结束。您知道，应印英文本五百份，法文本五百份。至于章程等，还需要讨论。

① 10月23日。——编者注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马克思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306页)

弗·恩格斯致爱·恩格斯(摘录)

巴 门

1871年10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妈妈:

很久没有给你写信，因为我想用适当的形式来答复你最近对
694 我的政治活动提出的意见，以便使你不致感到不快。但是，当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科伦日报》上极端无耻的谎言，特别是瓦亨胡森这个坏蛋的卑鄙行为，当我看到那些在战时把所有法国报刊上的东西全都看作是谎言的人，现在却把警察局的每一个捏造和卖身投靠的巴黎下流报纸对于公社的每一个诽谤，都当作福音书一样在德国各地传布，这时我的心情就不太适于写回信了。由于照普鲁士的样板枪毙了几个人质，由于照普鲁士的先例烧毁了几座宫殿——而其余一切全是谎言——，就大叫大嚷起来，而对于凡尔赛分子枪杀已经解除武装的四万男人、妇女和儿童一事，却无人谈论！然而，你们不可能知道这一切；你们只有从《科伦日报》和《爱北斐特日报》上得到消息，而这两家报纸简直是向你们灌输谎言。不过，你在自己的一生中也曾听说过，有不少人，例如在老拿破仑统治时期的道德协会会员、1817年和1831年的蛊惑者、1848年的

人们，都曾被诽谤为真正的食人生番，而后来总是证实，他们根本不是那么坏，由于出自私利的迫害狂，起先给他们编造了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故事，但后来这些故事都烟消云散了。亲爱的妈妈，我希望你在报纸上读到关于这些捏造的恶行时，会记起这些，这样你对 1871 年的人们也就会怀有好感。

我丝毫没有改变将近三十年来所持的观点，这你是知道的。假如事变需要我这样做，我就不仅会保卫它，而且在其他方面也会履行自己的义务，对此你也不应该觉得突然。我要是不这样做，你倒应该为我感到羞愧。即使马克思不在这里或者甚至根本没有他，情况也不会有丝毫改变。所以，归罪于他是很不公平的。并且我还记得，从前马克思的亲属曾经断言，似乎是我把他带坏了。

关于这一点不用多谈了。这里毫无办法，只好任其如此。如果再平静一段时间，叫嚣自然会消失，而你自己也就会比较平静地看待这些事情了……

第一次摘要发表于《德意志评论》第 2 卷，斯图加特和莱比锡，1921 年；全文用俄文发表于《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杂志 1935 年第 3 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 年莫斯科第 2 版第 33 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3 卷第 307—308 页）

彼·拉·拉甫罗夫
致爱·安·施塔肯施奈德(摘录)

595

彼 得 堡

1871 年 10 月 22 日(俄历 10 日)

……现在来谈谈巴黎公社。如果说我们那些抱自由主义态度

的法学家和崇拜和平改革的人在研究公社，在我看来是毫不为奇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党必定是惊恐万状地来看待这次由一批没有名气的人物创建国家的尝试，这些人刚刚跨出自己的工场和柜台，就在世界最大的首都之一统治了两个半月；他们没有钱，没有执政的先例可循，没有受过相当的教育，没有经过政治训练，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在无数内部敌人和几乎公开的叛徒包围中建立了一个机构俱全的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这些法令在很大程度上远比近代历届法国政府的法律制度优越。而他们的失败并不是由于这个组织中存在着什么本质上的缺陷，而是因为大多数成员肩负不了这个重任，又摆脱不开旧传统：这些可恶的传统把大多数人束缚住了。未必还有那一国的人民比法国人更为墨守成规和崇拜旧传统的了。在成员频繁更迭的公社管理机构中存在着两派：一派迷恋于十八世纪末的旧传统，另一派则是现今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倾向的代表。后一派拥有优秀人物，而前一派有文才，受过教育，善于搬弄人所共知的术语。因此，前一派是多数，并占着统治地位，而后一派从没有下决心抛开这些有危害的同志，只是模糊地感觉到，但远未明确意识到自己和这些人的差别。就这样，在皮阿、德勒克吕兹和旧时革命政党的所有这些多少还有点良心的遗老周围，聚集着占优势的多数派，这些人削弱了真正的健康的工人派别的力量。与此有关的是对待军事首领的问题上存在着的双重态度；首先是必须保卫巴黎抗击凡尔赛分子，但与此同时在共和党里存在着对军事首领不信任的旧传统，不愿意交给他们广泛的权力。而最初任用吕利埃^①和贝热瑞的失败教训正好证实这种不信任态度是正确的；再加上法国人有傲慢的传统——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民族和第一流的军人。然而必须承认，在

^① 在《过去的年代》杂志里作米利埃，显系误刊。——编者注

他们那里唯一配得上这个称号的首领是那个彼得堡康斯坦丁军事学校的学生(他^①现在已经裹着红旗躺在拉雪兹神父公墓里)和那个半英国人、半法国人(他^②已经被凡尔赛恶棍第二次判处死刑)。如果您考虑一下,这些愚蠢的传统和不同的意向已把巴黎政权搞得何等四分五裂,使它不能坚决而始终如一地行动,那末您感到惊奇的不是其结局是这样的令人不满意,而是竟然会出现我们所见到的那种结果,公社怎么会持续存在了七十四天,曾经发生过的那些愚蠢、错误和过火行为,怎么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是,对于那些真正希望人类进步的人来说,对于那些明白现今只有在社会变革的道路上才可能取得这种进步的人来说,对于那些习惯于更深刻地洞察历史的进程而不畏惧在历史的手术刀下从人类伤口里流出来的血和脓的人来说,巴黎公社是历史上最卓越的一种现象,是最有意义和最令人信服的一份答案……

载于《过去之声》杂志
1908年第7—8期

俄文按《过去之声》杂志
刊印

海·荣克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10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马克思:

勒穆修把自己的朋友领到我这里来,那个人在公社时期曾在普罗托那里任委员,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聪明的、有良好教养的青年。他在城外某地当过法语教师,但是没有薪金;现在他几乎一文

① 波兰人雅·东布罗夫斯基。——编者注

② 大概指罗谢尔。——编者注

不名,而且沒有工作。我们能否为他想点办法?我认为,罗兹瓦多夫斯基再过几天就能找到工作。我给了他一个地址,他已得到了对他初次申请的满意答复;但是,对这个叫布尔德伊的勒穆修的朋友怎么办?是否要奥斯渥特到某些地方去为他寻找工作?请原谅我,信写得这样不好。我累了,因为今天我已经写了十一封信了。

向全家问好

海·荣克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607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第一次发表

697

约·黑尔斯致弗·恩格斯(摘录)

伦 敦

1871年11月3日于伦敦

……我收到了左尔格的来信,随信附来一张三十一英镑的支票,是给流亡者的。我已把它寄给荣克,因为他正需要钱支付我们所欠的印刷费。

致兄弟般的敬礼。

约翰·黑尔斯

第一次发表于《近代与现代
史》杂志 1971年第1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弗·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摘录)

莱比锡

1871年11月4日于伦敦

……公社委员若昂纳尔已来这里，又在总委员会担任了原来的职务。茹尔·瓦累斯也在这里。朗维耶在代表会议期间就来了。西卡尔最近几天刚到。同奥科洛维奇一起从监牢里逃出来的雅克拉尔——优秀人物之一——平安地到了伯尔尼，你大概已经知道了。总的说来，多数是优秀人物；自然，在这一大批流亡者当中也总有一些败类，其中包括《度申老头》的编辑韦梅希这个彻头彻尾的坏蛋。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
第1卷(6)1932年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
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33卷第314页)

卡·马克思致海·荣克

伦敦

1871年11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请您下星期给博弗尔(他已经没有房子住)十个先令。如果他在下星期内还找不到工作,我们得把他送到布鲁塞尔去,从那里他

可以设法回法国。

您的 卡·马·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314页)

598

爱·特鲁拉夫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11月6日于伦敦

阁下：

得知您生病的消息，我很难过。我能聊以自慰的是：您很快会恢复健康的。

寄给您第二校校样^①。我冒昧建议利用封底空页登一个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广告，这本书我这里还有相当数量未售出。

打算出售新的小册子吗？如果打算出售，那么价格多少？

忠实于您的 爱·特鲁拉夫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616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译的

① 《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编者注

卡·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摘录)

霍布根

1871年11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在这里的法国流亡者当中成立了一个国际的支部——“1871年法国人支部”(约有二十四人),由于我们要求修改它的章程,它很快就同总委员会发生了争执²⁰⁰,可能事情会闹到分裂的地步。这些人跟瑞士的一部分法国流亡者共同行动,而那些流亡者又同被我们解散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巴枯宁)派²⁰¹勾结在一起。他们攻击的对象,不是那些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而是伦敦的总委员会,特别是鄙人。我花了将近五个月时间为流亡者奔波,并用关于内战的宣言^①挽救了他们的声誉,而他们对我的报答就是这样。

早在代表会议上,当西班牙、比利时、瑞士和荷兰的代表对总委员会可能因为掺杂太多的法国流亡者而失去国际性表示担心⁵⁹⁹时,我还出来为他们辩护。但是,在这些“国际主义者”眼里,单是“德国”的影响在总委员会中占优势(因为科学是德国的)这一点就已经是一种罪过了……

顺便说一下,我想要十二份10月21日的《伍德赫尔周刊》,上面登有我女儿的一篇通讯^②。这一期我们只是偶尔见到过一份。

① 《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② 燕妮·马克思给《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编辑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704—715页和本书第603页。——编者注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1906年斯图加特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322页)

约策维茨²⁰²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11月9日于柏林^①

公民,书记:

……10月底我曾写信去莱比锡,请《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告诉我利沙加勒、贝热瑞和泰斯合写的《公社史》²⁰³一书的名称和价格,这样才能确定出售价,或者告知《人民国家报》发行处所需的款额。我在编辑部第89号邮箱里看到了编辑部的答复:“我们尚无此书。”难道这样重要的事不应当快一点决定吗?我急切要求告诉我这本书的名称和订价,要是有可能做到,最好用代收价款的办法把它从英国立即寄到普鲁士来。克瓦斯涅夫斯基表示愿意保证此书的德文翻译,而借助于这本书以及布朗基的那本《祖国在危急中》^②,可以到处以《公社史》为题进行出色讲演了……

^① 日期上方有地址:弗朗茨。柏林附近布赫霍尔茨。——编者注

^② 奥·布朗基《祖国在危急中》1871年巴黎版。——编者注

敬礼和兄弟情谊。

约策维茨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623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致卡·帕拉迪诺(摘录)

600

那不勒斯

1871年11月23日于伦敦

……您抱怨“代表人数少”^①。这不是总委员会的过错。但是,比利时、西班牙、荷兰、英国、德国、瑞士和俄国都直接派了代表。至于法国,当时在伦敦的几乎所有巴黎公社委员都是它的代表,我不认为,您会对他们的代表资格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如果说意大利没有选派代表,那您应该把这一点归咎于您的政府……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
第26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
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33卷第340页)

霍·梅萨致保·拉法格(摘录)

圣塞瓦斯田

1871年11月23日于马德里

……您是否经常收到《解放报》? 现将该报寄给您。从报上您

^① 在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上。——编者注

可以看到您曾对我们讲起过的救济公社保卫者家庭的捐款签名。我们应该把已募集好的捐款寄给谁？

如果能很快得到您的答复，我将是很高兴的。假如您能寄给我有关撰写卡尔·马克思传记的素材，我将非常感谢您。《西班牙新闻画报》想要登载马克思的相片，这张相片是编辑从伦敦弄到的，还请我供给有关他生平的资料，并希望这些资料搞得更详细一些。

请向您的夫人转致问候。衷心地握您的手。

您的 梅萨

第一次发表于《近代与现代史》杂志 1971 年第 1 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卡·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①(摘录)

霍布根

1871 年 11 月 29 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1) 纽约委员会^②收到的《内战》小册子，每册只需付两便士。章程和条例根据销售情况，每份付一便士。但是您应该来信告诉我们，您需要多少份章程的法文本和德文本。除了您目前立即需要的数目以外，您最好还留一些作为储备。

(2) 关于给我们寄来的救济流亡者的钱，总委员会需要一个明确的书面声明，说明由总委员会独自负责把钱分给法国流亡者，而所谓的“伦敦法国流亡者协会”没有监督总委员会的权利。

这样做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虽然上述协会的会员多数都是诚

① 这封信是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公用笺写的。——编者注

② 国际工人协会北美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编者注

实的人，但领导他们的委员会却是由一些恶棍组成，所以流亡者中的一部分人，而且是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就不愿意同这个“协会”有任何交往，而愿意直接得到总委员会的帮助。因此，我们每星期交一笔钱给协会去分配，另一部分则由我们自己直接分配。

正是以上提到的那些恶棍，对总委员会散布了极其恶毒的诬蔑，其实如果没有总委员会（它的许多成员不仅牺牲自己的时间，而且还自己掏腰包）的帮助，法国流亡者早就“crevé de faim”〔“饿死了”〕。

第一次发表于《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1906年斯图加特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353—354页）

尼·梯布林²⁰⁴致卡·马克思(摘录)

1871年12月16日^①

亲爱的博士：

我对您讲起过的那件事，据我所知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内务部根据法国政府的坚决要求，打算追缉被指控犯有民事罪、放火和抢劫罪行的流亡者，并尽可能大量地引渡。此情报来自该 office〔机关〕里的一个职员；但是他不愿意提供更多的消息……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674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译的

第一次发表

^① 日期上方有地址：麦多克斯街 52 号。——编者注

燕·马克思(女儿)致路·库格曼(摘录)

汉 诺 威

1871年12月21—22日于伦敦

……亲爱的医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您的亲切来信,并请您原谅我没有及早回信。如果您知道我最近多么忙,您是会原谅我的。最近三个星期来,我经常从伦敦的一个郊区跑到另一个郊区(在这个大城市里,这不是件小事),而且写信往往写到夜里一点钟。奔波和写信的目的,就是为救济流亡者募捐。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努力可惜还没有收到效果。一些下流报刊作家的卑鄙诽谤使英国人反对公社战士,以致大家都以毫不掩饰的恐惧的眼光看着他们。雇主们不愿意同他们打交道。用化名找到了工作的人,一旦被发现有他们是什么人,就被解雇。例如,可怜的赛拉叶夫妇找到了法语教员的工作。但是,几天以前他们接到通知:再也不需要前公社委员及其夫人为之效劳了。根据我亲身的经验,我也能举出这样的例子。譬如,门罗一家人断绝了同我的一切来往,因为他们可怕地发现,我是捍卫非法的公社运动的那个纵火犯首领的女儿。

既然流亡者找不到工作,那您可以想象,他们落到了多么贫困的境地。他们的痛苦是难以描绘的:他们几乎饿死在这个使“人人为自己”的原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大城市的街头。有些英国人认为饿死的现象是自己美好国家制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把饿死的自由视为应当引以自豪的特权,所以根本得不到他们同情的这些外国人的难以形容的贫困,并不会使他们产生多大的反应,这是毫不足怪的。由国际来供养,更确切地说,由国际来援助多数流亡者度过生死关头,已经有五个多月了。但是,现在国际的经费已经用完。在这种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印了附上的秘密通告。这

是我起草的,您可以看出,那里是多么刻意地避免使用一切能使庸人们为之激怒的词句^①……

第一次用意大利文发表于
《工人运动》杂志 1955 年
第 2 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4 年莫斯科第 2 版第 33
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 33 卷第 666—667
页)

爱·马克思致威·李卜克内西(摘录)

603

莱比锡

1871 年 12 月 29 日于伦敦^②

我亲爱的老图书馆:

……您大概听到了我和燕妮在法国的遭遇,听到了关于我们曾经被捕以及省长凯腊特里先生和上诉法院总检察官德尔佩克先生对我们进行审问的情况。我们会陪同劳拉和她的孩子^③去西班牙的一个小镇博索斯特(他们到那里去是为了同在那里避难的拉法格一起住几天),我和燕妮从那里回来时,在法国边界被捕了,在二十四名宪兵押送下从福斯通过比利牛斯山区到了我们当时居住的吕雄。我们到那里以后,被带到德·凯腊特里先生的公馆,在敞篷马车上和对面坐着的两个宪兵一起在门口等候了四十五分钟。后来,把我们送回家了。这是个星期日的傍晚,大街上的人很多。我

① 见本书第 217—219 页。——编者注

② 日期下方有地址:梅特兰公园路 1 号。——编者注

③ 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

们在家里见到了警察，他们早晨把房子上上下下都搜查了一遍，房子里仅留下我们可怜的房东太太和我们的女仆，她们受到了很坏的待遇。凯腊特里已经审问了她们，我们得到通知说，他很快就会来，对我们也采取同样的办法。最后他终于来了，——他不愿在乐队结束演奏之前就离开公园。当省长凯腊特里同上诉法院总检察官德尔佩克、治安法官、侦查员、初级法院检察官等等一起来到时，我们的房间里已经挤满了各色各样的宪兵、特务和密探。我被土鲁斯的警官和宪兵带到另外一个房间，然后他们开始审问燕妮，虽然已将近十点钟了。他们审问她两个多小时，但是从她那里什么也没有得到。以后轮到我了。凯腊特里以极端无耻的手法来欺骗我。他引用燕妮的话，说她已经说出了什么什么，想从我口中骗出一两句答话。我担心和她说的不一致，所以我就说：“是啊，是这样。”这真是一种卑鄙的诡计！但是，尽管如此，他了解到的东西很少。第二天他们又来了，我们拒绝宣誓。过了两天，凯腊特里来对我们说，他晚上将下令释放我们（警察继续看守着我们）。可是，我们被带到了宪兵队，在那里过了一夜。不过第二天就把我们释放了，虽然事实上我们每走一步都有人继续监视，此外，我们的英国护照也没有还给我们。最后我们才得到了护照，到了伦敦。劳拉在博索斯特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不过对待她不象对待我们这么坏，因为她是住在西班牙的。看来，过了一个晚上之后，凯腊特里是尽量想释放我们的，但是梯也尔则想把我们关进监狱。凯腊特里和警察的行为是极为荒唐可笑的，例如，他们在床垫中寻找炸弹，怀疑我们为可怜的孩子热牛奶用的小夜灯里尽是“易燃品”，这一切都是由于拉法格是马克思的女婿，其实拉法格根本没有做什么。

这里有许多公社委员，这些可怜的流亡者万分痛苦——他们谁都一文不名，而您知道，他们找工作多么困难。人家都说他们盗

窃了成百万金钱,我倒希望其中一部分真的被他们拿去了……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674页)

欧·沙特兰²⁰⁵致海·荣克

伦 敦

1871年于泽稷岛圣黑利厄尔

亲爱的公民:

一个月之前我曾用您伦敦的地址寄给我们一位政治流亡者一封信,信是写给公民瓦扬的,因为有人告诉我,瓦扬当时在伦敦。

劳驾您告诉我,信寄到没有。

今天我投邮寄出几期这里出版的一家规模不大的民主派报纸,收到我的信时,您将会同时收到报纸。在这几期报上有几篇题为《三月十八日革命》的文章片断。当然,这几页仅仅是3月18日以后在巴黎发生的事件的简述。

亲爱的公民,当您读完这些片断以后,您可以将它们转交给我们的朋友瓦扬,并告诉他,我很想和他合写巴黎公社史,如果他同意的话。

我在泽稷岛差不多已安顿好了;我的妻子已经在这里工作。

我的女儿和我的母亲最近几天就要到我这里来。

我们的一位朋友蒙·贝朗热在我这里,他是第一百十八营营⁶⁰⁵长,曾是第一区军事委员会委员。

亲爱的公民,在等待接读您的来信的时候,请接受我对您的友好感情。

敬礼与平等。

巴黎名人纪念堂支部,国际会员

欧仁·沙特兰

如果瓦扬已离开伦敦,请把小报转寄给他。

请告知,安得利约和韦济尼埃是否同您在一起?请您把他们的地址告诉我,我急于要给他们写两句话。

来信请寄圣黑利厄尔(泽稷岛)斯托普福特路 11 号欧仁·马尔贝尔,转欧仁·沙特兰。

我的女儿(她也被迫离开祖国)未来到之前,我发表文章的署名只用我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我的女儿受迫害是因为她曾是第一区的教师。

如果我们流亡在伦敦的朋友中有人愿意告诉我点什么,即使是传记性的随笔,出生日期和其他资料,那末我预先感谢他们。

我将在我的作品中利用这些资料,我希望能从这部作品开始写作,并给它题名为:巴黎公社委员传记。我已经拥有很多资料;此外,我还几乎认识所有的委员,有的是在 9 月 4 日以前,有的是在这以后认识的。

欧·沙·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86, ед. хр. 1048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弗·阿·左尔格致伦敦国际总委员会 1871年12月份的报告(摘录)

1872年1月7日于霍布根

当我们得知有关处决费雷、罗谢尔和其他人的消息时,我国整个报界这一天全都被梯也尔政府的暴行激怒了,因此我们认为,不再需要举行专门的示威游行。法国人支部很想举行这样的示威游行,并向分立主义委员会提出这个建议,这正中后者之意,于是决定在星期日即12月10日举行哀悼游行^①。关于这件事,跟通常一样报告了警察局。但是当局看出禁止星期日示威游行的好处,于是下令禁止游行,就在当天晚上,分立主义委员会正式撤销了自己的第一个决议,并决定在12月25日星期一圣诞节那天举行示威游行。完全没有纪律,这对于我们的反对者来说确是一个特点,结果造成他们这一派的某些成员反对新的决议,并决定情愿冒险而举行示威游行。这些人,主要是第九支部的成员(纽约的几个讲英语的小组),集合在约定地点,在那里他们遭到逮捕并在监狱里关了一夜。社会舆论站在他们一边反对警察局。于是分立主义委员会再次撤销了自己的决议,并宣布了无论如何要在下星期日举行示威游行的意图。他们派代表找警察局的特派警官和州长,代表们终于达到目的——撤销了示威游行的禁令。哀悼游行是12月17日星期日举行的,它唤起了社会舆论界的同情。游行约有两千人参加。一大批爱尔兰人参加了示威游行,他们以此表明,他们抛弃了民族的和宗教的旧偏见,向前迈进了一步,我们认为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这次示威游行引起了真正强烈的反应,所有的报

^① 见本书第431—434页。——编者注

纸在这一天都刊满了关于国际的报道和消息等，以及关于杰出的国际会员的特写。无论在老中央委员会，还是现在，我们总是竭力避免自己受这件事的影响。报纸所载的某些典型报道等文章和请帖一起已寄给了卡尔·马克思和约·格·埃卡留斯作为向总委员会的报告……

已经决定，今后编排新老文部就以它们被地方委员会通过接受的时间为依据。芝加哥分支请求帮助，我们将尽力而为；我们的反对者拒绝帮助，并按另一套办法支配为此目的而募集的捐款。一笔六十二美元及其他款项寄给了总书记约翰·黑尔斯，以救济公社流亡者。下列捐款者在临时联合会委员会 12 月 31 日召开的最近一次会议上，一致决定：“只有伦敦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有全权支配和监督我们为救济公社流亡者而寄的捐款。”

第一次发表于《苏联
共产党历史问题》杂志
1971 年第 5 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607

弗·恩格斯致卡·特尔察吉(摘录)

都 灵

[草稿]

1872 年 1 月 14 日于伦敦^①

……我认为，“权威”和集中这些字眼他们^②用得太多滥了。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能比革命更有权威了，如果用炸弹和枪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就象在一切革命中所做的那样，那末，我认为，

^① 日期后面有地址：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编者注

^② 巴枯宁分子。——编者注

这就是在行使权威。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胜利以后，你们可以随意对待权威等等，但是，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拧成一股绳，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如果有人向我说，权威和集中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两种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末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

原文是意大利文和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378页)

燕·马克思(女儿)致路·库格曼(摘录)

汉 诺 威

1872年1月22日于伦敦

……我担心您的关于流亡者的计划实现不了。只要稍微找一点借口，就可以把这些流亡者送交凡尔赛刽子手。甚至在英国这里，政府也在秘密地准备实施关于引渡他们的法案。如果说事情还没有弄到这个地步，那也仅仅是因为政府的这个意图刚一露头，就马上被英国人民察觉到了，英国人民现在已有所戒备，他们不会使自己措手不及，对于这种损坏他们国家声誉的行为，不会袖手旁观。不知道我是否写信告诉过您，爸爸最先得到了有关政府这个计划的消息——是通过一个与内务部有联系的熟人了解到的，他立即把这些消息通知了总委员会^①，此后这个消息就在《东邮报》

^① 见本书第67—68页。——编者注

上发表了206……

608 我还要告诉您，警察局又来找拉法格的麻烦了。他不得不离开圣塞瓦斯田，现在住在马德里。这样一来，只有劳拉一个人带着孩子留在异国。我们不能想象，用什么借口再把拉法格驱逐走，因为在西班牙，由他组织了支部的国际现在并没有遭到迫害……

第一次用意大利文发表于
《工人运动》杂志 1955 年
第 2 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4 年莫斯科第 2 版第 33 卷
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 33 卷第 676—677 页)

海·荣克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2 年 1 月 26 日于伦敦

亲爱的马克思：

十一英镑已分文不剩；五英镑十七先令六便士寄给了在密德尔布罗的十一个人；上星期六我交给流亡者委员会五英镑；上星期我还支给公共食堂五英镑，在这之前的一星期里也支过五英镑；这个星期没有任何进款，所以无论是公共食堂，还是流亡者委员会，我都不能提供了；我写信到各处去，但是没有钱寄来。

今晚我将去参加联合会委员会会议^①，如果里沙尔·朗德克或者勒韦尔戴先生们出席的话，我也有充分准备进行战斗。我争取在下星期的一个晚上同您会见，暂且代我向马克思夫人和全家

^①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

致敬。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海·荣克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748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第一次发表

普·奥·利沙加勒致卡·马克思^①

伦 敦

1872年1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我想请您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小组,并且请您加入。您可以从章程中了解到我们的目的,——哪怕多少团结一些如此四分五裂的流亡者,其实他们中间确有一些优秀分子。已经有四十个流亡者抱着这个目的联合起来了,我们并不怀疑,大家会加入到他们一起的,特别是现在,流亡者协会已经丧失了政治性质而变为互助团体。此外,这种联合还有一个好处,它可以帮助我们在法国的朋友们,他们现在尚不清楚,该向谁表达他们对流亡者深表同情的支持。亲爱的公民,我们希望您以自己的威望来支持我们,以便最快地达到我们的目的。

您将给我们事业的帮助是巨大的,因为在您的促进下,那些负有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使命的人将会团结起来。

① 信是用社会问题研究小组秘书处的公用笺写的;托登楠大院路弗朗西斯街31号。——编者注

亲爱的公民,请您到我这儿来一趟。

忠实于您的 利沙加勒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744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阿·于贝尔²⁰⁷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2年2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我想请您大力帮忙。我好长时间以来一直在为安得利约关于公社的一本著作寻找出版者,但毫无结果。我想起了您在布鲁塞尔的那位承担出版比果辩护词的朋友^①。在您的帮助下我的朋友是否能够与他进行联系?或者告知安得利约,您的朋友愿意为他办这个事?安得利约知道我在请您帮忙,我也让他相信,一切都会顺利的。这将是又一次帮忙,为此流亡者将非常感谢您。

您所知道的,在《美国回声报》上发表文章的事情并没有忘掉,而只是由于早先拟定的文章而延迟了。昨天我还提醒经理注意到他的诺言,他再次叫我相信,他打算在最近发表我们期待他发表的所有文章。我和朋友们为您加入社会问题研究小组而相互祝贺。您在中间将能帮助根除思想混乱现象,并且把尚未组织起来的民主制拥护者团结在国际周围。

① 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编者注

祝您健康。致兄弟般的敬礼。

阿·于贝尔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 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751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莫罗-蒙泰泰翁致卡·马克思^①

伦 敦

1872年2月5日于伦敦

公民:

我很高兴向您奉告, 社会问题研究小组全体大会在2月3日的会议上一致批准了您的当选。

本通知请您查照。

敬礼与平等

小组书记 莫罗-蒙泰泰翁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 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752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① 信是用社会问题研究小组秘书处的公用笺写的。——编者注

阿·迪约尔吉²⁰⁸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2年2月23日于佩斯

尊敬的马克思先生：

最近几个星期我在这里的匈牙利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国际工人协会的文章，因此很多人向我提出接受他们参加协会的申请。我总共只有几份德文本《章程》和一份英文本的《章程》，后者还是1868年的，但是没有一份匈牙利文本，而且我不知道，是否有这种文本。在此地一家发行很广的资产阶级机关报上我曾将《章程》译成匈牙利文发表过（我指的是1871年9月以后的现行章程），但是，未经您的同意和总委员会的同意我认为自己无权刊印单行本。由于至今还没有正式的匈牙利文本，我建议采用我的译文，而且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在这里交付出版。所以我要求弄清楚总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并请告知，我是否应当事先寄去我的译文。弗兰克尔或者我的朋友瓦扬会乐意把您的答复告诉我。如果我知道他们的地址的话，我就直接去找他们了。

我还想出版一本公社史，而且尽可能同原文版本同时出版。关于这件事是否需要去询问什么人？

请您可爱的一家，向恩格斯先生及党的其他同志转致我的问候。我仍然尊敬您。

阿拉达尔·迪约尔吉^①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21, ед. хр. 172/17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第一次发表

^① 信的末尾写有地址：佩斯，优尔脱街4号。——编者注

卡·马克思致海·荣克

伦 敦

1872年2月26日^①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您能否在星期四晚上到我这里来，同我和恩格斯一起给报纸写一篇关于总委员会用于流亡者的开支等等的报道？

请把您的收支簿带来，还有尽可能多的关于我们已经安排了工作的人员的材料。

我们和许多法国人明天晚上不去霍耳博恩了，因为街上很乱，会议无法举行²⁰⁹。

哈里逊又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无耻地吹嘘他那一伙给予流亡者的莫大援助，似乎这种援助使所有真正应受援助的人摆脱了苦难²¹⁰。

附上燕妮^②的便条和汇款单。

您的 卡·马·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412页）

① 原稿为：“27日”。——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雷·维耳马尔²¹¹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2年3月8日于曼彻斯特^①

公民：

我终于找到了职位(八十英镑)，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多亏公民穆尔和您的帮助。为此我非常感激您，还得感谢公民恩格斯，他曾允许用他的名义。

因为我沒有拉法格的地址，您能否在下次给他或者给他的妻子去信时，把这件事告诉他。

我们正在准备庆祝三月十八日纪念日。我们有庆祝场所。我们还将设法给流亡者寄些东西。

但是这还不够，我认为，所有得到过帮助的人在找到工作后也应该经常按自己工资的一定比例提供援助。已经有一些人被安排好工作，我希望建立流亡者协会，凡是已被安排好工作的以及那些有收入的人参加协会后，都能从他们的收入中提供一定比例的捐款。

在曼彻斯特不可能着手作这件事，但我认为，在伦敦也许容易建立一个委员会——或者是中立性质的，或者是由已安置好的和未安置好的流亡者代表组成。如果您的两个女儿或者某个知名人士肯办这件事，那末任何人都不会拒绝捐款的。至于我，我热切希望能实现这个兄弟般的友好举动，我向那些着手作这件事的人预先报名。

^① 信的末尾写有地址：东区罗莎蒙德街39号，还有卡·马克思在伦敦的地址。
——编者注

我也很希望有人给那些不大懂英语的人上英语课。我本来可以安排一个卖肉的人（在寄到这里来的名单中有一个这样的人），但是若昂纳尔对我讲，他们中间没有人会英语，甚至稍许懂得一点的也没有。现在他们都应该学会讲。

公民，请向女士们转致我热诚的敬意并请相信，我完全忠实于您……

雷·维耳马尔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797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弗·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摘录)

613

霍 布 根

1872年3月17日于伦敦

……我们原定在明天召开群众大会来纪念三月十八日革命，但是昨天晚上突然接到通知，不让我们使用已租好的礼堂了：借口是不允许法国共产主义者在伦敦的任何一个礼堂举行集会。由于礼堂的主人不愿意白白放弃十英镑十先令的租金，加上我们也要求赔偿损失并争取得到点什么东西，所以很明显，政府得赔偿损失。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冒一次险，并将从容地到那里去^①，如果大门上着锁（很可能是这样，但也不一定），那我们就要强迫那个告诉我们上述通知的人做证人，看一看会有什么结果。无论如何

^① 见本书第220—222页。——编者注

我们要让格莱斯顿先生出出丑……

您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1906年斯图加特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432页)

弗·恩格斯致詹·博维奥(摘录)

特 拉 纳

1872年4月16日于伦敦^①

……我们十分满意地读了您在《自由报》上发表的那些捍卫巴黎公社、反对维·雨果和其他人的文章²¹²。我们很乐于相信，这是为此目的而用意大利文写的第一批文章。与此同时，我们在这里发表了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3月23日，我给您寄去了一份英文的和一份德文的宣言，因为我们这里没有法文本，而意大利文本(发表在吉尔真提的《平等》上)尚未准备好。您可以从这篇宣言中看到，我们的思想也是一致的，而且我们也没有忘记履行自己的职责……

第一次摘要发表于N.罗谢理《马志尼和巴枯宁。意大利工人运动十二年》1927年都灵版；全文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444—445页)

^① 信是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公用笔写的。——编者注

埃·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
致卡·马克思(摘录)

伦 敦

1872年4月26日于布鲁塞尔

……大量流亡者被指控犯有暴行或缺乏生活资料而被迫迁移,我不能保证,他们能否留在比利时。然而在布鲁塞尔不少于两百人还没有受到干涉,虽然都知道他们曾是公社参加者,但是无论是市政当局或者市民都没有表露敌意,要不是有梯也尔(他在这里有一伙警察来监视流亡者),那末政府就不会来管他们了。

杜律的事曾使我感到困难,现在他在我的一位朋友那里做出售蜡烛的经纪人,挣钱谋生,过得不错。至于罗沙,我还要看看能做些什么;如果他早来四个小时,我就会给他一个会计的职位,现在这个位置已给了法热,他曾在财政委员会里和瓦尔兰一道工作过。

这里有一个法国人的慈善事业团体,是我帮助建立的;它的资金不多,但能尽力而为,我打发到那里去的人都不会空手而回。

我想在英国募捐,要求每人一年交纳十二法郎。要不要去找斯特普尼,对这件事您怎么考虑? ……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21, ед. хр. 165/3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托·斯密斯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2年4月27日于诺定昂^①

阁下：

我寄给您一本关于公社的书信集子；我已弄到一期登载着其中一封短信的报纸，而另一封信我是从报馆保存的全份报纸中抄下来的。

如果您能设法帮助我推销小册子，我会感到十分庆幸。我想，
*15 有谁根据通常条件，即减价百分之二十左右而购买一定的数量，我就会把小册子寄给他。

希望很快就得到您的复信。

您的忠实的 托马斯·斯密斯

致卡尔·马克思

伦 敦

又及，我寄给加里波第一本小册子，而且收到了他的回信，说他阅读之后感到很满意。

托·斯密斯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1, ед. хр. 2858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① 日期上方有地址：甘布尔街34号。——编者注

沙·龙格致弗·恩格斯

伦 敦

1872年4月28日于伦敦

将军：

依照荣克的建议，我让一个残废的波兰青年来找您，他在伦敦找不到工作，现在很急于要回祖国去。在公社时期他曾被选为营的现金管理员，在公社失败后好不容易才得到营救免遭凡尔赛分子的枪杀。

我应当顺便说一下，这个年轻人非常聪明，而且在社会主义思想方面颇有研究。他已经筹集了一笔钱，足够到达柏林，在那里他期望遇见朋友和同胞。

如果您能给这一小笔钱添上一点，他就能买一些他紧迫需要的衣服。

忠实于您的 沙尔·龙格

又及，请您向恩格斯夫人转致我的敬意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862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社会问题研究小组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2年5月17日于伦敦^①

公民：

十二个流亡者来找小组谋求寄宿处，因为小组没有经费，而流亡者协会通常也没有钱，我们不得不暂时收留他们。小组必须在明天的全体会议上作出关于它面临的巨额开支的决定。

小组还要筹备开一次会，并为会议准备一个关于三月十八日社会革命的调查方案的报告，这个报告供下星期四召开的流亡者全体会议用。

这两个关系到小组生存的重要问题不允许它的任何成员漠不关心。为了不破坏团结的原则和不违背自己的习惯，我们不能不出席明天的全体会议。

敬礼和兄弟情谊

书记^②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887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① 日期上方有社会问题研究小组的地址：托登楠大院路弗朗西斯街31号。——编者注

② 签名不清楚。——编者注

埃·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
致卡·马克思(摘录)

伦 敦

1872年6月16日于布鲁塞尔
星期日二时

敬爱的导师：

出版商使我耽搁至今，他刚寄来两千本《内战》。一千四百本我已交铁路运给您，五百本寄给培列，我按照您10日来信的指示精神给他写了信。最后的一百本寄给了韦里康，我还在等待发行额的余数，我希望在周末收到，不过，当然不可能指望装订工人会那样准时：说实在的，我并非甘心情愿误期食言。我得到了教训，以后要洽商得更妥当些。

同一邮班寄给您、恩格斯、荣克、赛拉叶和埃卡留斯每人一本。

我想到伦敦去几天办理一下商务，要是去的话，我将于星期五晚上或者星期六早晨（21日或者22日）离开这里，并带去剩余的份数。不管怎样，如果我在这里还能为您做点事，请在星期四早晨通知我。

我用适当的办法弄到了《雾月十八日》和关于分歧的小册子，我相信，这件事已通知过您。

《国际报》上署名为P.的通讯作者是卢昂人奥布里，他现在在 617
巴黎，是一个忠实的、有学问的人……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21, сд. хр.165/13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燕·马克思(女儿)致路·库格曼(摘录)

汉 诺 威

1872年6月27日于伦敦

……《内战》的法译本对流亡者起了很好的作用，它使所有各派——布朗基派、蒲鲁东派和共产主义派——都同样感到满意。很可惜，它没有早些问世，不然，它肯定会在许多方面缓和对待总委员会的敌对态度……

第一次用意大利文发表于
《工人运动》杂志 1955年
第2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
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33卷第686页)

蒙然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2年8月28日于伦敦^①

卡尔·马克思公民：

我们痛心地注视着在伦敦避难的政治流亡者的境况。我们冒昧向您请求帮助。

在巴黎进行的大批逮捕，使来伦敦的流亡者不断增加。仅能为没有工作的流亡者提供粗淡饭食的救济委员会，现在由于缺乏

^① 信末有地址：伦敦莱斯特广场赖德大院15号。——编者注

救济金而陷于绝境。我们诉诸您的人道主义，请给予援助处境如此困难的人们。

敬礼和兄弟情谊

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书记

蒙然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3003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莫·拉沙特尔²¹³致沙·龙格(摘录)

618

巴 黎

1872年11月5日于圣塞瓦斯田^①

亲爱的龙格公民：

请您按印刷品邮寄给我一本韦梅希刚刚发表的《公社史》小册子，关于这本书我是在《号召报》上看到的。

根据邮局的规定请把书双层包扎……

……我认为，您一定能为我提供这个微小帮助的，为此事先感谢您。有来有往，就这样说定了吧。

忠实于您的 莫里斯·拉沙特尔

愿公社和联邦在红旗下前进！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7, ед. хр. 21/4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① 日期前面有地址：圣塞瓦斯田(西班牙)邮局莱孔特先生。——编者注

里斯托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2年12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受委托为贫困的公社保卫者提供援助的新委员会，目下处在十分为难的境况中：缺乏资金救济这些丧失生活来源的公民（他们当中还有一些病人），他们需要得到帮助。

知道您非常愿意支援受难的社会主义拥护者，新委员会请求您象以前所做的那样给他们以援助。

委员会期望您将会满足这个要求，请您接受事先的谢意和兄弟般的敬礼。

谨受伦敦公社流亡者委员会的委托

书记

里斯托^①

第一次发表于《近代与现代史》杂志 1971 年第 1 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619

马·巴里²¹⁴致卡·马克思

1873年3月17日

星期一晚

亲爱的马克思：

小委员会已租赁牛津街东堡街 30 号富兰克林大厅（贝奈斯街

^① 信末有地址：非茨罗伊广场夏洛特街 66 号。——编者注

附近)供 3 月 24 日星期一晚上用。据说,这是能够弄到的较好的地方。租不到 18 日用的礼堂。

忠实于您的 马耳特曼·巴里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2801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波波夫²¹⁵ 致拉·鲍·哥登别尔格(摘录)

1873 年 3 月 19 日于巴塞罗纳

……我在这里的处境很不妙。没有钱,没有工作,又加上不通语言。苦恼得要命。在这里我和法国的公社战士最亲近。他们待我很友好。昨天是他们的三月十八日革命节。发表了很多令人振奋的演说。总的来说,会开得很热烈,后来前往国际咖啡馆,在那里又跟西班牙人讲了话。连士兵们也欢呼起来并提议为公社干杯。

曾经三次为俄国干杯。一次由法国人提议,一次由西班牙人提议,还有一次是我提议的。全体一起干杯,高呼着:俄国的社会革命万岁……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21, ед. хр. 384/8

第一次发表

俄文是按手稿刊印的

赛·维克里²¹⁶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3年3月23日于伦敦^①

亲爱的公民：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托我向您转致祝贺和兄弟般的敬礼，并请您支持正义的事业，光临委员会为隆重纪念公社而召开的群众大会。所附请帖表达此意。

620 亲爱的公民，我仍以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名义

致兄弟般的敬礼

通讯书记 赛米尔·维克里

致卡尔·马克思博士。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21. ед. хр. 117/18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赛·维克里致弗·恩格斯

伦 敦

1873年3月23日于伦敦^②

亲爱的公民：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托我向您转致祝贺和兄弟般的敬礼，

①② 信是用公用笺写的：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西区索荷区丹麦街埃克莱蒂克大厅7号。旁边注明支部的地址：北区芬奇利街弗赖恩公园橡树别墅3号。——编者注

并请您支持正义的事业，光临委员会为隆重纪念公社而召开的群众大会。所附请帖表达此意。

亲爱的公民，我仍以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名义

致兄弟般的敬礼

通讯书记

赛米尔·维克里

致弗·恩格斯先生。

第一次发表于《近代与现代史》杂志 1971 年第 1 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译的

弗·恩格斯致奥·倍倍尔(摘录)

胡贝尔茨堡

1873 年 6 月 20 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自然，任何党的领导都希望看到成功，这是很好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有勇气为了更重要的事情而牺牲一时的成功。尤其是象我们这样的政党，它的最后的成功是绝对不成问题的，它在我们这一生中并且在我们眼前已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发展，所以它决不是始终无条件地需要一时的成功的。以国际为例，它在巴黎公社之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吓得要死的资产者认为它是个万能的東西。国际本身的大批成员以为，这样的情形会永远继续下去。我们深深地知道，气泡是一定要破灭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钻到国际里来了。它里面的宗派主义者已经有恃无恐，滥用国际，希望会容许他们去干极端愚蠢而卑鄙的事情。我们没有容忍这种情况。我们很清楚，气泡总有一天是要破灭的，所以我们尽力不使

灾祸拖延下去，而使国际纯洁无瑕地从这个灾祸中脱身出来。气泡在海牙破灭了，您知道，大会的多数代表都怀着沉重的失望心情各自回家去了。而几乎所有这些希望在国际中找到博爱和调和的理想而感到失望的人，在自己家里进行了比在海牙剧烈得多的争吵：现在，好争吵的宗派主义者竟宣扬起调和来了，而且还诬蔑我们好争吵，说我们是独裁者：如果我们在海牙采取调和的态度，如果我们掩饰分裂的爆发，那末，结果将会怎样呢？宗派主义者，即巴枯宁派，就会有一年之久的时间以国际的名义做许多更加愚蠢而无耻的事情；最发达的国家的工人就会厌恶地转过身去；气泡就不会破灭，它将由于被针刺破而慢慢地缩小，而仍然一定要带来危机的下一次代表大会，则会变成无耻之徒的丑剧，因为原则早已在海牙牺牲掉了：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确实就会灭亡，会因“团结”而灭亡：而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我们光荣地摆脱开腐败分子（出席最后一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议的公社委员们说，从来没有一次公社会议象对欧洲无产阶级叛徒所进行的这一审判会那样给他们以如此强烈的印象）；我们让他们在十个月中尽一切力量撒谎、诽谤、搞阴谋，而结果怎样呢？他们，即国际大多数所谓代表现在自己声明说，他们不敢出席下一次的代表大会（详见和这封信同时送交《人民国家报》的那篇文章^①）。如果我们不得不再一次采取行动的话，大体说来，我们还会这样做；当然，策略上的错误总是可能犯的……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摘要发表于：弗·恩格斯
《政治遗教。未发表的书信选》
1920年柏林版；全文用俄文发
表于《布尔什维克》杂志 1932
年第 10 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
莫斯科第 2 版第 33 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33 卷第 592—593 页）

^① 弗·恩格斯《在国际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516—520 页。——编者注

弗·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摘录)

622

霍 布 根

1873年7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由于受到你们那种不切实际的指示的约束，日内瓦的那笔钱仍旧放在我这里。试问，给牺牲的公社战士的寡妻孤儿汇款，到哪里去找地址呢？这笔钱我只能代你们保存着，因为我们根本不能完成这一委托。我倒建议把这些钱拨给赛拉叶，委托他将这笔钱尽可能用于规定的目的，或者用于公社流亡者；或者把这笔钱拨给国际，它对国际当然会有用处，——还没有在这里安顿下来的流亡者，用不着花许多钱。我将给日内瓦寄去十英镑。其余的由你们支配²¹⁷……

你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摘要发表于《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1906年斯图加特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600页)

卡·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摘录)

霍 布 根

1873年9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鉴于欧洲的形势，我认为，暂时让国际这一形式上的组织

785

退到后台去,是绝对有利的,但是,如果可能的话,不要因此就放弃纽约的中心点而让培列之流的白痴或克吕泽烈之流的冒险家篡夺领导权并败坏整个事业。事变和不可避免的发展以及情况的错综复杂将会自然而然地促使国际在更完善的形式下复活起来。在目前,只要同各个国家中最能干的人物不完全失去联系就够了,而根本不要去考虑地方性的日内瓦决议,干脆不要去理会它。那里作出的唯一的好决议——推迟两年召开代表大会,对这种活动方式是有利的。此外,这也会使大陆各国政府利用国际的幽灵来进行反动的十字军讨伐的打算落空,因为资产者到处认为这个幽灵已经被顺利地埋葬了。

顺便说一下,务必把有关公社流亡者用款的收支账簿退还给我们。为了使我们能够驳斥诬蔑,它对我们是绝对必要的。这个账簿同总委员会的总的活动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在我看来,任何时候也不应该把这本账簿从我们的手中交出去……

第一次发表于《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1906年斯图加特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608—609页)

弗·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摘录)

霍布根

1874年9月12〔—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在你退出以后²¹⁸,旧国际就完全终结了。这很好。它是

属于第二帝国时期的东西，当时笼罩着整个欧洲的压迫，要求刚刚复苏的工人运动实现统一和抛开一切内部争论。当时是这样一个时期：无产阶级共同的世界性的利益被提到首要地位。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丹麦刚刚加入了运动，或者正开始加入运动。在 1864 年，运动本身的理论性质在整个欧洲，即在群众中间，实际上还是很模糊的，德国共产主义还没有作为工人政党而存在，蒲鲁东主义很弱，还不能夸耀它的那一套特别的幻想，巴枯宁的那一套新的荒谬货色甚至在他自己的头脑里都不存在，连英国工联的领袖们也认为可以按照章程的导言中所规定的纲领加入运动。第一个巨大的成就应当破坏各个派别的这种幼稚的合作。这个成就就是巴黎公社，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尽管国际没有动一个手指去促使它诞生；要国际在一定程度上对公社负责是完全合理的。当国际由于公社而在欧洲成为一种道义上的力量时，争论马上就开始了。各个派别都想利用这个成就。不可避免的瓦解开始了。由于看到唯一真正打算按照广泛的旧纲领继续工作的人们——德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日益增长而产生的妒嫉心，驱使比利时的蒲鲁东主义者投入了巴枯宁主义冒险家的怀抱。海牙代表大会实际上是一个终结，而且对于两派来说都是如此。还能够以国际的名义做出点事情的唯一的国家就是美国，因而出于健全的本能就把最高领导机关搬到那里去了。可是现在，国际在美国也没有威望了。任何想使它重新获得新生命的进一步的努力，都会是愚蠢而徒劳的。十年来，国际支配了欧洲历史的一个方面，即蕴藏着未来的一个方面，它能够自豪地回顾自己的工作。可是，它的旧形式已经过时了。要创立一个象旧国际那样的新国际，即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联盟，需要有对工人运动的普遍镇压，即象 1849—1864 年那样的情形。可是现在的无产阶级世界太大、太广了，要达到这一点已不可能了。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

624

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

第一次摘要发表于《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1906年斯图加特版，全文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莫斯科第2版第33卷刊印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643—644页）

列·弗兰克尔致卡·马克思

伦 敦

1876年3月28日于布达佩斯^①

亲爱的导师和朋友：

我过了三个半月的监狱生活，所见到的只是刑事犯和看守，现在我终于又能自由地呼吸和见到人们了。真的，我是花了五千佛罗伦保释金才获释的，但是我相信这整个诉讼案件很快就会垮台。如果不垮台，我仍然认为，诉讼案的结局将是良好的，而且在625 我看来，现在内阁将完全名誉扫地。司法部长佩尔采尔——现时政府里许多微不足道的人中的一个——在我的案件里，也象在所有其他的案件里一样，只不过是蒂萨的擦鞋工而已。可是这个坏蛋在其俱乐部里曾宣称过公社战士——全体和每个人——是下贱的罪犯。

我的案件还是两星期前由这里的司法部向法国政府调来的；我的确很想知道，它包罗些什么材料，因为大家清楚，我与那些控

① 日期上方有地址：新修道院，大巷254号。——编者注

告我所犯的罪状毫无关系。因此我的辩护将更有份量。我将证明,这对匈牙利是多么可耻:她的一个儿子,并非不知道 1848 年匈牙利革命的历史,之所以被看作犯罪分子,只是因为他是国外政治事件的参加者;我还要为公社辩护,即使那些为法国政府提供警察劳务的人非常恼火的话,我仍将证明,最后的几天我都是在第十一区,尽管他们控告我并把第十三区的事件妄加在我身上;证明在公社时期,无论是军事的,还是司法部的事,我都根本没有干过,而仅仅是致力于解决工人问题。

当我在这里抗议对我监禁,并被问起我活动的原因时,我对我的侦查员讲,我拒绝承认强加在我身上的事件,因为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撇开这一点不说,这些事件也是纯粹政治性质的,因为公社是由巴黎居民在普选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政府,而这个政府比擅自夺取政权的九月四日政府更合法,比通过搞政变而出现的波拿巴政府更合法,因此公社战士只能对历史负责,而不能对别国的法庭负责。总之,所有别国政府都把公社事件看成是政治性的事件,这一点可以由我能够在瑞士、英国、荷兰居住来证明,而且在荷兰,许多公社委员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在那里公开发表演说,并没有遭到这个国家政府或其他国家政府的攻击或逮捕……

如果有涉及我的案件的文章,请你或杜西给我寄来。在我的案件问题上,凡是你所拥有的、又是我能利用的全部材料也请寄来。在这方面杜西的未婚夫^①也能做许多事。我已经要求从巴黎给我寄来有关三月十八日的调查结果²¹⁹和公社出版的《公报》。

你的著作的法文版情况怎样?我认为,目前法国的形势对你是有利的。

^① 利沙加勒。——编者注

我衷心问候你亲爱的妻子、燕妮和她的丈夫、劳拉和她的丈夫、杜西、亲爱的将军和他的妻子、全体俄国朋友及所有其他朋友。

全是你的 列奥·弗兰克尔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3642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勒费夫尔-龙西埃²²⁰ 致弗·恩格斯

伦 敦

1876年3月31日于伦敦^①

亲爱的公民：

您是否知道目前正在为弗兰克尔签名捐助的事情？我不知道您对这件事的意见。这个问题同您商量过吗？如果弗兰克尔处境很危急，那末在一些朋友中间募集十个或十五个英镑总比通过不能马上募集起来的签名捐助好些，至于别的想法就更不必提了。

我得到了有关龙格的消息。可以到您那里去吗？我不会纠缠不休的。

忠实于您的 勒费夫尔-龙西埃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3644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① 日期下方有地址：霍利-洛奇别墅。——编者注

埃·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 致卡·马克思(摘录)

伦 敦

1876年9月8日于布鲁塞尔^①

……十一月份出版利沙加勒的《公社史》的广告出来了，但是我担心，由于提高价格，将很少有人订购：两个法郎在这里也是相当可观的，特别在目下这遭难的时期。国家处在危机中，而且，还看不到将有好的转机。

德·巴普是我与之保持联系并经常见面的唯一的人。他打算⁶²⁷开业，但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为了维持自己一家的生活，顽强地忍受着一切……

亲爱的导师，如能获悉您一切都顺利的消息，我将感到无限幸福。我认为，我们命中注定还要成为即将发生的伟大事变的见证人。请不要忘记，我永远听从您的支配。请代我向您的妻子和孩子们转致问候，并请接受我真诚而忠实的敬意。

埃·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3676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① 信是用公用笺写的；《荷兰新闻》周报，苗圃路24号。——编者注

威·李卜克内西致弗·恩格斯

伦 敦

1876年9月27日星期一下海埃尔①

我们想把利沙加勒的《公社史》译成德文。因为我不知道利沙加勒的地址,请费神问问他是否允许我们这样做?

我在厄尔士山区已经呆了八天,过两天我就要回去了。

你的

第一次发表于《近代与现代史》杂志 1971 年第 1 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628

威·布洛斯致弗·恩格斯(摘录)

伦 敦

1876年11月16日子汉堡②

亲爱的朋友恩格斯:

来信收到了,十分感谢。

我准备接受您信上提到的那个翻译²²¹。在法语方面我是有能力从事翻译的。如果碰到什么困难,这里有人帮助我。但是,未必会有困难。请将这个东西寄给我,我一定把它译好,如果您要看一遍检查一下,那也丝毫不妨。

① 在明信片的背面写有地址:英国伦敦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弗·恩格斯收。
——编者注

② 信是用公用笺写的:汉堡—阿尔滕人民报编辑部,白色高地 42 号。——编者注

我顺便翻译了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的东布罗夫斯基传记的片断。这个传记是用非常糟糕的法文写的，可我还是把它搞清楚了。而法文写得好的，事情就会更好办一些。

当然，我很乐意有报酬。我只提一个条件：从圣诞节到选举期间我忙于宣传，在这期间我需要与对手作斗争，发表“演说”和步行大段路程，我自然不能翻译。这将占去两个星期左右……

有关翻译的问题请快点来信，好让我知道应该怎么办。我将很快地工作……

藏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
ф. 1, оп. 5, ед. хр. 3721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的照相复制品
译的

注 释

(条目中和条目后的页码均系本书边码,检索时请查本书边码)

- 1 国际总委员会小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是由早在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进行活动初期为制定协会的纲领和章程而成立的委员会产生的。参加委员会的有各国通讯书记、总委员会书记和财务委员。未被国际工人协会章程明文规定下来的常务委员会只起工作执行机构的作用;它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全面处理国际的日常领导工作。——第3页。
- 2 马克思写的这篇声明发表于1871年3月23日《泰晤士报》(约·格·埃卡留斯署名)和1871年3月25日《东邮报》第130号。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12—313页。——第3页。
- 3 1871年3月,住在苏黎世的德国有产者为德国在普法战争中取得胜利在该城召开庆祝大会。在会上,会议参加者同一群被拘留在瑞士的法国军官发生了冲突。反动报刊为了破坏各国工人的国际联系掀起挑衅运动,企图将此事归咎于国际的活动。协会的苏黎世支部特地发表声明,揭露了资产阶级报刊的诬蔑诽谤。该城还有几个工人联合会也发表声明,证明国际会员与冲突事件完全无关。——第4页。
- 4 对巴黎反动报刊上所出现的伪造信件の詳細揭露见卡·马克思致《泰晤士报》编辑的信和他《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声明。(见本书第83页及第83—85页)
赛拉叶说,伪造的马克思的信件上标明的日期是2月24日,这是弄错的。报上发表的信所标明的日期是2月28日。——第4页。
- 5 指1871年3月18日巴黎起义。——第4页。
- 6 赛拉叶于1871年3月29日到达巴黎。——第8页。
- 7 随着争取英国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斗争,英国的共和主义运动从1870年秋天起日益高涨。1871年春,该运动经历了组织联合的过程,不久就

成立了共和大同盟。

另一方面，在巴黎公社的影响下，左翼力量开始形成。他们在共和主义的口号中加进了社会内容并积极捍卫公社。许多共和派的群众大会都被总委员会用来组织声援公社的运动。

其中一次大会是于 1871 年 3 月 22 日在威灵顿音乐厅举行的。——第 8 页。

- 8 指 1871 年 3 月 24 日在科学厅由资产阶级激进派候里欧克、布莱德洛等人召开的群众大会。这次大会的目的是在伦敦成立共和主义俱乐部。共和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威德在会上发言时声明，真正的共和主义者是现在被英国报刊所诽谤的那些法兰西人，即巴黎的起义工人。——第 8 页。
- 9 记录不确。这里指的应是在波尔多出版的保皇派报纸《外省人报》。（见卡·马克思 1871 年 4 月 10 日左右给威·李卜克内西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3 卷第 205 页）。——第 9 页。
- 10 恩格斯的这个看法，在记录中记得非常简单。它是针对法夫尔在 1871 年 4 月 10 日的国民议会中的发言而说的。这位法国部长企图否认凡尔赛政府的罪责：它实际上同俾斯麦缔结联盟，以便镇压巴黎公社，他假惺惺地宣称，似乎政府拒绝了俾斯麦建议给予的援助。——第 9 页。
- 11 共和大同盟是 1871 年 4 月底成立的小资产阶级组织。同盟宣布它自己的目的是，用联合世界各国的共和主义者并由他们传播各种著作和小册子的办法，以及用在群众大会上作学术报告和发表演说以实现全面交流知识的办法来达到人类智力上、道德上和物质上的幸福。同盟的纲领除了要求土地国有化和普选权而外，还要求废除封号，取消僧侣和贵族特权，在未来的世界共和国中实现联邦原则。——第 10 页。
- 12 加入国际民主协会的有在伦敦的法国和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以及英国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第 10 页。
- 13 改革同盟是根据国际总委员会的倡议和在它的直接参加下，于 1865 年 2 月在伦敦建立的。它是领导英国工人争取改革选举权的群众性运动的政治中心。由同盟领导的争取改革运动的纲领和对资产阶级党派的策

略都是在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制订的。马克思竭力争取英国工人阶级实现独立的、不依赖于执政党的政策。——第 11 页。

- 14 关于总委员会这次会议的报道刊载在 1871 年 4 月 22 日《东邮报》第 134 号上。报道中有关于在德国和瑞士举行声援巴黎公社的群众大会的消息（在会议记录中未被反映）和列·弗兰克尔关于公社成立的信件片断，该信件曾在《人民意志报》和《人民国家报》上发表（见本书第 289—291 页）。——第 12 页。
- 15 赛拉叶于 1871 年 4 月 16 日的补充选举中由巴黎第二区选入公社，总委员会委员欧仁·杜邦也被提名为候选人，但是他由于不能从英国前往巴黎而没有选上；在这次选举中昂提姆·杜邦由第十七区选入了公社。——第 14 页。
- 16 皮阿力图破坏赛拉叶在公社中的影响，散布了败坏赛拉叶政治声誉和道德声誉的谣言。马克思在 1871 年 4 月 26 日左右给弗兰克尔的信中驳斥了皮阿这一诽谤性的攻击（见本书第 483—484 页）。——第 15 页。
- 17 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关于将托伦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于 1871 年 4 月 16 日发表在巴黎一个国际支部的机关报《政治和社会革命报》（«Révolution politique et sociale»）上。1871 年 2 月托伦作为巴黎工人的代表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宣布成立后，他仍然留在议会中，拒绝执行公社关于工人议员应同这个反动议会决裂的要求。托伦的叛变表明右翼蒲鲁东主义者公开转向反革命。4 月 25 日总委员会接到决议原文后，重新审查了托伦的问题，并批准将他开除出国际的决议。
在恩格斯草拟的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托伦决议的手稿中，个别地方曾由马克思作了修改。——第 16 页。
- 18 恩格斯指 1871 年 4 月 30 日在市镇选举中获胜的法国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企图在波尔多、里昂、利尔和南特召开市镇参议员代表大会以停止内战。梯也尔政府援用 1855 年拿破仑法（此法禁止各市镇参议会之间进行各种联系）禁止这些代表大会的召开。——第 19 页。
- 19 1851 年 12 月 2 日政变以后，大批法国流亡者从法国涌入英国。英国工

人曾对其中的无产阶级和民主派给予物质上的支援。——第20页。

- 20 关于该决议的执行情况见本书第201—204页和第206—207页。——第21页。
- 21 这封信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除了《泰晤士报》刊登了全文和《派尔-麦尔新闻》刊登了摘要外，总委员会的声明还作为附录II收入《法兰西内战》的第2版和第3版，并于1871年6月间在英国、比利时、瑞士、德国和西班牙的国际机关刊物上转载。——第26页。
- 22 指国民议会议员让·米里哀尔公布的关于茹尔·法夫尔过去丑事的文件（详见马克思著的《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37页）。——第27页。
- 23 马克思撰写总委员会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声明是由于6月19日的《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诬蔑巴黎公社和国际的社论；社论的作者赞扬路易·波拿巴镇压工人革命运动的“功绩”。《泰晤士报》编辑部拒绝刊登这一声明。在马克思的信稿中，有几处曾由恩格斯作了文字上的修改。——第29页。
- 24 马克思起草的信稿的最后一段，恩格斯曾在文字上作了个别的修改。这封信没有在《旗帜报》上发表。——第30页。
- 25 在1871年6月24日《东邮报》第143号上刊载的有关总委员会这次会议的报道中，曾提到总委员会收到大量来信支持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第31页。
- 26 1871年6月20日《每日新闻》上刊登了候里欧克的信。在信中他硬说，似乎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在总委员会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的署名是非法加上去的。——第31页。
- 27 莫特斯赫德暗指鲁克拉夫特被选为伦敦学校委员会委员一事（该委员会曾在市政厅举行过会议）。——第33页。

- 28 恩格斯撰写的致《旁观者》和《观察家》两报编辑部的信没有发表。信的原文见本书第35页。——第34页。
- 29 刊载在1871年7月1日《东邮报》第144号上的关于总委员会这次会议的通讯中报道了总委员会收到了巴塞罗纳支持公社的来信和德国工人支持倍倍尔在德国国会上捍卫公社战士的演说的消息。——第36页。
- 30 由恩格斯起草的这封信，是因为在1871年6月26日的《每日新闻》上发表了英国教士鲁·戴维斯，工联主义者本·鲁克拉夫特和乔·候里欧克的信。候里欧克在6月21日总委员会发表声明（见本书第33—34页）之后，又对《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进行诽谤性攻击。鲁克拉夫特在他的信中公开声称不同意《法兰西内战》的观点，并宣布退出总委员会。这封信刊登在1871年6月29日《每日新闻》和1871年7月1日第144号《东邮报》上。——第37页。
- 31 这封信由马克思个人署名，发表在《东邮报》上。——第38页。
- 32 《法兰西内战》第2版出版广告单由出版商特鲁拉夫于1871年7月1日印发。——第39页。
- 33 纽约国际各支部中央委员会接到这篇宣言的原文后，设法于1871年8月1日发表在拥有广大读者的纽约资产阶级报纸《太阳报》上。这篇宣言在登载时，由左尔格和纽约委员会其他委员写了前言。（见本书第427—428页）。
- 《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这篇宣言曾用英文发表于1871年8月19日《东邮报》第151号、1871年8月5日美国报纸《工人辩护士报》、1871年9月9日《国民旗帜》以及1871年9月30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20期（总第72期^①）；曾用德文发表于1871年7月26日《人民国家报》第60号；曾用法文发表于1871年7月19日《自由》第88号；曾用西班牙文发表于1871年9月18日《解放报》第14号。
- 梯也尔政府为了阻挠对华施贝恩的揭露，通过自己的爪牙采取措施，禁止报刊登载总委员会的宣言。——第45页。

① 原书作“总第12期”，显系误刊。——译者

- 34 指华施贝恩拒绝影响梯也尔政府并促使它同意巴黎公社的这一建议：用公社为回答对公社战士的枪杀而逮捕的达尔布瓦大主教及其他人质来交换被凡尔赛人监禁在狱的布朗基。大主教被处死后，华施贝恩在他的文章和讲演中伪善地利用巴黎公社为制止凡尔赛人的恐怖行为而被迫采取的这一措施，来讲谤巴黎公社。——第47页。
- 35 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在1871年曾全文或部分地发表在一些刊物上：用荷兰文发表于6—7月海牙报纸《未来报》；用德文发表于6—7月《人民国家报》和8—9月《先驱》，并出版了单行本；用法文发表于7—9月《国际报》（布鲁塞尔）和8—10月《平等报》（日内瓦）；用西班牙文发表于7—9月《解放报》；用意大利文发表于11—12月《平等》；用俄文于12月在苏黎世出版单行本。——第50页。
- 36 记录不确。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不是在圣马丁堂举行的会议上通过的。它是在1864年11月1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被批准的。——第51页。
- 37 总委员会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反映在短评《被囚禁的公社战士》一文中。这篇短评刊载在1871年8月26日《东邮报》第152号上。——第56页。
- 38 指弗·波尔特1871年8月7日致马克思的信。号召为巴黎公社流亡者捐款的致美国各支部成员的呼吁书是马克思起草并于1871年9月5日寄给左尔格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289页）。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没有呼吁书的原文。——第57页。
- 39 公社流亡者协会是1871年7月在伦敦成立的。该协会企图掌握总委员会为流亡者募集的捐款的分配权。协会的领导人特伊埃（书记）、梅洛特、鲁耳埃、奥布律、杜律等企图同其他国家的国际组织建立直接联系，以便越过总委员会，从他们那里得到为流亡者募集的捐款或有关寄给总委员会的钱数的情报。1872年初，公社流亡者协会改为互助会。——第58页。
- 40 恩格斯于1871年9月21日在伦敦秘密代表会议第七次会议上讲了话。这次代表会议除了其他任务之外，还需将巴黎公社最重要的教训在国际

的纲领性文件上固定下来。——第 60 页。

41 马克思的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的讲话,是在 1871 年 9 月 25 日在伦敦为庆祝这个纪念日而举行的特别集会上做的。在这次集会上,马克思被推选为主席。出席这次集会的,有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的参加者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世界报》报道了 9 月 25 日集会的情况,并摘要转述了马克思讲话的内容。——第 62 页。

42 这些钱是美国第一支部为公社流亡者募集的。——第 64 页。

43 1871 年 9 月 20 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瓦扬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这个草案讲的是,政治问题同社会问题的不可分的联系和使工人的力量在政治基础上团结起来的必要性。在讨论瓦扬的决议案以及赛拉叶和弗兰克尔对它所做的补充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45—450、696—700 页)。他们的发言成了第九项决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基础,这个决议的起草工作是由代表会议委托总委员会进行的。总委员会为此于 1871 年 10 月 7 日成立了一个有恩格斯参加的委员会。决议的新文本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他们在这个决议案中精确地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必须组织工人阶级的政党,这是保证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达到其最终目的——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的必要条件。

1871 年 10 月 16 日总委员会批准了恩格斯就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决议案所作的报告。

根据 1872 年海牙代表大会的决定,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增加了一个第七条 a 项,其中重申了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第九项决议的基本部分。——第 65 页。

44 决议是 1871 年 9 月 22 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八次会议讨论国际在法国的组织状况的问题时由吴亭提出的。这项决议是以马克思在该次会议上所提出的主张为基础的。——第 66 页。

45 决议的这一点是由德·巴普提出,并于 9 月 22 日在代表会议第八次会议上通过的。——第 66 页。

- 46 1871年12月11日资产阶级激进派查·布莱德洛发表公开演说攻击巴黎公社和马克思(见本书第68—70页)。——第67页。
- 47 指1871年①5—10月新堡建筑业和机器制造业工人举行的大罢工。——第74页。
- 48 社会问题研究小组是公社流亡者于1872年1月20日在伦敦建立的。该小组在承认“公社原则”的基础上把各个法国流亡者团体联合起来。小组除了讨论法国流亡者的共同问题和研究社会问题外,还力图同其他国家的革命者建立和保持经常的联系。国际会员朗维耶、利沙加勒、于贝尔、勒尚等人都是该小组的积极活动者。根据他们的建议,马克思于1872年2月3日被一致通过为该小组的成员,并参加了小组的工作,直至1872年秋。——第77页。
- 49 《法兰西内战》的法译本经马克思校订后,于1872年6月在布鲁塞尔用单行本出版。——第78页。
- 50 马克思给《工人报》编辑部的信是为了答复编辑部秘书菲·克楠的要求而写的,克楠要求马克思揭露《巴黎报》为诬蔑国际而捏造的、并为各国反动报刊所转载的谎言。《工人报》编辑部将马克思的这封信由法文译成佛来米文发表,并在前面加了这样一条按语:“大家早已知道,我们的敌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不择手段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敢相信,他们竟会无耻到用国际会员名义造假信的地步。可是这样的事的确发生了。不久前在所有大报上都可以读到‘卡尔·马克思’关于法国工人行动的一封信。安特卫普支部曾就此事致书卡尔·马克思,请他予以说明。下面就是这位总委员会委员的答复。”——第86页。
- 51 由于《派尔-麦尔新闻》编辑格林伍德拒绝发表马克思的这封信,这封信被寄给《东邮报》,发表于1871年7月8日该报第145号。——第88页。
- 52 这篇简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同里德在1871年7月1日谈话的记录。这次谈话是应里德的建议进行的。里德于1871年6月30日写信给马克思

① 原书为“1872年”,显系误刊。——译者

思。在信中他指出揭穿欧洲反动派反对国际和“人权”的阴谋的重要性，并建议共同讨论如何利用手头现有的材料的问题。马克思在1871年7月4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他和里德会见的结果（见本书第40—41页）。——第90页。

53 指1871年3月22日在巴黎发生的反革命行动。关于对这次行动的详细描述详见《法兰西内战》和《法兰西内战》一文的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50—352、616—619页）。——第91页。

54 指一种特殊的英语和德语的混合语，美国幽默作家查理·高弗莱·李兰德（1824—1903）的幽默作品《汉斯·布赖特曼歌谣》就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第92页。

55 1871年8月7日马克思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这封附函和与它同时寄出的恩格斯的信，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泰晤士报》于1871年7月29日登载了一篇文章，其中除了号召惩罚巴黎公社的领导人以外，还承认凡尔赛监狱中囚有大量被怀疑为参加巴黎革命的公民，在两个月中既无审判，又无侦讯；该报不得不指出被囚禁者所处的恶劣环境和所受的虐待。《泰晤士报》的文章和梯也尔政府机关报想驳斥这篇文章的企图，在各国报界引起许多反应，抗议虐待被捕的公社战士。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利用《泰晤士报》与梯也尔《公报》之间发生的争论，在销路很广的英国报纸上为凡尔赛暴政的受害者辩护，但是没有成功。《泰晤士报》编辑部没有登载恩格斯的信。——第94页。

56 这封信是马克思为答复《纽约每日论坛报》前任编辑查理·德纳的1871年7月6日来信而写的，自从马克思为该报撰稿以后，德纳和马克思就十分熟悉了。德纳作为《太阳报》的编辑，曾要求马克思写几篇关于国际的文章。马克思决定利用德纳的建议首先来揭露梯也尔的政府以及这个政府在法国建立的警察恐怖制度，特别把他的女儿和保·拉法格在法国和西班牙遭到迫害的那些事实予以公布（后来他又把他女儿燕妮的一封信寄给了美国的一家报纸，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704—715页）。在给德纳回信时，马克思估计德纳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发表信中关于马克思家属受法国当局迫害的材料。马克思的这封信到达纽约时，正在流传他已逝世，这是一家波拿巴派报纸散布的谣言。这

使德纳在1871年9月9日的《太阳报》上全文发表了这封信，并附了一篇简短的追悼文，而不是仅仅登载原来供发表的材料。后来马克思曾在美国报纸上专门驳斥了关于他逝世的谣言，并指出这些谣言的来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66页）。——第96页。

- 57 古·勒弗朗索《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运动研究》1871年纽沙特尔版第92页（G. Lefrançais. «Étude sur le mouvement communaliste à Paris, en 1871». Neuchâtel, 1871, p. 92）。——第100页。
- 58 1792年9月22日是国民公会在1792年9月21日宣布的法兰西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天。——第101页。
- 59 此件根据凡尔赛国民议会调查巴黎公社起因的委员会公布的材料——《议会对三月十八日暴动调查》1872年凡尔赛版，1—3卷（«Enquête parlementaire sur l'insurrection du 18 mars», t. I—III. Versailles, 1872）刊印。《议会调查》中收入了委员会的报告，证人供词，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国际联合会委员会、巴黎权利共和联合同盟的记录，社会拯救委员会、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和其他组织的文件。尽管《议会调查》对材料作了倾向性的选择，但该书仍是了解公社历史的珍贵汇编。——第105页。
- 60 记录根据《巴黎围城时期和公社时期国际在巴黎的组织举行的正式会议》1872年巴黎版（«Les séances officielles de l'Internationale à Paris pendant le siège et pendant la Commune». Paris, 1872）刊印。该书曾出版数次，大概是国际会员在国民议会关于调查巴黎公社起因委员会（见注59）的文件的基础上搞的。——第109页。
- 61 在国际巴黎各支部联合会委员会3月15日举行的前一次会议上曾通过决议，将五十法郎寄给布勒斯特的国际会员。——第109页。
- 62 在同一次会议上，根据泰斯提议，决定邀请选入国民议会的“皮阿、甘邦、马隆和托伦出席本月22日举行的会议，以便和他们一起讨论今后的行动路线”。根据孔博提议，决定还邀请米里哀尔、兰克、特里东、罗什弗尔和朗格鲁瓦。后来，在被邀请的人中只有马隆一人出席。——第

- 109 页。
- 63 印刷工人埃·奥布里自 1865 年起为国际声昂支部的负责人。——第 115 页。
- 64 尽管赛拉叶遵照马克思的意见坚持自己的主张,公社仍然没有通过关于延期支付不动产抵押借款的利息(即在直接触及农民利益的问题上)的特别法令(见奥·赛拉叶 1871 年 3 月 29 日、30 日和 4 月 15 日的信,本书第 452、454 和 468 页)。——第 118 页。
- 65 文件是根据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的政治布告复制集——《法国的政治布告》,1—3 卷,1874 年巴黎版(《Les murailles politiques françaises》, t. I—III. Paris, 1874)——刊印的。该书的第二卷中包括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巴黎公社和巴黎各社会团体的正式文件。——第 122 页。
- 66 《社会报》(《Sociale》)于 1871 年 3 月 31 日至 5 月 17 日出版,发行人是作家安·莱奥、贝·马隆、安·瓦·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雅克拉尔)。该报广泛地反映了国际会员的活动。——第 123 页。
- 67 《巴黎公社告农村劳动者》这一号召书,起初作为文章在 1871 年 4 月 10 日《公社报》上发表,并在巴黎其他刊物上转载。号召书还以传单形式在巴黎郊区广泛流传。七十年代初号召书传到了俄国,曾被译成俄文。尔后民粹派宣传家柳皮莫夫为适合在俄国宣传曾对号召书进行改写。——第 127 页。
- 68 巴黎联合会委员会于 1871 年 1 月 19 日对取消面包工人夜间劳动的要求进行过讨论,虽然由于面粉缺乏,时机(据瓦尔兰的看法)并不十分合适。——第 136 页。
- 69 比埃尔·路易·德拉埃,机械工人,机械工人工团领导人之一,1864 年起为国际会员。——第 142 页。
- 70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没有呼吁书的文本。——第 155 页。
- 71 土地和劳动同盟是 1869 年 10 月在总委员会的参加下在伦敦成立的。在

同盟的纲领中,除了若干资产阶级激进要求以外,还列入土地国有化,缩短工作日和建立合作社的社会主义要求。1871年秋,同盟的左翼分子加入了国际不列颠联合会。——第187页。

72 这篇文章很显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实证论者比斯利教授在直接同马克思谈话后,也可能是根据马克思的请求撰写的。除了在对三月十八日巴黎革命的评价上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评价一致以外,文章中还提出了马克思曾建议巴黎人对农民所采取的策略的那种明确的提法,即农民可以延期偿付抵押借款(见注64)。比斯利在工联周刊《蜂房》发表的以后几篇文章里,虽然不了解公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第一次试验的实质,但他以巨大的公民的热情来捍卫公社,揭穿了资产阶级的谎言和诬蔑,叙述了巴黎事件的真相。马克思高度评价比斯利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227—228页),并把这些文章,其中包括这篇文章的剪报保存在他所收集的文献中。1871年6月,在马克思的影响下,比斯利和充斥着保守的工联主义的《蜂房》断绝了来往。——第187页。

73 指英国当局残酷镇压1865年牙买加黑人起义。——第189页。

74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的声援巴黎公社的运动在英国获得很快的发展。伦敦、雅尔罗和其他城市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仅在英国首都,就于1871年3月22、24、26、27日,4月2、4、7、9、16、23日和5月4日由国际工人协会支部、土地和劳动同盟和其他工人民主团体组织举行了大会。——第190页。

75 黑尔斯的这次讲话反映了这个时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总委员会委员中间所形成的对1871年三月十八日巴黎事件的态度。对斗争初期所发生的事件的正确评价,对巴黎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及这次革命的目的的正确理解和对梯也尔政府的挑唆策略的揭露,所有这一些,作为工联主义者的黑尔斯是不可能独立地作出的。黑尔斯和其他总委员会委员在工人集会上阐述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质是国际在英国为声援公社所展开的运动的一部分。——第192页。

76 1871年4月7日举行的集会标志着夏季宣传运动的开始。在会上讨论

- 了英国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第 192 页。
- 77 登载在《泰晤士报》上的这篇报道，虽然带着极不友好和嘲弄的语气，但它对《蜂房》报所刊登的报道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补充。——第 194 页。
- 78 这篇文章的剪报保存在马克思收藏的文献里。马克思在标题和第一句的开头处下面划上了黑线。——第 199 页。
- 79 指 1808 年 12 月—1809 年 2 月西班牙人民在反对拿破仑入侵的斗争期间所进行的萨拉哥沙保卫战。——第 200 页。
- 80 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还登载在 1871 年 6 月 3 日《蜂房》周报上。——第 201 页。
- 81 伦敦中央警察法院位于弯街。——第 203 页。
- 82 伦敦爱国者协会是于 1870 年在克勒肯威尔-格林成立的小组，曾参加土地和劳动同盟。一些国际会员加入过这一协会。——第 204 页。
- 83 由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约·黑尔斯主持召开的支部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和决议文本还在 1871 年 6 月 11 日《国民改革者》周刊第 24 期上刊载了。报道指出，6 月 5 日支部还讨论过关于常备军的必要性的问题。——第 205 页。
- 84 奥哲尔的建议反映了具有改良情绪的英国工联主义首领的观点。由于想避免和政府发生冲突，他们极力阻止声援公社的运动，同时阻止向英国工人阐述公社的实质和意义。——第 207 页。
- 85 关于出版《法兰西内战》宣言，类似的消息曾在 1871 年 6 月 17 日《东邮报》上刊登。——第 208 页。
- 86 哈里斯写这封信是因为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反对国际总委员会和《法兰西内战》宣言的言行产生了争论（见本书第 31—33、37—38、89 页）。——第 210 页。

- 87 黑尔斯的演讲是根据《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提供的材料而作的。这是英国的国际会员广泛宣传《宣言》这一文件的一个例子。——第213页。
- 88 法语支部是由巴黎公社流亡者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在伦敦成立的。任何国家的公民，凡承认国际原则的，均可成为该支部的成员。该支部支持总委员会反对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法国流亡者的斗争。——第216页。
- 89 这篇宣言是马克思根据《法兰西内战》宣言的个别章节起草的。它于1873年3月24日在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纪念公社两周年的隆重集会上通过。——第223页。
- 90 德国最初几次声援巴黎公社的人民大会是由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召开的，因为他们受到俾斯麦的庇护，比社会民主党有较大的行动自由。联合会中有相当数量的普通会员受到国际思想的强大影响，对拉萨尔派的领导持有反对情绪，这是使得联合会主席约·巴·施韦泽辞职的部分原因。1871年4月12日《人民国家报》第30号在谈到爱北斐特举行的集会时写道：“爱北斐特的冯·施韦泽先生的选民们向巴黎人热烈祝贺他们最近成功的革命。施韦泽先生将对此说些什么呢？大概这是他突然辞职的原因吧？（他之所以辞职是因为他已被人们抛弃）。”——第240页。
- 91 这个宣言大概是汉诺威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成员路·库格曼转寄给马克思的（见本书第459页）。该宣言于1871年5月2日在巴黎的《公报》上重新刊载。——第242页。
- 92 《开姆尼斯自由新闻，开姆尼斯及其郊区劳动人民机关报》（《Chemnitzer Freie Presse. Organ des arbeitenden Volkes von Chemnitz und Umgebung》）是社会民主党的报纸。1871年1月1日至1878年10月20日出版。编辑部成员有伯·贝克尔、布尔迈斯特-里塞尔、约·莫斯特（1871年7月5日起）、瓦尔泰希（1872年起）和其他人。——第257页。
- 93 这一段被列入1872年3月控告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赫普纳叛国案的

- 起诉书中（见《1872年3月11—26日莱比锡刑事陪审法庭关于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赫普纳的重大叛国案》1894年柏林版第85—86页）。——第262页。
- 94 这一段亦被列入控告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赫普纳叛国案的起诉书。——第264页。
- 95 文章大概系威·李卜克内西所作。——第280页。
- 96 奥·倍倍尔是在回答俾斯麦在同一次国会会议上发表的下面一些话：“……巴黎公社的杀人犯和纵火犯曾在国会中公开地受到赞扬，而没有任何人反对这一意见。”——第284页。
- 97 载有弗兰克尔文章的1871年4月18日《人民意志报》第14号在出版前夕被没收（见本书第294页）。——第289页。
- 98 这一片段摘自布拉格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最激进的工人小组之一——“小国工人座谈会”的参加者约瑟夫·鲍列斯拉夫·佩茨卡的回忆录。——第291页。
- 99 信的匈牙利文译本保存在警察审讯法尔加什的记录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没有该信的原本。——第297页。
- 100 法尔加什5月9日叙述布达佩斯工人5月8日行动的信件摘录刊载在1871年5月《先驱》第5期上。——第298页。
- 101 “1832年”系报纸误刊。这里指的是1834年4月13日夜巴黎起义时，士兵残暴消灭特朗斯诺南街12号居民的事件。——第302页。
- 102 《自由》（《Freiheit》）是社会主义派的周刊。由路·里·威美尔曼主编，在约登堡（匈牙利）出版。
1871年大概在维也纳由弗·罗伊舍主编出版了同名的双周刊（见本书第309—311页）。——第302页。

- 103** 盖·舒尔霍夫是佩斯工人总联合会的律师。匈牙利工人运动回忆录的作者。——第306页。
- 104** 亨·肖伊在安·肖伊被捕期间编辑《人民意志报》。——第306页。
- 105** 所提及的原则宣言的决议于1871年4月8日在日内瓦德语区各支部所举行的会议上和向公社战士《致敬信》同时通过。这两个文件曾合成一本小册子发表。——第306页。
- 106** 指公社对被控盗窃国家资财的负责人员和供货商人处以死刑的法令。该法令公布在1871年5月20日《公报》第140号上。——第314页。
- 107** 1870年1月克列索的施奈德尔企业中发生大罢工，后被军队镇压。阿西曾积极参加了这次罢工。——第319页。
- 108** 指欧洲几个强国企图干涉瑞士内政。——第333页。
- 109** 指法国东方军团在1871年1月普法战争期间败北后被迫转入瑞士国土而被拘留在瑞士。——第333页。
- 110** 国际苏黎世支部自1871年起改称为苏黎世国际工人联合会。——第336页。
- 111** 指1871年11月1日在罗马召开的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第349页。
- 112** 威廉斯赫埃是普鲁士国王的城堡，前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被普鲁士人俘虏后，于1870年9月5日至1871年3月19日被囚于此。
契泽耳赫斯特是英国的一个城市。前皇帝拿破仑第三自1871年至1873年死之前居住在此。——第351页。
- 113** 国际比利时各支部联合会委员会一开始就领导了比利时工人声援巴黎公社的运动。——第353页。

- 114 1871年夏秋期间,《国际报》定期刊载了为公社战士募捐的认捐单。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布鲁塞尔、列日、佛尔维耶、法伊、吉利、福尔希-拉-马尔什、多舍里等国际支部以及各种小组和个人捐款数达七百法郎以上。——第353页。
- 115 集会是由国际根特支部成员组织的。类似的群众集会于1871年5月15、18和21日分别在布鲁塞尔、佛尔维耶和列日举行。——第359页。
- 116 《国际报》从《比利时人民报》转载了关于这次集会的报道。——第360页。
- 117 巴黎公社宣告成立后,首先采取的步骤之一就是批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已通过的一系列法令,其中包括废除常备军的法令(见本书第108页)。——第364页。
- 118 这个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被一致通过的声明是对议员杜莫蒂埃在议会中发言的回答。杜莫蒂埃发言的目的是为比利时政府拒绝给公社流亡者避难权,并把他们引渡给凡尔赛作“精神上”的准备。声明除了在《国际报》上刊载外,还登在比利时机关刊物《议会回声报》和1871年6月9日《法兰西报》上。——第367页。
- 119 《工人报》(《De Werker》)是一家周报,国际佛米米支部的机关报,稍后成为比利时社会党的机关报,以后又成为比利时工人党的机关报,1868年至1914年在安特卫普出版。——第368页。
- 120 显然是指国际各支部为公社流亡者在公社被镇压后所迁居入境的那些国家中取得政治避难权而言。——第369页。
- 121 指拆毁巴黎的旺多姆圆柱。——第374页。
- 122 这里发表的国际荷兰支部创立者和领导者之一亨德里克·格尔哈特的演说片断,在一定程度上是巴黎革命事件在荷兰所引起的反响的总结。演说的基本内容是证明,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登有这一演说的小册子于1871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1874年在根特重版。——第

378 页。

- 123** 指宣言《法兰西内战》曾用西班牙文于 1871 年 7—9 月在《解放报》上刊载。——第 384 页。
- 124** 编辑部(其成员均参加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这一呼吁书于 1872 年 3 月间在《解放报》上逐期连载。——第 386 页。
- 125** 即罗马教皇。天主教宣称他是罗马主教奠基者圣徒彼得的继承人。据传说,圣徒彼得原是渔夫。——第 392 页。
- 126** 这篇呼吁书,同其他许多有关巴黎公社的文件一样,由意大利的工人和民主组织出版,并在其他国家的国际刊物上转载。呼吁书曾在 1871 年 6 月国际比利时和瑞士的机关刊物《国际报》和《平等报》上刊载。——第 392 页。
- 127** 彼·拉·拉甫罗夫致巴黎公社的信以手稿形式保存在他收藏的资料中。没有证据说明此信是否已给公社审阅。信中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中关于国民教育的任务,特别是关于校内外教育相结合,在成年人中扫除文盲以及为执行行政职权加速从工人中培养干部等有意义的设想。——第 400 页。
- 128** 彼·拉·拉甫罗夫写的这篇通讯大概未发表。现根据手稿刊印。根据保存下来的信封判断,此通讯是寄给布鲁塞尔《自由报》编辑欧·安斯并由他收下的。由于《法兰西内战》的出版和总委员会同工联的改良主义首领鲁克拉夫特和奥哲尔的决裂,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撰写或委托别人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信件和评论等等。(见本书第 31—33、36—38、88—90 页)。拉甫罗夫的通讯从内容上看,是和这些文章十分接近的。这证明了当时拉甫罗夫同马克思主义奠基者的亲近。——第 402 页。
- 129** 1871 年 10 月 22 日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州委员会为国际日内瓦各支部成立纪念日组织了群众大会。尼·伊·吴亭在大会上讲了话。——第 404 页。

- 130** 叶·伊·吴亨的特写刊载在1871年《欧洲通报》上。1872年作者在彼得堡以《1871年的法兰西。政治概况》为题出版单行本。但该书被书刊检查机关扣留,几乎所有印数均遭销毁。——第404页。
- 131** 这篇特写是弗·伊·塔涅耶夫于1871年底按照米·叶·萨尔梯柯夫-谢德林的建议,在马克思为其提供的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曾准备供《祖国记事》杂志刊用,但未被书刊检查机关通过。直至苏维埃时代才得以首次发表。书名为:弗·伊·塔涅耶夫《童年时代。少年时代。对未来的思考。》莫斯科1959年版。《法兰西内战》一书片断大概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译文引用的。——第406页。
- 132** 暗指贝·马隆著的《法国无产阶级第三次失败》1871年纽沙特尔版(«La Troisième défaite du prolétariat français» Neuchâtel, 1871)。此书专门记述巴黎公社的历史。——第412页。
- 133** 德国工人联合会是侨居在美国的拉萨尔分子于1865年建立的。它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分会。但在以左尔格为首的国际美国会员的影响下,该联合会于1869年年底宣布改为国际工人协会美国第一支部。——第425页。
- 134** 国际工人协会北美中央委员会是国际在美国各支部的领导机关。它成立于1870年12月。1871年11月间发生分裂。中央委员会在无产阶级支部退出之后就不再存在了。替代它的是两个联合会委员会:代表国际在美国的无产阶级分子的临时联合会委员会和以资产阶级第九和第十二支部为首的分立主义联合会委员会。(1872年5月前还有暂时受其领导影响的部分无产阶级支部也参加过该委员会)。1872年5月,总委员会承认临时联合会委员会为国际在美国的唯一领导机关。这样,所有的无产阶级支部就都参加了临时联合会委员会。在这之后第二联合会委员会实际上就不复存在了。——第425页。
- 135** 这篇通讯的内容和北美中央委员书记弗·阿·左尔格1871年8月6日寄给国际总委员会的报告是一致的。——第426页。
- 136** 根据国际北美中央委员会1871年8月6日的报告,总委员会起初只给

美国寄去十一份《法兰西内战》宣言。这个数目即使在国际各支部中间分发也是不够的(当时国际支部已有近三十个),况且还要分寄给各工人和民主报刊的编辑部。所以在1871年7月16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曾讨论了用英文和德文出版宣言的单行本的问题。根据左尔格的建议,还向莱比锡《人民国家报》出版社订购由恩格斯翻译的宣言德文文本。——第427页。

137 在1871年9月22日、10月6、8日、11月5日和11日北美中央委员会给总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其他文件中均有关于国际美国会员不断地向居住在英国和瑞士的公社战士寄钱的消息。——第430页。

138 弗·阿·左尔格大概不仅指资产阶级报刊为转移美国工人阶级视线而炮制的那些反对巴黎公社的诬蔑性的言论,而且还指美国资产阶级第九和第十二支部的领导于1871年9月13日发出的所谓《致讲英语的公民的呼吁书》。在呼吁书中这些人也同样反对巴黎公社“过分”。资产阶级支部的这一立场受到左尔格以及国际在美国的无产阶级分子的反击。左尔格和他的战友的行动大大地促进了觉悟的美国工人基本群众对巴黎公社战士的无条件的支持。不论在组织纪念巴黎公社的大会中,还是给公社流亡者就当时来说已是很可观的物质支援中都表现了这一支持。——第430页。

139 著名的美国新闻记者乔·威尔克斯在共和党机关刊物《纽约论坛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捍卫巴黎公社。这些文章曾以转述的形式在国际美国各支部的机关刊物《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和《社会主义者报》上转载。——第430页。

140 指1871年11月28日枪决巴黎公社委员费雷、军事代表罗谢尔和公社战士布尔茹瓦。——第431页。

141 这个报告是由分立主义委员会中的德国和法国会员写的。他们代表其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后来成了总委员会的拥护者(见注134)。——第433页。

142 第九和第十二支部的追随者们称临时联合会委员会为少数派联合会委

- 员会。临时联合会委员会代表国际在美国的无产阶级派，最初由十四个支部的代表组成。——第434页。
- 143** 这个公告略经修改后，还在《社会主义者报》的其他几号上转载。本书发表的是公告最完整的文本。——第436页。
- 144** 巴黎公社流亡者协会于1872年12月在纽约建立。该团体的任务是同欧洲和美国的流亡者团体建立联系，并帮助流亡者和公社战士的寡妻孤儿。——第440页。
- 145** 安全委员会是为领导失业工人的运动而于1873年秋在纽约成立的。起初是由国际支部和工联的会员组成的。后来委员会中钻进了许多资产阶级组织的代表，他们企图利用失业工人的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安全委员会不去组织失业者进行斗争，而基本上采取向市政当局派遣代表团和请愿的做法。这使国际会员退出了该委员会，以至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失业者运动趋于解体。——第442页。
- 146** 欧·杜邦1865年起曾为国际总委员会的法国通讯书记。1870年7月因找工作而不得不由伦敦迁往曼彻斯特。由于他的名字在国际的法国组织中已经闻名，因而总委员会仍将他留在原有的岗位上，从法国仍向他寄送材料。有一封欧·杜邦致卡·马克思的信保存了下来。这封信是3月21日之前，也可能是法国三月十八日事件发生前写的。在信中杜邦写道：“寄给您来自布勒斯特的两份报告和西奥特一位公民的来信。您会看到，这个可怜的年轻人还不懂政治语言，但我将开导他。——请您务必告诉埃卡留斯，要他将总委员会的信件给我寄来。因为我这里已没有公用笺了，我不能用普通的纸写全权委托书。——奥布里的信您只寄还我一页，您这里还剩有一二页，以及康坦的信和附上的布勒斯特的两份报告。——赛拉叶从巴黎写信给我，谈到一个团体同意加入国际的问题。您是否已给他回信，还是由我来回复？”（并见《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70—1871。记录》1965年莫斯科版第109—110页）——第445页。
- 147** 德吉烈·拉比——公社参加者，木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第448页。

- 148 引号里的话是用法文写的。摘自托马诺夫斯卡娅给莱克的信。托马诺夫斯卡娅的信没有找到。以下的信直到结尾都是用法文写的。——第451页。
- 149 指1870年春在日内瓦刊印的传单《在巴黎的德国工人》。——第453页。
- 150 指巴黎公社最早的四个法令，首先是有利于巴黎劳动居民的关于免缴房租欠款法令。从这封信的下面一部分和赛拉叶1871年3月29日信中的“又及”(见本书第452页)可以看到，赛拉叶曾力图实现马克思的建议，要公社颁布有利于农村劳动者的延期支付农民抵押借款的欠款法令(见注64和72)。——第454页。
- 151 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和阿·赫普纳因在普法战争期间采取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立场，而被控犯叛国罪，于1870年12月17日在莱比锡被捕，受审前羁押至1871年3月28日。对他们的审判是在1872年3月进行的。——第456页。
- 152 劳拉·拉法格于1870年9月2日由巴黎到达波尔多。——第456页。
- 153 1871年三、四月间，里昂、马赛、土鲁斯、纳尔榜、圣太田、克列索、里摩日等地均成立过公社。这些公社大多只维持了三—五天(在马赛，公社当政了十三天)。——第457页。
- 154 艾劳——德国商人，同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曾在马克思和巴黎公社活动家之间传递文件和信件。——第461页。
- 155 拉法格从波尔多(在那里，他组织了第一国际支部)来到巴黎。在巴黎他会见了公社和第一国际巴黎联合会的著名活动家，随后，又带着公社交托的任务返回波尔多。——第462页。
- 156 燕妮·马克思写的这一信件的摘录登载在1871年4月15日《人民国家报》上(未指明作者和收信人的名字)。信前有编辑部写的前言：“由于法国社会民主的豪杰遭到卑鄙的杀害，一位处于事变的思想中心的高尚妇

女给我们寄来了这封信。”接着《人民国家报》摘要转载了维也纳《震旦报》和巴黎《真理报》关于弗路朗斯被凡尔赛杀害的消息。随后附有简短的编后语。在编后语中说：“从其他的通讯，以及从巴黎的私人来信中来看，也证实了以上所载的信件中的话：弗路朗斯因被背信弃义的屠杀而牺牲了。”——第462页。

157 伦敦的法国人支部是1865年秋成立的。参加者除了无产阶级分子的代表(欧·杜邦、海·荣克、保·拉法格等人)以外，还有小资产阶级分子(勒·吕贝，后来还有费·皮阿)。1868年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通过了决议(1868年7月7日)，谴责皮阿的挑拨性演说，以后支部发生了分裂，无产阶级分子的代表离开了该支部，该支部实际上与国际失去了联系。然而在皮阿领导下的这伙人继续把自己称作伦敦的法国人支部，并以国际工人协会的名义发布文件，同时不断支持总委员会里反对马克思路线的反无产阶级的派别。——第467页。

158 指法国资产阶级报刊掀起的反对马克思的诽谤运动，1871年3月19日下流的《巴黎报》上甚至出现了标有2月28日日期的伪造的马克思致赛拉叶的信件。马克思在公开信中对这种诽谤提出抗议。该公开信发表在1871年3月22日《泰晤士报》上，并得到其他许多报刊的响应(见本书第83—86页)。——第480页。

159 李卜克内西指曾在巴黎报刊《小报》(《Petit-Journal》)登载过的《皇室文件和通信》。这一材料证实了马克思早在1860年《福格特先生》一书中所揭露的卡尔·福格特被拿破仑三世收买的事实。该材料是1870年9月4日成立的临时政府公布的。——第481页。

160 指马克思为《共产党宣言》德文新版写的序言。该版于1872年才问世。在序言中马克思从巴黎公社的经验中提出了极为重要的结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04—105页)。——第481页。

161 大概指国际总委员会1871年4月25日举行的会议。——第485页。

162 大概指《告法国人民书》。该宣言是公社在4月19日的会议上通过的，发表于1871年4月20日。——第486页。

- 163** 理·莱茵哈特——侨居巴黎的德国侨民，1855年前为海涅的秘书。——第487页。
- 164**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侨民奥斯渥特在1870年7月是居住在伦敦的德国和法国人抗议普法战争的组织者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意参加这一抗议是有条件的：即在该抗议书的精神总的来说是符合第一国际关于战争的宣言的限度之内。同时马克思向奥斯渥特指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反抗民族狂的积极力量。”1871年5月，奥斯渥特建议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公社和梯也尔政府之间调解采取措施这一问题召开会议。马克思和恩格斯拒绝了这一建议。从下面的信和其他的信（见本书第500—502页）中可以看出，奥斯渥特热烈同情受迫害的公社战士，但对公社的历史意义还远远没有理解。
- 凯伦——法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侨居伦敦。——第491页。
- 165** 指1870年秋出版的福格特的小册子《给弗里德里希·科尔布的政治书信》（《Politische Briefe an Friedrich Kolb》），他在这本小册子中企图掩饰他过去和波拿巴派的关系。恩格斯在《再论〈福格特先生〉》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22—330页）中对福格特的这本小册子进行了批判。——第492页。
- 166** 齐·迈耶尔——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社会主义者，职业是工程师，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反对拉萨尔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国际会员；1866年侨居美国，纽约共产主义俱乐部会员和国际在美国的支部的组织者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494页。
- 167** 1871年4月，在波尔多的市镇选举中，民主势力取得了胜利。其中有国际支部的四个代表当选，他们在选举中提出了与巴黎公社纲领类似的纲领。——第495页。
- 168** 卡·卡普拉——奥地利工人运动活动家，国际会员；参加出版杂志《平等》（《Gleichheit》）的工作。该杂志曾多次刊印国际文件。后来杂志中反映了联合会部分会员的小资产阶级情绪。——第499页。

- 169 1871年5月9日,乔治·埃卡留斯被解除国际总委员会书记的职务。约翰·黑尔斯被任命为书记。——第500页。
- 170 奥斯渥特已经得知茹·法夫尔1871年5月26日发出的通告。通告中所有公社战士均被宣布为刑事犯而应引渡给凡尔赛政府。——第501页。
- 171 弗·莫拉——西班牙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鞋匠,国际西班牙和葡萄牙各支部组织者之一,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0—1872),《解放报》编委(1871—1873),新马德里联合会委员(1872—1873),曾与无政府主义影响进行积极斗争,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组织者之一(1879)。——第504页。
- 172 西·波克罕——德国新闻工作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851年起是伦敦商人;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第509页。
- 173 戴利——美国新闻记者、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支持巴黎公社。——第519页。
- 174 费——瑞士工人,圣加伦工人联合会主席,1871年6—7月上浆工人罢工领导者之一。——第526页。
- 175 自1871年6月国际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出版后,英国报刊起先极力表示沉默,而后又企图歪曲马克思主义这一极其重要文件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和总委员会对这种行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资产阶级报刊经常不刊登总委员会的大量驳斥,特别是不发表马克思起草的为回答6月19日《泰晤士报》社论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95—396页)。但对比斯利教授同时写的同一题目的信件经辨析后,不得不在6月21日《泰晤士报》上予以摘要发表。爱·特鲁拉夫在信中提请马克思注意这一点。——第528页。
- 176 恩格斯1871年7月1—3日,16日和28日给卡菲埃罗的三封信都被警察机关没收。我们收集到的这些信件的意大利译文是归入在国际那不勒斯支部案卷中的。——第533页。

- 177 恩格斯想同鲁·卡斯特拉佐通信（恩格斯从卡菲埃罗那里得到他的地址）的意图，没有实现。因为 1871 年 6 月 28 日卡菲埃罗告诉恩格斯，卡斯特拉佐和佛罗伦萨“国际民主协会”（卡菲埃罗曾打算吸收该协会加入国际）遭到警察机关的迫害（见本书第 540 页）。——第 534 页。
- 178 尤·布莱梅——德国工人，社会民主党人，七十年代马格德堡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领导者。——第 534 页。
- 179 托·斯密斯——诺定昂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共和党人，支持巴黎公社。在《各国每日快讯》（《Countries Daily Express》）上发表的关于公社的书信后来曾出版单独的小册子。稍后是国际不列颠联合会的会员。——第 536 页。
- 180 约·罗兹瓦多夫斯基——波兰革命家，1863 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侨居巴黎；公社时期是东布罗夫斯基的副官；公社失败后，流亡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 537 页。
- 181 孔·马丁——法国革命家，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
指在伦敦成立的公社流亡者委员会。马丁曾参加组织这一委员会的工作。——第 542 页。
- 182 《法兰西内战》这一宣言的德文本于 1871 年 8—10 月部分地（第一章和第二章开头）发表于《先驱》杂志。宣言还用法文于同一时期摘要刊载在日内瓦《平等报》上。——第 545 页。
- 183 威·艾希霍夫——德国社会党人和政论家，五十年代末揭露了施梯伯的密探活动；1861—1866 年流亡伦敦；1868 年起为第一国际会员，第一批第一国际史学家之一；采用卡·马克思直接提供的建议和材料；总委员会柏林通讯员；1869 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第 548 页。
- 184 在《法兰西内战》英文第二版上，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的署名被取消（见本书第 36 页）。——第 553 页。

- 185** 指对国际巴黎会员的三次审判(1868年3月和5月,1870年7月)。1870年夏,巴黎联合会出版了关于这几次审判的详细报告。——第553页。
- 186** 指1871年7月成立的伦敦公社流亡者协会妄图掌握总委员会为流亡者募集的捐款的分配权。——第561页。
- 187** 安·达威多夫——俄国革命家,七十年代初在伦敦的敖德萨轮船公司供职,接近马克思,并参加援助公社流亡者的工作;1873年8月回俄国。——第563页。
- 188** 指欧洲各国反动政府共同反对国际的行动,这种行动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特别加强了:审讯在德国的巴黎委员会委员,指控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犯有叛国罪,警察破坏国际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支部,西班牙政府对工人组织和国际支部采取镇压措施,使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成员被迫流亡葡萄牙。——第571页。
- 189** 1871年8月3日,《纽约先驱报》刊登了伦敦记者关于1871年7月20日同马克思谈话的报道;这篇报道以恶劣的捏造手法转述了谈话内容。由于《高卢人报》摘要转载了这篇报道,马克思把寄给《纽约先驱报》的声明的副本寄给了《高卢人报》编辑;马克思的声明载于1871年8月27日《高卢人报》第1145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28—429页)。
- 安·达威多夫1871年8月21日的信(见本书第570页)是对恩格斯请求支援公社流亡者而给他的信的答复。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没有恩格斯的信。——第572页。
- 190** 威·弗·考·斯特普尼——英国社会主义者,改革同盟盟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72)和财务委员(1868—1870),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第572页。
- 191** 指提交给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北美各支部中央委员会关于国内情况和国际组织活动的报告。——第579页。

- 192** 奥耳索普的倡议得到马克思的支持;由马克思的女儿燕妮起草的《募集流亡者救济基金呼吁书》用传单的形式于1871年12月发表(见本书第217—219页和第602页)。——第581页。
- 193** 指出席1871年9月17—23日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的限权委托书。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因被指控叛国罪,不可能离开德国,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萨克森组织的名义将这一委托书转给恩格斯。——第584页。
- 194** 由于得到马克思逝世的谣传,“世界主义协会”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中指出,马克思是“一切被压迫的阶级和民族的最忠实、最无畏和最忘我的保卫者之一”。代表会议号召“加倍努力地保卫马克思所英勇顽强地捍卫的那些权利”。——第586页。
- 195** 指海·荣克于1871年9月5日和马克思、恩格斯一起退出总委员会内为公社流亡者分配救济物资的委员会。——第587页。
- 196** 指在美国的德国人第一支部为公社流亡者募集而寄给总委员会处理的四十二英镑。由于出席1871年8月29日总委员会会议的伦敦公社流亡者协会代表团要求总委员会做关于流亡者基金分配情况的报告,根据恩格斯的建议,曾通过一项决议:不承认捐助者以外任何人有权监督总委员会。马克思在1871年10月16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坚持,这些钱只能由总委员会在最需要救济的那些公社流亡者中间来进行分配。——第589页。
- 197** 指《资本论》第一卷法译本。凯累尔于1869年10月着手进行工作。他曾把译稿寄给马克思,马克思作了修改;到了1870年4月大约已有四百页译稿。凯累尔参加了巴黎公社,公社失败后流亡瑞士,与巴枯宁派关系密切,因而马克思和他断绝了来往。《资本论》第一卷完整的法译本是由约·鲁瓦完成的。——第590页。
- 198** 指巴枯宁派企图在苏黎世的俄罗斯和斯拉夫大学生中建立同盟小组,以对抗支持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日内瓦国际俄国支部。——第593页。

- 199 为了救济贫困的公社流亡者，总委员会让这些流亡者中的排字工人印刷国际的许多文件，其中包括伦敦代表会议的英文本和法文本。出版工作于1871年11月和12月完成。——第593页。
- 200 1871年法国人支部是由一部分法国流亡者于1871年9月在伦敦组成的。支部的领导同在瑞士的巴枯宁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他们勾结起来行动，同他们一起攻击国际的组织原则。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发表在该支部的机关报《谁来了！》（«Qui Vive!»）上，这一章程在1871年10月14日总委员会的非常会议上被提交给总委员会，并交由总委员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审查。在10月17日的会议上，马克思代表该委员会指出，支部章程的某些条文与共同章程抵触，这使它加入国际发生困难，建议支部修改这些条文，以适应国际的章程。支部在10月31日的信中声明不同意总委员会的决议，并对总委员会进行了攻击，对总委员会的权力提出异议。——第598页。
- 201 指一批参加公社的法国流亡者，他们同瑞士的巴枯宁派（阿·克拉里斯、贝·马隆、茹·盖得、安得列·莱奥）勾结在一起。1871年9月，这些法国流亡者同原日内瓦支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成员一起建立了宣传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支部。——第598页。
- 202 斐·约策维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872年3月中以前是国际柏林支部的通讯书记，——第599页。
- 203 上述出版工作没有完成。拟议中的作者之一，著名的公社政论家普·奥·利沙加勒在流亡伦敦期间，于1871年秋在布鲁塞尔发表了《五月街垒战的八天》（«Huit journées de mai derrière les barricades»）一书，直到1876年，才出版了巨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Histoire de la Commune de 1871»）。见本书第626和627页。——第599页。
- 204 尼·梯布林——美国新闻工作者，意大利人；曾在彼得堡的军事学院学习过；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曾为许多伦敦报纸撰稿，从1874年起住在纽约。——第601页。
- 205 欧·沙特兰——法国新闻工作者，巴黎公社的参加者，靠找新雅各宾派；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伦敦，未被国际接受的 1871 年法国人支部的成员。
——第 604 页。

206 关于英国政府迫害公社流亡者的意图，马克思在 1871 年 12 月 19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就已指出。这个消息曾发表在 1871 年 12 月 23 日《东邮报》第 169 号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内。——第 607 页。

207 阿·于贝尔——在伦敦的法国侨民，国际会员。——第 609 页。

208 阿·迪约尔吉——匈牙利新闻工作者，国际会员。——第 610 页。

209 指总委员会应于 1872 年 2 月 27 日召开的例行会议；由于这一天预定举行庆祝威尔士亲王恢复健康的公众游行，总委员会委员不能到会。——第 611 页。

210 2 月 26 日《泰晤士报》在“法国流亡者”栏内发表了弗·哈里逊致该报编辑部的一封长信。——第 611 页。

211 雷·维耳马尔(假名维耳莫)——法国革命家，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波尔多支部出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1872 年流亡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里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第 612 页。

212 指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詹·博维奥发表在 1871 年 6 月 10 日《自由报》(«Libertà»)第 90 号上的文章《迷失的道路》和发表在 1871 年 7 月 5、8、12、15 日《自由报》第 97—100 号上的文章《死后的捍卫》，在这些文章中，博维奥为巴黎公社战士进行辩护。——第 613 页。

213 莫·拉沙特尔——法国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巴黎公社的参加者，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出版者。——第 618 页。

214 马·巴里——英国新闻工作者，社会主义者，国际会员，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1874)。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巴枯宁派和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第 619 页。

- 215 波波夫——俄国革命者，巴枯宁的追随者。——第 619 页。
- 216 赛·维克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书记（1872 年 12 月—1873 年 5 月），曾与委员会里的改良派进行积极的斗争。——第 619 页。
- 217 总委员会在 1873 年 8 月 11 日给恩格斯的复信中，授权恩格斯把救济巴黎公社战士的寡妻孤儿的捐款交给赛拉叶支配，要他尽可能将这笔钱用于上述目的或党的需要。——第 622 页。
- 218 左尔格于 1874 年 8 月退出总委员会，他在 1874 年 8 月 14 日把此事告诉了恩格斯。他正式辞职是在 1874 年 9 月 25 日。——第 623 页。
- 219 关于这一出版物见注 59。——第 626 页。
- 220 勒费夫尔-龙西埃——国民自卫军军官，侨居伦敦，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参加者，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第 626 页。
- 221 这是威·布洛斯给弗·恩格斯的回信。恩格斯曾写信（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没有恩格斯的这封信）给布洛斯，建议他翻译利沙加勒的著作《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然而出版该书的白拉克已于 11 月 14 日通知卡·马克思，他找到了译者（伊·库尔茨），并已同她谈妥。1877 年底，白拉克不得不邀请布洛斯参加校订库尔茨的译稿。利沙加勒著作的法文本于 1876 年在布鲁塞尔出版，其德文本于 1877 年在不伦瑞克问世。——第 628 页。

人名索引

(索引条目后的页码系原书页码,检索时请查本书边码)

A

阿贝尔 (Hébert), 雅克·勒奈 (1757—1794)。——第 416 页。

阿尔班 (Albin)。——第 358 页。

阿尔丹 (Ardin), 安都昂 (死于 1898 年之后)。——第 329 页。

阿尔迪 (Hardy)。——第 168 页。

阿尔努 (Arneuld), 阿尔图尔 (1833—1895)。——第 140、154、164、165、172、175 页。

阿尔诺 (Arnaud), 安都昂 (1831—1885)。——第 66、67 页。

阿尔诺德 (Arnold), 若尔日 (生于 1840 年)。——第 48、105、154、164、165 页。

阿尔西纳-伊-里奥斯 (Alsina y Rios), 帕布洛。——第 565 页。

阿尔泰韦尔德 (Artevelde), 非利浦 (1340—1382)。——第 361 页。

阿尔泰韦尔德 (Artevelde), 雅科布 (约 1290—1345)。——第 361 页。

阿尔特律 (Artru)。——第 168 页。

阿尔屠斯 (Arthus)。——第 342、546 页。

阿夫里阿耳 (Avrial), 奥古斯丹 (1840—1904)。——第 121、123、136、137、148、150、151、154、165、171、220、222、561 页。

阿拉伊莫 (Alaimo), 弗兰契斯科。——第 392 页。

阿隆索 (Alonso)。——第 390 页。

阿梅 (Hamet), 茹尔。——第 111—113、115、120、147、171 页。

阿穆鲁 (Amouroux), 沙尔 (1843—1885)。——第 172—174、249、326 页。

阿普耳加思 (Applegarth), 罗伯特 (1833—1925)。——第 17、18、32、505 页。

阿西 (Assi), 阿道夫·阿尔丰斯 (1840—1886)。——第 30、43、87、99、189、239、319、397、539、540、561 页。

埃德 (Eudes), 艾米尔·德吉烈·弗朗斯瓦 (1843—1888)。——第 454、485、506、574 页。

埃尔 (Eyre), 爱德华·约翰 (1815—1901)。——第 189 页。

埃尔曼 (Hermann), 阿尔弗勒德。——第 56、562 页。

埃格蒙特 (Egmont), 拉莫拉尔 (1522—1568)。——第 361 页。

埃卡留斯 (Eccarius), 约翰·格奥尔格 (约翰·乔治) (1818—1889)。——第 7、9、11—14、16、18、22、25、26、36、49、56、63、69、70、426、453、458、500、606、616 页。

埃利奥特 (Elliott), 托马斯。——第 206 页。

埃利奥特 (Elliott), 约·托马斯。——第 432—434 页。

埃斯尔 (Essl), 安得拉什。——第 306 页。

艾尔皮金 (Элпидин), 米哈伊尔·康斯

坦丁诺维奇(1835—1908)。——第90页。

艾劳 (Eilau, N.)——第461, 462, 497, 511页。

艾希霍夫 (Eichhoff), 卡尔·威廉(1833—1895)。——第548页。

安贝尔 (Humbert)。——第329页。

安德里约 (Andrieu), 茹尔 (1838—1884)。——第154, 165, 605, 609页。

安德鲁斯 (Andrews), 斯梯芬·皮尔 (1812—1886)。——第427页。

安斯 (Hins), 欧仁(1839—1923)。——第357, 363, 499, 525, 562页。

昂利 (Henry)。——第438页。

昂利 (Henry, E.)。——第156页。

昂利西 (Henrycy)。——第172, 174, 175页。

奥本海姆 (Oppenheim), 亨利·伯恩哈特(1819—1880)。——第524页。

奥勃莱恩 (O'Brien)。——第222页。

奥布里 (Aubry), 埃米尔(1829—1900)。——第115, 157, 159, 457, 617页。

奥顿诺凡-罗萨 (O'Donovan Rossa), 耶利米 (1831—1915)。——第463, 474, 475, 587页。

奥耳索普 (Allsop), 托马斯 (1795—1880)。——第71, 531, 535, 571, 579—582页。

奥尔西埃 (Orsier)。——第437页。

奥弗尔 (Hofer)。——第330页。

奥格辽夫 (Орапеа), 尼古拉·普拉东诺维奇 (1813—1877)。——第459, 460页。

奥哈洛伦 (O'Halloran)。——第16页。

奥克尔曼 (Ockelmann)。——第268页。

奥科洛维奇 (Okolowicz), 奥古斯特。——第597页。

奥雷耳·德·帕拉丹 (Aurette de Paladines), 路易·让·巴蒂斯特·德 (1804—1877)。——第5, 7, 336, 397, 405页。

奥利弗 (Oliver), 赛米尔。——第10, 11页。

奥斯丁 (Hostyn), 弗朗斯瓦·沙尔 (1823—1912)。——第164, 165, 171页。

奥斯渥特 (Oswald), 欧根 (1826—1912)。——第491, 492, 500—502, 542, 547, 562, 596页。

奥哲尔 (Odger), 乔治 (1820—1877)。——第17, 18, 30—33, 36—38, 50, 51, 53, 54, 74, 89, 203, 205, 207, 210, 211, 402, 403, 535, 539, 553页。

B

巴贝夫 (Babeuf), 格拉古 (真名弗朗斯瓦·诺埃尔) (1760—1797)——第422页。

巴登格——见拿破仑第三。

巴甫洛夫 (Павлов), 普拉东·瓦西里也维奇 (1823—1895)。——第424页。

巴赫鲁赫 (Bachruch), 昂利。——第525, 565, 566, 569页。

巴枯宁 (Бакунин),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1814—1876)。——第278, 422, 459, 460, 481, 546, 586, 598, 623页。

巴里 (Barry), 马耳特曼 (1842—1909)。——第72, 77, 78, 201, 203, 222, 236, 619页。

巴龙 (Baron)。——第436页。

巴斯噶 (Pascale)。——第570页。

巴斯特利卡 (Bastelica), 安得列 (1845—1884)。——第56, 57, 171, 426,

455, 457, 562, 571, 572, 586 页。
巴塔利亚 (Battaglia), 弗兰契斯科。
——第 395 页。
巴特米·圣伊雷尔 (Barthélemy-Saint-Hilaire), 茹尔 (1805—1895)。
——第 95 页。
巴特里 (Buttery, G. H.)。——第 32、
43、49、50、53、55、56、60 页。
巴提尼 (Badini), 莱奥尼达。——第 395
页。
白恩士 (Burns), 莉迪娅(莉希)(1827—
1878)。——第 539、584、615、626 页。
白拉克 (Bracke), 威廉(1842—1880)。
——第 280、283、350、351 页。
班克斯 (Banks), 西奥多。——第 427、
428、432、433、435 页。
邦霍尔斯特 (Bonhorst), 莱昂哈德(生
于 1840 年)。——第 350、351 页。
鲍狄埃 (Pottier), 欧仁(1816—1887)。
——第 115、527 页。
鲍威斯 (Bowers)。——第 90 页。
倍倍尔 (Bebel), 奥古斯特(1840—
1913)。——第 253、259、263、264、
270—274、276、277、284、297、410、
423、456、460、461、481、482、555、620
页。
贝尔纳 (Bernard)。——第 330 页。
贝尔纳 (Bernard), 西蒙。——第 531
页。
贝克尔 (Becker), 伯恩哈特(1826—
1891)。——第 562 页。
贝克尔 (Becker), 约翰·菲力浦(1809
—1886)。——第 297、298、323、325、
342、347、350、425、499、509、510、512、
514、517、518、526、529、534、542—
547、550、573、574、577、578 页。
贝累 (Beslay), 沙尔(1795—1878)。
——第 121、125、165、176、510 页。

贝热瑞 (Bergeret), 茹尔·维克多(1839
—1905)。——第 595、599 页。
贝坦 (Bertin)。——第 502 页。
贝坦 (Bertin)。——第 590 页。
贝坦 (Bertin), 若尔日。——第 111、
112、120、123 页。
彼得斯 (Peters)。——第 90 页。
比埃特里 (Pietri), 约瑟夫·玛丽(1820
—1902)。——第 42、228 页。
比德曼 (Biedermann), 卡尔(1812—
1901)。——第 256、456 页。
比恩科夫斯基 (Bienkowski), 斯坦尼
斯拉夫。——第 530 页。
比夫 (Biff)。——第 41 页。
比果 (Bigot), 莱昂(1826—1872)。——
第 43、99、539、561、609 页。
比塞 (Buisset)。——第 111、112 页。
比斯利 (Beesly), 爱德华·斯宾塞(1837
—1915)。——第 29、187、188、190、
191、198、199、202、496、510—512、
522、523 页。
比松 (Bisson), 拉乌尔·杜(生于 1812
年)。——第 589 页。
比约雷 (Billioray), 阿尔弗雷德·爱德
华(1840—1876)。——第 121、127
页。
俾斯麦 (Bismarck), 奥托(1815—1898)
——第 9、19、27、87、228—230、233、
234、237、239、247、250、254、259、260、
269、275、278、283、284、297、320、330、
413、449、456、466、475、481、482、491、
494、498、501、511 页。
波波夫 (Попов)。——第 619 页。
波尔特 (Bolte), 弗里德里希。——第
426、427、434、518、557、558、571、572
页。
波克罕 (Borkheim), 西吉兹蒙特·路
德维希(1825—1885)。——第 456、

509、524、555 页。
波利策尔 (Pollitzer), 吉格蒙特。——第 267 页。
波鲁特陶 (Boruttau), 卡尔。——第 323 页。
波拿巴, 路易——见拿破仑第三。
波特 (Potter), 乔治 (1832—1893)。——第 523 页。
波托 (Potto)。——第 215 页。
勃朗 (Blanc)。——第 325 页。
勃朗 (Blanc), 路易 (1811—1882)。——第 24、54、397 页。
博德里 (Baudry)。——第 29、34、35 页。
博尔迪埃 (Bordier)。——第 222 页。
博弗尔 (Beaufort)。——第 597 页。
博纳福 (Bonnafaut)。——第 147 页。
博舍里 (Beauchery), 奥古斯特 (生于 1830 年)。——第 147 页。
博维奥 (Bovio), 詹纳罗。——第 613 页。
博夏尔 (Beauchard)。——第 147 页。
博伊斯特 (Beust), 弗里特里希 (1809—1886)。——第 254 页。
伯利克里 (约公元前 490—429)。——第 520 页。
布安 (Boin), 伊西道尔·路易 (死于 1872 年)。——第 277 页。
布丹 (Boudin), 埃蒂耶纳 (1828—1872)。——第 277 页。
布代 (Boudet)。——第 111、115 页。
布恩 (Boon), 马丁·詹姆斯。——第 7、8、20—22、31、32、34、36、39、49、50、53、55、56、60、73、203 页。
布尔德伊 (Bourdeille), 爱德华·保尔 (1842—1878)。——第 217、596 页。
布尔迈斯特-吕泽尔 (Burmeister-Lyser)。——第 255、256 页。

布尔茹瓦 (Bourgeois) (死于 1871 年)。——第 351 页。
布尔韦尔 (Bulwer), 威廉·亨利·利顿·厄尔 (1801—1872)。——第 492 页。
布拉比桑 (Brabison)。——第 187、207 页。
布拉西乌斯 (Blasius)。——第 330 页。
布莱德洛 (Bradlaugh), 查理 (1833—1891)。——第 51、67—70、211—213、554 页。
布莱梅 (Bremer), 尤利乌斯。——第 534、535 页。
布莱特 (Bright), 约翰 (1811—1889)。——第 237 页。
布赖蒂 (Brighty)。——第 205 页。
布赖纳 (Briner)。——第 36 页。
布朗基 (Blanqui), 路易·奥古斯特 (1805—1881)。——第 87、209、212、319、396、397、408、459、506、516、540、581、599 页。
布朗舍 (Blanchet), 斯坦尼斯拉 (真名普里耳) (生于 1833 年)。——第 105 页。
布劳尔 (Bräuer)。——第 242、248 页。
布里萨克 (Brissac), 昂利 (1823—1906)。——第 138 页。
布里斯美 (Brismée), 德吉烈 (1823—1888)。——第 360、363 页。
布利塞尔特 (Blissert), 罗伯特。——第 427 页。
布列德尼克 (Bradnick), 弗雷德里克。——第 12、22、25、32、49、50、221 页。
布林德 (Blind), 卡尔 (1826—1907)。——第 502 页。
布鲁尼 (Bruni), 阿道尔福。——第 392 页。
布律涅耳 (Brunel), 安德鲁·马格鲁瓦

尔(生于1830年)。——第220页。
布洛斯(Blos), 威廉(1849—1927)。
——第628页。

C

查理十世(Charles X)(1757—1836)。
——第414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1828—1889)。
——第424页。

D

达尔布瓦(Darbois), 若尔日(1813—
1871)。——第79、204、209、338、408、
410、516页。
达盖奈(Daguenet)。——第437页。
达拉斯(Dallas), 埃内·斯威特兰
(1828—1879)。——第90页。
达旺德尔(Davandre)。——第329页。
达威多夫(Давыдов), 安纳托利(生于
1823年)。——第563、567、568、570、
572、575页。
大卫(David)。——第436页。
戴拉库尔(Delacour), 阿尔丰斯(生于
1839年)。——第590页。
戴利(Daly)。——第519—521页。
戴特罗瓦(Détroyat), 比埃尔·莱昂
(1829—1898)。——第69页。
戴维斯(Davis)。——第208页。
戴维斯(Davis), 艾拉。——第427、435
页。
戴维斯(Davies), 约翰·鲁埃林(1826
—1916)。——第39、89、403页。
戴文希尔(Devonshire)。——第192
页。
丹东(Danton), 若尔日·雅克(1759—
1794)。——第416页。
丹尼(Denis), 比埃尔。——第56页。

德·巴普(De Paep), 塞扎尔(1841—
1890)。——第479、480、499、627页。
德比希(Debuchy)。——第428、432、
433页。
德博尔恩(Desborne)。——第325页。
德博思(Deboos)。——第359页。
德尔佩克(Delpech)。——第97、563、
603页。
德尔万基埃(Delvainquier), 艾梅。
——第131页。
德尔万基埃(Delvainquier), 塞林。
——第131页。
德康(Descamps), 巴蒂斯特(生于1836
年)。——第115页。
德克雷特(Decrette)。——第329页。
德拉埃(Delahaye), 比埃尔·路易(生
于1820年)。——第52、56、142、163、
170、566、572页。
德朗克(Dronke), 恩斯特(1822—
1891)。——第503、591、592页。
德勒克吕兹(Delescluze), 路易·沙尔
(1809—1871)。——第48、97、121、
127、136、208、397、459、564、595页。
德勒纳德(Delenard)。——第100页。
德雷尔(Dereure), 西蒙(1838—1900)。
——第137、170、249、326、426、547
页。
德龙克尔(Dronkel)。——第22页。
德梅(Demay), 安都昂·马蒂埃(1822
—1884)。——第112、115页。
德米特里耶娃——见托马诺夫斯卡娅。
德穆特(Demuth), 海伦(1823—1890)。
——第507、508、555、565页。
德纳(Dana), 查理·安德森(1819—
1897)。——第96页。
德特勒(Dettle)。——第425—427页。
德·沃尔弗斯(De Wolfers), 阿尔弗
勒德。——第72、75页。

德沃伊 (Devoy), 约翰(1842—1928)。
——第 428、504 页。
蒂萨 (Tisza), 卡尔曼 (1830—1902),
——第 625 页。
狄德罗 (Diderot), 德尼(1713—1784),
——第 513 页。
迪耳克 (Dilke), 查理·温特沃思(1843—1911)。——第 71 页。
迪尔克 (Dilke)。——第 569 页。
迪斯累里 (Disraeli), 本杰明 (1804—1881)。——第 413 页。
迪约尔吉 (György), 阿拉达尔。——第 610、611 页。
东布罗夫斯基 (Dąbrowski), 泰奥菲尔 (1841—1890)。——第 52 页。
东布罗夫斯基 (Dąbrowski), 雅罗斯拉夫 (1836—1871)。——第 52、199、227、407、415、477、566、596、628 页。
东布罗夫斯卡娅 (Dąbrowska), 佩拉吉娅。——第 52、567 页。
杜埃 (Douay), 费里克斯 (1816—1879)。——第 231 页。
杜邦 (Dupont), 昂提姆·让·马西阿耳 (生于 1842 年)。——第 79、121 页。
杜邦 (Dupont), 欧仁(约 1831—1881)。
——第 14、15、49、79、177、445、453、455、469、484、485、499、500、503、505、522、527、528、537、538、548、549、556、557、567、574、575、592 页。
杜邦鲁 (Dupanloup), 费里克斯(1802—1878)。——第 5 页。
杜毕伊 (Dupuis)。——第 109、115 页。
杜波夫 (Дубов, А.)。——第 593 页。
杜布瓦 (Dubois), 乌利斯。——第 329 页。
杜弗尔 (Dufaure), 茹尔·阿尔芒·斯坦尼斯拉(1798—1881)。——第 228 页。

杜朗 (Durand), 古斯塔夫·保尔·艾米尔(生于 1835 年)。——第 56 页。
杜朗 (Durand), 雅克(1817—1871)。
——第 171 页。
杜律 (Duru)。——第 588、614 页。
杜莫蒂埃 (Dumortier)。——第 367、368、409 页。
杜普累 (Dupleix), 弗朗斯瓦。——第 325、509 页。
杜西——见马克思, 爱琳娜。
杜瓦尔 (Duval)。——第 174、175 页。
杜瓦尔 (Duval), 艾米尔·维克多(1841—1871)。——第 15、135、215、454、466、516 页。
杜瓦尔 (Duval), 德奥多。——第 325、330、342、350、545—547 页。
度申 (Duchêne)。——第 111、115 页。

E

厄韦特 (Evette)。——第 112、115 页。
恩格斯 (Engels), 爱利莎(1797—1873)。
——第 593、594 页。
恩格斯 (Engels), 弗里德里希(1820—1895)。——第 5、7、9、11—13、17、18、20—22、25、26、28、31、34—36、39、40、42—44、49、50、55—57、59、60、65、66、74、78、80、83、88、90、94、95、99、101、102、210、445、455、456、462、471、474、481、482、487—491、493、499、500、503—505、522、527—530、532—534、536、537、539—541、548、553、555、556、559、563、565、567—571、574、575、579、580、581、583、584、587、588、592—594、597、600、607、611—613、615、616、620—623、626—628 页。

F

法布尔 (Fabre), 保尔。——第 105 页。

法尔卡什 (Farkas), 卡罗耳 (1843—1907)。——第 297, 298, 316 页。
法尔托 (Faltot)。——第 105 页。
法夫尔 (Favre), 茹尔 (1809—1880)。——第 9, 19, 25—28, 35, 39, 42, 53, 54, 61, 87—89, 115, 179, 199, 202, 211, 212, 230, 250, 265, 267, 303, 309, 310, 328, 330, 340, 364, 370, 379, 380, 406, 421—423, 488, 492, 511, 516, 524, 532, 550, 554 页。
法隆 (Faron)。——第 170 页。
法热 (Faget)。——第 614 页。
菲德列尔 (Fiedler)。——第 255 页。
菲尔特 (Fürth), 威廉。——第 241 页。
菲利 (Filly)。——第 428 页。
菲利普蓬 (Philippon)。——第 575 页。
菲利浦斯 (Phillips), 温德耳 (1811—1884)。——第 433 页。
菲洛普 (Fülop), 奥古斯特。——第 305 页。
菲斯 (Fuisse)。——第 585 页。
费 (Fäh)。——第 526, 527 页。
费德尔布 (Faidherbe), 路易·莱昂·塞扎尔 (1818—1889)。——第 95, 214 页。
费雷 (Ferré), 泰奥菲尔 (1845—1871)。——第 177, 179—181, 216, 217, 219, 220, 277, 351, 574, 605 页。
费里 (Ferry), 茹尔 (1832—1893)。——第 137, 213 页。
费隆 (Féron)。——第 147 页。
弗拉奥 (Flahaut)。——第 358 页。
弗拉帕 (Frappas)。——第 364, 365 页。
弗莱里格拉特 (Freiligrath), 斐迪南 (1810—1876)。——第 440 页。
弗兰克尔 (Frankel), 列奥 (1844—1896)。——第 56, 57, 60, 63, 72, 78, 111—113, 115, 117, 120, 121, 123,

125, 135, 141, 142, 146—148, 159, 161, 165, 166, 168, 169, 171, 175, 176, 199, 220, 227, 251, 289, 311, 316, 337, 407, 414, 426, 452, 453, 458, 461, 468, 482—484, 488, 497, 512—515, 517, 525, 547, 571—573, 580, 589, 590, 611, 624—626 页。
弗兰克费尔德 (Frenkfeld)。——第 334 页。
弗朗坎 (Franquin), 茹尔·约瑟夫·埃蒂耶纳 (真名科尔米亚) (生于 1838 年)。——第 590 页。
弗朗切斯基 (Franceschi), 戴维。——第 395 页。
弗朗斯瓦 (François), 艾米尔·德。——第 432, 433 页。
弗雷德里克斯 (Фредерикс, П. А.)。——第 411 页。
弗雷帕兹 (Fréppaz)。——第 329 页。
弗累克斯曼 (Flexmann)。——第 197 页。
弗路朗斯 (Flourens), 古斯达夫 (1838—1871)。——第 15, 23, 42, 121, 212, 214, 319, 396, 397, 459, 463, 464, 466, 474, 475, 482, 494, 547 页。
弗伦策尔 (Frenzel)。——第 275 页。
弗罗梅 (Frohme), 卡尔·弗兰茨·埃贡。——第 251 页。
丰维埃耳 (Fonvielle), 维尔弗里德·德 (1828—1914)。——第 8 页。
福尔 (Faure)。——第 168 页。
福尔蒂内 (Fortuné)。——第 166 页。
福格特 (Vogt), 奥古斯特 (约 1830—1883)。——第 495 页。
福格特 (Vogt), 卡尔 (1817—1895)。——第 266, 481, 492 页。
福雷斯蒂埃 (Forestier)。——第 592, 593 页。

福斯特 (Foster), 罗伯特。——第 56 页。

符卢勃列夫斯基 (Wróblewski), 瓦列里 (1836—1908)。——第 63, 64, 227, 407, 415, 426, 547, 566, 585 页。

符特克 (Wuttke), ——第 555 页。

G

盖布 (Geib), 奥古斯特 (1842—1879)。——第 267 页。

甘必大 (Gambetta), 莱昂 (1838—1882)。——第 41, 214, 397, 406, 586 页。

冈宁 (Gunning)。——第 22 页。

冈萨勒斯 (Gonzales), 莫霍·卡尔佩拉尔。——第 386 页。

哥登别尔格 (Гольденберг), 拉扎尔·鲍里索维奇 (1846—1916)。——第 619 页。

戈尔布莱特 (Galbraith)。——第 205, 208 页。

戈克 (Goegg), 阿曼特 (1820—1897)。——第 562 页。

格尔哈特 (Gerhard), 亨德里克 (约 1829—1885)。——第 378, 379, 381 页。

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 埃·(Glaser de Willebrord, E.)。——第 23, 498, 499, 561, 562, 567, 609, 614, 616, 626, 627 页。

格莱纳 (Greiner)。——第 329 页。

格莱斯顿 (Gladstone), 威廉·尤尔特 (1809—1898)。——第 68, 77, 203, 204, 206, 237, 254, 311, 492, 613 页。

格兰维耳 (Granville), 乔治·鲁森-高尔 (1815—1891)。——第 201, 203, 206, 207, 492 页。

格里马耳 (Grimal)。——第 95 页。

格里姆肖 (Grimshaw)。——第 575

页。

格林伍德 (Greenwood), 弗雷德里克 (1830—1909)。——第 42, 87, 88, 403, 550 页。

格鲁赛 (Grousset), 巴斯噶尔 (1844—1909)。——第 117, 166, 175, 512, 546 页。

格吕布勒 (Grübler)。——第 526 页。

格罗拉尔 (Grollard 或 Groslard)。——第 105 页。

格罗塞 (Grosse), 爱德华。——第 428, 432—434 页。

格罗斯兰 (Grosselin), 雅克 (1835—1892)。——第 347, 509 页。

格塔 (Guétat)。——第 325 页。

龚佩尔特 (Gumpert), 爱德华 (死于 1893 年)。——第 583 页。

古茨曼 (Gutsmann), 布鲁诺。——第 323 页。

古尔 (Guhl), 多罗若娅。——第 453 页。

古累 (Goullé), 昂利。——第 109, 115, 120, 147 页。

古里约 (Gourieux)。——第 438 页。

古皮尔 (Goupil), 爱德华·阿尔弗勒德 (1838—1919)。——第 117 页。

果梅斯 (Gomez), 圣地亚哥。——第 390 页。

H

哈恩 (Haan)。——第 115 页。

哈尔伯特 (Halbert), 约翰。——第 432 页。

哈里斯 (Harris), 乔治。——第 7, 8, 11, 14, 17, 18, 20, 22, 23, 28, 31, 36, 37, 41, 43, 44, 49—51, 56—58, 66, 68, 69, 75, 191, 210, 211, 213 页。

哈里逊 (Harrison), 弗雷德里克 (1831—1923)。——第 71, 202, 611 页。

哈普尔 (Harper), 罗伯特。——第 99 页。
哈赛尔曼 (Hassellmann), 威廉 (生于 1844 年)。——第 240、242 页。
哈斯 (Haß)。——第 242 页。
哈特曼 (Hartmann), 格奥尔格·威廉。——第 248 页。
海涅 (Heine), 亨利希 (1797—1856)。——第 475 页。
汉德逊 (Henderson), 艾德蒙·纽曼斯·沃尔科特 (1821—1896) ——第 24 页。
赫尔瓦查宁 (Hrvačanin), 曼努伊洛 (1849—1909)。——第 593 页。
赫克尔 (Hoecker)。——第 427 页。
赫里克 (Hörig)。——第 248 页。
赫普纳 (Hepner), 阿道夫 (1846—1923)。——第 278 页。
赫斯 (Heß), 莫泽斯 (1812—1875)。——第 481 页。
赫胥黎 (Huxley), 托马斯·亨利 (1825—1895)。——第 225 页。
黑尔斯 (Hales), 威廉。——第 49 页。
黑尔斯 (Hales), 约翰 (生于 1839 年)。——第 6—8、21、22、25—27、32、34、36、38、39、41、43、44、49—51、53、55—60、64、70、76—78、99、192、202、206、207、210、213、215、216、222、429、529、530、572、597、606 页。
亨利 (Henry), 托马斯 (1807—1876)。——第 203 页。
亨利五世——见尚博尔, 昂利·沙尔。
侯里欧克 (Holyoake), 乔治·杰科布 (1817—1906)。——第 31、33、34、36、37、39、554 页。
胡利曼 (Hurliman)。——第 56 页。
胡斯 (Hus), 扬 (约 1369—1415)。——第 294 页。

华德 (Ward), 奥斯本 (1831—1902)。——第 348、427、435 页。
华金 (Watkin), 爱德华·威廉 (1819—1901)。——第 56、57 页。
华施贝恩 (Washburne), 艾利修·本杰明 (1816—1887)。——第 43、45—49、56、427、492、541 页。
霍恩 (Hoorne 或 Horn), 菲力浦 (1518—1568)。——第 361 页。
霍尔 (Hall), 阿伯拉罕·奥凯 (1826—1898)。——第 433 页。
霍尔茨马特 (Holzmarth)。——第 274 页。
霍费雷尔 (Hoferer)。——第 323 页。
霍克迈尔 (Hockemeyer, E.)。——第 268 页。
霍姆里希豪森 (Homrighausen)。——第 427 页。
霍萨特 (Hossart)。——第 47、49 页。

J

基尔歇尔 (Kirscher)。——第 343 页。
基佐 (Guizot), 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 (1787—1874)。——第 414 页。
吉阿尼 (Giani), 卡尔。——第 307、308 页。
吉罗 (Giraud)。——第 334 页。
吉约梅 (Guillomet), 昂利。——第 325 页。
吉约姆 (Guillaume), 詹姆斯 (1844—1916)。——第 279、547 页。
加兰 (Garin)。——第 325 页。
加朗 (Galand)。——第 115 页。
加里波第 (Garibaldi), 朱泽培 (1807—1882)。——第 199、312、482、615 页。
加利费 (Galliffet), 加斯頓·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德 (1830—1909)。——第 208、265、532 页。

贾内利 (Giannelli), 安得列阿。——第 392、395 页。

K

卡贝 (Cabet), 埃蒂耶纳(1788—1856)。——第 26 页。

卡迪奥 (Cadiot 或 Cadrot)。——第 23、25、29、34、35 页。

卡尔 (Carl), 康拉德 (死于 1890 年)。——第 427、428、442 页。

卡菲埃罗 (Cafero), 卡洛 (1846—1892)。——第 532—534、540、541 页。

卡芬雅克 (Cavaignac), 路易·歇仁 (1802—1857)。——第 155 页。

卡拉姆 (Calame)。——第 329 页。

卡罗洛索 (Carolosso)。——第 392 页。

卡梅利纳 (Camélinat), 泽菲兰 (1840—1932)。——第 115、220、221 页。

卡普德维亚——见苏涅尔-伊-卡普德维亚。

卡普拉 (Capra), 卡尔。——第 499 页。

卡斯特拉尔-伊-里波耳 (Castelar y Ripoll), 埃米利奥 (1832—1899)。——第 565 页。

卡斯特拉佐 (Castellazzo), 鲁伊治 (1827—1890)。——第 392、395、532、534 页。

卡特柯夫 (Карков), 米哈伊尔·尼基佛罗维奇 (1818—1887)。——第 424 页。

卡特利诺 (Cathelinau), 昂利·德 (1813—1891)。——第 392 页。

凯腊特里 (Kératry), 艾米尔·德 (1832—1905)。——第 97、563、587、603、604 页。

凯累尔 (Keller), 沙尔 (1843—1913)。——第 566、589、590 页。

凯伦 (Kern)。——第 491、492、502、566 页。

凯麦隆 (Cameron), 安得鲁·卡尔 (1834—1890)。——第 426 页。

凯泽尔 (Kayser), 麦克斯 (生于 1853 或 1855—1888 年)。——第 263 页。

坎能贝尔格 (Kannenberg)。——第 323 页。

康多或康多-弗胡基 (Candaux 或 Candaux-Franky)。——第 325、329、346、347 页。

康姆 (Kamm), 弗里德里希 (死于 1867 年)。——第 544 页。

康特 (Caunt), 威廉。——第 207 页。

康韦 (Conway), 蒙丘尔·丹尼尔 (1832—1907)。——第 575—577 页。

考布 (Kaub 或 Kolb), 卡尔。——第 7、22、49 页。

考莱 (Cowley), 亨利·理查·查理·威尔斯理 (1804—1884)。——第 46 页。

柯恩或柯因 (Cohn 或 Cohen), 詹姆斯。——第 7、8、10、11、34、49 页。

柯克伦-贝利 (Cochrane-Baillie), 亚历山大·邓达斯·罗斯·威夏尔特 (1816—1890)。——第 78—80 页。

柯普兰 (Copeland)。——第 100 页。

科贝特 (Cobbett), 威廉 (1762—1835)。——第 39、89 页。

科尔布 (Kolb),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1808—1884)。——第 492 页。

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 (Корвин-Круковская), 安娜·瓦西里也夫娜 (1843—1887)。——第 554 页。

科兰 (Collin)。——第 169 页。

科勒特 (Collet), 查理·多布森。——第 502 页。

科勒维尔 (Colleville), 诺埃米。——第 131 页。
科列 (Collet)。——第 100 页。
克尔彻 (Kercher)。——第 502 页。
克尔奈 (Kerney)。——第 250 页。
克拉夫林 (Claffin), 田纳西 (1845—1923)。——第 435、556 页。
克拉夫特 (Kraft)。——第 242 页。
克莱米约 (Crémieux), 加斯顿 (1836—1871)。——第 351 页。
克莱因 (Klein), 卡尔。——第 241 页。
克雷克尔 (Kräcker)。——第 263 页。
克列芒 (Clément), 让·巴蒂斯特 (1836 (?)—1903)。——第 56、140、170、414 页。
克列芒 (Clément), 维克多·约瑟夫 (生于 1824 年)。——第 164、165 页。
克列门斯 (Clémence), 阿道夫·伊波利特 (1838—1889)。——第 117、165 页。
克鲁瓦西埃 (Croisier)。——第 480 页。
克吕泽烈 (Cluseret), 古斯塔夫·保尔 (1823—1900)。——第 98、460、469、478、490、500、622 页。
克内耳纳 (Knöllner)。——第 250 页。
克尼希 (König), 伯恩哈特。——第 323 页。
克瓦斯内夫斯基 (Kwasnevski), 古斯塔夫。——第 599 页。
孔博 (Combault), 阿梅德·本扎曼 (约 1838—1884 年之后)。——第 120、121、454 页。
孔德 (Comte), 奥古斯特 (1798—1857)。——第 198 页。
孔帕斯 (Compas)。——第 147 页。
孔斯坦——见勒穆修。
孔斯坦 (Constant), 克里斯特纳。——

第 432、433、436 页。
库尔贝 (Courbet), 古斯塔夫 (1819—1877)。——第 90、91、164、165、176 页。
库尔奈 (Cournet), 弗雷德里克·埃蒂耶纳 (1839—1885)。——第 66、67、73、127、136、574 页。
库尔西埃 (Coursier)。——第 438 页。
库格曼 (Kugelmann), 弗兰契斯卡。——第 475、524、550、587 页。
库格曼 (Kugelmann), 盖尔特鲁黛。——第 473、474、524、550、586—587 页。
库格曼 (Kugelmann), 路德维希 (1830—1902)。——第 458、459、464、470、471、473、475、485—487、523、524、549、550、552、586、587、602、607、617 页。
库龙 (Coulon), 尼古拉。——第 356—359、364 页。
库瓦费 (Coiffé)。——第 115 页。

L

拉巴腊 (Labarra)。——第 567 页。
拉比 (Lapi), 德吉烈。——第 448、449 页。
拉法格 (Lafargue, J.) (死于 1870 或 1871 年)。——第 96 页。
拉法格 (Lafargue), 保尔 (1842—1911)。——第 15、96—98、447、463—465、474、485、487、495—497、506—508、510、511、517、553—555、563、564、570、587、600、603、604、607、608、612、626 页。
拉法格 (Lafargue), 劳拉 (1845—1911)。——第 96—98、456、461—464、474、487、494、495、508、511、517、549、563、565、587、603、604、608、612、

626 页。
拉法格 (Lafargue), 沙尔·埃蒂耶纳 (1868—1872)。——第 587, 603, 608 页。
拉甫罗夫 (Лавров), 彼得·拉甫罗维奇 (1823—1900)。——第 40, 396, 398—403, 412, 445, 446, 454, 455, 480, 493, 559, 568, 569, 585, 587, 588, 595 页。
拉格朗日 (Lagrange)。——第 41 页。
拉克鲁瓦 (Lacroix)。——第 168 页。
拉克鲁瓦 (Lacroix)。——第 553 页。
拉腊歇特 (La Rchette)。——第 590 页。
拉勒芒 (Lallemand)。——第 115 页。
拉梅桑 (Lamezan)。——第 307, 308 页。
拉姆利 (Lumley)。——第 43 页。
拉普拉斯 (Laplace), 雅克。——第 329 页。
拉萨尔 (Lassalle), 斐迪南 (1825—1864)。——第 274, 412 页。
拉萨西 (Lassassie, F.)。——第 10, 22 页。
拉沙特尔 (Lachâtre), 莫里斯 (1814—1900)。——第 618 页。
拉斯拜尔 (Raspail), 弗朗斯瓦 (1794—1878)。——第 441 页。
拉斯克尔 (Lasker), 爱德华 (1829—1884)。——第 276 页。
拉斯佩 (Raspe), 弗里德里希·威廉。——第 269 页。
拉塔齐 (Ratazzi), 马尔克。——第 51 页。
拉特森 (Rutson)。——第 44 页。
腊祖阿 (Razoua), 欧仁·昂惹耳 (约 1835—1878)。——第 344, 346, 347, 577, 578 页。

莱昂斯 (Lyons), 理查·比克顿·皮美尔 (1817—1887)。——第 45—47, 492 页。
莱奥 (Leo), 安得列 (真名莱奥迪耳·尚普塞) (1829—1900)。——第 129 页。
莱恩德克尔 (Leyendecker)。——第 255, 269 页。
莱茵哈特 (Reinhardt), 理查 (1829—1898)。——第 487, 491, 520 页。
莱茵哈特 (Reinhardt), 茹利埃特。——第 491 页。
赖德律-洛兰 (Ledru-Rollin),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 (1807—1874)。——第 397 页。
兰德曼 (Landmann)。——第 266 页。
兰多 (Lando), 米凯尔·迪。——第 391 页。
兰戈 (Raingo)。——第 358 页。
兰利 (Langley), 巴克斯特。——第 219 页。
朗贝尔 (Lambert)。——第 358 页。
朗德克 (Landeck), 贝尔纳 (生于 1832 年)。——第 608 页。
朗维耶 (Ranvier), 加布里埃尔 (1828—1879)。——第 66, 67, 70, 220, 249, 574, 597 页。
朗之万 (Langevin), 卡米尔·比埃尔 (1843—1913)。——第 137 页。
劳 (Rau)。——第 323 页。
劳赫毛尔 (Rauchmaul), 卡罗耳。——第 298 页。
勒奥尼达斯 (公元前五世纪)。——第 316 页。
勒巴兹 (Leubaz)。——第 329 页。
勒德鲁瓦 (Ledroit), 沙尔 (生于 1818 年)。——第 117 页。
勒尔诺 (L' Hernault)。——第 437 页。

勒费夫尔 (Lefevre), 布朗什。——第 152, 169 页。
勒费夫尔-龙西埃 (Le Febvre-Roncier)。——第 626 页。
勒弗朗塞 (Lefrançais), 古斯达夫(1826—1901)。——第 100, 101, 119, 136, 137, 153, 164, 165 页。
勒康特 (Lecomte), 克劳德·马丁(1817—1871)。——第 6, 179, 189, 200, 215, 230, 408, 516 页。
勒克莱尔克 (Leclercq)。——第 358, 365, 366 页。
勒鲁 (Leloup)。——第 152, 169 页。
勒鲁 (Leroux), 比埃尔(1797—1871)。——第 24, 467, 468 页。
勒·吕贝 (Le Lubez), 维克多(约生于 1834 年)。——第 51, 69, 197 页。
勒美特尔 (Lemaitre), 弗雷德里克。——第 468 页。
勒默尔 (Lemel), 娜塔莉(生于 1826 年)。——第 152, 169, 170 页。
勒穆修 (Le Moussu), 本扎曼(假名 孔斯坦)。——第 56, 63, 217, 562, 573, 596 页。
勒诺 (Renaut)。——第 99 页。
勒热 (Leger)。——第 120, 569 页。
勒廷格 (Röthing)。——第 270 页。
勒韦尔戴 (Leverdays), 艾米尔。——第 608 页。
勒维 (Levy), 拉扎尔。——第 115 页。
勒维埃耳 (Leviéle)。——第 432, 433 页。
雷德福 (Radford)。——第 194, 195, 197 页。
雷德克尔 (Redeker)。——第 268 页。
雷吉斯 (Regis), 维塔勒(假名 埃蒂耶纳·佩沙尔)。——第 56, 69 页。
雷特兰热尔 (Reitlinger)。——第 27

页。
里德 (Reid), 罗伯特。——第 40, 41, 43, 45—49, 52, 90, 91, 532, 533, 551, 552, 578, 579 页。
里德耳 (Riddle)。——第 197 页。
里果 (Rigault), 拉乌尔·若尔日·阿道夫(1846—1871)。——第 282, 454, 506, 590 页。
里焦 (Rigio), 安东尼奥(1842—1900)。——第 392 页。
里瑟姆 (Leatham)。——第 91 页。
里沙尔 (Richard)。——第 36, 39, 608 页。
里沙尔 (Richard), 阿尔伯(1846—1925)。——第 546 页。
里斯托 (Rysto)。——第 618 页。
里廷豪森 (Rittinghausen), 摩里茨(1814—1890)。——第 262, 265 页。
理查兹 (Richards)。——第 13 页。
李卜克内西 (Liebknecht), 阿丽莎。——第 456 页。
李卜克内西 (Liebknecht), 娜塔利亚(1835—1909)。——第 456, 461, 482, 581 页。
李卜克内西 (Liebknecht), 威廉(1826—1900)。——第 3, 247, 270, 275, 276, 281, 410, 448, 456, 457, 460—464, 481, 482, 492, 528, 529, 534, 536, 539, 549, 555, 556, 562, 581, 584, 597, 603, 627 页。
李嘉图 (Ricardo), 大卫(1772—1823)。——第 521 页。
利穆津 (Limousin)。——第 115 页。
利沙加勒 (Lissagaray), 普罗斯比尔·奥利维耶(1838—1901)。——第 220, 221, 590, 599, 608, 609, 625—627 页。
利瓦诺夫 (Ливанов),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约 1851—1909)。——第

411 页。
利希滕贝格 (Lichtenberg)。——第 323 页。
廖提奇 (Лѣтнич), 弗拉基米尔 (弗拉达)。——第 323 页。
列斯纳 (Lessner), 弗里德里希 (1825—1910)。——第 7, 8, 22, 28, 36, 43, 44, 49, 56, 57, 59, 496, 544, 571, 584 页。
林茨 (Linz)。——第 295 页。
林肯 (Lincoln), 阿伯拉罕 (1809—1865)。——第 433 页。
龙格 (Longuet), 沙尔 (1839—1903)。——第 54, 56, 57, 59, 60, 64, 67, 146, 154, 164—166, 184, 220, 426, 547, 562, 572, 615, 618, 626 页。
隆尚 (Longchamp)。——第 325 页。
卢梭 (Rousseau), 奈斯托尔。——第 105 页。
卢瓦索-潘松 (Loiseau-Pinson), 沙尔·马丁。——第 121 页。
卢韦尔 (Louvel), 玛丽。——第 325 页。
鲁耳埃 (Roullier), 爱德华。——第 561 页。
鲁克拉夫特 (Lucraft), 本杰明 (1809—1897)。——第 7, 11, 21, 32, 33, 36—38, 74, 89, 210, 211, 213, 402, 403, 535, 553 页。
鲁洛 (Roulleau)。——第 138 页。
鲁佩耳 (Ruppel)。——第 428 页。
鲁塞洛 (Rousselot)。——第 168 页。
鲁特 (Rüdt), 奥古斯特。——第 267, 306 页。
鲁韦罗耳 (Rouveyrolles)。——第 109—111, 115, 119, 120 页。
鲁伊斯-索里利亚 (Ruiz Zorrilla), 马努埃尔 (1833—1895)。——第 560 页。

路德 (Luther), 马丁 (1483—1546)。——第 286 页。
路特希尔德 (Rothschild), 阿尔卡斯 (1827—1905)。——第 451 页。
路易·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路易-菲利浦 (1773—1850)。——第 214 页。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路易十六 (1754—1793)。——第 126, 143 页。
吕埃格 (Rüegg), 约翰奈斯 (1799—1871)。——第 490 页。
吕耳 (Rühl, J.)。——第 36, 49 页。
吕利埃 (Lullier), 厄内斯特·沙尔 (1838—1891)。——第 106, 595 页。
罗班 (Robin), 保尔 (生于 1837 年)。——第 7, 13, 20, 22, 58, 63, 504, 586 页。
罗伯尔 (Robert)。——第 136 页。
罗伯斯比尔 (Robespierre), 马克西米利安 (1758—1894)。——第 174, 416 页。
罗尔 (Rohr)。——第 325 页。
罗赫纳 (Lochner), 格奥尔格 (约生于 1824 年)。——第 22 页。
罗奇 (Roach), 约翰。——第 36, 49, 89 页。
罗杰斯 (Rogers), 约翰。——第 197, 238 页。
罗曼 (Romand)。——第 329 页。
罗塞 (Rosset)。——第 343 页。
罗塞蒂 (Rossety 或 Rossetti), 比雅若 (布勒兹)。——第 325, 330 页。
罗沙 (Rochat)。——第 325 页。
罗沙 (Rochat), 沙尔 (生于 1844 年)。——第 3, 12, 44, 52, 53, 56, 113, 115, 120, 467, 555, 571, 572, 589, 614 页。
罗什弗尔 (Rochefort), 昂利 (1830—

1913)。——第 257、463、506、513 页。
 罗斯托普钦 (Ростопчин), 费多尔·瓦西里也维奇 (1763—1826)。——第 335 页。
 罗森塔尔 (Rosenthal)。——第 562 页。
 罗谢尔 (Rossel), 路易 (1844—1871)。——第 351、596、605 页。
 罗雅尔 (Rogear), 路易·奥古斯特 (1820—1896)。——第 590 页。
 罗伊舍 (Reusche), 弗里德里希。——第 309、311 页。
 罗伊特 (Reuter), 弗里茨 (1810—1874)。——第 524 页。
 罗扎洛夫斯基 (Rozalowski), 弗拉基梅日 (1838—1876)。——第 569 页。
 罗兹瓦多夫斯基 (Rozwadowski), 约瑟夫 (生于 1846 年)。——第 537、547、567、568、570、588、596 页。
 洛克鲁瓦 (Lockroy), 爱德华·西蒙 (1840—1913)。——第 174 页。
 洛格朗 (Laugrand)。——第 427、434 页。
 洛罗 (Laureau)。——第 115 页。

M

马丁 (Martin)。——第 329 页。
 马丁 (Martin), 孔斯坦。——第 69、72、506、542、573、590 页。
 马丁 (Martin), 莱昂。——第 115、147、163、170 页。
 马多克斯 (Maddox)。——第 435 页。
 马尔贝尔 (Marbel), 欧仁。——第 605 页。
 马尔蒂纳蒂 (Martinati), 安东尼奥。——第 392 页。
 马尔康 (Marquant)。——第 131 页。
 马尔柯维奇 (Marković), 斯维托扎尔 (1846—1875)。——第 419、421、423

页。
 马尔兰 (Marlin)。——第 329 页。
 马格里塔兹 (Marguerittas)。——第 325 页。
 马格里特 (Margueritte)。——第 217 页。
 马克思 (Marx), 爱琳娜 (1855—1898)。——第 96—98、456、461、471、475、485、494、497、507、511、517、549、563、565、570、586、587、603、604、612、625、626 页。
 马克思 (Marx), 卡尔 (1818—1883)。——第 3—5、7—9、12—15、17—20、22—28、32、34—44、49、51—58、60、62、64、65、67—69、72、74、76、80、83—89、92—94、96—101、210—213、266、278、347、372、373、403、404、408、411、412、422、423、426、442、447—464、468、470—475、478—492、494、495、497、500—503、505—512、517—519、521—525、528—533、535—540、542、547—558、560—567、569—573、575—586、588—594、596—602、604、606、608—612、614—620、622、624—627 页。
 马克思 (Marx), 燕妮 (1814—1881)。——第 457、462—463、485、489、494、507、508、539、555、565—567、581、586、608、612、626、627 页。
 马克思 (Marx), 燕妮 (1844—1883)。——第 96—98、219、447、455、456、461—464、471、473—475、478、481、485、487、494、497、506、507、511、517、549、565、570、581、586、587、599、602—604、607、611、612、617、626—628 页。
 马拉 (Marat), 让·保尔 (1743—1793)。——第 174、506 页。

马雷夏尔 (Maréchal)。——第 172 页。
马利特 (Malet), 爱德华·鲍尔温(1837—1908)。——第 47 页。
马隆 (Malon), 贝努瓦(1841—1893)。——第 109、115、116、120、121、123、127、129、136、137、141、146、154、165、171、450—452、478、479、504、506、547 页。
马罗汤 (Marroian)。——第 56 页。
马尼安 (Magnin)。——第 325 页。
马其顿的非力浦二世(公元前 359—336)——第 520 页。
马志尼 (Mazzini), 朱泽培(1805—1872)。——第 24、41、554、591 页。
马佐 (Mazeau)。——第 436 页。
麦卡拉 (McAra, D.)。——第 207 页。
麦克格雷哥尔 (McGregor), 休。——第 432 页。
麦克马洪 (Mac-Mahon), 玛丽·埃德姆·巴特里斯·莫里斯(1808—1893)。——第 231、233、299、338、408、412、413、421、564 页。
麦克马肯 (Mac-Macken)。——第 441 页。
麦克斯威尼 (McSweeney)。——第 208 页。
麦克唐奈 (MacDonnel), 詹·帕特里克(约生于 1845 年)。——第 36、49、59、73 页。
迈耶尔 (Meyer)。——第 323 页。
迈耶尔 (Meyer), 齐格弗里特(约 1840—1872)。——第 494、495、576、577 页。
毛奇 (Moltke), 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特(1800—1891)。——第 250、275、284 页。
梅吉 (Mégy), 埃德蒙(生于 1841 年)。

——第 547 页。
梅里曼 (Merriman)。——第 208 页。
梅洛特 (Melotte)。——第 567 页。
梅欧 (Mayo), 亨利。——第 22 页。
梅萨-伊-列奥姆帕特 (MesayLeompert), 霍赛(1840—1904)。——第 386、600 页。
门罗 (Monroe)。——第 602 页。
蒙然 (Mongin)。——第 617 页。
弥勒 (Müller)。——第 268 页。
米尔德尔斯 (Mulders)。——第 359 页。
米尔纳 (Milner), 乔治。——第 7、10—14、18、36、49、53、59、64、73、77、221 页。
米尔斯 (Mills), 查理。——第 203 页。
米哈伊洛夫 (Михайлов), 米哈伊尔·拉里奥诺维奇(1829—1865)。——第 424 页。
米凯尔 (Miquel), 约翰(1828—1901)。——第 511 页。
米里哀尔 (Millière), 让·巴蒂斯特(1817—1871)。——第 24、27、28、30、211、212 页。
米利亚斯 (Millas), 弗拉贝。——第 386 页。
米洛特 (Millot)。——第 428、432、433 页。
米内 (Minet)。——第 111、112、163、170 页。
明德曼 (Mindemann)。——第 252 页。
缪拉 (Murat), 安得列·比埃尔(1833—1893)。——第 504、513 页。
莫拉 (Mora), 弗朗西斯科(1842—1924)。——第 504、505、559、560 页。
莫拉哥-冈萨勒斯 (Morago Gonzales), 托马斯。——第 505 页。
莫里斯 (Maurice), 捷维。——第 49

页。
 莫罗-蒙泰翁 (Moreau-Montéon)。
 ——第 610 页。
 莫奇耶夫斯基-祖鲍克 (祖鲍克-莫奇耶夫斯基) (Мокиевский-Зубок 或 Зубок-Мокиевский), 斯捷潘·瓦西里也维奇 (约生于 1851 年)。——第 412 页。
 莫热内 (Mogenet)。——第 325 页。
 莫斯特 (Most), 约翰 (1846—1906)。
 ——第 268, 272, 273, 287 页。
 莫特斯赫德 (Mottershead), 托马斯。
 ——第 7—12, 15, 18, 23, 25, 28, 31, 33, 34, 36, 49—51, 53, 58, 60, 67, 70, 191, 203, 210 页。
 默里 (Murray), 查理。——第 49, 210 页。
 默里 (Murray), 詹姆斯。——第 10, 194—196 页。
 默利埃 (Melliet), 尼古拉·赛西尔·弗朗斯瓦·莱奥 (1836 或 1846—1907 或 1909)。——第 140 页。
 穆尔 (Moore), 赛米尔 (约 1830—1912)。——第 612 页。
 穆拉维约夫 (Муравьёв), 米哈伊尔·尼古拉也维奇 (1796—1866)。——第 424 页。
 穆勒 (Mill), 约翰·斯图亚特 (1806—1873)。——第 202, 521 页。
 穆瓦松 (Moyson), 艾米尔 (1838—1868)。——第 359 页。

N

拿破仑第一 (波拿巴) (1769—1821)。
 ——第 198, 199, 335, 414, 594 页。
 拿破仑第三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1808—1873)。——第 5, 9, 29, 30, 54, 203, 214, 242, 243, 248, 249, 265,

266, 278, 308, 328, 364, 392, 404, 412, 423, 424, 586, 625 页。

纳皮尔 (Napier), 威廉·弗兰西斯·帕特里克 (1785—1860)。——第 200 页。
 纳泽 (Naas, 应为 Naze)。——第 71, 217, 584 页。
 奈塞尔 (Neißer), 麦克斯。——第 263 页。
 耐格里 (Nägeli)。——第 22 页。
 内斯 (Neiass)。——第 203 页。
 尼科耳森 (Nicholson)。——第 432, 433 页。
 尼科耳森 (Nicholson)。——第 538 页。
 尼禄 (37—68)。——第 259, 501 页。
 尼佐夫金 (Низовкин), 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维奇 (约 1854—1879)。——第 411 页。
 涅恰也夫 (Нечаев), 谢尔盖·格纳迪也维奇 (1847—1882)。——第 90 页。
 纽曼 (Newman)。——第 17 页。
 努里 (Nourry 或 Nourrit), 让·阿列克西斯 (约生于 1831 年)。——第 140 页。
 诺斯塔格 (Nostag), 茹尔 (加斯顿·吕费埃的假名)——第 115, 120, 121, 140, 147, 168 页。
 诺伊鲍威尔 (Neubauer)。——第 425 页。

O

欧文 (Owen)。——第 193, 197 页。
 欧文 (Owen), 罗伯特 (1771—1858)。
 ——第 519 页。
 欧文斯 (Owens)。——第 203 页。

P

帕拉迪诺 (Palladino), 卡尔梅洛 (1824

-1896)。——第 600 页。
帕朗热 (Parlange)。——第 163 页。
帕麦斯顿 (Palmerston), 亨利·约翰·坦普尔(1784—1865)。——第 39 页。
帕米亚斯 (Pamias), 霍塞。——第 390 页。
潘迪 (Pindy), 路易·让 (约 1850—1917)。——第 115, 165, 249, 326, 414 页。
培列 (Perret)。——第 325 页。
培列 (Perret), 昂利。——第 330, 342, 346, 347, 350, 476, 477, 508, 509, 545—547, 550, 586, 588, 616, 622 页。
佩茨卡 (Pecka), 约瑟夫·鲍列斯拉夫 (1849—1887)。——第 291 页。
佩措尔德 (Petzold)。——第 271 页。
佩恩 (Pène), 昂利·德(1830—1888)。——第 101 页。
佩尔采尔 (Perczel)。——第 624 页。
佩勒林 (Pellerin), 让(1817—1877)。——第 356, 358, 365 页。
佩勒努 (Perrenoud)。——第 329 页。
佩勒努 (Perrenoud)。——第 325 页。
佩里森 (Perisseau)。——第 168 页。
佩利西埃 (Pelissier)。——第 325 页。
佩沙尔, 埃蒂耶纳——见雷吉斯, 维塔勒。
佩尚 (Peschan), 亚诺什。——第 267, 305, 306 页。
佩西科 (Persico), 约瑟夫。——第 140 页。
皮阿 (Pyat), 费里克斯(1810—1889)。——第 6, 15, 23, 61, 109, 136, 208, 319, 396, 459, 466—469, 483—485, 494, 512, 561, 595 页。
皮奥 (Piau)。——第 109 页。
皮卡尔 (Picard), 厄内斯特 (1821—1877)。——第 209, 213, 235, 328,

421, 463, 474, 524 页。
皮卡尔 (Picard), 欧仁·阿尔图尔(生于 1825 年)。——第 213 页。
皮诺 (Pino), 米格尔。——第 390 页。
皮契尼 (Piccini), 弗兰契斯科。——第 395, 540 页。
珀蒂 (Petit)。——第 170 页。
珀蒂皮埃尔 (Petitpierre), 玛丽。——第 325 页。
蒲鲁东 (Proudhon), 比埃尔·约瑟夫 (1809—1865)。——第 422, 468 页。
普芬德 (Pfänder), 卡尔(1818—1876)。——第 7, 36, 49 页。
普拉 (Prat), 约瑟芬。——第 131 页。
普拉德耳 (Pradel)。——第 172, 175 页。
普腊特 (Pratt)。——第 204 页。
普兰塔德 (Plantade)。——第 20 页。
普朗 (Prand)。——第 436 页。
普鲁斯 (Bruce), 亨利·奥斯丁(1815—1895)——第 44 页。
普罗布斯特 (Probst)。——第 323 页。
普罗佩尔 (Propper)。——第 533 页。
普罗托 (Protot), 欧仁(1839—1921)。——第 15, 117, 596 页。
普野-克尔蒂约 (Pouyer-Quertier), 奥古斯丹·托马(1820—1891)。——第 230, 498 页。
浦热 (Puger), 欧仁 (生于 1826 年)。——第 121, 123 页。

Q

齐尔法斯 (Zirfas)。——第 269 页。
齐格勒 (Ziegler)。——第 323 页。
威美尔曼 (Zimmermann)。——第 323 页。
威美尔曼 (Zimmermann), 路德维希·里哈尔德(约 1825 年前—1887)。——

第 302 页。

R

- 让斯 (Jance)。——第 115 页。
热拉尔丹 (Gérardin), 欧仁 (生于 1839 年)。——第 121, 123, 165 页。
日夫里 (Givry), 德。——第 485 页。
日拉丹 (Girardin), 戈米尔·德 (1806—1881)。——第 69 页。
荣克 (Jung), 海尔曼 (1830—1901)。——第 7, 8, 10, 12—14, 17, 18, 20—23, 25, 28, 31, 36, 40, 42, 49, 50, 52, 54—56, 58—60, 63—65, 71—73, 75, 78, 210, 219, 220, 450, 451, 453, 457, 472, 476—478, 489, 493, 498, 505, 506, 508, 509, 528, 530, 545—547, 550, 561, 562, 566—569, 571, 572, 574, 584, 588, 589, 592, 593, 596, 597, 604, 605, 608, 611, 615, 616 页。
茹尔德 (Jourde), 弗朗斯瓦 (1843—1893)。——第 91, 110, 121, 148, 150, 153, 154, 164, 165 页。
若昂纳尔 (Johannard), 茹尔 (1843—1888)。——第 140, 154, 171, 597, 612 页。
若贝尔 (Jaubert), 伊波利特·弗朗斯瓦 (1798—1874)。——第 20, 209, 235 页。

S

- 萨德勒 (Sadler)。——第 14, 49 页。
萨尔瓦多 (Salvador)。——第 177 页。
萨加斯塔 (Sagasta), 普腊克塞德斯·马提奥 (1825—1903)。——第 387 页。
萨卡兹 (Sacase), 弗朗斯瓦 (1808—1884)。——第 80 页。
萨维奥 (Savio), 彼得罗。——第 42 页。
赛拉叶 (Serrailleur), 奥古斯特 (生于 1840 年)。——第 3—8, 12, 14, 15,

17, 20, 42, 43, 48, 50, 52, 53, 59, 63, 64, 66, 67, 78, 80, 84, 100, 101, 120, 137, 146, 154, 162, 164—166, 168, 171, 177, 179, 220, 447, 450—454, 465—470, 476—479, 482—484, 489, 500, 504, 527, 537, 549, 553, 555, 559, 565, 572, 602, 616, 622 页。

- 赛拉叶 (Serrailleur), 律西安。——第 452—454, 467, 470 页。
赛拉叶 (Serrailleur), 欧仁妮。——第 17, 451, 453—455, 465—470, 489, 602 页。
赛塞 (Saisset), 让 (1810—1879)。——第 115, 454 页。
塞里西埃 (Sérisier)。——第 277 页。
塞梅列 (Sémérie)。——第 510 页。
塞万 (Sevin)。——第 119, 121 页。
桑德威思 (Sandwith), 汉弗利 (1822—1881)。——第 201, 204 页。
沙兰 (Chalain), 路易·德尼 (生于 1845 年)。——第 56, 57, 146, 566, 571, 572 页。
沙列特·德·拉·康特里 (Charette de la Contrie), 阿塔纳兹·德 (1832—1911)。——第 392 页。
沙特兰 (Châtelain), 欧仁 (1829—1902)。——第 604, 605 页。
沙伊尔 (Scheil)。——第 263 页。
尚博尔 (Chambord) 伯爵, 昂利·沙尔 (1820—1883)。——第 179, 364 页。
尚济 (Chanzy), 安都昂·阿尔弗勒德·欧仁 (1823—1883)。——第 214 页。
舍伐利埃 (Chevalier), 阿尔芒。——第 553 页。
舍夫特尔 (Schäfter), 卡尔。——第 267, 305 页。
舍勒尔 (Schöler), 丽娜。——第 464 页。
舍马莱 (Chemalé), 费里克斯·欧仁 (约生于 1839 年)。——第 33, 504 页。

申德勒 (Schindler), 玛丽亚。——第 325、329 页。
圣茹斯特 (Saint-Just), 路易·安都昂 (1767—1794)。——第 174、506 页。
圣伊雷尔——见巴特米·圣伊雷尔, 茹尔。
善良非力浦 (1396—1467)——第 358 页。
施帕里希 (Sparig), 希鲁诺——第 284—286 页。
施皮尔 (Spier), 赛米尔。——第 351 页。
施皮尔曼 (Spillmann), 雅科布。——第 347 页。
施塔克 (Starke), 鲁道夫。——第 427、428、429、544 页。
施塔肯施奈德 (Штакеншнейдер), 爱琳娜·安得列也夫娜 (生于 1836 年)。——第 445、454、455、493、595、596 页。
施泰内尔 (Steiner)。——第 325、329 页。
施泰因 (Stein), 罗伦兹·冯 (1815—1890)。——第 301、313 页。
施梯伯 (Stieber), 威廉 (1818—1882)。——第 456、461、481、523、534 页。
施土姆普弗 (Stumpf), 保尔 (约 1827—1913)。——第 536 页。
施托尔贝格尔 (Stollberger)。——第 248 页。
施韦泽 (Schweitzer), 约翰·巴普提斯特 (1833—1875)。——第 240、278、481 页。
施魏格尔 (Schwaiger)。——第 307、308 页。
舒尔采-德里奇 (Schulze-Delitsch) (1808—1883)。——第 256、274 页。
舒尔茨 (Шульц)。——第 411 页。
舒尔霍夫 (Schulhof), 盖扎。——第 306 页。
舒斯泰尔 (Schuster)。——第 274 页。

舒瓦 (Schoy)。——第 359 页。
斯巴达克 (死于公元前 71 年)。——第 391 页。
斯蒂贝林 (Stiebeling), 乔治。——第 428、432、433 页。
斯密 (Smith), 亚当 (1723—1790)。——第 521 页。
史密斯 (Smith), 阿道弗斯。——第 69、91 页。
史密斯 (Smith), 托马斯。——第 536、560、561、591、614、615 页。
斯皮尔 (Spier)。——第 364、365 页。
斯皮特霍恩 (Spilthoorn)。——第 561 页。
斯珀特勒 (Spoetler)。——第 109、112、119、120 页。
斯坦菲尔德 (Stenfeld)。——第 492 页。
斯特普尼 (Stepney), 考威尔·威廉·弗雷德里克 (1820—1872)。——第 7、22、49、71、201、210、219、529、567、572、585、614 页。
斯廷斯 (Steens), 欧仁。——第 361、362 页。
斯沃博达 (Svoboda), 拉约什 (1849—1905)。——第 267 页。
苏拉 (鲁齐乌斯·科尔奈利乌斯·苏拉) (公元前 138—78 年)。——第 231、408 页。
苏涅尔-伊-卡普德维亚, 弗兰西斯科 (1826—1898)。——第 565 页。
苏桑 (Susane), 路易 (1810—1876)。——第 554 页。
苏特尔 (Sutter)。——第 334 页。
索奇 (Socci), 埃托雷。——第 295 页。
索瓦 (Sauva), 阿尔森。——第 441 页。

T

塔涅耶夫 (Танеев), 弗拉基米尔·伊凡

诺维奇(1840—1921)。——第406页。
塔伊斯(Thaisz),埃莱克。——第306页。
泰勒(Taylor)。——第10页。
泰勒(Taylor),阿尔弗勒德。——第36、49、56、73、75、77、89页。
泰利埃(Tellier)。——第330页。
泰斯(Theisz),阿尔伯(1839—1880)。——第54、56、57、59、60、110—112、115、121、125、127、137、146、154、165、171、220、249、326、414、510、566、572、599页。
唐森(Townshend),威廉。——第7、11、22、28、36、37、49、56、65页。
特尔嘉吉(Terzaghi),卡洛(约生于1845年)。——第607页。
特拉贝(Trabé),塞巴斯提安。——第386页。
特里东(Tridon),埃德姆·玛丽·古斯塔夫(1841—1871)。——第117、136、154、165、484、574页。
特鲁拉夫(Truelove),爱德华(1809—1899)。——第20、202、518、519、523、528、529、531、533、598页。
特鲁索夫(Трусов),安东·丹尼洛维奇(1835—1886)。——第325、545—547页。
特罗胥(Trochu),路易·茹尔(1815—1896)。——第174、214、364页。
梯布林(Thieblin),尼古拉斯·莱昂(1834—1888)。——第67、601页。
梯也尔(Thiers),阿道夫(1797—1877)。——第19、21、24、35、46、53、71、76、86、87、91、95—98、134、179、189、190、192、195、200、201、204、205、207、209、215、221、227—231、233、235—237、241、247、259—261、282、283、299、302、303、309、310、318—320、328、335、344、345、369、372、381、385、392、

397、406、408、412、421、429—431、433、446、460、463、465—469、472、473、475、478、490、492、496、498、500、531、554、563、564、604、605、614页。
提巴尔迪(Tibaldi),鲍洛(1825—1901)。——第41、42、530、567、568、570页。
图尔斯基(Turski),卡斯帕尔(1847—1926)。——第593页。
托伦(Tolain),昂利·路易(1828—1897)。——第13、16、23、30、50、51、91、130、239页。
托马(Thomas),克列芒(1809—1871)。——第6、179、189、215、230、408、516页。
托马诺夫斯卡娅(Томановская),伊丽莎白·鲁基尼奇娜(假名伊丽莎白(爱利莎)·德米特里耶娃)(1851—约1910)。——第17、127、131、152、169、450、451、472、477—479、489、493、505、507、509、513、545、547、562、574页。
托姆贝(Tombet)。——第329页。

W

瓦尔凯(Walker)。——第557页。
瓦尔兰(Varlin),路易·欧仁(1839—1871)。——第105、106、108—110、116、121、135、141、148、154、164、165、171、176、177、189、239、249、257、267、319、326、397、404—406、414、417、454、497、504、574、614页。
瓦尔纳(Walner),古斯塔夫。——第450页。
瓦尔特(Walter)。——第557页。
瓦亨胡森(Wachenhusen),汉斯(1823—1898)。——第594页。
瓦朗坦(Valentin)。——第523页。

瓦朗坦 (Valentin), 阿代拉伊德。——第 131 页。
瓦累斯 (Vallés), 茹尔 (1832—1885)。——第 127, 164, 165, 574, 597 页。
瓦伦顿 (Valentin), 路易·恩斯特。——第 7, 228, 397 页。
瓦扬 (Vaillant), 爱德华 (1840—1915)。——第 54, 56—58, 60, 63, 65, 67, 69, 117, 136, 167, 253, 254, 292, 454, 457, 462, 555, 565, 572—574, 584, 590, 604, 605, 611 页。
万丹胡亭 (Vadenhouten), 阿尔丰斯。——第 480 页。
威德 (Wade)。——第 208 页。
威恩 (Wynn)。——第 203 页。
威尔克斯 (Wilkes), 乔治 (1820—1885)。——第 430 页。
威金逊 (Wilkinson)。——第 76, 77 页。
威廉一世 (1797—1888)。——第 62, 76, 221, 230, 236, 247, 248, 269, 404, 461 页。
威灵顿 (Wellington)。——第 502 页。
威斯特 (West), 阿尔杰农。——第 207 页。
威斯特 (West) 威廉。——第 428, 432 页。
韦布吕根 (Verbruggen)。——第 357 页。
韦尔茨内耳 (Wärzner)。——第 323 页。
韦尔杜尔 (Verdure), 奥古斯特·约瑟夫 (1825—1873)。——第 136 页。
韦济尼埃 (Vésinier), 比埃尔 (1826—1902)。——第 15, 69, 140, 467, 512, 605 页。
韦里康 (Verrycken), 罗朗。——第 360, 616 页。
韦梅希 (Vermersch), 欧仁 (1845—1878)——第 597, 618 页。
韦莫雷耳 (Vermorel), 奥古斯特 (1841

—1871)。——第 48, 136, 164, 165 页。
韦斯顿 (Weston), 约翰。——第 7, 11—14, 21, 22, 25, 26, 28, 36, 37, 39, 41, 49, 56, 57, 59, 60, 193—195, 197, 210 页。
维阿尔歇 (Vuarcher)。——第 325 页。
维贝尔 (Weber), 约瑟夫·瓦伦亭 (1814—1895)。——第 77 页。
维耳马尔 (Wilmart), 雷蒙。——第 612 页。
维尔特 (Würth), 艾米尔。——第 590 页。
维克里 (Vickery), 赛米尔。——第 619, 620 页。
维利 (Very)。——第 115 页。
维努亚 (Vinoy), 约瑟夫 (1800—1880)。——第 6, 179, 336, 397, 464 页。
维图 (Vitoux)。——第 325 页。
魏塞尔 (Weissel)。——第 308 页。
魏斯 (Weiss)。——第 428 页。
魏斯 (Weiß), 路易 (死于 1898 年之前)。——第 323 页。
温特尔 (Winter)。——第 242 页。
文德勒 (Wendler)。——第 255 页。
沃尔弗 (Wolff), 鲁伊治。——第 41, 42, 530 页。
沃尔弗斯——见德·沃尔弗斯。
乌代 (Oudet), 约瑟夫·艾米尔 (1826—1909 或 1912)。——第 249 页。
乌尔卡尔特 (Urquhart), 戴维 (1805—1877)。——第 39, 554 页。
乌朗特 (Uhland)。——第 256 页。
吴亭 (Утин), 尼古拉·伊萨柯维奇 (1845—1883)。——第 217, 321, 325, 330, 342, 404, 472, 473, 477, 478, 509, 545—547, 550, 551, 586, 593 页。
吴亭 (Утин), 叶甫盖尼·伊萨柯维奇 (1843—1894)。——第 404—406 页。
伍德 (Wood)。——第 538 页。

伍德赫尔 (Woodhull), 维多利亚 (1838—1927)。——第 435、556 页。

X

西卡尔 (Sicard), 奥古斯特·亚历山大 (生于 1829 年)。——第 597 页。

西塔热纳尔 (Citagennel)。——第 325 页。

希克斯 (Hicks), 蒙塔古。——第 551 页。

希普敦 (Shipton), 乔治 (1839—1911)。——第 53、201、202、204、205、207 页。

席勒 (Schiller), 约翰·弗里德里希 (1759—1805)。——第 514 页。

席利 (Schily), 维克多 (1810—1876)。——第 488、491 页。

夏尔尼埃 (Charnier)。——第 427、432 页。

肖巴 (Schoba)。——第 269 页。

肖德塞盖 (Chaudesaigues)。——第 115、168 页。

肖耳 (Scholl)。——第 63 页。

肖伊 (Scheu)。——第 323 页。

肖伊 (Scheu), 安得列阿斯 (1844—1927)。——第 267、305—309、312—315、348 页。

肖伊 (Scheu), 亨利希 (1845—1926)。——第 306、449、450 页。

谢列布廉尼科夫 (Серебрянников), 弗拉基米尔·伊凡诺维奇 (约生于 1850 年)。——第 90 页。

谢纳兹 (Chénaz, J.)。——第 325 页。

修泽 (Suzé)。——第 437 页。

Y

雅盖 (Jacquet)。——第 329 页。

雅基埃 (Jacquier), 阿兰。——第 152、169、170 页。

雅克拉尔 (Jaclard), 沙尔·维克多

(1843—1903)。——第 506、554、597 页。

雅克曼 (Jacquemin)。——第 109、119、121 页。

雅里 (Jarry), 阿格莱。——第 169 页。

雅科比 (Jacoby), 约翰 (1805—1877)。——第 3、422、448 页。

亚当 (Adam), 安都昂·埃德蒙 (1816—1877)。——第 41 页。

亚历山大二世 (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第 413、461 页。

耶里希 (Jaerig)。——第 323、325 页。

于贝尔 (Hubert)。——第 428、432、433 页。

雨果 (Hugo), 维克多 (1802—1885)。——第 397、432、485、613 页。

约策维茨 (Jozewicz)。——第 599 页。

约翰逊 (Johnson), 约翰。——第 23、194、197、203、204、221 页。

约克 (Yorck), 泰奥多尔 (1830—1875)。——第 279 页。

Z

扎比茨基 (Zabicki), 安东尼 (约 1810—1871)。——第 49 页。

扎特拉尔 (Sattler)。——第 323 页。

扎特拉尔 (Sattler)。——第 325 页。

卓瓦基尼 (Giovacchini, P.)。——第 49、541 页。

左尔格 (Sorge),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 (1828—1906)。——第 80、425、426、428、430、439—441、500、504、510、526、538、542—544、556、558、572、577—579、597、598、600、601、605、613、622、623 页。